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六二·史部·詔令奏議類

秦漢書疏十八卷

.....一

兩漢書疏十六卷

〔明〕周 璣輯

.....二七三

皇明疏議輯略三十七卷

〔明〕張 瀚輯

.....五〇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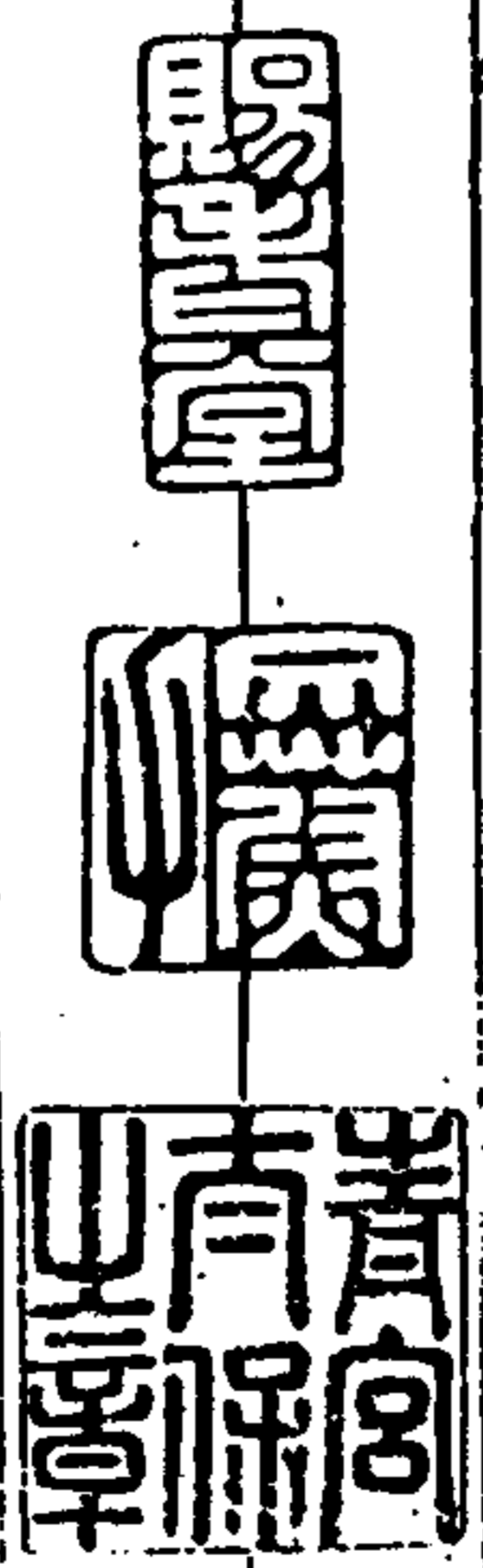
刻秦漢書疏序

文之不古治道之不競勢相因也夫子之欲無言久矣乃二三子以為隱於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脩春秋悉本先王之舊而推明之非有所作也魯齊二論又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廣大配天地昭明配日月潤澤配江河其切於民之生也譬之菽粟布帛耒耜釜鬲不可一日闕噫文至是極矣其太初之元氣乎一時並出章教如老莊諸家之說閎深竒詭非不古也崇獎虛放闊略事實鄙談法制鮮及倫

理憂治君子罕訓焉惟是秦漢書疏去古未遠三代之遺風猶在敷陳理要功利生民裨贊世教究治亂之原而不詭乎帝王之道直而不激婉而弗迂曲而中簡而該博而要使聽之無怒循之寡失自六經四書而下謂文之古不在茲乎監察徐君獲是本於三泉林監察之所傳讀而說之謂是傳宜廣以不負博我之教但斷自漢始而黜秦備采書疏而不及詔令秦治無論也而文之古不可少乃詔令出於

朝廷當有大手筆在固無假於秦
 漢也惟士之資獻以言格君圖
 治非文不遠非古不傳而臣子
 告君之體要與文章家之型範
 舍是斯下矣欲復古治當復古
 文不得三代而思兩漢有志於
 古者每搯擊焉監察憲古弘化
 清治黜穢奏對有體稱名御史
 是也嘗訂是編於前巡撫馬中
 丞亦謂監察宜刻刻宜序序宜
 委豹無以林卧寡營役以楮墨
 或足以風其懶散忘世之意歟
 校刻為南康推吳國倫申監察
 命以速予言則吉安守黃國卿

刻板藏洞學使士之遊學于洞
 者獲縱觀焉率監察意也監察
 姓徐名紳字思行號五台以名
 進士起家建德奉
 命按江右茲得代行矣
 嘉靖戊午季夏吉永豐雙江聶
 豹書



秦書疏目錄

卷之一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甘茂 對秦武王 諫秦武王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鍾期 對秦昭王

張儀 說秦昭王

孫卿 對秦昭王

范雎 說秦昭王 請間說昭王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茅焦 諫秦始皇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諫二世用趙高

趙良 說商君

姚賈 對秦始皇

卷之二

齊

顏觸 對齊宣王 辭宣王

蘇秦 說齊宣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淳于髡 對宣王

無益女 對齊宣王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田需 對管燕

尹文 對齊宣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說昭陽息兵

魯連 諫孟嘗君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人 說楚襄王

中射之 說楚襄王

田贊 對荆王

唐雎 說春申君

明汗 說春申君

卷之三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說韓宣惠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荀卿	對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虞卿	對趙孝成王	再對孝成王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毛遂	與楚王決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魏		
吳起	對魏武侯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惠施	對魏惠王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秦		
蘇秦	說魏襄王	
蘇代	說秦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魏無忌	諫魏王	
燕		
郭隗	對燕昭王	
張儀	說燕王	
樂毅	報燕惠王書	
秦書疏目錄終		

秦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秦

司馬錯

說秦惠王伐蜀

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

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辟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甘茂

對秦武王

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車通三川以闕周室而寡人死不朽乎甘茂對曰請之魏約伐韓王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謂向壽子歸告王曰魏臣矣然願王勿攻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

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數千里而攻之難矣臣聞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取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儀而賢先王魏文侯今樂羊將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疾公孫衍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是王欺魏而臣受公仲朋之怨也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毋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毋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

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毋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毋懼投杵踰墻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毋之信也而三人疑之則慈母不能信也今臣之賢不及曾子而王之信臣又未

若曾子之毋也疑臣者不適三人臣恐王為臣之投杵也

諫秦武王

臣竊惑王之輕齊易楚而卑畜韓也臣聞王兵勝而不驕霸主約而不忿勝而不驕故能服世約而不忿故能從鄰今王廣德魏趙而輕失齊驕也戰勝宜陽不恤楚交忿也驕忿非霸王之業也臣竊為大王慮之而不取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先王之所重者唯終與始何以知其然也昔知伯瑤殘范中行圍晉陽卒為三家笑吳王夫差棲

越於會稽勝秦於艾陵為黃池之遇無禮於宋遂為勾踐禽死梁君伐楚勝齊制韓趙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三者非無功也能始而不能終也今王破宜陽殘三川而使天下之士不敢言雍天下之國徒兩周之疆而世主不敢窺陽侯之塞取黃棘而韓楚之兵不敢進王若能為此尾則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王若不能為此尾而有後患則臣恐諸侯之君河濟之士以王為吳智之事也詩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今大王皆有驕色以臣

之心觀之天下之事依世主之心非楚受兵必秦也何以知其然也秦人援魏以拒楚楚人援韓以拒秦四國之兵敵而未能復戰也齊宋在繩墨之外以為權故曰先得齊宋者伐秦秦先得齊宋則韓氏鑠韓氏鑠則楚孤而受兵也楚先得之則魏氏鑠魏氏鑠則秦孤而受兵矣若隨此計而行之則兩國者必為天下笑矣

蘇子

諫秦昭王攻趙

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博論而技藝之是故官無

秦書疏

二卷之一

四

乏事而力不困於其言也多聽而時用之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臣願王察臣之所謁而効之於一時之用也臣聞懷重寶者不以夜行任大功者不以輕敵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智者功大而嗣順故民不惡其尊而世不妬其業臣聞之百倍之國者民不樂後也功業高世者人主不再行也力盡之民仁者不用也求得而反靜聖王之制也功大而息民用兵之道也今用兵終身不休力盡不罷怒趙趙怒必於其已邑趙僅存哉然而四輪之國也今雖得邯鄲非國之長利也意者地廣而不

耕民贏而不休又嚴之以刑罰則雖從而不止矣語曰戰勝而國危者物不斷也功大而權輕者地不入也故過任之事父不得於子無已之求君不得於臣故微之為著者強察乎息民之為用者霸明乎輕之為重者王

鍾期

對秦昭王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

秦書疏

二卷之一

五

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秦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秦寡人何亦明矣鍾期推琴對曰

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為天下笑今秦之強

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足時也願王之勿易也

張儀

說秦昭王

臣聞之弗知而言為不智知而不言為不忠為人臣不忠當死言不審亦當死雖然臣願悉言所聞大王裁其罪臣聞天下陰燕陽魏連荆固齊收餘韓成從將西南以與秦為難臣竊笑之世有三亡而天下得之其此之謂乎臣聞之曰以亂攻治者亡以邪攻正者亡以逆攻順者亡今天下之府庫

秦書疏

卷之二

六

不盈困倉空虛悉其士民張軍數千百萬白刃在前斧質在後而皆去之不能死非其百姓不能死也言賞則不與言罰則不行賞罰不行故民不死也今秦出號令而行賞罰不攻耳無相攻事也出其父母懷衽之中生未嘗見寇也聞戰頓足徒跣犯白刃蹈煨炭斷死於前者比比是也夫斷死與斷生也不同而民為之者是貴奮也一可以合十十可以合百百可以合千千可以合萬萬可以勝天下矣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之號令賞罰地形利善天下莫如也以此與

天下天下不足蕪而有也是知秦戰未嘗不勝攻未嘗不取所當未嘗不破也開地數千里此甚大功也然而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田疇荒困倉虛四隣諸侯不服霸王之名不成此無異故謀臣皆不盡其忠也臣敢言往昔者齊南破荆中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韓魏之君地廣而兵強戰勝攻取詔令天下濟清河濁足以為限長城鉅防足以為塞齊五戰之國也一戰不勝而無齊故由此觀之夫戰者萬乘之存亡也且臣聞之曰削株掘根無與禍鄰禍乃不存秦與荆人戰大破荆襲郢

秦書疏

卷之三

七

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東伏於陳當是之時隨荆可舉舉荆則其民足貪也地足利也東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荆人和令荆人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令帥天下西面以與秦為難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一矣天下有比志而軍華下大王以詐破之兵至梁都圍梁數旬則梁可拔拔梁則魏可舉舉魏則荆趙之志絕荆趙之志絕則趙危趙危而荆孤束以強齊燕中陵三晉然則是一舉而霸王之名可成也四

鄰諸侯可朝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魏氏和
令魏氏收亡國聚散民立社主置宗廟此固已無
霸王之道二矣前者穰侯之治秦也用一國之兵
而欲以成兩國之功是故兵終身暴露於外士民
潞病於內霸王之名不成此固已無霸王之道三
矣趙氏中央之國也雜民之所居也其民輕而難
用也號令不治賞罰不信地形不便上非能盡其
民力彼固亡國之形也而不憂民氓悉其士民軍
於長平之下以爭韓之上黨大王以詐破之拔武
安當是時趙氏上下不相親也貴賤不相信也然

奏議類

卷之二

八

則是邯鄲不守拔邯鄲完河間引軍而去西攻修
武踰羊腸降代上黨代三十六縣上黨十七縣不
用一領甲不苦一民皆秦之有也代上黨不戰而
已為秦矣東陽河外不戰而已反為齊矣中呼沱
以北不戰而已為燕矣然則是舉趙則韓必亡韓
亡則荆魏不能獨立則是一舉而壞韓盡魏挾荆
以東弱齊燕決白馬之口以流魏氏一舉而三晉
亡從者敗大王拱手以須天下徧隨而伏霸王之
名可成也而謀臣不為引軍而退與趙氏為和以
大王之明秦兵之強霸王之業地尊不可得乃取

欺於亡國是謀臣之拙也且夫趙當亡不亡秦當
霸不霸天下固量秦之謀臣一矣乃復悉以攻邯
鄲不能拔也棄甲兵怒戰慄而却天下固量秦力
二矣軍乃引退并於李下大王又并軍而致與戰
非能厚勝之道也又交罷却天下固量秦力三矣
內者量吾謀臣外者極吾兵力由是觀之臣以天
下之從豈其難矣內者吾甲兵頓士民病蓄積索
田疇荒困倉虛外者天下比志甚故願大王有以
慮之也且臣聞之戰戰慄慄日慎一日苟慎其道
天下可有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紂為天子帥天

奏議類

卷之二

九

下將百萬左飲於淇谷右飲於洹水淇水竭而洹
水不流以與周武為難武王將素甲三千領戰一
日破紂之國禽其身據其地而有其民天下莫不
傷智伯師三國之眾以攻趙襄主於晉陽決水灌
之三年城且拔矣襄主錯龜數策占兆以視利害
何國可降而使張孟談於是潛行而出反智伯之
約得兩國之眾以攻智伯之國禽其身以成襄子
之功今秦地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名師數百萬秦
國號令賞罰地形利害天下莫如也以此與天下
天下可兼而有也臣昧死望見大王言所以破未

下之從舉趙亡韓臣荆魏親齊燕以成霸王之名
朝四隣諸侯之道大王試聽其說一舉而天下之
從不破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
之名不成四隣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於國以
主不忠於國者

孫卿

對秦昭王

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於人之國孫卿曰
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
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

而敵必為順下矣雖窮困凍餒必不以邪道為食
無置錘之地而明於持社稷之大計叫呼而莫之
能應然而通乎裁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勢在人上
則王公之才也在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
雖隱於窮閭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仲尼為
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
潰氏喻境而走魯之鬻牛馬不豫賈布正以待之
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畧分有親者取多孝
悌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
儒之為人下如是矣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

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
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若義
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之外應之而懷之是
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誦謳而樂之
遠者竭走而趨之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
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
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為人上
也如此何其無益人之國乎

范雎

說秦昭王

范雎上書秦昭王大說使以傳車召范雎於
是范雎乃得見於離宮秦王屏左右宮中虛
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
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
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
先王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
濱耳若是者交疎也已說而為太師載與之俱歸
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
鄉使文王疎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

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溲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爲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

秦書疏

卷之二

二

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箎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爲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

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避遠寡人愚不肖先生廼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

秦書疏

卷之一

十一

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非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秦王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

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潛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亦不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強則附趙趙強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

請間說昭王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齊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爲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今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是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

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黃歇

上書說秦昭王

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番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莊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

秦書

卷之二

十六

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秦齊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掠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紬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旅

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

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隊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三渚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

秦書

卷之二

十七

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捐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群虜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將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

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鍾湖陵礪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衆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樹怨於楚遲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

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茅焦

諫秦始皇

時秦始皇遷太后於雍下令敢諫者死諫而死者二十七人齊客茅焦請諫曰

臣聞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陛下欲聞之乎王曰何謂也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不自知邪車裂假父囊撲二弟遷母于雍殘戮諫士桀紂之行不至於是矣令天下聞之皆瓦解無向秦者臣切為陛下危之臣言已矣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

李斯

諫秦始皇逐客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

舉地千里至今治疆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併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疆大之名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隋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大阿之劍乘織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

秦書疏

卷之二

三

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馱不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縞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瓦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瓦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

秦書疏

卷之二

三

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克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資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眾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

諫二世用趙高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昔年遂劫其君田常為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即弑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

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燕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

趙良

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請交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殺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

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

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

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

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

夫五殺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

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五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莫關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為壽

也公子處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

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

駢脅者為駟乘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

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

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

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

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之富寵

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且捐賓客而不立

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

姚賈

對秦始皇

始皇用韓非言召姚賈而問之曰吾聞子以

寡人財交於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而

目復寡人對曰

曾參孝其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

以為臣貞女工巧天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

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賈不忠於君四國

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紂聽讒

而殺其忠臣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臣矣

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讎

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南陽

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

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

中山盜而勝於城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

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也使若卞隨務光申

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汗不聽其

非察其為已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群臣莫

敢以虛願望於上注無功而願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

秦書疏卷之一終

秦書疏

卷之一

三十一

秦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齊

顏觸

對齊宣王

宣王曰王者貴乎士貴乎顏觸對曰

士貴耳堯有九佐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自古及今而能虛成名於天下者無有是以君王無羞亟問不愧下學是故成其道德而揚功名於後世者堯舜禹湯周文王是也故曰無形者形之

秦書疏

卷之二

君也無端者事之本也夫上見其原下通其流至聖明學何不吉之有哉老子曰雖貴必以賤為本雖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稱孤寡不穀是其賤之本歟非夫孤寡者人之困賤下位也而侯王以自謂豈非下人而尊貴士歟夫堯傳舜舜傳禹周成王任周公旦而世世稱曰明主是以明乎士之貴也

辭宣王

夫玉生於山則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

不全觸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虞制言者王也盡忠直言者觸也言要道已備矣願得賜歸安行反臣之邑屋則再拜而辭去

蘇秦

說齊宣王

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

秦書疏

卷之二

也臨菑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萬矣臨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鬪鷄走狗六博蹋鞠者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富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恐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

後是故掃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徑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面以事之是群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

張儀

說齊王連橫

天下強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般眾富樂無過齊者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說而不顧萬世之利從人說大王者必謂齊西有強趙南有韓魏負海之國也地廣人眾兵強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我何大王覽其說而不察其至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不以從為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亡隨其後雖有勝名而有亡之實是何故也齊大而魯小今趙之與秦也猶齊之於魯也秦趙戰於河漳之上再戰而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而再勝秦四戰之後趙亡卒數十萬邯鄲僅

存雖有勝秦之名而國破矣是何故也秦強而趙弱也今秦楚嫁子取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魏効河外趙入朝黽池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魏攻齊之南地悉趙涉河關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被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故願大王熟計之

淳于髡

對宣王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

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

眾乎淳于髡曰

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至罍黍梁父之陰則邾車而載耳邾却也言多獲車重不前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浥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無塩女

對齊宣王

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

秦書疏

卷之三

三

秦書疏

卷之三

四

外有三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四十社
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而忽所恃一
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龍疏翡翠珠璣莫落連飾萬民罷極此
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
於本朝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酒漿流酒以夜
續朝女樂俳優從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
秉國家之治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

蘇子

說齊王救趙

秦書疏

卷之二

五

秦攻趙長平趙請粟於齊而齊不聽蘇子謂

齊王曰

不如聽之以却秦兵不聽則秦兵不却是秦之計
中而齊楚之計過矣且趙之於齊楚隱蔽也猶齒
之有唇也唇亡則齒寒今日亡趙則明日及齊楚
矣且夫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金喻宜救
救趙高義也却秦兵顯名也義救亡趙威却強秦
兵不務爲此而務愛粟則爲國計者過矣

田需

對管燕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與我赴諸
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
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
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鷺有餘食下宮糝羅純曳
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
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非士
易得而難用也

尹文

對齊宣王

秦書疏

卷之三

六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

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
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
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人曰岐有夷之行
子孫其保之

陳軫

勸齊王合三晉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

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
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通甚也不足以立功
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

山東者強秦也不憂強秦而遁相罷弱而兩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為山東之患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力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邪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面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

秦書疏

卷之三

七

願王熟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為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三晉

說昭陽息兵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為上柱國爵為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

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

令尹貴矣主非置爾今其地臣竊為公譬可也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乃左手執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其酒為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為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為蛇足也昭陽以為然解軍而去

秦書疏

卷之三

八

魯連

諫孟嘗君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嘗君曰

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鼈歷險乘危則騃驢不如狐狸曹沫舊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操鈹鐔與農人居隴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所短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能則

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

楚

莊辛

諫楚襄王
莊辛因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導淫佚侈靡不顧國政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去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於咸陽於是使人徵莊辛於趙趙曰寡人不能用先王之言今事至於此為

之奈何莊辛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天童子方將調鉛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

右攝九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蜀鱧鯉仰鑿陵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落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剗磻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

宋玉

對楚襄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

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
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
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
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
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
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崑崙
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
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

秦書疏

卷之三

十一

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
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楚人

說楚襄王

楚人有好以弱力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項襄

王聞召而問之楚人對曰

小臣之好射騏鴈羅鷺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
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
者三王以弋道德五伯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
騏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鷺也

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自四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矢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
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
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
壞矣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
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
越矣膺擊鄰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績繳蘭臺飲
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
好而不厭則出寶弓器新繳射鴈鳥於東海還蓋

秦書疏

卷之三

十二

長城以為防朝射東莒夕發沮丘夜加即墨顧據
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
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砥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
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
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
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
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
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器
新繳涉鄙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
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

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傳楚鄢郢
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 鼓
祇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夫先王
為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
尚有報萬乘曰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踊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
大王弗取也

中射之士

說楚襄王

有獻不死之藥於襄王者謁者操以入中射

秦書疏

卷之二

一三

之士因奪而食之王怒使人殺中射之士中

射之士使人說王曰

臣問謁者謁者曰可食臣故食之是臣無罪而罪

在謁者也且客獻不死之藥臣食之而王殺臣是

死藥也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王乃不殺

田贊

對荆王

田贊衣儒衣而見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

其惡也贊對曰衣又有惡此者荆王曰可得

而聞邪對曰甲惡於此王曰何謂也對曰

冬日則寒夏日則熱衣無惡於甲者矣贊貧故衣
惡也今大王萬乘之主也富厚無敵而好衣人以
甲臣竊為大王不取也意者為其義也甲兵之事
折人之首剗人之腹墮人城郭係人子女其名尤
甚不榮意者為其貴耶苟慮害人人必慮害之苟
慮危人人亦必慮危之其貴人甚不安之二者為
大王無取焉

唐雎

說春申君

齊人飾身修行得為益然臣羞而不學也不避絕

秦書疏

卷之二

一四

江河行千餘里來竊慕大君之義而善君之業臣

聞之賁諸懷錐刃而天下為勇孟賁專諸不待西

施衣褐而天下稱美今君相萬乘之楚禦中國之

難所欲者不成所求者不得臣等少也夫梟暴之

所以為能者以散蒸佐之也博頭有刻梟鳥夫一

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

而令臣等不散乎

明汗

說春申君

春申君召門吏為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

明汗曰

君亦聞騷乎夫騷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
申膝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
負棘而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
以羸之騷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
石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
州部掘穴窮巷沉湫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前
被僕使得為君高鳴泥於梁乎

秦書疏卷之二終

六卷之三

十五

秦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趙

蘇秦

說趙肅侯

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義皆
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君而
不任事是以賓客遊士莫敢自盡於前者今奉陽
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進其
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於
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
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
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若出辭斷絕
人之交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
陽而已矣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齊
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
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
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
湯武之所以放弑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

秦書疏

六卷之三

臣之所以爲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危劫韓包周則趙氏自操兵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秦欲已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行

亡之機固已形於胷中矣豈捨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之地圖秦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併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衛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音前有樓闕軒轅後有長姣美人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夫衛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之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涇水之上通質剗白馬而盟要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城臯魏塞其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

河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實秦則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北則霸王之業成矣

說韓宣惠王

韓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谿子少府時方距來者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括蔽洞智近者鑷弁心韓卒之劔戟皆出於冥山崇谿墨陽合聘鄧師宛馮龍淵大阿皆陸斷

秦書

卷之三

四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革抉啖芻無不畢具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躡勁弩帶利劔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蓋社稷以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

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

仇赫

說趙武靈王

三晉合而秦弱三晉離而秦強此天下之所明也秦之有燕而伐趙有趙而伐燕有梁而伐趙有趙而伐梁有楚而伐韓有韓而伐楚此天下之所明見也然山東不能易其路兵弱也弱而不能相一是何秦之智而山東之愚也是臣所謂山東之憂也虎將即禽禽不知虎之即已也而相鬪兩罷而

秦書

卷之三

五

歸其死於虎故使禽知虎之即已決不相鬪矣今山東之主不知秦之即已也而尚相鬪兩敝而歸其國於秦智不如禽遠矣願王熟慮之也今事有可急者秦之欲伐韓梁東闕於周室甚惟寐忘之今南攻楚者惡三晉之大合也今攻楚休而復之已五年矣攘地千餘里今謂楚王苟來舉玉趾而見寡人必與楚為兄弟之國必為楚攻韓梁反楚之故地楚王美秦之語怒韓梁之不救已必入於秦秦有謀故發使之趙以燕餌趙而離三晉今王美秦之言而欲攻燕攻燕食未飽而禍已及矣楚

王入秦秦楚為一東面而攻韓韓南無楚北無趙
韓不待伐割挈馬兔而西走秦與韓為上交秦禍
安移於梁矣以秦之強有楚韓之用梁不待伐割
挈馬兔而西走秦與梁為上交秦禍案環中趙矣
以強秦之有韓梁楚與燕之怒割必深矣國之舉
此臣之所為來臣故曰事有可急為者及楚王之
未入也三晉相親相堅出銳師以戍韓梁西邊楚
王聞之必不入秦秦必怒而循攻楚是秦禍不離
楚也便於三晉若楚王入秦秦見大晉之大合而
堅也必不出楚王即多割是秦禍不離楚也有利
於三晉願王之熟計之也

蘇厲

上書說趙惠文王

臣聞古之賢君德行非施於海內也教順慈愛非
布於萬民也祭祀時享非當於鬼神也甘露降風
雨時農夫登年穀豐盈眾人善之而賢主惡之今
足下功力非數庸加於秦國而怨毒積惡非曾深
陵於韓也臣竊外聞大臣及下吏之議皆言主前
專據以秦為愛趙而憎韓臣竊以事觀之秦豈得
愛趙而憎韓哉欲亡韓吞兩周之地故以韓為餌

先出聲於天下欲鄰國聞而觀之也恐其事不成
故出兵以佯示趙魏恐天下之驚覺故微伐韓以
貳之恐天下疑已故出質以為信聲德於與國而
實伐空韓伐韓非秦所急恐趙不以為德故終臣
竊觀其圖之也議秦以謀計必出於是且夫說士
之計皆曰韓亡三川魏滅晉國是韓未窮而禍及
於趙且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又有勢同而患異
者昔者楚人久伐而中山亡今燕盡韓之河南距
沙丘而至鉅鹿之界三百里距於扞關至於榆中
千五百里秦盡韓魏之上黨則地與國都邦屬而
壤挈者七百里秦以三軍強弩坐羊腸之上即地
去邯鄲二十里且秦以三軍攻王之上黨而危其
北則勾注之西非王之有也今踰勾注禁常山而
守三百里通於唐曲遇此代馬胡駒不東而崑山
之玉不出也此三寶者又非王之有也今從於強
秦與之伐齊臣恐其禍出於是矣五國之王嘗合
橫而謀伐趙三分趙國壤地著之盤孟為之讎作
即謂秦五國之兵有日矣韓乃西師以禁秦國使
秦發令素服而聽反溫軹高平於魏及三公什清
於趙三公當此王之明知也夫齊韓事趙宜為主

交今乃以邠罪取伐邠抵同臣恐其後事王不敢自必也今王收齊天下必以王為得齊韓齊危社稷以事王天下必重王然則齊韓義王以天下就之下至齊韓慕王以天下收之是一世之命制於王已臣願大王深與左右群臣卒計而重謀先事成慮而熟圖之也

荀卿

對孝成王

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者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

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路宜者也君臣上下之間滑然有離德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邪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頭目而覆胸腹也詐而襲之與先驚而後擊之一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耶之長刃

嬰之者斷父則若莫耶之利鋒當之者潰園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觸之者角摧橐角鹿墜隴種東籠而退耳且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彼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其好我芬若椒蘭彼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人之情雖桀跖豈又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是猶使人之子孫自賊其父母也彼必將來告之夫又何可詐也故仁人用國日明諸侯先順者安後順者危慮敵之者削然反之者亡詩曰武王載發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此之謂也

再對孝成王

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而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殺不降服者不禽格者不赦轉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百姓有捍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轉命者貢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殷之服民所以養生之者也無異周人故近者歌謠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無幽間辟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四海之內

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
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王者有
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
不屠城不潛軍不留眾師不越時故亂者樂其政
不安其上欲其至也

虞卿

對趙孝成王

郝言不媯來年秦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媯乎今
媯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
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媯此自盡

秦書疏

卷之三

十一

之術也不如無媯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
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
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
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
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為韓魏不救趙也而王
之軍必孤有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
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
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
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
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
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

再對孝成王

危哉樓子之所以為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
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
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
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
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
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為也
王於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
反媯於王也從秦為媯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
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
而與秦易道也

趙括母

上孝成王書

括不可使將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
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
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
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

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

毛遂

與楚王決從

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眾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眾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

秦書疏

卷之三

十一

率數萬之眾與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

馮忌

諫平原君攻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

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

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然者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強燕是使弱趙為強秦之所以攻而使強燕為弱趙之所以守而強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強吳之所以亡而弱越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

魏

吳起

秦書疏

卷之三

十一

對魏武侯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

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而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關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敵國也

魯共公

擇言諫惠王

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
魯君與避席擇言

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
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
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
之桓公食之而飽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
其國者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
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
臺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
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
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音易牙之調
也左白台而右閭須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
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君兼
此四者可無戒與

惠施

對魏惠王

臣聞之王者得度而霸者知計今王所以告臣者
疏於度而遠於計王固先屬怨於趙而後與齊戰
今戰不勝國無守戰之備王又欲悉起而攻齊此

非臣之所謂也王若欲報齊乎則不如固變服折
節而朝齊楚王必怒矣王游人而合其闔則楚必
伐齊以休楚而伐罷齊則必為楚禽矣是王以楚
毀齊也

公叔痤

辭魏惠王賞

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棟撓而不避者吳起餘
教也臣不能為也前脞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
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雷嬰襄之力也縣賞罰
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
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
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

蘇秦

說魏襄王

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鄆昆陽召陵舞陽
新都新鄭東有淮穎潁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
有河外卷衍酸棗地方千里地名雖小而田舍廬
廡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
不絕鞮鞢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量大王之國
不下楚然衡人林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

有秦患不顧其禍夫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為大王耻之臣聞越王句踐戰敗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聽於群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以効實故兵未用而國已虧矣凡群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人臣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其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綿綿不絕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之患故蔽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

蘇代

說秦王

秦召魏相信安君信安君不欲往蘇代為說
秦王曰

臣聞之忠必黨黨不必忠今臣願為大王陳臣之愚意恐其不忠於下吏自使有要領之罪願大王察之今大王令人執事於魏以完其交臣恐魏交之益疑也將以塞趙也臣又其趙之益勁也夫魏王之愛習魏信也甚矣其智能而任用之也厚矣其畏惡嚴尊秦也明矣今王之使人入魏而不用則王之使人入魏無益也若用魏必舍所愛習而用所畏惡此魏王之所不安也夫舍萬乘之事而退此魏信之所難行也夫令人之君處所不安令人之相行所不能以此為親則難久矣臣故恐魏交之益疑也且魏信舍事則趙之謀者必曰舍於秦言魏相見秦害於秦秦必令其所愛信者用趙是趙存而我亡也趙安而我危也我趙之謀我我也則上有野戰之氣下有堅守之心臣故恐趙之益勁也大王欲完魏之交而使趙小心乎不如用魏信而尊之以名魏信事王國安而名尊離王國危而權輕然則魏信之事王也上所以為其主者忠矣下所以自為者厚矣彼其事王必完矣趙之用事者必曰魏信

之名族不高於我土地之實不厚於我魏信以魏事秦秦甚善之國得安焉身得尊焉今我排難於秦兵爲招質國處削危之形非得計也結怨於外生患於中身處死亡之地非完事也彼將傷其前事而悔過其行冀其利必多割地以深下王言甚降下王則是大王垂拱多割地以爲利重堯舜之所求而不能得也臣願大王察之

孫臣

說魏安釐王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

而講孫臣謂魏王曰

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群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奸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

魏無忌

諫魏王

魏王以秦救之故欲親秦而伐韓以求故地故無忌諫云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愛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况於仇讎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感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彊秦魏之兵王以爲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與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今負彊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絕韓上黨而攻彊趙是復得闕與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河內倍鄴朝歌絕漳滏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郊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左蔡右召陵與楚兵決

於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秦必不伐楚與趙矣又不
攻衛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
秦固有懷茅邢丘城堽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
危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
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秦之欲誅之久矣
秦葉陽昆陽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安陵氏
而亡之統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國無害
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
國非也異日者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
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以至於今秦七

兵詩疏

公卷之三

二十

攻魏五入圍中邊城盡拔文臺隨垂都焚林木伐
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陶衛之郊
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
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
是矣又况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
周韓以間之夫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從之
不成也已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
秦撓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為天下鴈行
頓刃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亡天
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

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
韓必效之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
共伐韓而又與彊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
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甯使道安成
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
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
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
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
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燕

秦書疏

公卷之三

三十一

郭隗

對燕昭王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者與臣處亡國與役
處詘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謂道可
至矣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謂道可
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
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此古服道
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
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昭王
曰寡人將誰朝而可郭隗先生曰臣聞古之君人

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死買其首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馬之至者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

張儀

說燕王

大王之所親莫如趙昔趙主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代約與代王遇於勾注之塞乃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而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飲即因反斗擊之於是酒酣樂進取熱飲厨人進斟羹因反斗而擊代王殺之王腦塗地其姊聞之摩笄以自刺也故至今有摩笄之山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知也且以趙王為可親邪趙與兵而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王大王割十城乃劫以謝趙王已入朝龜池効河間以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王之有也且

今時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興師以征伐今大王事秦秦王必喜而趙不敢妄動矣是西有疆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

樂毅

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

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秦書疏

卷之三

三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世孽施及乎氓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速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

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秦書疏卷之三終

秦書疏

卷之三

三



西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高帝

張良 諫沛公居秦宮 對漢王問計

蕭何 勸漢王封韓彭 勸高帝都關中

韓信 對漢王問計

陳平 對漢王問計

三老董公 說漢王伐楚

酈食其 勸漢王屯敖倉 說高帝初關中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西漢

二八目錄

陸賈 對高帝

田肯 上高帝

叔孫通 諫高帝易太子疏

欒布 對高帝

薛公 對高帝問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漢文帝

宋昌 勸代王入帝

賈山 上文帝至言

李布 進文帝

賈誼 上文帝治安策 論積貯

請封建子弟疏 諫復封淮南四子

卷之二 漢文帝

晁錯 上言兵事 論守邊備塞事

袁盎 諫文帝 論募民徙塞下

張釋之 諫拜嗇夫 論犯蹕法

馮唐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田叔 對文帝問長者

鄒陽 獄中上吳王書

西漢

二八目錄

綦綦 上文帝書

漢景帝

鄧先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枚乘 奏吳王書 再上書諫吳王

漢武帝

董仲舒 賢良策一 賢良策二 賢良策三

論限民田 三仁對 郊祀對

主父偃 諫伐匈奴

徐樂 上言世務

終軍 白麟奇木對

朱買臣	上言破東越
王 褒	聖主得賢臣頌
卷之三 漢武帝	
東方朔	諫起上林苑疏 化民有道對
公孫弘	賢良策
司馬相如	諫獵
吾丘壽王	議禁民挾弓弩
韓安國	議和親
唐 蒙	上書請通夜郎
竇三老	上書救太子
司馬遷	上言救李陵
伍 被	諫淮南王安
漢宣帝	
魏 相	諫擊匈奴書 表奏陰陽月令
路溫舒	上尚德緩刑書
趙充國	上屯田奏一 上屯田奏二
王 吉	諫昌邑王游獵 上疏言得失
張 敞	上孝宣帝封事 諫王太后游獵
奏黃霸議聞神雀	

龔 遂	對安渤海
蕭望之	對災異問 上疏言諫官補郡
對滅匈奴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鄭 昌	上書訟蓋寬饒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疏 廣	太子官屬對
霍 光	謝昌邑王
魏 相	奏行便宜故事
卷之四 漢元帝	
劉 向	條災異封事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侯 應	罷邊備議
賈捐之	罷珠厓對
匡 衡	疏政治得失 論治性正家
貢 禹	上言政事 上言除贖罪法
士伍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京 房	上封事一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至陝上封事三	
翼 奉	請徙都疏 奏災異封事
諸葛豐	上書欲治權幸 再上書

一第 41 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 4 版 反內

史丹	諫易太子
平當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卷之五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議郊廟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諫起昌陵
帝玄成	議罷郡國廟
谷永	應詔策 上疏訟陳湯 論神權
杜欽	上疏請勿治梁王 薦用薛宣
杜欽	上疏訟奉世功 應詔對策
譙玄	上書諫專寵
朱雲	請劍斬佞臣
劉輔	諫立趙婕妤
辛慶忌	諫擊劉輔 諫殺朱雲
郭舜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梅福	上書言權貴大盛 上書請建三統
何武	災異封事
薛宣	上成帝疏
馮遂	治河奏

班婕妤	辭同輦
公乘興	上書訟王尊
卷之六	漢哀帝
王嘉	上疏論用材 日食上封事
諫封董賢	
劉歆	毀廟議
孔光	災異對 應詔舉尚書令
杜鄴	日食對
耿育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鄭崇	諫封外戚
師丹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議共皇太后廟禮	
楊雄	上書諫許單于朝
毋將隆	諫以兵器賜幸臣
鮑宣	諫封爵外戚
賈讓	奏治河三策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漢平帝	
申屠剛	賢良方正策
鄧暉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西漢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高帝

張良字子房 封留侯

諫沛公居秦宮

沛公初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不聽張良諫曰

夫秦為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

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

對漢王問計

酈食其說漢王刻印復立六國後以撓楚權

張良從外來漢王方食具以酈生語告良良

曰誰為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問

曰何哉

臣請籍前箸為大王籌之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

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

表者標榜其里門商容紂時賢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籥欲以化紂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

王欲以為三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

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

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

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四矣殷事以畢偃革為軒革者兵車也軒者朱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

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為今陛下能休

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

陰弘農有桃丘聚古桃林也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

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

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

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

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

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

立者復撓而從之云獨可使楚無彊強則六國屈撓而從之陛下焉得

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

勸漢王封韓彭

漢五年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不會楚大破漢軍漢王復入壁謂張良曰諸
侯不從柰何良曰

楚兵且破二人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
共天下可立致也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
自堅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陽
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
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
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勸高帝都關中

漢五年劉敬說高帝都關中上疑之左右皆
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城阜西有
穀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特留侯曰

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四面
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函右三關山右
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
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
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
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劉敬說是也於是上

即日駕西都關中

蕭何沛豐人
封鄭侯

勸漢王王漢中

高帝初為沛公入秦項羽立沛公為漢王而
三分關中地王秦降將以距漢漢王怒欲攻
羽蕭何諫曰

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漢王曰何為乃死
也何曰今眾弗如百戰百敗不死何為周書曰天
子不取反受其咎語曰天漢其稱甚美夫能詘於
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臣願大

西漢疏

卷之二

四

王王漢中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

天下可圖也漢王曰善

韓信淮陰
侯

對漢王問計

臣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嗜慾叱咤千人皆廢
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
敬慈愛言語嘔嘔嘔音呼漢書作人有疾病涕泣
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剗弊忍不能予
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
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

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
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
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
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
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
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
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眾
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
耶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
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
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
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
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
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陳平陽武人 丞相

對漢王問計

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患之割滎陽以西
以和項羽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
時定乎陳平對曰
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土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

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
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
鈍嗜利無耻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
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
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
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指數
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為人意
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
王以為然

三老董公洛陽新 城人

說漢王伐楚

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曰
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
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眾為之素
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
三王之舉也

酈食其廣野 君

勸漢王屯敖倉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漢王數困滎陽
滅臯計欲指成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

因曰

臣聞知天之天者王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事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而民人以食爲天出管子

夫敖倉天下轉輸久矣臣聞其下廼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敖倉廼引而東令適卒分守

成臯即所謂也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

漢反却自奪其便臣竊以爲過矣且兩雄不俱立

楚漢久相持不決百姓騷動海內搖蕩農夫釋耒

工女下機天下之心未有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

兵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敖倉在今鄭州滎陽縣

上故名之塞成臯之險即水杜大行之道在河

曰敖倉也王距蜚狐之口蜚狐在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

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所歸矣方今燕趙已定

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

衆軍於歷城諸田宗彊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

變詐足下雖遣數十萬師未可以歲月破也臣請

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

說高帝都關中

劉敬成隴西過雒陽遇高帝遂脫靴鞮衣褐

見上上召賜食而問之婁敬因說上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

陛下取天下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

邰音胎雍州武功縣故邰城是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大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國人爭隨

之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

自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卽位周公之

屬傅相焉廼營成周洛邑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

營都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今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

附離而並事天子不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

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爲兩

東周成周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

西周王城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擘沛收卒三千人以此

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

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

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

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不侔也且夫

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眾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關不搯其肱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肱而拊其背也

勸高帝徙民實長安

劉敬從匈奴來因言

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河漢記

公卷之二

九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

陸賈 楚人大大

對高帝

陸生時時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乃對曰

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秦伯繁後與趙同出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田肯

上高帝

高祖用陳平計執楚王信大赦天下田肯賀

因說高祖

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形勝之國帶河山之險

西漢記

公卷之二

十

縣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應劭曰山河之險與諸侯相懸

隔地絕千里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地勢便利其以下兵於

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言其向下夫齊

東有琅邪即墨之饒南有秦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

里之外此東西秦也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矣

叔孫通 薛人太

諫高帝易太子疏

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早定扶蘇令趙高得

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
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云與帝共
攻苦難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
誅以頸血汙地

藥布

對高帝

漢十一年高帝既族彭越詔禁人勿收視藥
布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
越反耶趣烹之

布曰願一言而死方上之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

西漢疏

卷之二

十一

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走以彭王居滎地與漢合
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一願與楚則漢破與漢
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
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萬世今陛下一微兵於
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
小案誅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

薛公今故楚

對高帝問

漢十一年淮南王黥布反召諸將問之汝陰
侯滕公薦其客薛公有籌策可問上召見問

薛公對曰

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
出於中計勝負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
枕而卧矣何謂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
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
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
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
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

隋何

說淮南王布歸漢

西漢疏

卷之二

十一

淮南王布發兵助楚漢王使使進書云竊惟
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
事之隋何曰

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
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版築以為士卒
先大王宜悉淮南之眾身自將為楚軍先鋒今乃
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
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宜埽淮南
之眾日夜會戰彭城下今撫萬人之眾無一人渡
淮者陰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

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大王不肯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疆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背明約而殺義帝也然則楚王特以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臯榮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楚人還兵間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榮陽成臯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能解故楚兵不足罷也使楚兵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背楚項王必留齊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杖劍而歸漢王漢王必裂地而分大王又况淮南必大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

漢文帝

宋昌會稽宋義孫中尉拜衛將軍封強武侯

勸代王入帝

文帝初為代王高后八年后崩大臣共誅諸

呂迎立代王代王問左右郎中令張武等疑漢大臣屬意謀許勸代王勿行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

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天子之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謂磐石之宗也天下服其疆二矣漢興除秦苛政約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左袒為劉氏叛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其黨寧能專一邪方今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大王大王又長賢聖仁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大王大王勿疑也

賈山潁川人

上文帝至言

山嘗給事潁陰侯為騎孝文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諭名曰至言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

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
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帶之士修身於內成
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
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諱天
下嚮應者陳勝是也諱與呼同秦非徒如此也起
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皆謂於別鐘
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
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駑馳旌旗不撓
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

西漢疏

卷之一

五

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
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
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
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
萬人徒以督頓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
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
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
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蓬顆言塊土秦以熊羆
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
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

擇其中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
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
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
善種不能生焉江臯河瀕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
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
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
採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
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
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開道而求諫和顏色

西漢疏

卷之一

十六

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
又迺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
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
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
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
瞽誦詩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
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
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
而酌祝餽在前祝饒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

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
尊養三老視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
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芻蕘者求善
無廢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
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
築長城以為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
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
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狠暴虐殘賊
天下窮固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
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

西漢紀

卷之二

十七

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
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
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
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
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為怨
家與之為讐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
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為堯舜統治也言自美功德
也治天下過於堯舜縣石鑄鐘虞飾土築阿房之官自以為萬世有
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

西漢紀

卷之二

十八

文武累世廣德以為子孫基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夏十七世殷三十世周三十六世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以父
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
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
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
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
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
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
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
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
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
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
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
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
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歛
大歛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
未歛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

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
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
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
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
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
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也天下之士莫不精白
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
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與一日再三出
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
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
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廐馬以賦縣傳去
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
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事一子不事筭
不事免二口筭賦也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
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
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
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
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
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所以順
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瘠疾扶杖

而往聽之願少頃吏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
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卿讀今從豪俊之臣
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
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
太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
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媒故君子不常見其齊
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
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
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
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
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游與大臣方
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
事之大者也
季布楚人河
進文帝
季布爲河東守孝文帝召欲以爲御史大夫
至留卽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
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

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

賈誼洛陽人梁懷王大傳

上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濶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以逆誅故誼數上疏陳時政其大略曰

臣竊惟執事可以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長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傷道者難備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捨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

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父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建立其勢必固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謂齊悼惠王子興居為濟北王反欲擊取榮陽也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不循漢法有告之者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孱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

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

太公曰日中不昃是謂失時操刀不割今此道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此語見六韜

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

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

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

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

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

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今此六七公者皆無

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淆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

有宀室之勢以豫席之也席藉也言非有側諸公室之勢為之資藉

幸者迺為中涓其次廩得舍人廩與僅材之不逮同劣也

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

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

渥也渥厚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

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

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蔡謨曰諉者託也尚可臣請託言信越等以疏故反

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

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

六七貴人皆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序臣

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名雖為臣實皆有

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慮大計也

言諸侯皆欲同皇帝之制度而為天子之事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

黃屋天子車蓋之制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

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制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

加動一親戚天下園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

馮敬者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夫秦淮南厲王誅之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始欲發言節制諸侯王則為刺客所殺陛下雖賢誰與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

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

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

變未知所移禍古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

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坦屠牛者之而芒名事見管子

刃不頓者所排擊剗割皆眾理解也至於體解之

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

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體解也釋斤斧

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

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

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
 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
 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乃
 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非獨
 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巨子之勿蒞
 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
 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圖小則亡邪心

西漢記

卷之二

三五

今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
 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
 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
 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
 孫單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
 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
 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
 者為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
 王封內而大牙相入者則正其疆界令其隔絕也
 封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
 受封之人若有罪黜其地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
 實入於漢故云頗入也

西漢記

卷之二

三六

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
 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
 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
 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
 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淮南王謀反者與細民鄉善大
 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
 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應劭曰置遺腹
 所知也孟康曰委裘若容衣也天子未坐朝事先帝喪衣也當時大治後世誦聖
 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勢
 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
 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
 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蹇
 蹇蹇古蹇字蹇古戾字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
 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
 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
 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蹇蹇可
 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懸凡天子者天
 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
 匈奴媯媯侵掠至不敬也媯古媯字為天下患至亡已
 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下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

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曾倒

懸而已又類辟且病非夫辟者一面病非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雖

受高爵之賞猶將祭五尺以上不輕得息言無小

冠不得復除逸豫也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

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

而禍不息長此安窮言長養此患進謀者率以為

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

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

而答其背說奄人也漢使送公主妻匈奴說舉匈奴

奴之眾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

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

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

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謂為之繡衣絲履

偏諸緣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為要褻及禱領者也

也內之閑中服度日關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

不宴者也入廟則服之宴處則不著蓋貴之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

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縷音妾謂以偏美

者繡繡繡者織為斧形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

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

之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屈謂才力盡且帝之身自衣

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

人夔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

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

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

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

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

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

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毋取箕箒立而

許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唇而

相稽稽計也相與計校也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然并心而赴時猶日履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

取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凌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言所追非顧計利與不耳念慮非顧行之善惡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奉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千萬石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萬石耳非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請徵發於下也富者出錢富者出錢者乘傳車者乘傳車衛行郡國以為榮也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也恬安慮不動於耳目以是為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

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虛讀曰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亡維楫維所以繫船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宴謂故廼狹提有識三公三少因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

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嗜嗜擇其所樂必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官謂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徽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警史誦詩王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每被切之可媿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

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鸞和車步中采齊樂詩趣中肆夏亦樂詩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關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為人主計

西漢書

卷之二

三十一

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以法令歐與道同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崇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

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耶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古

西漢書

卷之二

三十四

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黜削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

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劓髡笞馮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

兩漢疏

卷之一

三五

敝不以苴履苴者履中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繫面吞炭必報襄子

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頓讀隕集託亡節集託謂無志分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

西漢疏

卷之一

三六

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簿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諍之也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鞶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辜耳請室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繫而加也其有大辜者聞命則

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拌抑而刑之也曰子
 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
 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
 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
 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
 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
 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
 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
 人有金城者比物比志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
 戮力同心國家安固御其羣下則人皆懷德
 不可毀狀若金城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

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
 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羲故可以
 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誼
 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而顧彼之義行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

堯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
 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
 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
 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皆

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
 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
 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
 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
 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狽歲惡不入請
 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
 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
 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
 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衝擊罷夫羸老易子而較其
 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
 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
 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
 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
 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
 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竊為陛下惜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
 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

所以為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疆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與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淮陽上東門之外諸侯國皆在關東故於東門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

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諫復封淮南四子

文帝八年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諠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無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太子建之子也大父即祖謂平王也伯父叔父平王諸子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刻手以衝仇人之骨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

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西漢書疏卷之一終

西漢疏

公卷之一

四一



西漢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文帝

晁錯 潁川人御史大夫

上言兵事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

西漢疏

公卷之二

四二

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繇與同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日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

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
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
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蕭草木蒙龍支葉茂接此矛
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
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
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
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
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裊同袒裊
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
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

西漢疏

卷之二

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
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
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
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
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
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
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
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
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
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

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
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
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
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
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
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
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
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
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
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

西漢疏

卷之二

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
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
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
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車相爲表裏各用其長
技術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
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
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
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米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耐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西漢疏

二以卷之三

四

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南晦晦古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

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纒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渠石城上也雷石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人為中周虎落虎落者以竹篾

西漢疏

二以卷之三

五

相連也先為室屋具田器廼募舉人及免徒復作落之也今居之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舉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

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陰陽之和

西漢疏

卷之三

六

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謹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匈奴常以為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折氣至膠可用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西漢疏

卷之三

七

袁盎諫文帝

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樓殿邊欄楯也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張釋之諫文帝

文帝詔釋之拜虎圈齋夫為上林令釋之前

曰

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漢書作喋喋多言也利口捷給哉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病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實且下之化上疾於影響舉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

論犯蹕法

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出乘輿馬驚

西漢

卷之三

八

捕屬廷尉治之廷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文

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和令他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

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

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立誅之則已今

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而天下用法皆

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

馮唐安陵人車騎都尉

對文帝不能用頗牧

文帝問馮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

牧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遺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撥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遺選車千三百乘六騎有選殺騎萬三千殺騎自金之士十萬其貴重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一本作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罪聞譏卒

西漢

卷之三

九

誅李牧開是趙王寵臣秦多與開金使為及問今頗聚代之漢書作

將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

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

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前奴遠避不近雲中

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

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按尺籍音謂

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

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實不行

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

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

之吏削其鬻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

田叔趙陘城人魯相

對文帝問長者

文帝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對曰

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

西漢疏

卷之二

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赦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

鄒陽齊人

獄中上吳王書

陽事吳王濞王陰有邪謀也奏書諫之王下

陽獄故陽從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蝕昴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盡其計議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無使臣為箕

西漢疏

卷之三

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子胥自到之華浮之江中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荆軻於期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見王臣臣左手持其袖右手提其胸於期從之自刎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奢齊臣也魏齊伐魏奢登城謂齊將曰今君之來不夫王奢遇以奢故也義不奇生以為魏累遂自剄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燕生之信也白圭戰

白六城為魏取中山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若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

核中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

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駉驥珍奇之味白圭顯於中山

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

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

入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膺

脚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捐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

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

之河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木人不容

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

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

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

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信子舟之計囚墨翟夫

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

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

世繁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

胡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讐敵

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

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

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

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讐而強霸諸侯齊桓公用其

仇而一匡天下仲管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

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

強天下而卒東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

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

叔敖楚之處上也三為相而不喜知其材自於陵子

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已之罪也於陵子

仲辭三公為人灌園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為相

者與其妻逃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

意披心腹見情素襲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

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

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

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盼何則

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為萬乘器

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

隋侯之珠夜光之璧抵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
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
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
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
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盼之跡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
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
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多之口故秦皇帝任
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
文王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
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
外之議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
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皁食牛
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鮑焦不用世不用
已采蔬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蔬此焦之有哉弃其蔬乃立枯於洛水之上臣聞盛
飾入朝者不以私污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故里名勝毋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
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
回面汚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
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

西漢疏

二八卷之二

四

者哉

緹縈大舍令淳如意女

上文帝書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
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
其道亡繇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
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

漢景帝

鄧先謂者僕射

對景皇帝誅晁錯非

西漢疏

二八卷之三

五

景帝三年吳楚反袁盎說上誅晁錯鄧公擊

吳楚還見上上問曰聞晁錯死吳楚罷不鄧

公曰

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
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言也夫
晁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
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
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
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

枚乘字叔淮陰人

奏吳王書

乘初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謀為逆也乘奏書諫之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
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
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
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
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

百集疏

卷之三

十六

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
難以復出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士也
位卑圖大殆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
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於不測
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子之謂乎
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車覆六轡
不禁繫絕其高墜入于深其危必矣亥曰吾已矣
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言其微切甚急能聽忠臣之言百舉
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為
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敝無窮
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
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

百集疏

卷之三

十七

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
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葉
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孤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
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
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
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
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再上書諫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羗作之
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無忌常總五
國却秦有地

也資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羗祚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為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言量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貴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海陵縣名有吳太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吳苑也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以海水朝夕為池深壁高壘副以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尚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羽林黃頭郎襲水戰者

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饒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榮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以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地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漢武帝

董仲舒廣川人膠西相

賢良策一

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

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

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由繇與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二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詩謬失其統也一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

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綏之斯休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謂正也正次王王次春解春秋書春王正月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道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長
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
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
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
終陽以成歲為名謂年首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
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
故先王莫之肯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
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
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
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
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
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
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
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
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
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傑臣諸福
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
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

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得
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
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
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
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
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
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勝者其隄
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
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
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王之繼亂世
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脩教化而崇起之教化
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尚未敗也
至周之末世大為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
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
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為自恣苟簡
之治故立為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
未嘗有以亂滲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益
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
冒殊扞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頑執爛如此之甚者

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化之方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

西漢疏

二卷之三

十四

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為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誼禮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方外延及羣生也

天子覽其對而異焉乃復策之

賢良策二

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眾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

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廼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辟讀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為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西漢疏

二卷之三

十五

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

不待刻琢也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為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也為善不必免而犯惡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偽飾詐趣利無耻又好用僭酷之吏僭痛也音賦歛千感反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此之謂也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康居西域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

西漢書

卷之二

三六

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藉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眾對亡應書者書謂舉賢良文是王道往學之詔書也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為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

西漢書

卷之三

三七

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散未得其真
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
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
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
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
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為而堯舜之名可
及也毋以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量材而授官
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
惠寬臣之罪今勿牽制於文始得切磋究之臣敢
不盡愚天子又復冊之

賢良策三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陛下幸加
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履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
聖德非愚臣之所能是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
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
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
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
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
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

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
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
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
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
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
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之
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
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
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
民民以故棄仁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

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
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
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
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
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
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
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
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
驩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
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

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穉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庠深山非一日而顯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

西漢疏

卷之三

三十

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庠情性察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

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採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庠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質周上文者所繼之採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

西漢疏

卷之三

三十

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憲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

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履能勿失耳若乃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

有所公子予之齒者去其角傅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處此民之所以驚驚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温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眾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日削月朘音寢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極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

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公儀休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食菜曰茹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庠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蕪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

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

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
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
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
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既
子以仲舒
為江都相

論限民田

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
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
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則不然用
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運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顛川澤之利管山林
之饒荒淫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
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
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
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故
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
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
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
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
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斂

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三仁對

臣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
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
何為至於我哉徒見問耳且猶羞之况設詐以伐
吳乎由此言之粵本無一仁夫仁人者正其誼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
童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苟為詐而
已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五伯比於他諸侯
為賢其比三王猶碲碲之與美玉也王曰善

西漢疏

卷之二

三

郊祀對

仲舒相膠西王以病免居家以脩學著書為
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
而問之其對皆有明法

廷尉臣湯昧死言臣湯承制以郊事問故膠西相
仲舒臣仲舒對曰所聞古者天子之禮莫重於郊
郊常以正月上辛日者所以先百神而最居前
治春秋此對止據春秋所書魯郊言之未足以該
天子之禮也助曰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夏以該
孟春祈穀于上帝禮曰於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
之故特得以孟春祈穀于上帝亦謂之郊魯以周公
辛日上帝不吉則卜辛日上帝不吉則卜辛日上帝
不吉則卜辛日上帝不吉則卜辛日上帝不吉則卜辛日

禮三年喪不祭其先而不敢廢郊郊重於宗廟天

王制喪三年不祭惟祭天

地社稷為越統而行事

地之牛角繭粟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此

言德滋美而牲滋微也

不出謂長

春秋曰魯祭周公

用白牡色白貴純也

魯公羊子曰魯祭周公用白牡

牡殷牲也駢欄赤卷周牲也

肥潔而不貪其大也

禮曰養牲必在滌三月滌者

成牲凡養牲之道務在肥潔而已駒犢未能芻秣之

食莫如令食其母便

秩謂日食粟料有品以臣湯

謹問仲舒魯祀周公用白牡非禮也臣仲舒對曰

禮也臣湯問周天子用駢剛群公不毛周公諸公

也何以得用純牲臣仲舒對曰武王崩成王幼而

在襁褓之中周公繼文武之業成二聖之功德漸

天地澤被四海故成王賢而貴之詩曰無德不報

故成王使祭周公以白牡上不得與天子同色下

有異於諸侯臣仲舒愚以為報德之禮臣湯問仲

舒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土

公羊子曰魯郊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注

土謂魯何緣以祭郊臣仲舒對曰周公傳成王成

王遂及聖功莫大於此周公聖人也有祭於天道

成王令魯郊也臣湯問仲舒魯祭周公用白牡其

郊何用臣仲舒對曰魯郊用純駢剛周色尚赤魯

以天子命郊故以駢臣湯問仲舒祠宗廟或以鶩

當鳧鶩非鳧可用否臣仲舒對曰鶩非鳧鳧非鶩

也臣聞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也陛下祭躬

親齋戒沐浴以承宗廟甚敬謹柰何以鳧當鶩鶩

當鳧名實不相應以承太廟不亦不稱乎臣仲舒

愚以為不可臣犬馬齒哀賜骸骨伏陋巷陛下乃

奉使使九卿問臣以朝廷之事臣愚陋曾不足以

承明詔奉大對臣仲舒冒死以聞

主父偃

臨菑人

諫伐匈奴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敢避重誅以

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

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

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

天子大凱

大凱周禮還師振旅之樂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

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

也爭者末節也古者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

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昔

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

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踵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遇其民不可役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也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鹹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不足兵革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陲歷在東萊音純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饒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性獸聚而鳥散從之而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北至於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皇帝蓋悔之甚乃使劉敬徙結和親之約然後天下忘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暴兵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

西漢疏

卷之三

三十一

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世也行盜侵驅所以爲業也天性固然上及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屬爲人夫上不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脩近世之失此臣之所大憂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乃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它章耶得以成其私也夫秦政之所以不行者權分乎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

西漢疏

卷之三

三十一

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加意而熟慮焉

徐樂趙人中也大夫

上言世務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於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及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無鄉曲之譽非有孔墨曾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而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也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爲資也是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

患在於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澤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是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惡而危海內陳涉是也况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有大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旋踵而身為禽矣吳楚齊趙是也况群臣百姓能為亂乎哉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也賢主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則民且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蜚鳥弘游燕之囿淫縱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也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帳之私俳優侏儒之笑不乏於前而

天下無宿憂名何必湯武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聖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湯武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可復興也此二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名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何征而不服乎哉

終軍 濟南人

白麟奇木對

西漢疏

卷之二

四二

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 每足五蹄又

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于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群臣終軍對曰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屏蔽葦與鳥魚同群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粵賴救北胡隨畜薦居 薦音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也左傳戎狄荐居是也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犇幕驃騎抗旌昆邪右衽是澤南洽而威北暢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

罷者退而勞力刑於宇內矣履衆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建三官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封禪之君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

西漢疏

卷之二

四

元苴白茅於江淮發嘉號於營丘以應緝熙使著事者有紀焉蓋六鷁退飛逆也白魚登舟順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支內附示無外也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化者焉斯拱而埃之耳

朱買臣 字翁子吳人主爵都尉

上言破東越

故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今

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

王褒 字子淵蜀人諫大夫

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羹藜哈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今臣辟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略陳愚而抒情素記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

西漢疏

卷之二

四

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鏗水斷蛟龍陸剗犀革忽若夢汎畫塗 畫也如以帚掃地也塗地以刀畫汎 如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表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駑馬亦傷吻敝策而不進於行匈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齧駟駟乘且 良馬低頭齧至都故曰 且王良執靶 王良無姓字伯樂音霸謂也 韓哀附輿 韓哀韓 縱馳騁驚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



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貌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圍空之隆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見之况大於九九者之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

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愴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鼓刀謂屠牛於朝歌百里自鬻甯子飯牛離此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疏釋躄而享膏粱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蟋蟀埃秋吟蟬螭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

艾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遞鍾逢門子鸞烏號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侯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如巨魚縱大壑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局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執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响嘘呼及如僑松狀然絕俗離世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西漢書疏卷之三終



西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武帝

東方朔

平原厭次人字曼倩大中大夫給事中

諫起上林苑疏

上使大中大夫吾丘壽王與侍中能用算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鑿屋以東宜春以西提

封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為上林苑為之南

山又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

鄠杜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

西漢疏

卷之三

在傍進諫曰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廊之臺恐其不高也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

盡可以為苑何必鑿屋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為之

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

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

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

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

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

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

有秔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

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

為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

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荆

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

壞人塚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

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騎馳東西

車騫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

西漢疏

卷之三

無隄之與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

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

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

死不勝大願

化民有道對

武帝末年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

從容以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

對曰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久遠臣不敢

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
 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劔
 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緼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
 帷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鳳闕
 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繡罽
 官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鼓珍
 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為
 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
 衢却走馬視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
 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
 留意察之

公孫弘 菑川人 丞相

賢良策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
 弘至大常上策詔諸儒對武帝賢良策周治
 道

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
 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

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
 不信也夫厚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
 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去無用之言則事
 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歛省不奪民時不妨民
 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
 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
 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
 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此有
 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
 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和

之所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
 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今人
 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
 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
 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
 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形和則無疾無
 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
 日月則麟鳳至龜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
 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

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設而不用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早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慙不足以奉大對

司馬相如長卿成都人字將

諫獵

相如從上至長楊獵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秦武王力士舉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吳王僚之字勇期賁育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豺狼發怒吐氣聲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

西漢疏

卷之三

五

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軟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楸之變蓋謂論云無街乘而擊馬是也而况涉乎蓬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為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之留意幸察

吾丘壽王光祿大夫侍中

議禁民挾弓弩

丞相公孫弘言十賊曠弩百吏不敢前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

西漢疏

卷之三

六

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
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
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
意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墮名城殺
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擾鉏箠相撻擊
犯法滋眾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群盜滿山卒
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
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
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言此并宇內日化方
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西漢疏

卷之三

七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有四方并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
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
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
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
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
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教
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
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

韓安國字長孺梁城安人御史大夫

議和親

建元六年匈奴來請和親天子下議大行王
恢數為邊吏習知胡事議欲擊之安國曰
千里而戰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之足懷禽獸
之心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得其地不足以為廣
有其眾不足以為彊自上古不屬漢數千里爭利則
人馬罷虜以全制其敵執必危殆且彊弩之極矢不
能穿魯縞衝風之末力不能漂鴻毛非初不勁末
力衰也擊之不便不如和親

西漢疏

卷之三

八

唐蒙中郎

上書請通夜郎

南越王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也今以長沙豫章往
水道多絕竊聞夜郎精兵可十餘萬浮船牂柯出
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請通夜郎道為置吏
壺關三老茂

上書救太子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
安陰陽和調物乃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乃
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

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
吾豈得而食諸昔者堯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韓
叟孝已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
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
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
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間閭之隸臣耳
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楚皇太子造飾
姦詐群邪錯繆是以親戚之路隔絕而不通太子
進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
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
自免耳臣竊以為無邪心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
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
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
者不敢言辯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
而忘其號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鈇
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
諸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
太子之非亟罷甲兵毋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
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關下書奏天子感寤

司馬遷子長大

上言救李陵

上聞李陵敗降匈奴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
自殺群臣皆罪陵上以問司馬遷遷上言曰
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
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
妻子之臣隨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
滿五千深輜戎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殺死扶傷
不暇悉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關千里矢盡道
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
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
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

伍被楚人子晉後
淮南中郎

諫淮南王安

淮南王安削地之後其為反謀益甚王坐東
宮召伍被與謀被愴然曰王復安得此亡國
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
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
荆棘露霑衣也王怒繫被父母三月復召曰
將軍許寡人乎被諫曰

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為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誅願大王毋為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為

西漢疏

卷之三

十一

亂者十家而五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為偽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答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童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皇帝大說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於是百姓悲痛相思欲為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

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為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為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為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帝得天

西漢疏

卷之三

十一

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王賜號為劉氏祭酒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復不朝王四郡之眾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為錢東煮海水以為鹽上取江陵木以為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眾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寶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在梁陽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人禽之身死絕祀為天下笑夫以吳越之眾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眾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正不從臣之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世也臣聞微子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

是痛紂之不用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若匹夫且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絕命之書為群臣先死於東宮也

漢宣帝

魏相 字弱翁定陶人丞相封高平侯

諫擊匈奴書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

西漢疏

卷之三

十三

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糞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引老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旱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荒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

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織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言上從相乃止

表奏陰陽月令

臣相幸得備負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

西漢疏

卷之三

十四

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者生者國故為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規為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火為禮禮者齊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金為義義者成矩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智智者謀中之神黃帝乘坤良執繩司下土土為信信者誠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

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飢寒飢寒在身則亡廉耻寇賊致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第八天子衣服之制也於施行詔書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朝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

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路溫舒字君長鉅鹿人

上尚德緩刑書

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讀曰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西漢疏

八卷之三

十一

西漢疏

八卷之三

十一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
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
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
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
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
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讐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戮
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
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鬪者不可復屬鬪古書曰
西漢疏 卷之三 二十七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
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
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
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
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
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捕楚之下何
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練而周內
之周悉致蓋奏當之成雖咎疎聽之猶以為死有
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非明也是以獄吏專

為深刻殘賊而亡極始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
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義不入刻木為吏期
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
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
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
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
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唯陛下除誹
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
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
之風可興於世未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西漢疏 卷之三 二十八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後將軍
上屯田奏一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
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芡藁
二十五萬二千八百石芡乾藁也藁禾稈也難久
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
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且羗虜易以計
破難以兵碎也故臣愚按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
羗東至浩亶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

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
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
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
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
百八斛分屯要害處水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
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
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佗
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
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
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

上屯田奏二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
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
勝此兵法之辭言先自完堅今蠻夷習俗雖殊於
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
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般音班萬人留田
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
可暮月而望羗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
受言去者凡七十輩謂羗受克國之言歸如此坐
告諭也羗虜即羗賊

支解羗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
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也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
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羗虜令不得歸
肥饒之墜地墜古字貧破其眾以成羗虜相畔之漸二
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
度支田十二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
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羗以眎羗虜揚威武傳世
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
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瘵墮之患坐得必勝之

西漢疏

卷之三

三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
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
大开小开皆羗種在河南也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
陘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信讀
申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橋成軍行安易若
於枕席上過也大費既
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
出兵失十二利臣乞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
唯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上屯田奏三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羗精兵今

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并开莫須
 又頗暴畧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
 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
 來春故曰兵決可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敦煌至
 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
 虜數大眾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
 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為塹壘木樵
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校聯不絕說文解字云校材四也
獸也今云校聯不絕亦謂以木相貫連關禽
絕言營壘相次便兵弩飭閉具燧火幸通勢及
 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為屯田內有
 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
 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
 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
 將其累重還歸故地累重謂妻子也是臣之愚計所以度
 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虜小
 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時續臣聞戰不必
 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
 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讀
 但即今同是俱不能止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

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敵貶重而自損非所以
 視蠻夷也視讀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
 未可空如是錄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
 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以澹一
澹古隅澹古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成威德奉
 厚幣拊循衆羗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
 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
 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
 於山野雖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媮且也
 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
 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計孰
 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王吉子陽諫昌邑王游獵諫大夫
 初吉舉賢良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
 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日行三十里吉行五十里詩云匪風
 發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慙兮慙古說曰是
 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羞也

之也今者大王幸方與音曾不半日而馳二
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
數變也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
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虜不伐甘
棠甘棠之詩是也大王不好書術而樂逸游馮式
搏街馳騁不止口倦乎叱咤手苦於箠轡身勞辱
車輿朝則冒霧露晝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
暴炙冬則為風寒之所侵薄侵與同言遇
疾風則侵靡也數以
奕脆之玉體犯勤勞之煩毒非所以全受命之宗
也又非所以進仁義之隆也夫廣夏之下細旃之

西漢疏

二卷之三

三三

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
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
日新厥德其樂豈徒銜橛之間哉休則俛仰誦信
以利形進退步趨以實下吸新吐故以練臧專意
積精以適神於以養生豈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
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之壽美聲廣譽登
而上聞則福祿其輳而社稷安矣皇帝仁聖至今
思慕未怠於宮館園池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
宜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
於屬則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

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裂國之福
也臣吉愚懇願大王察之

上疏言得失

宣帝即位頗修武帝故事外戚許史王氏貴
寵而上躬親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
務將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
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
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
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

西漢疏

二卷之三

三三

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
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
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
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
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
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
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
川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
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罰以守之其欲治者不知
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摧誦自在故一變之後

不可復脩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浸薄也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大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毆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京兆

上孝宣帝封事

西漢疏

卷之三

五

宣帝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故仲尼作春秋述盛衰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

失度妖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小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三就桀三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

諫王太后游獵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王后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不食鳥獸之肉樊姬楚王后也非惡甘旨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

輜駟下堂則從傳母輜駟衣車也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歛制不從恣之義也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今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敢幸甚

奏黃霸議聞神雀

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霸以為神爵議欲以聞敞奏霸曰

竊見丞相請與中二千石博士雜問郡國上計長

西漢疏

卷之三

三

吏守丞為民興利除害成大化條其對有耕者讓畔男女異路道不拾遺及舉孝子弟弟貞婦者為一輩先上殿舉而不知其人數者次之不為條教者在後叩頭謝丞相雖口不言而心欲其為之也長吏守丞對時臣敞舍有鵲雀飛止丞相府屋上丞相以下見者數百人邊吏多知鵲雀者問之皆陽不知丞相圖議上奏曰臣問上計長吏守丞以興化條皇天報下神雀後知從臣敞舍來乃止郡國吏竊笑丞相仁厚有知略徵信奇怪也昔汲黯為淮陽守辭去之官謂大行李息曰御史大夫張

湯懷詐阿意以傾朝廷公不早白與俱受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後湯誅敗上聞黯與息語乃抵息罪而秩黯諸侯相取其思竭忠也臣敞非敢毀丞相也誠恐群臣莫白而長吏守丞畏丞相指歸舍法令各為私教務相增加澆淳散樸並行偽貌有名亡實傾搖解怠甚者為妖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偽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偽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所以勸善禁姦條貫詳備不可復加宜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舉三老孝弟力田孝廉廉吏務得其人郡事皆以義法令檢式毋得擅為條教敢挾詐偽以奸名譽者必先受戮以正明好惡天子嘉納敞言

西漢疏

卷之三

三

龔遂字少卿平陽人

對安渤海

丞相御史舉遂上以為渤海大守宣帝召遂問曰渤海廢亂朕甚憂之君其何以息其盜賊以稱朕意遂對曰

海瀕遐遠不霑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

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聞遂對甚說荅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上許焉

蕭望之

字長倩東海蘭陵人御史大夫關內侯

對災異問

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生耶下少府宋疇問狀無

有所諱望之對曰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美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本心樹之本本株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止疏言諫官補郡

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機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對滅匈奴

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因欲舉兵滅之詔遣韓增張延壽楊惲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

對曰

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

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

薛廣德

上書諫射獵

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廣德上書

曰

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

鄭昌

上書訟蓋寬饒

諫大夫鄭昌愆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

當意而為文吏所抵挫上書訟寬饒曰

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

張之託

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張氏自託在外也

職在司察直道

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

無名氏

為徐福上書

初茂陵徐福上疏言霍氏大盛宜以時抑制

無使至亡書三上不報後禹山等謀不執事

覺禹要斬夫人頭及諸女昆弟皆棄市與霍

氏連坐誅滅者數十家皇后廢處昭臺宮封

告者皆為列侯至是人為徐福上書曰

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為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誅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皆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

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賓曲突徙薪無恩澤

然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鄉使福說得

行則國無裂土出爵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

疏廣

字仲翁東海蘭陵人

太子官屬對

上以平恩侯許伯為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

將舜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

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
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霍光字子孟
博陸侯

謝昌邑王

昌邑王既廢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
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寧負
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
泣而去

魏相

奏行便宜故事

西漢疏

卷之三

三

相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
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
德民多背本趨末或有飢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
相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
之宜惟民終始未得所繇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
之厚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
發倉廩振乏餒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
舉賢良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

波池禁秣馬酤酒貯積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
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
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按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
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畜尚謂之急元
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民餓死於
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振抹
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臨秋收斂猶有
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羗未平師旅在外兵
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
帥跡先帝盛德以撫海內

西漢疏

卷之三

三

西漢書疏卷之三

西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元帝

劉向 字子政漢宗室散騎宗正給事中

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為凶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明詠猶不忘君惓惓之我也况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恩未報也惟思也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

西漢疏

卷之四

死無所恨臣聞舜命九官尚書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垂共

工盜朕虞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

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簫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寧及至周文開基四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雜選聚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

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周頌曰降福穰穰又曰飴我釐麩釐麩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遠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彊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愬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咎咎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

西漢疏

卷之四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川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太胡憐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言民以是為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即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

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傳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

其無尹氏何也曷為諸侯皆畔而不朝周室卑

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謂從隱公元年至京日食

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他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

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

隕墜六鵞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

域短尾狐也鸛水鳥也蜚負蟻木水木者氣着樹李

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

雪霜霰失序相乘水旱饑螽蝻蝻午並起猶雜

也當是時禍亂輒應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

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

晉敗其師於貿戎伐其郊鄭傷桓王戎執其使衛

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

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由此觀之和氣

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多者其國危天

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

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駁白

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朝臣舛午膠戾乖刺言志意不和更相讒愬轉相

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紛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

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為黨往往

群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

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

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

集於朝羽翼陰附者眾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

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隕海水沸出

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遵衰周

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

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

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日者也夫有春秋之異

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原其所

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

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

而善政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

之意者開群枉之門讒邪進則眾賢退群枉盛則

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君子道

消則政日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

人道消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

也詩又云雨雪蔗蔗見睨幸消與易同義昔者鯀

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

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

西漢疏

二卷之四

五

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誠足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禹稷與皋陶傅相汲引不為比周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在上位則引其類在下位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眾賢至類相致也今佞邪與

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考祥應之福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杜閉群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附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推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

西漢疏

二卷之四

六

上疏議甘延壽陳湯功

鄧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吉等死也鄧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時陳湯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與戊已校尉甘延壽謀破制發城郭諸國兵

斬單于首得漢節二及吉谷等所齎帛書九
斬閼氏太子名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
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既論功石顯在衛以
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
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微幸生事於蠻夷
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
重違衛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
曰

鄧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
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

西漢疏

卷之四

七

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
蠻之君檻城郭之兵搃總持也出百死入絕域遂蹈
康居屠五重城塞歛侯之旗斬鄧支之首縣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
萬夷懾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鄧支已誅且
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
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
大夫方叔吉甫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
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
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

諸不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

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

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

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

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凡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

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為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

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

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

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項國名也春秋僖十七年夏滅項公羊傳曰齊滅之

也不言齊為相公諱也相公有諱存七之功故君子以為之諱君子以功覆過而

西漢疏

卷之四

八

為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
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產獲駿馬三十四雖斬宛
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
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
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鄧支之號重於
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
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
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
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
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安遠侯鄭吉長而羅侯常惠也

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切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慰有司

侯應 郎中

罷邊備議

竟寧元年元帝以後官良家子王嬙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

西漢書

卷之四

九

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疆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以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

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况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

西漢書

卷之四

九

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群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際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未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賈捐之字君秀賈誼之曾孫

罷珠厓對

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更叛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背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之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與奉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

西漢疏

卷之四

十一

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强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人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羗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抹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

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

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理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

西漢疏

卷之四

十二

校謂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欷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靡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

眾父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眾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讐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矣何况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瑇瑁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羗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

庄衡字維圭東海人

疏政治得失

特有日食地震之變上問政治得失衡上疏曰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以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廉耻之節薄淫僻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微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恭讓

西漢疏

卷之四

四

伎害奸僞人於罪貪財而慕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鄭風大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叔肉袒空手搏虎取而獻之國人愛叔故請之曰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穆公與群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爲作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胡公夫人武王之女也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而祀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故其俗皆吝嗇而積財也大王躬仁邠國貴恕言化之仁故其俗皆貴誠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伎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靈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厓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厓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臣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

論治性正家

元帝好儒術頗改宣帝之政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太子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

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下復音反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

西漢疏

卷之四

七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已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以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强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

國風禮本冠婚始於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讀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作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

西漢疏

卷之四

八

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曰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貢禹字少翁 御史大夫

上言政事

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問以政事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言曰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牆塗而不瑀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它

賦歛繇戍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月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殿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綿履革器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益甚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綉刀劍亂於主上綉古主上時臨朝入廟眾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四漢疏

卷之四

九

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各數千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諸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殿馬食粟將萬匹臣禹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常所以賜食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飢餓死者是也今民大飢而死又不葬為犬豬所食人至相食而殿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口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于天

不見邪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滅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滅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外多曠夫及眾庶堊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辜也唯陛下深察

四漢疏

卷之四

三

古道從其儉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言人產子多少自有定命非由廣妾媵也及諸陵園女亡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廐馬可亡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園自城西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飢饉可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

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上言除贖罪法

孝文皇帝時貴庶絜賤貪汙賈人贅婿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為吏賞善罰惡不阿親戚罪白者伏其誅也明疑者以與民亡贖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內大化天下斷獄四百與刑錯亡異武帝始臨天下尊賢用士關地廣境數千里自見功大威行遂從者欲從讀曰嘗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變使犯法者贖罪入穀者補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亂民

西漢疏

卷之四

十一

貧盜賊並起亡命者眾郡國恐伏其誅則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為右職姦軌不勝則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謾而善書者尊於朝詩逆而勇猛者貴於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官故黥劓而髡鉗者猶復攘臂為政於世行雖犬彘家富執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謂若官而置富者為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為壯士兄勸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察其

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贖罪遂不得真賢相守崇財利相諸侯相也誅不行之所致也今欲興至治致太平宜除贖罪之法相守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則爭盡力為善貴孝弟賤賈人進真賢舉實庶而天下治矣孔子匹夫之人耳以樂道正身不解之故解讀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孔子之言亡所折中况乎以漢地之廣陛下之德處南面之尊秉萬乘之權因天地之助其於變世易俗調和陰陽陶冶萬物正天下易於決

流抑隊自成康以來幾且千歲欲為治者甚眾然而太平不復興者何也以其舍法度而任私意奢侈行而仁義廢也陛下誠深念高祖之苦醇法太宗之治正己以先下選賢以自輔開進忠正致誅姦臣遠放調佞放出園陵之女罷倡樂絕鄭聲去甲乙之帳退偽薄之物修節儉之化驅天下之民皆歸於農如此不解則三王可侔五帝可及唯陛下留意省察天下幸甚

西漢疏

卷之四

十一

士伍尊先嘗有爵經奔免之而與士伍其人各尊

上書請復丙吉後爵邑

傅陽侯丞相丙吉盡子顯嗣後有罪削爵為

關內侯元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曰

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

吉仁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

吉常從臣尊日再侍臥庭上後遭條獄之詔吉扞

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吉謂守丞誰如

皇孫不當在官言皇孫不當在獄官宜使誰如移

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及組

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

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

孫亡詔令時吉得食米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

病輒使臣尊朝夕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

組徵卿不得令晝夜去皇孫救蓋數奏甘毳食物

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

知天下之福而微其報哉誠其仁思內結於心也

雖介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孝宣皇帝時臣

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

為博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

且暮欲終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徵文奪

爵為關內侯臣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

德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

上封事一

元帝時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以房為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

所非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守憂懼乃三上

封事

辛酉以來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

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愚陛下雖

行此道猶不得如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

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

効也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

故願歲盡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

卦太陽侵色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已卯庚

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今不得乘傳奏事者

至新豐上封事二

臣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

水為災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

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嘗不中今

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當正先之死為姚平所笑

至陝上封事三

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氣復起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爭消息之氣不勝疆弱安危之

西漢疏

卷之四

三五

機不可不察已丑夜有還風盡辛卯

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

正令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陰同力

而太陽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其言而遂聽之此迺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毋難還臣而易逆天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

故不可欺天不可欺願陛下察焉

翼奉 字少君下邳人博士諫大夫

請徙都疏

上延問奉以得失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踈迭毀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不改其本難以未正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竊聞漢

德隆盛在於孝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

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

西漢疏

卷之四

三六一

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

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文欲作一臺

度用百金重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土基至今猶

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給

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不能成

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所以應有常也

必有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

都於成周左據成臯右阻龜池前鄉崧高後介大

河建滎陽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東厭諸侯之權西遠羗

胡之難陛下共已無為按成周之君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置居而改作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

西漢疏

卷之四

十七

沛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飢饉加之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

太陰以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奏災異封事

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春秋有災異皆列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

西漢疏

卷之四

十八

安危至秦乃不說傷之以法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關遺罷省不急之用賑救困貧賦醫藥賜官錢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天六體象地故滅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

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

以甲午從春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二歷中

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甲庚皆

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為廉貞百年之精歲也正以精

歲本首王位日臨終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

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

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

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均平今左右亡同姓獨以

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

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

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不亦宜

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不

得天性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子不敢有言雖

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宜為

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

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

旱甚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伯姬魯成公女

也幽居守寡既久而唯陛下財察

諸葛豐字少季郡人司隸

上書欲治權幸

侍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

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章私出豐駐車與節詔章下欲收之章迫窘

馳車去因得入宮門自歸上歸乞哀於天子也豐亦

上奏於是收豐司隸節豐上書謝曰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

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

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

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

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

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為

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

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

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為念

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

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

誠耻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

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

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

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
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唯陛下裁幸

再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

而殺於弟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叔武弟

而殺於兄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

其後晉人納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武夫以

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

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家誅以顯君臣誠

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

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

懼也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左將軍封武陽侯

諫易太子

竟寧元年上寢疾傳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

右而皇太子希得進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

平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皇后太

子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入卧

内頓首伏青蒲上涕泣言曰

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餘年名號繫於百姓天下
莫不歸心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
言為國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
以下必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群臣

平當字子思平陵人光祿大夫關内侯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

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

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

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

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既福不虛必有

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

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

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

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

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脩

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序

之上極於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

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

武之追王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

奉以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
以永年傳於亡窮

西漢書疏卷之四終

西漢疏

卷之四



西漢書疏卷之五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成帝

匡衡

戒妃匹勸經學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曰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
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
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棗棗在疚言成王喪
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

西漢疏

卷之五

化之本也臣又聞之師曰妃匹配之際生民之始
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
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
之行不作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
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其貞淑
不二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
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
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
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

精詩書好樂無厭臣銜桮鴛無以輔相善義宣揚
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
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
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
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
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
蓋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
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
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

禮記

卷之五

一

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
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
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
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
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
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上敬納其
言

議郊廟

甘泉泰畤紫壇八觚宣通象八方五帝壇周環其

下又有群神之壇以尚書禮六宗望山川徧群臣
之義紫壇有文章采鏤黼黻之飾及玉女樂石壇
仙人祠瘞鸞路駢駒寓龍馬不能得其象於古臣
聞郊紫壇饗帝之義掃地而祭上質也歌大呂舞
雲門以俟天神歌大簇舞咸池以俟地祇其牲用
犢其席橐稽其器陶匏皆因天地之性貴誠上質
不敢修其文也以爲神祇功德至大雖修精微而
備庶物猶不足以報功唯至誠爲可故上質不飾
以章天德紫壇僞飾女樂鸞路駢駒龍馬石壇之
屬宜皆勿修

西漢記

卷之五

三

議定南北郊

陛下聖德聰明上通承天之大典覽群下使各悉
心盡慮議郊祀之處天下幸甚臣聞廣謀從衆則
合於天心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言少
從多之義也論當往古宜於萬民則依而從之違
道寡與則廢而不行今議者五十八人其五十八
言當徙之義皆著於經傳同於上世便於吏民八
人不按經執考古制而以爲不宜無法之議難以
定吉凶大誓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
之大御詩曰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

言天之曰監王者之處也又曰廼眷西顧此維予宅言天以文王之都為居也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為萬世基天子從之

劉向

極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昔晉有六卿智伯范中行韓魏趙也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

西漢疏

卷之五

四

君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筦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曰尹氏殺王子克甚之也言其惡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眾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寤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

西漢疏

卷之五

五

大臣終有閭樂望夷之禍世庸於望夷之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即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眾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為威重尚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筦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為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已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霍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皇甫秦穰侯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為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

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戚降爲卑隸縱不爲身柰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福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

諫起昌陵

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復還歸延陵制度泰

奢向上疏諫曰

西漢疏

卷之五

六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萌與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卅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

西漢疏

卷之五

七

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効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夫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新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

濟陰丘壠皆小葬其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傳謂不見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析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毋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識也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

西漢疏

八卷之五

八

死葬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第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相司馬為石柳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滅咸盡發掘暴露甚

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四五里有餘石槨為游館人膏為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鳧鴈珍寶之藏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糞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滅椁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

西漢疏

八卷之五

九

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室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徒昌陵增埤為高積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

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為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為奢侈比方丘壠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眾庶

常玄成字少翁鄒人常賢子丞相

議罷郡國廟

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饗帝孝子為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

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士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脩臣請勿復脩

谷未字子雲長安人中大大夫

應詔策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大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未待詔公車對

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

西漢書

卷之五

十一

竊聞明王即位止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六極謂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凡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承郵政事不慎舉錯婁牛中與與婁古屢字與讀曰歟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姑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婁牛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

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
 日以不滅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
 皇之不極是謂不建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
 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
 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彊於力行損
 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
 笑笑古絕字絕却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
 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
 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游田惟正之共未
 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綱紀安
 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
 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
 亡魯桓脅於齊女社稷以傾誠脩後宮之政明尊
 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慢之端抑褻
 閹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
 息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
 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
 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筦納言而帝命
 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敕正左右齊粟
 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

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乎無敖戲驕恣之過則左
 右肅艾肅敬也艾治也群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維先
 王克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
 尊賢考功則治簡賢遺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
 歡樂得賢之福論士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呈
 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寢潤之
 譖愬則抱功脩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
 徒不得即工工官也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艾在官未
 有功賞得於前眾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
 水之災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
 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
 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遠
 天害德為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
 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以
 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
 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
 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
 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
 寡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

所以謹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上疏訟陳湯

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若王侍子

西漢書

卷之五

十四

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大谷永上疏訟湯曰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次席而坐子玉楚大夫得臣其也春秋僖二十八年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而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禮記曰有憂者次席而坐蓋自賤也

趙有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井陘廉頗趙將也馬服君趙將也亦趙將也井陘口趙之西界險道也近漢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

鄉沙幕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之爪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念郅支之無道閔王誅

之不加策慮億義勇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為秦將南拔郢都北抗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為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鼙鼓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禮待遇之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西漢書

卷之五

十五

論神恠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興經舉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覽觀縣圃浮游蓬萊

上有即開闢天門耕耘五德朝種暮穫甲南方丙西東方
庚北方壬中戊種五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黃
色禾於此地而耕也
今變化可鑄作黃金也
米上水化色五倉之術者五倉神五色存則不死
即消液
五倉存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
則不飢
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
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
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
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
以獲福助卻秦師而兵剄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王
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
齋童男童女入海求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
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僊人
黃冶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
千金大見尊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
鼎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擊言有神僊
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
得誅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
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
隆也書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之

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
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
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上善其言
上疏請勿治梁王
成帝時梁王立淫亂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
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聾之言春秋為親者諱詩
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
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
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力傳致難明之事獨以
偏辭成臆斷獄亡益於治道汗巖宗室以內亂之
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
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臣愚以為王少而父同產
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致招妖麗
父同產亦有耻辱之心案事者迺驗問惡言何故
猥自發舒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
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孽之時加恩勿治上
也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
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効定失誤之法
而反命於下吏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

亂之耻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薦用薛宣

竊見少府薛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無私黨游說之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虎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

杜欽字子夏

上疏訟奉世功

馮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

前功曰

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

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錯手足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成功白著為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

應詔對策

成帝召直言之士詣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杜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

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取人之術也殷因夏尚質周因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表實去偽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

西漢疏

公卷之五

十一

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愛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耦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眾庶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

議勿受伊邪莫演降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王伊邪莫演等壽獻朝正月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

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禮稱臣列為比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賞單于聘貢之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擁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

西漢疏

公卷之五

十一

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歸曲於漢而以此誠邊境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譙玄

上書諫專寵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臣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產而奉

育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
警衛不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
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
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

朱雲字游魯人博士

請劔斬佞臣

雲初為博士坐減死為城旦遂廢錮終元帝
世成帝時雲上書求見曰

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

西漢疏

卷之五

三

餐孔子所謂鄙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
至者也臣願賜尚方斬馬劔斷佞臣一人以厲其

餘尚方火府之屬官也作斬馬劔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

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

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

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

劉輔河間宗室

諫立趙婕妤

成帝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

臨為列侯輔上書諫曰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
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
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謂伐紂時有白然猶
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况於季氏不蒙繼嗣之福屢
受威怒之異者庫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
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
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
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
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
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

西漢疏

卷之五

三

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

陛下深察

辛慶忌字子真左將軍

諫擊劉輔

劉輔諫立趙婕妤為后帝收輔繫掖庭秘獄

群臣莫知其故辛慶忌上書諫曰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
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
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僞竊見諫

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親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於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矣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諫殺朱雲

御史遂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

曰

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

郭舉都議

上言請歸康居質子

元延二年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舉上言曰

本匈奴盛時非以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以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以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拒而康居驕黠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

西漢疏

二卷之五

三十一

飲啗都護吏故為無所省以夸旁國以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騎點絕遠之國非至計也

梅福

字子真九江壽春人南昌尉

上書言權貴大盛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

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王氏寢盛

災異數見群下莫敢正言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為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其轉圜也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快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

西漢書

卷之五

五

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絕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術術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

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廼窺國家之隙見問而起者蜀郡是也成帝鴻嘉中廣漢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九九術若今九九章五曹之輩今臣所言

西漢書

卷之五

五

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任鄙力也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僞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終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求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
 以為漢毆除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涉言秦無道今陳發警猶持劍而柄授與人也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
 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為漢世
 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
 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而不可得
 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
 天王齊桓用其讐召天王謂狩于河陽也亡益於用其讐謂管仲為相也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
 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
 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
 言又加戮焉夫戴鵠遭害則仁鳥增逝戴鵠也仁鳥也
 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
 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眾自陽朔以來天下
 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
 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
 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
 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
 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
 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

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
 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
 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十月之詩刺留意
 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詩之詔博覽兼聽謀
 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以辟四門明四
 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
 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
 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
 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
 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河平二年沛郡鐵官鑄鐵如星飛上去權臣用事之異也
 蘇林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則金漢興以來社稷
 不從革景象也何象言將危也
 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
 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
 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
 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
 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庸庸微小貌也言火始微臣貴擅亦當早圖其權也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
 亡及已

上書請建三統

成帝久無繼嗣福以為宜建三統封孔子以

為殷後復上書曰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導之也事在借二十五年穀梁所云在祖位者謂孔子本宋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遂為魯人今宋所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此言孔子故殷者於孔子為祖列故尊而不名也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

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丞相司直

災異封事

成帝時光祿大夫辛慶忌坐小法左遷雲中

西漢疏

卷之五

三十一

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何武上封

事曰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晉獻公欲伐虞以衛青在宮之奇在寢不寐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開廼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

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

薛宣字贊君東海人御史大夫

上成帝疏

成帝初即位時宜為中丞執法殺中外總部

刺使上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仄之勞而亡佚
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
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
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
使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

漢書

卷之五

三三

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
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
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
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
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
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
事時宜明申勅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

馮遂清河

治河奏

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老

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闕無大害者以屯氏

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蓋不

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

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

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

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執故穿九河今既

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

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殺水力道理便宜可

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

漢書

卷之五

三三

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
南合今其曲執復邪直具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
東行不豫修治北决病四五郡南决病十餘郡然
後憂之晚矣

班婕妤

辭同輦

成帝游於後庭常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

辭曰

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
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

公乘與湖三

上書訟王尊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寤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

西漢書

卷之五

三四

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耨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姦執上千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龔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

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梓搏其

煩兄子閔拔刀欲到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

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

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

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

而秦漢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

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潔已砥節首公刺譏

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

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西漢書

卷之五

三五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伎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其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即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赦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

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西漢書疏卷之五終

西漢疏

卷之五

三六

西漢書疏卷之六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哀帝

王嘉字公仲平陵人丞相新甫侯

上疏論用材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與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象其先父祖之賢雖不能盡賢天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為雲中太守匈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為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寬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

西漢疏

卷之六

一

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刻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遣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良民吏善治百姓也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開畧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今等初發起爲盜賊也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整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令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七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

日食上封事

上封董賢爲高安侯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曰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温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園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掖庭宮人見而帝賜之者屬其家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

節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錢在之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飢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資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雖有好內之譏而不害政也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

西漢疏

卷六

四

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恭皇帝

之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

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

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厨給祠具其

有厨官主道中過者皆飲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

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

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見親親戚相見也並供言百官

各以所掌事及財物就供之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

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謹諱群臣惶惑詔書

罷苑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眾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獨鄉察眾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

西漢疏

卷六

五

節賢寵全安其命

諫封重賢

是時上愛賢不能自勝因託傳太后遺詔令

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

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

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曰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

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

宜則眾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

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

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
威已黜府滅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
皇帝欲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已不作今賢散公
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徃古以來貴臣未嘗
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
而死臣常為之寒心今太皇太后以求信太后遺
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
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
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
知厭足甚傷尊尊之義不可以示天下為害痛矣

西漢書

卷之六

六

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
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以
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帝之勤苦垂立制
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
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
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効愚戇數犯
忌諱唯陛下省察

劉歆

字子駿向之
子光祿大夫

毀廟議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穢狃最彊於今匈奴是

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玁狁至
于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
玁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大戎來伐殺
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
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
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
以為伯首及漢興冒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并其
土地地廣兵彊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
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
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

西漢書

卷之六

七

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
萬眾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
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為逆
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略取人民不可
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
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
匈奴降昆邪十萬之眾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
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
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燉煌酒泉張
掖以隔婁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

此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皇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

西漢疏

卷之六

八

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母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

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

西漢疏

卷之六

九

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光祿大夫

災異對

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右讀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

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諛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含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歛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棗謙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應詔舉尚書令

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拔擢備內朝臣與聞政事臣光智謀淺短犬馬齒數與蓋同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絕之能不相踰越尚書僕射敞公正勤職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

杜鄴字子夏魏郡人京州刺史

日食對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鄉侯傅安為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

司馬驃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肅有舉鄴方正對曰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禽息秦大夫為百里奚以頭擊車轡乃拈出曰臣生無補於國而不出當車如死也繆公感痛而用百里奚秦以大治

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

敢不極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

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

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隱三年紀侯使婦歸來迎女公羊傳曰婦禮不稱主人昔鄭主人謂婿也

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

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

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暗

同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下行不偏之

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

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

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謂天不言在景故象指意告諭人

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

乘離明夷之象坤以法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

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

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緣私恩而得封爵為一國之君耳而非有功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

西漢疏

卷之六

十一

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念邑非之邑於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自是以計策為也疏賤獨備見疑內亦有此類言天子不自見其幸非理寵遇亦有如傳遷鄭鄭等安受恩賞者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

著怪高宗深動謂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天乃雷電以風示盡大風暴過成王怛然懼大木斯拔王乃咎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耿育 議郎

上疏明先帝託後意

哀帝時司隸解光奏言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請事窮究議郎耿育上疏曰

西漢疏

卷之六

十一

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太伯見歷知適逡循固讓委身吳越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以崇聖嗣卒有天下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以尊號追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迺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繼嗣不以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者欲無極少主幼弱則大臣不使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乃欲致位陛下以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迺反覆校省內暴露私燕誣汗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妬媚之誅甚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不合衆此迺孝成皇帝至思所以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以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君父之美臣採銷滅既往之過古今通議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以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迺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

西漢疏

卷之六

一四

之過此臣所深痛也願下有司議即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

鄭崇

字子游尚書僕射

諫封外戚

臣聞師曰逆陽者欲極惡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

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

師丹

字仲公東武人 大司空

上書言抑外戚大驟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僭盛即位多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傳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曰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

西漢疏

卷之六

五

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

且克已躬行以觀群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議共皇太后廟禮

郎中令冷褒等奏言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皆不宜復引定陶蕃國之名以冠大號車馬

西漢疏

二卷之六

十六

衣服宜皆稱皇之意置吏二千石以下各共厥職又宜為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為宜如褒言卅議獨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以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為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以明尊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為士子為天子

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替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為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為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太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王當毀不正之禮非所以尊厚共皇也

楊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

上書諫許單于朝

建平四年單于上書願朝時哀帝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興匈奴從此際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之所不能臣三王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

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堅固如石卒其也畫計策也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比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羈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頽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

西漢疏

卷之六

十八

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貨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欲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博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疆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塲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犁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欵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

西漢疏

卷之六

十九

將來之隙夫欵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也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

西漢記

卷之六

三

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毋將隆

字君房東海蘭陵人執金吾

諫以兵器賜幸臣

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

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合隆奏言曰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顯征伐迺賜

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器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滅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契缺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鮑宣

字子都渤海高城人

諫封爵外戚

是時傅太后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等始執正議失太后指皆免官

西漢記

卷之六

主

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宜以諫大夫從其

後上書諫曰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智者為不能昔堯放

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
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請寄謂以事私相託也群小日進國
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
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
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
取不已三亡也豪强大姓蠶食無厭四亡也苛吏
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世六亡
也世古盜賊劫掠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
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
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
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
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群
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
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
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
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
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高門殿名在未央宮中天下
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
母為天下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鳩鳩之詩今

西漢書

卷六

五

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
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柰何獨私養
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
漿酒霍肉視酒如漿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
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
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
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
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
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
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
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
更博士位皆列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
危夔勝為司直司直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
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
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
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尊快意
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謹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
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
雖愚蕪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
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

西漢書

卷六

五

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
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訥鈍於辭
不勝倦倦盡死節而已

賈讓待詔

奏治河三策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
川澤之分度水執所不及大川無防小水得入陂
障卑下以為汗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
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
而防其川猶見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

西漢書

卷之六

十四

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
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壅防百川各以
自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
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泛趙魏趙
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遊
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所害
稍築室宅遂成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
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
也今隄防陋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
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山南頭迺折東與

東山相屬民居今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
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澤
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有
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
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
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
從河內北至黎陽為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
為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為石隄使東北抵
東郡津北又為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為石
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

西漢書

卷之六

十五

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
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太山東薄金隄執
不能遠泛濫暮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
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恨昔大禹治水山陵
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折底柱破碣石墮
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瀕河十
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無數如出數
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
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
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

安千載無患故謂之上策若迺多穿漕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尚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壞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執南七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

西漢疏

卷之六

三六

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榮陽漕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執必完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徃股引取之旱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

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秔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瀕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溉灌相率治渠雖勞不能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

西漢疏

卷之六

三七

禹治河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易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南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爲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爲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都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

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畧於禹
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
司空掾王橫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
穿處往者天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寔數
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
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其都決處遂大
不可復補宜卻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
高地而東北入海迺無水灾沛郡桓譚為司空掾
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事宜詳考驗

西漢疏

卷之六

天

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
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
縣官而為之作迺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

唐林

上疏請復師丹邑爵

建平元年策免大司空高樂侯師丹為庶人

罷歸尚書令唐林上疏曰

竊見免大司空丹策書泰深痛切君子作文為賢
者諱丹經為世儒宗德為國黃者親傳聖躬位在
三公所坐者徵免爵泰重識者咸以為宜復丹邑

爵使奉朝請唯陛下裁之

漢平帝

申屠劄字巨卿茂陵人東漢光武時位尚書令

賢良方正策

平帝時王莽專政朝多猜忌遂隔絕帝外家
馮衛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

正因對策曰

臣聞王事失則神祇怨怒姦邪亂正故陰陽謬錯
此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
邪之臣懼然自刻者也今朝廷不考功校德而虛

西漢疏

卷之六

二十九

納毀譽數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非謗禁割論議
罪之重者乃至腰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
垂建進善之旌縣敢諫之鼓闢四門之路明四目
之義也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權
布寵無舊無新唯仁是親動順天地舉措不失然
近則召公不悅遠則四國流言夫子母之性天道
至親今聖主幼少始免緼縲即位以來至親分離
外戚杜隔恩不得通且漢家之制雖任英賢猶援
姻戚親疏相錯杜塞間諛誠所以安宗廟重社稷
也今馮衛無罪又廢不錄或處窮僻不若民庶誠

非慈愛忠孝承上之意夫為人後者自有正義至
尊至卑其執不嫌是以人無賢愚莫不為怨姦臣
賊子以之為便不諱之變誠難其慮今之保傳非
古之周公周公至聖猶尚有累何況事失其衷不
合天心者哉昔周公先遣伯禽守封於魯以義割
恩寵不加後故配天郊祀三十餘世霍光秉政輔
翼少主修善進士名為忠直而尊崇其宗黨摧抑
外戚結貴據權至堅至固終沒之後受禍滅門方
今師傅皆以伊周之位據賢保之任以此思化則
功何不至不思其危則禍何不到損益之際孔父
西漢疏
卷之六
三

太后置之別宮令時朝見又召馮衛二族裁與冗
職使得執戟親奉宿衛以防未然之符以抑患禍
之端上安社稷下全保傳內和親戚外絕邪謀
郵輝字君章汝南西平人仕東漢為長沙太守
上書諫王莽歸漢神器
輝明習天文歷數不受左隊大夫遠並姓吏
署西至長安上書王莽曰
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番日月含元
包一甄陶品類顯表紀世圖錄豫設漢歷久長孔
為赤制不使愚惑殘人亂時智者順以成德愚者
逆以取害神器有命不可虛獲上天垂戒欲悟陛
下令就臣位轉禍為福劉氏享天永命陛下順節
盛衰取之以天還之以天可謂知命矣若不早圖
是不免於竊位也且堯舜不以天顯自與故禪天
下陛下何貪非天顯以自累也天為陛下嚴父臣
為陛下孝子父教不可廢子諫不可拒惟陛下留
神
西漢書疏卷之六終

東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漢光武

耿純 勸光武即位

李淑 上書諫用人

王常 對謝光武

來歙 上書破公孫述 上遺表

申屠副 說隗囂歸漢

邳惲 諫廢后 說太子

杜詩 疏辭大郡 請用虎符發兵

朱浮 疏請親征彭寵 疏論刺舉

張純 禘祫對 封禪奏

鄭興 日食上疏

范升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陳元 疏立左氏傳博士 疏言刺舉

班彪 請置東宮官屬 上言處降羌

奏答匈奴貢獻

禮震 上書請代歙死

朱勃 上書訟馬援



野王老 即禽對

邳彤 議勿還長安

竇融 上書破隗囂

馬援 疏滅隗囂

伏湛 諫親征彭寵

杜詩 薦伏湛疏

伏隆 被執上書

蔡茂 上書禁制貴戚

杜林 奏勿增科禁

桓譚 上疏言時政 再上疏

馮衍 上疏自陳

鄧禹 杖策說光武 薦寇恂為河內守

馮異 陳謝光武 應詔謝光武

岑彭 進光武說

耿弇 請定大計

范升 上疏追稱祭遵

卷之三

漢明帝

東平王蒼 疏薦吳良 上書諫獵

上疏歸職

鍾離意	災異疏	再上災異疏
鄭衆	諫遣使匈奴	
樊儵	論治廣陵王獄	
漢章帝		
常彪	議貢舉	疏論選舉遷秩
孔僖	上書自訟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馬嚴	日食上封事	
賈逵	條奏左氏傳大義	
鮑昱	災眚對	議救關寵
何敞	上疏理郵壽	
第五倫	上書請抑馬氏	上書勸成風德
	上書請抑竇氏	
宋意	諫寵二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朱暉	奏除均輸	
陳寵	疏除苛政	奏月令
	奏定法令	
楊終	上章帝書	再上書
班超	上疏請兵	
班固	說東平王蒼	薦謝夷吾疏

張敏	駁議輕侮法	再上疏
卷之三		
漢和帝		
張奮	上疏勸興禮樂疏	再上疏
丁鴻	日食上封事	
竇憲	上皇太后疏	
劉愷	議行喪禮	
何敞	上疏諫濟南王康	上封事
班超	乞歸中土	
張俊	上書陳謝	
徐防	疏論經術	
袁安	諫立北虜	
魯恭	諫擊匈奴	諫盛夏斷獄
魯丕	疏論經術	
周紆	上疏請誅竇瓌	
黃香	疏辭東郡太守	
樊準	上疏勸興文學	災異疏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班昭	上書請歸班超	上鄧太后疏
梁嫗	上書自訟	

郭王對醫

卷之四

漢安帝

馬融 征西羌疏 日食上疏

朱寵 上書訟鄧騭

陳忠 疏薦劉愷 疏廣言路

弭盜疏 疏復建武故事

疏抑中使負寵 諫以災眚切免公台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翟酺 諫用外戚

張璠 上書陳三策

龐參 徒中上書

楊震 疏諫寵詔 疏諫濫封

諫為阿母脩第 地震疏

張皓 諫誅趙騰

卷之五

漢順帝

胡廣 諫立后不決 駁議察舉

朱穆 疏除宦官

虞詡 上書自訟 疏復西羌

郎顛 論災異 條便宜七事

上書薦黃瓊李固復條陳便宜四事

張綱 諫縱宦官 奏誅外戚

張衡 上書陳事 疏關圖緯

史敞 上疏薦胡廣

左雄 上順帝疏 諫封阿母

周舉 災異對

皇甫規 上書求自効 賢良方正策

平羌疏 上書自頌 得失對

黃瓊 疏行籍田禮

李固 對為政所宜 駁議大兵遠發

杜喬 諫封無功

卷之六

漢桓帝

袁著 上書論梁冀

寇榮 亡命上書請罪

爰延 上言客星經帝坐

臧旻 上書訟第五種

陳龜 上疏陳時事

陳蕃 疏薦賢材 上書救李雲

楊秉	諫微行	奏去宦官
劉陶	災異疏	錢貨議
李雲	露布上書	
劉瑜	上書陳事	
孫瑄	上言救虞詡	
襄楷	疏論災異	
楊喬	疏薦孟嘗	
史弼	請抑渤海王	
竇武	諫繫黨人	
黃瓊	疾篤上疏	
荀爽	便宜策	
崔寔	上政論	
陳蕃	疏駁衆議	諫桓帝
	復諫桓帝	救李膺
應奉	疏理李膺	
卷之七		
漢靈帝		
劉陶	盜賊疏	
陳宣	諫塞雒水	
應劭	駁募鮮卑議	

蔡邕	條上七事	應詔上封事
	上書自陳	諫伐鮮卑
	戍邊上章	對論天蚩
陽球	奏罷鴻都文學	
審忠	上書請誅宦官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楊賜	上靈帝封事	復諫靈帝
	書對	諫開苑囿
呂強	上疏陳事	諫靈帝
謝弼	上封事陳得失	
傅燮	疏抑中官	對靈帝問
陸康	諫鑄銅人	
盧植	上書論禮經	
李膺	對誅張朔	
卷之八		
漢獻帝		
孔融	諫復肉刑	疏處劉表
	上書薦謝該	
公孫瓚	疏請討袁紹	
袁紹	上書自訟	

應劭 奏定律令

荀悅 奏論政體 奏置史官

先主 上獻帝表

卷之九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諸葛亮 為先主定計

龐統 議取成都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東漢 上言勿正吳罪

咎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東漢書疏目錄終

東漢書疏卷之一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光武

耿純 字伯山 鉅鹿宋子人 東光侯

勸光武即位

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即定天人亦應而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時不可留眾不可逆

李淑 豫章人 軍帥將軍

上書諫用人

李淑上書諫曰方今賊寇始誅王化未行百官有司宜慎其任夫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地斗故三公象五嶽九卿法河海故天工人其代之陛下定業雖因下江平林之執斯蓋臨時濟用不可施之既安宜釐改制度更延英俊因才授爵以匡王國今公卿大位莫非戎陳尚書顯官皆出庸伍資亭長賊捕之用而當輔佐綱維之任唯名與器聖人所重今以所重加非其人望其毗益萬分興

化致理譬猶緣木求魚升山採珠海內望此有以
闕度漢祚臣非有憎疾以求進也但為陛下惜此
舉厝敗材傷錦所宜至慮惟割既往謬妄之失思
隆周文濟濟之美

王常字顯卿潁川舞陽人橫野大將軍

對謝光武

建武二年夏常詣洛陽肉袒自歸光武見常
甚歡勞之日王廷尉良苦每念往時共更艱
危何日忘之莫往莫來豈遠平生之言乎常
頓首謝曰

東漢疏

卷二

二

臣蒙大命得以鞭策託身陛下始遇宜秋後會昆
陽幸賴靈武輒成斷金更始不量愚臣任以南州
赤眉之難喪心失望以為天下復失綱紀聞陛下
即位河北心開目明今得見闕庭死無遺恨

來歙字君叔南陽新野人中郎將

上書破公孫述

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
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
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
兵人疲憊若招以財穀則其眾可集臣知國家所

給非一用度不足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

上遺表

十一年歙與蓋延馬成進攻公孫述蜀人大
懼使刺客刺歙未死馳召蓋延受所誠歙自
書表曰

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
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
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
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
而絕

東漢疏

卷二

三

申屠剛見西漢尚書今

說隗囂歸漢

建武七年詔書徵副副與隗囂書曰
愚聞專已者孤拒諫者塞孤塞之政亡國之風也
雖有明聖之姿猶屈已從眾故慮無遺策舉無過
事夫聖人不以獨見為明而以萬物為心順人者
昌逆人者亡此古今之所共也將軍以布衣為鄉
里所推廟廊之計既不豫定動軍發眾又不深料
今東方政教日睦百姓平安而西州發兵人人懷
憂騷動惶懼莫敢正言群眾疑惑人懷顧望非徒

無精銳之心其患無所不至夫物窮則變生事急則計易其執然也夫離道德逆人情而能有國有家者古今未有也將軍素以忠孝顯聞是以士大夫不遠千里慕樂德義今苟欲決意徵幸此何如哉夫天所祐者順人所助者信如未蒙祐助令人受塗地之禍毀壞終身之德敗亂君臣之節汚傷父子之恩眾賢破膽可不慎哉

鄧暉見西漢長沙太守

諫廢后

上使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

廢暉迺言於帝曰

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

說太子

后既廢太子意不自安暉乃說太子曰

父處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昔高宗明君吉甫賢臣及有織介放逐孝子家語曰曾參妻為蒸其子請焉曾參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子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知其得免於非手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太子宜因左右從

諸皇子引愆退身奉養母氏以明聖教不背所生太子從之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南陽太守

疏辭大郡

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群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侮二番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即戎出命

不敢有恨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眾陛下雖垂

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驚

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

和陸歡悅如鳧之戲於水藻也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

帥自厲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復謂優寬也

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宿衛言士卒得此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

重性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備其功而厲其用

無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

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

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

東漢疏

卷之二

四

東漢疏

卷之二

五

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令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壯方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

請用虎符發兵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以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

朱浮

字叔元沛國蕭人大司空

疏請親征彭寵

昔楚宋列國俱為諸侯莊王以宋執其使遂有投袂之師魏公子顧朋友之要觸冒強秦之鋒夫楚魏非有分職匡正之大義也莊王但為爭強而發忿公子以一言而立信耳楚莊王使申舟無畏聘人殺無畏莊王聞之投袂而起遂發兵圍宋史記魏公子無忌魏昭王之少子封信陵君公子姊為趙平原君勝妻秦國卿卿未救於魏魏以秦為強不敢救公子乃竊兵符奪晉鄙軍以救趙今彭寵反叛張豐逆節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滅之既歷時月寂漠無音從圍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垂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吏士疲勞甲冑生蟣虱弓弩不得弛上下焦心相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疏論刺舉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違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遵繩墨無黨執之名至或乘牛車齊於編人斯固法令整齊下無作威者也求之於事宜以和平而災異猶見者而豈徒然天道信誠不可不察竊見陛下疾往者上威不行下專國命即位以來

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黜輔之任至於有所劾
奏便如免還覆案不關三府罪遣不蒙澄察陛下
以使者為腹心而使者以從事為耳目是為尚書
之平決於百石之吏故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兼以
私情容長憎愛在職皆競張空虛以要時利故有
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坐被空文不可經盛衰貽
後王也夫事積久則吏自重吏安則人自靜傳曰
五年再閏天道乃備夫以天地之靈猶五載以成
其化况人道哉臣浮愚慙不勝惓惓願陛下留心
千里之任省察偏言之奏

國學疏

夫太學者禮義之宮教化所由興也陛下尊敬先
聖垂意古典宮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大學造
立橫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
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
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
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
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在洛陽城
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未盡
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真非

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徵試皆私自發遣非
有傷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
浮幸得與講圖識故敢越職

張純 字伯仁杜陵
人大司空

禘祫對

光武二十八年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久矣
宜據經典詳為其制純奏曰

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
也毀廟及未毀廟之主皆祭合食乎太祖五年而
再殷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

未嘗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如為禘祭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禮說三年一閏
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三年一祫五年一
禘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
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
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
飲食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謂可如禮施行以時
定議

封禪奏

自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成功焉

樂動聲儀曰以雅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
之間郊配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
于岱宗柴則封禪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
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
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兩施黎元安寧夷狄慕義
詩云受天之祐四方來賀今攝提之歲蒼龍甲寅
德在東宮宜及嘉時遵唐帝之典繼孝武之業以
一月東巡狩封于岱宗明中興勳勳復統報天
神禪梁父祀地祇傳祚子孫萬世之基也

鄭興字少穎開封人大中大夫

日食上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
則妖災生往年以來適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
焉按春秋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傳曰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
不舉樂用鼓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
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變咎
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
知絲不可用而用之者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齊
桓反政而相管仲留文歸國而任郝穀者是不私

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
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
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願陛下上師唐虞
下覽齊晉以成屈己從眾之德以濟群臣讓善之
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每多在晦
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
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爾以來
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
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
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群臣惶促宜留思柔

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

范升字辯卿代郡人博士

奏立費氏易傳博士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
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藝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近
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辟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
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
費已行次復高氏市人高祖善易與費直同時春秋之家又有
騶夾騶氏無師夾氏未有其書也如今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
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

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道學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游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

陳元 字長孫 廣信人

疏立左氏傳博士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愍經藝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

授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詢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眾聽故伯牙絕絃至寶不同眾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德而不容於世况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媒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撥為巨謬遺脫纖

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皇帝在人間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絕儉吾從眾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

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
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耶戎事畧
戢留思聖藝眷顧儒雅採孔子下拜之義卒淵聖
獨見之旨分明黑白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
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
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褐衣
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
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
也

疏言刺舉

東漢疏

卷之二

十四

臣聞師臣者帝賓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
桓以夷吾為仲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近
則高帝優相國之禮太宗假宰相之權及亡新王
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天下况已自喻不信
群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舉為明徵許
為直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變其父兄罔密法
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世
戮故人君患在自驕不患驕臣失在自任不在任
人是以文王有日昃之勞周公執吐握之恭不聞
其崇刺舉務篤察也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

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武之聖典襲祖宗
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公
輔之名帝從之

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望都長

請置東宮官屬

建武十九年東宮初建諸王國並開而官屬
未備師保多闕彪上言曰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
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
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

東漢疏

卷之二

十五

聖人審所與居而成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
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闕夭南宮括散宜
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
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
淫佚所自邪也石碣諫衛莊公之辭詩云詒厥孫謀以宴翼
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
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令劉向
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
下莫不崇簡其人成就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
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傅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

典宜博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箱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上言處降羗

今涼州部皆有降羗羗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志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舊制益州部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羗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靜使塞外羗夷為吏耳目州郡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

奏答匈奴貢獻

匈奴遣使詣闕貢裘馬乞和親并求音樂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

臣聞孝宣皇帝勅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此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

又遠驅牛馬與漢合市重遺名玉多所貢獻斯皆外示富強以相欺誑也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且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加曉告以前世呼韓邪郅支行事報答之辭令必有適

禮震 字仲威平原人郡中

上書請代歛死

大司徒歐陽歛坐在汝南減罪下獄諸生守關求哀者千餘人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

之京師自繫上書曰

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歛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臧咎當伏重辜歛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譏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歛命

朱勃 字叔陽茂陵人

上書訟馬援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眾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

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
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
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
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
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
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
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
翼路斷隔唯獨狄道為國堅守士民飢困寄命漏
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羗戎
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
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翼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
有功師進輒克鉢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
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
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南海蒼梧鬱林
合浦交阯日南
九真皆
焉交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
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
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
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
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
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

東漢疏

卷之二

十八

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謗韓子曰龐共與魏太子
於邯鄲共謂魏王曰今一
人言市有虎王信乎王曰否二人言信乎王曰否
三人言王信乎曰寡人信龐共曰夫市無虎明矣
然三人言誠市有虎今邯鄲去魏遠
於市謗臣者過三人願主熟察之家屬杜門葬
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
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
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
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
免於諛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譏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
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
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
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
能捍大患則祀之
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
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
憤戰慄闕庭
野王二老
即禽對
初光武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即禽光武問
以之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即

東漢疏

卷之二

十九

禽虎亦虎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
虎亦何患二老曰

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
王亦即紂於牧野而大城於邲邲彼二王者其備
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
忽乎光武悟其旨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
左曹侍中

議勿還長安

初世祖從劉濞失軍形乃先使五官掾張萬
督郵尹綏選精騎迎世祖軍尋與世祖會信

都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形廷

對曰

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吟思漢久矣故更始舉
尊號而天下嚮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
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
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其如此者也又卜者
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眾遂震燕趙之地况
明公奮二郡之兵揚嚮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克
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
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

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郡老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
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
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

竇融字周公扶風平陵人
外戚大司空

上書破隗囂

隗囂聞車駕當西臣融東下士眾騷動計且不戰
囂將高峻之屬皆欲逢迎大軍後聞兵罷峻等復
疑囂揚言東方有變西州豪傑遂復附從囂又引
公孫述將令守突門臣融孤弱介在其間雖承威
靈宜速救助國家當其前臣融促其後緩急迭用

東漢疏

卷之十一

十一

首尾相資囂執排逆排逆謂不得進退此必破也

若兵不早進久生持疑則外長寇讎內示困弱復

令讒邪得有因緣臣竊憂之惟陛下哀憐

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
伏波將軍

疏滅隗囂

援數以書記責譬於囂囂怒援背已得書增
怒其後遂發兵拒漢援乃上疏曰

臣援自念歸身聖朝奉事陛下本無公輔一言之
薦左右為容之助臣不自陳陛下何因聞之夫居
前不能令人輕居後不能令人軒與人怨不能為

人患臣所耻也故敢觸冒罪忌昧死陳誠臣與隗
囂本實交友初囂遣臣東謂臣曰本欲為漢願足
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以赤
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誦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
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
上聞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得空匈腹中
愚策退就隴畝死無所恨

伏湛

字惠公琅邪東武人太司徒

諫親征彭寵

時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征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
謀於羣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
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以
爾鈎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庸崇圍城守先退後伐
所以重人命俟時而動故參分天下而有其二陛
下承大亂之極受命而帝興明祖宗出入四年而
滅檀鄉制五校降銅馬破赤眉誅鄧奉之屬不為
無功今京師空匱資用不足未能服近而先事邊
外且漁陽之地逼接北狄黠虜困迫必求其助又
今所過縣邑尤為困乏種麥之家多在城郭聞官

兵將至當已收之矣大軍遠涉二千餘里士馬罷
勞轉糧艱阻今交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
未及從化漁陽以東本備邊塞地接外虜貢稅微
薄安平之時尚資內郡况今荒耗豈足先圖而陛
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四方疑怪百姓恐懼誠臣
之所惑也復願遠覽文王重兵博謀近思征伐前
後之宜顧問有司使極愚誠采其所長擇之聖慮
以中土為憂念

杜詩

薦伏湛疏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
濟書曰良哉臣詩竊見故大司徒陽都侯伏湛自
行束脩訖無毀玷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經為人師
行為儀表前在河內朝歌及居平原吏人畏愛則
而象之遭時反覆不離兵凶秉節持重有不可奪
之志陛下深知其能顯以宰相之重眾賢百姓仰
望德義微過斥退久不復用有識所惜儒士痛心
臣竊傷之湛容貌堂堂國之光暉智略謀慮朝之
淵藪髮髮厲志白首不衰實足以先後三宣名足
以光示遠人古者選擢諸侯以為公卿是故四方

回首仰望京師柱石之臣宜居輔弼出入禁門補缺拾遺臣詩愚戇不足以知宰相之才竊懷區區敢不自竭臣前為侍御史上封事言湛公廉愛下好惡分明累世儒學素持名信經明行修通達國政尤宜近侍納言左右舊制九州五尚書令一郡二人可以湛代頗為執事所非但臣詩蒙恩深渥所言誠有益於國雖死無恨故復越職觸冒以聞

伏隆 字伯文湛子光祿大夫

被執上書

時劉末立張步為齊王隆曉譬步不可受封

東漢疏

卷一

三

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步遂執隆而

受末封隆遣使上書曰

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危授命不顧又吏人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令沒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永享萬國與天無極

蔡茂 字子權河內懷人司徒

上書禁制貴戚

時洛陽冷董宣舉糾胡陽公主帝始怒收宣

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戚乃上書曰

臣聞興化致教必由進善康國寧人莫大理惡陛下聖德係興再隆大命即位以來四海晏然誠宜夙興夜寐雖休勿休然頃者貴戚椒房之家數因恩執干犯吏禁殺人不死傷人不論臣恐繩墨棄而不用斧斤廢而不舉近湖陽公主奴殺人西市而與主共與出入宮省逋罪積日寃魂不報洛陽令董宣直道不顧干主計姦陛下不先澄審召欲加箠當宣受怒之初京師側耳及其蒙宥天下拭目今者外戚僭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案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末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光武納之

杜林 字伯山茂陵人司徒

奏勿增科禁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則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執不勝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詔下公卿林奏曰

夫人情撻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回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

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失得。故破矩為圓。斲彫為璞。蠲除苛政。更立疏網。海內歡欣。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果桃李茹之饋。集以成臧。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敵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

桓譚

字若山。沛國相人。舉議郎。給事中。

上疏言時政

臣聞國之廢興在於政事。政事得失由乎輔佐。輔佐賢明則俊士充朝。而理合世務。輔佐不明則論失時宜。而舉多過事。夫有國之君。俱欲興化建善。然而政道未理者。其所謂賢者異也。昔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叔敖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則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蓋善政者

視俗而施教。察失而立防。威德更興。文武迭用。然後政調於時。而躁人可定。昔董仲舒言。理國譬若琴瑟。其不調者。則解而更張。夫更張難行。而拂眾者。亡是故。賈誼以才逐而晁錯以智死。世雖有殊能。而終莫敢談者。懼於前事也。且設法禁者。非能盡塞天下之姦。皆合眾人之所欲也。大抵取便國。利事多者。則可矣。夫張官置吏。以理萬人。縣賞設罰。以別善惡。惡人誅傷。則善人蒙福矣。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為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傷殺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夫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官為吏。此所以抑并兼。長謙耻也。今富商大賈。多放田貨。中家子弟。為之保殺趨走。與臣僕等勤收稅。與封君比入。是以眾人慕効不耕。而食至乃多。通侈靡。以淫耳目。今可令諸商賈自相糾告。若非身力所得。皆以贓罪告者。如此則專役一已。不敢以貨與

人事寡力弱必歸功田畝田畝脩則穀入多而地力盡矣又見法令決事輕重不齊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國蠲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獄無怨濫矣

再上疏

臣前獻瞽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夫策謀有益於政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

東漢疏

八卷二

三十一

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識記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識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也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外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又臣聞安平則尊道術之士有難則貴介胃之臣今聖朝興復祖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

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或至虜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輩連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莫知與之為取陛下誠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向而不開何征而不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遲為速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馮衍字敬通杜陵人曲陽令

上疏自陳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

東漢疏

八卷二

三十一

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弘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為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貞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帥無虜掠之心衛尉陰興敬慎周密內自脩勅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與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

無三益之志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
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
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
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力行之秋而
怨讎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賤難為工
也疏遠寵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救
罪尤

鄧禹

字仲華南陽新野
人大司徒高密侯

杖策說光武

初鄧禹聞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

東漢疏

卷之二

三

於鄴光武見之甚歡謂生來欲仕乎禹曰不
願光武曰即如是何欲為禹曰但願明公威
德加於四海禹得効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
耳光武因留宿間語禹進說曰

更始雖都關西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
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更始既未有所挫而不
自聽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志在財幣爭用威力朝
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圖欲尊主安
民者也四方分崩離析形勢可見明公雖建藩輔
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

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
不足定也

薦寇恂為河內守

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
據洛陽又并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
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

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
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為固戶口殷實北
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
才非此子莫可使也

東漢疏

卷之二

三

馮異

字公孫潁川人
征虜將軍

陳謝光武

人有章言異專制關中斬長安令威權至重
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
上書謝曰

臣本諸生遭遇受命之會充備行伍過蒙恩私位
大將爵通侯受任方面以立微功皆自國家謀慮
愚臣無所能及臣伏自思惟以詔勅戰攻每輒如
意時以私心斷決未嘗不有悔國家獨見之明久
而益遠乃知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當兵革始

起擾攘之時豪傑競逐迷惑千數臣以遭遇託身
聖明在傾危溷殺之中尚不敢過差而况天下平
定上尊下卑而臣爵位所蒙巍巍不測乎誠冀以
謹勅遂自終始見所示臣章戰慄怖懼伏念明主
知臣愚性固敢因緣自陳

應詔謝光武

光武使中黃門賜異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
卒無萋亭豆粥庠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
頓謝曰

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朕鉤臣無忘檻車

東漢疏

卷之二

三

齊國賴之新序曰齊桓公與管仲飲酒酣管仲上
壽曰願君無忘出奔於莒也臣亦無忘
束縛於魯也此云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

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
陽人大將軍

進光武說

光武徇河內召見彭彭因進說曰

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詔制道路
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
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
幸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旋被禍難永恨

於心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

耿弇字伯昭茂陵
人將軍

請定大計

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温明殿弇造牀下請
間因說曰

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畿內貴戚縱
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
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
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
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

東漢疏

卷之二

三

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
北據天府之地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
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
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弁願歸幽
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

范升

上疏追稱祭遵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昔高祖大聖深見遠慮
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勲臣頌其德美生則寵
以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疇其爵邑世無

絕嗣冊書鐵券傳於無窮冊書鐵契金匱石室藏

之宗 斯誠大漢厚下安人長久之德所以累世十

餘歷載數百廢而復與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

德受命先明漢道褒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

征虜將軍穎陽侯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

傷遠迎河南惻怛之慟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

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送死有加生厚亡有

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古者臣疾君視臣卒

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已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

斯禮群下感動莫不自勵臣竊見遵修行積善竭

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隴蜀先登坻上深取略陽

眾兵既退獨守衝難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

人不知有軍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

賞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午

以遵無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

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臨死遺誠牛車載

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任重道遠死而

後已遵為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

投壺又建為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

不忘粗豆河謂好禮悅樂守死善道者也禮生有

爵死有謚爵以殊尊卑謚以明善惡臣愚以為宜
因遵薨論敘眾功詳案謚法以禮成之顯章國家
篤古之制為後嗣法

東漢書疏卷之一終

東漢書疏卷之二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明帝

東平王蒼明帝弟

疏薦吳良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薦士竊見臣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恪躬儉安貧白首一節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臧文竊位之罪

敢秉愚瞽犯冒嚴禁

上書諫獵

永平四年春車駕近出觀城第尋聞當遂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興功傳曰田獵不宿

尚書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人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注云木性或曲或直人所用為器者無故生不曲直也臣知車駕今出事從約省所過吏人諷誦甘棠之德雖然動不以禮非所以示四方也惟陛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消

播仿佯弭節而旋至秋冬乃振威靈整法駕備周衛設羽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在所極陳至誠

上疏歸職

蒼在朝數年多所隆益自以至親輔政聲望日重意不自安故上疏曰

臣蒼疲駑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被教導之仁升朝蒙爵命之首制書褒美班之四海舉負薪之才升君子之器凡匹夫一介尚不忘簞食之惠况臣居宰相之位同氣之親哉宜當暴骸膏野為百僚先而愚頑之質加以固病誠羞負乘辱汗轡將之位將被詩人三百赤紱之刺今方域晏然要荒無儆將遵上德無為之時也文官猶可併省武職尤不宜建昔象封有鼻不任以政誠由愛深不忍揚其過惡前事之不忘來事之師也自漢興以來宗室子弟無得在公卿位者惟陛下審覽虞帝優養弟遵承舊典終卒厚恩乞上驃騎將軍印綬退就蕃國願蒙哀憐

鍾離意字子阿會稽山陰人尚書

災異疏

永平三年夏旱而大起北宮意詣關免冠上

疏曰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豈政有未得應天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邪使人疾邪宮室禁邪女謁盛邪苞苴行邪讒夫昌邪竊見北宮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禁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臣意以匹夫之才無有行能久食重祿擢備近臣比受厚賜喜懼相半不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

再上災異疏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言宴樂者以人神之心洽然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揆萬機詔有司慎人命

綏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鄭眾字仲師興子越騎司馬

諫遣使匈奴

鄭眾持節使匈奴眾至北庭虜欲令拜眾不為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欲脅服從眾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眾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眾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眾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足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既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群臣駁議者不敢復言駁議謂勸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眾揚威北

垂雖勿報答不敢為患

樊儵字長魚湖陽人燕侯

論治廣陵王獄

廣陵王荆有罪帝以至親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宣明殿帝怒曰諸卿以我弟故欲誅之耶

我子卿策敢爾邪儵仰而對曰

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是以周公誅弟季友鳩兄經傳大之臣等以刑屬託母弟陛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誅而已

漢章帝

帝彪字孟達扶風平陵人大鴻臚

議貢舉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寔疏咎在州郡詔下公卿朝臣

議彪上議曰

伏惟明詔憂勞百姓垂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帝深納之

疏論選舉遷秩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充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間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嘗歷州宰素有名者雖進退舒遲時有不逮然端心向公奉職周密宜鑒嗇夫捷急之對深思絳侯木訥之功也往時楚獄大起故置令史以助郎職而類多小人好為姦利今者務簡可皆停省又諫議之職應用公直之士通才審正有補益於朝者今或從徵試輩為大夫又御史外遷動據州郡並宜清選其任責以言績其二千石視事雖久而為吏民所便安者宜增秩重賞勿妄遷徙惟留聖心書奏帝納之

孔僖字仲和魯人郎中

上書自訟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

則天下之善咸歸焉其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
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
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見也臣等獨
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
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
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
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闕陛下心自今以後苟
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
猶敢與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
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
仲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
帝遠諱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
構銜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有
所方比寧可復使子孫追掩之乎謹詣闕伏待重
誅

東平王蒼

諫起二陵

章帝欲爲原陵顯節陵起縣邑蒼聞之遽上

疏諫曰

伏聞當爲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

不審實近今從官古霸問涅陽主疾使還乃知詔
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
之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爲言故營建陵地具稱古
典詔曰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
大孝無違奉承貫行至於自所營創尤爲儉省謙
德之美於斯爲盛臣愚以園邑之興始自彊秦古
者丘隴且不欲其著明豈况築郭邑建都郭哉上
違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搖百姓
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亦
不欲無故繕修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古法則不合

稽之時宜則違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
有虞之至性追祖禰之深思然懼左右過議以累
聖心臣蒼誠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
蒙哀覽帝從而止

馬嚴字威卿馬嚴兄
子御史中丞

日食上封事

臣聞日者衆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
官天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
陟以明褒貶無功不黜明陰盛陽陽臣伏見方今
刺史太守專州典郡不務奉事盡心爲國而司察

偏阿取與自已同則舉為尤異異則中以刑法不
即垂頭塞耳採取財賂今益州刺史朱訥揚州刺
史倪說涼州刺史尹業等每行考事輒有物故又
選舉不實曾無貶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
州郡所舉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懲虛實今宜加防
檢式遵前制舊丞相御史親治職事唯丙吉以年
老優游不案吏罪於是宰府習為常俗更共罔養
以崇虛名或未曉其職便復遷徙誠非建官賦祿
之意宜勅正百司各責以事州郡所舉必得其人
若不如意裁以法令傳曰上德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故火烈則人望而畏之水懦則人狎而翫之
為政者寬以濟猛猛以濟寬如此綏御有體灾肯
消矣書奏帝納其言而免訥等官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

條奏左氏傳大義

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
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
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
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
以甚遠而究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

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
傳詰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歆立左不先暴
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內懷不
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
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
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
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
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
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

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
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
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
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宣帝也如
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
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
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
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
見庶幾無所遺失矣

鮑昱字文泉上黨解縣人

災眚對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未著如有得失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繫者千餘人恐未能盡當其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冤者過半又諸徙者骨肉離分孤鬼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徙家屬除禁錮與滅繼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

議救關寵

初關寵破北虜圍柳中上書求救章帝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以為不宜救

東漢疏

卷之三

十一

司徒鮑昱議曰

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將何以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千匈奴圍之歷旬不下是其寡弱盡力之効也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倍道兼行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塞帝然之

何敞字文高扶風平陵人尚書

上疏程壽

壽嘗上書陳實憲驕恣引王莽以誠國家復

因朝會議刺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

曰

臣聞聖王關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爭臣七人以自鑒照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郵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劾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

東漢疏

卷之三

十一

默不言其罪當誅今壽違眾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諤諤以昌不以誹謗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之誅以傷晏晏之化寬容覆載謂之晏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敞謬豫機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第五倫 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司空

上書請抑馬氏

帝以明德太后故尊崇舅氏馬廖兄弟並居職任廖等傾身交結冠蓋之士爭赴趨之倫

以后族過盛欲令朝廷抑損其權上疏曰

臣聞忠不隱諱直不避害不勝愚狷昧死自表書

曰臣無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傳曰大

夫無境外之交束脩之饋近代光烈皇后雖友愛

天至而卒使陰就歸國徒廢陰興賓客其後梁竇

之家在有非法明帝即位竟多誅之自是洛中無

東漢疏

卷之三

十一

復權戚書記請託一皆斷絕又譬諸外戚曰

苦身待士不如為國戴盆望天事不兩施

以為戴盆何臣常刻著五臧書諸紳帶刻著五臧

以望天也而今之議者復以馬氏為言竊聞衛

尉廖以布三千匹城門校尉防以錢三百萬私贖

三輔衣冠知與不知莫不畢給又聞臘日亦遺其

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騎校尉光臘用羊三百頭

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惶恐不

敢以不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

此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裁蒙省察

上書勸成風德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姿以寬弘臨下

出入四年前歲誅刺史二千石貪殘者六人斯皆

明聖所鑒非群下所及然詔書每下寬和而政急

不鮮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敝群下不

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

博之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

並以刻薄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

民愁怨莫不疾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違天心

東漢疏

卷之三

十四

失經義誠不可不慎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

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

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國又目見王莽亦

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又聞諸王主

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其身不

正雖令不行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夫陰陽和

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拜

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

兼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

田里不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

上書請抑竇氏

諸馬得罪歸國正竇氏始責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駑怯位尊爵重拘迫大義思自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地又况親遇危言之世哉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成趨邪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椒房之親典司禁兵出入省闈年盛志美畢謙樂善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瑕釁禁錮之人尤少守約安貧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賣雲集其門衆煦飄山聚蚊成雷蓋驕佚所從

東漢疏

卷之三

五

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以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之猶解醒當以酒也諛險趣執之徒誠不可親近臣愚願陛下中官嚴勅憲等閉門自守無妄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憲永保福祿君臣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至所願也

宋意字伯志南陽人

諫寵二王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父叔濟南中山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以為人臣有節不宜踰禮

過恩乃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遠離比年朝見久留京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入殿門即席不拜分甘損膳賞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幸以支庶享食大國陛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男女少長並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彊幹弱枝者也陛下德業隆盛當為萬

東漢疏

卷之三

六

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夫君臣之正又西平王美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當早就蕃國為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又磐京邑婚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奢僭擬寵祿隆過今諸國之封並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發追康焉各歸蕃國令美等速就便時以塞眾望帝納之

疏議勿許單于請兵

章和二年鮮卑擊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

請兵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實太后臨朝議
欲從之意上疏曰

夫戎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界以沙漠簡賤禮
樂無有上下疆者為雄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
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害先武皇帝躬服金革
之難深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羈縻畜養邊人
得生勞沒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卑奉順斬
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而百姓不知其勞漢興功
烈於斯為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兵者也
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
禁制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
狼貪婪必為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
歸附以為外扞巍巍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
以順南虜則坐失上略去安即危矣誠不可許

朱暉 字文季南陽宛人尚書令

奏除均輸

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之家不
與百姓爭利今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鹽利歸官
則下人窮怨布帛為租則吏多姦盜誠非明主所

當宜行

陳寵 字昭公沛國汝南人尚書

疏除苛政

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
近於重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

疏曰

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
不濫故唐堯著典皆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
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
政以刑罰為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

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即位率由此義數詔
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
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笞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
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恣縱威福夫為政
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
法而美鄭喬之仁政臧孫魯大夫行猛政子貢非
急則小絃絕矣故曰罰得則效邪止賞得則下歡
悅子之賦心見矣獨不問子產之相鄭乎推賢舉
能抑惡揚善有大略者不問其短有厚德者不非
小疵家給人足國固虛子產卒國人皆叩心流
涕三月不聞琴瑟之音其生也見愛死也可悲故
曰德莫大於仁禍莫大於刻今子病而人賀子愈
而人相懼曰嗟乎何命之不善子詩云不剛不柔

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克塞假于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群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

奏月令

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等上言以為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

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

之應芸香草荔馬薤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時令月令也

一陽交生草木皆欲萌動也禮記月令仲冬諸生蕩君子齋戒安形性也天以為正周

以為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為正殷

以為春十二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

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

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正通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

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者陽氣始周

以天正為歲色尚赤夜半為朔十二月萬物始牙

色白者陰氣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

業夏以人為正為歲色尚黑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

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

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起獄刑無留罪

明大刑肆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

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共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

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為殷周斷獄不

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

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為

它應不以改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

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

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探幽折微

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繼承之

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

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

奏定法令

寵又鈞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

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

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人刑以朱

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

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也贖罪以下二千六

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

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

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

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

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

楊終字子山成郡人郎中

上章帝書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之獄徒者萬數人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

上疏曰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秦政酷烈違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三族高

見漢記

二卷之三

三

祖平亂約法三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廓然蒙被更生澤及昆蟲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比年久旱灾疫未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德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按春秋水旱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永平以來仍連大獄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掠拷冤濫家屬徙邊加以北征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轉輸煩費又遠屯伊吾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謂之衆庶昔殷人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申止之肥饒寄不毛之荒極乎且南方暑濕障毒互

生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

再上書

前書奏肅宗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尉牟融司徒鮑昱校書郎班固等難論以施行既久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崖之郡光武絕西域之國不以介鱗易我衣裳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三

見漢記

二卷之三

三

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舎則有害於民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班超字仲升扶風平陵人彪子定遠侯

上疏請兵

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冥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巨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

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都善于冥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并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

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臣伏自惟念卒
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
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况臣奉大漢
之威而無鈇刀一割之用乎前世議者皆曰取三
十六國號為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
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
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艱
危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
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
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

東漢疏

卷之二

三

霸為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
之間龜茲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
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不比敦煌鄯善間
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
特為龜茲所置既非其種更相厭苦其執必有降
反若二國來降則龜茲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
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
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勲祖
廟布大喜於天下

班固字孟堅疏

說東平王蒼

時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東
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
之號昔在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三此者
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
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
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螳竊觀國政誠美將軍擁千
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據高明之執博
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厭淮南子曰聖人見是

東漢疏

卷之二

四

非若白黑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慕
之別於目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詳
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達期
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則將
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冠德州里七
十從心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暉當世之俊彥也
京兆祭酒晉馮結髮修身白首無違好古樂道玄
默自守古人之美行時俗所莫及扶風掾李育經
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茅室土階京兆扶風

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辭病去温故知新論議通
 明廉清修潔行能純備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常
 平孔翟無以加焉宜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
 郭基孝行著於州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
 絕異之效如得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
 之用退有杞梁一介之死說苑曰趙簡子遊於西
 與處焉舟人吉桑對曰鴻鵠高飛所恃者六翮也
 背上之毛腹下之毛加之滿把飛不能為少益高
 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亦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
 也又曰齊莊公攻莒杞梁曰華周進闕壞軍陷
 陣三軍不敢當至莒城下殺二十七人而死也涼州從事王雍窮下嚴之
 節文之以術藝莊子也涼州冠蓋未有宜先雍者

東漢書

公卷之三

三五

也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宜及
 府開以慰遠方弘農功曹史殷肅達學洽聞才能
 絕倫誦詩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
 才德隆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
 子所為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難斷趾靈均納忠終
 於沈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
 善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日昊之聽少屈威神咨
 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薦謝夷吾疏

代司徒第五倫為文

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治雍熙殷
 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
 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
 出自中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
 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
 雅翰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賸聖秘觀變
 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
 為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
 嚴剛勗臣懦弱得以免矣實賴厥勲及其應選作
 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

東漢書

公卷之三

三六

邦國奏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君儉履約紹公儀之
 操公儀休相魯按國蔡尋功簡能為外臺之表聽
 操去織婦不與人爭利深察實為九伯之冠九伯九州遷守鉅鹿政合時
 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與同史蘇
 京房之倫京史蘇晉太史善筮
 京房善陰陽占候雖密勿在公而身出
 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騫以要寵志存遜遁演
 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
 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亦
 敢知吉元大也甍亦
 也棟宜當按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
 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以致徵休克昌之慶非徒循

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鴛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

張敏字伯達河間鄭人司空

駁議輕侮法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賞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敏駁議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着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番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

再上疏

臣敏蒙恩時見拔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

不敢苟隨眾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臯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灾秋一物華即為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

東漢書疏卷之二終

東漢書疏卷之三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和帝

張奮 字稚通純子司空

上疏勸興禮樂疏

聖人所美政道至要本在禮樂五經同歸而禮樂之用尤急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又曰揖讓而化天下者禮樂之謂也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孔子謂子夏曰禮以脩外樂以制內丘已矣夫又曰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

東漢疏

卷之三

刑罰不中則民無所厝手足臣以為漢當制作禮樂是以先帝聖德數下詔書愍傷崩缺而眾儒不達議多駁異臣累世台輔而大典未定私竊惟憂不忘寢食臣犬馬齒盡誠冀先死見禮樂之定

再上疏

漢當改作禮樂圖書著明王者化定制禮功成作樂謹條禮樂異議三事願下有司以時考定昔者孝武皇帝光武皇帝封禪告成而禮樂不定事不相副先帝詔曹褒今陛下但奉而承之猶周公斟酌文武之道非自為制誠無所疑久執謙謙令夫

漢之業不以時成非所以章顯祖宗功德建太平之基為後世法

丁鴻 字孝公潁川定陵人太尉

日食上封事

是竇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鴻因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不虧君之象也月者陰精盈毀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驕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曰十月之

東漢疏

卷之三

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春秋日食三十六弑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不可假人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桓專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廟不血食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今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千石初除謁辭求通侍報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止威損下權盛也人道恃於下效驗見於天雖

有隱謀神照其情垂象見戒以告人君間者月滿先節過望不虧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不敢戲豫若勅政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銷滅害除福湊矣夫壞崖破巖之水源自涓涓于雲蔽日之木起於葱青禁微則易救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恩不忍誨義不忍割去事之後未然之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傾覆諂諛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間者大將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云不受而物不還主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伏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從橫冗因大變改政匡失以塞天意

竇憲外戚大將軍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頌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

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保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大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禮記以下至此皆大戴禮之文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常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劉愷字伯豫般之子司徒

議行喪禮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喪由是內外眾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崇化厲俗以弘孝道

匪懈之志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

德故尹吉甫如憲等陷於罪辜則取陳平周勃順

呂后之權終不以憲等吉凶為憂也臣敞區區誠

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涓涓涓涓金人銘曰涓

河絲縣不絕上不欲令皇太后損文母之號陛下

有誓泉之譏下使憲等得長保其福祐然臧獲之

謀上安主父下存主母猶不免於嚴怒臣伏惟累

祖蒙恩至臣八世復以愚陋旬年之間歷顯位備

機近每念厚德忽然忘生雖知言必夷滅而冒死

自盡者誠不忍目見其禍而懷默苟全駙馬都尉

璜雖在弱冠有不隱之忠比請退身願抑家權可

與參謀聽順其意誠宗廟至計竇氏之福

班超

乞歸中土

超自以久在絕域年老思上上疏曰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死首丘代馬依風夫

周齊同在中土千里之間况於遠處絕域小臣能

無依風首丘之思哉蠻夷之俗畏壯侮老臣超犬

馬齒殲常恐年衰奄忽僵仆孤魂棄捐昔蘇武留

匈奴中尚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銀護西域

如自以壽終屯部誠無所恨然恐後世或名臣為

沒西域臣不敢墜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臣

老病衰困冒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物入塞及臣

生在令勇目見中土

張俊蜀郡人尚書郎

上書陳謝

俊下獄當死自獄中占獄吏上書自訟書奏

而獄已報廷尉將出穀門臨行刑鄧太后詔

馳騎以減死論俊上書謝曰

臣孤恩負義自陷重刑情斷意訖無所復望廷尉

鞠遣歐刀在前棺絮在後魂魄飛揚形容以枯陛

下聖澤以臣嘗在近密識其狀貌傷其眼目留心

曲慮特加徧覆喪車復還白骨更肉披棺發梓起

見白日天地父母能生臣俊不能使臣俊當死復

生陛下德過天地恩重父母誠非臣俊破碎骸骨

舉宗腐爛所報萬一臣俊徒也得上書不勝去

死就生驚喜踊躍觸冒拜章

徐防字詡沛國

疏論經術

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

學上疏曰

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說漢承亂秦經典廢絕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絕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致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

東漢疏

二卷之三

九

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寢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代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

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

諫立北虜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

惟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

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萬餘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鴻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勲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眾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

東漢疏

二卷之三

十

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世之規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秉實知奮議而欲背棄先恩夫言行君子之樞機賞罰理國之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行焉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單于凡人之情咸畏仇讎今立其弟則二虜懷怨兵食可廢信不可去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魯恭字仲康 扶風平陵人 司徒

諫擊匈奴

和帝初立議遣車騎將軍竇憲與征西將軍

耿秉擊匈奴恭上疏諫曰

陛下親勞聖思日昃不食憂在軍役誠欲以安定

北陲為人除患定萬世之計也臣伏獨思之未見

其便社稷之計萬人之命在於一舉數年以來秋

稼不熟人食不足倉庫空虛國無蓄積會新遭大

憂人懷恐懼陛下躬大聖之德履至孝之行蓋諒

陰三年聽於冢宰百姓闕然三時不聞警蹕之音

莫不懷思皇皇若有求而不得今乃以盛春之月

興發軍役擾動天下以事戎夷誠非所以垂恩中

國改元正時由內及外也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

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

氣為之舛錯况於人乎故愛人者必有天報昔太

王重人命而去邠故獲上天之祐夫戎狄者四方

之異氣也蹲夷踞肆與鳥獸無別若雜居中國則

錯亂天氣汗辱善人是以聖王之制羈縻不絕而

已今邊境無事宜當修仁行義尚於無為令家給

人足安業樂產夫人道又於下則陰陽和於上祥

風時雨覆被遠方夷狄重譯而至矣易曰有孚盈

缶終來有它吉言甘雨滿我之缶誠來有我而吉

已夫以德勝人者昌以力勝人者亡今匈奴為鮮

卑所殺遠藏於史侯河西去塞數千里而欲乘其

虛耗利其微弱是非義之所出也前太僕祭彤遠

出塞外卒不見一胡而兵已困矣永平十六年竇

苗等四道出擊匈奴固至天山擊走乎衍王彤白

生不至涿邪山無所見而還下獄免為庶人也

山之難不絕如縋白山即天山也公羊傳都護陷

沒士卒死者如積迄今被其辜毒孤寡哀思之心

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柰何復欲襲其迹不顧

患難乎今始徵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使者在道

分部督趣趣音促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

輔并涼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

之效也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柰何以一人

之計棄萬人之命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

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

奴而已哉惟陛下留聖恩休罷士卒以順天心

諫盛夏斷獄

和帝末下令麥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恭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愛念萬民為崇和氣罪非
 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令所以助仁
 德順昊天致和氣利黎民者也舊制至立秋乃行
 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
 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賤之化因以盛夏
 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隸典司京師四
 方是則而近於春月分行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
 無隱惻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急逮捕一人罪延
 十數上逆時氣下傷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經曰
 后以施令誥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
 夏漢疏
 方行者所以助微陰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
 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稼人飢流冗今始夏百
 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暖物
 當化變而不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
 秋令則苦兩數來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
 其食挺猶也行秋令則草木零落人傷於疫夫斷薄
 刑者謂其輕罪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
 愚以為今孟夏之制可從此令其決獄案考皆以
 立秋為斷以順時節有成萬物則天地以和刑罰
 以清矣

魯丕字叔陵恭弟侍中

疏論經術

和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丕與侍中賈逵尚書
 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冠
 幘履鞮衣一襲丕因上疏曰

臣以愚頑顯備大位犬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
 前無所甄明甄別也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
 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
 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
 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

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

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舜禹臯陶之相戒

尚書帝舜謂禹曰臣作朕股肱耳目禹戒舜曰安汝止慎乃在位咎繇戒禹曰慎厥身脩思永惇叙

九族在知人禹曰吁咸若顯周公箕子之所陳周

時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觀乎人文化成天

子為武王陳洪範九疇之義下陛下既廣納謇謇以開四聰無令芻蕘以言得

罪既顯巖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周紆字文通下邳徐人司諫校尉

上疏請誅竇瑗

臣聞臧文仲之事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

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
雀按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在邪辟學無經術而
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忽天威侮慢王
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伏誅戮而
主者營私不爲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燭火
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
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
萬夫之惑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尚書令

疏辭東郡太守

臣江淮孤賤愚蒙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
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借累任遂
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
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
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爲諸生典
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頓孤豢聖恩又惟機密
端首至爲尊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
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蠖
蟻小志誠願目至願土灰極榮

樊準字幼陵湖陽人光祿大夫

上疏勸興文學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
孳孳爲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
中興群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
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
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
欣雖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
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

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
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
會則論難行行共求政化詳覽群言響如振玉朝
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
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
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
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
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
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麗忘寒暑之忠習諫
諛之辭文史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

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竇后性好
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
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
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
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
律令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
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

災異疏

臣聞傳曰饑而不損茲曰太厥災水春秋穀梁傳
曰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

東漢疏

卷之三

十七

群神禱而不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寔在儉節朝
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
夫建化致理由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
則今可先令太官尚方考功上林池籞諸官實減
無事之物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如此則
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
非賑給所能勝贍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
元年故事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徒置荆揚執
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
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如遣使者與二千石隨車

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食誠
父母之計也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梁節王暢

上疏謝過

永元五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
辭不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
有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真帝不忍但削戍武
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

臣天性狂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
之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物焚

東漢疏

卷之三

十八

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自知陷死罪
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所復及自謂當即時
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在法
曲平不聽有司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
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為臣收汗天下誠無氣以
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
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
入有餘乞裁食睢陽殺敦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
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其無子者願還本家
自選擇謹勅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驛及

諸工技鼓吹舍頭奴婢兵弩廐馬皆上還本署臣
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
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官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
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
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
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
明時不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
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
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
量所留於臣暢饒足

東漢疏

卷之三

九

班昭

字惠班，大超妹，曹世叔妻，號日大家。

上書請歸班超

妾同產兄西域都護定遠侯超幸得以微功特蒙
重賞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絕誠非小臣所
當被蒙超之始出志捐軀命冀立微功以自陳效
會陳睦之變道路隔絕超以一身轉側絕域曉譬
諸國因其兵眾每有攻戰輒為先登身被金夷不
避死亡賴蒙陛下神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
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
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老被病頭髮無黑

兩手不仁耳目不聰明扶杖乃能行雖欲竭盡其
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索蠻夷之性悖
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姦宄之源
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咸懷一切莫肯遠慮如有
卒暴超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
自陳苦急延頸踰望三年於今未蒙省錄妾竊聞
古者十五受兵六十還之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
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歡心不遺小國之
臣況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句超

東漢疏

卷之三

三

餘年一得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
域無倉卒之憂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
老之惠詩云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傷超以
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可
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冀幸超家得
蒙趙母衛姬先請之貸趙母謂趙奢之妻趙恬之
事見史記衛姬者齊桓公之姬桓公與管仲
謀伐衛桓公入姬請衛之罪事見列女傳妾愚
意不知大義觸犯忌諱書奏帝感其言乃徵超還

上鄧太后疏

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蕩蕩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效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為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耒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螻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

梁嫗 結誦女南陽 樊調之妻

上書自訟

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宮蒙先帝厚恩得見寵幸皇天授命誕生聖明而為竇憲兄弟所見譖訴使妾父竦冤死牢獄骸骨不掩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遺脫逸伏草野常恐沒命無由自達今遭值陛下神聖之運親統萬機群物得所憲兄弟姦

惡既伏辜誅海內曠然各獲其宜妾得蘇息拭目更視乃敢昧死自陳所天妾聞太宗即位薄氏蒙榮宣帝繼統史族復興妾門雖有薄史之親獨無外戚餘恩誠自悼傷妾父既冤不可復生母氏年殊七十及弟崇等遠在絕域不知死生願乞收竦朽骨使母弟得歸本郡則施過天地存殘幸賴

郭玉 廣漢人 太醫丞

對醫

時玉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

醫之為言意也勝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豪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為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為不愈也

東漢書疏卷之三 終

東漢書疏卷之四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安帝

馬融字季長茂陵人識郎

征西羌疏

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往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乃上疏乞自効曰

今雜種諸羌轉相鈇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

東漢書

卷之四

征西羌疏

馬融

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道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為眾所出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一方

日食上疏

伏讀詔書陛下深惟禹湯罪已之義歸咎自責責

畏天戒詳延百僚博問公卿知變所自審得厥故修復性術以答天命臣子遠近莫不延頸企踵苟有隙空一介之知事願自效貢納聖聽臣伏見日蝕之占自昔典籍十月之交春秋傳記漢注所載史官占候群臣密對陛下所觀覽左右所諷誦可謂詳悉備矣雖復廣問陷在前志無以復加乃者弟氣干參臣前得敦朴之人後三年二月對策北宮端門以為參者西方之位其於分野并州是也殆謂西戎北狄其後種羌叛戾鳥桓犯上郡并涼動兵驗略效矣今復見大異申誠重譴於此二城

東漢書

卷之四

日食上疏

馬融

海內莫見三月一日合辰在婁婁又西方之宿眾占顯明者羌及鳥桓有悔過之辭將吏策勳之名臣恐受在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粗圖身一時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論者美近功忽其遠則各相不大疾病伏惟天象不虛老子曰圖難於其易也為大於其細也消災復異宜在於今詩曰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傳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安民三曰從時臣融伏惟方今有道之世漢典設張侯甸采衛司民之吏素

繩循墨雖有歿最所差無幾其陷罪辟身自取禍
百姓未被其大傷至邊郡牧御失和吉之與凶敗
之與成優劣相懸不誠不可審擇其上以應天
變下以安民隸竊見列將子孫生長京師食仰租奉
不知稼穡之艱又希遭阨困故能果毅輕財施與
不弱以獲死生之用此其所長也不拘法禁奢泰
無度功勞足以宣威踰濫足以傷化此其所短也
州郡之士出自貧苦長於檢押雖專賞罰不敢越
溢此其所長也拘文守法遭遇非常狐疑無斷畏
首畏尾威恩纖薄外內離心士卒不附此其所短

夏漢疏

卷之四

也必得將兼有二長之才無二短之累參以吏事
任以兵法有此數姿然後能折衝厭難致其功實
轉災為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以天下之大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宜
擇選詳譽審得其真鎮守二方以應用良擇人之
義以塞大異也

朱寵 字仲威京兆人
大司農

上書訟鄧騭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兄弟忠孝同
心憂國宗廟有主王室是賴功成身退讓國遜位

歷世外戚無與為比當享積善履謙之祐而橫為
宮人單辭所陷利口傾險反亂國家罪無申證獄
不訊鞠遂令騭等罹此酷濫一門十人並不以命
屍骸流離怨魂不反逆天感人率土喪氣宜收還
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祀以謝亡靈

陳忠 寵子

疏薦劉愷

時安帝始親政事朝廷多稱愷之德帝乃遣
同起居厚加賞賜會馬英策罷尚書陳忠上

疏薦愷曰

夏漢疏

卷之四

四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股肱元首鼎足是
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才以序庶僚遭烈
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上司缺職未
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眾議咸稱太常朱伉
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伉遷並為掾屬具知
其能佞能說其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
薄於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
克讓爵土致祚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類
歷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處約思純
進退有度百僚具式海內歸懷往者孔光師丹近

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馱衆望

疏廣言路

時逢有災異詔舉有道公卿百僚各上封事忠以詔書既開諫爭慮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致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譽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是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孝文嘉爰盎人豕之譏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昔晉平問於叔向曰國

更漢疏

卷之四

五

家之患孰為大對曰大臣重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患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謁而不通罪至死今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群吏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臺必承風響應爭為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

弭盜疏

東漢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飾匿莫肯糾發尚書

陳忠獨以為愛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鍼芒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小不可不殺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蓋所以崇本絕末鉤深之慮也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疆盜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成群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而頃

更漢疏

卷之四

六

者以來莫以為愛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僵仆或有跼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為至戒覆車之軌其迹不遠蓋失之末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它郡縣所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部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史謂督郵符徵也正法依

也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勅刺史嚴加糾罰冀以猛濟寬驚懼姦慝頃季夏大暑而消息不協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謹言以承天誠

疏復建武故事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

夏漢疏

卷之四

二

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徭令得堊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祝諷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經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

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壘之耻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群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為彫損大漢之興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庶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

疏抑中使負寵

特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而伯榮負寵驕蹇所經郡國莫不迎為禮謁

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曰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政有得失則感動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厚不責臣司臣司徂恩莫以為負故天心未得

隔井屢臻青冥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盆
溢交豫蝗蝻滋生荆楊稻收儉薄并涼二州羌戎
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將
空臣聞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
狂而致常雨春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
不嚴臣下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疆陽不能禁故
爲淫雨陛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
致敬甘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
至爲伯榮獨拜車下儀體上僭侔於人主長吏惶
怖譴責或邪諂自媚發人修道繕理亭傳多設儲
峙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
百匹頓路呼嗟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
有陵廟之尊及剖符大臣皆猥爲伯榮屈節車下
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嫣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爲一拜而嫣
受歐刀之誅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
職事巨細皆任賢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泄漏之姦尚書納言得無趙昌

更漢疏

卷四

九

譙崇之詐公卿大臣得無朱博阿傅之援外屬近
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事每
決於已則下不得備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爲害

諫以灾皆切免公台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灾皆變咎輒
切免公台忠以爲非國舊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
王者待以殊敬在輿爲下御坐爲起入則參對而
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漢典舊事丞相所請
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
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
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
有所興造又不敢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謗讒日
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
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
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不蒙上天之福
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又尚
書決事多遣典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
有乖章憲宜貴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下防威

更漢疏

卷四

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上疏請置敦煌校尉

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漢興高祖窘平城之圍太宗屈供奉之耻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虎臣浮河絕漢窮破虜庭當斯之役黔首隕於狼望之北財幣糜於廬山之壑狼望匈奴中地名北填廬山之壑而不悔也府庫單竭杼柚空虛筭至舟車貲及六畜夫豈不懷慮久故也遂開河西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

東漢疏

卷之四

十一

單于孤持鼠竄遠藏至於宣元之世遂備蕃臣關徼不閉羽檄不行由此察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河西既危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域絕遠郵之煩費不見先世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邊境守禦之具不精內郡武衛之備不脩敦煌孤危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

慰勞吏人外無以威示百蠻感國滅上經有明誠毛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邵公曰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案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

翟酺字子超廣漢雒陽人尚書

諫用外戚

時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閭顯等並用威權酺上疏諫曰

東漢疏

卷之四

十二

臣聞微子伴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雷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伏惟陛下應天履祚歷值中興當建太平之功而未聞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徵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神器改更社稷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比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

正議翕翕皆更相佐附臣恐威權外假歸之良
 難虎翼一奮卒不可制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能
 不貪老子稱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此最安危之
 極戒杜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恭政存約節故文
 帝愛百金於露臺飾帷帳於阜囊或有譏其儉者
 上曰朕為天下守財耳豈得妄用之哉至倉穀腐
 而不可食錢貫朽而不可校今自初政已來日月
 未久費用賞賜已不可算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
 家帑藏單盡民物彫傷卒有不虞復當重賦百姓
 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昔成王之政周公在前邵
 公在後畢公在左史佚在右四子挾而維之目見
 正容耳聞正言一日即位天下曠然言其法度素
 定也今陛下有成王之尊而無數子之佐雖欲崇
 雍熙致太平其可得乎自去年已來災譴頻數地
 圻天崩高岸為谷脩身恐懼則轉禍為福輕慢天
 戒則其害彌深願陛下親自勞卹研精致思勉求
 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損玉堂之盛尊天爵之
 重割情欲之歡罷宴私之好帝王圖籍陳列左右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以得之庶災害
 可息豐年可招矣

東漢疏

卷之四

十一

張璠

上書陳三策

時北虜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朝廷不能禁議
 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延光二年教
 煌大守張璠上書陳三策曰

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
 為寇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
 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
 五百人四郡供其犁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如又不能則宜弃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此
 下計也

東漢疏

卷之四

十四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大尉

徒中上書

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
 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絕水潦不休地力
 不復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遠戍農功消於轉運資
 財竭於徵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
 困窮無望來秋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

里運糧遠就羌戍不若總兵養眾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騰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符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紵然後畜精銳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耻雪矣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太尉

疏諫寵謁

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是以唐虞俊

東漢疏

卷之四

二五

又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克庭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

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誠慎拜爵減省獻御損飾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詩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小明者言周幽王大東不與於今日小其明損其政事以至於亂大東不與於今亦勞止也大東不與於今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疏諫濫封

前書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分志而伯榮驕溢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為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

東漢疏

卷之四

十六

臣聞高祖與群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佗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誼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諫為阿母脩第

時詔遣使者代為阿母脩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暉等更相勸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

臣聞古者九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常孟詩曰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亦虜鈔

掠三邊震擾戰聞之後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

詔書為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街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山採

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暉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

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末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為

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

陛下度之

地震疏

豐憚等見震適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

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臣見徒材木各起家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

臣蒙恩備台輔不能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

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

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

商邑之翼翼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眾所聞

見地動之變近在城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替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王食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

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張皓字叔明隄為武陽人廷尉諫誅趙騰

時清河趙騰上言灾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

伏重法皓上疏諫曰

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騰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東漢書疏卷之四終

史漢疏

卷之四

一九



東漢書疏卷之五

漢順帝

明武昌吳國倫校

胡廣

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尚書僕射

諫立后不決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上書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倪天必有異表宜參良密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

駁議察舉

時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人詢于芻蕘是以慮無

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令左雄議郡舉孝廉皆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明詔既
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典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
云天難諶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因才無
向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
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漢承周
秦兼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執聖主賢臣世以
致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戾舊
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

東漢疏

卷之五

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
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
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採厥衷敢以瞽言
冒干天禁惟陛下納焉

朱穆

字公叔 犍孫 尚書

疏除宦官

案漢故事中常侍參選士人建武以後乃悉用宦
者自延平以來浸益其盛假貂璫之飾處常伯之
任天朝政事一更其于權傾海內寵貴無極子弟
親戚並荷榮任故放恣驕溢莫能禁禦凶狡無行

之徒媚以求官恃執怙寵之輩漁食百姓窮破天
下空竭小人愚臣以為可悉罷省遵復往初率由
舊章更選海內清淳之士明達國體者以補其處
即陛下可為堯舜之君眾僚皆為稷契之臣兆庶
黎萌蒙被聖化矣

虞詡

字仲卿 陳國武 平人 尚書僕射

上書自訟

永建元年代陳禪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
傅馮石大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
閏等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劾奏詔盛夏

東漢疏

卷之五

多拘繫無辜為吏人患詡上書曰

法禁者俗之堤防刑罰者人之御轡

禮記曰夫禮 禁亂之所由 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防為無用壞今 之者必有水敗尸子曰刑罰者人之鞭策也

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
為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二府恐為臣
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順帝
省其章乃為免司空陶敦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
執每請託受取詔輒案之而屢寢不報詔不勝其
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
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

禍將重至矣臣不恐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
臣襲楊震之跡

疏復西羌

永建元年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將七千餘
人擊之戰於臨洮斬首千餘級皆率種人降
自是涼州無事至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
曰

臣聞子孫以奉祖為孝君上以安民為明此高宗
周宣所以上配湯武也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
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為民利

東漢疏

卷之五

四

水草豐美土宜產牧牛馬街尾羣羊塞道北阻山
河乘院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用功省少而軍
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開西河置上
郡皆為此也而遭元元無妄之災眾羌內潰郡縣
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損自然之財不可
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為固今三郡
未復園陵單外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張解設難
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德考行所長

郎顛字雅光安
丘人郎中

論災異

請闕拜章曰

臣聞天垂妖象地見灾符所以譴告人主責躬脩
德使正機平衡流化興政也易內傳曰凡灾異所
生各以其政變之則除消之亦除伏惟陛下躬日
具之聽温三省之勤思過念咎務消祇悔方今時
俗奢佚淺恩薄義夫救奢必於儉約拯薄無若敦
厚安上理人莫善於禮修禮遵約蓋惟上興華文
變薄事不在下故周南之德關雎政本本立道生
風行草從澄其源者流清溷其本者末濁天地之

東漢疏

卷之五

五

道其猶鼓籥以虛為德自近及遠者也伏見往年
以來園陵數灾炎光熾猛驚動神靈易天人應曰
君子不思遵利茲謂無澤厥灾孽火燒其宮又曰
君高臺府犯陰侵陽厥灾火又曰上不儉下不節
炎火並作燒君室自頃繕理西苑修復太學宮殿
官府多所搆飾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夏后卑室
盡力致美又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
改作臣愚以為諸所繕修事可省減稟卹貧人賑
贍孤寡此天之意也人之慶也仁之本也儉之要
也焉有應天養人為仁為儉而不降福者哉土者

地祗陰性澄靜宜以施化之時敬而勿擾竊見正月以來陰闇連日易內傳曰久陰不雨亂氣也蒙之比也蒙者君臣上下相冒亂也又曰賢德不用厥異常陰夫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也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又頃前數日寒過其節冰既解釋還復疑合夫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此言日月相推寒暑相避以成物也今立春之後火卦用事當溫而寒違反時節由功賞不至而刑罰必加也宜須立秋順氣行罰臣伏案飛侯參察衆政以爲立夏之後當有震裂涌水之害又比熒惑失度盈縮往來涉歷與鬼環繞軒轅火精南方夏之政也政有失禮不從夏令則熒惑失行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三公卦也三公上應台階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則寒陰反節節彼南山詠自周詩股肱良哉著於虞典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興致升平其可得乎今選舉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綱疎小綱數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非不能面譽也臣生長草野不曉禁忌披露肝膽書不擇言伏鑽鼎鑊死不敢恨謹詣闕奉章伏待重誅

條便宜七事

臣聞明王聖主好聞其過忠臣孝子言無隱情臣備生人倫視聽之類而稟性愚慙不識忌諱故出死忘命懇懇重言誠欲陛下脩乾坤之德開日月之明披圖籍案經典覽帝王之務識先後之政如有闕遺退而自改本文武之業擬堯舜之道攘灾延慶號令天下此誠臣顛區區之願夙夜夢寐盡心所計謹條序前章暢其旨趣條便宜七事具如狀對

一事陵園至重神聖攸馮而灾火炎赫迫近寢殿魂而有靈猶將驚動尋宮殿官府近始永平歲時未積便更修造又西苑之設禽畜是處離房別觀本不常居而皆務精土木營建無已消功單賄巨億爲計易內傳曰人君奢侈脩飾宮室其時旱其灾火是故魯僖遭旱脩政自勅下鍾鼓之縣休繕治之官雖則不寧而時雨自降由此言之天之應

人敏於影響今月十七日戊午徵日也日加申風從寅來丑時而止丑寅申皆徵也不有大災必當為旱願陛下校計繕修之費未念百姓之勞罷將作之官減雕文之飾損庖厨之饌退宴私之樂易中孚傳曰陽感天不旋日如是則景雲降集膏沴息矣

二事去年已來兌卦用事類多不効易傳曰有貌無實佞人也有實無貌道人也寒温為實清濁為貌今三公皆令色足恭外厲內荏以虛事上無佐國之實故清濁効而寒温不效也是以陰寒侵犯

東漢疏

卷之五

消息占曰日乘則有妖風日蒙則有地裂如是三年則致日食陰侵其陽漸積所致立春前後温氣應節者詔令寬也其後復寒者無寬之實也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率土之人豈無貞賢未聞朝廷有所賞拔非所以求善贊務弘濟元元宜採納良臣以助聖化三事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今年少陽之歲法當乘起恐後年已往將遂驚動涉歷天門灾成戊巳今春當早夏必有水臣以六日七分候之可知夫灾眚之來緣類而應行有玷缺則氣逆于天精感變出以戒人君王之義時有不

登則損滋徹膳數年已來穀收稍減家貧戶饑歲不如昔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水旱之災雖尚未至然君子遠覽防微慮萌老子曰人之飢也以其上食稅之多也故孝文皇帝綈袍革舄木器無文約身薄賦時致升平今陛下聖德中興宜遵前典惟節惟約天下幸甚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宗以享福宋景以延年

四事臣竊見皇子未立儲宮無主仰觀天文太子不明熒惑以去年春分後十六日在婁五度推步三統熒惑今當在翼九度今反在柳三度則不及

東漢疏

卷之三

九

五十餘度去年八月二十四日戊辰熒惑歷輿鬼東入軒轅出后星北東去四度北旋復還軒轅者復宮也熒惑者至陽之精也天之使也而出入軒轅繞還往來易曰天垂象見吉凶其意昭然可見矣禮天子一娶九女嫡媵畢具今宮人侍御動以千計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鬱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熒惑入軒轅理人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傾宮之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授以聖子成王是也今陛下多積宮人以違天意故皇胤多夭嗣體莫寄詩云敬天之

怒不敢戲豫方令之福莫若廣嗣廣嗣之術可不
深思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則天自降福子孫千
億惟陛下丁寧再三留神於此左右貴倖亦宜惟
臣之言以悟陛下蓋善言古者合於今善言天者
合於人願訪問百僚有違臣言者臣當受苟言之
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閏十月十七日巳丑夜有白氣
從西方天苑趨左足入玉井數日乃滅春秋曰有
星孛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罰又
爲大辰北極亦爲大辰所以孛一宿而連三宿者

東漢書

卷之五

一

言北辰王者之宮也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
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罰者白虎其宿主兵其
國趙魏變見西方亦應三輔凡金氣爲變發在秋
節臣恐立秋以後趙魏關西將有羌寇畔戾之患
宜豫宣告諸郡使敬授人時輕徭役薄賦歛勿妄
繕起堅倉獄備守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金精之
變責歸上司宜以五月丙午遣太尉服干戚建井
旗書玉板之策引白氣之異於西郊責躬求愆謝
咎皇天消滅妖氣蓋以火勝金轉禍爲福也
六事臣竊見今月十四日乙卯巳時白虹貫日凡

日傍色氣白而絕者名爲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
見於春者政變常也方今中官外司各各考事其
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主名未立多所收
捕備經考毒尋火爲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
違可敬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凡
諸考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
後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譴在
中台自司徒居位陰陽多謬久無虛已進賢之策
天下興議異人同咨且立春以來金氣再見金能
勝木必有兵氣宜黜司徒以應天意陛下不早攘

東漢書

卷之五

七

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基
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戌仲十年詩汜歷樞曰卯
酉爲革政午亥爲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言神
在戌亥司候帝王興衰得失厥善則昌厥惡則亡
於易雄雌祕歷今值困之凡九二困者衆小人欲
共困害君子也經曰困而不失其所其唯君子乎
唯獨賢聖之君遭困遇險能致命遂志不去其道
陛下乃者潛龍養德幽隱屈危即位之元紫宮驚
動歷運之會時氣已應然猶恐祿祥未盡君子思

患而豫防之臣以為成仲已經來年入季文帝改法肉刑之罪至今適三百載宜因斯際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為小去奢就儉機衡之政除煩為簡改元更始招求幽隱舉方正徵有道博採異謀開不諱之路臣陳引際會恐犯忌諱書不盡言未敢究暢

上書薦黃瓊李固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聞剗舟剗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東漢書

卷之五

三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羣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祚以來勤心眾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聞見莫不以得賢為攻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爵以德進則其情不苟然後使君子耻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脩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

逆天統違人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危其咎如此豈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為國三年乃立天下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

東漢書

卷之三

三

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顏閔之仁絮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為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穉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傳說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聽眾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

復條陳便宜四事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寬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虛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帷幄之政有所闕歟何

東漢書

卷五

十四

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為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芽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

清濁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寬大順今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疎而不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太皓悅和雷聲乃發

東漢書

卷五

十五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木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石魏人志中夫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金木俱也東漢書南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金木俱下宜察詳明堂之務然後效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董仲舒

露曰春早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尺居中央為小龍五各長四尺於東方皆東向其間相去八尺

為赤龍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

以庚申日為白龍服白衣以戊巳日為黃龍服黃衣秋

黑衣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穀猪尾於里北

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旱魯穆公問於縣臣聞

子縣子曰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見禮記

皇天感物不為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

可請降水可攘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灾

東漢疏

卷之五

十六

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

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

都官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

處比有光耀明此天灾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

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

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飢者

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

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灾為其方也

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

改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

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鼎鑊

張綱字文紀皓子廣陵太守

諫縱宦官

綱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

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

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太漢初隆及中興之

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

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

東漢疏

卷之五

十七

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

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

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

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

下少留聖思割損左右以奉天心

奏誅外戚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

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

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

路安問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
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
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兵為
封豕長蛇吞食上國
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
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
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張衡字平子南陽西
鄂人

上書陳事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
蟠今乘雲高躋磐桓天位誠所謂將隆太位必先

倥偬之也親履艱難者知下情備經險易者達物

偽左傳曰晉侯在外十九年矣險阻艱
難備嘗之矣人之情偽盡知之矣故能一貫

萬機靡所疑惑百揆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

祇愛譽黎庶而陰陽未和災眚屢見神明幽遠宜

鑒在茲福仁禍淫景響而應因德降休棄失致咎

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祭江樊周廣王聖皆

為效矣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奢淫諂慢鮮不夷

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流逐忘反

豈唯不肖中才皆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義故

積惡成釁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援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貴寵之臣眾所屬仰其有愆

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心皆同故怨讟溢乎四

海神明降其禍辟也頃年兩常不足思求所失則

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懼羣臣奢侈昏踰典式

自下逼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

威分震者人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

不趣於下禮之政也竊懼聖恩厭倦制不專已恩

不忍割與眾共威威不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

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天鑒孔明

雖踈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未見所革以復

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所以稽古

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若恩從上下事依

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凶咎然後神

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疏關圖緯

臣聞聖人明審律曆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

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

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

也立言於前有徵於後故知者貴焉謂之識書識

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

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識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其所述著無識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祕書閱定九流亦無識錄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凡識皆云黃帝伐蚩尤而詩識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包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別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執無若是殆必虛偽之徒以要

東漢疏

卷之五

三

世取資往者侍中賈逵摛識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識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篡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識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藝篇錄已定後人皮傳無所容纂末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歷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王版或者至於弃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末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執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歷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

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識一禁絕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

史啟

上疏薦胡廣

時陳郡缺職尚書史啟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爵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賾窮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

東漢疏

卷之三

三

家不矜不能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宜試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略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

左雄字伯豪南郡涇陽人尚書令

上順帝疏

臣聞之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安

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為政褒貶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為陵故其詩云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既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刻革五等更立郡縣縣置長郡置守尉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慎庶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為盛故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弱

東漢書

二卷之五

三

以奉法循理為不他髡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攻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朞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踊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補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叛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

東漢書

二卷之五

三

之民各寧其所迨配文宣中興之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諫封阿母

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

東漢疏

卷之五

三四

生讒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王聖並同爵號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

周舉對

災異對

是歲河南三輔大旱天子露坐德陽殿東廂請雨又下司隸禱祀名山大澤詔書下策問舉舉對曰

臣聞易稱天尊地卑乾坤以定二儀交構乃生萬物萬物之中以人為貴故聖人養之以君成之以化順四節之宜適陰陽之和使男女婚娶不過其時包之以仁恩導之以德教示之以災異訓之以嘉祥此先聖承乾養物之始也夫陰陽閉隔則二

東漢疏

卷之五

三五

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近廢文帝光武之法而循亡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此行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剋已魯僖遇旱而自責祈雨皆以精誠轉禍為福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

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不可夫河伯以水為城國魚鼈為民庶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其實猶緣木求魚却行求前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太官重膳之費夫五品不訓責在司徒有非其位宜急黜斥臣自藩外擢典納言學薄智淺不足以對易傳曰陽感天不旋日惟陛下留神裁察

皇甫規

字威明安定朝郡人弘農太守

上書求自効

臣比年以來數陳便宜羌戎未動策其將反馬賢始出頗知必敗誤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回入姦吏故江湖之人羣為盜賊青徐荒飢襁負流散夫羌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綏御乘常守安則加侵暴苟競小利則致大害微勝則虛張首級軍敗則隱匿不言軍士勞怨困於猾吏進不得快戰以徼功退不得温飽以全命餓死溝渠暴骨中原徒見王師之出不聞振旅之聲首

豪泣血驚懼生變是以安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憎歎者也願假臣兩營三郡屯列坐食之兵五千出其不意與護羌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臣所曉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少官輕不足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勝至誠沒死自陳

賢良方正策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

遭姦偽威分近習畜貨聚馬戲詐是聞又因緣嬖

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擾擾從亂

如歸故每有征戰鮮不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虛

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家有所先後而威福

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

初拔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

太平而地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旱魃為虐

大賊從橫流血川野庶品不安譴誠累至始以姦

臣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尤無狀者兩便黜遣披

掃凶黨收入財賄以寒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

梁冀河南尹不疑處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

王室世為姻族今且立號雖尊可也實宜增修謙節輔以儒術省去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廬第無益之飾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羣臣乘者也將軍兄弟操楫者也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波濤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塘之趾以益其高豈量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猾酒徒戲客皆耳納邪聲口出諂言甘心逸遊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軌令與等深思得賢之福失人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怠職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戶牖之

東漢疏

八卷之五

三八

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誅責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惜失守言不盡心

平羌疏

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熲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塢規素悉羌事志自奮効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刺交州賴史牽穎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就滅太山畧平復聞羣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為郡吏再更叛羌豫籌其事有謬

中之言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執佐助諸軍臣窮居諸軍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于東岱其病一也郡將也鳥鼠山名在今渭州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西即先零羌寇鈔處也吳孫未若奉法吳起魏將也孫武吳將也言若求法使不守奉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

上書自頌

先是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

東漢疏

八卷之五

三九

翁督軍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闕漢陽太守趙熹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法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其罪或免或誅羌人聞之翕然反善沈氏大豪滇昌胤恬等十餘萬口復詣規降規出身數年持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鄉里既無它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羌令其文降天子墜書誚讓相屬規懼不免上疏自頌曰四年之秋戎醜蠢戾爰自西州侵入涇陽舊都懼

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鴛急使軍就道幸蒙
威靈遂振國命羌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營郡
以訪誅納所省之費一億以上以爲忠臣之義不
敢告勞故聽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
罪悔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屬國都尉李
翁督軍御史張稟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史郭閔
漢陽太守趙熹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支
黨半國其餘墨綬下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
吏託報將之怨子思復父之耻載贄馳車懷糧步
走交構豪門競流謗讟云臣私報諸羌謝其錢貨

東漢疏

卷之五

三

若臣以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出於官則文簿易
考就臣愚惑信如言者前世尚遺匈奴以宮姬鎮
烏孫以公主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羌則良臣之
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乎自永初
以來將出不少覆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
寫之權門而名成功立厚加爵封今臣還督本土
亂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衆謗陰害固其宜
也臣雖汗穢廉潔無聞今見發沒耻痛實深傳稱
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略上

得失對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
使從福神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一除內嬖再
誅外臣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
刑所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
廢在里巷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
門李膺王暢孔昱絜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
鉤黨之釁事起無端虐賢傷善哀及無辜今興改
善政易於覆手而群臣杜口鑒畏前害互相瞻顧
莫肯正言伏願陛下暫留聖明容受謇直則前責
可弭後福必降

東漢疏

卷之五

三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香之子司空

疏行籍田禮

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
郊廟之禮親籍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昔周
宣王不籍千畝虢文公以爲大譏卒有姜戎之難
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
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於道路
晝暮聆庶政以卹人雖詩詠成湯之不息書美
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絜
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

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補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李固字子堅漢中南鄭人

對為政所宜

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穆政化乖則崩震為灾斯皆関之天心效於成事

東漢疏

卷之五

三

者也夫化以職成官由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史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彫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阿母王聖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嫡嗣謂順帝為太子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敝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

山草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聖相繼十有八主豈無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摠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老子曰其進銳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尊以

東漢疏

卷之五

三

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使察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勢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諂偽之徒望風進舉今可為設常禁同之中臣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賜錢千萬所以輕厚賜重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開陽城門候羊迪等無

它功德初拜便真此雖小失而漸壞舊章先聖法
度所宜堅守政教一跌百年不復詩云上帝板板
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爲天喉舌
尚書亦爲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平四時尚書
出納王命賦政四海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
心灾眚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今與陛下
共理天下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
一門之內一家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
敗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表曲者景

東漢疏

卷之五

三四

必邪源清者流必絜猶叩樹本百枝皆動也周頌
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言動之於內而應於外
者也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門隙一開則
邪人動心利競暫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能復禁
化導以之寔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下
宜開石室陳圖書招會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
以求天意其言有中理即時施行顯拔其人以表
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知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
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

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

駁議大兵遠發

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即與州郡并力討之
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繼帝以爲
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略
皆議遣大將發荆楊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
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

若荆楊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賊槃結不散武
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發如復擾動
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被徵發遠

東漢疏

卷之五

三五

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不可二
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四五
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復
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千里爲程而去日南九
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
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
可五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既不足禦敵當復
更發此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
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
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

杜喬 字叔業河內人太尉

諫封無功

時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
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
臣聞古之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闇王誅賞各
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紋裂
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為善
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人靡
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
已喪身亡國可不慎哉

東漢書

卷之五

三六

東漢書疏卷之五

書

東漢書疏卷之六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桓帝

袁著 汝南人郎中

上書論梁冀

著年十九見梁冀凶縱不勝其憤乃詣闕上

書曰

臣聞仲尼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自傷卑賤不能
致也今陛下居得致之位又有能致之資而和氣
未應賢愚失序者執分權臣上下壅隔之故也夫

東漢書

卷之六

一

四時之運功成則退高爵厚寵鮮不致災今大將
軍位極功成可為至戒宜遵懸車之禮高枕願神
傳曰木實繁者披枝害心若不抑損權盛將無以
全其身矣左右聞臣言將側目切齒臣特以童蒙
見拔故敢忘忌諱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周公戒
成王無如殷王紂願除誹謗之罪以開天下之口

寇榮 魯孫侍中

亡命上書請罪

臣聞天地之於萬物也好生帝王之於萬人也慈
愛陛下統天理物為萬國慈愛作人父母先慈愛後

威武先寬容後刑辟自生齒以上咸蒙德澤而臣兄弟獨以無辜為專權之臣所見批抵青蠅之人所共搆會以臣婚姻王室謂臣將撫其背奪其位退其身受其執於是遂作飛章以被於臣欲使墜萬仞之阬踐必死之地今陛下忽慈母之仁發投杼之怒尚書背繩墨案空劾不復質確其過寘於嚴棘之下質正也 確實也便奏正臣罪司隸校尉馮美佞邪承旨廢於王命驅逐臣等不得旋踵臣奔走還郡沒齒無怨臣誠恐卒為豺狼橫見噬食故冒死欲詣闕披肝膽布腹心刺史張敬好為諂諛張設機網復令陛下興雷霆之怒司隸校尉應奉河南尹何豹洛陽令袁騰並驅爭先若赴仇敵罰及死沒髡剔墳墓但未掘墳出尸剖棺露齒耳昔文王葬枯骨公劉敦行葦世稱其仁今殘酷容媚之吏無折中處平之心不顧無辜之害而興虛誣之誹欲使嚴朝必加濫罰是以不敢觸突天威而自竄山林以俟陛下發神聖之聽啓獨覩之明拒讒慝之謗絕邪巧之言救可濟之人援投溺之命不意滯怒不為春夏息淹恚不為順時息遂馳使郵驛布告遠近嚴文剋剝痛於霜雪張羅海內設置萬

東漢書

卷之六

二

里逐臣者窮人迹追臣者極車軌雖楚購伍員漢求季布無以過也臣遇罰以來三赦再贖無驗之罪足以蠲除而陛下疾臣愈深有司咎臣甫力止則見埽滅行則為亡虜苟生則為窮人極死則為冤鬼天廣而無以自覆地厚而無以自載蹈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巖墻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悟如臣犯元惡大愆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臣思入國門坐於肺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而閭闔九重陷穿步設舉趾觸罟罟動行絳羅網無緣至萬乘之前末無見信之期矣國君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煖反寒春常淒風夏降霜霜又連年大風折拔樹木風為號令春夏布德議獄緩死之時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企成湯避遠讒夫之誠以寧風旱以弭災兵臣聞勇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困固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願赴湘沅之波從屈原之悲沈江湖之流弔子胥之哀臣功臣苗緒生長王國懼獨含恨以葬江魚之腹無以自別於世不勝狐死首丘之情營寬識路之

東漢書

卷之六

三

懷犯冒王怒觸突帝禁伏於兩觀陳訴毒痛然後
登金鑊入沸湯糜爛於熾爨之下九死未悔悲夫
父生亦復何聊蓋忠臣殺身以解君怒孝子殞命
以寧親怨故大舜不避塗廩浚井之難申生不辭
姬氏讒邪之謗臣敢忘斯議不自斃以解明朝之
忿哉乞以身塞重責願陛下句兄弟死命使臣一
門頗有遺類以崇陛下寬饒之惠先死陳情臨章
涕泣泣血漣如

爰延字季平陳晉外
黃人五官中郎

上言客星經帝坐

夏漢記

卷之六

四二

時太史令上言客星經帝坐帝密以問延

因上封事曰

臣聞天子尊無為上故天以為子位臨臣庶威重
四海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意有邪僻則晷度錯
違陛下以河南尹鄒萬有龍潛之舊封為通侯恩
重公卿惠豐宗室加頃引見與之對博上下媿黷
有虧尊嚴臣聞之帝左右者所以咨政德也故周
公戒成王曰其朋其朋言慎所與也昔宋閔公與
彊臣共博列婦人於側積此無禮以致大灾武帝
與幸臣李延年韓嫣同卧起尊爵重賜情欲無厭

遂生驕淫之心行不義之事卒延年被戮媽伏其
辜夫愛之則不覺其過惡之則不知其善所以事
多放濫物情生怨故主者賞人必酬其功爵人以
甄其德善人同處則日聞嘉訓惡人從游則日生
邪情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邪臣惑君亂妾
危主以非所言則悅於耳以非所行則翫於目故
令人君不能遠之仲尼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
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蓋聖人之明戒也昔光武
皇帝與嚴光俱寢上天之異其夕即見夫以光武
之聖德嚴光之高賢君臣合道尚降此變豈况陛
下今所親幸以賤為貴以卑為尊哉惟陛下遠讒
諛之人納審審之士除左右之權寤宦官之蔽使
積善日熙佞惡消殄則乾灾可除

臧旻徐州
從史

上書訟第五種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
於朱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
者非愛身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
略庶幸逢時有所為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
興伯遺其亡逃之行赦其射鉤之讐拔於囚虜之

中信其佐國之謀勳效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
假令二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
名於溝壑當何由得申其補過之功建其奇與之
術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傑然自建在鄉曲
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方
不曲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為上序直士以種為首
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錄其小善除其大
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太山之賦種不
以禁之法當公罪至徵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
坐故云公負也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莫有朱家之路以
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
入地之恨

陳龜字叔珍上黨
氏人度遠將軍

上疏陳時事

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

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
虜之庭魂骸不返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
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鈃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
秩兼優生年死日未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

東漢書

卷之六

六

為相蠻夷不恭拔卒為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

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

今西州邊鄙土地墾墾鞍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寡

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

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

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

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

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

雨灾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
更錢也老者慮

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為子品庶以

陛下為父焉可不日具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垂
中具不違暇食也

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

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文

王西伯天下歸之豈復與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

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體德行仁

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

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

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

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

由將帥不忠聚斂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

東漢書

卷之六

六

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斤茲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今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陳蕃

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太原太守

疏薦賢材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

東漢記

卷之六

八

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上書救李雲

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誓願之誅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

楊秉

字叔節震中

諫微行

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自非郊廟之事則鑾旗不駕故詩稱自郊徂宮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樂游降亂尊卑等威無序侍衛守空宮綬璽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謀太守任宣坐謀反

又漢記

卷之六

九

誅宣子子為公車丞亡在渭城界中夜女服入廟居廊間執杖立於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也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得備納言又以薄學充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憚摧折略陳其愚

奏去宦官

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赦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道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貝瑗曰臣案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

褒舉以報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

凶忿居法王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饌僕妾盈統

素雖季氏專魯穰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

曰季氏富於周公史記曰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相國侈富於王室案中

常侍侯覽弟參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

必有自疑之意臣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

刑邴歆之父奪閭職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

中之難春秋之書之以為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

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邴歆

閭職之妻而職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竹

刺職與刑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殺懿公納

諸竹中歸蓋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眾服

鄭詹自齊逃來何以書其佞也曰佞人來後以此

魯莊公取齊淫女卒為後敗四佞即四凶也

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虎若斯之人

非恩所宥

劉陶字子奇潁川潁陰人諫議大夫

災異疏

特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

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

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

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

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

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書曰伊尹相湯代桀遂與

也詩曰檀車單天灾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

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

起始自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拾暴秦之敝追

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

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

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

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眾異以

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麕場豺狼乳

於春囿鹿子曰麕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

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

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寃貧餒者作飢

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

悲於寃宥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

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

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

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督咸陽令權去已而不

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陛下遠

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
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
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
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為桓校尉臣同郡李膺
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
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
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
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臣敢吐不
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
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錢貨議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
鑄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能言之士陶

上議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
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
之士武旅周武王之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
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單幽微不遺
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
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朝者上書於晉
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願公使人告之日肉食者
已慮之矣養食者尚何預焉祖朝日肉食者一旦

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養食寧得無肝膽塗地
於中原之野其禍亦及臣之身安得無預國之計
乎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
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
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
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
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
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
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磧化為南金瓦
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
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

錢貨議

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
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
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
生益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
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
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求也夫欲
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
聖德愍海內之憂咸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
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
木本魚鳥之所生也鼎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下

寬缺薄之禁後治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

之所憂亂列子曰昔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理

人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曰孔子行

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問之曰

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丘子對曰吾有三失

吾少好學周倫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

驕不遠是二失也厚交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

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

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

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曰鴻鴈于飛蕭蕭其羽

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注云壞城之

國徵人起屋舍築墻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

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

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

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莫不慘慘者隣婦從

之遊謂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

之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

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少也見

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白駒喻賢人也伏念當今

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群小競起進秉國

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

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

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

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絳繖

枯之木函牛之鼎謂大鼎也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

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

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李雲字行祖其陵人

露布上書

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

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掖庭民女老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

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乃

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

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

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灾異可謂多矣皇天

之戒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

期一周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震田許氏不可令

此人居太尉太傅典兵之官舉厝至重不可不慎

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

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搃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

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

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樞曰五帝修名立功

故稱帝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化

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侍中

上書陳事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諸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七二十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

又漢疏 卷之六 二六

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買兒市道始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公羊傳一聘三女天子一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娶九女夏殷制也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未疾雨淫腹疾梅淫惑疾明淫心疾女淫物也而晦時淫則生內熱疾也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怨曠期至五怨曠作歌

仲尼所錄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行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子曰鄒行事燕惠王盡忠左傳曰齊人杞氏藁曹戰死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

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正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復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緝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代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已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鄭玄注七人謂三公及前

疑後承左及開東序金騰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

孫理新館人

上言救虞詡

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謂順帝為太子被江京等廢為濟陰王程等謀

立也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為何

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忠而更被

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

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襄楷字公年平原

疏論災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歷象日

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

法臣切見去歲五月熒惑入太微犯帝坐出端門

不軌常道其閏月庚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

中耀中耀天王也傍小星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

廷五帝之坐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於占天子凶

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久守太微逆行

西至掖門還竊執法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淹留

不去者咎在仁德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

熒惑與歲星俱入軒轅逆行四十餘日而郗皇后

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鼈城傍竹栢之葉有傷

枯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

今洛陽城中人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詣

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雹及大

雨雷而臣作威作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

守劉質南陽太守成瑨志除姦邪其所誅翦皆合

人望而陛下受關豎之譖乃遠加考逮三公上書

乞哀瓊等不見採察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將遂

杜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自陛下即

位以來頻行誅伐梁寇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

又非其數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諱杜眾乞死諒

以感悟聖朝曾無赦宥而并被殘戮天下之人咸

知其寃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深如今

者也永平舊典諸當重論皆須冬獄先請後刑所

以重人命也頃數十歲以來州郡翫習又欲避請

讞之煩輒託疾病多死牢獄長吏殺生自己死者

多非其罪魂神寃結無所歸訴淫厲疾疫自此而

起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今宮女數千未聞慶育

宜修德省刑以廣螽斯之祚又七年六月十三日

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扶風有星隕

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大小無常故周易

况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或聞河內龍死諱以為

蛇夫龍能變化蛇亦有神皆不嘗死昔秦之將衰

華山神操壁以授鄭客曰今年祖龍死祖龍謂秦

秋後傳使者鄭客入函谷至平舒見素車白馬曰

吾華山君願以一牘致瀉池君子之咸陽過瀉池

見一大梓樹有文石取以扣樹當有應者以書與

之鄭客如其言見宮闕如王者居謁者出受書入

有項云今始皇逃之死於沙丘王莽天鳳二年訛

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後漢誅莽光武復興虛言

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王者也

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執春秋

五石隕宋其後襄公為楚所執秦之亡也石隕東

郡今隕扶風與先帝園陵相近不有大喪必有畔

逆案春秋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

者也臣以為河者諸侯位也清者屬陽濁者屬陰

河當濁而反清者陰欲為陽諸侯欲為帝也太學

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

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今天垂異地

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麟不當

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臣前上琅邪宮崇受

千古神書不合明聽臣聞布穀鳴於孟夏蟋蟀吟

於始秋物有微而志信人有賤而言忠臣雖至賤

誠願賜清問極盡所言

楊喬字聖達烏

疏薦孟嘗

合浦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守宰並

多貪穢珠遂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旅不至

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會稽孟嘗到官革

易前敝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

稱為神明以病自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

之乃載鄉民舂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備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

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

德清行出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

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

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

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沈淪

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

桑榆行盡而貞忠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

流涕夫物以遠至為珍士以稀見為貴繁木朽株

為萬乘用者左右為之容耳王者取士宜拔眾之

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走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禽息亡身薦賢禽息秦大夫薦百奚而不見納

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關腦乃播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

史弼字公謙陳留考城人此軍中侯

請抑渤海王
是時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為亂乃上封事曰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梁孝王而二弟階寵

東漢疏

卷之六

三

終用敦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弃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傳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為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僚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

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

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城門校尉

諫繫黨人

時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為黨事考逮未康元年上疏諫曰

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恤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幸得遭盛明之世逢文武之化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聖祚天下逸

東漢疏

卷之六

三

豫謂當中興自即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冠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為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彊伏尋西京放恣王氏佞臣執政終喪天下今不慮前事之失復循覆車之軌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卨伊呂之佐而虛為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滯

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古之明君必須賢佐以成政道今臺閣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陵馮皓苑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任近習專樹饜餽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貶黜案罪糾罰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者有嘉禾

東漢書

卷六

三

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至實由善人在德為瑞無德為灾陛下所行不合天意不宜稱慶

黃瓊

疾篤上疏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

東漢書

卷六

三

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埽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隳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眾愚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番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大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秉權豎官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塞陛下耳目之明更為聾瞽之王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亡身隕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眾人之心以救續斷之敝弘農杜眾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

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
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
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
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刑牲天胎則麒麟
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尚書周末昔爲沛令
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
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
羣輩相黨自冀與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
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
不加清徵審別真偽復與忠臣並時顯封使朱紫

東漢疏

卷之六

三六一

共色粉墨雜蹂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
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
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
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恩
身輕位重勒不補過然懼於未歿負衆益深敢以
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

荀爽字慈明穎川
潁陰人郎中

便宜策

漢爲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德爲孝其象
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爲火在天爲日在天者用其

精在地者用其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天溫暖之氣
養生百木是其孝也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
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
選吏舉孝廉夫喪親自盡孝之終也今之公卿及
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殆非所以增崇孝道
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過乎儉故有
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之宜不可貫之萬世古今
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未常改移以示天下
莫遺其親今公卿羣寮皆政教所瞻而父母之喪
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敦厚之俗以應

東漢疏

卷之六

三七一

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背死忘生
者衆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春秋
傳曰上之所爲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爲而民或爲
之故加刑罰若上之所爲民亦爲之又何誅焉昔
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十
六日而除夫失禮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
不呼其門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
過勿憚改天下通喪可知舊禮臣聞有夫婦然後
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厝矣夫婦

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嬪于虞降者下也嬪者婦也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修婦道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春秋之義王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今漢承秦法設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遠乾坤之道失陽唱之義孔子曰昔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

夏漢疏

卷之六

三八

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今觀法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妃后察法於地則崑山象夫卑澤象妻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鳩雌能順服獸則牡為唱導牝乃相從近取諸身則乾為人首坤為人腹遠取諸物則木實為天根芘屬地陽尊陰卑蓋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冠婚先正夫婦天地六經其旨一揆宜改尚主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寔咸備各以其叙矣昔者

聖人建天地之中而謂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枉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情廢禮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象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事之降也陽性純而能施陰體順而能化以禮濟樂飾宣其氣故能豐子孫之祥致老壽之福及三代之季淫而無節瑤臺傾宮陳妾數百陽竭於上陰隔於下故周公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後世之人好福不務

東漢疏

卷之六

三八

其本惡禍不易其軌傳曰截趾適履孰云其愚何與斯人追欲喪軀誠可痛也臣竊聞後宮采女五六千人從官侍使復在其外冬夏衣服朝夕稟糧耗費縑帛空竭府藏徵調增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以供無用之女百姓窮困於外陰陽隔塞于內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臣愚以為諸非禮聘未曾幸御者一皆遣出使成妃合二曰通怨曠和陰陽二曰省財用實府藏三曰脩禮制綏眉壽四曰配陽施祈螽斯五曰寬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弘利天人之大福也夫寒熱晦明所以為歲導

卑奢所以爲禮故以晦明寒暑之氣尊卑侈約之禮爲其節也易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春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宜略依古禮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之別嚴篤有司必行其命此則禁亂善俗足用之要

崔寔

字子真涿郡安平人

上政論

定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

名曰政論其辭曰

自堯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臯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用隆及繼體之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寢衰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或荒耽嗜欲不恤萬機或耳蔽箴誨厭僞忽真或猶

豫歧路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或踈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鬱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百五十餘歲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風俗彫敝人庶巧僞百姓囂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必體堯蹈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決壞枝柱邪傾隨形裁割要措斯世於安寧之域而已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彊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也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以臨人景公以節禮非其不同所急異務也是以受命之君每

輒創制中興之至亦臣時失昔盤庚愍殷遷都易

民周穆有關甫侯正刑俗人拘文牽古不達權制

奇備所聞簡忽所見烏可與論國家之大事哉故言事者雖合聖德輒見倚奪何者其頑士開於時權安習所見不知樂成况可慮始苟云率由舊章而已其達者或矜名妒能耻策非已舞筆奮辭以破其義寡不勝衆遂見擯棄雖稷契復存猶將困焉斯賈生之所以排於絳灌屈子之所以攄其幽憤者也夫以文帝之明賈生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

能絕法八世故宜參以霸政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薦勳祖廟享號中宗筭計見效優於孝文元帝即位多行寬政卒以墮損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道得失於斯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歎管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敝之理也故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以為結繩之約可復理亂秦

東漢疏

卷之六

三

之緒于戚之舞足以解平城之圍夫熊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道非續骨之膏蓋為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運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轡馬駘其銜四牡橫奔皇路險傾方將柑勒鞅鞞以救之豈暇鳴和鑾清節奏哉昔高祖令蕭何作九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黥劓斬趾斷舌梟首故謂之具五刑矣

帝雖除肉刑當劓者笞二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雖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帝元年乃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為民乃定律減笞輕捶自是之後笞者得全以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少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五帝而式三王盪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苟全之政蹈稽古之蹤復五等之爵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為佐伊呂為輔樂作而鳳皇儀擊石而百獸舞若不然則多為累而已

東漢疏

卷之六

三

陳蕃

疏駁眾議

時零陵桂陽山賊為害公卿議遣討之又詔下州郡一切皆得舉孝廉茂才蕃上疏駁之曰昔高祖創業萬邦息肩撫養百姓同之赤子今二郡之民亦陛下赤子也致令赤子為害豈非所在貪虐使其然乎宜嚴勅三府隱覈牧守令長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舉奏更選清賢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愛惠者可不勞玉師而群

賊弭息矣又三署郎吏二千餘人三府掾屬過限未除但當擇善而授之簡惡而去之豈煩一切之詔以長請屬之路乎

諫桓帝

時封賞踰制內寵猥盛蕃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聖朝備位九列見非不諫則容悅也夫諸侯上象四七垂耀在天下應分土藩屏上國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尹鄧萬世父遵之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

更漢疏

卷之六

三十四

以非義授邑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至乃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緯象失度陰陽謬序稼用不成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從是而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飢寒不聊生活而采女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貨計鄙諺言盜不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女豈不貧國乎是以傾宮嫁而天下化帝王紀曰紂作傾宮多采美女以充之楚武王伐殷乃歸傾宮之女於諸侯也楚女悲而西宮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云時備廢居西宮而不見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悲之感以

致并隔水旱之困夫獄以禁止茲違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由怨起爵以賄成夫不有臭穢則蒼蠅不飛陛下宜採求失得擇從忠善凡一選舉委尚書三公使褒貴誅賞各有所歸豈不幸甚

諫獵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蕃上疏諫曰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校禽助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臯陶戒舜無教逸遊周公戒成王無繁于遊田虞舜成王

更漢疏

卷之六

三十五

猶有此戒况德不及二上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有三空之危哉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兵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輿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種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聖賢恤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輿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復諫桓帝

臣聞齊桓修霸務為內政春秋於魯小惡必書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產百萬之資子孫尚耻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耶前梁氏五侯毒徧海內天啓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莫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

東漢書

卷之六

三六

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瓚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至於陛下有何悄悄而小人道長營惑聖聽遂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况乃重罰令伏殿牙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累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光武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

郡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號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斤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凡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

救李膺

九年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上疏極諫曰

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

東漢書

卷之六

三七

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太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橫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阮儒何以為異昔武王克殷表開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効存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

不可以離道規諺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髡無
罪於獄殺無辜於市乎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
下車而哭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故其興也勃
焉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民物流遷茹菽不足而
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
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
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恨
恨無已故殷勤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循
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
敗如蒙採錄使身百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更漢疏

一八卷之六

三八

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

疏理李膺

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
郡減罪元群行賂官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
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同心糾姦緄
祐時亦得罪輸作司隸校尉應奉上疏理膺
等曰

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莅以羣賢梁惠王瑋其
照乘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心
脊竊見左較施刑徒前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河

南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肆之以法眾庶
稱宜昔季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莒僕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今膺等投身疆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
聽察而猥受譖訴遂令忠臣同愆元首自春迄冬
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歎息夫立政之要記功
忘失是以武帝拾安國於徒中宣帝徵張敞於亡
命緄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督司有不吐
茹之飾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動王旅
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等
以備不虞

更漢疏

一八卷之六

三九

東漢書疏卷之六

東漢書疏卷之七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靈帝

劉陶

盜賊疏

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

疏曰

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

東漢疏

卷之七

將帥皆多段熲時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阨高望今果已攻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軍孤立關東破膽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尚可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尚十三四軍吏士民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西寇浸前去營

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王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

陳宣字子興沛國蕭人諫議大夫

諫塞雒水

建武十年雒水出造津城門校尉欲奏塞之

宣諫曰

昔周公卜雒以安宗廟為萬世基水不當入城門如為災異人主過而不可辭塞之無益昔東郡金

東漢疏

卷之七

堤大決水欲沒郡令吏民散走太守王尊亡身勅

以住立不動水應時自消尊人臣尚修正弭災豈

況朝廷中與聖主天所挺授水必不入

應劭字仲遠汝南南頓人諫議大夫

駁募鮮豆議

漢陽賊邊章韓遂與羌胡為寇東

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靖上言烏桓衆

弱宜開募鮮卑事下四府大將軍掾韓卓議

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

以為烏桓兵寡而與鮮卑世為仇敵若烏桓

被發則鮮卑必襲其家烏桓聞之當復棄軍
還救非唯無益於實乃更沮三軍之情鄒靖
居近邊塞究其態詐若令靖募鮮卑輕騎五
千必有破敵之效劭駁之曰

鮮卑隔在漠北犬羊為羣無君長之帥廬落之居
而天性貪暴不拘信義故數犯障塞且無寧歲唯
至玄市乃來靡服苟欲中國珍貨非為畏威懷德
計獲事足旋踵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內蓋為此
也往者匈奴反叛度遼將軍馬續烏桓校尉王元
發鮮卑五千餘騎又武威太守趙冲亦率鮮卑征

東漢疏

卷之七

三

討叛羌斬獲醜虜既不足言而鮮卑越溢多為不
法裁以軍令則忿戾作亂制御小緩則陸掠殘害
劫居人鈔商旅噉人牛羊畧人兵馬得賞既多不
肯去復欲以物買鐵邊將不聽便取縑帛聚欲燒
之邊將恐怖畏其反叛辭謝撫順無敢拒違今狡
寇未殄而羌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臣愚以
為可募隴西羌胡守善不叛者簡其精勇多其牢
賞太守李參沈靜有謀必能獎厲得其死力當思
漸消之畧不可倉卒望也

蔡邕

字伯喈陳留人中郎

條上七事

時頗有雷震疾風傷樹拔木地震噴雹蝗蟲
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
引咎咎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
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
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
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
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
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宰府謂司徒橋玄府也迎氣

東漢疏

卷之七

四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
猶為踈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
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
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下叛夫權不在上則害傷物
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
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
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
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滿謹條
宜所施行七事表左

一事明堂月令天子以四立及季夏之節迎五帝

於郊所以導致神氣祈福豐年清廟祭祀追往孝
敬養老辟雍示人禮化皆帝者之大業祖宗所祇
奉也而有司數以蕃國踈喪宮內產生及吏卒小
汗屢生忌故竊見南郊齊戒未嘗有廢至於它祀
輒與異議豈南郊卑而它祀尊哉孝元皇帝策書
曰禮之至敬莫重於祭所以竭心親奉以致肅祇
者也又元和故事復申先典前後制書推心懇惻
而近者以來更任大史忘禮敬之大任禁忌之書
拘信小故以虧大典禮妻妾產者齋則不入側室
之門無廢祭之文也所謂宮中有卒三月不祭者

貞漢疏

卷之七

五

謂士庶人數堵之室共處其中耳豈謂皇居之曠
臣妾之衆哉自今齋制宜如故典庶答風霆灾妖
之異

二事臣聞國之將興至言數聞內知已政外見民
情是故先帝雖有聖明之姿而猶廣求得失又因
灾異援引幽隱重賢良方正敦朴有道之選危言
極諫不絕於朝陛下親政以來頻年灾異而未聞
特舉選博之旨誠當思省述修舊事使抱忠之臣
展其狂直以解易傳政悖德隱之言
三事夫求賢之道未必一塗或以德顯或以言揚

立朝之士曾不以忠信見賞恒被謗訕之誅
遂使羣下結口莫圖正辭郎中張文前獨盡狂言
聖上納受以責三司臣子曠然衆庶解悅臣愚以
為宜擢文右職以勸忠善宣聲海內博開政路
四事夫司隸校尉諸州刺史所以督察姦枉分別
白黑者也伏見幽州刺史楊熹益州刺史龐芝涼
州刺史劉虔各有奉公疾姦之心熹等所糾其効
尤多餘皆枉撓不能稱職或有抱罪懷瑕與下同
疾網網施縱莫相舉察公府臺閣亦復默然五年
制書議遣八使又令三公謠言奏事是時奉公者

貞漢疏

卷之七

六

欣然得志邪枉者憂悸失色未詳斯議所因寢息
昔劉向奏曰夫執狐疑之計者開羣枉之門養不
斷之慮者來讒邪之口今始聞善政旋復變易足
令海內測度朝政宜追定八使糾舉非法更選忠
清平章賞罰三公歲盡差其數最使吏知奉公之
福營私之禍則衆灾之原庶可塞矣
五事臣聞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
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
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
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

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
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昂沸其高者頗引經
訓風喻之言下則連福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
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
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
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任州郡昔孝宣
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
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
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六事墨綬長吏職典理人皆當以惠利為績日月
為勞褒責之科所宜分明而今在任無復能省及
其還者多召拜議郎郎中若器用優美不宜處之
冗散如有釁故自當極其刑誅豈有伏罪懼考反
求遷轉更相放效臧否無章先帝舊典未嘗有此
可皆斷絕以覈真偽

七事伏見前一切以宣陵孝子者為太子舍人臣
聞孝文皇帝制喪服三十六日雖繼體之君父子
至親公卿列臣受恩之重皆屈情從制不敢踰越
今虛偽小人本非骨肉既無幸私之恩又無祿仕
之實惻隱思慕情何緣生而羣聚山陵假名稱孝

行不隱心義無所依至有姦軌之人通容其中恒
思皇后祖載之時東郡有盜人妻者亡在孝中本
縣追捕乃伏其辜虛偽雜穢難得勝言又前至得
拜後輩被遺或經年陵次以暫歸見漏或以人自
代亦蒙寵榮爭訟怨恨凶凶道路太子官屬宜搜
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為不祥莫與
大焉宜遣歸田里以明詐偽

應詔上封事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
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

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
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
祇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
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
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婕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
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
王依阻城社又為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
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
令深推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

聞太尉張顛為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玠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

夏漢疏

卷七

九

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

上書自陳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郃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宛長休百日郃為司隸又託河內郡吏李奇為州書佐及營護故河南尹羊陟侍御史胡毋班郃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宛奇不及陟班凡休假小

吏非結恨之本與少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謗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郃參驗臣得以學問特蒙褒異執事祕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金商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臣實愚贛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規為陛下建康寧之計陛下不念忠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怪盡心之吏豈得容哉詔書每下百官各上封事欲以改正思謹除凶致

東漢疏

卷七

十

吉而言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陷破之禍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季父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家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冗職當咎患但前者所對質不及聞而衰老白首橫見引逮隨臣摧沒并入阬埴誠寃痛臣一入牢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死期垂至冒昧自陳願身當辜戮句質不并坐則

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姓自愛

諫伐鮮卑

護羌校尉田晏坐事被原欲立功自効乃請
中常侍王甫求得為將甫因此議遣兵與育
并力討賊帝乃拜晏為破鮮卑中郎將大臣
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朝堂議郎蔡邕議曰
書戒猾夏湯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聞
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
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
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伐大

夏漢疏

卷之七

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籍天下之饒數十年間
官民俱匱乃與鹽鐵酒榷之利設告緡重稅之令
民不堪命起為盜賊關東紛擾道路不通繡衣直
指之使奮鈇鉞而並出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
丞相為富人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
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
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
自匈奴遁逃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
勁健益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
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

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

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
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
徵發衆人轉運無已為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六
邊垂之患手足之蚘搔中國之困智背之瘵疽方
今罷縣盜賊尚不能禁況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
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
為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
異殊俗也苟無蹶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蠃
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

夏漢疏

卷之七

十一

朝為之肝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敢
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
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
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與之卒有一不
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為大漢羞之而欲
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
況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
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崖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
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
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飢與遠蠻之不討何者為

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崖罷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恤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為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戍邊上章

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職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

東漢紀

卷之七

十三

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效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雒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輸作左校俊上書謝恩

東漢紀

卷之七

十四

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日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唯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大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筭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筭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釋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恩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湏刑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

且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踣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割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

對論天覲

光和元年六月丁丑有黑氣墮北宮溫明殿黑如車蓋起奮訊身五色有頭體長十餘丈其貌似龍上問蔡邕對曰

所謂天投蜺者也不見足尾不得稱龍易傳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也潛潭巴曰虹出后妃陰脅王者又曰五色迭至照于宮殿有兵革之事演孔圖曰天子外苦兵威內奪臣無忠則天投蜺變不空生占不空言

陽球

字方正漁陽泉州人司隸校尉

奏罷鴻都文學

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茂斗筭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賢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審忠

字公誠梁人郎中

上書請誅宦官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理湯舉伊尹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皇太后念在撫育權時攝政故中常侍蘇康管霸應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王室撞躅省闈執奪璽綬迫脅陛下

聚會群臣離骨肉母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
 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父子兄弟被蒙尊榮素
 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據三司不惟祿重
 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及蓄財貨繕脩第舍連里
 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釣車馬服玩擬於天家群
 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郡牧守承順風旨
 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之起
 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鋟無狀昔高宗以雉
 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近者神祇啓悟陛下發恭
 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餓斃路人士女莫不稱
 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復忍孽臣之類不悉
 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國吳使刑人身遘其禍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
 家駒以至滅辱今以不忍之恩赦夷族之罪姦謀
 一成悔亦何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
 所為誠皇天所不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赦省
 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
 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妄言之路

張鈞

上書請誅宦官

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果嵩段珪
 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為中常侍封
 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為人
 蠹害黃中既作盜賊糜沸郎中中山張鈞上

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與兵作亂萬人所以樂附之者
 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典據
 州郡辜推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告訴故
 謀議不軌聚為盜賊宜斬十常侍縣頭南郊以謝

夏漢疏

卷之七

十一

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旅而大寇自

消

楊賜字伯獻 舉子

上靈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

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
 六極至夫善不妄來灾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
 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陽為其
 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天齊

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齊謂君也天意欲整

夫皇極之不建則有蛇龍之孽詩云惟虺惟蛇女

子之祥虺為女子之祥故春秋兩蛇鬪於鄭門

昭公殆以女敗仲而篡五行傳曰初鄭厲公劫相祭

之難厲公出奔鄭人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

鄭南門中內蛇死是時傳殺仕於鄭欲內厲公故

宜布思施惠以撫百姓舉賢崇德以厲群臣觀察

左右以首彘謀則內變不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

公不覺果移於傳殺二子死而厲公入此其效也

鄭昭公殆以女子敗矣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

幾而作夫女謂行則讒夫昌讒夫昌則苞苴通故

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惟陛下思乾剛之

道別內外之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抑皇甫

之權割豔妻之愛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放戊宋

景其事甚明

復諫靈帝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是

以唐虞兢兢業業周文日昃不暇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以觀厥成而今所序用無他德有

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

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追慕五宗之美蹤而欲

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而求及前人

也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板之恩慎貫

魚之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齊無鹽邑之女年

謂宣王舉手拊膺曰殆哉殆哉曰今王之國西有

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難外有二國之難一且山

此二殆也社稷不安此殆也漸臺王重萬人罷極

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外不修諸遐邇有憤

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

囊避咎謹自手書密上

書對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

引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以崇德署使

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

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

悲歎息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

少子乞還女壻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劍以理

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先師之末累

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已乃書

對曰

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

則鑒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蝮者也於中手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方今內多嬖倖

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執矣案春秋識曰天投蜺天下怨海內亂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昔虹貫牛

山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

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群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驩堯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

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却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

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從小人之

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誠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謹告周書曰天

子見怪則脩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脩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惟陛下慎經典之誠圖

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

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

怠違冀上天還威眾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哉

諫開苑園

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囿裁足以修三驅之禮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以為苑園壞沃衍廢田園驅若人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宜惟夏禹卑宮

太宗露臺之意以尉下民之勞

呂強 字漢盛河南城阜人中常侍

上疏陳事

強為人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聽之因上疏曰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宦官祐簿品卑人賤諂諂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妒忠

良有趙高之禍未被鞮裂之誅鞮裂也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國承家小人是用又井及家人重金兼紫相繼為蕃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垂越賢才不升素餐私倖必加榮擢陰陽乖刺稼穡荒蕪穡實草者人用不康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日數百金比穀雖賤而戶有飢色案法當貴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縣官調發既多故寒不敢衣飢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以書記齊桓公所脅以齊媵為媵楚女廢居西宮而不見恤悲怨所生也况終年積聚豈無憂怨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道得則民戴之如父母仰之猶日月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恩之惠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其死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發其事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瀆之館陛下龍

飛即位雖從藩國然處九天之高豈宜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瀆邈絕而當勞民單力未見其便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樓閣相接丹青素壁至似色音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效莫肯矯拂穀梁傳曰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尸子曰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執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彼刑恐并誅乃亡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君如杆民如水杆方則水方杆圓則水圓杆統屬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敝至使禽獸食民之甘土木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民無褐衣池有棄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今中常侍曹節三甫等以詔書喻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豎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群邪項領膏唇拭舌毛詩曰項領注云項大也四牡者人所駕今但養大其領不肯為用論大臣自恣王不能使也膏唇拭舌謂欲毀故也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徒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群臣皆以邕

為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劔客之害謂蔡邕徒湖刺邕也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故太尉段熲武勇冠世習於邊事垂髮服戎功成皓首歷事二主勲烈獨昭陛下既已式序位登台司而為司隸校尉陽球所見誣脅一身既斃而妻子遠播天下惆悵功臣失望宜徵邕更授任反頰家屬則忠貞路開眾怨以弭矣

諫靈帝

時帝多猜私裁收天下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

東漢疏

卷三

三

天下之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歸之陛下豈有公私而今中尚方斂諸郡之寶中御府積天下之繒西園引司農之藏中廐聚太僕之馬而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姦吏因其利百姓受其敝又阿媚之臣好獻其私容諂姑息自此而進舊典選舉委任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責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舉劾請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今但任尚書或復勅用如是三公得免選舉之負尚書亦復不坐責賞無歸豈肯空

自苦勞乎夫立言無顯過之咎明鏡無見疵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疵則不當照也韓子曰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無以正其髮身無明過之惡則無以知迷惑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此為責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郎中

上封事陳得失

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

東漢疏

卷三

三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文帝從淮南王長於蜀袁盎曰淮南王為下有故弟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

侵周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生孝和皇帝不絕
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
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
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
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
凱風慰母之念臣又聞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
承家小人勿用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
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又故大傅陳蕃輔
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見陷羣邪一旦誅
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吏離徙錮蕃身已
往人百何贖詩曰如其身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

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
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
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
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
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
惟陛下裁其誅罰

傅燮字南容北地
靈州人議郎

疏抑中官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

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
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
繫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戒任奉辭伐罪始
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
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未流彌增其廣耳陛
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闖豎弄權忠臣不進誠
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何者
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
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
虛偽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

真偽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白起與應侯有隙
穰之秦昭王免起

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
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
言國之福也

對靈帝問

時西羌反邊章韓遂作亂隴右徵發天下役
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并涼州詔會公卿
百官烈堅執先議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

安尚書郎楊贊奏爨廷辱大臣帝以問爨爨對曰

昔冒頓至逆也樊噲為上將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憤激思奮未失人臣之節顧計當從與不耳季布猶曰噲可斬也今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高祖初興使鄴商別定隴右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今牧御失和使一州叛逆海內為之騷動陛下卧不安寢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之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也若烈不知之是極蔽也知而故言是不忠也帝從爨議

陸康字季寧吳人

諫鑄銅人

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以寧天下除煩就約以崇簡易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正窮奢極侈造作無端興蒯非一勞割自下以從

苟欲故黎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夫什一而稅周謂之徹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稼災自生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豈有聚奪民物以勞無用之銅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敝從善以塞兆民怨恨之望

盧植字子幹涿郡涿人

上書論禮經

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批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為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為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

李膺字元禮潁川襄城人

對誅張朔

時張讓弟朔為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聞膺厲威嚴懼逃匿凡讓舍藏於合柱中膺知其狀率將吏卒破柱取朔付洛陽獄受辭畢即殺之讓訴寃於帝詔膺入殿御親臨軒詰以不先請便加誅辟之意膺對曰

昔晉文公執衛成公歸于京師春秋是焉禮云公族有罪雖曰宥之有司執憲不從昔仲尼為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今臣到官已積旬私懼以稽留為愆不意獲速疾之罪誠自知讞責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剋殄元惡退就鼎鑊始生之願也

東漢書

卷之七

三一

東漢書疏卷之七終

秦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八

東漢書疏卷之八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獻帝

孔融字文舉魯人北海太守

諫復肉刑

古者敦龐善否不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弃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紂斲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別

東漢書

卷之八

一

一人是下常有千人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左傳曰靈公廢太子光立公子牙逆光而立之是為莊公以伊戾禍宋左傳楚晉過宋太子座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聘而告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公囚趙高太子太子縊死徐聞其無罪乃烹伊戾也英布為世大忠史記胡亥謂李斯曰高故宮人也卒亡秦也前書黜布坐法黜論輸驪山亡之江中為羣盜及屬項羽常為先鋒陷陣後歸漢為九江王謀反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權兵懼而從之權曰吾懼君以兵罪莫

二五九

湯之	俱飲	飲酒	爵西	使為	因孟	使孟	復歸	太甲	通物	驗乃	詩以	寺人	名矣	軍大	見白	又流	夾道	曰廬	馬陵	其輕	怯入	明曰	軍半	去韓	法以	陰使	而夫	醉不	人改	泣於	又則	其左	如十	愛君	大焉
都	謹酒	酒	西	為	孟	孟	歸	甲	物	乃	以	人	矣	大	白	流	道	陵	輕	入	曰	半	韓	以	使	夫	不	改	於	則	左	十	君	焉	
賴	敬也	也	戎	政	明	明	於	既	洽	下	刺	孟	之	亂	書	而	道	道	銳	吾	為	至	而	為	召	去	不	璞	楚	其	和	矣	遂		
發	也	過	遂	遂	等	白	立	今	今	史	幽	子	如	相	乃	伏	道	道	倍	地	二	使	歸	師	使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諸	賓	言	南	南	後	乙	不	一	一	當	王	傷	巷	火	攢	於	道	道	日	三	萬	齊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國	既	賓	睢	睢	歸	等	明	離	離	死	也	而	伯	燭	火	於	道	道	并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兵	也	言	之	之	之	代	伊	刀	刀	上	也	作	伯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斬	賓	賓	骨	骨	之	鄭	尹	鋸	鋸	奇	也	才	伯	燭	火	於	道	道	逐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郵	賓	賓	立	立	穆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支	賓	賓	武	武	孤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卑	賓	賓	之	之	之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干	賓	賓	初	初	之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於	賓	賓	筵	筵	罪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都	賓	賓	初	初	之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類	賓	賓	筵	筵	罪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本	賓	賓	初	初	之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上	賓	賓	筵	筵	罪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魏	賓	賓	初	初	之	叔	放	沒	沒	其	也	如	燭	火	於	道	道	行	日	萬	軍	與	斷	去	不	璞	山	足	武	矣	自	自			

尚之守邊文帝時尚為雲中守上首虜差六級中守也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弃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疏處劉表

是時荆州牧劉表不供職貢多行僭偽遂乃郊祀天地擬斥乘輿詔書班下其事融上疏

竊聞領荆州牧劉表桀逆於恣所為不軌至乃郊祭天地擬儀社稷雖昏僭惡極罪不容誅至於國體宜且諱之何者萬乘至重天王至尊身為聖躬國為神器陛級縣遠祿位限絕猶天之不可階日月之不可踰也每有一豎臣輒云圖之若形之四方非所以杜塞邪萌愚謂雖有重矣必宜隱忍賈誼所謂擲鼠忌器蓋謂此也是以齊兵次楚唯責苞茅左傳齊桓伐楚責以苞茅王師敗績不書晉人實晉敗之曷為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前以靈表術之罪今復下劉表之事是使跛牂欲闕高岸天險可得而登也案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益貢篚招呼元惡以自營衛專為群

逆主萃淵數部禹在廟章孰甚焉桑落瓦解其執
可見臣愚以為宜隱郊祀之事以崇國防

上書薦謝該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
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
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
符二祖勞謙危運三年乃謹今尚父鷹揚方叔翰
飛王師電驚群凶破殄始有藥弓卧鼓之次宜得
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
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藝周覽古今物來

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

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史記曰吳伐越聚會稽得

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神於會稽山防

風氏後至禹殺而修之其節專車此為大也

陳庭史記曰有隼集于陳庭而死枯矢貫之石

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九夷百蠻

使各以其方賄之來貢於是肅慎貢諾矢石若長

有咫先王以分大如配虞胡公黃能入寢

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黃能入寢

矣今夢黃能入於寢門其何厲邪對曰昔堯

絲于羽山其神化為黃能以入羽泉實為夏郊

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籍于祀夏郊

有問亥有二首左傳晉悼夫人食與人之城祀者

今三之一也史走問諸朝師曠曰魯叔仲惠伯會

卸成子于承匡之歲也七十三年矣史趙曰亥有

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伯曰然則

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杜注云亥字二畫在上

併三六為身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

此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

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弃官欲

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曰當更饋

樂以釣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由余其先

入戎能晉言戎王開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

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

人為之亦苦人矣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廖

曰戎王處僻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遣以女樂以奪

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遣也乃令內史

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說之田余數諫

不聽繆公又數使人問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

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卿名况趙人也楚相

或謂春申君曰湯以七十里春申君以百里孫卿去

者今與之百里謂春申君曰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

夏亡管仲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

尊國安今孫卿去魯入齊魯弱而齊強故賢者所在君

乎春申君使人聘孫卿乃還復為蘭陵令

追臣衡於平原興薦之於外車騎將軍史高曰衡材

將有餘經學絕倫但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

辟衡為議曹吏薦衡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公孫瓚字伯珪遼西令之人奮武將軍

疏請討袁紹

臣聞皇義以來君臣道著張禮以導人設刑以禁暴今車騎將軍袁紹託承先軌爵任崇厚而性本淫亂情行浮薄昔為司隸值國多難太后承攝何氏輔朝紹不能舉直錯枉而專為邪媚招來不軌疑誤社稷至今丁原焚燒孟津董卓造為亂始紹罪一也卓既無禮帝主見質紹不能開設權謀以濟君父而棄置節傳進竄逃亡忝辱爵命背違人主紹罪二也紹為勃海當攻董卓而默選戎馬不

東漢疏

公孫瓚

卷之八

告父兄至使大傅一門纍然同斃不仁不孝紹罪三也紹既興兵涉歷二載不恤國難廣自封植乃多引資糧專為不急割刻無方考責百姓其為痛怨莫不咨嗟紹罪四也逼迫韓馥竊奪其州矯刻金玉以為印璽每有所下輒早囊施檢文稱詔書昔亡新僭侈漸以即真觀紹所擬將必階亂紹罪五也紹令星工伺望祥妖賂遺財貨與共飲食剋會期日攻鈔郡縣此豈大臣所當施為紹罪六也紹與故虎牙都尉劉勳首共造兵勳降服張楊緊有功効而以小忿在加酷害信用讒慝濟其無道

紹罪七也故上谷太守高焉故甘陵相姚貢紹以貪恠橫責其錢錢不備畢二人并命紹罪八也春秋之義子以母貴紹母親為傅婢地實微賤據職高重享福豐隆有苟進之志無虛退之心紹罪九也又長沙太守孫堅前領豫州刺史遂能驅走董卓掃除陵廟忠勤王室其功莫大紹遣小將盜居其位斷絕堅糧不得深入使董卓久不服誅紹罪十也昔姬周政弱王道陵遲天子遷徙諸侯背畔故齊桓立柯會之盟晉文為踐土之會伐荆楚以致菁茅誅曹衛以章無禮臣雖闕茸名非先賢蒙

東漢疏

公孫瓚

卷之八

被朝恩負荷重任職在鈇鉞奉辭伐罪輒與諸將州郡共討紹等若大事克捷罪人斯得庶續桓文忠誠之効

袁紹字本初汝南汝陽人

上書自訟

建安元年曹操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貴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計伐紹上書曰

臣聞昔有哀歎而霜隕悲哭而崩城者每讀其書謂為信然於今况之乃知妄作何者臣出身為國

破家立事至於懷忠獲繫抱信見疑晝夜長吟剖
肝泣血曾無崩城隕霜之應故鄒衍之婦何能感
徹臣以負薪之資拔於陪隸之中奉職憲臺擢授
戎校常侍張讓等滔亂天常侵奪朝威賊害忠德
崩動姦黨故大將軍何進忠國疾亂義心赫怒以
臣頗有一介之節可責以鷹犬之功故授臣以督
司諒臣以方略臣不敢畏憚強禦避禍求福與進
合圖事無違異忠策未盡而元帥受敗太后被質
宮室焚燒陛下聖德幼冲親遭厄困時進既被害
師徒喪沮臣獨將家兵百餘人抽戈承明竦劍翼
室虎叱羣司奮擊凶醜曾不浹辰罪人斯殄此誠
愚臣效命之一驗也會董卓乘虛所圖不軌臣父
兄親從並當大位不憚一室之禍苟惟寧國之義
故遂解節出奔創謀河外時卓方貪結外援招悅
英豪故即臣勃海申以軍號則臣之與卓未有纖
芥之嫌若使苟欲滑泥揚波偷榮求利則進可以
享竊祿位退無門戶之患然臣愚所守志無傾奪
故遂引會英雄興師百萬飲馬孟津歃血漳河會
故冀州牧韓馥懷挾逆謀欲專權執絕臣軍糧不
得踵係至使猾虜肆毒害及一門尊卑大小同日

東漢書

卷之八

八

并戮鳥獸之情猶知號呼臣所以蕩然忘哀貌無
隱戚者誠以忠臣之節道不兩立顧私懷已不能
全功斯亦愚臣破家徇國之二驗也又黃巾十萬
焚燒青兗黑山張楊蹈藉冀城臣乃旋師奉辭伐
畔金鼓未震狡敵知亡故韓馥懷懼謝咎歸土張
揚黑山同時乞降臣特輒承制竊比竇融以議郎
曹操權領兖州牧會公孫瓚師旅南馳陸掠北境
臣即星駕席卷與瓚交鋒假天之威每戰輒克臣
備公族子弟生長京輦頗聞俎豆不習干戈加自
乃祖先臣以來世作輔弼咸以文德盡忠得免罪
戾臣非與瓚角戎馬之執爭戰陣之功者也誠以
賊臣不誅春秋所貶苟云利國專之不疑故冒踐
霜雪不憚劬勤實庶一捷之福以立終身之功社
稷未定臣誠耻之太僕趙岐銜命來征宣陛下含
弘之施蠲除細故與下更新奉詔之日引師南轅
是臣畏怖天威不敢怠慢之三驗也又臣所上將
校率皆清英宿德令名顯達登鋒履刃死者過半
勤格之功不見書列而州郡牧守競盜聲名懷持
二端優游顧望皆列土錫圭跨州連郡是以遠近
狐疑議論紛錯者也臣聞守文之世德高者位尊

東漢書

卷之八

九

倉卒之時功多者賞厚陛下播越非所洛邑之祀海內傷心志士憤惋是以忠臣肝腦塗地肌膚橫分而無悔心者義之所感故也今賞加無勞以搆有德杜黜忠功以疑眾望斯豈腹心之遠圖將乃讒慝之邪說使之然也臣爵為通侯位二千石殊恩厚德臣既叨之豈敢闕覲重禮以希彤弓茲矢之命哉誠傷偏裨列校勤不見紀盡忠為國釀成重愆斯蒙恬所以悲號於邊獄白起歔歔於杜郵也太傅日磬位為師保任配東征而耗亂王命寵任非所凡所舉用皆眾所捐弃而容納其策以為

東漢疏

卷之八

謀主令臣骨肉兄弟還為讎敵交鋒接刃搆難滋甚臣雖欲釋甲授戈事不得已誠恐陛下日月之明有所不照四聰之聽有所不聞乞下臣章咨之羣賢使三槐九棘議臣罪矣若以臣今行權為蒙則桓文當有誅絕之刑若以眾不討賊為賢則趙盾可無書弑之貶矣臣雖小人志守一介若使得申明本心不愧先帝則伏首歐刀寒衣就鏃臣之願也惟陛下垂尸鳩之平絕邪諂之論無令愚臣結恨三泉

應劭

奏定律令

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為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孑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今太駕東邁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惟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

東漢疏

卷之八

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復重為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刪叙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繫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昔鄭人以乾鼠為璞鬻之於周宋愚夫亦寶燕石緹縉十重夫觀之者掩口盧胡而笑斯文之族無乃類旃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琢者為璞也遇鄭賈人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闕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梧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之主人父齋七日端冕之衣繫之特牲草廩十重緹縉中十襲客

見之俛而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父怒曰商賈之言堅匠之心藏之愈固守

之彌左氏實云雖有姬姜絲麻不棄憔悴管蒯蓋

所以代匱也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樵悴凡百君子莫不代匱杜預

云逸詩也姬姜大國之女蕉萃是用敢露頑才厠

于明哲之末雖未足網紀國體宣洽時雍庶幾觀

察增闡聖聽惟因萬機之餘暇游意省覽焉

荀悅字仲豫秘書監侍中

奏論政體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羣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

漢書

卷之八

十一

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

乃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

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政未由行矣

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

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

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

是謂四患與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

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

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

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皐陶作士政不行焉故

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

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

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

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

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

察實無惑詐偽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

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

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

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

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

漢書

卷之八

十一

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撻以加小人化

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

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

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

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

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

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

旅是謂秉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

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

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

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
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
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
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
海內平矣

奏置史官

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
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書善惡
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咸在載籍或
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
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
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
行法教帝善之

先主

上獻帝表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
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又使陛下聖教陵遲六
合之內否而未泰惟憂反側疾如疾首曩者董卓
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

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
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
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
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
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鳩害雖糾合同盟念在
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効常恐殞沒孤負國恩寤
寐未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
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
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
大啓九國卒新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直醜正寔

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
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
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
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
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耀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
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眾議拜
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
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獎厲六
師卒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

萬分謹拜章

東漢書疏卷之八終

東漢書疏

卷之八

一六

東漢書疏卷之九

明武昌吳國倫校

漢先主

孟達

辭先主表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
 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
 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
 鱗集臣內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
 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遠
 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潔去就
 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
 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
 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
 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
 傷絕何者荊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
 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
 聖恩感悟愍臣之心悼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
 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
 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東漢書疏

卷之九

諸葛亮字孔明南陽人丞相

為先主定計

蜀漢先主屯親野徐庶薦諸葛亮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

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

東漢疏

卷之九

二

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與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脩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

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箝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龐統字士元

議取成都

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戕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

東漢疏

卷之九

三

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沉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漢後主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

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

東漢書

卷之九

四

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

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東漢書

卷之九

五

後出師表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備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

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
 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
 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
 滿腹衆難塞曾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
 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
 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
 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
 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
 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

東漢疏

卷之九

六

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驚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
 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暮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
 王崗芝丁立白壽劉邵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
 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羌散騎武騎二千餘人此
 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
 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
 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
 則任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
 地與賊持乂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
 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以定然

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
 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
 毀敗紿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
 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
 能逆覩也

上言勿正吳罪

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
 角之援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便當移兵東戍
 與之角力須并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
 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持坐而須老使北賊

東漢疏

卷之九

七

得計非策之上者昔考文甲辭匈奴先帝優與吳
 盟皆應權通變弘思遠益非匹夫之為分者也今
 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并力且志望以滿無
 上岸之情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
 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
 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
 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
 者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之
 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權僭
 之罪未宜明也

晉隆

乞立諸葛亮廟表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
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已來小善小德而
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興王
室之不壞實斯人之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
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
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
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懷疑也臣愚以為
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
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
禮

東漢書

卷之九

八

東漢書疏卷之九

兩漢書疏序

文章與世道相軒輊六經魯論
 渾噩簡野孟氏雄以肆至戰國
 則極矣中間左肅左立明韓非
 荀卿列禦寇莊周之文肉深奇
 詭並列名家西漢公孫弘飛鏘
 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諸人
 樸直峻整壯麗而辯博庶幾古
 作者漢而東揚震孔融班固羣
 流習尚對偶氣駁卑弱夫世日
 隆風日漓文體日趨以薄其勢
 然也然亦蓋三國兩晉例論哉
 唐宋文章名家諸賢韓退之蘇
 子瞻學史記柳子厚學西漢賈



子周學劉向亦剖其藩升其堂
 者矣夫文不難於華難於質不
 難於煩難於簡不難於奇曲難
 於拙直嘉祐向歐陽永叔務然
 險峭崇平淡格始一變于實私
 評作古文字須削去近格專志
 六經魯論翼以孟氏書秦之殺
 梁國語離騷史記以集文章之
 大成以盡其妙以通古作者蓋
 竊有志而未能也同年縉雲周
 君文化副憲湖南向出尊府
 封監察御史怡菊公手抄兩漢書
 疏見示授而閱之再旬廼歎曰
 參苓薑桂藥籠中物有志學古

文者此書可少乎哉疏中所載
 如曰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
 正百官曰太子在早諭教選左
 右曰正臣進者治之表曰舜止
 二女以崇至德曰天德無私親
 順之和起遂之害生要之昏為
 至言迺若姚而諷頌而規強立
 而道不渝盡言而主不怒則又
 古三代君臣之遺意可風而後
 世無疑者殆將不直士文之師
 而已因正其訛謬別為卷凡十
 方謀諸同案刻梓以傳廣公用
 心云耳公字廷璋先教是職剛
 實莊整讀書老不厭所著有應

訓編觀書類總序可傳也
 弘治乙卯秋八月望蕭田見素
 子林經序

149 467 冊黃卷四庫全書 8 卷二

上孝哀皇帝書

卷之六

魏相

上孝宣皇帝書

上孝宣皇帝使宜事

翼奉

對孝元皇帝策

上孝元皇帝疏

李尋

說帝舅曲陽侯王根

對孝哀皇帝

張敞

上孝宣皇帝封事

上孝宣皇帝書

上王太后書

諸葛豐

上孝元皇帝書

上孝元皇帝書

劉輔

上孝成皇帝書

上孝成皇帝書

卷之七

蕭崇

上孝哀皇帝書

孫資

上孝哀皇帝書

毋將隆

上孝哀皇帝書

蕭望之

原缺

原缺

上孝哀皇帝詔封事
 對孝成皇帝直言策
 上孝成皇帝書
 師丹

上孝哀皇帝書
 師丹

史部

劉向

上孝元帝變事

中書宦官弘恭石顯弄權望之堪更生議欲白
 罷退之未白而語泄遂為訐史及恭顯所譖
 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其春地震夏見客
 星鼎春舌間胡之眩上感寤下詔賜望之爵
 內侯奉朝請秋徵堪向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
 皆為中郎冬地復震時恭顯許史子弟侍中諸
 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懼焉乃使其外親上

變事

竊聞前將軍蕭望之等皆忠正無私欲致大治忤於貴
 戚尚書今道路人聞望之等復進以為且復見毀誅必
 曰嘗有過之臣不宜復用是大不然臣聞春秋地震為
 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為三獨夫動亦已明矣三獨夫望
 且往者高皇帝時季布有罪至於夷滅後赦以為將軍
 高右孝文之間卒為名臣孝武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
 侯韓說諫曰說音前音丘音王死陛下至今恨之
 今赦寬後將復太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賞復用
 之位至御史大夫未有風流者也董仲舒坐私為寬

異書主父偃取奏之下吏罪至不道幸蒙不誅復為太
中大夫膠西相以老病免歸漢有所欲與常有詔問
改作仲舒為世儒宗定議有益天下孝宣皇帝時夏侯
勝坐誹謗繫獄三年免為庶人宣帝復用勝至長信少
府太子太傅名敢直言天下美之若乃群臣多此比類
難一二計此必有過之人無負國家有益天下此四臣
者足以觀矣前弘恭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恭
病出後復視事天陰雨雪由是言之地
動殆為恭等也近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諱明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太平之門開矣吳
之原塞矣

上孝元帝封事

承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
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常玄成諫大夫貢禹與
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望之堪謀排
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數離親戚欲退去
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徵用
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
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上書自寬前事恭
顯白令詣獄置封

大夫給事中太兄信任恭顯憚之數譖毀焉更
生見堪猛在位幾已得復進幾日懼其傾危乃
上封事諫曰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謹乃復蒙恩竊見災
異並起天地失常微表為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
在則誠猶不忘君倦倦之義也况重以骨肉之親重且
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二思未
報也忠臣之義一杆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臣食
報也而臣聞舜命九官尚書禹作司空皋陶作士
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韶舜樂名皋陶管之屬示其備也於韶樂九奏則鳳
舞四見其容儀擊鼓鳴磬而百政相率來舞言
也難還衆賢罔不爾和難還衆賢崇推讓之風銷分爭之
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
廟爾雅頌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詩周頌清廟文王
也爾雅頌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此詩周頌清廟文王
文王於穆清廟故蓋得其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

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稷稷此周頌也此周頌也
 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
 福穰穰此詩也又曰始我登筵此思文之
 獲天助也下至幽厲之際朝遂不和轉相非怨此
 小在位而從邪議飲飲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飲飲
 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戒則具是遠謀之不戒則具是
 依此小雅小雅是詩也言在位者士大夫也然
 者則用之不善之謀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梳衆枉也
 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諛口巷巷此小
 言已過而王事不取自陳若實無辜也善氣聲也
 其詩曰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小
 本有辛卯之交詩也孔意醜也周之十月夏之八月
 亦孔之哀乃極也又曰披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
 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告

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
 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莫德此
 是為非甚衆大也正月夏之四月也此言王政
 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訖言亦孔之將言民以
 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逐此言此皆不和賢
 末年魯隱之始位也平王之子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
 奔於魯而春秋為諱不言來奔此言傷其禍
 殃自此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春秋公羊氏傳
 年之間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
 崩地二信十四年八月辛卯沙鹿崩五彗星三見又十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夜常星

見夜中星隕如雨... 國三... 者之... 六... 中... 有... 音... 六... 草... 雨... 孟... 君... 可... 郊... 九... 子... 相... 至... 異... 通... 得...

是以前... 星失行... 所刺而... 元以來... 也夫有... 於春秋... 者由上... 人退而... 不斷之... 盛則正...

亂故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
 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鹿見晚車消
 小雅角子篇刺幽王好聲伎也燕喜則也見無雲也
 始出而兩雪始也言兩雪之盛燕喜至於無雲也
 則賢者升用而小人誅滅矣燕喜反觀乃見反政與
 易同義昔者鯨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
 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也流言相說豈可勝
 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等蔡故以大
 治蔡華至今孔子與季孟皆仕於魯而季孟執國權
 與叔孫俱宦於秦也孫定公始皇賢季孟季孟而消孔
 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安危之端在所信
 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
 也此相舟之詩也言石性堅尚不可移言守善篤也易
 曰渙汗其大號然大號令如汗之出也言王者與言說令如
 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
 也時三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
 如探湯言其難也今二府奏調伎不當在位歷年而不
 去二府丞相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伎則
 如後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群小窺見問
 隙緣飾文字巧言說詆毀也流言飛文譁於民間
 也

小人成謀誠足懼也昔孔子與齊人相見相
 不為朋黨為親與事陶互相取不為比周見尚書何
 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聚
 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聖王在位則引其類
 則賢人君子在下位則思與其類俱進易曰拔茅茹以
 其彙征吉也泰卦九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
 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進而賢至類相致也今伎邪與
 賢臣並交戰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
 訛數散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
 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
 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罪
 苗於三有而孔子有兩觀之誅孔子謂苗人之
 之於兩觀之下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
 誠深思天地之心速察兩觀之誅而棄之竟否泰之
 其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遵以為法原秦魯之所消
 以為戒謂歷歷觀之原考祥應之福皆災異之禍以揆
 當世之變故遠伎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日陰杜閉群
 枉之門廣開象正之路也夫決斷疑分則猶使是
 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名聲遠播太平之基萬世
 之制也臣誠恐此

不謂不收不通所聞痛惟春秋災異以救今事一二條
其所以不宜宣泄也由臣謹封味死上

上孝成帝疏

帝嘗起昌陵數年不成後還歸延陵制喪未嘗

向上疏諫曰

臣聞堯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

也堯下故賢聖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

王者必通三統王者象天地人之明天命所授者博非

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保將于京大雅文

言殷士之臣有美而無德也也德也

是天命無命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慎民雨何以勸

免前與同無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

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

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帝既滅秦

將都雒陽感寤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

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

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

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廟近水也幸奇曰蓋謂此

也上意慎愴悲懷願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持用

也上意慎愴悲懷願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持用

許崇斷陳漆其間此山今宜州石是也對崇者可以

其同又從而漆之也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

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持又何

戚焉有可欲則多藏金玉而享利之人皆欲取之

其取之故無也謂不真石而傳人取之

慶典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

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

厚衣之以薪言積薪以覆之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棺

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在上野堯葬濟

陰丘隴若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

不改其列物比列也殷湯無葬處謂不見文武周公

葬於畢畢在長安西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

下樛里子葬於武庫樛里子且死曰葬我於武庫

及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大皆無丘隴之處此聖帝明

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孝子亦承命

順意而薄葬之比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

王第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之古墓而不墳

墳墳也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言謂好以

行其道不得專在本邦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備之

故墓富貴踐試志反為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備之

以告孔子孔子疏曰吾聞之君子不階墓蓋非之也

禮記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
 嬴博不及泉飲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
 而澆曰且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
 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
 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延陵惠父毋禹忠臣
 周公弟弟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
 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椁仲尼曰不知速朽者
 始皇集知畧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
 情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造禮亭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
 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
 多其瘞藏成蓋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
 山之阿也下錮山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同
 四五里有餘石擲為游館以爲雜宮別館也人膏為
 燈燭水銀為江海黃金為鳥雉珍寶之藏機械之變
 之盛不可勝原蓋本數又多殺宮人生靈工匠計以萬
 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
 師至其下矣周章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
 掘之而求財物也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鑿在對
 地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掠自古至今葬未

有盛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破項籍之穴內罹牧豎之
 禍罹遺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好愈深者葬
 愈微無德寡氣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
 速由是觀之明謂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
 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為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
 之斯干之詩是也小雅以爲美宣王考室其首章曰
 之德如淵水源秩二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
 衆多也子孫如朝謂祖廟其有覺其權稱子孫也
 及魯嚴公也刻飾宗廟多祭臺園後嗣再絕
 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天制
 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為高下地積
 土為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
 功費大萬百餘大真也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
 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
 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大用也馬謀之賢知
 則不說以示眾庶則苦之說讀其說若肯以說愚夫淫
 侈之人又何為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特達蓋世
 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

秦亂者竟為奢侈比方仁龍又此說愚夫之目隆一時
之觀遠賢知之心忘萬亡之憂臣竊為陛下羞之唯陛
下上覽明聖黃帝克身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
賢知穆公延陵博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
以儉安神可以為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
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夫之議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以息哀庶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不能徒

上孝成帝封事

時上無繼嗣政由王氏出矣吳浸甚漢書曰吳王濞
謀反向雅

奇陳湯智謀與相親文獨謂湯曰矣吳如此而

外家日盛其漸必危劉氏吾幸得同姓未屬家

世榮漢厚恩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身為宗室遺老歷事三主上

以我先帝舊臣每進見常加優禮吾而不言我

當言者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向遂上封事極諫曰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而常亡失

御臣之術也夫入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為害者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音晉有六卿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齊有田崔衛有孫

魯有季孟宣國事世執朝初後田氏取齊六卿分

晉權行成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孫林父繁殖出其君新成其君

秦昭始皇增山厚藏以侈生害足以為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夫之議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以息哀庶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不能徒

三人者權重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范

之言而秦昭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壘蔽大臣終

有間樂望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壘蔽大臣終

不遠即漢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

席太后之寵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將相之位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兼南北軍之

眾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雍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

侯朱虛侯等竭力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今王

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

魚鱗左右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相次禮記曰古者天子
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

借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汚而寄治身私而託公

禮記曰古者天子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

禮記曰古者天子之葬也應音是也帝或音及音葬也

今連三年比食也。自遠始以來二十歲間而八食。
 學二歲六月而一食。發古今罕有異有。小大希稠。占
 好疾緩息而聖人所以斷疑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
 變。昔孔子對哀公，並言夏桀殷紂暴虐天下，故歷失則
 攝提失方，孟陬無紀。攝提，星名。孟，正月也。紂，紂也。
 此皆易姓之變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時，日月薄食，
 山陵淪亡，辰星出於四孟。辰星，太白也。太白經天而行，
 出東當代東出西當。無雲而雷，雷也。二世不恤天下，
 西過午為。狂矢夜光，狂矢，星也。夜光，星也。
 野禽戲庭，庭主人將去。都門內崩，內崩，長人見。
 石隕于東郡，星李六角，大角以亡。星，大角天王坐也。
 不見觀孔子之言，考暴秦之異，天命信可畏也。及項籍
 之敗，亦李六角，漢之入秦，五星聚于東井，得天下之象
 也。孝惠時有雨血，日食於衝，滅光星見之異。道，月行也。
 孝昭時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復起，大星如月，西
 行眾星隨之。此為特異，孝宣興起之表。天狗夾漢而西，
 父陰不雨者二十餘日，昌邑不終之異也。皆著於漢紀。
 觀秦漢之易世，覽惠昭之無後，察昌邑之不終，視孝宣

之紹起夫之去就，豈不昭昭然哉！高宗或王，亦有復風
 按木之變，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壽。成王有復風
 之報，神明之應，疾若影響，世所同聞也。幸得託末屬
 誠見陛下寬明之德，真銷大異，而與高宗成王之聲以
 崇劉氏，故狼狽數奸死亡之誅。意也。今日食尤
 屢，星孛東井，攝提夾及紫宮，有識長者莫不震動。此變
 之大者也。其事難一二計，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
 是以設卦指爻而復說義，書曰：作來以國，人也。天文難
 以相曉，臣雖圖上，猶須口說，然後可知。願賜清燕之問，
 指圖陳上，輒入之，然終不能用也。

上孝元帝疏
 郵支單于遣子入侍，願為內附。漢遣衛司馬谷
 吉送之。郵支單于怒，竟殺吉等。漢遣使三輩，
 康居求吉等死也。吉尸郵支因辱使者，不肯奉詔。
 時陳湯使外國，又之遷西域副校尉，與戊已校
 尉甘延壽謀，給制發城郭諸國兵，斬單于首，得
 漢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關氏太子名
 王以千五百一十八級，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
 餘人。既論功，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
 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

危微幸生事於蠻夷為國招難漸不可開元帝
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遠衡顯之議議又不決故

宗正劉向上疏曰

卸又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
重群臣皆聞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
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
城郭之兵擄出百死入絕域遠蹈康居屠五重城擊
款侯之旗斬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
山之西掃吝言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
反之威呼韓邪單于見卸支已誅且喜且懼仰風馳義
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
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勲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言雨
為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震如雷
顯允方叔征伐獫狁刺來威小雅采芣之詩車徒
上且威有威如雷故能克定也言車徒
首獲匪其醜善也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
順者皆來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
震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功
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享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

受社來歸自為我行處又千里之錫以爲遠况萬里
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受社之報及指命之功
父挫於刀筆之前其勤至矣非所以勸有
功勵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及會王休好
止後有滅項之罪項名也春秋僖公十七年夏齊桓公
伐項名也春秋僖公十七年夏齊桓公伐項名也不
論也桓公有德存亡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行
行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捕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
經四年之勞而虛獲駿三十四猶不足
王母鼓之首而域傳作母慕而此云也猶不足
以復費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
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
於大宛卸支之誦重於先王殺死者罪甚於留馬而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
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
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達長羅長羅侯也
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通籍也
言止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天子
下部知朕忘之所以優游而不征者使者吏
事故隱思而未有云也今延壽湯昭使宜乘時
節諸國禮遇而壯之願天地來歸

西漢書疏卷之二

王嘉

上孝哀帝書

往年於感守心太白高而芒光又角星第
於河鼓其法為有兵亂是後說言行詔等經歷
郡國天下騷動恐必有非常之變可遣大將軍
行邊兵救武備斬一郡守以立威震四夷因以
嚴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嘉對曰

臣聞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攝

不可詐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教戒

人君見謂顯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

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傳者傳音附星歷虛造

匈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為權變非應天之道

也守相有車馳詰關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

譏說者云動安之危之往也言能全安辯口快耳

調諛則主惠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

傷思慮昔秦繆公不從百里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於

悔過自責疾註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無於後世

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為主上不

谷永

上孝成皇帝疏

荒王嘉薨于立嗣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實
妻實兄子昭為立右數過實飲食報實曰我好
翁主諸王女皆稱翁主欲得之實曰翁主姑也
法重立曰何能為言罪不能遂與園子姦積數
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言有司
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戮行請誅太中大天

谷永上疏曰

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

閨門之私聽聞中書之言中書材構在春秋為親者諱

詩云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近也戚戚內相親也王

今梁王年以頗有狂病始以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

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不服猥強効立傳用致

難明之事獨以偏辭成臆斷獄亡益於治道汚謂

也宗室以內亂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

隱諱增朝廷之榮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

而父同產長年齒不倫梁國之富足以享謂

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之心言枯亦當案事者運
 問惡言本所問者然望何故得也必不與發舒以三者接之
 殆非人情疑有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
 萌芽之時加恩勿治上也謂之既已案驗舉憲宜
 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
 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而反命於下吏使者深反以清
 也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刑汚亂之恥其得治親
 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

賈誼雄

上孝文帝治安策

是時匈奴疆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
 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
 疏陳政事多所匡建其大畧曰

臣竊惟事執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其皆非事實知治亂之休
 者也夫抱火而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
 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衝決國制
 於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執

葉五原缺

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美
 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鍾鼓之樂勿為
 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執道兵革不動道民
 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御日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
 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成理生為明帝
 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
 顯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典漢亡極遠又安之執
 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六親父母兄弟
 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綱陳紀輕重同得後可
 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
 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謂自得在下風
 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
 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熱也雖使為
 舜復生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疑之執於
 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淮南厲親兄之子西
 而擊今吳又見告矣時吳王又不相天子春秋鼎盛
 而方行義未過行下德澤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
 侯謂無有大其權力且倍者寧然而天下少安
 也大國之王勿謂相方握其

是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謀殺之害
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貢高
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柴奇開章皆細民
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亦于天下之
上而安植遺腹朝妻喪而天下不亂言天下安樂天子
老惠曰曰置遺腹朝妻喪皆未有所知也五秦曰天子
善者天子未坐朝事先帝喪也師古曰應孟二
也是當時大治天下歸聖明宜動而五業附陛下
謙憚而又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腫一腫之大幾如
履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平一二指指身處
亡聊亡聊謂動而痛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為已病非徒蓮也又苦蹇蹇蹇蹇字也天下曰蹇
疾字言足蹇反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
之子也惠王親九子也今之王者九子之子也親者或
亡分地以安天下廣立藩屏則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
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蹇蹇可痛哭者此病
是也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
也變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今匈奴媼媼侵掠至
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
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今說令也操主天子共重

是臣下之禮也足又居上首願居願居
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重倒縣而已願居
又類辟且病靡辟音壁夫辟者一面病靡者一方
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長爵高爵也
賞猶將禦寇不得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人謂小兒也
復除是復除是不得五尺以上不輕得息五人謂小兒也
備斥侯望烽燧不得卧邊方備胡寇將吏被介冑而
多多將吏被介冑而將吏被介冑而
騰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二不使醫謂可為
弟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
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言長素此患進謀者率以為是
固不可解也亡其甚矣無治安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
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大縣之衆甚為執事者
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請必係單于之頭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計
人降匈奴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令天子今不獵猛獸
而獵田鼠不搏及寇而搏畜菟菟細鼠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信音可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僮隸為之繡衣
緣履緣履諸緣諸緣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入朝則不

之也 貴而庶人得以衣婢妾曰殺之表傳統之表也
 諸以 諸諸 諸諸 諸諸 諸諸 諸諸 諸諸 諸諸 諸諸 諸諸
 服今 富人 大賈 嘉會 召客 者以 被墻 古者 以奉 一帝 一
 右而 飾適 得而 今庶 人屋 壁得 為帝 服倡 優下 賤得
 為右 飾然而 天下 不屈 者殆 未有 也且 帝之 身
 自衣 皂綿 而富 民墻 屋被 文繡 天子 之右 以綠
 其領 庶人 獲妾 緣其 履也 此臣 所謂 舛也 夫百 人作
 之不能 衣一人 欲天 下亡 寒胡 可得 也一 人耕 之十 人
 聚而 食之 欲天 下亡 飢不 可得 也飢 寒切 於民 之肌膚
 欲其 亡為 姦邪 不可 得也 國已 屈矣 盜賊 直須 時
 耳言 待時 然而 獻計 曰毋 動言 天下 為大 耳
 夫俗 至大 不敬 也至 亡等 也無 尊卑 至月 上也
 許者 猶曰 毋為 可為 長太 息者 此也 商君 道禮 義葉 仁
 恩謂 爾并 心於 進取 行之一 歲秦 俗日 敗故 秦人 家富
 子壯 則出 分家 貧子 壯則 出贅 者言 其不 當出 在妻 家
 亦猶 人身 壯之 壯非 應所 有也 借父 糶鉏 慮有 德
 色獲 其田 器也 言以 糶及 鉏借 也母 取箕 箒立 而評 語
 也抱 哺其 子與 公併 居其 勞併 也言 婦抱 子而 哺之 乃與
 反婦 姑不 相說 則反 骨而 相稽 也與 其慈 子嗜 利不
 同禽 獸者 亡幾 耳利 小異 於禽 獸也 然 并心 而赴

然不知 反燕 愧之 節仁 並之 厚信 兼并 之法 遂進 取之
 業信 借仲 一也 天下 大敗 無掩 寡知 欺愚 勇威 壯陵 衰
 其亂 至矣 是以 大賢 起之 威震 海內 德從 天下
 猶尚 未改 今世 以侈 靡相 競而 上亡 制度 棄禮 誼捐 廉
 耻日 甚可 謂月 異而 歲不 同矣 逐利 不耳 慮非 顧行 也
 言其 所追 赴也 計利 則不 顧義 中非 義行 之苦 也
 則寢 廟之 廢也 廟之 廢也 則禮 樂之 壞也 禮樂 壞則 上下 之節 廢矣
 廟之 器也 廟之 廢也 則禮 樂之 壞也 禮樂 壞則 上下 之節 廢矣
 白書 書日 也言 台矯 偽也 出幾 十萬 石粟 也言 年天 下
 者以 出倉 粟近 十萬 賦之 百餘 萬錢 乘傳 而行 郡國
 者也 而大 臣特 以簿 書不 報期 會之 間以 為大 故也
 公知 不知 正風 俗為 行也 至於 流俗 失世 壞敗 因括
 而不知 怪慮 不動 於耳 日以 為是 適然 耳事 理當 然夫
 移風 易俗 使天 下回 心而 知道 類非 俗吏 之所 能為 也
 俗吏 之所 務在 於刀 筆筐 篋刀 所以 割書 札而 不知 大
 體陛下 又不 自憂 竊為 陛下 惜之 夫立 君臣 等上 下使
 父子 有禮 六親 有紀 此非 天之所 為人 之所 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之不慎則懼不備則壞也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五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也也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指矣度江河亡維中流而遇風波必覆矣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復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其相遠也何三代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西生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雷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其惠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

子冥者也故遺其後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西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正入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者必先受業適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適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貴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惠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惠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則徹膳之宰進善之旌善言立誹謗之木諫諍之鼓諫諍者瞽史誦詩工誦箴諫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建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嫻故切

大過可耻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
 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朝日以朝夕月以暮皆迎
 秋入學于學國老執贊而親魏之所以明有孝也行和以
 鷹步中采齊樂詩趣中肆夏亦樂詩名所以明有禮也
 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見其死聞其聲不
 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
 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
 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相固非貴禮義也所
 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殺之獄所習者非斬剗
 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
 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
 然則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
 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
 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事其已可知也然而不能
 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至絕者其徵跡可見
 也至居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
 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
 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
 易成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
 則左右而已夫胡亥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

習及其長而成俗累教澤而不能通者有雖死而不
 相為者其人之行不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
 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見將然將然謂夫
 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
 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生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
 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聖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
 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禮云禮云者責也
 禮云禮云者責也於未萌而起教於既成而後使民日遷
 善遠暴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謂用舍取舍之
 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
 日而憂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
 也人主之所積在矣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
 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皆禮義積而民和親
 故世王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
 德或威之以法法今謂刑也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
 民化德教洽而民化道之以法今者法今也而民怨民怨

湯武廣大其德行六百七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
歲則大敗此亡也故失湯武之定取合雷而秦王之定
取合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
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
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
裕裕也德被蠻貊四夷累于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
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
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殘及身于孫誅絕此天下之所
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
其事觀之則言者不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
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
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
地則堂高陛階也階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
易陵也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
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官師官廷
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
曰欲投鼠而忌器此毒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
其器况於貴臣之近王乎去廉耻節禮以治君子故
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照刑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楚其芻者有罰其齒

也也千六百見君之几杖則起遺君之乘車則下入正
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過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
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也所以體貌大
臣而厲其節也也禮而敬之也今自侯王三公之貴皆天
子之所敗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天
乎謂諸侯長者曰伯曰伯而令與衆庶同黜削則
父異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言偽棄市之法也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秦
迫辱也天廉耻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謀
亡耻之心辱夫望夷之事二世見富以重法者也
也二世於望夷宮也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
雖鮮不如於枕冠雖傲不以首履也夫尊已在
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寧俯伏以敬畏
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
夫束縛之係縲之也輪之司冠縮之徒官司冠
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
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也且其有一非
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天天子之所尊敬
衆庶之所尊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顯辱之
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也行劫殺事智伯及
趙滅智伯豫讓震面吞炭也必報殺子五處

而不中人聞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當我我故衆人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
 雖行若拘或已而抗節致忠行出羣列士人主使然也
 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
 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耻頓音莫諾亡節莫諾音
 若謂也廉耻不立且不自好去声苟若而可音
 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音主上有敗則因而從之矣
 延式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
 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此於人主群下
 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群下也
 也言其執志俱亡耻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
 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
 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董寬不節董寬所以
 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惟德不備坐罷
 軟不勝任者不謂能軟曰下官不職能廢於故貴夫
 臣定有其舉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諱字尚遷就而
 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譴責也何聞譴
 何則白冠冠纓以毛作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罪耳
 請室請罪之室水性平若已有正罪上不執縛係引而
 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弛非大罪也上不使

人頌蓋而加也不於其頌而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
 再拜跪而自裁謂自刑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粹才
 遇之有禮故群臣自意音喜許吏反好嬰以廉耻故人
 矜節行矜尚也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
 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
 耳忘身唯為主耳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
 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
 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國扞敵之臣誠
 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言聖人
 行以御其國不可與音彼且為我死故吾
 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夫夫人也顧行而忘利守節而
 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以權可寄六尺之孤念主忘家
 也此何喪馬如此則於此厲廉耻行禮誼之所致也
 器也謂久行之言無不為故曰可為長太息者
 此也是時丞相故曰可為長太息者
 不食州至武帝時稍復八獄自審成始

是時匈奴強寇邊上養兵以禦之是錯上言

兵事曰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

利高右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敗畧畜產其後獲入

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其後獲入

其之卒沒世不復其後獲入自高右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

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

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

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

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繇此觀之

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

合刃之急者三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

器用利兵法曰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于康山林積石

經川丘阜經川常流之水山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

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曼衍相屬也延平原廣

野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野

也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

平地淺山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劔楯三不當一崔

言中同的的謂所之捕果也 則匈奴之革首木爲
 弗能交也 革首以皮作如鐵者被下馬地開劍戟相接
 去就相薄也 薄迫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
 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
 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
 術也雖然其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倏
 仰之間耳 言不知其術則雖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
 振 復也 跌不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
 胡義渠蠻貊之屬來歸誼者其衆幾千飲壹長技懷匈
 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功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
 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
 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
 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衛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
 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
 下財擇 財與

上孝文帝

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 音南攻揚粵
 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
 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

不知其孰則為人禽也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
 之處也木皮三寸水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
 獸羣毛 密理謂其肌膚也 其性能寒 謂其毛也 揚粵之地少
 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
 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 償什 秦民見行如往
 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
 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有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
 後入閭取其左 間里門也居閭之發之不願行者深怨
 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
 此謂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
 國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
 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
 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 壯烈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唱讀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
 劫行之之故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 著其執易
 以擾亂邊竟 竟讀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
 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 野古夷草甘
 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
 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難南晦也 晦古幽字南
 也今使胡人效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

其邑之賢材有護能者也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親
 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
 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徒其各守其業知則同遊長則共事夜
 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
 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
 旋踵矣其理也所徒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
 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
 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之意也壹大治則終身創失其
 故欲立威者始於折屨折屨至嚴可折弓弩可用來而
 不能因使得氣去其氣也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議
 唯陛下財察

對孝文帝賢良策

詔有司舉賢良文學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
 賢士施及方外施及遠也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
 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其言不及者取
 近者比去聲其明達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也比去聲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是辨辨美
 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謂亂也並建豪英
 以為官師師長也為諫諍以輔天子之闕

而翼戴漢宗也賴天子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
 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
 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
 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
 及主郡吏郡守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
 之大體通於人事之始終及能直言極諫者各
 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
 三道三謂國計人事立言也二三大夫大夫其甚嘉
 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論朕志論告大夫其上三
 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更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謂民也四者之關謂陳其志也毋有
 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
 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
 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謂與自朕躬
 夫其帥志毋怠

錯對曰平陽侯臣窋曾子汝陰侯臣窋嬰子穎陰臣何
 子子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昆邪昆平公所選賢
 良太子家令臣錯列侯九卿及郡守舉昧死再拜言
 臣竊聞古之賢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

而為五帝先太禹得咎跡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筦于高
 為五伯長今陛下講于大禹高皇帝之建豪英也
 講議退託於不明以求貢良之至也臣竊觀上世之
 傳傳史者高皇帝之建功業之德厚而得賢佐皆
 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春秋紀之後世
 為帝王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竊等適以臣錯充賦
 此篇之備數甚不稱明詔求賢之意臣錯中才臣亡
 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國家大體愚臣竊以
 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
 於法宮之中明堂之上禮記動靜上配天
 下順地中符人故衆生之類亡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
 載也根著地者無不燭以光明亡偏異也德上及飛鳥
 至水蟲草木諸產皆被其澤然後陰陽調四時節
 月光風雨時膏露降其露如膏五穀熟妖孽滅賊氣息民
 不疾疫河出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
 光施四海此謂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
 人事終始愚臣竊以古之三王明之臣聞三王臣主俱
 賢故合謀相輔計安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人情莫不壽三王生之而不
 傷也人情莫不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也

之五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也合於人情
 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而後為之取人以內
 恕及人情之所惡不以彊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
 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
 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世施延此明於人情終
 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
 臣聞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屬委五伯
 之佐之為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各察已之精用不奉法
 令不容私盡心力不敢矜矜自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
 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
 此可謂方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為之
 撥陷也撥發而以之興利除害尊主安民而救暴亂也
 其行賞也非虐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
 其功也故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欵民財以顯
 其功也顯也猶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
 也非以忿怒妄誅而從暴心也從讀以禁天下不忠不
 孝而害國者也故舉大者罰重舉小者罰輕如此民雖
 伏罪至死而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
 可謂平正之吏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也
 法之善者施而護之不以傷國也謂也

復入救主之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
 亡邪辟之行外亡焉汚之名也辟者僻也事君若此可
 謂直言極諫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臣天下威正諸
 侯功業甚美名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與去聲
 此身不及其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
 陛下人民之衆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
 萬於五伯而賜愚臣策曰臣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
 陛下之高明而奉承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
 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明之臣聞秦始并天下之時其
 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佐然功力不逮者何也地形
 便山川利財用足民利國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
 主皆不肖謀不輯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
 富彊而隣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
 子當此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進言不在及其末塗
 之衰也任不肖而信說賊官室過度嗜欲亡極民力罷
 盡賦歛不節矜奮自賢群臣恐諛諛懼而為驕溢縱恣
 不顧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憊憊
 下言言於刑罰暴酷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
 莫安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
 殺無忌上下之怨

大夫未進方正廢退邪除去除刑害民者誅
 勞百姓列侯就都賦觀新舊用視民不奢所為
 天下興利除害變法易故以安海內有大功數十皆上
 之所難及陛下行人道德厚元元之民幸矣詔策
 曰永惟朕之不德愚臣不足以當之言策曰悉陳其志
 毋有所隱愚臣竊以五帝之賢臣明之臣聞五帝其臣
 莫能及則自視之三王臣其共憂之五伯不及
 其臣則任使之此所以神明不遺而賢聖不廢
 及來者待各

謂也病聞戰不勝者為其地民貧窮者變其業今陛下
下神明德厚賢財不下五帝賢也謂大臨制天下至
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境未安其所以然
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群臣也今執事之臣皆天下
之選已已語終然莫能望陛下清光今之臣不能望見
譬之猶帝之佐也陛下不自躬親而待不望清光之臣
臣竊恐神明之遺也神天子日損一日歲亡一歲
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突於天下竟意以傳萬世愚臣不
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感中茅之愚臣言唯
陛下財擇

西漢書疏卷之二終

西漢書疏卷之三

賈山 穎川人

上孝文帝至言

賈山孝文帝時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

其辭曰

臣聞為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
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為喻唯陛下少
加意焉夫布衣常帶之士言貧賤之士常帶以備身於
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為天子
富有天下賦歛重數百姓任罷廢也任廢言藉衣平
道群盜滿山犯罪者則衣藉衣行道之人平藉衣言使
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賦目言常視也
一夫六諱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諱音呼秦非徒如此
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凡言離宮皆於此
也帷帳不移而具又為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阿房宮
四阿皆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駟馬驚馳柱棟
不抗抗也言處之廣大殿之高峻為宮室之麗至
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為馳道於天下
東窮燕齊南極吳楚上頽海之視畢至

樹以青松為軌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
 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于驪山走徙數十萬人使以
 曠日十年言其重也下徹三泉言其深也合衆金
 石冶銅鑄其內漆塗其外謂其飾也而被以珠玉飾以翡翠
 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為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
 曾不得蓬萊藏塚而託葬焉謂其葬也夫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
 為禮義謂其不義也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
 意而詳擇其中謂其詳也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
 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
 欲急聞忠臣所以柔死而竭知也謂其竭也地之確者雖有
 善種不能生焉謂其不種也江臯河頰雖有惡種無不獲大
 獲謂其獲也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閔龍逢箕子比干之賢
 身死亡而道不用謂其不用也文王之時謂其時也豪俊之士皆得
 竭其智竭其力謂其竭也此周之
 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
 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
 之威非特雷霆也執重非特萬鈞也閉道而求諫和顏
 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迫
 况於縱欲恣行暴虐惡朋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

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
 人主不得聞其過失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
 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謂其諫也古有諫詩之工謂其詩也諫詩
 諫公卿比諫謂其比也諫士傳言諫過庶人謗於道商旅議
 於市謂其市也然後君得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
 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下之尊四海之內其義
 莫不為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酌
 酒謂其酒也食也謂其食也祝餉在前祝鯁在後謂其祝也不謂
 下也謂其下也故天子之尊謂其尊也求脩正之士以直諫謂其直也故以天子之尊謂其尊也養
 二老視孝也謂其視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
 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問至於獨荒者求善無擊也商
 桓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
 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為郡縣築長城以為關塞秦
 地之固大小之執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
 胡可勝計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
 貪狼暴雷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謂其適也昔者
 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
 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藉謂其藉也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
 頌聲作謂其頌也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

費力不能勝其役財盡不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
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戰事勞瘁者不
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所人
與之為怨家與之為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
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
刻石著其功自以為過堯舜統統也言自堯舜以來
其下所言以縣石鑄鐘虞虞也言自堯舜以來
一手萬之事縣石鑄鐘虞虞也言自堯舜以來
武索世廣德古以為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
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世耳雖堯舜禹湯文
夏十世世數三十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
有時相襲也以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復也故死而
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至萬也秦皇
帝計其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後數月耳天下
四面而攻之宗廟絕滅矣秦皇帝居絕滅之中而不自
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
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
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道去聲諛引比其
德則賢於堯舜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
知也詩曰匪言不能明此是也

言則對諸言則退此之謂也此大非之謂也
又言而見見也則退此大非之謂也
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文王以多士之故
未嘗亡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
仁與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
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
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言也死則往弔哭之
臨其小飲大飲皆至而後為之服錫裹麻經大也
未嘗不舉樂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之
大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
後見之故臣下莫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
世而今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術造厥功作圖
所以昭光共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
新新焉將與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
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
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射射獵一日再三出
臣恐朝廷之解弛弛也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

賦農夫出帛餘十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
 子不事八十者二等不事一子不事其賦也二等
 天下男子爵人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
 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
 父子兄弟相見也去而賜之衣平徽緩刑天下莫不
 說喜是以元年膏露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
 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天臣聞山東吏
 布詔令民雖老羸瘵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母死
 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風俗
 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備射擊免伐
 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月
 首則謂夏正之二月為五月今欲定制變舊月
 定古法故謂之五月也月胡雅反定明堂月
 大率循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
 所宰耳言古者大臣不嫌也故君子不常見其
 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與去安方正
 備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道則
 辭臣莫敢不正身備行盡心以補大禮禮如此則陛
 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壽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

此則行日壞而祭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
 子之廷臣竊恐之陛下與眾臣宴游與大臣方正朝廷
 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執事之大者也
 度也

鄒陽

上梁孝王書

鄒陽齊人也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
 濞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
 皆以文辭著名吳王以太子事德望滿漢
 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隱惡指斥
 言故先引秦為論因道胡越齊趙淮南之難然
 後迺致其意云云吳王不納其言是時景帝少
 弟梁孝王貴盛亦待士於是鄒陽枚乘嚴忌知
 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陽為人智畧
 伉慨不苟介於羊勝公孫詭之間介謂間勝
 等疾陽惡之孝王惡去下陽怒下陽吏將
 殺之陽客遊以讓見禽恐死而負素願力迺在
 獄中上書曰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
 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燕太子於

帝任中庶子蒙之言蒙者庶子名也以信判軻而七
周文王獵涇渭載呂尚歸以玉
天下素信左右而亡周用烏桀而王
何則以其能越拘學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
之道也今人主沈誥設之詞牽帷膏之制左
便飾也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不羈言財
也此鮑焦所以憤於世也焦時之不用已
其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
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若唐虞石也故里名勝毋
魯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謂
詐今欲使天下寡廟之士籠於威重之權
脅於勢位之貴度也大之回面汗行以事誥諛之人
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
魚水日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書奏孝王
枚乘
上吳王濞書
枚乘為吳王濞郎中吳王之初怨望謀為逆也
乘奏書諫曰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雖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

望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
有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忠
忠唯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
之人猶將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
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不可復
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政計取福正在今能聽忠臣之
能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極天命之壽敬無窮
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
安而欲乘宗廟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
以為大王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
迹愈多影愈疾不知就陰而止影滅跡絕欲人勿聞莫
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音一人炊之
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
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火也由基楚之善
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
謂善射矣然其所止迺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
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

生有胎結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其禍其禍何自來秦
 山之雷穿石罅極之紆斷幹斲斲音幹井上斲音幹之幹斲音幹
 為汲汲音竭所汲音竭傷也即今交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
 木井上汲音竭以汲音竭鑽者汲音竭與口計及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
 靡使之然也靡盡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
 之至丈必過言則有輕重不見於大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夫十圍之木始生如蓬定可撥而絕手可擢而拔葉茂
 劫擄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
 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
 有時而用素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
 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吳王不測孝王

路溫舒對

上孝宣帝書

昭帝崩昌邑王賀廢宣帝初即位路溫舒上書

言宜尚德緩刑其辭曰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嬖姬之難而文
 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錄是
 觀之由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
 孝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稠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
 二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
 一焉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

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
 有異舊之恩此賢聖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
 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積
 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
 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
 謂霍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
 廟以安天下咸宰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
 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
 統務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
 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蓋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者謂之妖
 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胃鬱積
 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通秦之
 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
 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齊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
 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不可復屬
 之古語云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經也言人
 罪失不辜之過不濫刑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毀毀
 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
 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死是以死人之血流

編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
 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
 生痛則思死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
 飾辭以視之視日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
 畏卻則鍛練而周內之精無月悉致之法中也蓋奏當
 之成其罪雖外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善惡作士
 何則成練者眾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
 賊而無極始為一切不顧國患始苟且也一此世之大
 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大吏尚不入對况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
 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
 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為之外不毀而後鳳凰集
 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
 澤納汙瑾瑜納匿國君舍詬山藪之有草木則藪害者
 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晉法
 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
 與天亡極天下幸甚上善其言長
 董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惟
 講誦弟子傳次以久知授業或莫見其面新學

對孝武帝書
 制曰朕聞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
 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
 統猶懼不遑故廣四方之豪俊郡國諸
 侯公卿賢良脩潔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
 論之極今子大夫卓然為舉首見於朕
 為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
 五帝三王之道改制禮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
 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
 王已沒鍾鼓箎竽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
 至厚樂紉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
 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
 者甚衆翼助然猶不能反日以仆反也
 仆變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諄綬而失
 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
 後息與息止

上古者以刑無補與作之類三代受命其符矣
 在災異之變緣何而起性命之情或天或壽或
 仁或壽仁壽今也習聞其說未燭厥理伊欲風
 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攻也惟百姓和樂政事宣
 昭何備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也惠潤四海
 澤臻山木也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
 神之靈也惠澤洋溢施學方外延及群生
 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又矣其明以諭朕也
 科別其條勿擾勿并也取之
 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在于
 執事書之不世與于朕躬毋悼後言也
 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
 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
 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適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
 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
 止其亂也自非不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
 也也行道則意日志而大有功也省可懷遠而主
 也也詩曰夙夜匪懈書云懋哉懋哉言也
 也道者所歸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
 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
 也王者未作樂之時運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
 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
 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
 也易其化人也善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決於肌膚滲
 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
 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
 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
 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歸者非其道也是以
 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臻
 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
 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譴之為生賢佐後
 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興廢在於己非天降命
 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謹謹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
 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時

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而至
 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時有此瑞也
 復入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我復我復我復我
 言周有盛德故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索德之
 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背畔發
 賊良民以爭土壤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
 氣邪氣積於下怨惡蓄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
 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冶
 而成之不能粹美陶以造瓦器以鍊金言人有治亂之
 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
 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
 鄙夫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者之
 為與者作瓦之人也對造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也鑄者法其中旋轉者猶金之在鎔唯冶者之所鑄
 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也正月正次王王次春
 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
 王者欲有所為且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
 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

兩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三

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氣
 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
 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
 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
 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
 為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適
 任刑之意與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
 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之意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云不者
 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易云不者
 謂一為元者視之始而欲正本也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責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
 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
 其間者奸音干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
 殖五穀熟而中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
 之內聞盛德而皆侏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
 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
 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鳳鳥河圖皆王者之
 位致也今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居可致之位操可

不琢謂彫也又曰非文亡以輔德二端其為
 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謂止也成康
 不式四十餘年式用成康刑措天下不犯刑圍
 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眾刑者相望耗矣哀哉
 王之憲謂法也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
 本任賢本謂也今朕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勸孝弟
 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
 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謬氣氣充
 塞謂也群生寔遂黎民未濟謂也廢刑實亂賢
 不肖混淆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
 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
 措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適牽於
 文繁而不得聘與於文繁謂慎將所錄異術
 所聞殊方與方道也各悉對著于篇毋諱有司不
 師謂也明其指畧切磋商之以稱朕意
 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為憂而未以位為樂也
 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皋繇錄聖輔
 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
 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

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適遜于位以禪
 元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
 子之位以禹為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
 為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
 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
 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
 天下耗亂萬民不安唯謂也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
 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
 廷爰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
 也謂也當此之時紂當尚在上尊卑亂百姓散亡政
 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
 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謂也此觀之帝王
 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謂也此之謂也臣聞制文采玄
 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
 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
 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
 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質潤美不待刻琢此
 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謂也然則常玉不琢
 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

則習之學長則補諸位之以養其德
 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
 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
 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
 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
 道以貪狼為俗性貪故謂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
 也誅名而不察實誅責為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
 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
 有背主之心造偽飾詐趨利無恥又好用酷酷之吏賦
 歛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群盜並
 起是以刑者甚眾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今
 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群下之知
 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即康居殊方萬里
 說德歸誼康居西國也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
 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
 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
 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
 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為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
 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

皆士素不厲也砥礪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
 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
 賢士之所關也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
 眾對亡應書者書謂學官也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
 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
 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
 流而宣化也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
 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為
 市小吏有為姦者守令不貧窮孤弱克苦失職不
 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寔憂民
 夫齊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夫長吏多出於郡中
 即吏二千石子弟選郡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書與且
 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為差差失非所謂積日累久
 也故小才雖繁日不離於小官賢才雖未久不害為輔
 佐也若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
 不然繁日以取責積久以致官是以廉恥質亂賢不肖
 混淆未得其真臣愚以為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
 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
 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
 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編得美

之賢人則三五之盛也謂堯舜禹湯之名可及也毋以
日月為功實試賢能為上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
遂取殊路賢下肖異虜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
制於文使符切疑究之臣敢不盡愚復策之

對孝武帝策問治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
有驗於今故朕垂問辱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
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寢浸同虛心
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
之道繁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辱當世之務哉修
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敢與夫
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
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
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熟之復之究竟詩
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
福小雅小雅之詩安息安慶也介助也景大也
福言人若不當苟且安慶若能靖共其位直道
而行則神聽而如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懋明
之懋勉也

仲舒復對曰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今
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轉承師說而復下明策

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對條
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
也察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編覆包含而無所殊建日月
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
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
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
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
之所以罰也絲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
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
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
也書邦家之過蕪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為其美惡
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者備教訓之官務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
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脩亡以化民民以故棄
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
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法謂古故春秋變古則譏之
天令之謂之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
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
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

上下之序以防欲也備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
 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
 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祭然有文以
 相接驩然有恩以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
 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
 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明於
 天性知自責於物知自責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
 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
 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
 亡以為君子此之謂也策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寔微
 寔滅寔明寔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眾少成多積小成
 鉅故聖人莫不以掩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克發於
 諸侯從唐侯亦舜興厚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
 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
 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
 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克兢兢日行其道而舜
 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寔明寔
 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
 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厚情性察羣流俗者
 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

者也夫善惡之相攻如影之隨形譬之政桀紂之
 日在天天者自然之理也終陵夷而大壞天暴虐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猶存其
 十餘年此其寔微寔滅之道也策曰三王之教所祖不
 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
 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
 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正之
 故政有既而不行不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
 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抹益扶衰所道之
 然也故孔子曰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
 政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所
 經之排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
 損益者其道如一而尚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不變
 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
 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緣是觀之繼治世者
 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

商之文致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嘉嘉道慙世俗
之聲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議考問
精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定太平之道也臣
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屢能勿失耳屢屢也
若迺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機
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竊有怪
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
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
止吏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
鳳凰來集麒麟出遊以古準今壹何不相達之遠也安
所繆整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有所
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當可得見乎
夫天亦有所分子子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
足傳音附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與祿者不
食於力不動於末末謂工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
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
之所以器器若不足也器器口者身寵而載高位家
温而食享祿乘也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
民安能如之哉是故幾其奴婢多其牛羊積其田宅博
其產積其委積務此而亡仁以遺愛民民日削

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
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
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
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
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投其葵食葵
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
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
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義而急於利
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
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
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
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
效之遠者望而效之效音附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為
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
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
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
居君子之位而為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
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子之相魯亡可為者矣

西漢書疏卷之三終
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
明民知所從矣天子以仲舒

西漢書疏卷之三終
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言乎王正月大統也此言諸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教變下不知
之常經古今之通語也公羊傳元年春正月
法皆樂統天子不得自專也
言乎王正月大統也此言諸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
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教變下不知
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
明民知所從矣天子以仲舒

西漢書疏卷之四

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

上孝武皇帝疏

司馬相如嘗從上至長楊獵宮是時天子方

好自擊熊豕馳逐擊獸相如因上疏諫其辭曰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王力大也慶忌吳王勇期賁育孟賁古之勇士也水行

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存

之地不存不可犯屬車之清塵言相連續不絕也

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羗夷

按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

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御歷

之變有馬勒銜也乘車之鈞心也言馬銜或斷况乎

豐草騁立虛豐曰騁前有利害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慮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樂出萬

有一危之塗以為娛巨竊為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

未萌而知者避危於無形既因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

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

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

可以論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上善

公孫弘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公孫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能願更選國人固推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對武帝賢良策問治道

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其露降風雨時嘉禾興

朱中生山不童澤不涸醴水不竭鳳在郊藪

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政行

喙息咸得其宜政有是而行者也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于大夫脩先聖之術明君臣

之義講論洽聞有聲乎當世敢問于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禹湯水旱

厥咎何由仁義禮智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

著之于篇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

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賞重罰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紛殊去無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節賦省歛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遂其字從之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各就業則各申其理而愛之則人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法除和之所賞禮之所取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此去今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合與上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少生山不童澤不涸醴水不竭

不養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
 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奉幣而來
 朝此和之極也臣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
 也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私謂之仁明是非
 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而後教
 生之柄通壅塞之塗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
 遠近情偽必見於上謂之術凡此四者治之本道
 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安樂法該
 而不用言下無所加則不得其術則主敬於上官說於
 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先遭鴻水使禹治
 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
 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私
 親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
 意不足以奉大對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
 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擇弘獨為

杜欽
 說大將軍王鳳
 上為太子時以好色聞及即位皇太后詔采良
 家女杜欽因是說大將軍鳳曰
 禮一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九陽數之極也
 天子一娶九女

夏殷之制也欽舉前代必鄉舉求窈窕不問華色傳問
 之約所以制之也也弟姪雖缺不復補所以養壽塞
 而也所以助德理內也也故后妃有貞淑之
 爭也也勝女之內兄弟之甥姪也也故后妃有貞淑之
 行則亂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有壽
 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好色不厭女德不厭
 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十年或五十年言佚欲之生害也
 或四三年謂適改適度則損壽也
 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
 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為制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
 異態則正后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適音代是以晉
 獻被納諛之謗由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
 秋未有適嗣方鄉術入學音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
 政宜因始初之隆遠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
 善女之質母必有聲色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戒之在
 色小弁之作可為寒心小音盤太子置曰之傳作也
 唯將軍常以為憂王廢申后而立廢故事無有
 欽復重言用重互
 說大將軍王鳳
 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
 常忘忽可不慎我前言九女略陳其端攝甚何悼懼也

將軍不深留意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遊三代之季世覽宗宣之饗國察近屬之符驗宗宣高宗也近屬漢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嘆之王右不無故詩人嘆而傷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諫淑女幾以配上君子好建故云然也忠孝之篤仁厚之作也詩也夫君親壽尊國家治安誠臣子之至願所當勉之也易曰正其本萬物理此文凡事論有疑未可立行者求之往古則典刑無考之來今則吉凶同卒搖易之則民心惑李千急也若是者誠難施也今九女之制合於往古無害於今不逆於民心至易行也行之至有福也將軍輔政而不垂定非天下之所望也唯將軍信臣子之願信言念睢關之思建委政之隆及始初清明言天子即政事權權之隆天子新為漢家建無窮之基誠難以忽不可以通法漢循故事而已

對孝成帝策

杜欽乞骸骨去後有日蝕地震之變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士合陽侯梁放舉欽欽上對曰

陛下畏天命嗚呼異是見公卿舉直言之士將以求天心還得夫也臣欽愚陋經術淺薄不足以盡大對

臣聞日蝕地震陽微陰盛也臣者君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妻者夫之陰也夷狄者中國之陰也春秋日蝕三十六地震五或夷狄侵中國或政權在臣下或婦乘夫身或臣子背君父事雖不同其類一也臣竊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刺來昌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垂變夷無逆理之節殆為後宮近何以言之日以戊申蝕時加未戌未土也土者中宮之部也其夜地震未央官殿中此必適妻將有爭寵相害而為患者唯陛下深戒之變感以類相應人事失於下變象見於上能應之以德則異咎消亡不能應之以善則禍敗至高宗遭維維之戒既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復興要在所以應之應之非誠不立非信不行宋景公小國之諸侯耳有不忍移禍之誠出人君之言二焚厥為之退舍宋景公焚穀守於大臣及國人與能公皆不聽天威其以陛下聖明推至誠深思天變何應而不感何挫而不動孔子曰仁遠乎哉唯陛下正后妾抑女寵防奢泰去佚游躬節儉親萬事數御安車由輦道親二宮之饗膳二宮謂成太后也無食日養其食致昏晨之定省如此則老言不足與也異何足消滅如不留聽於庶事不論好而受位

天下之財以奉進修厲萬姓之力以從耳目近詭說
之人而遠公方信殘賊之臣以誅忠良賢俊失在巖穴
大臣怨乎不以雖無變異社稷之憂也天下至大萬事
至衆祖業至重誠不可以快豫為不可以奢泰持也唯
陛下忍無益之欲以全衆庶之命臣欲愚言不足采

對孝成帝策

上盡召直言之士諸白虎殿對策策曰天地之
道何貴王者之法何如六經之義何上人之行
何先取人之術何以當世之治何務各以經對

欽對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生
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之昆蟲草木
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以廣施非義無以
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經之所上也孝則事君
不忠蒞官不敬戰陳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
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
黨考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所
不為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為遠觀其所主孔子曰
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馬瘦哉取人之術也
然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

尚質尚德者其德實去偽也表明也孔子曰惡紫
之等來當世治之所務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違
而不言則漸日長為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
遠忠而禍意懼臣聞玩色無厭必好生憎之心好憎
之心生則愛惡偏於一人則離嗣之路不廣而嫉妬之
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可勝也唯陛下純
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咸說音繼嗣日廣而海
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備言如不足要也

壹關三老茂

上孝武帝書

武帝末衛后寵衰江充用事充與太子及衛
氏有隙恐上晏駕後為太子所誅會巫蠱事起
充因此為毒是時上春秋高意多所惑以左右
石皆為蠱况詛窮治其事充與治巫蠱既知上
意白言宮中有蠱氣入宮至省中壞御坐掘地
遂至太子宫蠱得桐木人時上疾辟暑甘泉
宮獨皇后太子在太子召問少傅石德德懼為
師傳并誅謂太子曰無以自明可矯以節收捕
充等繫獄也窮治其姦詐上存亡未可知太
子將不念扶蘇耶

遂發兵浮海救東甌不至閩越引兵越三
 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發
 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遂大為發兵遣內
 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饒刑罰薄賦歛哀
 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
 德天下攝然也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
 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
 之地割髮文身之民也與中國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溫席能服
 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設之民不以煩中國也
 其地不可居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甸服
 也封外侯服封外侯服也侯服之侯侯服之侯
 見於蠻夷要服又在侯之外侯侯侯侯侯侯
 服此荒忽絕遠末夫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以
 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
 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
 篁竹之中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
 時暗也言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
 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

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徇數百千里間險阻
 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
 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
 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
 大內越國僻遠殊奇之貢宗廟之奉皆一卒之用不給
 上事也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
 勞蠻夷也疲勞中國之人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
 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
 之臣恐後在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
 責爵發子以接衣食出稅歸家為費皆賴陛下德澤
 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
 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與轎而論
 生謂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與轎而論
 領輿轎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而水行數
 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難行林中多
 蝮蛇猛獸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會
 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
 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先臣長也以其軍降處之上塗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摧未戰而疾
 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
 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

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
 伐鬼方三年而克之自濟九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
 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
 可不重也臣聞八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與不敵
 強弱如使越人蒙死徵幸以逆執事之厲行如厲行在
 及斯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皆言戰後之人雖
 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為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
 州為家八數為固江漢為池人教魏有大野晉有大陸
 齊有海隅齊有海隅齊有田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
 足以奉千官之共多也共音恭租稅之收足以給乘
 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負音也白與黑也
 屏風而曲之馮王几馮音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
 之內莫不嚮應嚮音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露謂使之
 也或露或覆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
 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太山而四維之也維謂繫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得其地而不足為而煩
 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
 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天勞而君子養焉言農夫耕稼以
 養君君愚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
 禦敵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憂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

忠臣也其意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
 之任也言使受一使使無之
 吾力壽王字子壽
 對孝武帝問
 丞相公孫弘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殲弓弩
 百吏不敢前殲音郭謂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
 無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
 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接則衆者寡勝以衆
 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無利則莫犯法
 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矢弩便
 上下其議壽王對曰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五兵謂矛
 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設守衛而施行陣
 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暴寡海
 內抗敵巧作抗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
 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
 可勝數於是秦蕪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
 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隨名城殺嬰焚燬也銷兵甲折鋒
 刃其後民以糧鉏箕挺相撻擊撻音田之謂撻也犯法
 滋衆盜賊不勝至於楮衣塞路群盜滿山卒以亂亡故

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已於帷幕百姓靡散孤寡老弱
 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
 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關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
 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之散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
 之隨影也今以陛下之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適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秦常積聚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保境置手適
 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使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賊
 與所以為業天性固也上自虞夏殷周之統固不能
 督其會數高之不以為大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
 統而下指近世之失此世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
 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也使邊境之
 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者章也已利故尉
 陀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商書願陛下熟
 計之而加察焉是也公言也相見之
 也皆通拜醫藥
 徐樂燕不知
 上孝武帝書

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
 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
 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
 荷頭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時銷兵故但有燕之
 七耳耳矜矜但大呼天下從風呼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
 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手土
 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
 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
 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東而身為禽於中
 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
 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
 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
 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執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
 危海內謂百唱而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難
 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執雖有強國勁兵不得
 還踵而身為禽也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
 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問者
 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

去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
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執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
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
使天下無土崩之執而已矣故雖有強國勁兵陛下遂
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
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排優侏儒之笑
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
康夏禹也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
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
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

嚴安

上孝武帝書

安臨舊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

臣聞孔子曰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則易之故守一
則用過則舍之非其時則有易則易之則易之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多廢

宮室皆競飾調五聲使有節族也
也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也
也故彼民之情見美則頽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
則不可贍也民離本而微末矣也末不可徒得故
措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奪殺人以矯奪也而
世不知規故姦軌浸長夫佳麗珍惟固順於耳目故
失而春樂失而淫禮失而來也教失而偽偽來淫
毒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也
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
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
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
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也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
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也伯者常在天
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
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疆陵弱暴
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
疆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數擊也天子
各介冑生蟻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
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銷其

鍾虞虞者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
 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天下固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
 卿使秦綏刑罰薄賦歛省錄後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
 下伎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
 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
 苛譴諷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遠欲威海外使豪怙將
 兵以此攻疆胡辟地進境音戊於北河飛芻輓粟以
 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
 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而糧食乏絕越人擊之
 秦兵大敗秦乃使尉屠睢將軍以越當是時秦北構
 於胡南挂於越也宿兵於無用之地宿也進而不退
 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
 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請也
 武臣張耳舉趙項良舉吳田儂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韓廣舉梁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長官謂也無尺寸之執起閭
 巷拔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
 進至乎伯王言其稱孤或代也時教使然也秦貴為
 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
 失之疆不變之患也今狗南夷朝夜即降卷楚略越州

臣聞詩頌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也內指明盛德之所隆
 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也合於木上上異此二
 物博謀群臣也軍上對
 對孝武帝問
 上辛雍祠五時獲白麟也用而五蹄也有時
 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特閭巷之資也甲兵
 之變則不可勝言也
 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
 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也
 外郡之地或幾千里也列城也
 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
 父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也
 矣林而復起也近者愁生
 以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
 於遠方之備靡救國家非以
 以子民也行無窮之
 安邊也禍擊而不解
 遠者驚駭非所以持
 變起事煩而慮生今
 十形束壤制也
 公室卑削六卿大盛
 也

也南越窟屏葭菁與鳥魚群音則曰素正朔不及其俗有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間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薦居音音存履也言隨畜牧養易居居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東鉞單于犇幕乘騎抗旌昆邪右社抗舉也右社中是澤南洽而賊北暢也暢達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遠遠設官竢賢縣賞待功能者進以保祿罷者退而勞力謂歸農故也能音刑於宇內矣刑法也言成履眾美而不足懷聖明而不專三宮之文符章賦職之所宜三宮明堂辟封禪之居無聞焉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命之及臻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勒成身神明之敬奉燔瘞於郊宮燔瘞祭地也祭天則燒瘞地則燔瘞獻享之精交神積和之氣祭郊宮謂祭時及后土也而異獸來獲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群公咸曰休哉武王代今郊未見於神祇而獲獸以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

蓋六鳩退鳩逆也不謂也白魚登舟順也謂武王伐殷而魚入王舟夫明闇之徵上亂飛鳥下必獲之兆故曰順也功淵魚變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明同本也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象化者焉編讀曰辨要謂著中國斯拱而送之耳王褒字子淵蜀人也上孝宣帝聖主得賢臣頌益州刺史奏褒有軼材上迺徵褒既至詔褒為聖主得賢臣頌其意褒對曰夫荷旂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純絲也謂織而西蜀音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知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也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禮舍貨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

砥礪目骨反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撲清水焯其鋒
中越砥斂其号砥出南昌水斷蛟龍陸剽犀革
 忽若慧汎盡塗華帶也地也金泥也如以
 此則使離委督繩公輪削墨雖崇臺五增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胡頻庸人之御駕馬亦傷吻敵
 策而不進於行口角也策銅喘膚汗人極馬倦及至
 駕齧駟駿乘旦良馬也至故曰乘旦去費王良執乾
也音霸韓哀附輿韓哀韓又故曰乘旦去費景靡日
景靡如光過鄒國如雁塊如經歷一塊追奔電
 遺風品氏春秋在風扇故隨風於後周流八極萬里
 息何其遠哉人馬相得也德所行故服統俗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熱氣襲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凄愴
寒冷也煖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
 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嘔喻和悅寬裕之
 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夫竭知附賢者必建仁策素人求
 士者必樹伯迹伯音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圖空之
 隆能一飯三吐食一木三登髮以賢賢上成齊桓設庭燎
 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有九九九求見齊桓者不勤其人
 乎於是相公說匡合之功而見之居無幾履朋自遠而
 至齊遂以霸九九計數之書若今算經匡一天下合
 諸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德人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國事扶策則君不用其
 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也悃至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
 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伊尹負鼎
 牛於周百里奚自鬻鬻子飯牛罹此患也罹苦也及
 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行
 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謀而升本朝與謀也
 所離踴躍而享膏梁膏梁食也剖符錫壤而
 先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說士以資也故世必有聖
 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列龍興而致雲
 則列蟠蟠蟠蟠秋吟蟬蟬吟增出以陰陰蟠蟠今之生也
 曰思望士生此王國大言美哉此集多之廣生也
 武之君獲稷稷陶伊尹呂望明明在朝稷列布
 精會神相得益章章明雖伯牙操連鍾連門子
 焉魏而弘功業終止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
 然交欣千載一合論說無疑翼手如鴻毛遇順風沛乎
 如巨魚縱大壑其倚意若此則胡奈不止為令不行也
 盛四表橫被無窮遐矣矣

不獨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聽已聰單盡極也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也薄遊自然之執恬澹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功誠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僑於彭祖走時人列仙傳彭祖殷大夫也歷夏至商也手其以寧也妙然高

西漢書疏卷之四終

西漢書疏卷之四終

西漢書疏卷之五

賈捐之字君房賈

對孝元帝議

初武帝南征越元封元年五倍耳珠厓郡皆在西方海中洲居居海中廣袤可千里表長合十
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阻絕數犯
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一反殺吏漢輒發兵擊
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九
六反叛至其五年罷倍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
神爵三年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
九縣反輒發兵擊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
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反連年不定更平上與有
司議大發兵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使侍中
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珠厓內屬
為郡久矣今肯叛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變夷之
亂虧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於六經之內
捐之對曰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曰危言孔子

知邦有道無諱忌之患敢昧死竭卷卷卷與臣聞堯舜
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禹之功德載入聖人故孔

子稱先曰大哉詔曰盡善為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
 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
 海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日漢欲與聲教則治之不
 欲與者不彊治也與音故君臣歌德可歌頌含氣之
 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
 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重九譯事
 言通言通名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遠王
 齊桓抹其難事在左傳孔子定其文孔子存春
 以至千春與兵遠攻食外虛內務欲廣
 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瀆
 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
 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閉中國未安徑
 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常賦
 前屬車在後事多時有駭千里馬者詔曰驚旗在
 及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走
 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
 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
 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使人用事則詩

巨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
 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東漢書都內之
 錢貫朽而不可校其通探平城之事連諸國至于安恩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樂浪音洛
 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
 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
 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
 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巷哭漢書
 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鄗地
 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
 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
 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怖之忿欲驅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
 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詩小雅采芣
 古而患之久矣何况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
 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

蘇置也類類獨居一海之中

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康

珠犀璆瑁也瑁甲也在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厥其

民譬猶魚鱉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老軍言之畏師曾

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履錢盡通

以少府禁錢續之中府儲也夫一隅為不善費尚

如此况於勞師進攻亡士一功乎求之往占則不合施

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并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

所治皆可且無以為用也銀遠棄珠玉專用恤關東為

憂于定國以為前自與兵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

利在九一人運者二人有及持前死者萬人以上費

是上西從之今關東國之民難難自前之

東方朔字曼倩平昌

諫孝武帝書

上使太中大夫王壽王與待詔能用算者二

人舉籍阿城以南阿城秦之阿房宮也整屋

以東宜春以西提以項敵及其賈直提封亦

之內計其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屬之

也貢日欲除以為史表屬草田欲以償郭

杜之民拜李為九兩田中及吾

立壽王奏事上大說稱善此時州在傍進讓

臣聞謙遜靜愨天表之應應之以福也驕流離天

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也

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

以為苑何必整屋鄠杜乎中尉及左右內也

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為大也天南山

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南

頽以西南與上頽一也歌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正雷至以西都沔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也

秦之所以擊西戎

物不可勝原原其本也此百土所取為民示不

足也不又有抗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上也

多醜魚食無饑寒之憂故鄠錫之間號為土膏其膏一

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鄠錫之間號為土膏其膏一

金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

也上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

五穀也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林而長養麋鹿

廣也苑之苑大虎狼之虛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也

廣也苑之苑大虎狼之虛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也

廣也苑之苑大虎狼之虛也又壞人塚墓發人室也

今幼弱懷土而思昔老之涕而悲是其不可一也亦而
營之垣而固之也 騎馳東西車驚南北 又有深
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以危無隄之虞 又有深
之與謂天子富 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
時非所以疆國富人也夫故作九市之宮而諸侯呼
宮中 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楚靈王作章華之
卒有節 秦與阿房之殿而天下亂 秦之愚臣忘
生觸死 秦之愚臣忘 秦之愚臣忘 秦之愚臣忘
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秦之愚臣忘
天之三階也 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大夫 下階為士
士階為人 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大夫 下階為士
三階為三公 陰陽和風雨調 則天下歸之 故曰
聖人是為太平 三階不齊 則天下歸之 故曰
今好與甲兵 武官有也 故曰 使天下
靡趨末百姓多難 農畝上從 杏問朔吾欲化民豈有
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 經歷數千載
尚難言也 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 當世耆老
皆聞堯之責為天子 當有四海身衣弋絺 絺者色也
也 足履華鳥 幸也 不以常帶劍 不加飾 莞蒲
為席 以莞及蒲為 去木也 衣粗無

文 謂也 言內有 集上書 囊以為 幾帷 囊以為 道德
為 麗以仁義為準 於是天下望風成俗 昭然
也 今陛下以城中為小 闕起建章 左鳳闕 右神明
闕 號稱下門 萬戶木土衣綺繡 狗馬被繡 騎
逐飾文采 鼓珍怪 撞萬石之鐘 擊雷霆之鼓 作俳
優舞鄭女 上為淫侈 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 失農事
之難者也 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 推甲乙之帳
燔之於四通之衢 甲乙言多公甲乙第之西 燔燔云
謂 燔之於四通之衢 甲乙言多公甲乙第之西 燔燔云
馬則堯舜之隆 宜可與比 治矣 易曰 正其本 萬事理失
之毫釐 差以千里 今陛下 領陛下留意察之
梅福 字子真 九江 上孝成帝書
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 鳳專執擅朝 而京
兆王章 素忠直 譏刺鳳 為鳳所誅 王氏浸盛 災
異數見 群下莫敢正言 福上書曰
臣聞箕子 伴狂於殷 而為周陳 洪範 叔孫通 秦歸漢
制作 儀品 也 夫叔孫非不忠也 或曰 謂在秦時 箕
子非疏其家 而畔親也 箕子紂之諸父也 不可為言也

蓋平生之慮慮亡益於
 時有遺於世也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
 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蓋人所以自塞
 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一國
 身危子殺厥孫不嗣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塞人
 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於宋
 絕夏於杞謂封黃帝之後於陳許杞宋為五帝之後於明著三統
 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
 也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
 繼嗣又微殆為此也春秋經曰宋後其大夫殺深傳曰
 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宋後其大夫殺深傳曰
 者謂孔子本失孔父之後防叔奔魯魯人今宋不
 殺者亦孔父之後留在宋者於孔子為相列故傳而不
 名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止統封其子孫以為殷後
 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嫡宗庶嫡傳曰賢者子孫
 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
 公而皇夫動威雷風若火尚書人傳云成王既葬周

孔子舊里也言陳此之孔氏子孫不免編戶列為以聖
 人而欲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
 之素功以封其子孫素功素王之功也則國家必獲
 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
 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為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禮記
 平當字子思
 上書言
 元帝時常玄成為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
 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
 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
 陰陽未調災言教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與音何德化
 休徵不應之及既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述其
 道而務脩其本述謂求其昔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
 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
 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
 公其人也嚴謂尊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
 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

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好稷而以配天言文王始受
始推乃道王太王季乃此聖人之德亡以加於孝也
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
大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以廣盛德孝
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文

王吉字子陽

上孝元帝疏

吉為昌邑中尉而王好游獵驅馳國中動作亡

節吉上疏諫曰

臣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吉行日五十里詩云匪風發
兮匪車揭兮顧瞻周道中心惻兮指國匪風之振發也
風也揭揭者是非古之車也蓋傷之也今者大王幸方
與音房預也曾不半日而馳二百里百姓頗廢耕桑治道
牽馬臣愚以為民不可數變也數所皆召公述職以
召公當民事時舍於棠下而聽斷焉合止是時人皆得
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厚不伐其棠其棠之詩是也大
王不好善術而樂逸游馮式搏街搏街馳騁不止口倦
乎叱咤手苦於箠箠身勞乎車輿朝則冒露

露晞則被塵埃夏則為大暑之所暴冬則為風寒之
所侵薄則與數以乘脆之王體犯勤勞
之煩毒乘而危非所以全壽命之宗也宗善又非所以
進仁義之隆也隆高夫廣廈之下細旒之上廣廈大屋
月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諭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
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訴訴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
其樂豈徒街衢之間哉街衢休則悅仰誠信以利
形形音伸進退步趨以實下今人不行則邪吸新吐故
以練臟專意積精以適神氣也於以養生益
不長哉大王誠留意如此則心有堯舜之志體有喬松
之壽伯喬未於子美聲廣譽登而上聞則福祿其獲而
社稷安矣同至也皇帝仁聖至今思慕未忘皇帝言武
於宮館園地弋獵之樂未有所幸大王宜
夙夜念此以承聖意諸侯骨肉莫親大王大王於屬則
子也於位則臣也一身而二任之責加焉恩愛行義繼
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饗國之福也臣吉愚謹願大
王察之王賀雖不道第猶知敬信吉乃下今日第人
斤酒五石脯五束

上孝宣帝疏

宣帝頗修武帝故事宮室卑服盛於昭帝時外

藏許史王氏貴寵而上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

上疏言失得曰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
與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
恩未可謂本務也言天子如此雖於百姓為欲治之主
不世出公卿幸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
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
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
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
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
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
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
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
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
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者
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誦自在故一變之後
不可復脩也其故深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
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亡極質樸日銷恩愛寔
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
之特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

與公卿大臣廷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殿一世
民之仁壽之域以仁壽下則則則俗何以不若成康
詩何以不若高宗武丁事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
證條奏唯陛下財擇焉

黃禹字少翁

上孝元帝疏

禹以明經潔行者聞徵為博士康州刺史病去
官復舉賢良為河南尹歲餘以職事為官府所
責禹本字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復可冠乎遂
去官元帝初即位徵禹為諫大夫數虛已憫以
政事禹已謂是時年歲不登郡國多困禹奏

言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秣養也
未旬猶塗而不凋木摩而不刻與彫同車輿器物皆
不文畫死圃不過數十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十一而
稅亡它賦飲餘成之役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
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賦而已天子以內賦自供千
也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皇帝衣
帶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廐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
緜履絺屨也器亡珉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

羊之貧窮家資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賸福不
 有田百三十畝陛下過意微
 臣買田百畝以供車馬至拜為諫大夫秩八百
 石奉錢月九千二百廩食太官又蒙賞賜四時
 繒綿絮衣服酒肉諸果物德厚甚深疾病侍醫臨治
 之醫也 穎陛下神靈不死而活又拜為光祿大夫秩
 二千石奉錢月萬二千祿賜愈多家日以益富身日以
 益尊誠非少茅愚臣所當蒙也伏自念終亡以報厚德
 日夜慙愧而已臣禹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耳目
 不聰明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濟朝之臣也
 臣自痛去家三千里凡有一子年十二非有在家為
 臣具棺槨者也誠恐一旦躡仆氣竭不復自還
 不勝私願乞骸骨及身生歸鄉里及身死歸
 恨不天可當世學學於民格之所為故親近生養
 今未得久聞生之奇論也而云欲還意望有所恨
 在後者與幾許姓者掌令金微語生時姓之子何
 已論矣今復云子少夫以王命辨護生家雜百子何
 傳曰亡信少思故生其強飯積疾以自輔後月
 寡少也言少有此人也幾音與

自禹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

禹以為古民亡賦等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

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用反至於生子輒
 甚可悲而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弄反
 言百者不以為錢為弊專意於農故一夫不耕必受其
 饑者今漢家諸錢及諸鐵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
 一歲功十萬人已上中農食七人是七十萬人常受其
 飢也鑿空數百丈銷陰氣之精地藏空虛不能含氣出
 雲輒伐林木亡有時禁水旱之災未必不臻此也
 自五錢錢起已來七十餘年民生盜鑄錢被刑者無算
 人積錢滿室猶不足民心動轉商賈非利東西兩地
 各用智巧好衣美食歲有十二之利則費二千之利而
 不出租稅農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持中把土手
 足胼胝也死於地之 已奉穀租又出蕪稅鄉部私求
 不可勝供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之田
 猶賤賣以買 貴田為商 窮則起為盜賊何者末利深而
 感於錢也是以姦邪不可禁其原皆起於錢也疾其末
 者絕其本宜罷採珠玉金銀鑄錢之官亡復以為弊市
 井不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 稅稅之法皆休田賦不租
 稅祿入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一歸於農復古道使
 又言諸離宮榭可減其大半以寬餘役又諸官奴婢十
 餘萬人賦將亡事稅民以終之歲費五六鉅萬宜免

欲與成帝母俱稱尊號封爵親屬丞相孔光太
司空師丹何武大司馬傅喜始執正議失傳太
后指皆免官丁傳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以諫
大夫從其後上書諫曰

竊見孝成帝特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克塞朝廷
塞滿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
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
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硬白首耆艾魁壘之士
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
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

陛下欲與此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矣今日今世俗謂不
知者爲能謂知者爲不能皆堯舜放四罪而天下服今
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不謂其人
也請寄爲姦相也群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
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
七亡亡謂夫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
賦租稅二亡也吏更爲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
依也豪強大姓蠶食亡殿四亡也苛吏緣役失農桑時
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道以爲有盜賊皆當避列而
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

七死酷吏殺一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
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
卿守相貪殘化成之所致邪
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
志他在營私家積賓客爲姦
容曲從爲賢以拱照尸祿爲
臣宣等爲愚陛下擢臣巖穴
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
天下也陛下上爲皇天子下
元視之當如一合鴈鳩之詩
子其義一詩言鴈鳩之爲
衣又穿空衣也父子夫婦
陛下不救將安所命乎奈何
多賞賜以大禹數使奴從賓
葉也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
及汝昌侯傳商亡而封夫官
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
不當受而望天說民服豈不
功陽侯孫寵宜陵侯

息夫躬辭足以移衆遷可以獨立蓋人之極感世尤
 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
 就師傳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
 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
 三公更也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國安危慮也龔勝
 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姦也論
 者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不
 能忍於心不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
 等耶治天下者當以天下之心為心不得自專快意而
 已也上之望天恩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
下尚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獨不
 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享妻子不與惡人結雖
 然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為職不敢不竭愚惟
 陛下以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
 之戒臣宣納鈍於辭不勝倦倦盡死節而已上以
 宣上

上孝哀帝書

是時郡國地震民詭言行壽明年正月朔日蝕

上乃徵孔光免孫寵息夫躬能侍中諸曹黃門

即數十人宣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老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
 虧子詭言相警恐今日蝕於三始正月朔日之朝始
 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向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
 對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
 及旁側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為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
 夫躬過惡免官造就國舉庶欽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
 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紆日連日不雨
 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
 都尉董賢本亡葭葦之親賢但以令色說
 言自進賞賜仁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為小復壞
 暴室賢賢父子生使天
 二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賢賢父子生使天
 上寵有會輒太官為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
 貧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
 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為謝過天地賢海內免遣就國
 收乘輿器物還之賢官如此可以父子保其性命不者
 海內之所鮮未有得又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
 可皆免以視天下賢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傳喜曠然
 使民易視以應天心賢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
 門去者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賢欲使海

頤側陋台通達矣... 頤賜教刻之閒...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思聖也... 上感大異... 言推何武... 言

西漢書疏卷之五終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top section]

漢書疏卷之六

魏相字叔翁... 上孝宣帝書

元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
與後將軍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
其右地使不敢復擾西域相上書諫曰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
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
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
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寡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
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問者匈奴
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事
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
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大羊之裘食草菜
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子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
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
人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被父兄妻殺夫
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
乃欲發兵報讎之意於遠夷治孔子所

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顧吏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
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昌侯無故樂昌侯正武並帝之舅平恩侯許伯太及
有識者詳議乃可言上從相

上孝宣帝便宜事

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
為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教條陳
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貢詔電錯董
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

臣聞明主在上賢輔在下則君安慶而民和睦明主臣
相幸得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
多背本趨末或有饑寒之色為陛下之憂臣相罪當萬
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民始於
未得所繇惟思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勤勞天
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賑乏餒
也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平冤獄
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波音禁秣馬酤
酒貯積所以周急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
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奏王
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之
蓄尚謂之急蓄日蓄王制云無九年之蓄日不足無六

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大山東郡海被災害民餓死於道
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如此慮思願明詔振拔乃
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賈恕秋收欲猶有乏
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菴未平師旅在外兵革相乘
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帥繇先帝盛
德以撫海內上苑行

相又數表易陰陽及采明堂月令奏之曰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
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
四時不惑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禮記
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日冬夏至則八
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
太昊乘震執規司春木為仁者生南方之神炎帝乘
離執衡司夏火為禮者成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鉞
司秋金為義者收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水為信者藏
者誠為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可以治
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
治則乖冬興離治則泄天地之氣夏興坎治則電明王

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視曰示聖人見道然後
 知王治之象故書州上遠若臣立律歷陳成敗以視賢
 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務則詩書易春
 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際應曰君臣父子
 傳曰五際知時也陰陽終始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
 之以法以文以法為文學之人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
 亡今陛下明聖深懷憂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闕
 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賜棺錢恩澤
 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編學
 齊詩聞五始之要十月之交篇知日蝕地震之效昭然
 可明猶葉居知風穴處知兩亦不足
 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
 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精陰用
 其形猶人之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臟病
 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伸動於貌今年太陰建於甲
 戌祥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春本陰在甲戌則太
 陰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
 貞廉貞廉百年之積威也正以積威正王位

中時接律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太令不能復之屬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
 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
 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
 異姓五為平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
 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
 呂霍上官足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
 也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
 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言離男女若杜陵園其已鄰見
 者臣子不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國
 與其後宮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
 之道也今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
 為大旱甚則有火災春秋朱伯姬是矣伯姬魯公女
 也也唯陛下財察
 上孝元帝疏
 明年夏四月乙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為
 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
 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答臣竊內不自信
 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亢災與
 前地震同臣奉酒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奉

幸... 其始... 得失... 以為... 天地... 於雲... 陽... 陰... 及... 諸... 難... 供... 以... 故... 民... 困... 國... 虛... 亡... 累... 年... 之... 畜... 所... 由... 來... 又... 不... 改... 其... 本... 難... 以... 末... 正... 迺... 上... 疏... 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也將世... 帝躬行節儉外省餘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林中... 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凰白虎玉... 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耳孝

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金度大各重民之財屢而不為其... 積土基至今猶存又下遺詔不起山墳故其時天下大... 和百姓洽足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因此制度必能... 成功名天道有常王道亡常者所以應常也必有... 非常之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願陛下徙都於成周... 左擄成臯右阻龜池前鄰崧山後介大河介建營陽... 扶河東南北千里以為關而入教倉地方百里者八九... 足以自娛東馭諸侯之權西遠羗胡之難難一... 陛下共已亡為共音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 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

誠難... 而改作... 願陛下遷都正本... 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王無... 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武之業... 以周召為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所任皆得... 天下甫二世耳甫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 失天下書則曰毋若殷主受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 以兵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 非直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

天下雖未又至於陛下八世九主矣八世九主雖... 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之以... 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人事食菜故地比震動天... 氣溷濁日光侵奪比類此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 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 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 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世... 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下順太陰以東行... 子之四月也丙子是時在甲戌... 到庚午之明... 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

下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今則廟有七云東漢狀何如
幸對曰昔成王以治盤庚
也其有聖明下能一變天下
之道臣等幸遇陛下所明
下於其後亦言當定迭禮上
遂從之

李尋

說帝舅曲陽侯王根

尋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事丞相翟
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侯言
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尋將軍厚遇
尋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

有中衰院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
說根曰

言云大聰明
早陶說曰天視聽人君
蓋言紫宮極樞通
位帝紀
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極是其也
太一天皇大帝也與極極太微四門廣開大道太微天
也四門太微五經六緯尊術懸士
舒布燭臨四海
紫宮二十八宿星十八度舒少微處士為
此為輔
紫宮之官為太微相也
故次帝迷女宮在
於此
易色輕畧於色不實之也
天官上相上將皆顯

面正朝上相各專一而西垣為上將東垣為
要在得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
說說說之言任仇仇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
信而公馬使而於西
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王道
也此言用之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
大實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
臣子者處末等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星辰
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
辰行在溪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論
也明君恐懼修正側身轉禍為福不可故者即當
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焉見往者亦黃四塞地氣大發
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
禁大程之引也
水奔走一城朝庭驚駭力
問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
關仍出

此言用之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
大實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已來
臣子者處末等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
星辰
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
辰行在溪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
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詩論
也明君恐懼修正側身轉禍為福不可故者即當
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焉見往者亦黃四塞地氣大發
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
禁大程之引也
水奔走一城朝庭驚駭力
問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
關仍出

日月光精時雨氣應精謂光此皇天右漢亡已也右曰
何况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以大職天
知天直諸闈茸佞調抱虛米進及用殘賊酷雷聞者若
此之徒皆疾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涌起邪陰湛溺大
陽與日為主結怨於民去宜以時廢退不當得
居位誠必行之凶災消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政治
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也天文志云陰陽
耳先冬夏至氣變於各一今道守冬氣至
炭和而鐵低夏氣至炭低而鐵和以此候二至也
諸善水連泉務通利之脩舊隄防省池澤稅以取損邪
陰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說言之效未嘗不至請微編放

擄周啟王望可與圖之於是擄
對孝哀帝
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尉傳喜
問尋曰問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
異仍重用極言母有所諱尋對曰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
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
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
尋隨衆賢待詔食太官衣御府父王堂之署王
在末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
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
一可采唯棄須臾之間宿留替言先說及當力反考
之文理稽之五經按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
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
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照人君之表也景
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群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
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燕障日中輝光君
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愛君就房有常節君不
脩道則日失其度晦昧亡光暗與各有云為其於東方
作日初出時時人物借也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於

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以威威欲速則不達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考績三考黜陟加以既令

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

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與

後有雷電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克舜

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

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

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此民卦象辭言此書曰敬授人時此之

經下以四時之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

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抱鼓之相應也

今通知月令之意設群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誤於時

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

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娶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準平王道公正備明則百川理落脉通準平王道公正備明則百川理落脉通

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

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

今效類賦滄昔川水滌踊與雨水並為民害

今效類賦滄昔川水滌踊與雨水並為民害

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滂

騰者也詩小雅十月之交篇也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滂

騰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皇甫卿士之屬

意詩人之言少抑外戚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

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

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柞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

絕私路後進英雋退不任職以疆本朝夫本疆則精神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

之聞往者淮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

孫弘等不足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

亡弘之屬乎故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

也天下未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

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通人謂通達賢

也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

聞於四境殆聞之不廣收之不明勤之不篤傳曰土之

養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

養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為君子

以言中必切家事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焉
 之後日日以哀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
 不取也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
 官作亂此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
 任母后之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
 先帝之聖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
 也宜山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
 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太宗下至郎吏從
 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
 就南畝遺歸以視天下視日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
 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避
 死亡之誅唯陛下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張敞字子高河東平陽人

上孝宣帝封事

宣帝始親政事封霍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

光子禹為太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

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

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魯大夫

夫田完有功於齊皆時其官邑延及子孫然後因氏莫

世功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
 不細矣天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
 於掌淫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
 宵光言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妖祥
 經惟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
 宜有明言曰陛下寵寵故天將軍以報功德矣聞者
 輔臣請請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
 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忍見以列
 侯為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群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
 下必陛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
 患苦今朝不聞直聲言言以成其事而令明認自親其
 文非策之得者也言言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達以臣
 心度之太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
 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達郎其路無
 由日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耿言不能文
 也故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言言伊尹為湯所見貢於
 者此此蕭相國馮雋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區書
 文翰事指我唯陛下省察上上其書其言不微也久之

上孝宣帝書

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故上書請自治之曰

臣聞忠孝之道返家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豐饜不舍晝夜禮合也群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也它課諸事畧亦如此臣敬愚驚既無以任思慮又處間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年時頗不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執不禁臣敢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雷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縣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上王太后書

王太后數出遊獵故奏書諫曰

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之不聽鄭衛之樂葉陽王后也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樊姬在王也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嗜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駟下堂則從侍母也進退則鳴玉珮內飾則結綉也

此言尊貴所以自欵制不從恣之義也今本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從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天子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于末今后姬得有所法則臣下有所稱誦臣敬幸甚書

諸葛豐字少季上孝元帝書

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於天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諫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

臣豐驚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諫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於都市編書其罪簡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鑕之誅也退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猶有劾顯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諫學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
 罪狂狷之言也也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
 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憂竊見諫大夫劉輔
 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
 聖心者卓高遠也故得接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秘
 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托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
 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悉
 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宮與眾共之令無人知其背
 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歎謂其公之
 死孔子聞其今天下心未豫也災異屢降水旱
 迭臻也方當隆寬廣問也憂且盡下之時也而打慘急
 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生直
 言所坐不著也也天下不可戶曉不可家家同姓近臣
 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于掖庭獄公
 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而折傷之暴也人有懼心
 精銳銷與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
 德美之風也也有敢諫之也臣等竊深傷之咄陛下留
 神省察也上也西漢書疏卷之六終

兩漢書疏 西漢書疏卷七

西漢書疏卷之七
 鄭崇 字子真
 上孝哀帝書
 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時為尚書僕射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書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疾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孔鄉侯傅晏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
 度逆天之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
 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
 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
 時亦罔有克壽周書無逸篇言王者不知艱難之難故
 衰世之君天折蚤沒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以身當國
 答
 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重直教
 以職事發疾頸癭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
 佞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
 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
 上言請求者多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也
 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司隸孫寶上書
 曰

三六三

上孝哀帝書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違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洽榜掠將死卒無一辭榜掠謂之擊道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讎介言有讎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近臣蒙受冤譖謂昌損國家為謗不小臣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

母將隆字君方東海蘭陵人

上孝哀帝書

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前後十

輩送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有為執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

錢用度皆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平去聲天養

勞賜壹出以府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共得費別

公室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頒征伐適賜斧鉞漢

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

秋之誼家不藏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

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其家備其民力分於弄臣武共設於微妾建立非宜

其家備其民力分於弄臣武共設於微妾建立非宜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宣帝自在民間聞

上孝元帝疏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衛上疏

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

俗無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修弊而效
之故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
 天人之際精稷有相盪稷謂陰陽氣相盪善惡有以相
 推事作乎下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
 者動陽蔽則明者晦謂者動謂地氣也明者水旱之災
 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
 生於賦歛多民所共者共曰而更安集之不稱之效也
 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罷
 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度謂
 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
 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
 忠正遠巧佞放鄭聲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
 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昭亦覽六藝
 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
 匡失俗易民視匡正也今海內昭然見本朝之所貴道
 德弘於京師淑聞揚於疆外淑言然後大化可成禮
 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近則為光
 上孝元帝
 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進
 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定陶王

愛幸寵於皇太子蕭衡復上疏曰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
 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
 襲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
 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休美也烈甚也
 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
 周頌閔子小子篇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內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垂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下復扶是以群下更相是非更民無所言
 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釋樂成業
 之業人情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遵制
 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念念也
 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
 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育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
 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遠者成於大察寡聞少見者
 成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成於大暴仁愛滋良者成於
 廣心廣心大者成於

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
 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也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
 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國唯美
德而為國禮本冠婚冠義曰冠者禮之本也始乎國風
風之有禮本冠婚義婚者禮之本也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
 之興莫不本乎室家之道衰莫不始乎相內相與間也
 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適與嫡同禮之於
 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
 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禮所主階也其
 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
 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
 人動靜游宴所親物得其序言九物大小高卑皆有次序物得其序
 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技巧
 之徒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
 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天下無為
 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周頌祖之詩也言欲治
四方者先當定其家從
內以及外也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易家人
卦象辭
 上孝成帝疏
 元帝崩成帝即位衛上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
 之則曰

下東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樂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
 之猶復加聖心焉言天性已自然詩云焚焚在疚
又言加意也詩云焚焚在疚詩周
子小子篇焚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
憂也以就文武之業大心之本也成臣又聞之師曰妃匹
 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
 天命全也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大上者民之父
 母大上居尊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
 之統而理萬事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逑
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
不以情欲繫心寔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形見夫然後可
 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
 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無
能則舟徒之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樂五
臣聞六經者
 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
 道之正分扶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情申故審六藝之
 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才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
 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

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奉
 物有節文以章人倫物事也事奉蓋欽翼祇栗事天之
 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之儀也
 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導其儀故
 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
 可度以臨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
 惟民之則詩諸侯正月朝觀天子惟道德昭穆以視
 之視示又觀以禮樂饗禮迺歸視也故萬國莫不獲賜
 社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
 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群下得
 望盛德休光休美也以立基賴天下幸甚上
 孔子字子夏孔子
 對孝成帝
 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
 崩是月歲光詣公車問日蝕事光對曰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
 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敬用五事建用皇
 極皇天也極中之言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
 天微存降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
 列有日月亂行謂之亂臣亂臣亂國

又曰六沴之作沴音治歲之朝曰三朝朝日之朝
 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
 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助也故災異數見
 以譴告之欲其更改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
 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言則曰敬之敬
 之天惟顯思命不易言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言
 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
 思求其故然後教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接
 納斷斷之介言退去貪殘之徒進用
 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飲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
 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乎命正厥德言
 又曰天禁枕辭言言有誠道
 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言
 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言
 除禍較然甚明無可疑惑言

薛宣字惠君東

上孝成帝疏

成帝即位宣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

疏曰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

樂周書亡逸篇言文王之德至於允執聖道刑罰惟中

中去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

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

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六職則倫

私門聽讒以求吏民過失謹呵及細微責不量力

備於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舞黨關於

嘉賓之權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

往勞來之禮不行去聲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

也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

餼小推伐木之鄙語口苛政下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

事時宜明申教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

知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

谷永字子雲

字子雲

上孝成帝疏

御史大夫于永卒永上疏薦以府薛宣曰在宣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也職故韋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也知也無所不知

能也御史大夫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

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

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致王功

不興致下固反虞帝之明在茲壹舉可不致詳竊見少

府宣材茂行潔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執憲殿下不

二剛如柔大雅恭寬之謂云惟仲山甫也若

當言其合時出守臨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焉胡崇

養善威德並行眾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

丞相府赦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一功效卓

爾自左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內史之也孔子曰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宣考績功課簡有兩府宣

不敢過稱以奸欺誣之舉也臣聞賢材莫大於

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

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自

宣無私黨將

之

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以上然之

對孝成帝策問

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太常陽城侯劉慶忌舉永符詔公車對曰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脩政納諫公卿也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相舉謂公卿也燕見納諫

以求谷怨也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也折學凌不通政事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遠大中以

天心也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也君淫溺後宮般樂特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

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也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

日食娶女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也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也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壹陛下

志在閨門未郵政事不慎舉錯也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也妨繼

嗣與古之王者也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也謂

宗廟執行也國家或亂陰陽也請必行也

力皆爰效也用國宗也以受也皇極皇遠其有也不滅也皇之不極是謂不逮也特別相日只亂行陛下也

之位為天下主奉高王之職以統群生方內之治歲在也

陛下所執也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也

私之間以勞天下也故去淫溺之樂罷賭信也

優之也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也起居有常禮而勤也

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也正之共也

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事網紀安危之機聖王也

所以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也楚莊也

忍絕州姬以成伯功也周德降仁魯桓負於齊也

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而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也

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而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也

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言不當也上帝不豫豫也

然甚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

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對秦天子異焉特召見家

對孝成帝問

時有黑龍見東萊上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永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言不得上聞

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商周易姓而迭興三

正不變改而更用夏商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要

然自以若天有日莫能危自謂如日在天莫能傷也是故惡日廣

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

保其存者也易下繫之辭也言安必思危陛下誠垂窺

明之聽無諱忌之誅使芻蕘之臣得盡所聞於前不懼

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

群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

龍同姓之象也夏以建寅為正應物在地中龍陽德由

小之火臣天故為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

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際欲因撥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

心冀為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

也此謂元年九月黑龍見其終日有食之今年二月

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發而

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

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群臣沈湎於酒書曰乃用

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也今文同書秦世之言自取秦世

也此四方之速逃多罪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人親作使用傳而長之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

赫宗周衰如滅之小雅正月之詩或呼於反亦或言

之盛乃為衰如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言

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秦生

悉香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畧陳其效

恭曰在中饒無依遂家人二六九詩饒同食也

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與音詩曰懿厥勅婦為衆

匪降自天生自婦人詩大雅瞻之篇懿美也

此婦人為衆也天而小以寵之故生此始河

平之際許班之貴頃動前朝許班之重灼四方賞

等無量空虛內藏文寵至極不可上矣上今之後起

天所不贊什倍于前謂李本從廢先帝法度聽用其

言官秩不當釋王誅其親屬假

之其親屬假

亂世者言其非正而為多也。榜蠶瘠炮烙。主為道李報德復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至為人起債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既。也。以昭其辜王者必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好匹夫之卑字。威帝好鐵行。更崇聚德。輕無義小人以為客。反去也。數難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群小相隨。馬集雜會。醉吏民之家。如鳥集之集。亂服共生流。嫖嫖濁清無別。閑免造樂。晝夜在路。閑免造樂。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年矣。王者以民為基。以財為本。財竭則下畔。下畔則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民。如承大祭。言當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天地之性。因下為高。積土為山。發徙起邑。並治官館。大興綠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多也。役百乾。結費疑驪山。此也。言勞役之。比於秦始望。葬散天下。五年不成。而

後反故又廣肝營表。大也。發人塚墓。斷絕骸骨。暴擄尸。掘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屢降。饑饉仍臻。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啓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大雅。願陛下追觀夏商周秦。所以失之以鏡。考已行之。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九世。有九十餘載。繼體之主。七皆承天順道。遵先祖法度。或以中興。或以治安。至於陛下。獨違道縱欲。輕身妄行。當盛壯之陰。無繼嗣之福。有危亡之憂。積失君道。不令天意亦已多矣。為人後嗣。守人功業。如此。豈不負哉。方今社稷宗廟。禍福安危之機。在於陛下。陛下誠肯發明聖之德。昭然遠寤。與此上天之威。怒深懼危。亡之徵兆。薄。邪僻之惡。志厲精。致政專心。反道也。絕群小之私。客免不正之詔。除。悉還北官私。奴車馬。精出之具。不。已。復。微。行。出。飲。之。過。之。盛。龍。之。感。龍。去。炮。烙。之。禍。併。誅。戮。邪。佞。之。臣。及。左。右。執。左。道。以。為。止。者。以。塞。天。下。之。望。且。寢。初。陵。之。作。止。諸。購。治。宮。室。

關更減賦盡休力役關亦謂城削之也存卹振揀困乏
 之人以弭遠方神古於字矯崇忠直放退殘賊無使素
 食之吏久尸厚祿以次貫行固執無違賈卿謂也謂所
 必改新德既章必改新德既章必改新德既章必改新德既章
 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銷天命庶幾可銷天命
 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幸得備邊部
 之吏不知本朝失得又久無繼嗣願忘諱罪當萬死願忘諱罪當萬死
 又久無繼嗣願忘諱罪當萬死願忘諱罪當萬死願忘諱罪當萬死
 願忘諱罪當萬死願忘諱罪當萬死願忘諱罪當萬死願忘諱罪當萬死

對孝成帝問

元延元年永為北地太守時災異尤數永當之
 官上使衛尉淳于長受永所欲言永對曰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臣從朝
 者之後進不能盡忠納忠輔宣聖德退無被堅執銳討
 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
 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亡之臣
 受臣永所欲言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
 有言者脩其職臣永幸得充於言責之守

臣言不為國言當畢力竭忠養級百姓而已不宜復關
 得失之辭忠臣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遠君死不
 忘國昔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極後寢以屍達誠禮大
 於正室之曰不能進也非曰史魚卒也後寢以屍達誠禮大
 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謂趙盾也雖身在
 外乃心無不在王室周書康王之誥也言善善惡惡
 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
 之心常存于省闈是以政越郡吏之職陳累年臣
 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為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
 海內非為天子列土封疆非為諸侯皆以為民也垂三
 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隨天下之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順天地博愛
 仁恩及行善詩大雅行善之篇曰敷政行善牛牛勿
 籍稅取民不過當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
 財足黎庶和睦則卦氣效五徵時序有性壽考庶山香
 源符瑞並降以昭佑保也也右助也言為矢道安行
 逆天暴物窮者極欲滋滿荒淫日婦言是從誅逐仁
 骨離迷骨肉群小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
 氣悖亂俗徵者上天震怒災異屢降日
 五星失行山崩水竭出妖孽並現

光帝... 饑饉存臻... 折萬物天傷終不改... 惡洽變備不復... 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 宅... 弱遷命贊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 厚薄期皆有脩短時世有中季道德有盛衰... 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 承平帝乃三七二百一十... 遭無妄之卦... 六之災院... 三難異科雜焉同會... 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群災大異交錯... 秋所書八世著記久不塞... 平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三朝之會... 朝四月丁酉四方報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 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災異... 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 後兵亂作矣厥期不父隆德積善懼不克... 况不隆不... 卒起之敗... 北宮苑圍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閉之... 處... 徵舒崔杼之亂... 夏下主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禍內亂朝暮

... 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 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群小... 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 網之嚴備後宮之政... 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 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 無復輕身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既除內亂之... 矣今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郵興於百姓困而... 賦歛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焉曰屯其膏小貞言大... 貞凶... 謂奉厥災水厥咎亡... 道臣為非厥咎亂臣謀篡... 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人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 以共水... 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郎國二十一傷於水災黍黍不入... 水... 成惡百川沸騰江河益決大水泛濫郡國五

臣等竊念災荒流散群黎守節... 大異較始如彼水...

而有所司奏請加賦甚經義逆於民心布怨...

道也壯飛之狀殆為此發古者穀不登則服膳災...

云凡民有喪匍匐之... 論語曰百姓不...

足君孰與足臣... 奏益減大官尊官...

中御府均官掌... 尚繼室京師部國工...

官發輸造作以助大司農... 廣施賑贖困之關梁內...

流民恣所欲之... 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

宣布聖德存恤孤寡... 問民所苦勞二千石...

大委之... 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為...

不可與為惡... 下主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陛下...

性既通... 敏上主之矣也... 少省愚臣之言...

二難... 深畏大異定心為善損忘邪志毋貳舊...

精致政至誠... 應天則積異塞於上禍亂伏於下何...

之有竊恐陛下... 公志未專私好頗存尚愛群小不...

耳對奏天子... 具言

上孝元帝疏

射聲校尉陳湯坐免後上書言康居王侍子莽...

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

谷永上疏訟湯曰湯出陳...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 子玉莽大夫...

春秋傳二十八... 子玉帥師與晉文公戰于城濮楚師...

敗績晉師三日... 而後文公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

此也及楚殺子... 王公喜而後可知也趙存廉頗馬服...

此說曰有愛者... 倒帶而後可知也趙存廉頗馬服...

秦不敢窺兵井... 陘將也井陘趙之西界山險道也近漢...

有郵都魏尚匈奴... 不敢南鄉沙漠... 由是言之戰...

之將國之瓜牙不... 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 日鼓鼙之聲... 則思將率之臣...

關內侯陳湯前使... 副西域念即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

加... 策慮福億義勇奮發... 卒與師奔逝...

橫厲烏孫踰集都... 賴... 屠三重城...

斬即支首報十年... 之通誅雪邊吏之宿恥也... 威震百...

變武暢西域海漢... 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

湯坐言事非是... 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

大辟昔白起為秦... 將南拔郢都北院趙括以緘介之過...

賜死壯郵... 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

卷潔血萬里之外... 言其疾也... 為功相廟告類上帝...

天也 介不慕義以言事為罪

周晉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為君者也

清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禮記稱孔子云敵惟弟其為

此國之功臣者或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

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以備臣之禮

也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然也非所以厲死難之

臣也書秦天

西漢書疏卷之七終

西漢書疏卷之八

杜鄴字子夏

對孝成帝方正直言策

元壽元年正月朔上以皇后父孔卿侯傳晏為

大司馬衛將軍而帝舅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

崇騎將軍臨拜日食詔舉方正直言扶陽侯常

育舉鄴方正對曰

臣聞會息憂國碎首不恨會息秦夫萬里莫不

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

諫臣聞陽尊陰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

男雖賤各為一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

之義婦人在家從父既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

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三年紀侯殺

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納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

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

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暗與書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

見陛下行不備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欲

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

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謂天不言但以其象指意告諭人

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食陽明為陰所臨坤卦乘

離明夷之象明夷之卦上六不明也切于天者初為天子

言仁德在朝必以慈惠于地也言地富安靜而令占

毋以安靜為德不陰之效也言地富安靜而令占

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

是何言與曾子問從父之令可謂孝善閔子騫守禮不

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孔子曰孝哉閔子

就國高昌侯完去蕃自絕猶受封土黃龍制書待中

馬都尉遷不忠巧伎免歸故郡傳問未旬月則有

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罷過故

及信陽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謂私恩私義

或典兵衛或將軍屯衛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

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雄盛三

桓雖隆魯為作二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

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事承指非一

所言輒聽所欲輒隨皆謂也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

功者畢受官爵漸進也元在是元在是

功者畢受官爵漸進也元在是元在是

功者畢受官爵漸進也元在是元在是

功者畢受官爵漸進也元在是元在是

令昭昭以覽聖明時人所刺春秋所識指象如此殆不

在他由後視前忿色非之也於其身所行不自鏡見則

以為可計之過者行惡之也疏賤獨偏

見疑內亦有此類謂言人子不自見其過也

謂有官受非罪謂言人子不自見其過也

之至奈何不應謂言人子不自見其過也

動謂言人子不自見其過也

始初事稽諸古謂言人子不自見其過也

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王嘉字公仲

上孝哀帝疏

哀帝初立欲匡成帝之正多所變動謂言人子不自見其過也

嘉上疏曰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故繼

世立諸侯象賢也象賢先父祖之賢也雖不能盡賢天

子為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命卿命於天子者也居是國也累世尊

重然後士民之眾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郎

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故擢可用者

選賢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

選賢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

選賢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

選賢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

選賢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

知是嘉靖御史大夫置廷上封事

劉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無何咸曰賢貴其餘亦

蒙恩言賢貴而其餘亦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

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事章延問公卿大夫博

士議即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士不然恐大

失衆心海內引咎而議暴平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

下所從天下雖不說答有所分說音不獨在陛下前定

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以長當封衆

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議蒙被臣嘉臣廷材篤不

稱死有餘責稱也知順指不逆可得容身頃更也廷所

以不敵者思報厚恩也廷下詔封賢等

對孝成帝直言策 承上

詔封賢等因以切責公卿曰朕居位以來寢疾

未瘳瘳也反逆之謀相連不絕賊亂之臣近

侍帷幄前東平王雲與后謁祝詛朕使侍醫伍

光等內侍案脉案切幾危社稷殆莫甚焉依

也希昔楚有子玉得臣晉文為之側席而坐近

事汲黯新淮南之謀今雲等至有圖弑天子逆

亂之謀者廷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聰明以銷

厥未萌之故規也規也賴宗廟之靈

侍中駙馬都尉賢等發覺以聞感伏厥辜書不

云乎用德章厥善其其封賢為高陽侯

南陽太守寵為大陽侯左曹光祿大夫躬為宜

陵侯後數月日蝕與直言嘉復奏事曰

臣聞魯陶戒帝舜曰亡教統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懼懼欲拒當戒慎言有國之人不可箕子

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至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王貪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言

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宗及王者其國危國人傾側

不正民用僭差不壹君不中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

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言武王能履法度故至自是以

後按心恣欲法度陵遲言法度漸廢也至於臣職君子

弑父父子至親失禮惠生言况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

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備

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大言亦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

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言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

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

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言不用言幸上林後宮馮買人

誅言圈猛擊驚出貴人言刑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

五萬此言其多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其人勿象
謝其家勿使於衆人中謝也示平惡偏重
 失人心賞賜約是時外戚賞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
 衡見錢多也見其之難初元永光凶年飢饉有加西
 羌之變外奉師旅內賑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藏內
 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言及文
 寵專委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怒也
 寵臣淳于長張放史丹有數起退家貲不滿千萬故斥
 逐就國長撈死於獄不以救愛害公義故雖多
 內議朝送安平傳其陛下陛下有國之
 時好詩書上儉節微末所過道上無雜德美此天下所
 以回心也治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帝綠綵增
 而已已共皇寢廟比比當作定與漢王此此
 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為賢
 治大第開門外北關引王渠灌園池王渠自渠也
 外使者護作也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
 厨給祠具長安有厨道中過者皆飲食有人得中故
 食為賢治器器成奏御乃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獻宗
 廟三宮猶不及此三宮天子皇賢家有宿婚及見親諸

官並共見其賜及蒼頭奴奴
 十萬錢使者護視焚取市物百賈震動賈言古謂販賣
 者非一道路謹誦臣惶惑詔書罷苑而賜賢二千余
 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自公卿以下至于民日
 今賜賢二千言賜其等若借放縱變亂陰陽災異
 衆多有姓說言相驚言行西王披髮徒跣而走也
 乘馬者天感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為尊者蒙天之
 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
 類而不扶則將為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
 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
 已之所獨神察衆人之所共疑日往昔臣
 焉賢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
 亂國亡罪不終其禍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
 是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於是上不
 上孝成皇帝書 承上
 於是上寢不說而愈愛賢不能自勝會理
 母傳太后薨上因託傳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
 太后下承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仰
 改昌侯陽新侯國賢

聖明之德 禋祀之禮 天之有也 書云 天命有德 五服三章 聖
 天子 諸侯 大夫 士 尊卑 之別 聖天子 命於 蒼蒼 者也 王
 代 天爵 人尤 宜慎 之 裂地 而封 不得 其宜 則 衆無 不服
 威動 陰陽 其害 疾自 深言此誠損害也 今 聖體 又不
 平 此 臣嘉 所內 懼也 高安 侯賢 侯幸 之 臣陛下 願爵 祿
 以 貴之 殫貨 財以 富之 損至 尊以 寵之言此誠損也 王
 威已 黜 府藏 已竭 唯恐 不足 財皆 民力 所為 孝文 皇帝
 欲 盡 壽臺 重百 金之 費 竟已 不作 今賢 散公 賦以 施私
 意一 寡至 受千 金往 古以 來貴 臣未 嘗有 此流 聞四方
 皆同 怨之 卑諺 曰千 人所 指無 病而 死臣 常為 之寒 心
 今太 后以 永信 太后 遺詔 詔承 相繼 是豈 賢臣
 三侯 國臣 嘉竊 感山 崩地 動日 食於 三朝歲用 日月 食
 得陽 之戒 也前 賢已 再封 晏商 再易 邑業 緣私 橫求 恩
 已過 厚求 以自 恣不 知欲 足甚 傷尊 尊之 義不 可以 示
 天下 焉為 害痛 矣臣 驕侵 罔陰 陽去 節謂節 氣感 相動
 害及 身體 陛下 侵疾 久不 平繼 體未 立宜 思正 萬事 務
 天人 之心 以求 福祿 奈何 輕身 肆志 不念 高祖 之勤 苦
 垂立 制度 欲傳 之於 無窮 豈經 曰天 子有 爭位 七人
 雖無 道不 失其 天下上經 曰天 子有 爭位 七人 臣謹 封上 詔書 不
 遂見 非愛 死而 不自 法恐 天下 驚之 故不 敢言 效

臣犯忌諱唯陛下省察
 師丹字仲公琅
 上 孝哀帝書
 上少在國見成帝委政外家王氏借威常內悒
 悒欲有所匡正封拜丁傅奪王氏權丹自以師
 傅居三公位得信於上上書言
 古者諫間不言聽於冢宰見論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
 上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
 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預封父為孔鄉侯出
 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邛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此類
 卒暴無漸卒日 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後曾不能牢讓爵
 位也卒堅 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聞者郡國多地
 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
 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謂天 臣伏惟人
 情無子年猶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謂求 孝成皇帝深
 見天命濁知至德至德指 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
 帝暴弃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
 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咫尺言言
 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
 行謂行 陛下之德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願陛下

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大傳陛下以臣詔
 師傳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
 職在左右左右皆去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
 異數見此大臣之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
 嫌於偽誠懇重責義不得不盡死音數十上多

西漢書疏卷之八終

東漢書疏目錄

卷之一

寇榮

上孝桓皇帝書

馮異

上光武皇帝書

范升

上光武皇帝疏

馬援

上光武皇帝疏

朱勃

上光武皇帝書

馬廖

上肅宗章皇帝疏

馬巖

上肅宗章皇帝封事

魯恭

上孝和皇帝疏

上孝殤皇帝疏

上鄧太后奏議



上鄧太后疏 言備舉

上孝和皇帝疏 言水旱災異

朱浮

質責彭寵書

上光武皇帝疏 請女

上光武皇帝疏 言更職

上光武皇帝疏 三公權

上光武皇帝書 言典學

張純

上光武皇帝疏 言刑法

復對光武皇帝書 言前

張純

復光武皇帝奏封 言拾遺

上光武皇帝書 言封

張奐

上光和皇帝表 言早

上孝和皇帝疏 言禮

鄭興

上光武皇帝疏 言用

鄭興

上顯宗明皇帝 諫止遣使

范滂

奏記大司空王邑 言與發女

上光武皇帝疏 言與發女

上光武皇帝書 言與發女

陳元

上光武皇帝疏 言左氏

上光武皇帝疏 言三公

竇憲

上皇后疏 言主

丁鴻

上孝和皇帝封事 言日食

卷之四

劉愷

上鄧太后議 言三年之

陳忠

上孝安皇帝疏 言

班彪

上光武皇帝書 言王

班固

奏記東王蒼

第五倫

上孝章皇帝疏外戚

上孝章皇帝疏外戚

上孝章皇帝疏勸成風德濟

上孝章皇帝疏外戚

臧良

上孝平皇帝疏五經

鍾離意

上孝明皇帝疏言早矣

上孝明皇帝疏言早矣

宋意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過薄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不許南單

何敞

上肅宗章皇帝

濟南安王康疏論善修

東平憲王蒼

上肅宗章皇帝諫步

上肅宗章皇帝諫步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上

朱穆

奏記梁冀

劉陶

上孝桓皇帝書諫本

樂恢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本

卷之三

何敞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諫本

奏記太尉宋由諫本

上肅宗章皇帝對事諫本

徐防

上孝和皇帝疏諫本

張敏

駁議死刑法諫本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本

胡廣

上順宗皇帝疏諫本

駁議上順宗皇帝諫本

字疏

二順宗皇帝疏蕭明

表安

上孝和皇帝封事諫止立

上疏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法

上肅宗章皇帝疏諫報重下

陳志

上孝安皇帝疏諫

上孝安皇帝疏諫三年之

上孝安皇帝疏諫不可廢

上孝安皇帝疏諫三公權太重

班超

上孝和皇帝疏乞

曾尋妻班氏

上孝和皇帝書乞起

揚終

上肅宗章皇帝疏言大旱饑貴

上肅宗章皇帝疏承上

卷之六

兩漢書疏 東漢書疏目錄

字疏

上孝安皇帝疏言外戚

應邵

上孝安皇帝議論刑

上孝獻皇帝議上所撰律

龐參

上孝安皇帝書勸息兵

樊準

上孝安皇帝疏為龐

馬融

上孝安皇帝書訟龐參

段恭

上孝順皇帝疏為龐

陳龜

上孝桓皇帝疏言御忠

崔寔

上孝桓皇帝便宜事

揚宏

上孝安皇帝疏言能侍

上孝安皇帝疏言甘肅

三八七

上孝安皇帝疏言為體

上孝安皇帝疏言寵幸

上孝安皇帝疏言建康

楊秉

上孝桓皇帝疏言德行

楊賜

上孝靈皇帝封事言效

上孝靈皇帝疏言德不實

上孝靈皇帝書因虹蜺降及

上孝靈皇帝疏言政事之失

東漢書卷之四十一

張皓

上孝安皇帝疏諫止廢太子

上孝安皇帝疏救解

張綱

上孝順皇帝書諫

奏孝順皇帝臣

卷之七

劉陶

上孝桓皇帝疏言

上孝桓皇帝議政

劉瑜

上孝桓皇帝書言

謝瑒

上孝靈皇帝封事言

張衡

上孝順皇帝疏言

蔡邕

上孝靈皇帝封事言

上孝靈皇帝書言

上將軍何進書言

左慈

上孝順皇帝疏言

上孝順皇帝封事言

上孝順皇帝疏言

黃瓊

上孝桓皇帝疏言

荀爽

對孝桓皇帝便言言

荀爽

上孝獻皇帝

李固

對孝順皇帝策地動山崩

程璜

上孝桓皇帝書

中

中

上孝桓皇帝封事言親王

皇甫規

上孝順皇帝封事在西

上孝順皇帝封事在西

上孝順皇帝疏自

對孝桓皇帝賢良方正策

張奐

上孝靈皇帝疏風

陳蕃

上孝桓皇帝疏封賞

上孝桓皇帝疏言

上孝桓皇帝疏徐

上孝桓皇帝疏李

上孝靈皇帝疏

應奉

上孝順皇帝疏

孔融

上孝獻皇帝疏

上孝獻皇帝書

上孝獻皇帝書

揚香

上孝桓皇帝書

審

上孝桓皇帝書

呂

上孝靈皇帝疏

孔僖

上肅宗皇帝書

黃香

上孝順皇帝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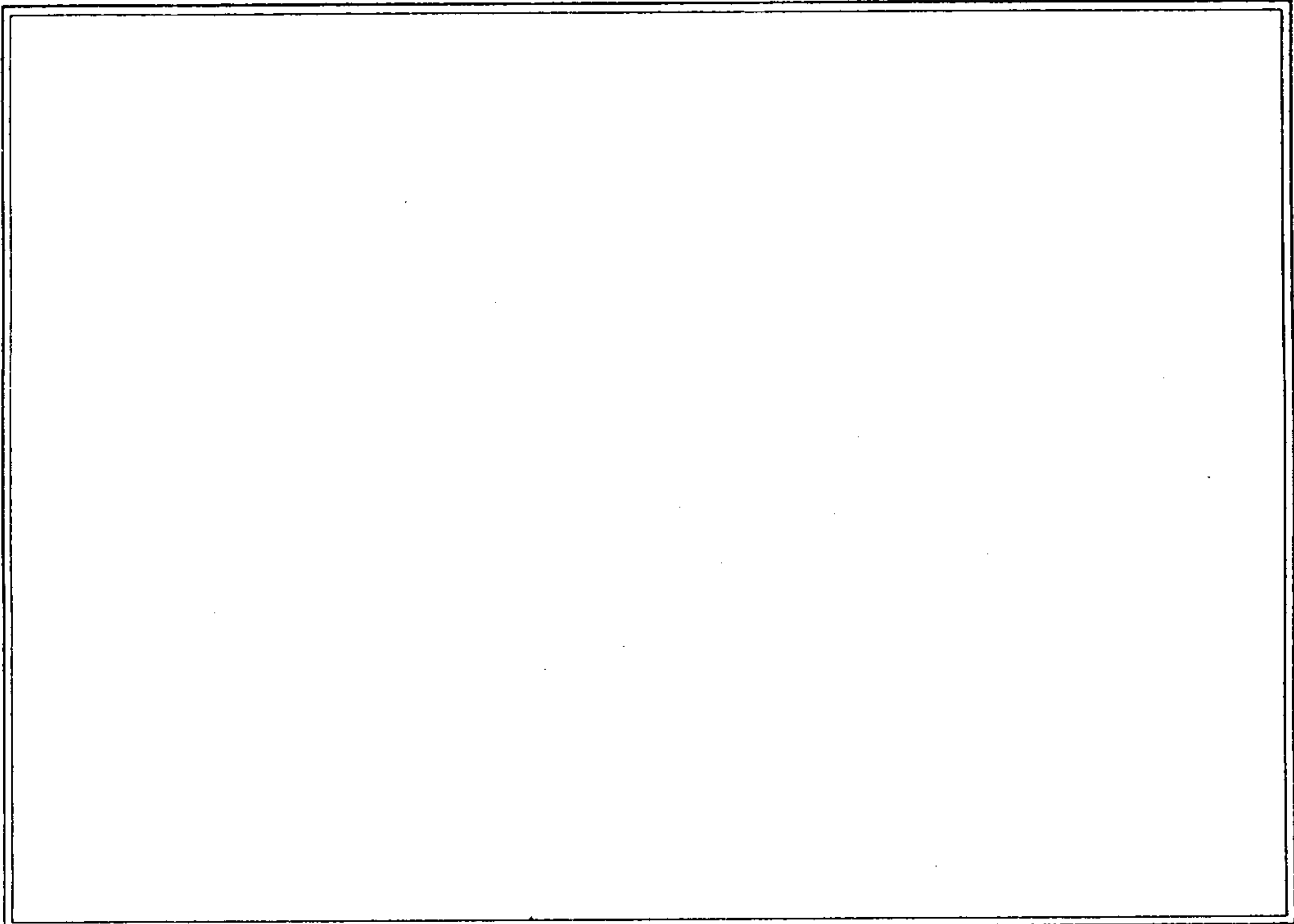
譙玄

上孝成皇帝書

曹

葉一四原缺

國事可以求三政中賤無驗之罪足以除罪狀可以
 而陛下於中愈深有司各臣甫力甫始也止則見掃
 滅行則為亡身苟生則為窮人死則為冤鬼天廣而
 無以自獲地寬而無以自載踏陸土而有沉淪之憂遠
 巖牆而有鎮壓之患精誠足以感於陛下而哲王未肯
 悟如臣犯元惡大愆是足以陳於原野備刀鋸
語曰刑有九夫陛下當班布臣之所坐以解衆論之疑
 者陳諸原野臣思入國門坐於時石之上使三槐九棘平臣之罪
秋官云左九棘以辨大夫右九棘以辨士
馮面三槐三公位焉左嘉石平罪人右辟石禁讎人
 而閭閻九重國之鴻奔安設舉趾觸果且地音
 動行佳羅網無絲至萬眾之前永無見信之期矣國君
 不可讎匹夫讎之則一國盡懼左傳曰晉文侯一豎頭
者甚臣奔走以來三離寒暑陰陽易位當燮友寒
 春常凄風傳曰春無暄風夏降霜電月令中夏又
 連年六風折接樹木風為號令前書異奉曰凡風者天
 春夏布德月令春天子布德行惠發倉庫議獄綏死
 之時易中孚大象曰願陛下思帝堯五教在寬之德
 企成湯避遠讓夫之戒湯大甲七年使人持鼎祀山川
邪宮室崇邪文謂盛也使以寧風早以弭災臣聞勇
人疾邪何不雨之極邪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
 者不逃死智者不重刑重刑不為明朝惜垂盡之命



原缺

臣聞先王崇政尊美屏惡事五更昔高祖大聖深見事四更虛班爵割地與下分功著錄勳臣頌其德美生則寵以事三更殊禮奏事不名入門不趨前書蕭何奏事不名入門不趨死則時其邑世無絕嗣時等也言功臣死後子孫冊書鐵券傳於冊書鐵券傳於無窮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斯誠大漢享下安人斯誠大漢享下安人長父之德所以累世十餘歷載數百漢興至此二百餘成數廢而復興絕而復續者也陛下以至德受命先明年言數百者謂李漢道復序輔佐封賞功臣同符祖宗征虜將軍潁陽侯也祭遵不幸早薨陛下仁恩為之感傷速迎河南惻怛之也憫形於聖躬喪事用度仰給縣官重賜妻子不可勝數也矣死而久加生厚亡有以過存矯俗厲化卓如日月也也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吊哭之臨其也歎可謂盡禮也故臣下竭力盡死以報其上也德之孚也者也陵遲以來父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群下感動莫也不自勵臣竊見遵脩行積善竭忠於國北平漁陽西拒也隴蜀先登坻上即隴深取略陽衆兵既退獨守衝難也衝也謂吳漢耿弇等悉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任吏人也奔還唯遵獨留不辭也不知有軍也侵擾清名聞於海內廉白著於當世所得賞也賜輒盡與吏士身無奇衣家無私財同產兄年以遵無也子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也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

其美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美

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美

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美

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美

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美

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周書曰記人之功忘其美

不求備於眾周公謂魯故高祖勅蒯通而以王禮

如海泉勢如轉規規圓也子日

先零一山公猛怒力戰飛矢貫胫又出在交趾土多

平一山公猛怒力戰飛矢貫胫又出在交趾土多

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僂死軍士名城壽絕國

情豈樂父也絕地不生歸哉惟得事朝是二十二年

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眾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天之言

橫被誣罔之說王曰今一人言市有虎不信二人言

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大明主曠於用賞

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

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

免於諺此鄒陽之所悲也史記鄒陽書曰昔魯季孫

計而囚墨翟夫以孔墨詩云取彼諸人投界豺虎豺虎

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詩小雅巷伯詩

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吳詩小雅巷伯詩

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
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
之功除公羊傳曰夏城有城之齊桓
春秋之重王之祀臣有五義禮記曰夫聖
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接功罪宜絕宜續以嚴
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
義而不敢言故說諸君之功德願奏事於陛下
謂陳志憤戰慄願庭下
馬廖字敬平

上肅宗章帝疏

廖少以父任為郎明德皇后既立拜廖為羽林
左見虎賁中郎將願宗崩受遺詔典掌門禁遂
代趙熹為衛尉肅宗甚尊重之時皇太后躬履
節儉事從簡約廖慮美業難終上疏長樂宮以
勸成德政曰

臣案前世詔令以百姓不足起於世尚奢靡故元帝罷
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情然為首服成帝
御浣衣哀帝去樂府郊祭及武樂等以教然而侈
費不息至於亂者百姓從行不從言也命雖數改

政政移風必有其本傳曰吳王好劍客多劍
王好細腰宮中多細腰而國多美人也長安
日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厲眉四方且
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斯言如戲有切事實前
度未幾後稍不行雖或吏不奉法良由慢起京師
下躬享繒帛去華飾素簡所安發自聖性信之
此誠合天心下順民望浩大之福莫尚於此陛下
已得之自然猶宜加以勉勵法太宗之隆德戒成哀之
不終太宗羊二之為身衣七層成者下詔
常服不著刻以
曰不其德或承之蓋謂今斯事一意則四海誦
德馨薰天地神明可通金石可勒而况於行仁心乎况
於行乎乎願置章坐側以當警人夜漏之音
馬嚴字威

上肅宗章帝封事

冬有日食之災嚴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眾陽之長食者陰侵之徵書曰無曠庶官天
工人其代之言王者代天官人也故考績黜陟以明
賢無功不黜則陰盛陽臣伏見方今制文太守專

恩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為累息奈何復欲襲其迹不
顧患難乎今始微發而大司農調度不足度大使者
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間之急亦已甚矣三輔并
少雨麥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群僚
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獨奈何以一人之計棄萬人之命
不卹其言乎上觀天心下察人志足以知事之得失臣
恐中國不為中國豈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少垂聖恩
休罷士卒以順天心書奏

上孝殤皇帝疏

初和帝末下令察秋得案驗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為政因此遂盛夏斷獄東漢書疏卷一上疏諫曰

臣伏見詔書敬若天時若順也免典曰萬憂念萬

民為崇和氣罪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退貪殘奉時

令言順月令所以助仁德順昊天攸和氣利黎民者也

舊制至立秋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來改用孟夏

而刺史太守不深惟憂民息事之原進良退殘之化因

以盛夏徵召農人拘對考驗連滯無已司錄典司京師

四方是則漢官儀曰三輔三河司錄典司京師而近於春月分行

諸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無惻隱之實煩擾郡縣廉考非
急逮捕一人罪延十數建及也上逆時氣下傷

農業案易五月始用事始用事始用事始用事

施今誥四方言人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

所以取微陰也易復卦曰王以夏至日閉關商旅不行

微行者尚止之况於遠召考掠奪其時哉比年水旱傷

稼人饑流冗元元散今始夏百穀權興陽氣胎養之時

被和氣月令孟夏斷薄刑出輕繫行秋令則若雨數來

五穀不熟又曰仲夏挺重囚益其食行秋令則草

木零落西之氣集之也八月人傷於疫大疫之為害也

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為令孟夏之制可從此今其改

案考皆以立秋為斷以順時節育成萬物則天地以和

刑罰以濟矣

上鄧太后奏議

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論者互多

駁異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奏議奏曰

夫陰陽之氣相扶而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

時則物隨而傷王者雖貧文不同而茲道無變四時之

政行之君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謂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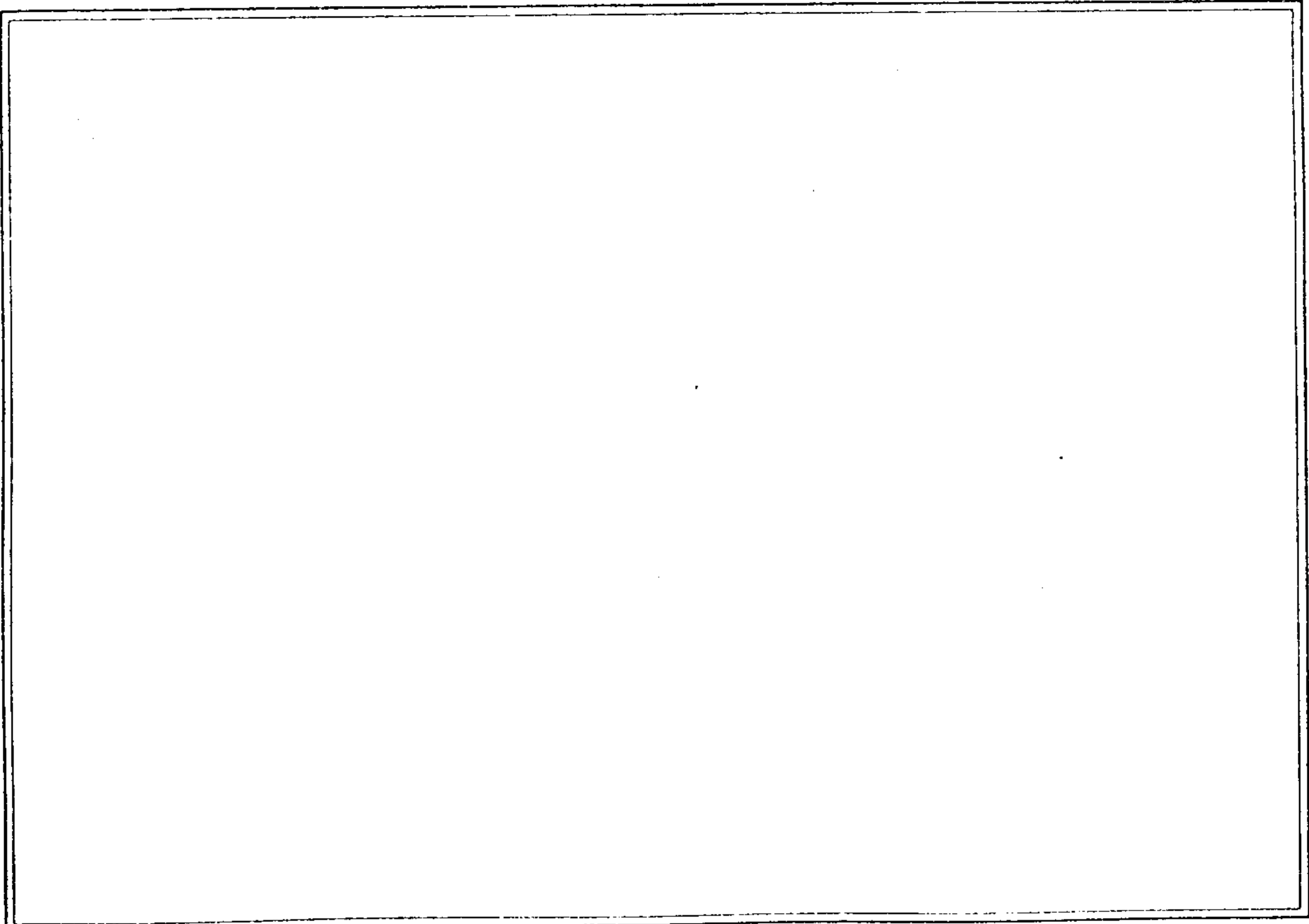
其變者唯正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謂氣

霜堅水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言五月微陰始
 起至十一月堅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時為法學華皇
 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王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順
 物性命以致時雍然從變政以來年歲不熟穀價常貴
 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多十一月得死罪賊
 不問曲直便即格殺雖有疑罪不復證正一夫吁嗟王
 道為虧况於衆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中子可
 令疑罪使詳其法大辟之科盡冬月其立春奉主
 二月中者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年
 魯正字叔慶
 上孝和皇帝疏
 侍中賈逵薦不道藝深明宜見任用和帝因朝
 會召見諸儒不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
 難故事帝善不說罷朝特賜冠幘履鞮衣一襲
 至因上疏曰

臣聞愚頑顯備大位艾馬氣衰猥得進見論難於前無
 所顯明列衣服之賜誠為優過臣聞說經者傳先師
 之言非從已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
 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
 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
 自說師法博觀其義覽詩人之旨意察雅頌之終始明
 舜禹皋陶之指戒尚書帝告禹曰臣作朕躬朕耳目
 禹曰慎厥身備思永惟帝其難之是相誠也顯周公箕子之
 所陳周公作無逸立政二篇以戒成王觀乎人文化成
 天下其責其日觀中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
 言得罪既顯嚴穴以求仁賢無使幽遠獨有遺失
 代漢字惠公
 上光武皇帝疏
 彭寵反於漁陽帝欲自在之湛上疏諫曰
 臣聞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五國西伯受命伐大必
 先詢之同姓然後謀於群臣加占著龜以定行事故謀
 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
 兄弟以爾鈞援與爾臨衝以伐崇詩大雅之篇也仇
 所以鈞引上崇侯虎助紂為無道故伐焉崇國城守先退後

代左氏傳曰... 所以重人... 候時而動... 命而帝與... 破赤眉... 未幾... 迫必... 城郭... 馬能勞... 未及從... 平之時... 遠矣... 遠覽... 極愚... 杜詩... 上光武皇帝... 車駕征... 河南... 免六年... 臣聞唐虞... 臣聞唐虞以股肱康文王以多士寧是故詩稱濟濟書

曰良我... 臣詩竊見... 侯伏... 好堅守... 居平... 持重... 賢百姓... 痛心... 慮朝... 足以... 遷擢... 柱石... 宰相... 言湛... 脩通... 一郡... 濯代... 國雖... 東漢書疏卷一終



原缺

懈而吏事寢

彪上議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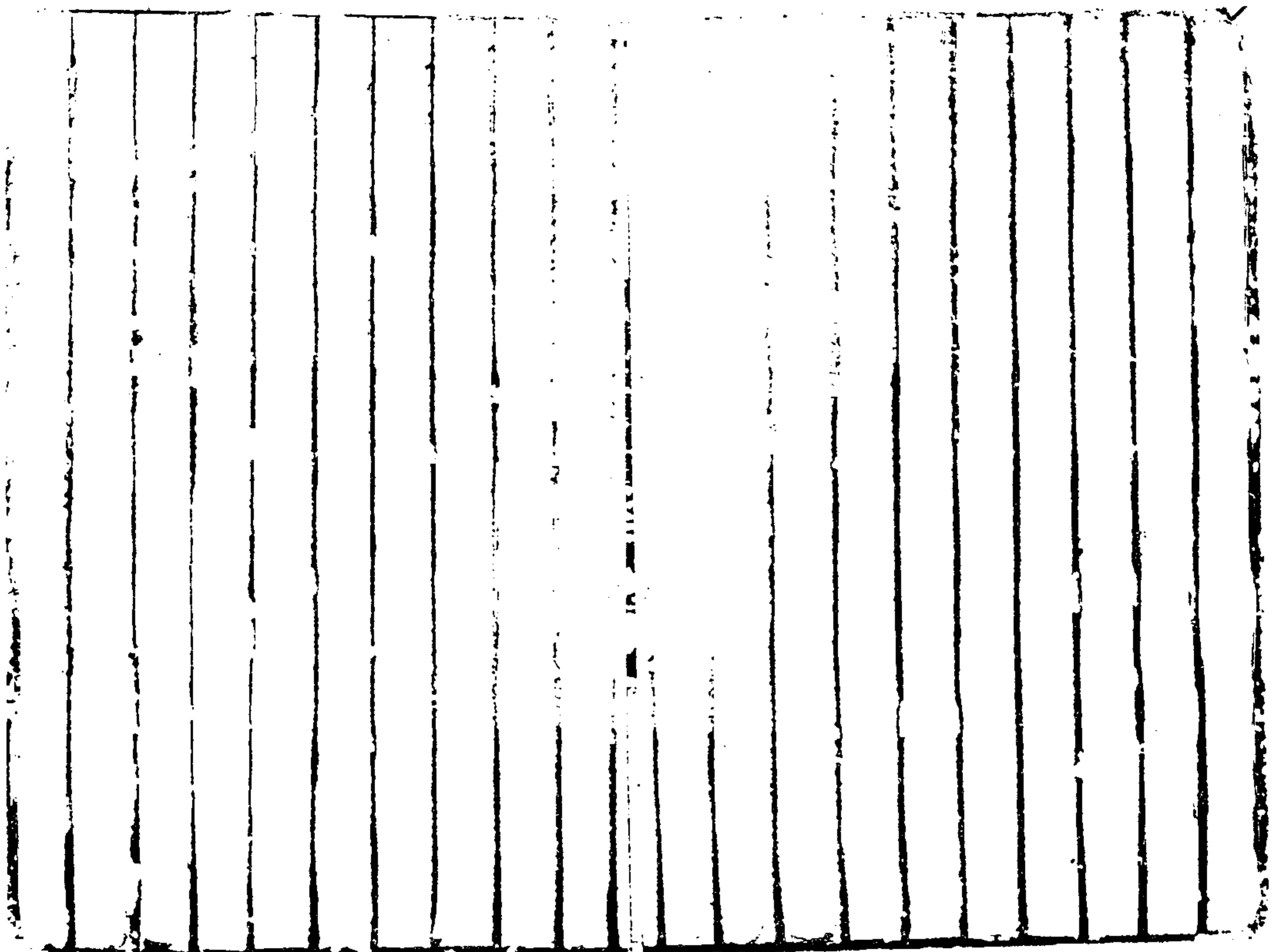
惟明詔憂勞百姓望恩選舉務得其人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先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益公綽優於趙魏老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絕以聞名曰明其等曰然其要歸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百舉皆得其人矣

上肅宗章皇帝疏

彪以世承二帝更化之後多以苛刻為能也又置官選職不必以才因盛夏多寒上疏

諫曰

臣聞政化之本必順陰陽伏見立夏以來當暑而寒殆以刑罰刻急郡國不奉時令之所致也農人急於務而苛吏奪其時賦發克常調而貪吏割其財此其巨患也夫欲急人所務當先除其所患天下樞要在於尚書尚書之選豈可不重而問者多從郎官超升此位雖曉習文法長於應對然察察小慧類無大能宜簡寔歷州宰



更立疏網史記曰漢更疏網而為提綱海內懷德及至其後漸至滋章吹毛索疵詆欺無限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前書曰有司罪果挑菜茹之饋集以成賦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完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為微彌深下相遁以文陸法馬上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帝制

東平王奏

上顯宗明皇帝疏

吳良初為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

舉觴上壽諸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

望安邪之人歎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致客

而止燕罷將良為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

時驃騎將軍東平王蒼問而辟之署為西曹掾

其初故愛上疏薦良曰良傳

臣聞為國所重必在得人報恩之義莫大焉士竊見臣

府西曹掾齊國吳良資質敦固公方廉格躬儉安貧白

首一節言雖著書又治尚書學通師法經任博士行中

表儀宜備宿衛以輔聖政臣蒼榮寵絕矣憂責深大絕

也私慕公叔同升之義懼於滅文竊位之罪敢秉愚

或一事殊法同罪異論姦吏得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出
生議所欲陷則與死比是為刑開二門也今可令通義
理明習法律者校定科比此謂事雖一其法度班下郡
國獨除故條如此天下知方而寂無怨嗟矣

上光武皇帝疏

是時帝方信讞多以決定嫌疑又爵賞少薄天

下不時安定諱復上疏曰

臣前蒙聖言未蒙詔報不勝憤懣冒死復陳愚策夫謀
有益於正道者以合人心而得事理也凡人情忽於見
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
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
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手今諸巧慧小
才技數之人增益圖書矯補讞記技謂方伎醫方之類
也數謂數術明堂義
和史卜之官也即識緯符命之類也以欺惑貪邪誣誤人主焉可不抑
遏之哉臣譚伏聞陛下察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
臣聞方術之士或金銀也而欲聽納讞記又何誤也其

有特合讞下數變偶之類也陛下宜垂
聖意察群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雷同之俗語
詳遠人之雜謀之善聲衆物同應俗人無是
也又臣聞
安平則尊道樹之士有難則貴介冑之臣今聖朝興復
相統為人臣主而四方盜賊未盡歸伏者此權謀未得
也臣譚伏觀陛下用兵諸所降下既無重賞以相恩誘
或至擄掠奪其財物是以兵長渠率各生狐疑黨逆
結歲月不解古人有言曰天下皆知取之為取而莫知
與之為取言先益與之乃可取之老子曰持欲
廢之必固與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陛下誠
能輕爵重賞與士共之則何招而不至何說而不釋何
向而不聞何証而不克如此則能以狹為廣以遠為速
亡者復存失者復得矣

馮衍 上光武皇帝疏

竊尉陰典新陽侯陰就以外戚貴顯深敬重衍
衍遠與之交結由是為諸王所聘請尋問司隸
從事帝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大者
抵死徙其餘貶黜由此得罪者自請獄有詔
赦不問西京故部問門自保不敢復與親故通
建武末上疏自陳曰

臣伏念高祖之略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

曰無知焉陳平於高祖高祖以平為將絳灌等咸

將金多者得善處金少者得惡處高祖無知無

日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問者行也楚漢相逐臣

既高祖乃令平處謀將以文帝之明而親尚之忠

之以法則為罪施之以德則為功高祖中守節

曰臣後生上首勇義六級下吏更罰及之馮唐

曰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以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臣中守節下吏更罰及之馮唐是日

之間擲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
布帛之積出無與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躬力行之
秋滿盡力行而怨雖叢興議議橫世蓋富貴易為善貧
賤難為工也疏遠隴亩之臣無望高關之下惶恐自陳
以救罪尤書奏以前

申屠剛字巨卿後漢

對孝平帝賢良方正策

賢性方直常慕史鏡反黷之為人仕郡功曹

二族不得交官剛常疾之及舉賢良方正因對

臣聞王事天運則神故怨邪亂正故陰陽謬錯此

天所以譴告王者欲令失道之君曠然覺悟懷邪之臣

懼然自刻者也懼也今朝送不考功校德而虛納毀

譽教下詔書張設重法抑斷謂誇禁割論議罪之重者

乃至辱斬傷忠臣之情挫直士之銳殆非建進善之旌

察政諫之鼓在也惟南子曰高懸鐘鼓若擗置鞀以

效命以義者擊鞀告以事者擗鞀以義者擊鞀以

明四目之義也孔安國注尚書曰開四方之門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臣聞成王幼少周公攝政聽言下賢均

將以消伏災者是對曰

臣聞聖人理國三年有成此勅今陛下始踐天位刑政

未嘗如有失得何能致異但臣前在汝南典理楚事

十三年是上黃龍生於地繫者一餘人恐未能盡當其

罪先帝詔言大獄一起寬者過半又諸從者骨肉難分

孤魂不祀一人吁嗟王政為虧宜一切還諸徒家獨除

禁錮與絕死生獲所如此和氣可致其言

何敬字文高扶 上肅宗章帝疏

郵壽為尚書僕射是時大將軍竇憲以外戚之

寵威傾天下憲嘗使門生竇嘉詣壽有所請託

壽即送詔獄前後上書陳憲驕恣引王莽以戒

國家是時憲征匈奴內供其後費而憲及其

第篤景並起第宅驕奢非法百姓苦之壽以府

歲空虛軍旅未休遂因朝會議刺憲等屬言正

色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賈公田誹謗下吏當

誅侍御史何敞上疏理之曰壽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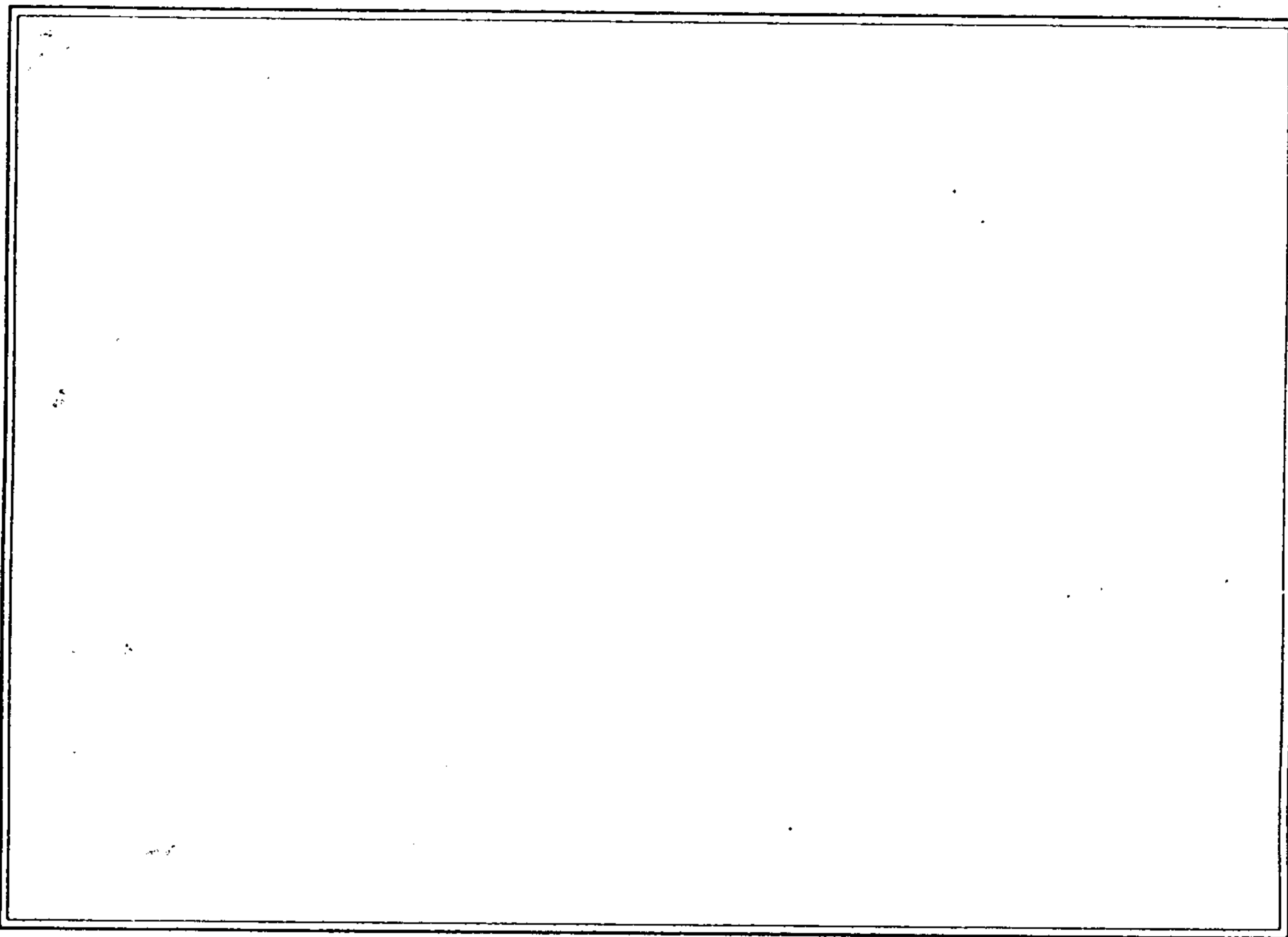
臣聞聖王開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

教諫之機聽歌謠於路諫諍謂詩也命大夫率臣七人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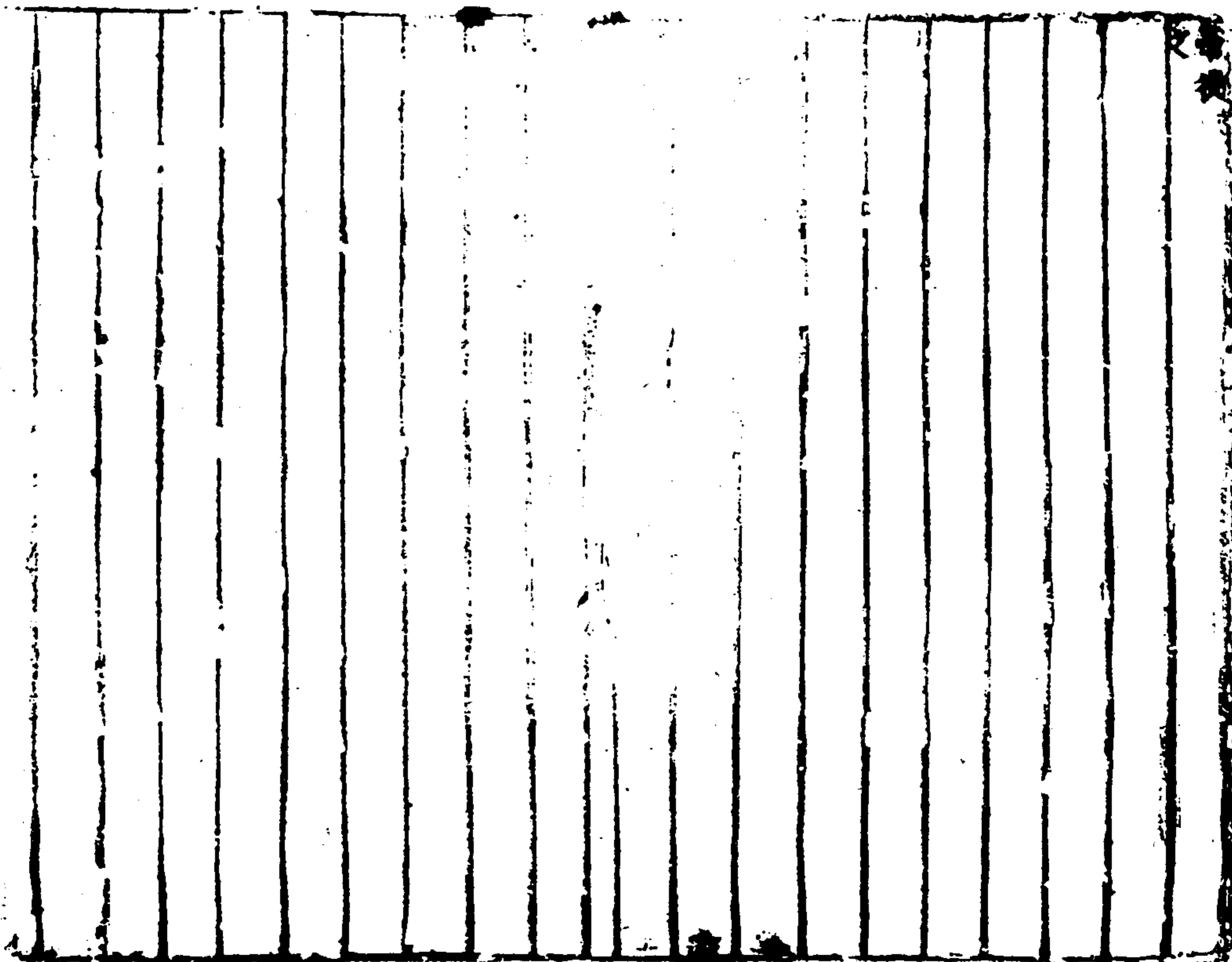
為憲照考知政理遠天人心報更改之故天人並應

東夫曰... 陽之精也天之使也... 其意昭然可見矣... 具今官人侍御動以平計或生而... 通贊積之氣上感皇天故遣... 倫垂象見異以悟主上昔武王下車出... 女表商容之間以理人倫以表賢德故天... 聖子成王是也... 皇親多矣... 不係思宜簡出宮女... 孫千億惟陛下... 亦宜惟臣之言... 善言天者合於人... 雷受有言之罪... 五事臣竊見去年... 萬... 萬... 萬...

于大辰大辰者何大火也... 曰罰謂之大辰也... 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也... 主兵其國趙魏... 之... 在秋節... 關西將有... 授人時輕... 衛回選賢能以鎮撫之... 司... 之... 井... 異... 妖氣蓋以火... 六事臣竊見... 萬... 萬... 萬...



原缺



一
卷
八
十
冊
賣
參
日
車
全
書
第
一
七
反
文
卜

見莫不以得賢為功失士為敗且賢者出處期而後
而樂富貴者若有德不報有言不酬來無所樂進無所
趨則皆懷歸數澤修其故志矣夫求賢者上以承
天下以為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遠人望逆天統則災責
降遠人望則化不行災責降則下吁嗟化不行則君道
虧四始之毀五降之危其咎由此四始關雎為國風之始
始於虞為小雅之始
始於周為大雅之始
始於漢為五經之始
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楊博實含味經籍
如子日國無道隱可也國有道則棄冕而執玉也又果
於從政明達變伏言明於變異朝廷前加優寵實于上
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老子曰
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希聲於內謂之大音其動百音
希聲也無所不容謂之大器其用萬物
不特選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入京師
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獲顏
淵之潔白之節情同鐵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

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元精天精也
春秋黃帝此
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顏子十八天
下歸仁克己復禮天天奇輝齒化阿有聲子貢齊人年
十八為河
不足為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顛明不知人伏
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嘆願汎問百僚數其名行有一
不合則臣為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宜
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故歲之始也公羊
元年春正月元者何君也
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
土者則天之象也
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命士流寬大之澤
仁厚之德禮記正月也春於東郊乃貴公
禮惠下及兆人慶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
貴遂行無有不當
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五緯
星也
也否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日
雨土為霧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
德有所施布但聞非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
疾於景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
不宣曜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

言得師言如得以... 則俯伏庭下... 宿寃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 年也... 元相辭難凡十餘上帝

上元皇帝疏

時大司農江馮上

言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

事下三府元上疏曰

臣聞師古者帝實臣者霸... 言以臣為師以故武王以太

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師父孔子曰百官總已聽於冢

宰... 高帝優相國之禮... 太宗

及一新王... 遭漢中哀... 以偷天下

公輔之任損宰相之職以刺舉

為明... 評為直至乃... 僕告其君長子... 弟變其父兄

網密... 法峻... 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

之... 身為世... 失在自任不在任人是以文主有

不聞... 崇刺舉... 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也... 無不... 崇刺舉... 督察也方今四方尚

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為誣上愚不知量分當

無後書奏特詔拜郎中辭病不就

東漢書疏卷之二

漢書卷之五

表楷字公無平

上孝桓皇帝書

楷好學博古善天文陰陽之術桓帝時宦者專朝政刑暴濫又比失皇子災異尤數延熹九年楷自家詣闕上疏曰

臣聞皇天不言以文象設教堯舜雖聖必曆身日月星辰察五緯所在故能享百年之壽為萬世之法

臣竊見去歲五月災感入太微紀帝座出端門不軌常道天官書曰太微南四星其國月

辰太白入房犯心小星震動中樞中樞天王也候小星

者天王子也夫太微天庭五帝之座而金火罰星揚光其中太白金星也又俱入房心法無繼嗣今年歲星又守

天微逆行西至掖門還切執法天官書曰端門左四星歲為木精好生惡殺而濟番不去者咎在仁德

不修誅罰太酷前七年十二月災感與歲星俱入軒轅

逆行四十餘日而鄧皇后誅其冬大寒殺鳥獸害魚鱉

城傍竹栢之葉有傷枯者陽城傍竹栢葉有傷者臣聞於師曰栢傷竹枯不出三年天子當之今洛陽城中

夜無故叫呼云有火光人聲正誼桓帝延熹九年三月

於占亦與竹栢枯同自春夏以來連有霜雪及大雨雷而臣作威福刑罰急刻之所感也太原太守劉璜

南陽太守成瑨志除毒邪其所誅罰皆合人望劉璜字子

原人迂太原太守郡有豪強中官親戚為百姓所患璜

帝徵璜用尉以王宗室不聽璜之計劉璜子璜

特榮青不置法璜子璜璜子璜璜子璜璜子璜璜子璜

付宛獄答殺之桓帝璜子璜璜子璜璜子璜璜子璜

豎之譜乃加考遠三公上書乞哀璜等不見採察

共上書訟璜等帝不聽而嚴被譴讓憂國之臣特璜

口矣臣聞殺無罪誅賢者禍及三世黃石公三

梁冠孫鄧並見族滅梁冠孫鄧並見族滅其從坐者又非其

李雲上書明主所不當誅杖象乞死諒以威始聖朝

天下之人咸知其冤漢興以來未有拒諫誅賢用刑太

漢書卷三十一 禮書第十一
王正如其長子也... 今宮女數千未聞慶有宜修德者刑... 以... 斯之... 又七年六月... 十五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 扶... 風有是隕為石聲聞三郡夫龍形狀不一小大無常故... 周... 之大人帝王以為符瑞... 或聞河內龍... 死... 龍能變化此亦有神皆不當死昔秦之... 山神操壁以投鄭客曰今年祖龍死... 王莽二年訛言黃山宮有死龍之異... 武復興虛言猶然况於實邪夫星辰麗天猶萬國之附... 王者也下將畔上故星亦畔天石者安類墜者失勢春... 秋石... 其後襄公為楚所執... 石隕... 今

扶風與元帝園陵相近... 必有畔逆... 以來及古帝王未有河清及學門自壞者也... 陽... 侯欲為帝也太學天子教化之宮其門無故自壞... 者言文德將衰教化廢也京房易傳曰河水清天下平... 今... 垂異地吐妖人厲疫三者並時而有河清猶春秋... 麟不當見而見孔子書之以為異也... 臣聞布... 言... 雖... 願... 極... 臣伏見... 臣... 推... 今當出而潛必有陰謀皆由獄多... 忠臣被戮德星所以又守執法亦為此也... 宜承天意理察冤獄為劉瓛成瑁除罪辟追錄李雲... 杜眾等子孫夫天子事天不孝則日食星闕比年日食... 於正朔三光不明五緯錯亂前者宮崇所獻神書專以... 奉天地... 五行... 亦有與國... 術其文易曉參

武善御衆故無忿怒之師武善御衆故無忿怒之師

陛下起兵十有三季將帥和睦士卒是濼陛下起兵十有三季將帥和睦士卒是濼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士卒之得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士卒之得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

命大臣已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命大臣已下咸懷樂土不讎其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

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又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臣重復厚賞加於又

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

不辭其勞則烽火稱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不辭其勞則烽火稱明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

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

以史吏一介之才也書口如有今臣也遭陛下創制大以史吏一介之才也書口如有今臣也遭陛下創制大

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起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効

不受祿位令功臣慄慄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不受祿位令功臣慄慄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

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靈福陛下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靈福

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臣臣臣臣臣臣臣臣

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新注受爵所不辭事而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雖新注受爵所不辭

也惟陛下哀矜也惟陛下哀矜

上光武皇帝疏上光武皇帝疏

初禁網苟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初禁網苟簡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

此疏曰此疏曰

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臣聞兵者國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以虎符

餘徵調竹使符而已符發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餘徵調竹使符而已符發合會取為大信所以明著國

命欽持威重也命欽持威重也

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

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愚以為軍旅尚與賊虜未殄徵兵郡國宜有重慎可立

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女符以解虎符以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女符以解

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之於無忌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之於無忌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

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

已蓋謂此也已蓋謂此也

陸康陸康

上孝靈帝疏上孝靈帝疏

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賦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不足乃詔調民田賦

飲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飲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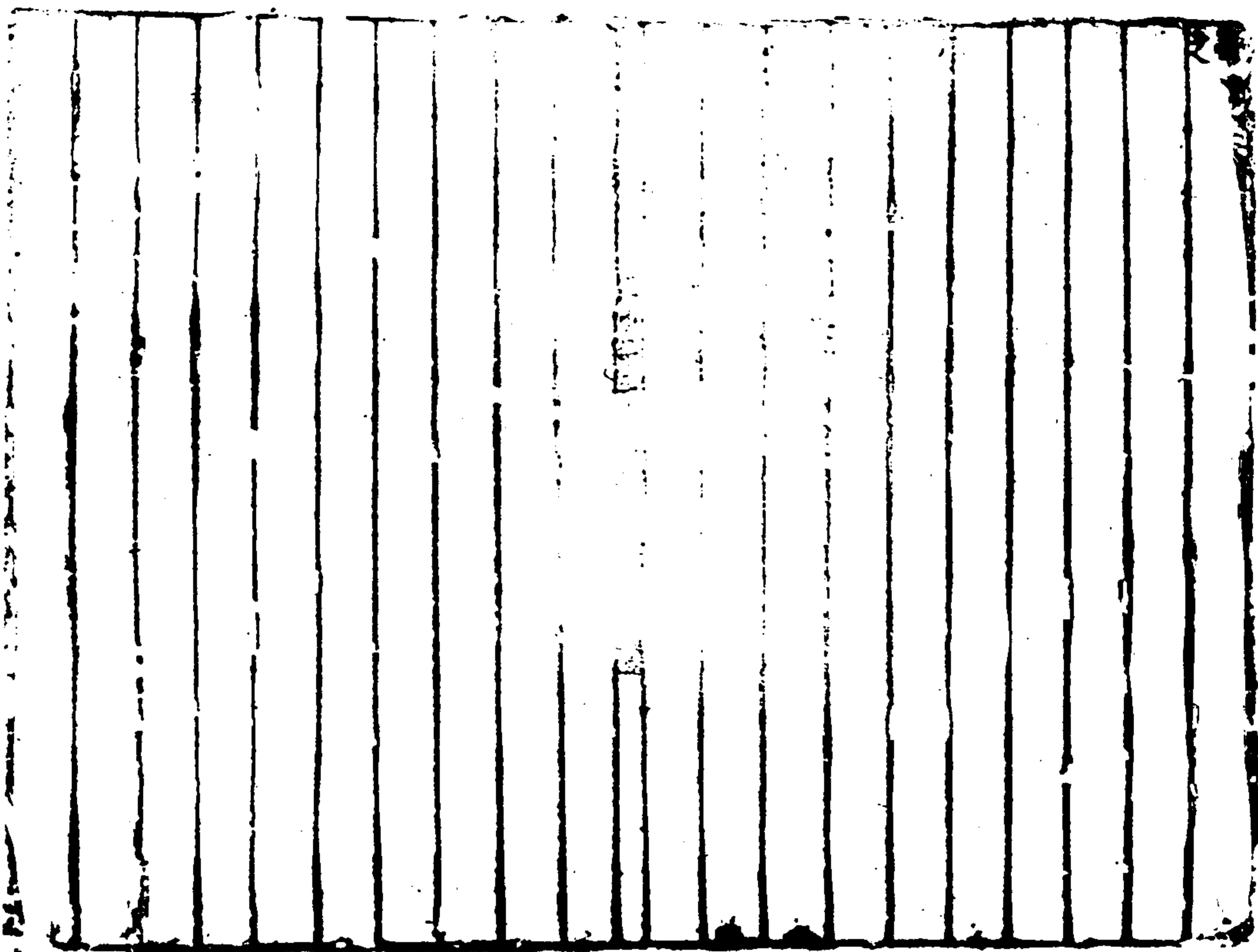
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搖輕賦以寧天下除煩賦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搖輕賦以寧天下除煩賦

約以崇簡易約以崇簡易

故萬姓從化故萬姓從化

故萬姓從化故萬姓從化

故萬姓從化故萬姓從化



今百... 安其所... 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

息悉... 守其舊土轉充貧者過所衣食誠父母之

計也... 願以臣言下公卿平議

朱浮... 質責彭寵書

建武二年浮封武陽侯食三縣浮年少有才能

頗欲厲風迹... 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涿郡

王岑之屬以為從事及王莽時故二千石皆引

置幕府乃多發諸郡穀廩贍其妻子漁陽太守

彭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

以損軍實... 不從其令浮性矜

急目多... 頗有不平因以峻文詆之

寵亦狼強養負其功嫌怨轉積浮密奏寵

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賄殺害友人多

聚兵數意計難量寵既積怨聞遂大怒而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貴之曰

豈聞知者順時而謀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不知是而無賢... 自棄於野

...

逆即以為陛下必棄捐它事以時戒之既歷時月寂
無音從園城而不救放逆虜而不討臣誠惑之昔高
祖聖武天下既定猶身自征伐未嘗寧居高祖定天下後猶自征
如奴陳稀陛下雖興大業海內未集而獨逸豫不顧北
陲百姓遑遑無所繫心三河冀州曷足以傳後哉今秋
稼已熟復為漁陽所掠張豐狂悖姦黨日增連年拒守
吏士疲勞甲冑生蟻虱弓弩不得弛弛釋下也止下懸心相
望救護仰希陛下生活之恩

上光武皇帝疏

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纖微之過者

東漢書卷之三十五
必見斥罷交務紛擾百姓不寧六三有日食之

異浮因上疏曰

臣聞日陽者衆陽之所宗君上之位也凡居宮治民據
郡典縣皆為陽為上為尊為長若陽上不明尊長不足
則于動三光垂示王者干犯也三光日月星也五典紀國家之政
禮記曰溫柔敦厚詩教也通遠也皆宣明天道
微易教也恭儉莊敬也也其子為武王陳政道也洪
以徵來事者也陛下哀愍海內新離禍毒保有生人
也使得蘇息而今牧人之吏多不稱職小遠理實難見
豈不繫然黑白分明哉謂天子曰聖人見是則

於耳然以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謂考其最也
也明也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養老於官至名
子孫因為氏生前書武帝時漢有天下已七十餘年為
受而重犯法音義曰明無事吏不數轉至長子當時
而不轉職今倉氏神氏因以為姓即倉氏之當時
吏職何能悉理論議之徒豈不誼諱蓋以為天地之功
不可名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數見接易
迎新相代疲勞道途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
加嚴切人不自保各相顧望無自安之心有司或因睚
眦以聘私怨苟求長短求媚上意二千石及長吏迫於
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皆群陽騷動
日月失行之應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天下非
一時之用也海內非一旦之功也願陛下留意於經年
之外望化於一世之後孔子曰如有王者必天下之幸
甚帝下其議群臣多同於浮自是牧守易代無簡舊制
遺後史案驗

上光武皇帝疏

帝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

刺舉即浮復上疏曰

陛下清明履約率禮無遠自宗室諸王外家后親皆奉

為慈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理

愛人以除殘為務政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東無取於

輕是以五帝有流刑放殺之誅唐書三

故孔子稱仁者必有勇而中三

天下稱理至哀平繼體而即位日淺而中三

嘉輕為穿鑿鈔除元帝舊約成律而中三

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而中三

情而中三伏惟陛下包元履德權時而中三

之功踰文武德侔高皇誠不宜因而中三

田神明察考量得失宜詔有司詳擇而中三

施無窮之法天下幸甚

復對光武皇帝

事下三公廷尉議者以為隆峻法非明王急

務施行日久宜一朝所釐而中三統今所定不宜

開可統復上言曰有司以臣而中三所言不可施行

尋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竊謂而中三帝以後至于孝

宣其所施行多合經傳宜比而中三事驗之往古事

傳前典事無難改不勝至願而中三得召見若對

善近臣口陳其要帝今尚書問狀統對曰

聞聖帝明王制立刑罰故雖堯舜之盛猶誅四凶而中三

天討有罪五刑五庸哉而中三尚書云五刑五刑

也又曰懲罰百姓于刑之衷而中三尚書云五刑五刑

民無所措手足而中三中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春秋

之誅不避親戚而中三左傳曰大義滅親又曰周公

政亂今安庶眾豈無仁愛之恩貴絕殘賊之路也自高

祖之興至于孝宣君臣忠謀深博猶因循舊章不

輕改革海內稱理獄盜少至初元建平所減刑罰百

有餘條而中三元初而盜賊浸多歲以萬數間者三輔從

橫群盜並起而中三至燒燒茂陵火見未史其後隴西

北地西河之賊越州度郡萬里交結攻取庫兵劫略吏

人詔書討捕連年不獲是時以天下無難百姓安平而

狂狡之執猶至於此皆刑罰不中愚人易犯之所致也

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姦軌而害及良

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而中三

善也故臣統願陛下采擇賢臣孔光師丹等議而中三

張純而中三字伯仁京兆杜陵人時為大司空

復對光武皇帝奏對

二十六詔純曰禘祫之祭不行已久矣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

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春秋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

及宗毀廟之主皆登合食乎太祖五年而再殷

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

祭廟主未宜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為禘

又前十八年親幸長安亦行此禮

禮說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之為言諦諦定招樓車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

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

也給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

也斯典之廢於茲八年

謂可如禮施行以時

上進武皇帝書

時南軍于及烏桓來降邊境無事百姓新去

華歲仍有年家給人足純以聖王之建

雅所以崇尊禮義既富而教者也

云乃祭七經識明堂圖

論語河間古碑雅記孝武太山明堂制度

帝封太山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水環宮垣四無壁以茅蓋及平帝時議

博士桓榮上言宜立辟雍明堂章下三公太常

而純議同祭帝乃許之十三年純奏上宜封禪

古受命而帝治世之隆必有封禪以告功焉

山升中于天郊玄注曰禘祀上帝也樂動聲儀曰以

祭治人風成於頌有周之盛成康之間郊配

封禪皆可見也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則禘

之義也臣伏見陛下受中興之命平海內之亂修復祖

宗撫存萬姓天下曠然咸蒙更生恩德雲行惠澤雨施

易曰雲行雨施元安寧夷狄慕義詩云受天之祜四方

來賀萬年之壽惟此今攝提之歲

蒼龍甲寅應在東

音義曰

特尊唐帝之典繼考武之業以二月

音義曰

陽也見於春者政常也方今中官外司

考事考其所考者或非急務又恭陵火災

名未立立猶定也時考問廷多所收補備經考

毒尋火為天戒以悟人君可順而不可違

而不可慢陛下宜恭已內省以備後災九諸者

案并須立秋又易傳曰公能其事序賢進士後

必有喜反之則白虹貫日以甲乙見者則謹在

中台司馬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地司徒主人

陰陽不調星辰失度貴之司馬山陵崩並川谷

不流責之司空五穀不殖草木不茂責之司徒

甲乙東方主春生植五木之時也而自司徒居

位陰陽多謬時刻時為司徒至久無虛已進賢

之策天下與議異人同咨也且立春以來金

氣再見謂元年閏十二月巳丑有白氣入王

金能勝木必有兵氣宜點司徒以應天意陛下

不早讓之將負臣言遺患百姓

七事臣伏惟漢興以來三百三十九歲於詩三

基高祖起亥仲二年今在戊仲十年基作善謂

法推之也詩元歷權曰九其數皆從亥之仲起

此天地所定位陰陽氣周而後始萬物死而復

蘇大統之妙教王命詩元歷權曰卯酉革政午

亥為革命神在天門出入候聽宋均曰神陽氣

禁之定先帝謂也

鄭興字季平汝南人上光武皇帝疏

春秋以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

生左傳言伯宗之祥天女特為災謂寒暑往年以來

各違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案春秋昭公十七年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註曰於周為六月於夏為

傳曰日過分而不至言過春分而三辰有災月屋也

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不舉不舉避多時日食皆樂

委賦賦用幣杜史不辭用幣以自責也此以上皆

之有今孟夏純陽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重夫國無善

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要在因人心

擇人處位也左傳晉士文伯曰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

而己一日從時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

之明因人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文歸國而任

和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史記曰桓公與管子

共進道射桓公鈞帶及桓公即位任政於管仲也又言

夫公自秦歸國懷公故臣都內謀燒公宮殺文公使者

勅公不以為辭而任焉言惟賢是用不私其私也今公

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為大司空而不以詩定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群
臣讓善之功齊成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食
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
元急則臣不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邇以來
季多寒日正月此亦急咎之罰桓寒若急天於賢聖之
活猶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災變仍見此乃國之
福也今陛下高明群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於
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克能也柔克謂和柔而能立博采廣謀納群
臣之書書奏多

鄭衆字仲師與子

上顯宗明皇帝

北匈奴求和遣使求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
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為屈單于大
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
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復欲
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

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之衆
堅三十六國之心也武帝開通西域又當揚漢和親詩
令西域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

耳漢使既到極其寒自極其寒極其寒之虜必
得謀其群臣駭議者不敢復言事在匈奴如是南庭動
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又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
折旋為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垂雖勿答報不
敢為患明帝八年

范升字叔仁

奏記大司空王邑

王莽類發兵後徵議漢書乃奏記大司空王邑

邑曰

升園子以入不問於其父最為孝臣以下不非其意上
志孔子曰下無亂非非是也臣若今來入
咸稱朝聖皆曰公明蓋明者無不見聖者無不聞今天
下之事昭昭於日月震震於雷霆而朝云不見公云不
聞則元元焉所呼天公以為是而不言則過小矣知而
從令則過大矣二者於公無免宜乎天下歸怨於公矣
朝以遠者不服為至念升以近者不悅為重憂今動與
時矣事與道反馳驚覆車之轍探湯敗事之後前車覆
後車戒論語曰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方春歲首
見不善如探湯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而動發遠役藁藁不充田荒不耕穀價騰躡至數千
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之福也如此則胡貊守關

前錄之冠在於惟帳矣王莽傳青律二升有一言
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
所懷已詳其言

上光武皇帝疏

建武二年光武徵升詣懷宮拜議郎遷博士上

疏諫曰

臣與博士梁恭、陽太守呂亮俱修梁丘易二百年並
著艾經學深明而臣不以時退與恭並立深知是學又
不能達達慙負二老無顏於世誦而不行知而不言
不可開口以為人師願推博士以避恭亮恭亮

上光武皇帝書

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直易左氏春秋立

博士費直字長翁善易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

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乎

說升起對曰左氏不相孔子而出於立明師徒

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

韓故及太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

升退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怒
學微歆勢志博聞故異端競退而有司請

京氏易博士祥下執事莫不撰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
左氏春秋後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市

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高氏騶夾五經奇異並復求

立各有所執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

陛下必有天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孔子

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

子可謂知教顏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

約也又曰絕學無憂絕未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

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輒復見廢

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

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孔子以哀公

未定雖設禁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

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政乎異端斯害也已異端謂詩

技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遺存以傳信

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

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易下

其本萬事理此易也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

漢九十四事 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春秋上太史公

陳元 字長雅 蒼梧廣信 人以父任為郎

上光武皇帝疏

建武初元與桓譚杜林鄭興俱為學者所宗特

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

宜立元聞之乃詣闕上疏

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 源愍經藝謬雜真偽錯

亂每臨朝日輒延群臣講論聖道知立明至賢親受孔

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傳詢可否示

不專已盡之群下也今論者沈溺所習詭守舊聞固執

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

也遂為異家之所覆冒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絕絃

不為新聲易耳 相譚新論曰音師曠

巧眩移目 謂朱前帝時明目者也一子當使子

不為新聲易耳 相譚新論曰音師曠

告之曰 謂朱前帝時明目者也一子當使子

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言分明白黑建

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流汰學者之愚惑 使

基業垂 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幸甚臣元愚鄙

及太史公遺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

臣下專權也自冬汝春記無嘉澤數有西風反

逆時節春當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暴

龍移市龍仲秋龍雲日春早以甲乙日為

西龍仲秋龍雲日春早以甲乙日為

皆齊三日龍雲日春早以甲乙日為

辛日龍雲日春早以甲乙日為

亦龍雲日春早以甲乙日為

災變應人要在責己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

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

在此也不在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

顯有德存問孤寡賑恤貧弱而但見洛陽都官

奔車東西收繫織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庭

比有光曜比類也時恭陵百天明此天災非人

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今天之威怒

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

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

廣被恩澤貸贖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

載之畜者簡稅防災為其方也簡以也頭陛下

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廷不改者

五夏之後乃有謝雨於今之際不

德勞心下士屈節特賢誠不宜使有司

上皇太后疏

和帝即位富於春秋侍中書憲自以責職之重

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

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

習長則切而惟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音成王幼小

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

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自

皆大義記 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素

賢皆大義記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

酺魏應召訓亦謹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

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

為帝師子郁結髮敢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

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

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都方並

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

丁鴻字季公定陵人

上孝和皇帝封事

宋元四年寶太后臨政憲兄弟各擅威權湯因

日食上封事曰

臣聞日者陽精守實六府之象也月者陰精盈虧有
 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陰陵陽月滿不虧下
 盈也昔周室衰季皇甫之屬專權於外黨類強盛侵奪
 主執則日月薄食故詩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
 之亦孔之醜引詩也周十之八月也八月
 日長之義日為君臣為臣平金也春秋日食三十六
 君三十二變不空生各以類應夫威柄不以放下利器
 不可假人同而東觀及漢書三十一卷春秋與齊
 國之推執設借也左傳云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
 覽觀往古近察漢興傾危之禍靡不由之是以三相專
 魯田氏擅齊六卿分晉諸呂握權統嗣幾移哀平之末
 廟不血食三桓謂孟孫氏季孫氏叔孫氏也
 所逐平子驪行君事田氏乃篡魯國至魯哀公遂為季氏
 也田氏逐季氏齊政至田氏乃篡齊國至齊景公遂為田氏
 也田氏逐季氏齊政至田氏乃篡齊國至齊景公遂為田氏
 也田氏逐季氏齊政至田氏乃篡齊國至齊景公遂為田氏
 故雖有周公之親而無其德不得行其執也
 言觀賢重方可執故孟子曰有也 今大將軍雖欲勃
 身自約不敢僭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惶怖承旨刺史二

千石初除謂薛東通符籍助奉養受臺勅不敢假去
 久者至數十日背王室向私門此乃上威損下權也
 人道修於下效驗見於天雖有隱謀神照其情而象
 戒以告人君聞者月滿光節過望下虧日天垂象
 也月滿先也謂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
 未及望而滿也此臣驕溢背君專功獨行也陛下未深
 覺悟故天重見戒誠宜畏懼以防其禍詩云敬天之怒
 不敢戲豫詩大雅也不專自也所以降天也 若勅政
 責躬杜漸防萌則凶妖消滅吉除福湊矣夫壞蓋破巖
 之水源自涓涓干霄蔽日之木起於蕙蕙禁微則易救
 末者難人莫不忽於微細以致其大愚不忍諷義不忍
 割去事之後未然而明鏡也臣愚以為左官外附之臣
 天子而事諸侯左官外附謂諸正法而附家依託
 權門傾覆詭說以求容媚者宜行一切之誅聞者大將
 軍再出威振州郡莫不賦歛吏人遣使貢獻大將軍雖
 云不受而物不還主却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法不
 快罪辜故海內貪猾競為姦吏小民吁嗟怨氣滿腹臣
 聞天不可以不剛不剛則三光不明三光日月星也天
 去傳曰天 王不可以不彊不彊則宰牧縱橫宜因大變
 政匡失以塞天
 漢書疏卷之二終

東漢書疏卷之四

劉愷字伯章

上鄧太后議

舊制公卿二千石刺也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

外衆職並廢喪禮元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

不為親行服者不得出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

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者以為不便愷獨議曰

詔書所以為制服之科者蓋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

刺史一州之表二十石千里之師

職在平章百姓宣美風俗日

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者不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

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影直不可得

也前書曰今清鮮之化而欲

陳忠

上孝安帝疏

永寧元年司徒劉愷病上書致仕有詔優許

焉加賜錢三十萬以二丁石祿歸養河南尹常

以歲八月致羊酒時安始親政事朝廷多稱

愷之德帝乃遣問起居加賞賜會馬英策罷

尚書陳忠上疏薦愷曰

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山岳之三公也上階為天子

中階為諸侯三公大夫下股肱元首鼎足居職

三公之象協和陰陽調訓五品五品五帝之君三公

考力量才以序庶僚連熱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

焉尚書劉歆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史記曰堯使而令

上司缺職未議其人臣竊差次諸卿考合衆議咸稱太

常朱張少府荀遷臣父寵前忝司空張遷並為掾屬具

知其能佞能說經書而用心褊狹遷嚴毅剛直而薄於

藝文伏見前司徒劉愷沈重淵懿道德博備克讓爵土

致祿弱弟躬浮雲之志兼浩然之氣言愷有仲尼顏

二司舉動得禮以疾致仕側身里巷履約思

純進退有度百僚景式海內歸懷為法式往者孔光師

丹近世鄧彪張酺皆去宰相復序上司孔光成帝時

以日食徵諸公車復為丞相哀帝時代王莽為大

司馬後為大司空帝時為太尉帝元和中元

簡練卓異以散衆望書奏引

班彪字叔皮扶

上光武皇帝書

時東宮初建諸王國開而官屬未備師保多

闕彪上言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為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為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賈誼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昔成王之為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大史佚入則太師闕天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

賈誼曰自非勞至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

衛大夫石碏諫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誥遺子孫也

漢興太宗使盧誼導太子以法術

賈誼教梁王以詩書

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學儒保訓東宮以下

中宗宣帝也時元帝為太子

賈誼教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樂而傳相未值

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傳選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為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屬又舊制太子

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坐東廂省視膳

食其非朝日夜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明不媒黷其

將軍以周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靈之號

將軍也

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出此者也

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司馬相如固幸得生於清明之世豫在

視聽之末私以蟻螳竊觀國政

載之任躡先聖之蹤

千載自周公至明帝時體弘懿之

姿據高明之執博貫廢事履膺六藝白黑簡心求善無

賦之別於日左傳曰求善不賦也

採擇狂夫之言不逆

負薪之議

負薪見幕府新開廣延

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

宜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

遠近無偏幽

隱必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為國得人以寧本朝

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遺烈著於

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有儒盛名冠德州里七十從

班固字士聖

奏記東平王蒼

東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為驃騎將軍輔政開

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待詔明奏記於蒼

望之奏記自明始也

以錢三百萬於三輔衣冠知莫不畢給又
臘日亦遺其在洛中者錢各五千越時校尉光胤用羊
三百頭米四百斛肉五千斤臣愚以為不應經義性恐
不敢不以聞陛下情欲厚之亦宜所以安之臣今言此
誠欲上忠陛下下全后家

上孝章帝疏

我蒙省察職及馬防為車騎將軍當出征西
羌倫又上疏曰

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
純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伏聞馬防今當西征以
承太后恩仁陛下至孝恐卒有纖介難為意愛
變而不聞防請杜篤為從事中郎多賜財帛篤為鄉
里所廢客居美陽妻弟為馬氏妻恃此交通在所縣令
苦其不法收繁論之今來防所議者咸致疑惟况乃以
為從事將恐議及朝廷今宜為選賢能以輔助之不可
復令防自請人有損事望也苟有所懷敢不自聞拜
不見省用

上孝章帝疏

倫雖峭直然常疾俗吏苛刻及為三公值
帝長者屢有善政乃上疏褒稱盛美因以勸成

風德曰

陛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安以寬弘臨下
下即位躬天然之德體晏晏之安以寬弘臨下
和而政急不解務存節儉而奢侈不止者咎在俗散群
下不稱故也光武承王莽之餘頗以嚴猛為政後代因
之遂成風化郡國所舉類多辨職俗吏殊未有寬博之
選以應上求者也陳留令劉豫冠軍令駟協並以刻薄
之姿臨人宰邑專念掠殺務為嚴苦吏民愁怨莫不疾
之而今之議者反以為能遠天心失經義誠不可不慎
也非徒應坐豫協亦當宜謹舉者務進仁賢以任時政
不過數人則風俗自化矣臣嘗讀書記知秦以酷急亡
國又目見王莽亦以苛法自滅故勤勤懇懇實在於此
又聞諸王主貴戚驕奢踰制京師尚然何以示遠故曰
其身不正雖令不行論語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失
陰陽和歲乃豐君臣同心化乃成也其刺史太守以下
拜除京師及道出洛陽者宜皆召見可因博問四方素
以觀察其人諸上書言事有不合者可但報歸田里不
宜過加喜怒以明在寬臣愚不足採及

上孝章帝疏

諸馬得罪歸國而寶氏始貴倫復上疏曰

臣得以空虛之質當輔弼之任素性驚怯位尊爵重拘

迫大義思有策厲雖遭百死不敢擇也又况親遇危言

之世哉論語曰邦有危言危行今承百王之敝人尚文巧咸趨邪

路莫能守正伏見虎賁中郎將竇憲叔房之親府也以

此誠其好士交結之方然諸出入貴戚者類多毀譽禁

錮之人尤少守約安平之節士大夫無志之徒更相販

賈雲集其門聚眾鱗山聚蚊成雷前書中山蓋驕佚所

從生也三輔論議者至云貴戚廢錮當復以貴戚浣濯

之猶解醒當以酒也病酒諛諛之徒誠不可親近

交通士大夫防其未萌慮於無形令慮永保福祿君臣

交歡無纖介之際此臣之至所願也

大孝平帝疏

第五種為兗州刺史中常侍單超兄子匡為濟

陰太守負執貪放種欲收舉未知所使會聞從

事衛羽素抗厲乃召羽具告之謂曰聞公不畏

疆禦今欲相委以重事若何對曰願庶幾於一

割以誦羽叔匡賓客親吏四十餘人糾發其

五六千萬種即奏匡拜勅超匡窘迫遣刺客刺

羽羽覺其意乃收繫客具得其情狀單超積懷

忿恨遂以事陷種竟坐徙朔方超外孫董援為

朔方太守蓄怒以待之初種為衛相以門下掾

孫斌賢善遇人及當徙斥斌具聞超謀乃謂其

友人同縣閻子直及高密甄子然曰蓋盜憎其

主從來舊矣第五使君當投裔土而單超外屬

為彼郡守夫危者易仆可為寒心吾今乃追使

君庶免其難若奉使君以還將以付子二人曰

子其行矣是吾心也於是斌將俠客晝夜追種

及之於太原遼陰格殺送吏因下馬與種斌自

步從一日一夜行四百餘里遂得脫歸種匿於

問甄氏數年徐州從事職云上書訟之曰傳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李布屈節於未

家前書曰李布楚人為任俠有名布與王高相

許而布乃與高相謀殺高相布與高相相

也布用高相之計殺高相布與高相相

不從客為上言之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

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公曰

<p>子曰名忽者人臣之 <small>不</small>死則三軍之勇也 <small>死</small>則天子之佐也 <small>死</small>則天子之佐也 <small>死</small>則天子之佐也</p>	<p>桓之與伯遺其逃亡之 <small>行</small>救其射鉤之警技於囚虜之 <small>中</small>信惜其佐國之謀</p>	<p>令二主紀過於織介 <small>此</small>二人同死於天馬 <small>此</small>二人同死於天馬</p>	<p>充州刺史第五種保 <small>自</small>盡在御曲無苞直之 <small>自</small>盡在御曲無苞直之</p>	<p>論者說清高以種為 <small>上</small>存直士以種為春秋之 <small>上</small>存直士以種為春秋之</p>	<p>人所長棄其所短 <small>不</small>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 <small>不</small>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p>	<p>公負筋力未就 <small>之</small>法當公坐故云公負地罪至微 <small>之</small>法當公坐故云公負地罪至微</p>	<p>徒非有大惡者 <small>不</small>親大杖則走 <small>不</small>親大杖則走</p>	<p>逃亡苟全性命莫有 <small>不</small>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 <small>不</small>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p>	<p>無遺頃吏之恩令種 <small>有</small>持忠入地之恨 <small>有</small>持忠入地之恨</p>	<p>鍾離意<small>字子同</small> <small>人</small>也</p>	<p>上孝明帝疏</p>	<p>永平三年夏</p>	<p>日</p>
--	--	---	---	---	--	---	---	---	---	---	--------------	--------------	----------

伏見陛下以天時小旱憂念元元降避正殿躬自克責
而比日密雲遂無大潤易曰密雲不豈政有未得應天
心者邪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歟民失職
勤宮室崇歟女謁盛歟苞直行歟讒夫昌歟竊見北宮
大作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崇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但患人不安寧宜且罷止以應天心詎意以匹夫之才
無有行能父食重祿權補近臣比愛厚賜喜懼相半不
勝愚戇征營罪當萬死自營不

上孝明帝疏

會連有變異意復上疏曰

伏惟陛下躬行孝道脩明經術郊祀天地畏敬鬼神憂
恤黎元勞心不怠而天氣未和日月不明易通卦驗曰
日月水泉湧溢寒暑違節者咎在群臣不能宣化理職
而以苛刻為俗吏殺良人繼踵不絕百官無相親之心
吏人無雍雍之志至於骨肉相殘毒害彌深感逆和氣
以致天災百姓可以德勝難以力服先王要道民用和
睦故能致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鹿鳴之詩必
言宴樂者其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以人神之心洽然
後天氣和也願陛下垂聖德撥萬機詔有司慎人命緩
刑罰順時氣以調陰陽垂之無極

朱意字伯志南陽安
衆人時爲尚書

上肅宗章帝疏

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中山
二王每數入朝特加恩寵及諸昆弟並留京師
不遣就國意以爲人臣有節不宜論禮過恩乃

上疏諫曰

陛下至孝烝烝恩愛隆深以濟南王康中山王焉先帝
昆弟特蒙禮寵聖情戀戀不忍速離比年朝見又留京
師崇以叔父之尊同之家人之禮車八殿門即席不拜
分甘損膳實賜優渥昔周公懷聖人之德有致太平之

功然後王曰叔父加以賜幣今康焉支庶享食大國控
下即位蠲除前過還所削黜衍食它縣衍謂流衍男女

少長竝受爵邑恩寵踰制禮敬過度春秋之義諸父昆
弟無所不臣所以尊尊卑卑幹強弱枝者也陛下德業

隆盛當爲萬世典法不宜以私恩損上下之序失君臣
之正又西平王美等六王皆妻子成家官屬備具富早

就蕃國爲子孫基址而室第相望又繁原邑繁謂繁婚

姻之盛過於本朝僕馬之衆充塞城郭驕侈僭擬寵祿
隆過今諸國之封竝皆膏腴風氣平調道路夷近朝聘
有期行來不難宜割情不忍以義斷恩日內之

發遣康焉各歸蕃國漢書漢就便持之
以塞衆望帝納

上肅宗章帝疏

章和二年鮮卑破北匈奴而南單于乘此請兵
北伐因欲還歸舊庭時竇太后臨朝議欲從之

意上疏曰

夫夷狄之隔遠中國幽處北極極曰東至於
謂之四極也界以沙漠簡賤禮樂無有上下疆者焉唯
弱即屈服自漢興以來征伐數矣其所尅獲曾不補

光武皇帝躬服金革之難添昭天地之明故因其來降
羈縻畜養邊人得主勞後休息於茲四十餘年矣今鮮

卑奉順斬獲萬數中國坐享大功功而百姓不知其
勞漢興功烈於斯爲盛所以然者夷虜相攻無損漢

者也臣察鮮卑侵伐匈奴正是利其抄掠及歸功聖朝
實由貪得重賞今若聽南虜還都北庭則不得不禁制

鮮卑鮮卑外失暴掠之願內無功勞之賞豺狼貪婪必
爲邊患今北虜西遁請求和親宜因其歸附以爲外扞

魏魏之業無以過此若引兵費賦以順南虜則失坐上
畧去失即危矣誠不可許

何敞字文高扶

濟南安王康疏

濟南安王康在國不循法度交通賓客其後人

上書告康曰一州郡茲猶漁陽顧忠劉子產等

又多遺錄息二國書謀議不執事下考有司舉

奏之顯宗以康親故不忍窮竟其事但削況阿

限除東朝陽德西平昌五縣建初八年肅宗

復還所領地康遂殖財貨大脩宮室奴婢至四

千百人既為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頃奢侈恣欲

游觀無節元初國博何敞上疏諫康曰

蓋聞諸侯之義制節謹度然後能保其社稷和其民人

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正令明其典

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輿馬臺隸應為科品

奴婢廢馬皆有千餘增無用之口以自營令言婢閉隔

失其天性感亂和氣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

而功猶未半夫文繁者質荒木勝者人亡

無窮者也故楚作章華以凶後卒廢毀蓋在今華之

與典姑蘇而城於楚也故楚之臺以望湖山

今數遊諸弟晝夜無節以遊

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之

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

以禮起居則故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肅宗章帝

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

所以遠防未然臨深履薄之法也願大王脩恭儉之

制省奴婢之口減乘馬之數斥私田之富節遊觀之宴

以禮起居則故乃敢安心自保惟大王深慮愚言

上肅宗章帝

四年春車駕近出觀覽城第

聞當還校獵河內蒼即上書諫曰

臣聞時令盛春農事不聚眾與功

則木不曲直此失春令者也

下因行田野循視稼穡遠仿伴弭節而旋

旄詩云抑抑威儀惟德之隅

臣不勝憤懣伏自手書乞詣行

在所極陳至誠

上肅宗章帝

若君在朝教職多所隆益而自以至親輔政聲望

日重意不自安上疏歸職

臣蒼疲驚特為陛下慈恩覆護在家備教導之仁升朝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之器有輔小人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

伏聞當為二陵起立郭邑臣前頗謂道路之言疑不審

實近令從官古霸問溫湯主疾主未乃武女使還乃知

詔書已下竊見光武皇帝躬履儉約之行深觀始終之

分勤勤懇懇以葬制為言故營建陵地且稱古典詔曰

無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孝明皇帝大孝無違奉

承貴行日一以貫行國體建谷未至於自所營創尤為

儉省謙德之美於斯為盛臣愚以困邑之興始自疆秦

古者立隴且不欲其著明禮曰古者不墳豈况築郭邑建都

郭哉和事上遠先帝聖心下造無益之功虛費國用動

搖百姓非所以致和氣祈豐年也又以吉凶俗數言之

亦不欲無故繕飾丘墓有所興起考之往古則不合稽

之特宜則遠人求之吉凶復未見其福陛下履有虞之

至性追祖禰之深恩然懼左右過議以累聖心臣倉誠

傷二帝純德之美不暢於無窮也惟蒙哀覽而止

朱穆字叔元南陽宛人奏記梁冀

梁冀驕暴不悛朝野嗟毒積以故吏懼其暴積

招禍奏記諫曰

古之明君必有輔德之臣規諫之官下至器物銘書成

敗以防遺黃帝作中執之法孔甲有鑿孟之義太公

故君有正道臣有正路謂若君道當曰人君若無道則臣亦無路矣
 申伯之尊申伯周宣王元舅位為群公之首一日行善天下歸
 仁諸語終朝為惡四海傾覆頃者官人俱置加以水益
 為害災京師諸官費用增多詔書發調或至十倍各
 言官無見財皆當出民榜掠割剝疆令充足公賦既重
 私歛又深牧宰長吏多非德選貪聚無厭過人如虜或
 絕命於蕭楚之下或自賊於迫切之求又掠奪有
 姓皆託之尊府遂令將軍結怨天下吏人酸毒道路嗟
 嗟昔秦政煩苛百姓土崩陳勝本屬一呼天下響應嗟
 曰陳勝吳廣起于大澤而面諛之猶言安耳
 至亡滅昔末和之未紀綱少強望四五歲而
 財空戶散下有離心馬免之徒乘勢而起荆揚之間幾
 成大患並九江幸賴順烈皇后初政清靜內外同力僅乃討定今
 也咸咸因於末和內非仁愛之心可得容忍外非守國
 之言所宜久安也夫將相大臣所體元首共與而馳同

而濟與傾舟覆意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即昧履危
 安即就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宜時易宰守非其人者
 減省第宅園池之費拒絕郡國諸所奉送內以自明外
 解人惑使挾姦之吏無所依託司察之臣得盡耳目憲
 度既張遠邇清壹則將軍身尊事顯德耀無窮天道明
 察無言不信惟垂省覽不
 劉陶
 上孝桓帝書
 朱穆為冀州刺史有宦者趙忠喪父歸葬安平
 州所借為瑗璫玉匣偶人寸半衣死者自
 人明諷聞之下郡素驗吏畏其嚴明遂發墓
 剖棺陳尸出之而收其家屬帝聞大怒徵穆詣
 廷尉輸作左校左校署名屬特大學書生劉陶
 等數千人詣闕上書訟穆曰伏見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
 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為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網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
 咸共恚疾謗譏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
 下有識皆以穆同勸禹稷而被共繇之矣若死者有知

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念於蒼冥矣崇山在湖南衡陽府衡山縣也重華舜之號也蒼冥蒼天也

郭美注云舜葬於蒼梧之野當今之

官近習謂左右近侍也

握王爵口含天憲運官則使餓諫富於季孫謂季孫行也

曰公呼喻則令伊爾化為祭師

獨亢然不微身官非惡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

王網之不攝謂王網之不能攝也

計臣願黔首繫亂謂亂也

作帝覽其表謂帝覽其表也

樂板字伯音京也長慶

上肅宗皇帝疏

竇憲等夏陽侯瓌欲往候恢恢謝不與通憲尤

弟放縱而忿其不附已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

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數曰吾何忍素餐立

人之朝乎遂上疏諫曰

臣聞百王之失皆由權移於下大臣持國常以執盛為

咎伏念先帝聖德未永早棄萬國陛下富於春秋恭承

大業諸舅不宜幹正王室以示天下之私經曰天地垂

互衆物大傷君臣失序萬人受殃政失不救其極不測

方今之宜上以義自割下以謙自引四舅可長保

上者也謂善者也

之禁謂四舅也

皇太后永無慙負宗廟之憂誠策之

東漢書疏卷之四終

東漢書疏卷之五

何敞字文高汝

奏記太尉宋由司徒袁安

元和中敞辟太尉宋府由待以殊禮敞議論高

常引大體多所匡正司徒袁安亦深敬重之是

時京師及四方累有奇異鳥獸草木言事者以

為祥瑞敞通經傳能為天官意甚惡之乃言於

二公曰

夫瑞應依德而至災異緣政而生故鸛鳴來巢昭公有

乾侯之亢春秋有鸛鳴故巢巢左氏傳魯大夫時已

兩楹之殞而羊傳曰西狩獲麟有以告孔子者曰

聖人之類謂之殞曰殞也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人而殞謂之殞也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死而殞謂之殞也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三曰殞謂之殞也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之曰殞謂之殞也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

今異鳥類於殿屋怪草生於庭除不可不察

奏記太尉宋由

時齊氏專政外戚奢侈營務通制者帝為憂

故奏記太尉宋由曰

故聞事君之義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歷觀世主時臣無

不各欲為化垂之無窮然而平和之政萬無一者蓋以

聖主賢臣不能相遺故也今國家秉聰明之弘道明公

履晏晏之純德和也君臣相合天下翕然治平之化

有望於今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今明公視事

出入再期宜當克己以醇四海之心禮一毅不升則振

服撤膳禮記曰歲凶年及不登君天下不足若已使然

而比年水旱人不收獲涼州緣邊家被凶害唐西蕃

男子疲於戰陳妻女勞於轉運老幼孤寡嘆息相依又

中州內郡私公屈竭此實損膳節用之時國恩優賞

奢過度但聞賜賜自即官以上公卿王侯以下至於空

竭幣藏損耗國資尋公家之用皆百姓之力明君賜養

宜有品制忠臣受賞亦應有度是以夏禹玄圭周公東

常謂之殞也此亦天告夫子將沒之徵也今明公位尊任重責深負大上當匡

正綱紀下當濟安元元豈但空空無為而已哉宜先正

已以率群下還所得賜因陳得失奏王侯就國除死園

之禁節省浮費賑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

聰明必有立應使百姓歌誦史官紀德豈但于文述祿

之禁節省浮費賑窮孤則恩澤下暢黎庶悅豫上天

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匈奴以兵三十萬圍高祖於白登十日素白登在平城東南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匈奴以兵三十萬圍高祖於白登十日素白登在平城東南

時遂寶意為車騎將軍大發軍擊匈奴而詔使者為憲弟篤景竝起邸第興造勞役百姓愁苦敬上疏諫曰

臣聞匈奴之為桀逆久矣平城之圍慢書之耻匈奴以兵三十萬圍高祖於白登十日素白登在平城東南

而必死高祖呂后忍怒還念合而不誅伏惟皇太后秉文母之操文母文王之妻太妣也詩既既烈考亦有文母陛下履晏晏之安

匈奴無逆節之罪漢朝無可慙之耻而盛春東作人始就耕與動大役元元怨恨咸懷不悅而復復為衛尉篤奉車都尉景繕脩館第彌街絕里臣雖斗筭之人

誠竊懷恠以為篤景親近貴臣當為百僚表儀今衆軍在道朝廷焦膺百姓愁苦縣官無用而遽起大第崇飾

玩好非所以垂令德示無窮也宜且罷工匠專憂北邊恤人之困書奏

上肅宗章帝封事

敬後拜為尚書復上封事曰

忠臣憂世犯主嚴顏譏刺貴人臣至以殺身滅家而

為之者何邪若臣義重有不得已也臣伏見往事國

之危亂家之將凶皆有所由較然易知昔鄭武姜

之幸叔段左傳武姜愛小叔段莊公欲殺之幸叔段

寵州吁左傳衛石碏諫曰公寵州吁州吁將殺公

觀之愛子若此猶飢而食之以毒適所以害之也

大憂公卿比奏欲令典幹國事此類也憲深執謙退固

辭減位懇懇勤勤言之深至天下聞之莫不悅喜今論

年無幾大禮未終卒然中改升第專朝憲謀三軍之重

篤景總宮衛之權而重用百姓奢侈倡誅戮無罪肆

心自快今者議論凶凶咸謂叔段州吁復生於漢臣視

公卿懷持兩端不肯極言者以為憲等若有匪懈之志

則已受吉甫褒申伯之功申伯周宣王元舅也其

自取陳平周勃順呂君之權呂君呂后後諫曰不為陳平周勃

區區誠欲計策兩安絕其絲絲塞其消消消消消消

其罪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

遂定議以為輕侮法敏駁曰

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

死生之决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

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蓋謂生長羅隙孔子曰民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由使也言使政教可使人從之

春秋之義子不報父讐非子也公羊傳父不讐子讐

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

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

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寔以繁縟至有四

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

教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為三章之約建初詔

書有政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獨除其敝業廢不省

上肅宗章帝疏

敏復上疏曰

臣蒙恩特見接擢愚心所不曉迷意所不解誠不敢苟

隨衆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

欲禁民為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不能使不

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

者咸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之性唯人為貴

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趨生互開殺路一人不死

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

常春一物枯即為災札記月令曰孟春行夏令秋一物

華即為異月令曰仲秋行春令則秋一物

四時法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

平議天下幸甚

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時為尚書僕射

上順宗帝疏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擇

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廣與尚書郭虔史敞士燮

諫曰

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决疑靈

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不必當

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詩云克岐克

岐嶷然也文公也其類然有所見天必有異表若

求焉宜參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均以貌稽之典

經斷之聖慮左傳曰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嫡政令猶

汗往而不反易曰濟其大難濟王君先詔文一下形

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冒昧陳聞

臣等謹將人臣等

駁議上順宗帝

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儻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廣復與敞度上書駁之

曰

臣聞君以兼覽博照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

載稽疑謀及卿士詩美先民詢于芻蕘

政必議之於前訓誥之於故老國有大

郡舉孝廉皆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試牋奏

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重載在篇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

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

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諍帝即可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

行明年主計景公遊而賢之賢于對曰臣前之化東

竟壽錄不有貨賂不至焉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

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

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之萬世詩云天

難謀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詩大雅也

不出經學前書陳平諍帝即可之政非必章奏說苑曰

甘奇顯用年而強仕史記曰秦與燕地

終肯揚聲亦在弱冠史記曰秦與燕地

漢承周秦燕覽殷夏祖德師經參雜霸軌史記曰秦與燕地

聖主賢臣世以政理貢舉之制莫或史記曰秦與燕地

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割矣舊章史記曰秦與燕地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博卿士史記曰秦與燕地

若事下之後議者則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三言史記曰秦與燕地

已行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史記曰秦與燕地

詳采厥衷敢以警言冒干天禁史記曰秦與燕地

惟陛下下納焉史記曰秦與燕地

上順宗帝疏

時陳留郡缺職尚書敞薦廣曰

臣聞德以旌賢史記曰秦與燕地

以功典謨所美史記曰秦與燕地

五章天秩所祚史記曰秦與燕地

不失德下忘其死史記曰秦與燕地

臣聞德以旌賢史記曰秦與燕地

以功典謨所美史記曰秦與燕地

五章天秩所祚史記曰秦與燕地

不失德下忘其死史記曰秦與燕地

楚柔而不犯文而有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
不伐其勞翼翼周慎行靡玷漏密勿以夜也勿有
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功勞
日久後母年老既蒙簡照該職千里匡寧方國陳留近
郡今太守任缺廣才畧深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此類
類俗使東脩守善有所勸仰

袁安

字安公

上孝和封事
竇憲復出屯武威明年北單于為耿夔所破遁
走烏孫塞北地空餘節不知所屬憲日於已功

欲結恩北虜乃上立降音在王阿休

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的單于故事軍下公

卿議太尉宋由太常丁鴻光祿勳耿秉等議可

許安與任昉奏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本

安內地工以權時之罪可以汗禦北狄故也今

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及其北庭拜領降衆無

緣復更立阿休以增國費宗正劉方大司農尹

睦同安議事奏未以時定安懼憲計遂行乃獨

上封事曰

臣聞功有難圖不可豫見事有易斷較然不疑伏惟光

武皇帝平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思德
其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
突墜赫命將爰伐塞北至乎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
人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也太尉宋由光祿勳
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
業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
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功伏念南單于也
光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
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
虛北虜輟而弗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謀遠三世之規
失信於所養建立於無功由東知實奮議而欲背棄先
慈夫言行君子之樞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
綱紀論語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焉今若失
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烏桓鮮卑新殺北
單于凡人之情感畏仇讎今之其弟則二虜保忍其食
可廢信不去論語曰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
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
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陳寵

上肅宗章帝疏

連周以天元般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殺
 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
 月趣獄刑無留罪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明大
 刑畢在立冬也又孟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月令仲冬
 時陰陽之所定也若以降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
 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政律臣以為殷周
 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言自元和以前皆
 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為患由此言之災言自為他
 應不以政律秦為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政從簡易
 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
 二王之春頗有遠言蕭何之春實非正也陛下探幽折
 獄允執其中華百載之共建永年之功書曰正功立
 有邇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三正之月不用積
 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春秋於春每月書王所以
 三月正月聖功業業不宜中疑書美也
 陳忠陳忠
 上孝安帝跡
 安帝即位以後頗遺元二之厄元二之厄
 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元二之厄
 字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元二之厄
 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於上字之下元二之厄

百姓流亡盜賊並起郡縣更相備匿其肯
 發與刑文論志獨以為憂上疏曰
 臣聞輕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故隄潰蟻孔氣洩賊亡
 黃帝問曰針頭如氣出也是以明者慎微智者識幾書曰
 小不可不殺尚書康誥曰有厥詩云無縱詭隨以謹無良詩大
 即罪也用諸勃不善之人也蓋所以崇本絕末鈞深之慮也臣竊
 見元年以来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去穿窬不
 禁則致疆盜論語孔子曰色厲而內疆盜不斷則為攻盜攻盜
 成群必生大姦故古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
 罪至大辟通行飲食者今律云通致資給而頃者以來莫以為
 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
 盜賊為負雖有發覺不務清澄至有逞威濫怒無辜僅
 仆或有踴路比伍轉相賦歛說文云踴小步也言或隨吏追
 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隣舍比里共相
 壓迫或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者不可掩者乃
 肯發露凌遲之漸遂且成俗魁攘誅咎皆由於此
 覆申之執其迹不遠蓋失之本流求之本源宜糾增舊
 科以防求事自今疆盜為上官若他郡縣所紀覺一發
 郡吏皆正法上官謂郡府也若及也郡吏尉賊

詔令長三月奉 聖三

以上令長兒官便可擬立科條處為詔文切勿刺史嚴

加糾罰莫以猛濟寬寬惟效恩項季夏大暑而消息不

協息身為太 寒氣錯時水涌為變天之

降異必有其故所舉有道之士可策問國典所務王事

過差令處煖氣不效之意庶有謙言以承天誡

上孝安帝疏

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志

因此事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

懸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往令得奉送

請依此制太后從之至建光中尚書令紀

尚書孟布等奏以為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

為後也孝文皇帝廟號高宗以高祖 光武皇帝

絕告寧之典 告寧者告也告寧者告也告寧者告也

忠上疏曰

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自天子下至庶人

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氣異息一體而分

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

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

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

臣行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臣行禮之禮也自此以上至臣有大喪并公羊傳之文

上孝安帝疏

而從諷布議遂著于令忠以久次轉為僕射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其陵

禮謂又霖雨積時河水涌溢百姓騷動忠上疏

臣聞位非其人則庶事不叙庶事不叙則政有得失故

感勤陰陽妖變為應陛下每引災自辱不責臣司司臣

粗思莫以為負被恩責不以罪責為憂也故天心未

得隔并屢臻謂水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亡凶青

真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濱海水益溢聖靈

不足府帑虛匱自西徂東杼柚待空時也

洪範五事一曰貌貌以恭恭作肅貌傷則狂而致常

輕慢貴倖擅權陰氣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陛下

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幸也比遣中使致敬其

陵朱軒駟馬相望道路可謂孝至矣然臣

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為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伯榮獨拜車不儀體上僭倖於人主長吏惶怖隨責

自婦發人備道為理多設儲路徵後無

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遺僕從人數百匹頓蹄

莫不叩心何問託叔父之屬何問王開清河有陵廟

及剖符大臣皆畏為伯榮屈節

下車陛下不問必以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於陛

下陛下之柄在於臣妾水災之發必起於此昔韓

副車之盛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

之誅韓彭呂高侯之誅也得幸於武帝

天子伏誅道旁不見王怒為皇太后位

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之位乾元也職事巨

能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重察左右得無

之政事公卿之重天子一

下宮門請為上許之天子一

尚書納言得無趙昌崇之詐

臣得無宋博阿傳之授袁帝時博為丞相承太后

自外屬近戚得無王鳳害商之謀武帝弟王鳳為大

承相論議不能平風陰謀若國政一由帝命王

使人上書告國門內事若國政一由帝命王

事每決於已則下不得過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

齊止書方曰不不能為害書不省

上孝安帝疏

時三府任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生月變咎輒

切免公台也切責忠以為非國體上疏諫曰

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故三公稱曰冢宰王者

待以殊故在與為下御坐為起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

則監察而董是非也漢典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

今之三公雖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

書見任重於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

安是故臨事戰懼不敢冗見有所與造元見言又不承

希意同僚以謬平典而諉譴日聞罪足萬死近以地震

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者孝成皇帝

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使賁麗納說方進方進自引卒

不蒙上天之福成帝時使李尋奏記丞相

知所也有言為星言大臣且當之上乃公見不

徒乖宋景之誠成帝不然故曰徒乖引咎知是非之分

較然有歸矣又尚書史事多遺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

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聽上順國典

下防威福置方員於規矩審輕重於衡石十斤為鈞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起自以人在絕域年

上孝和皇帝疏

臣聞太公封齊五世葬周狐

之問况遠處絕域小臣能無

俗異壯侮老食其餘責壯健

殞常恐年衰奄忽僅仆孤魂

十九年今臣幸得奉節帶金

如自以壽終也部誠無所

西域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

因身死誓言謹遣子勇隨獻

及臣生在令舅目見中

上孝和皇帝書

超妹同郡曹壽妻昭上書請超曰

妾同產儿西域都護定遠侯

爵列通侯位二千石天恩殊

之始志捐軀命與立微功自陳效會陳睦之變

功戰輒為先歿身破金夷不避死亡相蒙坐下神
 靈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積三十年骨肉生離不復相見
 所與相隨時人士眾皆已物故超年最長今且七十衰
 老被病頭髮無黑兩手不仁不仁猶耳目不聰明扶杖
 乃能行雖欲竭蓋其力以報塞天恩迫於歲暮犬馬齒
 素變夷之性恃逆侮老而超且暮入地久不見代恐開
 姦穴之源生逆亂之心而卿大夫歲懷一切莫肯遠慮
 如有卒暴起之氣力不能從心便為上損國家累世之
 功下棄忠臣竭力之用誠可痛也故超萬里歸誠自陳
 若急延頸踰望二年於今未蒙首錄是妾竊聞古者
 十五受兵六十還之周禮大夫職曰國中十尺以及
 相之征謂賦稅從征也韓詩外傳曰一尺行役六十
 尺投野周禮中甸即與周禮七尺同凡國中七尺從
 免役野周禮甸甸即與周禮五尺同凡甸中五尺從
 也此言十尺受兵十尺受兵謂野外為亦有休息不任
 言六十還之國中為野外為亦有休息不任職也緣
 陛下以至孝理天下得萬國之權心不遺小國之臣况
 超得備侯伯之位故敢觸死為超求哀兄超餘年一得
 生還復見闕庭使國永無勞遠之慮西域無倉卒之憂
 超得長蒙文王葬骨之恩子方衰老之惠葬骨解見明
 文侯之師見君之若馬棄之曰小盡其力詩云民亦
 而棄之於地地於其若馬棄之曰小盡其力詩云民亦

勞止沅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篇也
 然後乃安四方超有書與妾生訣恐不復相見妾誠
 傷超以壯年竭忠孝於沙漠疲老則便捐死於曠野誠
 可哀憐如不蒙救護超後有一旦之變莫幸超家得蒙
 趙毋衛姬先請之貨趙毋趙者之妻相之母也
 公之姬請衛公與管仲謀伐衛桓妻惡慧不知大義編死
 忌諱書奏帝威其
 揚終字子山蜀郡成
 上肅宗章皇帝頭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終以為廣陵楚淮陽濟南
 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疏
 臣聞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百王常典不易之道也
 春秋昭公一十年魯公孫會自齊出奔宋公羊傳曰
 也何賢乎公子善有善國也君子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故君子為之諱秦政
 酷烈遠悟天心一人有罪延及一族高祖平亂約法三
 章太宗至仁除去收斂萬姓廓然家被更生澤及昆蟲
 功垂萬世陛下聖明德被四表今以此年久旱災疫未
 息躬自菲薄廣訪失得三代之隆無以加焉臣竊案春
 秋本早之變皆應暴急惠不下流自水平以來仍連大

初有司窮考轉相牽引據據實漢家屬從違加以此
匈奴西開三十六國頻年服役輸轉煩費又遠屯
樓蘭車師戊巳民懷土思怨結邊域傳曰安土重居
之衆庶昔殷民近遷洛邑且猶怨望何況去中土之
饒寄不毛之荒極乎草毛也荒極也且南方暑濕障毒互生
愁困之民足以感動天地移變陰陽矣陛下留念省察
以濟元元

上肅宗章皇帝疏

承上事肅宗下終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太

尉牟融司徒是校書郎班固等難倫以施行既

父孝子無改父之道先帝所建不宜回異終復

上書曰

秦築長城功役繁興胡亥不韋卒亡四海故孝元棄珠

崖之郡尤武絕西域之國不以麟介易我衣裳元帝初

珠崖郡武帝時置王等十國建子入侍帝以中國

初定未遑外事其子等知賞賜麟介喻遠夷言其

人與廉覽異也衣裳謂中國為法言曰珠崖之

麟介易我衣裳則魯文公毀泉臺春秋譏之曰先祖為之

而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無妨害於民也襄公作

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

也今伊吾之役樓蘭之屯久而未還非天意也

易漢書疏卷之五終

漢書疏卷之六

翟輔子子超廣漢人時為尚書

上孝安皇帝疏

安帝始親政事追感祖母宋貴人悉封其家又元舅耿寶及皇后兄弟間顯等並用威權上疏諫曰

臣聞微子佯狂而去殷叔孫通背秦而歸漢彼非自疎其君時不可也臣荷殊絕之恩蒙值不諱之政豈敢露

同受寵而以戴天履地者謂之同禮記曰無當同左傳曰君履土上伏惟陛下應天履祚登惟中與當遠太

平之功而未開致化之道蓋遠者難明請以近事微之昔竇鄧之寵傾動四方燕官重綬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改更社稷神品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豈

不以勢專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顱墮地願為

孤豚豈可得哉或謂莊子莊子謂其使曰子凡天機牛

疾今外戚寵幸功均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此陛下誠

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

寧無摧折而朝臣在位莫肯正議翁翁營營互相佐附

臣恐威權外溢

故孔子曰吐珠於澤誰不能含之

此最安危之權極戒社稷之深計也夫儉德之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故文帝受百金於露臺節惟

應陳列左右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與王所以

庶災皆可息豐年可招矣不省

應邵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應邵字仲遠汝南南頓人應

上孝安帝疏

安帝時河間人尹次頴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

死次兄初及玉母軍泣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然

而物故尚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玉邵後

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

尚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來也凡

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

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

者死傷人者刑此聖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入關

雖尚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寬宥夫時釋其私憾阻兵

安忍僵屍道路阻時也左傳一前朝恩在寬幸至冬獄

而初軍愚猶妄自投斃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

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朝氏之父非錯刻峻遂能自隕

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毋指括以全其宗前書是也

更推今諸侯諱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昆氏危

更推今諸侯諱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昆氏危

更推今諸侯諱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昆氏危

更推今諸侯諱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昆氏危

更推今諸侯諱錯父聞而非之曰劉氏安而昆氏危

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撼殺戮也溫慈和惠以赦

天之生殖長育也出左是故春一草枯則為災秋一木

華亦為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次玉其為枯

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

引八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勤履豈有次玉當

罪之科哉周禮小司寇職司晨日親宗室有罪未請也

功謂有大勳者責未若今案縱有德行能謂有德者

請也勳謂無件因事官未二王之後若乃小大以情

原心定罪左傳曰小大之獄雖不此為求生非為代死

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

上孝安皇帝議

邵剛定律令為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

天國之大事莫尚載籍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禮記

禮者次也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未為監焉故

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

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

勅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燬靡

有子遺開辟以來莫或茲酷或存今大駕東邁巡省許

邵按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行新不

行新不

行新不

行新不

行新不

行新不

祈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
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畧有魏尚之風前坐法論
作經時今羗戎為患大將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宜在
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為
軍鋒必有效宣助國威其言

馬融字季長人時為校書郎中

上孝安皇帝書

先零羗蒙僭號北地詔護羗校尉龐參將降羗
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名與行征西將軍司

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為羗所敗既已失

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

馬融上書請之曰出參

伏見西戎反叛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
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檢狄侵鎬及方劉
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
于西陽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郡而宣王
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睿之資
抑亦扞城亦禔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關如是以
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赴赴載於漢策劉劫竊見前
護羗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深既有我勇果毅之
如燕以博雅深謀之文又將軍深謹前統西域動

昔數年遠留三輔功效克立間在北邊單于降服
囚陷於法網昔荀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
日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
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失其改也如日月之食
於明晉侯孟明視喪師於嶠秦伯不替其官秦師於
秦伯曰孟明視後敵而歸之故晉景再亦狄之士秦穆
遂霸西戎狄人千室士貞子何之曰吾獲秦士子
功也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參懂得在寬宥之
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參等

段季

上孝順皇帝疏

龐參為太尉錄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

直數為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隸承

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

會上計掾廣漢張泰因會上疏曰出參傳

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
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群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臣猶
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說佞傷毀忠正此天
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誠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李
子來歸魯人喜其好難計殺也李季文也
夫國以賢化以

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志賢臣任以安社稷

陳龜字叔子

上孝桓皇帝疏

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請邊
俗拜為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

臣龜蒙恩累世馳驅邊陲雖使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
庭魂骸不反薦孤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

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獲生年死日
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為相變夷不恭拔卒為

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佐詩大雅曰惟虜上

聖朝下懼素餐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
培塿薄土也按馬為居射獵為業男寨耕稼之利女乏機

杼之統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
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

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
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出左傳言其居室如雖

舍生氣質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
租更空缺更謂更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

以百姓為子品庶以陛下為父焉可不日身勞神書日
至日中身垂振恤之恩或唐危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

民遭聖君不令過惡王也史記曰堯知子丹

其利弗日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獲舜以天
下故古公策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百公望而

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

金釐實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之言
除肉刑之法文子即太倉令洋子公體德行仁為漢賢

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
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

至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今倉庫單於豺狼
之口功業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

州刺史詭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貶黜將半
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置牧守去

斥姦殘人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即將校尉簡練文
武授之法今除拜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掃除更

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
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

崔寔字季子上孝桓皇帝便宜事

寔明於政體吏才有餘論當世便事數十條名

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確口角互當世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其

辭曰

自光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皇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再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廢衰
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沒反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諷假為忽真假欲至真或猶豫岐路
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括者曰括囊無咎無譽
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或伊於下伊於下伊於下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上下怠懈也風俗彫敝人廢巧
偽百姓驚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
必體堯路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决壞枝柱邪傾
而巳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權變權變也其時而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攝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
也也昔時之急切而慕所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攝禮非其不同急所異務也也

曰政論指切時要言辨而確確口角互當世之仲長統曰凡為人主宜寫一通置之座側其
辭曰
自光舜之帝湯武之王皆賴明哲之佐博物之臣故皇
陶陳謨而唐虞以興伊箕作訓而殷周再隆及繼體之
君欲立中興之功者曷嘗不賴賢哲之謀乎凡天下所
以不理者常由人主承平日久俗漸敝而不悟政廢衰
而不改習亂安危快不自覩快他沒反或荒耽嗜欲不
恤萬機或耳蔽箴諷假為忽真假欲至真或猶豫岐路
莫適所從或見信之佐括囊守祿括者曰括囊無咎無譽
或疎遠之臣言以賤廢是以王綱縱弛於上智士
或伊於下伊於下伊於下伊於下悲夫自漢興以來三
五十餘歲矣政令垢上下怠懈也風俗彫敝人廢巧
偽百姓驚然咸復思中興之救矣且濟時拯世之術豈
必體堯路舜然後乃理哉期於補綻决壞枝柱邪傾
而巳故聖人執權遭時定制權謂變也權變權變也其時而
步驟之差各有云設不攝人以不能背急切而慕所聞
也也昔時之急切而慕所蓋孔子對葉公以來遠哀公
以臨人景公以攝禮非其不同急所異務也也
屈子之所以憊其幽憤者也事文補遺夫以文帝之明賈生
之賢絳灌之忠而有此患况其餘哉故宜量力度德春
秋之義左傳曰息代今既不能純法八世故宜參
以霸政八政謂三皇五帝也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
著法術以檢之自非上德嚴之則理寬之則亂何以明
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於為政之理故
嚴刑峻法破姦執之膽海內清肅天下密如也密如也薦勲
祖廟享號中宗算計見效優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
實政帝以墮損日威權始奪遂為漢室基禍之主政

道得失斯於可監昔孔子作春秋褒齊桓懿晉文數
仲之功夫豈不美文武之道哉誠達權救故之理也
聖人能與世推移而俗士苦不知變不曉滯於物而與
世推以爲結繩之約可以復埋亂秦之緒干戚之舞足
以解平城之圍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
平城用陳平計得解言干戚之舞非平城之用夫然
經鳥伸雖延歷之術非傷寒之理呼吸吐納雖度紀之
道非續命之膏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也黃帝素問曰
爲國之法有似理身平則致養疾則攻焉夫刑罰者治
亂之藥石也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也夫以德教除殘是
以梁肉理疾也以刑罰理平是以藥石供養也方今承
百上之敵值危連之會自數世以來政多恩貸馭委其
竊馬駘其街四牡橫奔皇路險傾家語曰古者天子以
爲竊案善御勸齊德集馬力和馬心故曰無聲而
千罪不刑而天下化說文曰駘方將耕勸犍斡以救
心街駘也達來反皇路大路也駘方將耕勸犍斡以救
之豈暇鳴和鑿清節奏哉何作公羊傳曰耕田也
駘駘也駘駘也駘駘也駘駘也駘駘也駘駘也駘駘也
章之律有夷三族之令駘駘斬趾斷舌彙首故謂之具

五刑文帝肉刑當劓者笞三百當劓者笞五百
斬右趾者棄市右趾者既殞其命笞撻者往往至死
有輕刑之名其實殺也當此之時民皆思復肉刑至景
帝元年乃下詔曰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民
乃定律減笞輕箠自是之後笞者得全此已上並見
此言之文帝乃重刑非輕之也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
也必欲行若言當大定其本使人主師武帝而式三王
盛亡秦之俗遵先聖之風棄苛全之政踴稽古之蹟
五等之罰立井田之制然後選稷契爲佐伊呂爲輔樂
作而鳳凰儀擊石而百獸舞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舞
若不然則多爲累而已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時爲同姓
上孝安皇帝疏
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
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表路
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聖子曰夫尚賢者
國者如農夫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放流天下咸服
四海雍熙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民於方今九
德未事事周漢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樂柔而立高而

獲戰國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大司農
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阿母興起
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為一連里竟街坊
馬里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夏土王而攻採山石
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處鑿鑿志將作大材
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憚兄弟與國無肺腑枝
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樊豐王未等分威共權
屬託州郡傾動大臣軍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滅國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
人白黑濁滑清濁同原天下謹諱咸曰財貨上流為
朝廷結讖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
叛之人不可復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惟陛下
上孝安皇帝疏
承上樊豐謝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
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
起家舍園地盧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
曰
臣文惠備台輔不能平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也堯舜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書曰自殷王中宗
所以達聰明開不惑

初推者陰道盛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此中
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
寧躬自菲薄言殿垣屋傾倚柱而巳竹主反無所
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翼翼也商頌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儲日二人同心
不與上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脩第舍貴弄威福道路
謹華眾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城郭殆為此發又各無宿
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脩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
曰倍恒陽若臣無作威作福玉食書洪範之謂也倍差
則常陽順之也唯陛下奪乾剛之德平則變中土
誠棄驕奢之臣以掩詆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
厥福又移於下
上孝安皇帝書
承上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
豐等皆側目憤怨但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
河間男子趙騰詣湖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
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書救之曰
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帝王也堯舜
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皇自敬德書曰自殷王中宗
所以達聰明開不惑

傳其負薪盡極不情也今趙騰所生激許誘誘為果其
手刃犯法有差乞為剗除全騰之命以誘為堯與人之
言謂家也詩曰誘下易堯

揚秉時為侍中尚書

上孝桓皇帝疏

桓帝時微行私過幸河南尹梁胤府舍
是日大風拔樹晝昏乘因上疏諫曰

臣聞瑞由德至災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人所召
之謂天不言語以災異譴告是以孔子迅雷風烈必
有變動詩云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大雅王者至尊出入

有常警蹕而行靜室而止謂止行人也詩至自非郊廟
之事則驚旗不駕故詩稱自郊祖宮詩大雅對越於

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易萃卦之詞詩侯如臣之家香
秋尚列其誠左傳在公如崔况以先王法服而秋出

禁游詩周之天子降亂尊卑等威無序有等差禮記侍
衛守空宮綬重委女妾設有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

伏伏人前上負先帝下悔靡及臣奕世受恩重也得備納言

以薄學充在講勸持家表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
生既微禮記新選陳其忠節

楊賜字伯璠少府光祿

上孝靈皇帝封事

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災休徵則五福應五福指五帝

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
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符哉尚書曰

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意欲
夫皇極不建則有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天也

今大中是謂不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

故春秋兩蛇關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故昭公

則內變不祥公入此其效也詩云惟虺康王一朝晏

起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夫女謁行則諛夫昌諛夫昌則

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災詩云

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則內外之宜崇帝乙

之制受元吉之祉嘉泰卦曰五日帝抑皇甫之權
夫之愛盤夫周幽王右棄也皇南等皆君之
則蛇變可消禎祥立應殷戊宋景其事甚明成時大

上孝靈皇帝疏

賜代表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不以次而
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自理故立君長使司牧之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臯陶謨曰兢兢業業

日累遷守有之徒歷載不轉勞逸無別善惡同流此山

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彼北山言採其杞也

又聞教徵行出幸苑圍觀鷹犬之執極樂遊之荒

願二祖之勤正詩祖高祖光武也追慕五宗之美蹤

明帝顯宗宣帝中宗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

欲直景欲行而求及前人也孫卿子曰猶也

夫明鏡所以照形也在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名之

惡而不知修行之善惡在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名之

其所以安存無異乎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

其所以安存無異乎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

板之恩慎貫魚之次貫魚也
有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何列女傳曰
之正也其為人極也無雙曰
事自謂有少少之譽出有
之東南有強漢之譽出有
不妄於山林謝安
不讓國家之政此
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九臣括囊
謹自手書密上

上孝靈皇帝書

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金商門崇德署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

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

傳未嘗不憤悲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

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相

疾新以起居聞車駕日臨問之拜

為發言大不勝父于私情思

上進候高其小子上朱游欲得尚方軌

馬劬以理之固其宜也師

為在前案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正臣願得

鴻池右作上林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規郊城之地
以為苑囿壞沃衍美之地廢田園驅居人畜禽獸殆非
所謂若保赤子之義今城外之苑已有五六可以逞情
意順四節也謂春蒐夏苗秋狩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太宗
露臺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虛之何
以慰下民之勞

張皓字叔明建武陽人晉
侯六世孫時為彭城相

上孝安皇帝疏

時安帝欲廢太子為濟陰王皓與太常巨馬大
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退而上

疏曰

昔賊臣江充造排讒逆至今矣園與兵終及禍難
字次借武帝時為直指諸衣劾太子所誅見上年考
多所惡因言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克捕索巫蠱
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臺太子宮中得
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故克斬之
即位追送太子曰疾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後臺
關三老一言上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太子
今孤茂上書論太子克武帝感悟於太子無今皇太子
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傳九德之教秉承而立居而恭
亂而敬擾而教直而溫宜簡賢輔成就聖質不肖
為而敬擾而教直而溫宜簡賢輔成就聖質不肖

上孝安皇帝疏

清河趙騰上言文變譏刺朝政章下有司收
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
皓上疏諫曰

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
為聖主不罪弼亮左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
隱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備之
等雖干上犯法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
口塞諫爭之源非所以昭德示後也

張綱字文紀南陽
人

上孝順帝書

順帝縱委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嘆曰
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增國家之難維生靈
不願也退而上書曰

諫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
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
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侍賞賜裁滿數金
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
以姦謀自消而和氣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
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
順道者也左傳曰名者與
人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在
乃以奉天心

奏孝順皇帝

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循行風俗

歷頭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節而

網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

狐狸遂奏曰

大將軍莫河南尹不絕家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竭先

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教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為封

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長蛇吞食上國其心好貨縱恣

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

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涼州刺史

東漢書疏卷之六終

東漢書疏卷之七

劉陶字子奇一名常潁川潁川人時為太學生

上孝順皇帝疏

時大將軍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

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

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隆

德茂中天無競中謂當中之中孽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

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擅車之聲漢書曰

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堯三光

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高祖起自布衣

三尺以拾暴秦之敵追亡周之亮前書曰秦失其鹿天下

也合散天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

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

矣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群醜刑隸刑隸小民彫敝諸夏

流雲遠近刑器謂威柄也周禮以八柄詔王敕群

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窟場豺

狼乳於春囿鹿子曰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

賦士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

吞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寇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
 門獲東觀之辜豐室雖妖叛之罪於東觀之下死者
 悲於宛生者戚於朝野宛生也是愚臣所為
 咨嗟長懷嘆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
賈山書曰秦於皇廷諫之士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諫口
 擅關樂於咸陽投趙高於車府高為車府今與齊成
 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軌願
 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
 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傳說以
 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
 刺史南陽朱穆前為桓校尉臣同郡李膺昔履正清平
 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
 膺歷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行朔北斯實中興
 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
 下鎮萬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
諫也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
下亦悲臣之愚惑也不借
 上孝桓皇帝議
 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
 大錢事下四府群僚及太學博士之士陶上議

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履任其辜與功
 繁其族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鬼練之士武旅
之族也鬼練木昔奉合符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錢
 之詔平輕重之議訪靈臺微不遺窮賤是以謹食之人
延建及諸國日有求新者上書於公曰
之與善食者尚何曰使人告之曰由食者
堂之上若臣等食字得無所
其及之身安得蓋以為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
 民饑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有物敬授
 民時象天象也書曰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
 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
 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蛆之口杼軸
 空於公私之求東大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
 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誅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少
 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時曰大使百姓渴
 無所飲饑無所食雖皇天之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
 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饑故
 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治之便或欲
 因緣行詐以賈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鑄造之端於
 是乎生蓋為入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

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災萬物為銅之謂役不
 之民使不織之士猶不能足無賦之求也夫欲民致
 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
 內之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
 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
 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頽陛下寬鑿薄之禁鑿刻也後
 治之議聽民庶之誥吟問路叟之所憂列于日首光
 知天下之亂乃服時於康衢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
 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說曰孔子行遊中
 有聲其首甚悲孔子曰車而問之曰夫子非有憂也
 夫之悲僕也子對曰吾有三失吾少好學周偏天下
 後吾朝亡一失也事君若驥者不遂是職三光之文耀
 失也厚交反而後絕是三是也

山河之分流 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河謂河言日月星
 也山崩川竭 謂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觀漢文
 皆亡之徵也天下之心國家大事察然皆見無有遺或
 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
 謂爾長懷中篇而嘆 詩小雅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子也 謂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曰築城之
 幾人 謂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曰築城之
 征夫饑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進悟匹夫吟魯之憂始
 於此乎 列女傳魯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常怨公之
 然者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故不樂而悲我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日改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日改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群小競近東國之位膺揚
 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
 定於版築之問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乎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殞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猶舉凶牛之鼎絰織枯之未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大東之文也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劉瑜 字季章
 上孝桓皇帝書
 瑜少好經學元春圖議天文歷算之術州郡禮
 請不就延喜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及到
 京師上書陳事曰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
 五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
 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
 謠驕臣雲政之事遠近呼咷之音竊為辛楚泣血連如
 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 謂之老太子初女傳莊而鳴傍人聞之心莫不
 下且以須臾之慮冀本往之事人向為咨嗟天為

勤益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東耀關之盛衰者

四七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守四方諸天之今中官

邪孽比肩列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踈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命曰大君有古者天子

一娶九女天子一娶九女更後制也姊姪有序河圖授

嗣正在九房今女嬃令色克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

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

通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復疾

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

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詩小雅曰

不盈一稔云云詹至也婦人過時而怒曠怒曠作歌仲

尼所錄編錄也况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

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青行路之言官發略人攻取

而復置轉相驚懼熟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鄰街匹夫

祀氏匹天尚有城崩霜隕之異况乃群輩咨怨能無感

乎唯兩子曰蘇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諸之王蔡之仰

死其妻無所歸乃流夫天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

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月令曰玉璽

無起土功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獲入之民

有田而獲奪之州郡官將各自考事姦情賂賂皆為

無發大衆

民愁鬱鬱結起入賊官輒與兵誅討其罪貧困之

或有責其首級以要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帑相見分

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有比辰之尊

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官者之舍近習者

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昔

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

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

獲承左輔及開東序今騰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

致與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遠信

耶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詩曰

德至八方臣惶惶推情言不足採性懼以觸軒狂

惛惛

謝弼字輔官東郡武

上孝靈皇帝封事

時青蛇見殿八風技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

上封事曰

臣聞和氣應於有德以異生乎失政上天告譴則王者

思其愆政道或虧則效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

者甲兵之符也蛇者陰之所生龍之類鴻範傳曰厥極

者時則有蛇龍之孽刑書皇之不極是謂不度厥極

有則有下

又笑惑守元徘徊不去法者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
 陛下所與從容帷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
 天戒又聞維他維他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故曰
 惟皇太后足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實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慈感天心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於前王不能敬事其
 母我秋遂至交侵文記曰周襄王母早死夜母曰襄王
 母和皇帝不絕實氏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等奏云不
 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曰臣子無禮為人後者為之子
 更傳上之文

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
 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遠境日蹙其章蜂起自非違道何
 以濟之願陛下仰慕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
 念身與曰蒸蒸又下格其蒸蒸進也言臣又聞
 念身與曰蒸蒸又下格其蒸蒸進也言臣又聞

爵賞之設必酬庸勲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臣又聞
 臣又聞

臣父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雷雨亦由
 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而
 見陷群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而門生故吏
 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人百何贖
 人百何贖

屬解除禁錮天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公唯司空

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桓為太
 也無德而食祿曰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必有折足
 獲鍊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以論三公餘屬實也折
 足獲鍊言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廢
 不廢其在

災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
 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惟陛下裁其誅罰

張衡字平子南
 陽西鄂人

上孝順皇帝疏

時政事漸損權移於下衡因上疏陳事曰

伏惟陛下宣哲克明繼體承天中遭傾覆龍德泥蟠
謂桓帝為太子時廢今乘雲高濟磐桓天位誠所謂
 將隆大位必先倥偬之也倥偬皆去親履艱難者知下
 情備經儉易者達物偽故能一貫萬機靡所疑惑百
 允當庶績咸熙宜獲福祉神祇受譽黎庶而陰陽未
 災青屨見神明幽遠冥鑒在茲福仁禍淫影響而應
 德降休乘失致咎天道雖遠吉凶可見近世鄭泰江樊
 周廣王聖皆為效矣事具宜故恭儉畏忌必蒙祉祚
 淫誦慢解不夷茲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情勝其性
 流遐忘反豈惟不肖中才亦然苟非大賢不能見得思
 義故積惡成累罪不可解也向使能瞻前顧後接鏡自

戒則何陷於凶患乎趙曰：此言禍由自取，非天降也。
 音寵之臣衆所屬仰其有愆尤上下知之褒美譏惡有
 心皆同故然譚溢乎四海神明降其禍辟也亦謂也。
 年雨常不足思求所失則洪範所謂僭恒陽若者也注：此言天譴。
注：曰：君行僭差則常懼群臣奢侈昏諭典式自下逼
 上用速咎徵又前年京師地震土裂裂者威分震者人
 擾也君以靜唱臣以動和威自上出不趣於下禮之政
 也竊懼聖思厭倦制不專已思不忍割與衆共威威不
 可分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賊作福王食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天鑒孔明雖疎不失災異示人前後數矣而
 未見所革以復往悔自非聖人不能無過願陛下思惟
 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八柄注：見若
 恩從上下事依禮制禮制脩則奢僭息事合宜則無
 咎然後神望允塞災消不至矣

蔡邕字伯喈陳郡人

上孝靈皇帝封事

時頗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
 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
 詰群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
 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遺聖密勿祇

或加書金謂曰：天大難，亦謂災異。
 行欲去之故大夫仍叙作詩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
 至辟歷數發之動也蓋此風角曰：風者天之
 之運令所以教人也魏氏風角曰：風者天之
 帝則自懷多福大雅曰：明事上帝，率禮宗廟，致敬則鬼
 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左傳曰：國之未
 所富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朱衣，謂朝服也。
 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致敬憂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為
 疎廢謂：謂也。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洪範傳曰：政悖德
 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為地道易稱安貞坤，地也。
曰：坤，地也。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為不致夫權不
 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
 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
 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遠天文下逆
 人事誠當博覽眾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脩宜所
 施行七事表左

上孝靈皇帝封事

光和元年七月詔召邕與光祿大夫楊賜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華太史令單鳳詣金馬門
 引以崇德殿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就問災異

將改變故所宜施行邑悉心以對事在五

文志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

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群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

存括囊莫肯盡心括囊也日以邑經學深奧

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

日生疑諱具對經術以皂囊封上漢官儀曰

其言密事也邑對曰

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褒臣末學特垂訪及

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

顧患辟害使陛下不聞至戒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

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災變以當譴責故令

人君感悟改危即安今災眚之發不於他所遠則門垣

近在寺署其為監戒可謂至切魏晉書曰雖化皆婦人干政

所致也元和元年詔問曰是年蝗蟲其咎為在宮殿

精日帝會則政基失則時天降災雖化皆婦人干政

又南宮以問邑對曰魏晉書曰雖化皆婦人干政

年未嘗以問邑對曰魏晉書曰雖化皆婦人干政

聖后至初元魏晉書曰雖化皆婦人干政

人君之象今魏晉書曰雖化皆婦人干政

則貴藏作於天府死則紅墓踰於園陵兩

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間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為

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為國

患宜高為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為至戒今聖意

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顛為王所進光祿勳姓璋

姓姓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玳也尉蓋升並

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

之福書君子在野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

喬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為謀主數

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

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謂其罪又尚方工技之作

鴻都篇賦之文可具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

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

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

之門遠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

下忍而絕之恩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既自約厲左右

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咎戒則天道虧滿鬼神

福謙矣臣以愚顛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

臣不密上有滿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易曰君不密則

失頭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數仇章奏帝覽而嘆

節於後魏晉書曰雖化皆婦人干政

上孝皇帝書

詔初邑與司徒劉邵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揚球有隙球即中常侍程璜丈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邑貨數以私事請託於邵邵不聽邑含隱切志欲相中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邑詰狀邑上書自陳曰

臣被召問以大鴻臚劉邵前為濟陰太守臣屬吏張死長休百日本報也前音音善日更前音音善日邵為司隸又託河內郡

吏李壽為州書佐書佐主及營護故河內尹羊陟侍

史胡毋班邵不為用致怨之狀臣征營怖悸肝膽塗地不知死命所在竊自尋案實屬冤奇不及陟班凡此假

小吏非結恨之本與陟姻家豈敢申助私黨如臣父子欲相傷陷當明言臺閣具陳恨狀所緣內無寸事而謫

書外發宜以臣對與邵參驗臣得以學問持家愛異執事秘館操管御前姓名貌狀微簡聖心今年七月召詣

金闕門問以災異齋詔申旨誘臣使言持以臣實愚

唯識忠盡出命忘軀不顧後害遂譏刺公卿內及寵臣實欲以上對聖問救消災異視為陛下建康寧之計

陛下不念志臣直言宜加掩蔽誹謗卒至便用疑懼盡

思遠除凶致吉而善者不蒙延納之福旋被破陷之

今皆杜口結舌以臣為戒誰敢為陛下盡忠孝乎臣

父質連見校擢位在上列臣被蒙恩渥數見訪逮言事

者因此欲陷臣父子破臣門戶非復發糾姦伏補益國

冢者也臣年四十有六孤特一身得託名忠臣死有餘

榮恐陛下於此不復聞至言矣臣之愚元職當咎患但

前者所對質不及聞前在而衰老白

首橫見引連隨臣摧没并入坑陷誠冤痛臣一入牢

獄當為楚毒所迫趣以飲章辭情何緣復聞趣音促

入於名無可對死期垂至骨味自陳願身當辜戮自

質不并生則身死之日更生之年也惟陛下加餐為萬

姓自愛於是下質等洛陽獄勢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帝亦更思其意

上大將軍何進言

陳留汝儀人遺讓少辨博能屬文作章華賦雖

多淫麗之辭而終之以正亦相如之諷也音諷

將軍何進曰出讓

伏惟幕府初開博選清英華髮備德並為元龜華髮白

言所以知吉凶雖振鷲之集西雍濟濟之在周庭無以

言日格人元龜

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滿萌下飾其詐
 上肆其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憲長久謂
 殺害不辜為威風聚斂整辨為賢能以理已安民為劣
 弱以奉法循理為不化斃鉗之戮生於睚眦覆尸之禍
 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
 與同疾疫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
 於期月期月也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
 而檢者罹毀或因罪而引向或色斯以求名
以未高向之名論其色州宰不覆覈共辟召顯
 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獲
 免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狂瀆輕忽去就
 拜除如流缺動百數卿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
 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克家特選橫調紛紛
 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灾青不消咎皆在
 此今之墨綬猶古之諸侯子男之國拜爵王庭
 服有庸庸常而齊於匹豎命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
 應育元元也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意有顯効者可就
 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不從法禁不

王命錮之終身式用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夜劫喪亡
 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卿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任人非寬其負負欠也生未育品品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
 之路塞虛偽之端絕送迎之投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
 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軌
文帝宣帝也又帝流光垂祚永世不刊帝感其言中
真風行
 上孝順皇帝封事
 初帝廢為濟陰王乳母宋娥與黃門孫程等共
 謀立帝帝後以娥前有謀遂封為山陽君邑五
 千戶又封大將軍梁茵子真襄邑侯雉上封事
 曰
 夫裂土封侯王制所重高皇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
 不侯孝安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永建二年封
 陰謀之功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咎於封爵今
 青州饑虛盜賊未息民有乏絕上求稟貸陛下乾乾勞
 思以濟民為務宜循古法寧靜無為以承天意以消災
 異誠不宜追錄小恩虧失大典不
 上孝順皇帝事

雄復諫曰

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諛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諛諛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問其美稀知其過述而不悟至於危亡臣伏觀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賞案尚書故事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諛賊廢立之禍生為天下所咀嚼死為海內所歡欣禁封貴為天子而庸僕蓋與此者以其無義也美諛賊為匹夫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約儉以身率下群僚蒸庶莫不向風而與三聖並同爵號遠本操夫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常懼時世復有此類怵惕之念未離於心恐懼之言未絕乎口乞如前議以千萬給奉阿母內足以盡恩愛之權外可不為吏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危之運然後平議可否

黃瓊 字世英 江夏安陸人 文舉 子 也 贈 尚 書 郎 中 郎

上 幸 桓 帝 謁

瓊 為 太 尉 以 師 傅 之 恩 而 不 阿 梁 氏 乃 封 為 侯

御 侯 音 邑 千 三 瓊 辭 疾 讓 封 六 七 上 言 行 貪 污 至 死 徒 者 十 餘 人 海 內 由 是 翕 然 望 之 尋 而 五 侯 擅 權 傾 動 內 外 自 度 力 不 能 匡 乃 稱 疾 不 起 四 年 以 乞 賊 免 其 年 復 為 司 空 秋 以 地 震 免 七 年 疾 篤 上 疏 諫 曰

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政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安履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臨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冕以稷契為節節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王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執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冕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蹶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恠惶賴皇乾眷命奕德復輝光武以聖武天挺繼統興業創基冰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此半命危擢賢於衆危之中此半命危功於無形之世此半命危禮義於交爭指道化於亂離是百歷高而不傾任力而不跌興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十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

帝位天下拭目謂見之平而即位以來未有勝... 梁秉權臣克朝重封異職傾動朝廷擢牧守之... 皆出其門羽化齒革明悉由金之寶殷滿其食富擬王... 府執回天地言之者必庶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 口萬夫怖禍而太舌... 龔替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 亡身頂歿為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 賢愚切痛... 外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 衆人之心以救積漸之政... 既不憂眾又并坐天下... 忠為諱皆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 鳳不翔列牲大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其然... 對孝桓皇帝便... 其對錄陳便宜... 兩漢書疏 東漢書疏卷七

臣聞之於師曰漢為火德火生於木木盛於火故其... 為孝火木之子夏火之位其象在周易之離夫在地為... 火在天為日易說卦曰離在天者用其精在地者用其... 形夏則火王其精在大溫燧之氣養生百木是其孝也... 冬時則廢其形在地酷烈之氣焚燒山林是其不孝也... 故漢制使天下誦孝經選吏舉孝廉夫親喪自盡孝之... 終也謂盡其今之公卿及二千石三年之喪不得即去... 治非所以崇孝道而克稱火德者也往者孝文勞謙行... 過乎儉易謙卦九三爻故有遺詔以日易月此當時... 之宜不可貴之萬世古今之制雖有損益而諒闇之禮... 未嘗改移以示天下莫遺其親禮記今公卿群寮皆以... 教所瞻而父母之喪不得奔赴夫仁義之行自上而始... 敦厚之俗以應乎下傳曰喪祭之禮闕則人臣之恩薄... 背死忘生者眾矣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 乎見論春秋傳曰上之所為民之歸也夫上所不為而... 民或為之故加刑罰上之所為民亦為之又何誅焉昔... 丞相翟方進以自備宰相而不敢踰制至遭母憂三年... 六日而除前書翟方進為丞相後世制也夫失禮... 之源自上而始古者大喪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之文... 孝子所以崇國厚俗篤化之道也事失宜正過勿釋

既天下通喪可如舊禮禮記曰三年之喪臣聞有夫
 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有上下然後有禮義禮義備則人知所履矣先易夫婦
 人倫之始王化之端故文王作易上經首乾坤下經首
 咸恒孔子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夫婦之道所謂順也
 堯典曰釐降二女於媯汭媯于虞降者下也媯者婦也
 言雖帝堯之女下嫁於虞猶屈體降下勤脩婦道易曰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泰卦六五文辭王輔嗣注云婦人
 歸妹履中居順身貞二帝乙為媯媯名天子也媯
 媯謂媯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春秋之義王
 姬嫁齊使魯主之不以天子之尊加於諸侯也公羊傳
 天子王姬嫁齊者何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何天子
 姓之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今漢承秦法設
 尚主之儀以妻制夫以卑臨尊遠乾坤之道失陽唱之
 義而曰陽唱孔子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仰則觀象於
 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
 取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辭文今觀法
 於天則北極至尊四星如后北極北辰也軒轅觀法於
 地則崑山象夫甲澤象妻崑山為山火象也兌為澤妻象
 夫成也山澤通氣觀鳥獸之文鳥則雄者鳴雌鳴能順

正夫婦儀禮士冠禮乃天性且詩初篇實首關雎禮始
 之制以稱乾坤之性遵法堯湯式是周孔合之天地而
 不謬質之鬼神而不疑人事如此則嘉瑞降天吉符出
 地五禮咸備各以其叙矣禮記曰天子之於天地也
 若曰禮者天之序也若曰禮者天之序也若曰禮者天之序也
 之禮禮者所以興福祥之本而止禍亂之源也人能
 欲從禮者則福歸之順禮廢者則禍歸之推禍福之
 所應知興廢之所由來也禮之中婚禮為首故天子
 娶十二天之數也諸侯以下各有等差禮之隆也
 而能化以禮制樂節宣其氣禮記曰禮者節宣其氣
 而無節理璽璽宮陳妾數百列女傳曰夏商周
 於上陰隔於下故周之戒曰不知稼穡之艱難不閔小
 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時亦罔或克壽是其明戒也

同後世之人好福不務其本... 禍不易其軌傳曰...

通履執云其愚何與斯人... 追欲喪軀誠可痛也...

其外冬夏衣服朝夕... 應糧耗費縹帛空竭...

倍十而稅一空賦不辜之民... 以供無用之女百姓...

於外陰陽隔塞于內... 故感動和氣災異屢臻...

謂非禮聘未曾幸御... 一皆遣出使成配合...

二曰省財用實府藏... 三曰脩禮制綏眉壽...

祈益斯... 四曰配...

役賦安黎民此誠國家之... 弘利天人之大福也...

晦明所以為歲尊卑... 奢檢所以為禮故以晦明...

氣尊卑多約之禮為其節也... 焉曰天地節而四時...

秋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

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禮者尊卑之差上下之制也...

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 傷害於人物而孔子猶曰...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

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 而臣不得同也...

下食上珍所謂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者也...

尊卑之差及董仲舒制度... 之列...

也... 嚴為有司必行其命... 則禁亂善俗...

也... 嚴為有司必行其命... 則禁亂善俗...

荀悅... 申鑒上孝桓皇帝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 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

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 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

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天道之本仁義而已矣... 易曰立人之義五典以經之...

以錦之詠之歌之... 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

之聖王其於仁義也... 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屏四患...

崇五政一曰偽二曰私... 三曰放四曰者偽亂俗...

放越軌者敗制四者不... 隆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

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 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

其度矣執越則禮亡... 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

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 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

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 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

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 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

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 善雖使弊布五教畢陶作士政...

不行焉... 故在上者...

先豐人財以定其志... 帝耕籍田后祭蠶宮...

天子親耕籍田以供... 上帝之案...

天子親耕籍田以供... 上帝之案...

天子親耕籍田以供... 上帝之案...

臣等竊也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詩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
 也莫無也振動也疊也美成玉能奮奇文此言動
 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由此言之本朝既令豈可蹉跌
 間隙一開則邪人動心利競漸啓則仁義道塞刑罰不
 能復禁化導以之寢壞此天下之紀綱當今之急務陛
 下宜開石室陳圖書前書曰司馬遷為太史公始會
史記金匱石室之書始會
 群儒引問失得指擿變象以求天意其言中理即時施
 行顯拔其人以表能者則聖聽日有所聞忠臣盡其所
 知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有純
 者皆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
 則論者嚴塞升平可致也臣所以敢陳愚言昧自聞
 者儻或皇天欲令微臣覺悟陛下陛下宜熟察臣言
 數臣死帝覽其死多所納用即出阿母逐第
命諸常侍悉叩頭謝罪
 杜喬字叔業河內林慮
人時為光祿大夫
 上孝桓皇帝書
 時錄冀子第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孟封喬
 上書諫曰
 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即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
 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與長佞諛臣聞古之
 明君褒罰必以功過末世間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

臣者微學學魚州及公平得曰臣微學之事
 二帝無功之故裂勞臣之士其為乖濫胡可勝言
 夫有功不賞為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為惡肆其凶故陳
 賁齊而人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善者非九四曰旅于
獲日節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為亂而已夜身亡國可不
慎哉

東漢書疏卷之七終

史記卷之...

上孝桓皇帝封事

是時桓帝弟渤海王理素行險辟儲傲不...

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

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與骨肉之恩遠昔周襄王怒...

昭公其昭公王子帶周襄王弟也各邑於其...

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蕩之禍漢有美姦之...

竊聞渤海王理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

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謂博也內荒酒樂...

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有重言或家之棄子...

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佞被之變謂羊勝也...

平國之變不然懼大獄將與使者相望於路矣臣...

上孝順皇帝封事

永和六年西羌大寇三輔固安定征西將軍馬...

賢將諸郡兵擊之不能克規雖在布衣見賢不...

所沒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為功曹使率甲士...

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

據其後卷舉六合攻燒隴西朝廷患之規乃上...

願知必敗諛中之言在可考校臣每惟賢等擁眾四年...

未有成功懸師之費且百億計出於平人...

夫危戎潰叛不由承平皆因邊將失於緩御乘常守安...

不聞振旅之聲梁傳曰振旅西豪泣血驚懼生變其
 以女不能久敗則經年臣所以搏手叩心而增歎者也
 願假臣兩營二郡兩營謂馬賢趙冲等屯列坐食之兵
 五千出其不意與護憲校尉趙冲共相首尾土地山谷
 臣所惑習兵執巧便臣已更之可不煩方寸之印尺帛
 之賜高可以滌患下可以納降若謂臣年以官輕不足
 用者凡諸敗將非官爵之不高年齒之不邁臣不
 勝至誠沒死自陳帝不

對梁太后賢良方正策
 梁太后臨朝規舉賢良方正對策曰

伏惟孝順皇帝初勤王政紀綱四方幾以獲安後曹
 矯威分近習近習謂侍從近小人也畜貨聚馬戲誣
 是聞又因緣妄倖受賂賣爵輕使賓客交錯其間天下
 擾擾從亂如歸左傳曰人忘王之德故每有征戰鮮不
 挫傷官民並竭上下窮盡臣在關西竊聽風聲未聞國
 家有所先後先受選選也言國家不別有賢則而威福
 之來咸歸權倖陛下體兼乾坤聰哲純茂攝政之初拔
 用忠貞其餘維綱多所改正遠近翕然望見太平而地
 震之後霧氣白濁日月不光早魃為虐孟加惟如
 大賊從橫流血川竭品不安地城累至殆以

臣竊重之所致也其常侍本無狀者亟便黜遣善
 坤凶黨收入財賄以塞痛怨以答天誠今大將軍梁
 河南尹不疑處用邵之任為社稷之鎮加與王室世為
 姻族梁兩女為皇后今日立號雖尊可也臣可
 宜增脩謙節輔以儒術若夫遊娛不急之務割減實
 無益之飾夫若者舟也人者水也家語曰若舟若水也
 若能平志畢力以度元元所謂福也如其怠弛將淪政
 海可不慎乎夫德不稱祿猶鑿墉之趾以益其高豈
 力審功安固之道哉凡諸宿猶酒徒戲客皆耳納邪
 口出詭言甘心造唱造不義亦宜貶斥以懲不執令
 其等深思得賢之福失賢之累又在位素餐尚書息
 有司依違莫肯糾察故使陛下專受諂諛之言不聞天
 誨之外臣誠知阿諛有福深言近禍豈敢隱心以避諫
 乎臣生長邊遠希涉紫庭怖懼失守言不盡心言其
 上孝順皇帝疏
 安定太守孫雋受取狼籍屬國都尉李翕督軍
 御史張稟多殺降羌涼州刺史郭閎漢陽太守
 趙嘉並老弱不堪任職而皆倚恃權貴不遵

度規到州界悉條奏六罪或免或誅若人
 俞然反善沈氏大蒙恩賜昌機恬等十餘萬口
 諸規降規出身數年以節為將擁眾立功還督
 卿里既無他私惠而多所舉奏又惡絕官官不
 與交通於是中外並怨遂共誣規貨賂群卷令
 其文降以文薄重南天子重書誚讓相屬規懼
 不免上疏自訟曰
 四年之秋戎醜毒戾幸也自西州侵及涇陽舊都
 懼駭朝廷西顧明詔不以臣愚幸也為急使軍就道
 蒙威靈遂振國命羗戎諸種大小稽首輒移書告郡以
 訪誅納訪誅納及一億以上以為忠臣之義不敢
 恥以片言自及微効然比方先事庶免罪悔為國都尉李翕督軍
 前踐州界先奏郡守孫雋次及史郭閭漢陽太守趙嘉
 史張奐旋師南征又上涼州刺支黨半國其餘崇德下
 陳其過惡執據大辟凡此五臣託報特之怨子思復父
 至小吏所連及者復有百餘車蒙門競流謗讟云臣
 之恥載管馳車懷糧步走交播私財則家無擔石如物
 報請悉謝其錢貨信如言者前世尚遺
 益於官則文簿易考就臣愚

以官姬元帝鎮烏孫以公主
 王昆莫為夫人今臣但費千萬以懷叛羗則良臣
 之才略兵家之所貴將有何罪負義遠理乎自求初
 來將出不少糧軍有五動資巨億有旋車完封寫之權
 今臣還督本土亂舉諸郡絕交離親戮辱舊故眾謗陰
 害固其宜也臣雖汚穢廉潔無聞今見覆沒恥痛實深
 得稱鹿死不擇音謹冒昧累上左傳曰云云
 對孝桓皇帝賢良方正策
 永康元年徵為尚書其夏日食詔公為案賢良
 方正下問得失規對曰
 天之於王者如君之於臣父之於子也誠以災妖使從
 福祥陛下八年之中三斷大獄謂誅梁冀誅郭舉一
 除內變無德而寵曰變再誅外臣殺桂陽太守成增太
 太守劉而災異猶見人情未安者殆賢愚進退威刑所
 加有非其理也前太尉陳蕃劉矩忠謀高世廢在里巷
 劉祐馮緄趙典尹勳正直多怨流放家門李膺王
 暢孔翊潔身守禮終無宰相之階至於鈞黨之累事起
 無端李膺等事雲賢傷善衰及無辜今興改善政湯於

陛下暫留聖明容受寒直則前責可彌後福必降

張真字然明勃煥酒泉人

上孝靈皇帝疏

建寧二年夏青蛇見於御坐軒前軒殿也又大

風雨雹霹靂拔樹詔使百僚各言災應與上疏

曰

臣聞風為號令動物通氣莫氏風角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謹告人君者也木

生於火相須乃明蛇能屈申配龍騰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用則凝精為電故大將軍竇武大傳陳蕃或志氣壯

或方直不回前以譏勝並伏誅戮海內默然人懷震懼

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尚書周公葬成王欲葬之於

齊齊桓公葬於不敗也今武蕃忠貞未被明宥

青之來皆為此也宜急為改葬徙還家屬其從坐禁錮

一切蠲除又皇太后雖居南宮而恩禮不接朝臣莫不

遠近失望宜思大義顧復之報顧復也復也也小爾雅

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

上孝靈皇帝疏

時封賞踰制內寵假盛番乃上疏諫曰

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罪人君者容悅是為今

家四七垂曜在天下應分上藩屏上國謂二十八宿各

高祖之約非功臣不侯而聞追錄河南郭萬世父遵之

微功更爵尚書令黃雋先人之絕封近習以非義授邑

-11 100 25 478" data-label="Text">

左右以無功傳賞授位不料其任裂土莫紀其功主乃

一門之內侯者數人故綿綿失度陰陽譖序祿用不成

民用不康臣知封事已行言之無及誠欲陛下於是而

止又比年收歛十傷五六萬人饑寒不甯生活而采女

數千食肉衣綺脂油粉黛不可計謂言盜不

過五女門以女貧家也今後宮之文豈不貧乎是以

傾宮嫁而天下化計作傾宮多奉天女以之武楚女

悲而西宮災所齊以憂勝高則楚女愛焉且聚而不御必生憂愁之

之困夫微以禁止姦遠官以稱才理物若法虧於平官

失其人則王道有缺而令天下之論皆謂獄山悲起爵

以賄成夫不有是穢則蒼蠅不能陛下宜采求失得擇

從忠善尺一選舉委尚書三公尺一謂長尺使褒賈

誅者各有所歸豈不幸甚謂言盜不

-13 515 23 900" data-label="Text">

上孝桓皇帝疏

延熹六年車駕幸廣城校獵

臣聞人君有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

祭以敦孝敬如或違此則為肆縱故皇陶戒舜無放逸

時周公戒成王曰無禁于遊田虞舜成王猶有此戒况

德不及二主者乎夫安平之時尚宜有節况當今之世

有三空之厄哉日野空朝廷空倉庫空是謂三空加矣

戎未戢四方離散是陛下焦心毀顏坐以待旦之時也

豈宜揚旗曜武騁心與馬之觀乎又前秋多雨民始

麥今失其勸種之時而令給驅禽除路之役非賢聖

民之意也齊景公欲觀於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

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周

穆王欲肆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誦祈招之詩以止其

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祭公謀父為周穆王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皆必有車轍馬跡祭公謀父為周穆王誦祈招之詩以止其心誠惡逸遊之害人也

之而無驛驛之心書法不

上孝桓皇帝疏

小黃門趙津南陽人猾張況等奉事中官乘執

犯法二郡太守劉瓚成瓘考案其罪雖經赦令

而並考殺之官當恐患有司承旨遂奏瓚瓘

當棄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没入中常侍侯覽

產東海相黃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

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

瓚瓘超浮等帝不悅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

言蕃乃獨上疏曰

臣聞齊桓借霸務為內政

國語曰桓公問管仲曰文

修甲兵大國亦如之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可

軍令可以寄政公曰雖令寄政若何則曰作內政而

為春秋於魯小惡必書

二十一年新作南門

宜先自整勅後以及人今廷賊

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

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日跡內患漸積外難方深陛

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

桓帝以嘉

小家畜產百萬之資

子孫尚愧失其先業况乃產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憚

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已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

梁氏五侯毒編海內

謂梁氏五侯毒編海內

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

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況等肆行貪重姦

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

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

深重不較尸祿惜生坐觀成敗

異門而出所不恨也

帝乳母趙婕妤夕在太

待曹節與共交搆語事太

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

誅中官會嘗武亦有謀蕃

於太后必謂其志可申乃生

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

意則群凶測日禍不旋踵鈞此二者

天也今京師器器道路誼諱言侯覽

鄭風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

也附從者亦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

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

羣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

善奈何數月獲

青者天所棄也

恨無已

循德臣位列台司憂責

如家採錄使身百分裂

公會齊侯于類各齊人

異門之暮下孔子曰

左右不惡夫

社稷其禍難重願出

臣

應奉

上孝順皇帝疏

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姓羊元群罷北海

滅罪狼籍郡舍烟軒有奇巧乃載之以歸

膺表欲案其罪示群行賂官堅反坐輸作左校

初膺與廷尉馮煊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

罰

疏理膺等曰

昔秦人觀賢於楚昭公

而

之

西

女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以

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史記曰由余其先晉人也亡
魏泰泰公亦以官室積廢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
作使人為之亦苦矣錄公與而問內中廖曰孤聞
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言時奈何
我王慶時味問中國之憂也其言以女樂以奪其
為由余請以誠其問而後進以失其期我王怪之
遺我土我王受而論乃可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
以又幾使人問要由余遂去降秦臣愚以為
推錄所在召該今選其人止孫卿之去國劉向所
卿事曰卿名所為人也楚君春申君以為國劉向
春申君曰湯以七十聖文正以百里孫卿之去國
百里孫卿曰伊尹去夏一敵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春申君曰伊尹去夏一敵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魯弱而齊強伊尹去夏一敵王而夏亡管仲去魯
所去之國其不安乎春申君曰國安今孫卿之去國
後漢朝追匡衡於平原

上孝獻皇帝書

融深愛平原般人稱衡之才衡始弱冠而融四

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曰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書曰咨湯湯洪水方割

四方以招賢俊昔孝武繼統將弘祖業時咨熙載群士

承基緒遭元運勞謙日昃易曰勞謙君子有終

惟新降神異人竝出詩曰維新降神

惟新降神異人竝出詩曰維新降神

士補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游
 文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督聞不忘於
 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淮南子曰所謂真弘羊潛計安
 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前書曰桑弘羊陰謀
 又曰張安世字子鵬為郎上行幸河東奪亡書三條
 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
 無所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若讎國語
 諸子西曰大國慶剛一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
 也呂氏春秋魏文侯飲問諸大夫曰寡人何如主也
 之子是也知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直史魚也知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
 一鴉言鴉大鳴也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
 全涌解疑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
 前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其軍欲以
 長纓牽致勁越則書統軍曰願受長纒必弱冠慷慨前
 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衡宜與為
 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
 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書曰四門穆穆鈞天廣樂
 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世家曰血脈理也昔秦穆公如此也
 日唐書曰我之帝其樂人主君之度與之同不
 三曰必問問必自言之也居二日宋書謂大夫曰我之帝
 所其樂與百神也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
 天慶祭九奏其樂動心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
 意不可多得激楚揚阿至妙之容豈收者之所合

此言飛免驥鬣絕足存放良樂之所急也
臣守區區敢不以聞

揚喬字聖達

上孝桓皇帝書

合滿郡下產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趾比境常

通商販買糴糧食先時守宰並多貪穢託人乘

求不知紀極第責珠遂徙於交趾郡界於是行

旅下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饑於道會稽上虞五

甯到官革易前故求民利病曾未踰歲去珠後

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以病自

上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甯既不得進乃載

卿民愆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隣縣士民

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桓帝時尚書同郡揚

喬上書薦甯曰

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甯而身輕言微終不蒙

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甯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

俗能幹絕群前更守宰移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家活

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甯單身

謝病躬耕壟次匿景藏米不揚華藻實利翻之美用非

徒賜背之毛也說苑曰趙簡子游於西河而無之黃曰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臣聞理國得賢則安失賢則危故舜有臣五人而天下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理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陛下即位之初未能萬機

太忘念在撫育權時攝政實后故中常侍蘇康管霸
 時誅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考其黨與志清朝政華
 容侯朱瑀知事覺露禍及其身遂與造逆謀作亂王室
 撞躡省闈執奪璽綬進脅陛下聚會群臣離間骨肉毋
 子之恩遂誅蕃武及尹勳等因共割裂城社自相封賞
 父子兄弟被蒙恩榮素所親厚布在州郡或登九列或
 補三司不惟祿重位尊之責而苟營私門多蓄財貨
 備第舍連里竟巷盜取御水以作魚鮪入宮苑車馬
 玩擬於天家群公卿士杜口吞聲莫敢有言州牧郡
 承風順旨辟召選舉釋賢取愚故蟲蝗為之生夷寇為
 之起天意憤盈積十餘年故頻歲日食於上地震於下
 所以譴戒人主欲令覺悟誅無狀昔高宗以雉維之
 變茲獲中興之功高宗有雉亦屬而近者神祇
 悟陛下發赫斯之怒故王甫父子應時戮王甫
 我若之路人七女莫不稱善若除父母之讎誠怪陛下
 獲忍孽臣之類不悉殄滅昔秦信趙高以危其
 國具使刑人身違其禍吳伐越獲傳扁以為使守
 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就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
 以至滅辱公羊傳曰晉大夫荀息請以曲產之乘出林
 滅虞公抱寶牽馬而至於見逐就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

及臣為郎十五年皆耳目聞見瑀之所為誠皇天所不
 復赦願陛下留漏刻之聽裁省臣表埽滅醜類以答天
 怒與瑀考驗有不如言願受湯鑊之誅妻子并徙以絕
 妻言之路不章

上孝靈皇帝

公靈帝時例封官者以強為都知侯強辭讓

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上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

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張讓等
 及侍中許相並為列侯節等官官法薄品卑人賤詭譎
 媚主佞邪微寵放毒人物疾妬忠良有趙高之禍不被
 輒裂之誅高宗有雉亦屬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
 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開函承家小人是用蘇林
 小人又并及家人重金蘇林相繼為蕃輔受國重
 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結邪黨下比群佞陛下咸
 其鑽守蘇林特蒙恩厚又授位率越賢才不升素餐

伴必加禁擢陰陽乖刺稼穡荒流荒者草有人用不廉
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違所以冒死下觸陳
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臣又聞後宮綵
女數千餘人衣食之費口數百金比穀雜賤而戶有饑
色案法當責而今更賤者由賦發繁數以解縣官賦官
既多以供之既多以供之寒不敢衣饑不敢食民有斯厄而莫之卹
宮女無用填積後庭天下雖復盡力耕桑猶不能供昔
楚女悲愁則西宮致災公羊傳曰西宮災何休注曰是時傳公為桓公
所會以齊陳馬齊陳馬况年終積聚豈無憂言而不見無悲愁然所生也乎夫天生蒸民立君以牧之君迫得則民戴之如父母
仰之如日月左傳曰仰瞻於日而畏之如日之畏人如日之畏人明畏之如雷霆明畏之如雷霆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君使司牧之勿使失其性也雖時有征稅猶望其仁
恩之厚易曰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
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儲君副主宜諷誦斯言南面當國宜履行其事
傳曰當國執政也傳曰當國執政也又承詔書當於河間故國起解濟
之館陛下龍飛即位雖從藩國然既處九天之高豈宜
有顧戀之意有顧戀之意且河間疏遠解濟絕
而當勞民必漏先言之問而當勞民必漏先言之問之乃宜布於外而之乃宜布於外而下
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至戚發憤方啓專奪之隙斯忠賢所
以智淫社稷故其為墟易曰履霜堅冰至云所從來久

夫今述其所所以亦豈一類一又哉夫今述其所所以亦豈一類一又哉
之不早辨也之不早辨也易曰君子居則觀象而
孔子字仲和也孔子字仲和也
上肅宗章皇帝書
信與崔篆孫翊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因讀
吳王夫差待事信廢書嘆曰若是所謂圖龍不
成反為狗者夫差不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
大宰而大宰而或吳王持詩之伍子胥諫曰今不
不用不用綱曰然昔孝武皇帝始為天子年
方十八崇信聖道師則先王五六年間號騰文
景國以景國以帝之繼才大器不攻則聖之業
前之為善前之為善或云三十年文景之世
及車及車信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
梁郁傷和之曰梁郁傷和之曰信曰書傳若此多矣鄰房生
亦是狗耶信駭然不對郁怒恨之陰上書告
駟信誹謗先帝譏刺當世事下有司駟詣吏受
訊信以吏捕方至恐誅乃上書肅宗自訟曰
臣之愚意以為凡言誹謗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
至於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真

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未過而德澤有加。言政數未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校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問陛下。心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敢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為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香被召安福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奏增加常獨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和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六年。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昧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承承書香，代為冠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効死誠，不意悟卒，被非望顯拜，近郡尊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宜。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郡從政，固非所堪。誠恐矇頭孤豸，聖恩又惟機密，端首至為專要。謂尚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方剛是願，乞餘恩，留備冗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宮臺煩事，以畢臣香螻蟻小志。誠願至願。土灰極榮，帝亦借香幹用，又習舊事後。

上孝成皇帝書
 成帝未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孫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及侍詔，此始也。良家子弟，能射擊者，則皆被門。故有。

上書諫曰

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

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蠱事也詩曰

思而子孫象也其詩曰蠱斯之蠱也右蠱不蠱

用說誥方宜也子孫振振方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

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受幸用於所惑

曲意留於非正聞後宮皇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人

人皆生子趙昭臣聞之惘然痛心傷到竊懷憂國不忘

頃史夫警衛不備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

路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殿下

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

身均九文之施九文謂九種之福天下幸甚

曹大家扶風郿人也世傳學高才世教其子

貴人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上書曰

夫有言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

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

福易曰謙尊而光又曰鬼神害盈而昔夷齊去國天下

服其廉高夫謙者德之基也大伯遠邠孔子稱為

三讓時已居此言也所以光昭今德揚名於後者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

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四舅謂而以方

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末加於今日諸有推讓之

美夫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而請之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序

予讀周官有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又曰其爾典常作之師乃知士君子欲博見聞宣化理匪稽古之難乃知今之難非執古之貴乃通時之貴甚哉古人之教遠且遠也夫丘索墳典諸史百家古道存焉據成籍而搜繹之其道莫不畢見惟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雖道法未嘗不

與古相沿然因時立政遇變會通則行於今而不宜於古者其類殆莫紀也然國史不下於民間群策不勒於几上創典非父老可傳內政非外人能識雖有志憲章之士莫繇誦述豈非稽古非難而知今之為難哉夫人之志高者多不遠而遠近好奇者多貴古而賤今是故博洽君子朝尋群典暮入百家積之久也談陳往跡上下數

千百年如指點目前物事見者駭其幽深聞者驚其廣畜遂亦自侈曰博洽迫其較民情循物理衍彙章昭憲制則默默不能出一語以之敷敷伸縮則徑述往牒上執遐規乃動至拂民戾物豈其所學之不善有學古之能無議事之制遺典常之師馳超越之想以故聞見雖博而化理莫宜安在其能博洽為也哉

國家百有八十餘年以來名臣後先相接所以輔世贊化其功業固時在人目然其所以康濟夾介之蘊則人不及知也故其因事納忠隨時建策連章累牘莫非宣人情而達物理雖議意出自臣下然荷嘉納蒙

俞允推而行之固即時制之精也乃古道亦何嘗不寓今時之臣苟有志於恭養

玄化丕奏膚功則考群言以紹

徽度其要莫此近也夫奚待於遠所有慕
故予觀於疏議之輯也其亦深泥古之感
重知今之難而素於生今反古大有慨者
與曩予在淮上有志歆輯而未能觀是輯
甚於心有協焉是輯一出則所以啓憲章
之學達通時之政而歆與斯世士君子共
成襄翊之忠其功固不淺矣仲尼曰吾學

疏議輯略序

三

萬

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觀是書以考聖言可
以知輯者之用心矣

嘉靖壬子仲夏

賜進士第文林郎廸按直隸監察御史章
丘楊選撰

皇明疏議輯略序

疏議輯略其初為名臣經濟錄前職方即
中徽山黃君采

國朝名臣奏議及諸司故牘而成儒先私
議及文集有關政理者亦多取之學士大
夫爭相傳寫第其書成於草創中間去取
頗涉猥雜陳遜齋侍御廸以其本刻於吳
雖稍加刪定然前弊亦未盡刊北畿督學

疏議輯略序

一

萬

侍御山峯阮公飭典惺教之暇出以授予
大名太守元洲張公曰是書乃我

朝一代治體攸係然二本並有遺恨予盍
為我圖之元洲唯唯退乃開局於元城書
院招延二三宿儒采擷會萃刈蕪刪繁視
舊本所簡斥者十之五所增補者十之三
究之雖不能無遺然以耳目所及顧已十
獲其五六矣黃本舊以九卿分門此則幾

凡立例稍倣宋名臣奏議總之以三十門附之以三百餘目彙分列共為三十七卷凡天人之孚應邪正之區分夷夏之安攘刑賞之懲勸利害之行罷以及軍民財用之統要禮樂刑政之綱目靡不該載而我

國家二百年間政化風俗國勢人情略可考見誠百工之昭鑒一代之要典也參稽

疏議輯略序

二

互校扶隱搜逸雖二三宿儒之功乃其提綱挈要擲去導存多出元洲之所裁定而檢括家藉以增益其所未備予亦不敢謂無毫末之助焉書成元洲謂予不可無言以弁卷端予惟凡國家之興自有一代之章程制度量時審勢酌古準今其言接於耳而易信其事切於時而易行有志於治者但當祇適紹聞固不必遠尋異世之法

而追探前古之躅也昔周公之告君與曰亦惟有若號叔有若閔夫有若散宜生有若大顛有若南宮括魏相之在漢庭數條陳漢興以來國家便宜故事以及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奏請施行彼二臣者豈不知周之前有臯陶稷契夔龍伊傅漢之前有周召畢毛閔散顛括而但拳拳以本朝人物為言者蓋聲迹之相聞斯景行之有屬而道足以致治亦無庸遠有所慕也我

疏議輯略序

三

明肇興聖聖相承攬用群策一時明良交際龍起雲從若遜志方公忠文王公之英偉潛溪宋公文貞楊公文莊丘公之器業端肅馬公肅愨于公忠宣劉公之謀猷襄敏王公陽明王公肅敏余公晉溪王公之方略端毅王公儉菴梁公之政事渭厓霍

公端敏胡公之鯁亮其他臺府忠蓋之臣
惟懼文武之士諸所敷奏皆能通達
國體啓沃

聖心洞悉民隱曲中時弊剴切詳練班班
可紀此固我

朝統叔閔天散宜生大顛南宮括賈誼晁
錯董仲舒之流質諸古人而無媿者以故
咸能黼黻

源續輯卷序

四

衮辰流耀簡冊振一代之休聲垂百
世之宏矩吁偉矣哉我

國家一代人文之盛也嘗以其時考
之洪武永樂之世其辭直洪熙宣德
之世其辭正正統景泰之世其辭奮
成化弘治之世其辭昌正德之世其
辭婉至於

今上開廣聰明容受謙直而群臣

風承德益爭以自効故其辭明而確莊而
不肆凡此固足以見群臣之殫忠畢力嘉
謀入告亦足以仰窺我

列聖之淵識宏度天覆海涵宜其弘闡大
猷共登至道而二百年之淳化懿綱良法
美意遠非前代之所能及也繼自今上自
九曹下逮百司庶府諸有建白能取我

源續輯卷序

五

朝名臣之所已試者而擇善以從守之勿
失如周公之屬意於其條魏相之條請於
其君則法相因而事易治道相繼而政自
通上無更張之擾下享畫一之利固可以
奠久大之基永無疆之業而成周文武之盛
自可立致西京之治則固狹陋而不足言
矣不然如徒泥周禮之迹者而侈然以當
代為不足法嗚呼此新法之變聚訟紛紛
所以使人至今痛憤而未已也然則視曷

公請藉禁中章奏以丕振中興之業者其
功效竟何如耶是編之刻備本朝之舊章
存先臣之故事與周公魏相之見越先後
同出一軌且不徇荆舒慕古之名而有蜀
公從今之便君子於此可以識二公之微
意矣它日豐功茂烈以觀光於近代追蹤
於前古將不可緣是而預占乎山峯名鶚
字應薦甲辰進士安慶之桐城人其校藝
天畿黜浮崇雅一時士習斐然改觀元洲
名瀚字子文浙之仁和人博學好文非徒
役役於簿書者其美並可書也因不辭而
爲之序

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冬十一月吉日
賜同進士出身翰林院

國史檢討徵仕印奉
命專理文官

誥勅兼脩
會典郡人晁璉譔

疏議輯略序

欽差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阮鶚疏定

直隸大名府知府張瀚奏輯

推官李鳳毛

教諭程鑒

林紀

郭錫剛訂

通判李勳

知州李一元

舉人馮延齡

孫如筠編次

漢書

同知唐交

通判金本陶

陳詩

王可立

知縣任環

孫昭

汪芸

陸光祖

劉文玉校刊

李文麟

劉濟民

牛拱辰

皇明疏議輯略凡例

一纂輯以經濟錄為主凡奏議有關經濟則錄錄或存

事實而略文辭間亦稍為刪定若夫人品高下言論

用否載在 國史未詳

一集中分門略倣宋名臣奏議先 朝廷而後庶事以

不備故不列諸衙門然於諸司職掌亦可槩見

一增收疏議或本各所遺錄或出引見他書限於見聞

知多闕略俟後有得不妨續入

一見在諸臣嘉謀孔多並未入錄併俟續輯

一舊本多傳志序記等文今以非類不錄

疏議輯略凡例

一各類以諸臣立 朝先後為序間以續收錯入不能

盡拘且以便於後也

一建白或事同議異或詞異旨同即於時務少殊不盡

削以備參考

列終

皇明疏議輯略目錄

卷一

君道一

太平治要十二條

法天道順人心疏

大庖西上封事略

萬言書略

中興正本疏

獻言圖報疏略

勸行王道疏

桂彥良

王禕

鮮縉

葉居升

李賢

丘濬

張元禎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十事疏

馬文昇

馬文昇

劉球

卷二

君道二

養聖躬勤論政博孝義疏

條陳時政疏

再上時政疏

政治終始疏

時政議

章綸

商輅

商輅

彭韶

蔡清

卷三

君道三

培養重德疏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論知人安民疏

永保天命疏

陳言治道疏

保治疏

章懋

李旦

李承勛

李文祥

賀欽

陳音

應詔上書

陳言治道疏

李夢陽

章懋

急大本圖治安疏

陳治忽明忠佞疏

六事疏略

六事疏略

蚤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疏

陳政令十失疏

遵祖訓以光聖德疏

聖駕出外經宿疏

楊一清

劉玉

劉玉

黃堯陸震

羅玘

李東陽

靳貴

靳貴

卷四

君道四

忠益疏

條陳弊政疏

陳言疏

八事疏

建言疏

陳言時政疏

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緝熙聖學疏

講學聽政疏

乞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講學圖治疏

講學親政疏

建言疏

論聖王心學疏

論後卦月令二義疏

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胡世寧

李承勛

姜洪

毛鳳韶

王一夔

余珊

楊士奇

薛瑄

楊守陳

張元禎

謝鐸

王鏊

胡世寧

桂萼

桂萼

嚴旌

地震疏

應詔封事

欽崇天道疏

應天以實疏

除群姦以消天變疏

應詔陳言治安疏

脩省疏

遇災脩政疏

奉勅陳言疏

卷七

脩省下

彌災脩德疏

災異疏

脩省以謹天戒疏

災異疏

慎刑彌災疏

脩人事以彌災異疏

脩德彌災疏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脩政彌災疏

馬文昇

郝智

郝智

賀欽

韓文

何景明

吳仲

曹璘

郝緝

姚夔

馬文昇

柴昇

江淵

何喬新

李承勛

呂安

莫巖

范珠

卷八

釐正

扶植綱常疏

陳言輔治疏

乞取回買玩好太監疏

請復經筵疏

乞止漁獵疏

革西廠疏

乞罷齋醮進香疏

乞止親藩入朝疏

乞停送武當神象疏

扶持國本疏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裁革中官疏

塞伴門廣言路疏

陳言時弊疏

乞停遣使西城疏

卷九

納諫

開言路疏

羅倫

王恕

王恕

湯鼎

于謙

商輅

張寧

倪岳

馬文昇

林俊

黃瓚

汪循

劉玉

馬昂

毛紀

劉珣

赦言官以彰聖德疏

永保天命疏

勸忠義以感人心疏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正大經教小過以弘化理疏

疏通言路疏

卷十

史職

紀注言動疏

儲燿

王恕

夏崇文

夏鑄

王守仁

程祿克

楊琅

儲燿

史官職

學士官制議

脩史職以備國典疏

作養人才疏

簡侍議

卷十一上

銓選

議覆公選法疏

選用進士疏

選任通商官疏

王鏊

王瓚

何瑋

方獻夫

崔銑

王鏊

王恕

王恕

王恕

通鑑輯覽卷目錄

七

議工完陞賞疏

王恕

選輔導以全宗室疏

馬文昇

信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洵

均選擢以勵庶官疏

賈詠

重守令疏

李承勛

題內降疏

徐溥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薦舉疏

彭韶

論大臣進退疏

毛鳳韶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論革冗官疏

桂萼

銓選議

丘濬

卷十一下

考課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王恕

議覈陳言疏

王恕

考課議

丘濬

考課議

王瓊

通鑑輯覽卷目錄

八

卷十二

財計

會計足國裕民疏

韓文

清理糧儲積弊疏

叢蘭

資治策奏

王叔英

裁革冗食疏

張文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廉

民財空虛疏

何瑋

計處地方疏

唐龍

卷十三

賦役

分別地土疏

彭韶

復舊治以足國安民疏

桂萼

均田役疏

唐龍

役法議

李堂

貢賦議

胡世寧

黃冊議

楊廉

卷十四

征權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卷十五	陳言益法疏	王朝用
漕運	般運倉糧疏	劉大夏
	國朝運法議	邵寶
	漕例疏	俞諷
	漕例疏	王瓊
	借運糧儲疏	唐順
卷十六	荒政	
	茶法議	楊士奇
	議廢益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辛懋
	進鹽場圖詩疏略	彭韶
	益法疏	何孟春
	請行輕般法議	丘濬
	益法議	王瓊
	准益利弊議	霍翰
	益法疏	梁材
	處置益法事宜疏	陸深
	益法疏	周用

卷十七上	預備疏	楊士奇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府書
	固安邦本疏	金廉
卷十七下	禮儀	
	章服議	宋濂
	大祀禮請遵故事	靳貴
	請行慶成宴疏	唐阜
	藩國受禮議	彭韶
	請定服制疏	張季敬
卷十八	律曆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鑿
	律呂元聲書疏	楊廉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曆象議	丘濬
	正統己巳曆議	岳正
	曆法議	楊廉
卷十八	陵廟	

陵廟疏
陵廟疏
廟制疏
桃廟疏

商輅
姚夔
楊守陳
倪岳

卷十九

祀典

孔子廟祀議
郊社議
蠶桑議
免立五卷廟碑疏
孔子封王詳

宋濂
丘濬
劉珣
吳沉

續修四庫全書目錄

十一

郊社議

黃潤玉

正祀典疏

倪岳

釐正祀典疏

馬文昇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楊時從祀議

程敏政

吳澄從祀議

楊士奇

孔子祀典疏

張學啟

薛瑄從祀議

霍誥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卷二十

制科

制科議
科舉議
維持風教疏
科舉議
覆舉議
議行武舉疏

王鏊
謝鐸
謝鐸
丘濬
崔銑
劉大夏

卷二十一

學校

明教議
循明教化疏
循明學政疏
國子監禁違事宜疏
刊印武書以作養將才疏

方孝儒
謝鐸
桂萼
章懋
馬文昇

卷二十二

武備

武備疏
缺軍征守疏
議國操疏

楊士奇
于謙
于謙
于謙

續修四庫全書目錄

一二

二

改撥官軍疏

脩武備以防不虞疏

議邊軍入衛疏

思患預防疏

識清軍疏

脩舉國營事宜疏

預脩武備疏

脩舉武備疏

預處邊儲以圖治安疏

兵部十事疏

馬文昇

李東陽

周用

王道

王廷相

江律

徐問

吳仲

胡世寧

欽定四庫全書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十三
十三

卷二十三

征伐

進平南獻俘露布

報捷疏

軍務疏

平江西洞賊疏

江西捷音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申明賞罰疏

議江西軍功疏

張輔

王越

余子俊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王守仁

唐龍

山東平寇疏

請平沁州疏

卷二十四

撫治上

散處夷人疏

招撫流移填實邊陲疏

議土官襲職疏

撫治荆襄疏

止夷貢疏

止建徽疏

牛鑾

張子敬

李賢

商輅

王恕

倪岳

韓文

王越

余子俊

余子俊

欽定四庫全書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十四
十四

慶茲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邊情疏

增重國體疏

保固地方疏

遼陽時務疏

停止鎮守內官疏

民情四議

議江西地方疏

卷二十五

撫治下

王越

余子俊

余子俊

王崇之

孫仁

蔡清

楊一清

罷行撫疏	三守仁
地方利害疏	胡世寧
四川事宜疏	王廷相
專官分守地方疏	周用
地方事宜疏	徐問
卷二十六	
馬政	
馬政四事疏	儲燿
馬政利病疏	儲燿
脩飾武備以防不虞疏	儲燿
請復金牌舊制疏	楊一清
增種馬疏	楊一清
馬政疏	楊一清
邊方馬政利病疏	王瓊
威遠疏	徐若
馬政疏	凌相
馬政議	王道
卷二十七	
禦邊一北虜	
議和虜疏	于謙

邊務履題	于謙
備邊選題	于謙
遼東防禦疏	于謙
邊務疏	于謙
禦戎疏	李賢
建言疏	劉定之
邊務疏	商輅
備邊疏	黃仕儔
屯禦疏	王越
禦虜防略疏	馬文昇
預防賊虜奸謀疏	馬文昇
衷情疏	韓文
卷二十八	
禦邊二	
備邊事宜疏	倪岳
備邊事宜疏	謝鐸
備邊事宜疏	李東陽
備邊八事疏	王整
卷二十九	
禦邊三	

備邊事宜疏	董越
分布邊兵預防以虞患疏	楊一清
預慶兵機疏	楊一清
經理要害邊防疏	楊一清
邊防議	王瓊
陳言邊務疏	王守仁
遵祖法以處外夷疏	胡世寧
卷三十	
御邊四	
邊備疏	胡世寧
籌邊疏	趙伸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徵兵戡守疏	陳璘
夷情疏	翟船
備邊事宜疏	李保
陳言機外疏	汪楮
卷三十一	
御邊五	
請罷盜在麓川疏	劉球
防患疏	于謙

撫綏徭徭疏	于謙
處置夷情疏	于謙
懷柔遠人疏	于謙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王守仁
平蠻疏	王守仁
地方疏	徐問
議置凱苗事宜疏	徐問
卷三十二	
議獄	
論韓國公免事狀	鮮維
申明律意疏	劉王
申明律意疏	馬文昇
正法守疏	林俊
平大法疏	林俊
論盜內府財物不當輕貸疏	林俊
獻俘疏	劉喜等
遵奉勅諭起解叛逆賊寇疏	
誅大逆以彰天討疏	
分別情罪輕重疏	
亟處大獄以昭國法疏	

卷三十三

屯田

撫卹屯田官軍疏

三邊屯田議

卷三十四

河渠

治河議

蘇松水利疏

開引河水以濟會通疏

定計謀以祛河患疏

重開通會河疏

治河通運以濟國儲疏

乞急救河水滄沒民田疏

理河事宜疏

卷三十五

營繕

脩建國學疏

酌大義以全賢孝疏

停築燒造太監疏

議處戰巡紅雙疏

方日乾
王鏊

宋濂

夏元吉

金景輝

徐恪

王軌

胡世寧

王廷相

周用

李賢

林俊

唐龍

何瑋

卷三十六

風紀

振肅風紀裨益治道疏

議舉劾以明黜陟疏

御史出巡議

考察御史疏

卷三十七

糾劾

糾失儀疏

乞罷大臣以重科目疏

任人圖治疏

任賢以隆治本疏

馬文昇

王直

胡世寧

王廷相

張寧

張寧

彭韶

胡濙

皇明疏議輯略卷一

君道

太平治要十二條

桂彦良



一曰法天道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天生聖君位至尊而統六合必當仰法於天明如日月恩如雨露威如雷霆信如四時則百職效勞庶事自理若身無庶務則君勞臣逸非所以法天也夫天道好生聖人亦好生好生之德洽於人心則人皆化於為善而自不犯法矣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此之謂也二曰廣地利中原為天下腹心號膏腴之地因人力不至又致荒蕪近雖今諸郡屯種懇闢

疏議輯略卷一

未廣莫若於四方地瘠民貧戶口聚多之處今有司募民開耕願應募者資以物力寬其徭賦使之樂於趨事及犯罪者亦論之屯田使荒閒之地無不農桑三五年間中州富庶則財用足矣三曰順人心天下以人心為本人心所在即天命所在故善治天下者必上承天命下順人心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益人情莫不歡喜安逸故三王生之而不傷養之而日厚節其力而不困君之於民既猶父之於子則民之於君亦猶子之愛敬於父母矣三代之所以得人心者此也四曰養聖德夫聰明睿智文武仁孝之君乃天生聖德本無不倫然萬幾之頃或相感

觸則意念之起如重騎之蔽白日故雖大聖必兢兢戒謹常加存養省察之功節其嗜欲懲其忿怒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猶青天白日萬物咸仰聖德加盛聖壽萬年傳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之謂也五曰培國脉夫三代之曆祚延長者以仁義道德教化斯民不專尚刑罰故民得遂其生養之樂而天命眷顧之也秦隋享國之不久者專事苛刻力役不休仁義不施故民不聊生而天不祐之也今功成治定萬邦悉臣當以三代有道之長為法秦隋之失為戒則人心和悅天心眷祐而國祚如泰山之安矣六曰開經筵自昔聖主賢臣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載六經垂

疏議輯略卷一

法萬世不可以不講也講之則理明而心正措諸政事無不得其當今當大興文教之日宜擇老成名儒於朔望視朝之際進講經書一篇敷陳大義使上下從聽人人警省興起善心深有補於治化也七曰精選舉夫官得其人則庶務自理萬民樂業故選舉之際不可不精審也六部十三布政使司乃股肱重任豈可輕用而輕廢哉心歷試其才能德量可當此者然後信任之至於提刑按察司與知府之職固不能盡知其入然亦不可輕任也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各舉賢良正旨一員知州知縣於民最親亦須選擇宜令按察知府嚴督廉勤淳厚一二員凡所舉不問已

仕未仕但得人則有賞諫舉則有罰如此則人皆悉心求賢而無遺才矣若新進人才且當試以佐貳之職果有其能出衆特加超擢則官得其人矣八曰審刑罰蓋刑罰一事人命所係不可不審故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蓋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贖苟不欽恤而詳讞之則傷人必多傷人既多必損和氣非所以善治也理刑之官必擇公平正大仁厚之人如漢張釋之于定國董親信委任之則天下無冤民而致刑措之效矣九曰敦教化學校所以宣明教化長育人材非止訓誥文辭而已今大興國學增廣生員教育之恩至矣然國學首善之地既選名儒以五經分教諸生必先德行而後文藝抑浮華而尚純篤未可驟用以啓其奔競之心當日就月將得其真脩實踐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將見風俗日厚人材輩出可為 朝廷之用矣十曰馭戎狄夫馭戎狄之道守備爲先征伐次之開邊禦寇亦利斯爲下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必以德懷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爲最上者也若漢武之窮兵黷武徒耗中國而無益隋煬之伐高麗而中國益起以唐太宗之明智後亦悔伐高麗之非是皆可以爲鑒非守四夷之道也今海內既平車書混一蠻夷朝貢間有未順者當脩文德以

來之遣信使以喻之彼將畏威懷德莫不率服矣何勞動兵於遠哉北狄遺燼尚煩 聖慮當選將練兵分屯鎮守謹其防禦俟其釁隙一舉而殄平之未晚也十一曰蒐才俊古之俊才或隱於耕釣版築或起於商賈屠沽皆足以興邦而名世非一端所取也故書曰立賢無方旁求俊乂今於秀才等項悉已舉而用之若軍伍請成農圃醫卜或以微罪困於里閭者豈無其人宜令有司盡心求訪果有材器出群學識超衆者則舉薦之開其自新之路許其効忠竭力則庶可得奇材異能之士拔十得一自可當千百人之用矣十二曰廣咨訪昔舜好問而好察迩言樂取諸人以為善故能以天下之善爲己善而能周知天下之事足以開物成務使萬民各得其所伏惟 聖明混一華夏統御萬邦遐方幽遠恐未周知如言善行或未盡取正宜大開言路廣訪博詢使常朝百官得關輪對布政按察府州縣正官朝覲之時各令敷奏以言觀其賢否凡時政得失民瘼利弊許諸人陳訴古有納言之官專掌其事宜選學識高明通達治務者特授納言之官以詳擇其可否則天下之事可以周知天下之善可以畢至而內外百司罔敢怠逸各思盡其職矣

法天道順人心疏

主稿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求命以為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為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策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天有為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益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為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

疏議輯略卷二

五

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為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菽粟於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咸悅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漕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

忠厚施於政者自然廣天祈天求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舉帝王為治之大要以聞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大禮西上封事畧

解縉

臣伏惟今出惟行也不宜於數改刑期於無刑也寧失於不經故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之聚果無一賢如古之人而盡皆不才者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

疏議輯略卷二

六

奈何以死懼之其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宜其好善而不顯惡惡而惡日滋善者未必蒙福而惡者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苗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里榮感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輒有無及之歎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少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差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死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惟其非所宜也說死出於劉向向之所學不

純溺於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為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識孤陋蠅集一時鬼園寒士抄緝穢蕪無可采 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關雎濼洛之佳葩根實精明隨時類別以備勸戒刪其無益其謬妄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也歟又今六經殘闕而禮記出于漢儒踏駁尤甚且及時刪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周公稷契更益

疏議輯覽卷一

七

傳說箕子于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為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于其鄉而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為巡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為禁絕倡優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置寺閣等天子之貴不近于刑人執戟陸墀皆為吉士慮負趨焉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秩王于衆職定久任法而加封待臣于子一體示天下之為

疏議輯覽卷一

八

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斲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糶荒田而四夷之地勿貪繆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悍絕其欺誑斷所謂瑜珈之教禁所謂符式之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惟薄不脩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厚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尚煞神事甚無謂旅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以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墮而萬事皆廢人君不以察為明帝德罔愆則衆志丕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為政 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莘莘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袞盛之潔衣服之齊脩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 陛下豈誠以此為足以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刑獄之斷詔誥之鈞鉅之巧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 陛下豈真以此為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近年以來堂網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為能事以問囚多寡為勳勞其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

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為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善但曰除奸但聞 上有赦宥則必故為執持意謂如此則 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幼勞之細術 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何嘗見有一人持法固爭謂其不當罪其不當刑如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 陛下輕天下之士者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迎其步而或蒙褒營救甚難而多得禍猶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親友誰肯捨父母

疏議

九

要子而技龍鱗犯天怒者哉 陛下進人不擇於賢否受職不量於重輕違不為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脩而多困於州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寔踴躍起而或布於朝省驟歷清華推埋囂悍之夫聞葺下患之輩朝擲刀錘暮擁冠裳左葉篋篋右縮組符別復之賤袞綉綉衣負販之傭與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沈訥有德是故賢者羞為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食苟免為得計以廉潔受刑為飭辭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鬻勝官人歿商量之童謹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

之判黜陟無章舉錯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 陛下任意喜怒為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忠良也古者刑隣善惡必計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勢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

疏議

十

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 陛下不可視為迂闊而不切當今之急務也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其歎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桑絲有稅既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死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為某州縣不為某里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此丈量之際里胥

之弊也欲拯其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無行
 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愚所
 謂願除天下之徵商者此也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
 其國故小邑必有城隍重門繫柝以待暴客聖人之所制
 也而近世徂於宴安墮名城銷鋒鑿禁兵講武以為太平
 一旦有不測之虞連郡至望風而靡良平不暇謀賁育不
 暇閱武備陳之過也及今脩治不宜動衆但勅有司以時
 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以方弩無
 教民兵習之以兵農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
 巡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遺基學由舊寨貢主有庄
 疏議輯目卷之二

踞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為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
 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為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管杖之
 刑勿用催科督屬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
 知聲竭愚衷之款言固不止此承命付重急於陳獻所陳
 畧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 陛下幸
 垂鑒焉
 萬壽書
 葉居升
 臣觀當今之大事過者有三曰分封太多也曰用刑太繁
 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
 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
 經傳并撫前世已行之得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維
 其常陰盛陽微則為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曰
 日月相刑則月敢抗於日者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
 有天下掃除群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今公卿
 大臣數十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者 朝廷遣一介之使
 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况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
 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
 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無乎下下不
 得以無乎上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一國
 家裂土分封使 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

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衆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 皇天眷 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 諸王皆 天子親子也皆 皇太子親骨肉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大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禮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公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

疏議輯略卷一

三

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尚德緩刑而結民心亦未有不以專事刑罰而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爲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爲之徹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間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歎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然而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洽於民之肌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當罰無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

疏議輯略卷一

四

繩使子孫有所持守况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強暴得以相陵則國非其國矣使刑罰繁苛而政治促急則民無所措手足矣姑以當今刑罰言之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 聖衷欲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賊罪多寡為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做流徒律又刪定舊諸律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仁已藹然布乎宇

說部卷之十一

十五

內矣然未嘗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刑之之政而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歎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歎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理獄亦然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况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為士者以登仕版為榮以罷職不叙為辱今之為士者以混迹無聞為福以受玷不錄為幸以屯田工役為必獲之罪以鞭笞捶

說部卷之十一

十六

楚為尋常之辱其始也 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摺摺務無遺遠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者乎居官舉動一跌於法苟免誅戮則必也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率是為常少不顧惜然此亦量人主樂為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人之不懼法哉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職能之法既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為善者怠宋繼履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為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為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矣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捐其所短而真之法乎苟取其所長而舍其所短則中庸之才爭相為廉為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所短棄其所長為善之人皆曰其廉若是其智若是少不如法 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耻當未仕之時則捐身慎動遵法律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法禁嚴密或事皆冠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夫雜用刑之繁者平漢之

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令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家小餘丁在也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摧強敵蠱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復可矣今賊人偽四大王突窺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使之驚駭潰散無之深山大壑人跡不能追跡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

疏議輯略卷一 一七

生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難大不得寧息况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已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今年增戶口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定已起戶口雖家憐恤見督開封聽候今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况太原諸郡外界邊鄙民心如此其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北郡戶口不得復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民以為

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繁從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大過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也晉郭璞有言陰陽錯謬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脩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起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斥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任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田見督開封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非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

疏議輯略卷一 一八

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既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脩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愚臣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墜冰之將泮也冰之墜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能使之融

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况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為可恕而俗流失世敗壞為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既正天下豈有不治者乎古之郡守縣令為民之師師則以正率下以

疏議輯覽卷一

十九

善導民使化成俗矣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本職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簿書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時次第早澆預備之具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 國家資以取人材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以社學為重教民之急務故奉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市鎮城廓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為己任

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為何物爭鬪之俗成奸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掃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 朝廷宣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拯治萬事至於聽訟獄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為要務以獲贓多者為稱職以事跡少者為闕事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為虛文未嘗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夾一獄訟為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

疏議輯覽卷一

十

為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未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太學正又論造士之秀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辯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為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出於太學或未數月遽選之入官委之以郡邑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 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 國政下困黎

民雖曰 國家養育之仁然世之奇才罕有如顏回取
鄧禹者固未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才漢朝以年少難委
今開 國以來選舉秀士不為不多所任名位不為不重
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
太速之過也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
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耻言人之過失
至其末年干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
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禮義教之
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耻之壞

自古未有及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求生者亦不可勝紀
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為之死事者幾人
乎此禮義廉耻不振之弊也臣愚以為 國家求治之速
莫若敦禮義尚廉耻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慎征賦而以農
桑學校為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
刑為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
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無習一藝
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其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
學識無憊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
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

期無刑矣崇禮義尚廉耻而風移俗易矣於是 主上端
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蒸其不至
矣尚何天變之不消也哉

中興正本疏

李賢

一曰勤聖學臣聞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
中此堯舜禹相傳之學也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成湯之
學也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太甲之學也曰惟學遜志務
時敏厥脩乃米高宗之學也曰克厥宅心文王之學也訪
於洪範丹書武王之學也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成王之學也若夫漢唐宋之君或講論經理夜分乃寐或

執業尊師升堂講說或銳情經術夜半不休或留意典墳
採為龜鑑或進陛贊奏議或覽負觀政莫不以資者而輟
經筵不以風雨而罷講讀雖無唐虞三代正心誠意之功
亦可謂後世好學之賢君矣伏願歷觀前代聖賢之君所
學者何學所事者何事不但口耳之粗迹務考義理之奧
旨必專心以致志不一暴而十寒以正心脩身為要務以
居敬存誠為大本帝王之學既有所得應事接物自無不
當二曰顧箴箴臣聞成湯銘其沐浴之盤以自新武王銘
其席杖楹牖以自戒衛武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
之典倚几有訓誦之諫居寢有警衛之嚴魯廟有欹器而

寓持滿之戒稷廟有金人而存緘口之銘無這一篇列於講閣前代遺迹為鑑圖書洪範之語於座屏昔孟子之言於屏障此皆宋之令主也由是觀之前代賢君以警戒為龜鑑以安妥為禍毒是以君德日隆多福自至其餘不知警戒雖有忠臣進獻箴銘視為虛文是以流連荒亡盤樂怠傲以致敗亂伏願撫往事之銘鑑採古人之格言或施之障屏或設之殿壁出入起居常目在於以防過於未然禁欲於將萌則意無不誠心無不正三曰戒嗜欲臣聞益之戒彘曰罔遊於逸泉陶之戒彘曰無教逸欲有邦仲虺作誥以戒成湯曰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用人惟已

疏議輯覽卷一 廿三

政過不吝伊尹述訓以戒太甲曰敢有恒舞於宮酣歌於室時謂巫風敢有殉於貨色恒於遊畋時謂淫風召公之戒武王曰玩物喪志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周公之戒成王曰無滄於觀於遊於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張繹古作大寶箴戒唐太宗曰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范祖禹講五子歌戒宋哲宗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此前代聖賢之君能受人臣之戒而不敢流於嗜欲當時天下之治不可尚也若夫昏暗之主雖有忠賢進戒拒而不納遂樂怠荒以致危亂夫宴樂乃害心之鴆毒酒色實伐性之斧斤伏

望絕嗜欲之私養清明之德以成中興之業以慰祖宗之心四曰絕玩好臣聞召公恐成王受西旅之弊曰不佞耳目百度惟貞蓋謂心無所主反為耳目所使若心得其職則百度無不正矣伏乞於內侍之中擇讀書知義理者置之左右凡珠玉犬馬珍奇禽獸一切玩好之物嚴以斥之心得其職不牽於彼則行無不謹身無不脩五曰慎舉措臣聞書曰惟皇作極蓋謂人君一身立至極之標準而天下四方之人環顧而取法焉記曰王前坐而後史卜筮警備者在左右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又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皆所以防君之過舉也昔周成

疏議輯覽卷一 廿四

王削桐葉為室以與叔虞曰封汝史佚請擇曰王曰戲也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至於漢唐宋之君皆有起居注之職有失則告有過必錄蓋亦嚴於自防矣是以古之明主愛一頓一嘆况一舉一措豈可輕動哉伏願起居舉措必當於理內則告夫貴近之臣外則勉夫輔導之職若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夫人君既以伊傅周召望其臣則人臣必以免舜湯武致其君由是君臣一體志同道合而舉措無有不得其當矣六曰崇儉儉臣聞帝堯茅茨不剪土階三尺大禹絕旨酒非飲食卑宮室惡衣服文王卑

此即康功田功當時雅德泰和之治不可尚矣漢文帝
作露臺不忍百金之費身衣戈綿席用莞蒲所幸夫人衣
不曳地唐太宗出宮女三千欲營一殿材用已具繁素而
止嘗曰欲盛則費廣賦重則民愁以此思之不敢縱欲宋
仁宗思燒羊忍飢而不索恐自此多傷物命見宮人首飾
珍珠遮日不觀益人君既以節儉存心天下豈敢奢侈相
尚伏望躬行節儉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究查今日之
費比之先朝果減果增務要減省以蘇民力七日畏天變
臣聞商之中宗有桑谷竝生於朝恐懼脩德而天意即回
高宗有飛雉鳴於肆耳克正厥事而玉案再振宋之太宗
避殿減膳而東井豐減詔款自焚而雨得蝗死仁宗霖雨
為沍而引咎格天久旱不雨而行禱即應是四君者俱能
上感天心變災為祥遂享壽考之福以成中興之治往歲
以來山崩河改地動殿災蝗旱相仍天象交變謹告之意
可謂至矣當時若能廢黜奸邪任用忠良克已自新以答
天譴未必不轉禍為福惟其脩省未至是以不免於難由
是觀之災異之見何代無之顧人君脩省何如耳伏望脩
德正事以承天心凡遇災變凜然敬畏將見天心感應之
速未必不如商之中宗高宗宋之太宗仁宗於以為守成
之令主於以致中興之盛治也八曰勉貴臣觀前代中

新議輯略卷一 廿五

官正直忠良有功於國家者不為無人若漢唐之世史游
良賀呂劉馬嚴或動心納忠有所裨益或清忠奉公直言
切諫或清儉退守無所引薦或排去奸邪委政廟堂或以
一身杆人主之難或辭兩軍抗其鴻之志千載之下抑其
芬烈視彼招權撓政賣弄威福取快一時不旋踵而遭大
僂者相去遠矣今左右內侍之臣大非前日之比猶望勉
以前人循理好善之念存正直忠良之心務使後人仰而
羨之曰當時貴近之臣其也正直其也忠良如此則播令
名於無窮豈不美哉九曰振士風臣聞三代之世比屋可
封降自後世西漢尚忠厚東漢尚名節雖所尚不同而莫
非善行國祚所以綿遠者由士風之振有以維持之魏晉
以來流於清談曠達李唐之世華靡以實宜乎天下治日
少而亂日多也惟宋之士夫有三代之風詳其所由亦上
之人有以勵之耳觀太宗戒欺詠之詩曰好事蓋輪純與
直謏勞頰舌湧如泉真宗疾奔競之詩曰臣下但當守公
法馳騫苟進何可取士風得不恬退乎黜黜家士不與孤
寒竝進錄廉吏後以愧墨貪之徒宜乎士風爭尚清廉也
此宋所以士風大振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伏望取法於
宋戒欺詠以勵誠實疾奔競以惜恬退黜貪墨以重清廉
抑僂倖之徒絕諂佞之輩俾士風大振未必不如宋之可

新議輯略卷一 廿六

追三代也十日結民心臣聞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益民心之向背係天命之去留有天下者不能固結民心而欲久安長治者難矣夏商周漢唐宋俱有天下數百年而歷世綿遠者固結民心之所致也所以固結民心者豈有他術不過安之養之而已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又曰安民則惠黎民懷之是以古之聖賢之君愛民之心如愛赤子休養生息惟恐失所劉基曰三代之民如以膠搏沙五季之民如以水搏沙伏願遠法前代結民之道延體 祖宗恤民之心務使海內富庶衣食充足得見下民愛戴之心亦如三代之民以膠搏沙而不散或遇寇

疏議輯前卷一

十七

一

賊姦宄之變必不忍負 朝廷之恩如此則 宗社可安於永久雖億萬斯年可也

獻言圖報疏畧

丘濬

仰惟 太祖高皇帝於洪武元年歲在戊申登 大寶之位肇 皇明之基復中國之統凡歷 六朝閱一百二十年我 皇上嗣登寶位紀元之始歲又適在戊申十干之甲十二支之子相配再周無餘而 皇上登極之歲適與相符謂 上天無意可乎謂 聖祖在天之靈無意可乎謹按宋儒邵雍皇極經世書謂天地大數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國祚大數以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三代以

後惟漢唐宋國祚為最長然皆不能滿其國祚之元數多者不過三四百年如人壽以百二十年為一元然非善攝養惜元氣存仁心謹身節用不能盡其天年以滿其元也是以漢唐宋之世自百五六十以後往往中微政務日趨於衰風俗日趨於薄紀綱日趨於弛由是馴致於不可振起而底於亡此無他繼體之君皆生於世道衰弊之際宮闈安樂之中不歷險阻不經憂患天示變而不知畏民失所而不知恤人有言而不知信好尚失其政用度無其節信任非其人因循苟且而無有奮發之志顛倒錯亂而甘為敗亡也向使其君若臣當其將微之時灼然豫知其

疏議輯前卷一

十八

一

中微之象因上天之垂戒汲汲然反躬脩省以祈天永命其國祚止此哉矧其上世創業之君無功德於民適逢機會因人成功非若我 聖祖驅夷狄而出之化外收還我二帝三王所自立之中國重闢疆域再立世界自天地開闢以來帝王功德之大所未有者也我 國家有此大功上格 天心為 上帝之所孚祐而眷顧之無已仁愛之不忘故於世道升降之會皆欲開先之際生不世出之主而處於困心衡慮之中示非常之變而當其於潛養晦之日是以成化年間災異之生皆自古史所罕有者彗星凡三出紫微大市三垣與夫三公北斗無不掃而兩

京畿暨十三藩司所奏地震母慮五六百次至於弘治之初猶未已也通彗星又出於天津地震天鳴無異曩時為三鳴於禁中考之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孛而侵三垣台斗為重地變莫大於地震而在京師邊方為急禽鳥動物得氣之光其變尤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彗孛僅三書地處僅五書飛禽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六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特在邊遠之間卜以古人占候之術驗以前代已然之故其咎徵之應深可畏也然我祖宗積德累仁先帝敬天愛民皇上清心寡慾無有致災之理而天之示變乃如此豈無其故哉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

疏議輯略卷一

十九

天不言因其必然之數而示以顯然之象使人見其象推其數蓋當然之人事而求其所以勝天則能變災為祥矣夫人所以能勝天其道何繇脩德而已矣臣願皇上體上天仁愛之深念祖宗基業之大端一身以立天下之本清一心以應天下之務上畏天怒下畏民怨中畏人言謹好惡而不流於異端邪說謹用度而不至於耗國害民謹任用而不失於偏聽獨任振紀綱於頹靡之餘復風俗於和平之舊防微杜漸每惟懼亂為憂庶已虛心不以顛危為諱防愆而剛為之制思慮而慎為之防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則友求諸心熟思而審處之曰此事果合乎天

理順於人心適於時宜否乎其於聖賢經史有無該載祖宗勅訓有無違悖當世軍民有無利益物論以為是否人情以為便否清議以為善否得無違道悖德以致天怒乎得無勞民傷財以致民怨乎得無蠹國害民以致人言乎一事之行而衆議之訪於衆而獨斷之然後審緩急之宜量輕重之劑循先後之序以見於施行焉夫如是是惟不行行則合天理之公即人心之安適時措之宜而天下後世享其福矣雖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一日萬機應之無窮揣摩窺伺以吾意氣之所向引誘激發遂吾心志之所欲投間抵隙觀吾機便之可乘上緣累其微機衆即

疏議輯略卷二

三十

據以為俾會而入其說獻其計利其人相黨與排異已求差遣乞恩澤希爵賞奪宅無非欲攘貨財以肥家結親俾以固寵冒爵祿以貽後世是皆為其身謀為其家謀為其親識以及所交私之人謀豈有一毫謀國之心哉皇上誠能養心性以保天和閱經史以廣聖學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姦邪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信任防一己之偏聽納取衆人之善示淳朴以為天下之先明意嚮以定萬民之志使夫投機伺便之人承風希旨之輩曉然皆知上之所好尚者在乎仁義而不在于功利也在于儒教而不在于佛老也所用度者在乎儉朴而

不在奢靡也在乎省節而不在于浪費也所用者在乎賢良而不在優延也在乎正直而不在乎諛佞也則朝廷之上如日正中仰其光影者皆知其不可隱蔽如水趨海觀其波者皆知其不可迴轉小人不敵肆其姦君子不為人所蔽左道惑眾者不能亂聖人之教巧言詭計者不能逢明主之意則紀綱振作治教休明風俗淳和上有餘而下無不足 國勢隆重而運祚靈長矣

勸行王道疏

張元禎

臣惟人君者不以王道為心雖有為也謂之有為之主則可非大有為之主也為人臣者不以王道致君雖有功也

疏議

三十一

謂之救時之佐則可非名世之佐也臣非有主佐之才而潛心聖賢之學粗知王道之畧幸遇 陛下臣敢於是時而勸行之夫王道乃帝主相傳以平治天下者也其道雖大然皆本之身心蓋心必純於理而無私然後著之政事亦皆純於天理而無雜苟政雖善而心有未純外身心以為治是為伯道伯道者假王道以成功名假天理之公以濟人欲之私王道真伯道偽王道實竊道虛王道坦夷伯道崎嶇王化大同乎天道伯業僅補其罅漏人主不可不深辨也今臣之所陳不及於更創制度振舉綱維黜陟人物惟勸 陛下於身心用功身心之功既至則王道著於

政事者布在方冊可因可革可益可損當自能裁之而群臣有名世者當一一有以輔之也夫王者之心何心哉天地之心也天地所以相播相盪相軋相磨而晝夜之不息者無他生物而已雖其雷霆霜雪亦所以破頑而禁盛非心乎殺之也君得此心而當教養之責則當心天之心以達之萬事以生乎萬民必其四海九州無一處無生生之理無一物無生生之氣禮樂明備俗化醇美至和薰蒸諸福畢至皆由此心生也然心也即天理也天理之在此心日用之間本無不流通但以既有此身則不能無欲由是誘之者衆此心或為之蔽而不能祛遺此天理遂以漸

疏議

三十二

泯人心即以漸亡始於濫觴而至於滔天始於一燭而至於燎原一念之差一行之失故遂於一已一時而惠及於天下後世可不慎哉王道之行與不行實判於此然非有大有為之資有大有為之志者不能克也臣所以有望於陛下也臣在山林伏聞 陛下毓德青宮已負大有為之望嗣登 寶位屢著大有為之實適者崇典端慶近習以盡此心殖貨利耽玩好以荒此心開俳門塞言路以昧此心則不能大有為矣先儒程子謂學者不可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王道乃人君第一等事臣所以勸 陛下行之而竊獻三策曰定聖志曰一聖敬曰廣聖知夫所以必先於

定聖志者蓋王道之不行係於君志之不定多惑於近小之見邪僻之說殊不知王道只在心與政之無私而已非高遠難行者也人皆可以為堯舜況於人君誠致中和而臻位育之效立皇極而成黎贊之功將見黎民於變而比屋可封四方風動而南為咸若此明効大驗必至焉耳古語云有志者事竟成程子云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臣不勝倦倦夫聖志既定則身心之功於是可治矣身心之功不過曰存養曰省察曰擴充而所以致其力者則在於敬也故曰一聖敬焉敬者帝王傳心之法王道之要也此心不能無靜時靜惟有理而無欲此時而敬以存養之則中

有主雖萬感俱寂所以知覺者炯然不昧矣此心不能無動時動則有理而有欲此時而敬以省察之則中有主雖萬感畢至而所以別善惡者幾微不爽矣截斷於慮念之初芟除於爭為之際必使私欲無一髮之容天理無一息之間先儒程子謂有天德者便可語王道其要在謹獨此即天德也此即慎獨也然古之聖王道已至而小心翼翼德已盛而終日兢兢三此身以此心主此心以此敬身在此心必不離乎身事在此心必不離乎事靜以涵動之原動以妙靜之用而凡未萌之私欲如好殺好武好內好察察以為明等患亦不復生於心而害於政矣行王

道者此實至要臣尤不勝憮憮夫聖敬既一則作聖之功至矣所謂王道之本立矣而臣尤欲陛下之廣聖知何哉誠以王道即聖賢之學心與理知與行而已理具於心心存而理得是故當致力於敬然理散於事物必其知之真而後行之力自此身以及天下道之當然理之所以然在事物有不可以易者此事此務此理是矣易之於彼事彼物則非此事此務當此時此理是矣此事此物此理易之於彼時則非在我則是易之於人則非在是則是易之於遠則非在常則是易之於變則非先儒所謂天然自有之中所謂停停當當恰好處苟非窮之造其極求之極其

博則事物之來不一欲一一應酬斟酌之無毫髮之差難矣且如九經堯道分田制祿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經濟之盛五禮六樂六德六行後王亦嘗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甄陶之妙干城儲峙之恤後王屢有舉此王政者矣何以終有愧於先王張皇賑救之良天地之利先王興之何以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大而盡生民之害先王除之何亦若巨若細比之後世也淨而均無之廡耻喪而浮偽滋後世之習俗日惡矣何以反之王道之淳枝葉繁而根本壞後世之學術日乖矣何以歸諸王道之正事事有要一一究之使王道之

行毋徒如腐儒務記誦炫辭章於口耳筆舌之間而已又必益宏明目達聰之度益敦好善樂諫之誠不惟於經筵以勤講而儒臣之端謹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特賜引論所以涵養 聖知者深不惟容諍諫以盡言而朝臣端厚粗知王道者不問大小或限五品以上特賜延問則所以增益 聖知者詳延引之時必俯垂溫顏戒以毋有避忌使之得以盡其情彼熱感寤官雖不假以權寵亦宜使之詳侍拱聽庶有以開其識而知所憚所以保護 聖知者益切臣尤不勝慙慙

正心謹始以隆繼述疏

馬文昇

疏議輯覽卷一

三二二

切惟人君之要莫大乎謹始謹始之要莫先於正心而正心之要在乎敬焉耳蓋敬者一身之主宰萬事之本根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能敬則心存心存則德愈謹而後可以疑 天命得人心保大業而治道無不隆矣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神聖賢勇始以布衣龍飛淮甸東征西伐櫛風沐雨十八載而有天下在位三十二年之間宵衣旰食勞心焦思立綱陳紀貽謀作則此心此敬未嘗少忽蓋為 聖子神孫立萬世不拔之基以垂之永久其創業亦可謂之艱難矣然創業固難而守成尤不易迨我累 朝皆能以聖繼聖以心傳心克寬克仁

疏議輯覽卷一

三二六

憂勤惕勵所以世底隆平治臻熙皞而無忝於 聖祖也恭惟 皇上養德春宮益已有年潛心聖學亦非一日是以即位之初勵精圖治任賢去邪敬天法 祖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勤政事崇儉素却貢獻異端隆大孝於 兩宮布仁恩於四海躬耕藉田親幸大學凡古帝王盛德之事皆有以備之於躬而施之於事矣真大有為之君不世出之主也天下蒼生無不延頸以望至治使能存此心始終不渝則真可以四三王六五帝可以繼 祖宗 陋漢唐而 皇明之大業可保億萬斯年而不替矣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人主之大戒也天命人心去留靡常人主所當察也 皇上續紹洪基當民窮財盡之餘兵廢刑繁之際所以疑 皇天之眷命者在是所以收天下之人心者在是兢業危懼此心豈可一時而不存一有不存不流於聲色則緝於貨利不入於遊逸則入於奢侈一或有之皆能敗德敗度而於前所謂帝王之盛德或有以損而不能保其終矣且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接見臣下而能致治者近日百司言事之人往往欲 皇上接見臣下是亦忠愛之至臣以為 皇上未接見臣下非終於不接見蓋亦有所待焉耳若常如今日臣恐君臣之情上下不通亦未可以言治矣昔伊尹告太甲曰唯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丰克誠天位銀哉蓋欲太甲
敬天勤民而保天位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務時敏
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
愆蓋欲高宗脩德法祖而常無過舉也厥後太甲高宗為
商令主伊尹傳說為商名臣治道之隆蓋有以也况邇來
各處水旱災傷天鳴地震是皆天變之大皆上天仁愛人
君之意此正法古脩德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之際也伏望
念祖宗創業之艱難而天命之靡常思今日守成之不
易而人心之固定退朝之後禹機之暇節膳寡慾以順養
天和澄心靜慮以默思治道日御便殿召見儒臣或講說

源議輯略卷一

三二二

大學衍義或誦讀員觀正要及通鑑綱目等書曲為辯析
孰為道心孰為人心其帝存此心而治其帝不能存此心
而不治用是以親決萬機蓋事事有不難矣仍望於太
皇太后皇太后 兩宮益隆其孝養於親王兄弟益篤其
友愛凡內外官員或有奇技淫巧之獻必禁之珍寶禽獸
之貢必却之政事之疑必召內閣大臣議而後行文武大
臣有缺必召該部正官詢訪而後用於緣邊將官不時戒
飭於在京武備嚴加訓練科道為朝廷之耳目若有小過
曲賜寬貸大臣為人君之股肱務存大體特為優隆左右
譽一人之善必究其所自來毀一人之短必詢其所從始

內臣之中察其醇謹老成者則親信而委用之浮躁回邪
者則疎遠而防馭之大臣之中察其忠長者委任之不
便佞者罷逐之無疑於母后之家重加賞賚而不假之以
權於外戚之屬厚加優待而不任之以事賞防當賞而不
至太濫刑防當刑而不至太僭錢糧宜加減省齋醮不必
脩建宗室則推恩而昭德四夷則厚往而薄來廣開言路
以防壅蔽時接臣僚以通下情畿內百姓差役浩繁所在
地土暫免踏勘九百用度務從儉約一應邪術罔為眩惑
堯舜之道亦不過此允迪茲則二帝三王不獨專美於前
而我 祖宗列聖真可繼述而不遜於後矣

源議輯略卷一

三二二

恤民困以固邦本疏

馬文昇

切惟自古聖帝明王英君詎辟莫不以仁民為首務蓋以
生民休戚國家之安危係焉成周以農事開國以仁愛養
民故傳世三十雖有五伯之強而猶知尊周於漢去古未
遠以仁厚育民故歷年四百雖有中衰之禍而旋復舊物
此皆以仁政得民心之深而民愛戴不忘也繼而隋唐趙
宋其君有始雖勵精圖治躬行節儉而鮮克有終仁政不
能以施於民而又有美厥吐番契丹西夏之患兵戈不息
民不聊生卒致傾危而不可救此仁政不能久結民心之
驗也載在史冊昭然可考下迨胡元入主中國荼毒生靈

仁政漸不足言矣。惟我太祖高皇帝掃除胡元奄
 有天下，奉養以愛民為本，賦田取賦十一，而稅九有以辦
 免其徵納，未嘗輕歛於民。故民之感恩，實有同於三代萬
 年之國祚。蓋已基於此矣。列聖相承，咸遵是道。但自正統
 以來，承平日久，兵政廢弛，浙江葉宗流、福建鄭茂、七廣東
 黃蕭養、滿聚於南方，虜酋也先等，使犯乎京師，天下多事
 而民漸凋憊矣。肆惟皇上即位之初，崇尚節儉，充切愛
 民供用之物，俱有定數，雖光祿寺奉上之物，亦蒙御批而
 取。是以節儉之德，傳播天下，仁厚之政，繼述祖宗。近年
 以來，為因虜寇犯邊，內府成造軍仗器械等項，及百工技

續修四庫全書

三十九

藝之人，所以派出物料牲口數多，况又用一倍而派三四
 倍，無有止息。大州縣派銀五六千兩，小者亦派銀數百餘
 兩。此皆小民膏脂，前派者未完，後派者復至，加以宗藩位
 多冗官，木濫祿俸等項，及起運京儲邊糧之外，存取糧米
 所餘無幾。九百貫辦俱係民供其視。祖宗之時，大有不
 同。以此小民窮困已極，怨聲盈道。大哉邦本，實由於此。况
 今兩廣江西盜賊生發，良善受害，浙江湖廣等布政司及
 應天并南直隸各府州縣，俱有水旱災傷，荷蒙皇上欽
 命，憲臣前去巡視，及用心賑濟，愛民之仁，無以加矣。若節
 年所用物料，不行斟酌，蠲免其所限者，少而所徵者多，款

民之不逃亡，胡可得乎？蓋民安則思治，困則思亂，和氣致
 祥，沴氣召異，此理勢之必然也。今徭稅既重，災傷存臻，武
 備衰弱，倉庫空虛，盜賊充斥，而災異迭見於此之時，若不
 溥施恩典，少蘇困憊，誠恐缺食之民，奸宄之徒，乘隙嘯
 聚，處處蜂起，卒難撲滅。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事之可
 憂，莫重於此。善思預施，患在早彌。故書曰：制治於未亂，
 保邦於未危。易曰：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實有天下者，所
 當深致慮也。

十事疏

劉球

一曰勤聖學以正心德。自古聖哲之君，動與天合而兩賜

續修四庫全書

四十一

寒暑無不時，若以能專志問學於一切無益之事，悉屏不
 御，所以私欲盡去，天理昭著，心得其正，而天不遠中，庸所
 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是也。臣願皇上以古聖
 哲之心為心，視朝之暇，御經筵之日，多君宮苑之時，少所
 謂無益之事，悉置意外，惟數進儒臣講求至理，為盡精一
 之功，推極脩齊治平之道，使學問功至理欲，判然則聖心
 正而天心無不順矣。二曰親政務以總權綱。夫政自巳出，
 則權不下移。故太祖太宗每早朝罷，及晚午二朝必進
 大臣於左順門，或便殿，親與裁決庶政，或事有疑則召機
 務之臣商確之，而自折其衷，所以權歸於上。皇上臨御

九年事體日熟願守二聖之成規復親決之故事庶幾權
綱有歸而政惟一失三曰別賢否以親正士諸葛孔明曰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故願治之君無不樂
有正人君子為之親信以替其治而益其明今內外之臣
不能無賢不肖惟 皇上察之於已詢之於人賢則親之
不肖即遠之則君子日進小人日退矣四曰選禮臣以隆
祀典今之太常即古之秩宗必得寅清端重明習禮典儒
臣為之然後可交於神明故舜命伯夷伯夷猶讓於夔龍
誠以是職不易稱也今太常卿與少卿久缺未選無乃享
祀之禮有乖宜選儒臣為之庶祀典克脩五曰嚴考覈以

原疏輯略卷一

四十一

督吏治自三代以下省方之禮廢而郡縣之吏不敢肆田
野之民得其安者以數遺繡衣採訪等使巡行郡縣以察
吏得失問民疾苦也洪武末樂間亦嘗行之近年多付此
任於布按二司及巡按御史其所考察徒文具爾以故吏
無善政民多失業至於軍衛之臣為害尤酷誠宜選擇公
明廉幹廷臣分行天下自三司郡守而下無分文武官吏
俱得考察其果奸墨無狀具實無遺若有能仁恕治行
過人亦乞旌異庶人有勸懲而吏治備舉六曰慎刑罰以
彰憲典古者人君不親刑獄而悉付之理官所謂子曰辟
爾惟不辟予曰宥爾惟不宥惟厥中益恐徇喜怒有所輕

重於其間以致刑失其中也近者法司所上獄狀有奉
勅旨減重為輕加輕為重者法司不敢執奏至於訊囚之
際又多有所觀望以求希命 聖意是以不能無枉臣竊
以為一切刑獄宜從法司所擬設有不當調問得情則罪
其原問之官其運磚納米贖罪例亦非古法且使貪者倖
免而廉者蒙辜宜令法司今後文武之臣除犯公罪許贖
外其餘依律問擬則刑罰中而憲典彰矣七曰罷營作以
蘇人勞夫土木之工不息則天地之和有非故春秋於勞
築之事悉書以示戒為此也今京師營作之興已五六年
雖不煩民而皆役軍然軍亦 國家赤子賴之禦暴而赴

原疏輯略卷一

四十二

關道宜獨役而不加恤况各衙門皆已更新宜罷其出燕
外為得蘇八曰寬逋賦以憫民窮周禮荒政十薄征其
一也近者各處報水旱荒災乞減租稅而有司准減亦徒
事虛文民不得受實惠以致窮困流徙者日益多宜令戶
部遇有報荒即與勘實量減其租仍思所以安養流民使
不失業庶民窮有濟九曰息兵威以重民命夫兵凶器動
必傷人不可輕舉漢高帝以武定天下非不善兵然被囚
奴白登之挫終不報怨以兵與必傷人也如麓川連歲用
兵死者十七八軍費鉅萬不可勝計今瘡痍未瘳又遣定
西戍將責總之以從緬甸受其所拘首寇思任發借彼言

果信得寇以歸不過獻諸廷礮諸市泉諸通道而已然彼
挾以為功必求與宋邦分有麓川之地不與則致怨與之
則兩夷土地人民各增其半其勢坐大將不可制是滅一
麓川生二麓川也設有疎虞則兵爭無已死者必多臣見
皇上每錄死囚多憫之而免令充軍仁心若此真足與天
地好生之心合矣今欲生得一失地之鼠寇而驅捨餘萬
無罪之人以就死地豈不乖好生之仁哉况寇子思機發
在麓川已嘗遣人來貢有悔過祈免之意若 勅靖遠伯
王驥遣人往諭緬甸不煩動衆生致此寇只斬寇首來獻
即與厚賞仍令思機發盡削四面之地與各寨新附之夷

深誠輯言卷一 四一三
掌之許以小職仍居麓川則兵不用而此方可自寧息臣
以為宜召還將貴并止四州湖廣貴州之兵用全億萬生
靈之命十曰脩武備以防外患大易有曰思患而預防之
蓋能防患於前斯可無患於後今此虜比年入貢然道來
之人歲增無減其包藏禍心誠所難察一旦率彼烏合之
衆長驅入寇為患已深不可不預防之莫若於閑暇之時
數遣給事中御史於在京及沿邊閱督操備預使借工各
厥及服役私家軍士悉就訓練仍公武舉之令以求良將
定召募之法以來武勇廣屯田之規收中益之利以厚儲
蓄庶武備無缺而外患有防凡此十者皆今日之急務所

以昭格上天致太平之慶者伏惟 聖明裁之

卷 聖躬勤論政博考義疏

章論

一卷聖躬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身之本在心大學曰心正而後身修以身為天下國家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天下安危繫于君一身身安則天下安天下治亂出于君之一心心正則天下正欲安天下必先安身欲正天下必先正心此二者當急之務也臣恭惟 皇上身乃 天地 宗廟 社稷之所付託天下華夷臣民之所仰望 宗祖列聖萬年之基業在是聖

子神孫萬世之統緒在是誠不可不保養而所以保養之者莫切于遠聲色也昔唐太宗欲納鄭仁基女魏徵諫止之憲宗恃教坊使稱密詔選良家女子納禁中李絳上疏乃悉還之文宗取李教女入宮魏謩諫而出之此古之忠臣愛君必拂其邪心防其嗜欲置君于無過之地正心以爲安天下國家之本使天下莫得非議也伏望 皇上思天地宗稷付托之重念天下臣民仰望之深宵旰憂勤日夕惕厲以安天下而於深宮之內遠聲色退聲樂以保養聖躬誠以帝王一動一靜天監臨之天下知之史官書之以昭示天下以戒監後世不可得而掩也一勤論政臣聞

君上臣下固有天壤地卑之分然亦皆股肱則有同心一體之情故於退朝之後便殿問答如家人父子相親於一堂之間非天地懸隔迥然不相近也故堯舜禹啓成湯太甲盤庚高宗文武成康宣王之爲君身繫纓契伊尹仲虺甘盤傅說周召仲山甫尹吉甫之爲臣或都俞吁咈而規戒于朝廷之上或謨明弼諧而陳論於堂陛之間或君告臣而曰予違汝弼無面從或臣戒君而曰同遊于逸罔淫于樂上下之間更相告戒故能贊襄治化而致雍熙泰和之盛以爲不如是則君臣上下情不交孚而治體民情莫得而知也我朝 祖宗列聖之於諸臣嘗命左右以備顧問或於大誥首著君臣同遊之篇或於 勅諭而有旁招俊乂之語伏望 皇上以歷代帝王及 祖宗列聖爲法每退朝之後許師保尚書諸大臣及六科十三道五品以上更番於便殿以待顧問各條奏事宜必言救時急務如此則足以明四目達四聰而於民間利病無不周知矣一悼孝義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於邦家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源天子之所以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孝弟而已矣故大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周文王事王季一日三朝漢高祖五日一朝太公文帝

皇明疏議輯略 卷二

侍薄太后疾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是孝之可法如此唐玄宗初即位為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殿中或設五帳與諸王更處其中或置花萼樓召諸王同宴是友愛之可法如此臣伏望 皇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而修問安親膳之禮是即履舜周文漢高文帝之孝也臣恭惟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與 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 皇上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 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被留虜廷管 詔旨傳位於 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也 陛下尊之為 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幸

而奉迎還宮是 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上皇為陛下同氣之親兄 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雖為二其實一人况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旦 幸南宮率群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敘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之道則國家天下之福萬世帝王之法也臣之竊觀北極五星明大則吉以臣觀之是獲 中宮之象而位不虛也成以皇后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今茲 詔冊妃汪氏為皇后以厚大倫之原是以正位 中宮而孝敬勤儉之德已聞於中外矣又 詔冊世子母阮氏為 皇后是固所以

正大禮明彝倫而中宮之位久讓而弗居也不意 世子之近臣民莫不痛心此事既往固不必言矣然而 中宮之位不可以久虛伏望 皇上復 后汪氏於正宮則皇子大本不期而有六宮儀範不期而正國家之風化之原自可表正四方流傳萬世矣至於 皇上推念同氣猶子之我語 沂王復居儲位以候皇子之生如此則五倫全備而和氣充溢於宮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 天心自向災異自彌而胡虜不足平矣

條陳時政疏

尚格

一寸正心術天下之道二正典邪而已自古人君崇正道者無不安享治平之樂惑邪教者未有不致危亂之憂載諸史冊歷歷可悉仰惟聰明聖智豈不知所決擇而頗留意佛事非誠信之也然外人聞者竊以為議謂內府一次修齋街市一次播擾中間委曲誰敢直言伏望戒去內府修齋如遇節令止於在外寺觀舉行可也二曰謹命令夫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近來聖旨行於光祿寺內府各衙門者傳奉不一政出多門人得詐偽將來之弊有不可言伏望今後斟酌事體可否如有可行必令司禮監官傳旨庶幾命出於一而事可稽三曰親接見夫君天也臣地也天地之氣交則為泰不交則否往古事舉不敢放棄惟我

人侵耗如哈密等處番人來京俱帶玉石被細人誘引先
將次等者進貢存留一等者在後計囑舖行多估價值又
番僧授職在彼土官管事者例該給與印信使鈐束撫化
鄉人近來近京開住者往往自都綱禪師陞至國師佛子
法王等職一紙給與金印圖書前任所給者悉自收留其
有病故所遺者彼弟人等亦擅收藏及後承襲又求造給
侵耗貨財乞 勅甘肅等處巡撫等官今後哈密諸番來
京帶有玉石青令通事詣曉玉石之人辨驗第一等者計
數封號裝盛送京次等者許其帶盤費其餘悉令在彼
皆帶番僧陞官印信止許留見在者其前任及病故遺下

續修四庫全書

印信合令查取不係本土管事官員悉奏發遣如此庶事
體得宜財無妄費經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蓋人君一留
心於玩好則下人旁搜遠索而貢獻者其弊將不可勝言
矣洪惟 皇上即位之初不急之務一切停止玩好之物
一切罷去天下臣民莫不稱慶近年廣西雲南等處有貢
奇花異卉珍禽奇獸珠寶石金銀器物蓋此物必取於
民不取於民必取於土官夷人之家本一物之進必十倍
其直暴橫生靈激變地方莫此為甚况水陸萬里人大轉
運不勝其擾見今安南小國敢肆抗拒漸有內侵良由有
以召之也伏望今後除常貢外其內外之臣敢有以玩好

之物上進者治罪不宥則上下綏靖而無擾其於安中
國感格遠人之道燕得之六臣聞宋臣蘇軾有曰天下治
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得自達臣不
敢遠引前代代惟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文武群臣
以及軍民臣僕諸色人等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
說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與之官或給之賞其不中理
者亦置而不問故當時雖閭閻細微之事無不周知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直言無隱 皇上之心即 太
祖高皇帝求言之心也近年以來人多顧忌不肯盡言豈
非聽言之道猶有未至者乎望明 詔在廷文武群臣

續修四庫全書

凡政治缺失悉陳以聞善者俯賜聽納不善者亦不加罪
如是則言路開而下情可達矣夫刑者聖人不得已而用
之苟用之不當必致陰陽參差妖孽滋興可不慎歟仰惟
皇上嗣位以來凡遇盛暑必下詔寬恤于京師或值災變
遣官詳審於天下慎刑之心蓋與古者廣濟好生之德同
一揆也然自成化八年遣官詳審於天下迄今將五十年矣
夫以京師之內一有冤枉今日告鳴明日或可得辨彼
天下之廣萬姓之繁中間冒罹刑憲者不知有幾其偏州
僻縣隔離上司豈無經年含冤死於刑獄者乎此在 聖
明之世不能不為之惻然也合 勅法司詳選請練刑名

老成官屬分投前去會同本處巡撫分巡理刑官員重加
 研審務使情真罪當輕重適中以免冤抑古者力役惟取
 於冬蓋以時節人力也有周先王營宮室而施藝鼓綏工
 之仁建靈臺而有庶民勿亟之令故者脩建東直門城樓
 并各處城垣所以壯觀京師隄禦內外之意既深且廣雖
 愚夫愚婦莫不悉知以故軍士萬衆一心子來無或嗟怨
 伏望仰體先王營建仁心審察今日此作緩急除城樓城
 垣所當建外其餘不急之虞悉令停止臣等又見往年西
 北榆林一帶糧草最難供給當時預借陝西山西河南三
 年租稅起運每草一束用銀貳錢米一石用銀一兩或兩
 半若輸納本色上下山坡展轉溝壑不勝勞苦今無事之
 時若不早為預備一旦虜入河套復迫前跡民何以堪迺
 日廷臣常議及此臣等猶恐所司奉行不至合 勅戶部
 查算彼處各堡糧草實數每歲可勾幾時之用該有兵動
 可贍多少人馬如果不敷作何措置或比較屯田子粒採
 打未完草束或開種蠶引招商上納草束米豆或將廢糧
 積蓄糧草量起人夫加意撫恤以漸轉搬赴邊收貯或將
 在官贖罰銀兩運赴彼處起時收糶糧草上倉及其他長
 策務要一一舉行具密奏母得視為泛常其遼東宣府
 大同雖未經用兵亦宜查見在積蓄之數務令邊鄙克實

朕不臨期慎事至如遼東拜山海關喜峯口古北口一帶
 邊方去京師密邇往年朵顏三衛為我藩籬雖有鼠竊狗
 偷不為大患今此三衛既被肅都魯華服為以彼之強從
 此鄉遠來犯我邊則京師不得安枕况居庸迤南至紫荆
 等關口尤係京師切近屏蔽雖有御史巡年點閱緣承平
 日久未免忽略合 勅戶部奏遣歷練臣工分投前去會
 同各總兵巡撫守備等官赴今無事之時將各邊城垣口
 逐一查視該脩理者即便差撥官軍分工併力深濬厚築
 以為經久整點墩墩修葺堅固以便哨望其有城垣坍塌
 兵器損壞人馬瘦弱不堪備用去處俱要即時脩補緊要
 之處合添人馬亦須斟酌多寡奏請選集聽候有警應用
 不至緩不及事臣又聞得永樂年間征取交趾郡縣其地
 天下大一統而無外其後守鎮非人不恤夷情遂至激變
 失陷地方再不可復今兩廣四川貴州雲南俱係邊遠之
 地設若任用非人一旦有警軍旅存此糧運不繼欲天下
 無事不可得已其雲南地方與安南尤為切近而蠻夷土
 官衙門易生事變不可不為深憂今兩廣四川貴州俱有
 巡撫官而雲南宜應獨無合推選剛正有為智識超卓大
 臣一員巡撫其地凡利有當興弊有當革悉與鎮守等官
 處置施行各務要安靖地方毋事向徇有負委任

政治終始

彭韶

昔唐太宗特魏徵獻言有曰 陛下志氣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示嘉納至今稱爲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初足矣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之多然臣子之虞心無已所望於 聖明者不止於前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宮特詔天下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於皇妃位下或加東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 先帝時后家相準此正家之禮未終也悠悠萬事惟此爲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亦爲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

至明若俯念四海爲家之義以時裁正俾私倫攸敘則陰陽不調災害不彌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則得所請輒從此嚴防之意未終也夫貴近之臣人所畏懼人預外事使成輕重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守立爲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已成化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鎮守公差

諸人爭求環異以克 進貢海內臣庶皆有懷心茲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大明三年以前例行此持儉之德未終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庶而民足今剝取軍民之財以克貢奉之名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恩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遠方多事內郡流移而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保傅寺監衙門多以兼掌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

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馬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 恩寵哉此用人之道未終也自古平治天下責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也賢而後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臣幸甚

時政議

蔡清

治病者必求其致病之由然後藥力之施得其地而病可起不然藥物千種所投泛漫無益於疾也近日彗星之異天道玄遠固未可知其果爲人問何事而見然以目前之事計之或者夷虜之勢方張而吾所以禦之之具無一

一第... 6

可伏天之意其為此耶出謂此病症也非病源也數十年來上下安然危紀綱日以廢弛紀綱日廢則士風日弊士風日弊則民力日屈民力日屈則國勢之危隱然無形歲役一歲如種在地萌動有期雖使無邊場之警亦將有境內之憂故今日急務在朝廷之紀綱其次在邊境紀綱既振朝廷既正疆場自固夷虜自服矣何謂紀綱不振愚姑以耳目所及者言之前歲清寧宮災皇上躬自脩省又誠諭群臣各陳時務得失於是兩京科道官請以皇上所得小廣所受朝士賄賂簿籍按行黜罰而更賢共理此固亦脩省之大節目也而中外臣僚徇情為已

曲相彌縫竟使皆得無恙縱以人衆為疑亦當去其太甚奈何論所指曰其為姦之首其為佞之魁而乃晏然朝端至其所貶遂以應天變者僅言事御史胡獻一人耳即此一事皇上所親目而切齒者臣下猶能巧計彌縫如此况其他可以游詞浪說眩惑於萬里君門之外者或愚雖不能悉舉抑亦無待深言今日紀綱之廢弛一至於此士大夫風俗安得而不壞乎故一波動萬波隨謂罪皆可以計免何用惴惴懷刑謂功皆可以權得何必孜孜從事苟可以利其身赤子之填委溝壑不暇恤也苟可以利其家君父之大事所繫未暇顧也但非大姦大佞其實至惡至

凝士風如此民力之屈尚忍言哉今士民之貧者無立錫之地而宦官斯養宅舍擬於公侯金銀動以萬計此皆為民膏血所萃也朝廷錙銖而取於民以為士馬之資者乃多冗於庸將之家轉運於權倖之門於是兵弱不能衛民虜騎一至而邊人身家一掃空矣諸若此類愚亦不能盡言也意今日國中之虛實四夷亦當知之過半矣甚可懼也抑豈惟四夷為足慮前世草莽間英雄往往乘間而起而士風弊則人才之民力屈則兵力弱今日天下大勢皆然故謂備禦之具無一可仗也其可不汲汲及時振吾紀綱以揀藥之乎夫賢者必用不肖者必去有功必賞

有罪必罷此紀綱之大機而朝廷之所以為朝廷者也嘗在周世宗以蓋世之雄舉中原百郡之兵而伐南唐宜若無事於再舉者而乘輿三駕首尾四年僅得江北而無全功何則當時南唐僅能持其紀綱也如叛將朱元之妻搆密使有文徽之女也文徽以寵臣故表乞全其女命唐宰相曰只誅朱元妻不殺唐家女當時無有能以巧計彌縫之者故國雖弱小猶能支吾大敵焉况以今日堂堂天朝幅員萬餘里萬國無二尊曰兵曰財色色皆可辦者惟紀綱朝振則國勢夕張矣不然地大不足持久安更可危也當宋元祐間朝廷相司馬光而黜章惇蓋章熙豐弊

政遼人聞之戒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
隙以此觀之中國動息四夷無不知者其可自廢吾所持
以爲夷狄利哉更以周世宗高平之戰觀之纔一按誅敗
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勢遽赫然改觀於俄頃之間自後
百戰百勝率如破竹之勢則紀綱爲國之命脉舉四肢貫
百骸至重而不輕也明矣若夫紀綱根本所在則又在於
人主之一心故心正則百事可正理明而後其心可正講
學而後理可明學必正學毋徇於文藝之末而後有明理
之功其指要不外乎真氏大學衍義一書所言矣嗚呼此
一書者直聖學之寶藏也人主不但當以日講經筵九深

原講輯卷之三

五

宮燕居之際終食造次之頃皆當時時訓服不少遺忘務
使其言浸漬融化於一心之內而時出迭見於應物之間
然後爲有得而天下事皆可無俟多言矣不然安得事事
而爭之目目而正之也哉此雖書生之當談其實不易之
至理蓋不患夷狄之不服而患 朝廷之不治不患萬事
之不理而患君心之不明今日兵備廢弛而邊境爲危甚
其當採爲尤甚急蓋 朝廷養兵本以制敵而今多役於
權要之門 朝廷給財本以養兵而今多落於權要之手
氣勢不振於未戰之先威令不行於方戰之際功罪不明
於既戰之後我之虛實既素爲敵之所窺敵之虛實益足

爲我之所畏今欲救之糧賞宜遣朝官以頒給不必悉關
白於將領私役宜專委官以防察無事則寧志之逸遊非
親得傳於矢石之間者不得冒功宜從兵部報效試中者
乃遣之一或敗事於旗鼓之下者不得逃罪宜委方正官
員紀功者并察之然其要在於將帥之人品不凡人品不
凡則無事於防察以妨其權其機在於朝廷之紀綱振舉
紀綱振舉則自將帥以下無不用命昔儂智高舉敗官軍
矣一用狄青爲總帥而南方遂平於旬月之內周世宗始
敗於北漢之誅敗將何暉樊愛能等而兵遂無敵於天下
唐帥師討淮西之兵不用宦官監軍而用裴度臨督一舉

原講輯卷之三

六

而事定蓋同此將領同此士卒同此器械同此糧賞亦在
乎所以用之者何如耳此非經世之大本似亦採時之急
務也

培養聖德疏

查懋

伏蒙分命史館各賦煙火等詩以爲上元玩樂之具臣等
竊議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
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于後世方即位之初首
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通有停不急之務與民息肩又
開言路凡 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
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 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

言而遂復節令身舉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
頃因災異 勅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
耳聞未嘗不稽首稱頌以爲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
禹湯以來未有也在彼者既皆所不爲則燬火之事決
知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者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
下欲極孝養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手
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祝 兩宮母
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
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燬火爲樂哉况今兩廣蕪靖四
川未寧遼東雖已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
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
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
悉舉生靈救救張口待哺難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區區之計
無所出可爲寒心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此正 兩
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爲此也
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口供奉文字然節使
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和
蘇軾之教坊歌詞以爲之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
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 陛下臣等叨與翰林請對六
經師法孔孟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

疏議輯覽卷二 七

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古之帝
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
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待肆之
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
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
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
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天理人欲不容竝立若曰上
元之樂乃微事耳燬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 聖明
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人曰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若如此一事廢常事新之念起則他日之甚於
此者將無不至且添器之作何損於德而弊則止之旨酒
之甘何害於事而出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著而漢文
則已之彼聖賢之若何汲汲於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
可長故耳伏願 聖鑒之誅採蕙菀之語將此燬火等事
一舉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祝民如
傷爲大舜之聞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
民當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實宗社生
靈之大幸也

疏議輯覽卷二 八

正君心以培治體疏

李臣

切惟天下之治在於君心之正君心正則萬事理矣 陛下嗣守太寶二十餘年資鴻儒以為輔延史臣以進講其於正心之說無不明而念慮之間亦無不正矣但人心易私道心易昧操之以私攻之以欲求有不善其真而失其正者况一日萬機心不能定事何由理 陛下欲求正理先辟邪心如神仙佛老之說燒煉脩養之術私外戚納女謁聲色貨利奇技淫巧之屬皆 陛下素所游惑者也加以宦官宮妾左右近習有欲苟慕富貴欲使身家而誘之以蕩上心逢君意則以物交物以非遂非心能正者嗚呼幾希自今 陛下務養心以正制心以禮異端絕而不談

疏議類稿卷三

九

併煉置而不講聲色非理不可通也貨利非義不可殖也外戚不私女謁不行奇技不尚淫巧不作而便嬖倖臣擯斥之驅逐之日進儒臣講求治道大開言路款納忠良然後此心不為彼所動而正大光明之體不失矣以之宰萬事制萬機無不可以之體庶職福泰生無不可由是可以用澤天下而齊裕後世矣故臣以此為人君當脩之首務也其曰為國義以親宗族收宦官以重任使借名器以杜僥倖絕珍玩以遠盜臣別賢否以隆治效撫流民以弭大患恤畿民以固國本整選備以回藩離納諫臣以施實政皆正心之所推也

論知人安民疏

李承勛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易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聽或不能無蔽也民易為而不安乎守令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 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效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為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料差一日重於一日又嘗察之閭閻軍民一年貧於一年上澤雖布而不

疏議類稿卷三

二

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 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 旨蠲免稅課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 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為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 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為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恩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 皇上特降 勅諭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便朝有善政必必於民有隱情必達於上天下之官屬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屬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為即為之而毋以利害為念有當舉即舉之而毋以強禦為畏事有當言即言之而毋以觸犯為虞則所謂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者庶幾可冀至於兩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 皇上求言求治之心芥牛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略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候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陳善之遠圖於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無不盡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賢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頹而起其惰恐無功於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卷之甚難而折之甚易敢言敢爲之人利於善良而不利於姦惡

疏議輯略卷之二

三

利於公朝而不利於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於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取言之氣挫言路暫閉而復閉矣撫按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違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絕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奏充罷黜以爲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

解以卷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於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即 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於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即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於脩己以安民脩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爲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 宸聽不勝兢業

永保天命疏

李文祥

切惟帝王爲政恃權與法權貴一不可使近習分之分則政出多門而禍亂作法貴立不可使小人玩之玩則心無所忌而僭奪與權分於上法玩於下雖堯舜爲君稷契爲

疏議輯略卷之二

三

臣徒弊精神何益治理恭惟 皇帝陛下英武夙聞仁孝懋著 祖宗之業在此中與帝王之治由茲再造然舉不無由舉張往事難追多言徒咎臣謹以切於今日者昧死爲 陛下言之且 祖宗立六部三法司設內閣學士分理庶務參贊萬機任專責重無掣肘之嫌事齊書歸無城狐之托治隆俗美職此之由頃者在位多廢人權移內侍賞罰任其喜怒禍福聽其轉移仇視言官痛加摧挫公行賄賂濫授冗員向順者則交相接引驟至超遷違忤者則巧爲譏謗遠遣宵旰遠朝野寒心道路側目孽諸身之疾病

正如心腹之難疽釋此不圖終難言治伏願 陛下密訪
 渠魁明彰 國憲謹厚謙畏者隨侍左右以供使令更
 宜博選大臣諮淑治理推心委任不復嫌疑如此則體統
 正而近習不得分矣 祖宗定大明律罪分輕重各有科
 條稽古定制服色器用罔敢僭逾善惡知勸戒之方貴賤
 異等威之辨故國制益專民志大定項者法司惟徇已私
 不恤 國憲豪橫有恃者罪必曲寬容弱無告者
 雖小嫌必深鉤鉅惠及奸究之雄養成傾頽之俗紀綱盡
 廢體統蕩然家俗王侯之居富室擬公卿之用奇技淫
 巧漸成上侵伏願 陛下申明典章使執法之官一遵成

憲皆律必徵蒙強罔赦廢臻實效不但虛文法立如此則
 禮度明而小人不致玩矣權一法立政事必新使無其人
 誰與共理帝舜垂拱而治尚賴五臣武王教化大行無吝
 十亂臣竊聞致仕尚書王竑孤中自許年力未衰尚
 堪効用南京主事林俊貴州思南府推官王純皆抱忠貞
 蕙優才識論其全德容有小疵要在良工固當大用伏願
 陛下起竑等置之公輔俊等列諸諫垣旦夕親其議論政
 事庶有裨補且人才難得自古為然若俗移人豪傑不免
 惟茲臣庶不盡庸愚位卑言出禍隨動先咎至故局促轉
 下之駒偃白籠中之鳥豈不思奮顧此牢形亦知過於尸

每於時勢蓋人雖下愚豈無顧義之心惟在中人
 不免有我之累能知愧負亦是名流樂其危奮斯為下品
 伏願 陛下明照庶務公察群察其間素分不才其心無
 恥同上營私違天害物者小臣則遂罷去大臣則宜遣歸
 少勵上風庶彰 國範餘可自新者一切賜以溫詔感其
 良心終始驅策以圖賢效不容退託而逃清議况上化下
 效捷如影響東方朔詭諧之臣以武帝為君力陳規諭守
 文化及隋之侯人至唐貞觀間亦強支持勉忠良之列
 人皆含靈惟其誘致既開自新之路必多遷善之人如此
 則位不才之官多稱德况古昔聖王懲設木自求誘議

言之縱非其情聽者亦足為戒何害於國遽欲罪之李林
 甫持此說以禍虐王安石持此說以毒宋遠近駭聞莫不
 驚駭伏願 陛下再頒溫詔廣求直言不阻奸謀益彰
 聖德使彼知人心之不可盡欺公論之難以獨掩聊示懲
 於已往庶事警將來且今言官跡其議論不無過激之
 偏要其心志皆出忠誠之切更願 陛下少釋嚴威輒加
 優禮言切而理愜者必引導以盡其情識寔而辭拙者亦
 含容以加其意諫諍無隱者褒其直而勿普其非猷謀可
 采者獎其情而勿亟行其策惟當斷以一心不必搖於衆
 口大率君子之言决非小人所利倘一問及必以前事中

傷如有嫌疑必賜片時引對上草茅新進稍無慙豈不自謀率爾狂想但思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吉凶休戚實相關隱默諛欺情亦安忍故不避斧鉞歷盡愚衷

陳言治道疏

賀欽

一曰卷直儒以講聖學臣伏謂人君之治天下欲求四海之治當盡為君之道欲盡為君之道當講聖王之學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者是也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其綱也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目也唐虞三代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者由人君之得此學也漢唐以下所以治不古若壞亂相仍者由人君不得此

疏

三

學也何則得其學則君道盡不得其學則君道乖此治亂所由以分也是大學也經作於孔子傳出於曾氏程子表章而發明之朱子序次而補註之西山真氏又從而推行其義實以經史無不備焉載之策簡昭然明白固無俟於後人之贅言而亦陛下已嘗講讀之書矣臣今復舉以為言者非不知陛下嘗講讀之蓋區區愛君之誠惟願陛下不泥於世儒口耳詞章之習不惑於鄙夫古道難行之言不徒講明之而實信之深不徒深信之而實行之篤循其分明之節目進其有序之工夫則大學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道不在方冊而在陛下矣夫如是君道豈

有不盡天下豈有不治哉是則今日之急務莫先於講學而經筵勸講之官所謂師友之臣尤當訪求真儒以充其任不宜苟以俗儒廁其間也所謂真儒者學以為己知而能行不事空言者也所謂俗儒者學以為人徒知而不行惟務口耳詞章之習者也伏惟陛下留神致察今日經筵勸講之臣其為真儒耶抑為俗儒耶果真儒也必能積誠感動開導有方涵養聖賢黜陟聖性開發聰明進德修業何憂聖學之不成君道之不盡哉果俗儒也亦徒備勸講之虛文無格君之實德其不阿徇逢迎諛譎面諛亦足矣尚何望其有補聖學之萬分哉其則聖

疏

三

學之成與不成君道之盡與不盡天下之治與不治一繫於經筵講官者如此則陛下今日於真儒俗儒之辨其可以不明而進退取舍之際其可以少差哉二曰薦賢才以輔治道臣聞帝王之為治莫先於求賢大臣之忠君莫重於薦賢伏惟陛下即位之初詔求賢才以弼治化此可見陛下有願治之盛心得致治之要道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臣敢不以臣所知者為陛下薦之臣先年在科之日接見廣東新會縣廩事監生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非記誦辭章之流實躬行心得之士有格君之德有經世之才是誠當代之大賢宜為主夫

之稱式臣在京師接人多矣未見有出其右者也成化十五年以來廣東左布政使彭韶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其才賢吏部移文所司以禮起送成化十九年三月到京朝見以身病母老陳乞終養蒙授以翰林檢討令其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迄今六載不知陳獻章前疾已愈母養已終與否伏望陛下以非常之禮起此非常之賢召之便殿問以治平之大道以觀其謀猷授以政事以試其才識若其賢果如臣言伏望陛下或任之內閣使然大政或任之經筵使養君德臣敢請不三數年而太平之治可必致也緣陳獻章作止語然絲毫不苟而

疏義輯卷一

三

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多嫉之陳獻章以知而必行爲正學而世之務口耳尚詞章者多嫉之陳獻章安於退處不求聞達而世之貪利祿好奔競者多嫉之惟陛下察納臣言不爲鄙夫俗儒之所惑斷自家事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使或陳獻章身病未愈母養未終果不能出亦豈陛下虛已受人使之詳陳其格君善俗之道與利除害之方陛下深信而舉行之是獻章身雖家居而其道則行於朝廷矣况其所知必有才良行修曉達治體者陛下下令其一舉之以克國用豈不足以贊聖道化而治隆乎哉大抵賢才之生無代無之惟在人君訪求任用之何

如耳苟求之以其方待之以其道則聖賢之才亦將出爲世用矣何患天下之不治哉臣更乞陛下再諭內外大小群臣悉心推訪各舉所知果才德學行殊常之賢或山林隱逸或庠序生徒或小官下職一皆以禮敦遣幸於京師依明道程子養賢之法置爲延英之院以處之豐其廩餼卹其貧乏以大臣之賢者典領其事止以應詔命名不遽進之以職凡有朝政典禮使之討訂使凡執政近侍之臣互與講論如學政則討論程明道之論學校程伊川之看詳學制如貢舉則討論朱文公之貢舉私議如經筵則討論程伊川之經筵奏劄必使今日之學政今日之貢舉

疏義輯卷二

三

今日之經筵一如程朱至當之定論以革近世浮華淺陋之習若然則與陛下近日納太學生之言行文公家禮於天下以革浮屠千百年之積弊豈不同一痛快人心也耶况此諸賢切磨日久德業益進陛下特賜召對以觀其才識器能則屢歲之間人品益分然後就其高下大小而任使之則天下賢才引類而進陛下德政之美雍熙之治端可比隆唐虞三代矣三日遵祖訓以處內官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內則公卿大夫外有州牧侯伯一皆遴選賢才弼成治道若內官之設載之周禮曰內小臣曰閹人曰寺人曰內豎紀其職掌不過正內人之禮事守玉

嘗中門之禁掌女宮之戒令與內外之通令而已未聞任
用奄寺於中朝外方使之典政本而掌兵權者也降及秦
漢而下先王道廢時君失政奄宦小人投隙而進竊弄國
柄傾危社稷自趙高亡秦以來宦官之禍無代無之如漢
之弘恭石顯單超侯覽唐之程元振魚朝恩仇士良李輔
國宋之童貫梁師成輩載在史冊不暇悉數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前代之失創為萬世之法內設五府六部
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六科十三道外設都司布政司按
察司府州縣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其內府監司局庫之
設載之御制皇明祖訓內官之條紀其職掌亦不過洒掃

職掌

卷二

供養并飲食諸物禮儀宴關防出入等事而已亦未有
干預朝政職掌兵權之制也其創制立法之善蓋與古昔
帝王同條共貫宜為 聖子神孫萬世不易之法奈何後
來守法少疎宦官倖進內而職掌天下奏牘得預大政外
而鎮守各處地方掌握兵權遂致內外交構竊眾多作
威作福盜竊政柄納賂招權齊官鬻獄文武將多出其
門氣焰薰灼傾動朝野引用姦邪排擯忠直以致士風頹
靡國體虧傷社稷傾危蒼生塗炭臣不敢遠舉片以耳目
所及近年害政尤甚者言之正統間則有王振喜寧喜泰
間則有舒良王誠天順間則有吉祥牛玉成化間則有汪

直尚銘梁芳陳喜凡此之輩方其得志之時正漢史所謂
迹因公正恩固主心中外服從上下屏氣舉動回山海呼
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三族直情忤意則禍不旋踵
是以或陷主虜廷身叛賊境或王易儲君禁錮南內或謀
為不軌賄易后妃或邀功起釁流毒邊徼或忤寵招權納
賂不貲或引用左道蠱惑上心或導進淫巧盜弄府藏此
其陷君誤國亂政殃民昭昭在人耳目者非 祖宗在天
之靈 上天保佑之至必有臣子所不忍言者矣茲者恭
遇 皇帝陛下遠邁帝王之制近守 皇祖之規准政之
初百度惟貞進賢退姦去讒遠佞奄宦之害政者屏斥流

職掌

卷二

故不使在側於以見 皇上真大有為之主也雖然臣於
是猶有憂焉何則臣恐 祖制未盡復病根未盡去一旦
發作復如故矣伏望 陛下深鑒已往之弊求絕方來之
禍渙發諭旨昭示中外凡今大小內官一遵 太祖高皇
帝祖訓九分職監司局庫諸門者各照註修其職掌未許
干預朝政一應在外鎮守監倉等項盡數取回蓋既曰內
官但應處內而乃布之四外名實不正莫此為甚殊非帝
王之制 皇祖之訓決當速改無可疑也若謂在廠訪事
內官可以發官更之姦賊各邊鎮守內官可以防邊將之
姦究此又不思之甚者也夫自古聖帝明王明四目達四

聽使天下臣民皆得進諫中外之情遂髮不蔽姦賊官吏自不能容庶政惟和兆民允殖曷嘗以訪察之權假之奄宦使之作威作福以害家凶國耶况其假公正之迹遂姦慝之私所訪察之姦賊常小而自作之姦賊常大所訪察之姦賊雖祛除目前而所自作之姦賊實遺禍於久遠倘聽生姦獨任成亂成化生問汪直之輩可以鑒矣各遣將官既有巡撫又有巡按九有姦究足以關防矣今乃處處設立內官果何益乎徒使姦壞兵政殘害軍民將官之賢而知兵者為其拘制當進而不得進當止而不得止往往有發敗之患將官之庸愚姦貪者則以賄賂相交結成

疏職朝各卷三

一

三

二

私黨肆為姦惡愈無忌憚蓋鎮守將官既賂鎮守內官而鎮守內官則常以良馬金寶賂其在朝擅權之黨類一有言將官之不職者則主上左右前後之人誰不為其幹旋其根愈堅其惡愈肆害擾黎庶不得安生刻剝官軍苦無所訴甚至隱匿邊機妄報邊功以有為無以虛為實欺詐朝廷致誤刑賞而莫有為 陛下言者畏宦官之勢重故耳使各邊無此內官其為將官者何所倚仗而敢如此乎縱或有之亦不待如此其甚而巡撫巡按之官已言於 陛下而罰之矣寧致壅閉而不得聞乎是則各邊內官歎以防姦而顧為姦究之地 陛下猶可以為心腹而

倚任之乎大抵內官類多邪惡雖千百之中有一二忠謹者然亦不可使之犯分以干軍國之政譬之婦人雖賢不可主外事君國使婦人預政家使婦人幹羈托鴉鳴晨之禍不旋踵而至矣內官婦人實同一理惟 陛下遵 祖宗之制而一一革之則天下臣民無有不歡忻鼓舞而歌詠 聖德者矣夫自昔宦官擅權敗國身家亦隨之今處之有道使之各安其分保其秩祿享其富貴永無殺身亡家絕宗赤族之禍是則非惟我國家無疆之福亦自今宦官無疆之福矣臣之此言上合天理下順人心遠不悖於帝王之道近不違於 祖宗之法 陛下於午朝聽政之

疏職朝各卷三

一

三

二

際試出臣章以示在廷群臣并請 太祖高皇帝御製皇明祖訓使近侍之臣宣讀講解則凡不私結內官而忠於陛下者必皆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速舉而行之也其或以臣言為妄者則是以天理不必合人心不必順帝王之道不可遵 祖宗之法不可守其為內官之黨 陛下可以默識矣若內官之中邪妄者固不可與言而平素忠義果有如呂強張永業者 陛下亦以臣章問之則亦必不阿其黨以臣言為是而欲 陛下成此大有為之聖政矣四曰典禮樂以化天下臣聞帝王之為治必以正風俗為先風俗善則人為善易而為惡難風俗不善則人為善

難而為惡易是風俗之善與不善實天下治亂之所由係也經云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三帝王治隆俗美臻於太和者由禮樂之得其正而天下為一也後世之治化陵夷風俗壞亂者由禮樂之失其正而紛亂無統也然則禮樂之教其正風俗之至切至要者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當治定功成之時制禮作樂固極其盛矣然由粗以入精因略以致詳不能不有待於後聖也昔文王以大聖之德百年而崩必待武王周公繼之而後教化洽於天下此亦理勢之自然也肆我皇上丕紹洪基之初遠聰明日聽納忠言罷黜淫屠妄誕之邪術舉行

疏議輯略卷三

三十三

習俗之弊則日新月盛子猶飲乳已加巾帽而昧夫童子之禮及其既長終於愚騃而不知成人之道夫少不修童子之禮長不知成人之道則不忠不孝靡所不至此冠禮不行之弊也聘娶之禮以庶民而上比公卿論財之風以中國而下同夷虜夫以僭越之心徇財利之誘則凡竊奪之事力可及者何所不為此則婚禮不行之弊也至若祀禮不修故雖縉紳之家莫不徇俗苟簡况於庶民小子豈知尊祖敬宗故為木主者少而懸紙燈以標題者多以禮祭者少而招師巫以惑亂者衆至若祀邪神於家禱淫祀於外棄父母之孝養舍當務之人倫者尤不可勝數此皆

疏議輯略卷三

三十四

朱子喪葬之正理真所謂守成業而致盛治之聖主也但初政之施方發其端而未極其備故頹敗之俗尚多仍其舊而未極其新且如異端邪術雖曰罷黜而僧道寺觀竟塞朝野者無異往時妖經邪說惑世誣民者尚如昨日病根未拔日當滋長矣喪葬正禮雖曰舉行而不可奉行

朝廷祀禮不修故無以定民心而一民俗也臣請以洪祀之當毀者試陳其一二如五嶽四瀆五鎮等神我太祖高皇帝深知鬼神之情脗合聖賢之道悉去前代封號之妄誕而仍復各神之本名一洗千載之陋弊求為萬世之成規奈何後來雖明詔昭然而陋弊復作如東嶽泰山之神但謂泰山之靈耳初非人鬼也春秋祭祀祇宜設壇立主以祀之豈可建為廟宇妄為形貌而仍用祖宗已革妄誕之號乎且又別為廟宇妄為夫妻不知又以何山為之配也豈非妄誕中之妄誕者乎昔季氏以大夫而祭之孔子尚議其僭竊何今之庶民小子賤盜媚淫皆得僭越

誦清而污穢之乎魯地如斯已為非禮况如遼東相去二千餘里亦為廟貌祀之名曰東嶽行祠夫山為至靜之物其神安有巡行之理且又塑為十代閻羅之形剝燒森磨之狀以惑亂萬姓使轉妄誕一至於此又如關羽之廟祇宜建于生長之方有功之處宜通祀于天下若以為關羽平生忠義可為世法則古之忠臣義士較功德德而遠過羽者多矣何獨於羽乃宜如此哉又如真武本為玄武宋時避諱改為今名玄武為龜蛇北方虛危星宿之形似之故因而名之今各處立為廟宇塑為人形別作龜蛇名為二將凡此等惑世誣民理當拆毀之淫祠普天之下不

疏議輯卷之三

三十五

知幾十萬數此蚩蚩小民所以棄祖先之享祀而求媚野鬼邪神廢父母之孝養而從事符章巫覡踵訛承誤習以成風歎民俗之善得乎若夫士子無廉耻之節官吏多奔兢之風商賈日至於奢華工藝日趨於詐偽此又朝廷禮讓之化未行也外夷回回之類久處中國者尚多不遵王化固守夷風道及師巫之流詭於正道者率皆聚徒傳法惑亂黎庶此又朝廷禮法之末一也禮廢之弊如此其多樂廢之弊尤為不少自朝廷之樂言之用於郊廟之類固皆太常寺之雅樂而古淡和平無可議者至若教坊司之樂其聲容節奏已非雅樂之比而司其事者皆無

愧耻失人倫淫邪鄙陋之徒建於三代之典樂者果用如此之人乎以如是之人作如是之樂用之於朝廷之上宴享之間其惑上心辱朝廷亦已甚矣尚望感人心之和坊四海之俗而成唐虞三代之治耶况其院本雜劇之類多淫邪戲慢之為所謂代變新聲妖淫熱慾道欲增悲者也豈非蕩人心壞風俗之尤者乎是皆唐宋胡元以來因循未革之宿弊也夫以朝廷之上根本之地而所以為天下先者如此以故法邪之弊不正之樂海內成風莫覺其失甚至高建戲臺飲錢作戲致使城中少長聚觀男女雜處淫靡民風亂俗所任官司略不禁止是豈

疏議輯卷之三

三十五

聖朝之美政耶又如京師及各處娼樂其流蕩人心壞亂風俗比之上所言之俗樂不啻百倍不識聖朝若此果安用哉且京師為首善之地萬化之所歸萬姓之所取則四夷之所觀瞻必標準立教化行使天下臣民一觀因光勃然興起若真內朝周而爭山之訟自息可也豈可設為三院以蓄淫穢之物而為天下之陋併耶况此等娼婦所服者莫非錦繡之衣所用者莫非金翠之器淫邪之聲響徹街衢妖豔之色照耀道路故雖文武官員率亦士子亦往往墮此陷阱之中况膏粱之子弟經營之高買游食之情民一睹此物隨風而靡庶耻既無容財耗盡上不顧父

母下不血妻子柔弱者至於漂流乞食死于道路剛強者
至於劫財殺人不良國法禍本不除積習既久後來之
禍可勝言哉且天子以四海為家海內之民皆為赤子
如養民則不可使一夫不獲其所如教民則不可使一民
不全其倫凡此媚俗尚為陛下之赤子也奈何以禽獸
畜之使其子孫永陷紫微之惡而略不傷憫乎恭惟
陛下有不世出之君為大有為之主奮然以唐虞三代之
教化為必可行以今日之極弊為必可革未為因循駁雜
之政所牽制不為鄙夫俗吏之言所遷惑於凡臣所言冠
昏喪祭之禮淫聲妖色之害與凡臣言之所未及或言之
有未盡者其詳載於大學衍義及御製性理大全等書
乞命經筵講官一一詳說使邪正之辨利害之分聖
心洞然一毫不惑由是祖法之所當申明者嚴令以
申明之家禮之所當舉行者詳悉以舉行之異端邪術必
揆去病根而不為姑息之舉淫邪祠廟必查審拆毀而不
為因循之政禮樂必在法行而必崇尚德教而使之行禮
法之未一者必嚴其改令而使之凡今俗弊一一痛革
則上自朝廷下達四海無非大中至正之禮矣若夫教
坊司之樂有未善者則求知音律之人而改作之院本雜
劇決可革者則等為定法而求其之典樂淫邪之人或號

令之使改行而從善或更易之使散處以為民京師及各
處娼淫原無夫者則盡令嫁夫從良原有夫者則不許仍
前淫亂使其務紡織以謀衣食督廉耻以全人理則淫穢
消除化為良善矣公卿以下祭祀宴飲之類朝廷舊無
頒降之正樂故人皆陷于世俗之淫邪今當次第制之以
化天下而於不正之淫樂一一革之則上自朝廷下達
四海莫非盡善全美之樂矣夫正禮雅樂自天子出如
此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風俗自美風俗既美則民心
自善民心既善則天下之治可與唐虞三代並美矣何有
不序不和杞程之憂哉若有謂世俗之弊積習既久祖
宗以來莫之有改今不可遽然革之則是因循苟且之論
而非善繼善述之孝也竊譬之治田畝者厥祖父載莖載
柞而未竟畝養材木者厥祖父誤舍梧楸而養檉棘為之
子孫者終其餘畝易其檉棘而為繼述之孝耶抑但因循
其舊而可以謂之孝耶此事理較然明著無可疑者若必
以承誤踵訛為孝則陛下於前日傳奉之官不必革左
道之徒不必問進寶玩者不必罰宦官之毒竊政者不必屏
斥而言官之黜謫者不必收錄矣豈理也哉由是言之則
凡當今之弊一一革之為是而因循不革者未為是也伏
望陛下斷自宸衷而決行之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保治疏

陳音

一日養君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祭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款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報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基於此矣 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 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

新編輯目卷之三

三十九

一

其可用者亦不多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為長太息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東沅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院脩撰羅倫編脩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學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陛下起李東沅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臺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 三曰削言路臣聞明目達聰度治以熙從諫弗拂殷紱由隆今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摺片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曹無等復

其舊職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害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欺蔽而邦家永享太平之祚矣 四曰闢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當今號佛子汰王者無上善可述稱真人者無片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濫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備造寺觀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新編輯目卷之三

四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

君道三

應詔上書

李夢陽

大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

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見人張拱深拱口訥訥不吐詞則目為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為善處是以轉相則傲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之密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嬰作官但愛屈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之廉耻則國無防佞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

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感而國危主憂此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今倉廩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陸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况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擅發其奸幸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念曰是必不赦不然且竄斥今數月矣猶聞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避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腹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

皇明疏議輯略卷三

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雖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爭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滅絕人類必成天地之和成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國無忌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耻大臣進虛福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某某某為無耻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

而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幸適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劑內官之權欲劑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為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絃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幾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十有十圍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

疏議輯覽卷三

一

三

二

三

滿三萬焉然其腰鞭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其軍家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驥四街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狠貪者也以富家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水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入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然之內兵又其尊掌之陛下乃何獨而不為之寒心

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當惟功今國營把總號頭等執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仰執非詭託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為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燭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奉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託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為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

疏議輯覽卷三

四

二

三

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遺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甫者不遷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費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秤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

是益又倍矣乎民日貧而歛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
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嘗降詔肯存問矣然薄數不減派科不肯稱頭
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
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日正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
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
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 皇親之家聽無帳光
棍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
也率給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為已有乃輒
遂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

疏議輯覽卷三

五

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千里之內家破
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豫非不費貴非
不極也乃祇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末如此是不
欲與國同休耶嗚呼亦甚矣昔者魯既焚孔子見之但曰
傷人乎豈計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
競畝者八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
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官失百姓連年坐勾攝轉相牽
聯妨廢本業就闈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
弱者轉而死況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
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較有之

所辦亦官租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為已有也今據勘
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量而不問夫王
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餘首之心傷陰陽
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悉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
勅戶部查嘉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
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收馬六漸者一曰匱乏之漸夫匱乏
漸者何也臣以為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
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悅
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
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

疏議輯覽卷三

六

誤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
而不足於是始有屯運之例屯運而不足於是始有內帑之
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
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上雖欲不匱焉可得
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
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為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
而聚於下公家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
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非造作者也造作動輒非以
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
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

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物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令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歛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為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為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悅首捧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

既議輯四庫全書

七

而愈于凍餓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百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劫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百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勢事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亡危霸者之略

有備無患聖王之政况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唯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為黜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眾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新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祿者祿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夫祿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

既議輯四庫全書

八

以風雷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耻名節之士遂寡且陛下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蕕汚並賞孰有為庶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怪此一官則所謂弊榜之藏繁縷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外與玩為之也夫外莫大于縱罪玩莫大于長奸昔者舜為天子替受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為為舜者但宜竊貨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為舜者不可私其親也

人王禮擅搶美僧貨物損奪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
所不赦也。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
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
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
今慢今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
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
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
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
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
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

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陛下獨不見梁
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
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拜觀請
額者陛下弗止也此又詔葺其圯廢臣不知陛下乃
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真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
肉粗俗道士陛下敬重之如神等爲真人又法王佛子
等竝肩輿出入珍食衣錦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
醜事扇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陛下神心睿姿
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
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求救於下邊報

未捷倉庫虛乏信如首國前道足以庇法足以祐陛下
何不遂一試之使天無息而致敬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
而陛下不察及聽其誘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日
賁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
禮水決則禮決則陵者高皇帝制親今日皇親
之家不得與政臣嘗伏讀嘆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
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也又考其器度田
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
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頒制禮以防之者
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陛下至親莫如壽寧

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
爲之防臣恐其潛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
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荼毒婦人女
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
旗勢如真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過大過則
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
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
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
杜漸剪萌之道也

陳言治道疏

章懋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 憲祖以成化紀元 先帝以弘治紀元乃寔其為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今皇上以正德紀元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也哉臣敢摭一得之愚以為新政消埃之功其一曰勅聖學臣聞明君以於學為急聖學以正心為要若堯舜禹湯文武之聖商周成王之賢莫不孜孜於學文設師傅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諛喜以潛格非心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諠碎亦莫不然洪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

擬議輯覽卷二

二

二

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臣之進見有時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經筵之外時召師保侍從文臣講論經術咨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積習既久化與心成則施之任人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垂繼人之志蓋述人之事而夫子稱其達孝孟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

子稱為難能則為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跡湯武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德成康其盛德大業所當繼述者 先帝在位之日尊養兩宮備極孝敬親任大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罷工役而止言獻放鷹犬而出宮人不施聲色不事遊田皆其事之已行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議撫恤之宜以鹽法之廢弛而求拯弊之方清查禁軍以革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為所宜繼成以終其志其纂脩會典則欲舉舊章而見諸施行脩通鑑則欲考成敗以為法戒尤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

擬議輯覽卷三

三

三

是為又掌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置諸座右日與大臣講議舉其彞典而施諸今日則為能繼述之道矣三曰謹大婚臣聞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傳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娶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閭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婚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舉而考教之蓋王化之始萬福之原

選之不可不精教之不可不預而禮不可不正也伏望
陛下上思 天也宗廟之心也萬民之望也計之於內
圖及該部大臣等皆出此諒陰之時苟或相立
之則使事有礙矣其有欲求事將時者皆
本 陛下之旨中使之親法也倘使師傳之貴備
德功各之若輩用通之而陝國史之成也實生也
職 旨約之也倘使師傳之貴備德功各之若輩
必有圖明勳也倘使師傳之貴備德功各之若輩
六宮之內也倘使師傳之貴備德功各之若輩
之小也倘使師傳之貴備德功各之若輩
人君所以致勳天下者在乎詔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
教天之下莫不從聽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
下有謂國家財賦有限而議裁成文武定食之員又裁取
各門及分軍各處於國用又謂鹽鐵為國用所急
不許勢要之家割占之也倘使師傳之貴備德功各之若輩
利而治以重罪又倘使師傳之貴備德功各之若輩
凡此數條天下聞之莫不歌頌 聖德遠矣已甚月矣而
詔書所載者蓋多矣制而不行何以取信天下乎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其虛而虛假勿以變
嫌而姑息從群臣之言而治不奉詔之罪則法行自近澤

被生民矣五日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
常之變以警勸其心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
雲漢之雷莫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于為念成
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
為祥我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亢旱故嘗戒膳素食
官中皆然而免民之田租素服徒步詣山川壇設薦廟畫
據十日夜出千地三日而大雨霽足又嘗躬親百神而曰
苟有罪責宜加朕躬母為民災其罪已脩德如是故能開
創大業聿致隆平今 皇上即位以來星之示變雷雨為
災天鳴于四上地震于南京而陝西又有災傷之患豈非
天心仁愛乎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聖祖先以側
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已求言之意敷告下土凡
用入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庶幾精神清通和
氣感存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急大本國治安疏 楊一清

近因賊臣劉瑾竊弄威柄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
發其罪狀誅滅黨與刻條免穢復累朝之舊章弭群黎之
疾苦天下莫不歡欣鼓舞以望太平奈何積暴所加民疾
未瘳餘烈所孳妖孽肆行盜賊迭起將及二年兵革不解
民困益甚 陛下又嘗采納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

安省從蠲賦寬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賅貸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即今師老財耗公私俱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屍積血殺人如麻戎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事勢至此極矣况上天示譴不一四方告變無特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謹庶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為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為

疏稿四卷之三

十五

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辭臣百司賴時一觀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伏俛無依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窮苦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聞於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願昧爽視朝今諸司照舊奏事收權綱決壅蔽示百官之承式回萬方之視聽古者 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天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興常幸豹房駐宿累日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是雖安不忘危顧亦將帥之事非宮禁所宜無以安宗廟神靈况今前星未耀震

位猶虛而乃殫力於擊射耗神於馳逐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歲之嗣則其心為之惕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伏願高拱穆清深居禁密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濕離不輕之所以消意外之慮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講期甫臨輒聞報罷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諸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姓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伏乞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脩聖政以守

疏稿四卷之三

十六

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大本臣之庶政末節各有司存自當隨事納忠以圖補救上以承 陛下之德下以垂子孫之規近以慰 陛下之憂遠以答 陛下之望而實宗社萬世長之福也 臣聞救然則其言可相其言 陛下不能不聽唯若之節聖之事其詳必從容而論之其言必可聽而行之何者其言誠迫而其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事果有關於治忽安危為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諫豈可自護泛濫甘為容默哉臣待罪近畿竊聞 陛下近頗

聖治如神也

劉玉

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又聞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諱伏竊懼二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託託之言陛下必聞之矣劉瑾等佞倖小臣凡其巧術皆不過按陛下之笑而已而不知精神氣魄聰明妨政理術極多矣願命大臣以輔導為職而後去之此其重也陛下弗察願不為於彼而必於此狗彘之類樂輔逆臣違先帝顧命之言遂肆等恣肆之計此誠天理人欲存亡之幾國體治亂安危之繫臣切言職此而不言無復可言者矣昔者孔子為魯司寇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休儒戲而前孔子進曰匹夫突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御史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今吏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瑾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國事日熙不可不謹抑臣有深憂于此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輔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閒則論議安所顧問燕閒誰與若乎必將逸遊命數佞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諍諍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况今災變頻仍甚者

白虹貫日雷振殿庭慧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證諸人事默繫匪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修胡寇日肆夫以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克己從人若乃厭老成而喜佞職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棄其轡車將傾而舍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且天下大器常以衆君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不叩首丹陛以回陛下之聽也伏望陛下體天人歸與之重念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非之實將瑾等擊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遷資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逸遊完養神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先帝以慰災變自消海宇又安皇圖永固陛下壽同于軒轅名齊于堯舜誠宗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六事疏略

劉五

一端治本臣聞身者治天下之本也大學八目之詳樹之為要中庸九經之大叙之惟先聖賢之所相傳不外是理陛下出震御天新服大政上馬帝王之統緒祖宗之業崇下焉聖子神孫百世之繼承四海九州兆民之仰賴

萬幾三重萃於一身苟隱微之際一有忽焉理治之幾分矣可不謹哉伏望 陛下以聖賢為師親近儒臣講求其說心之所存若對上帝已私必克天理必充燕閑則觀經書以知義理觀史傳以知法戒勿使逸遊得以妨功勿使技玩得以奪志勿使邪佞得以惑聰勿使奢慾得以耗神氣遇事則按諸理法而應之勿以喜而徇物勿以怒而加人一日二日兢兢弗怠如此則 聖德以成治本端而乾綱舉夫一清化原臣聞宮闈之德風化之原也故有太任而後有文王之聖有邑姜而後有武王之賢周南始於關雎而終於麟趾良有以也 陛下方議婚之年而遭大

臨職輯各卷三

九

戚孝心純至必不忍於舉行然宗嗣所關遺詔詳切選擇之道亦不可不先議也竊見前代冊立后妃或取諸權寵之宗或取諸寒微之姓殊不知權寵所基驕奢必作寒微所起鄙吝或存如漢之呂霍梁竇唐之張良娣宋之劉美人有可鑒已乞勅禮部遵奉遺詔於內外清白良善之家旁求有德若干勳戚近屬及商賈庸流不許預選女德難知則察其父母兄弟家教難悉則質諸邑里親隣必其德淑足稱母儀然後儲奉近宮早親傳姆啓之以義理則之以禮節候 陛下終制入正中宮其於聖德必非尋常之助也抑 陛下春秋方富而 太皇太后年齡已高臣尤

聖 皇太后體 先帝奉親之心推古人從子之義內修閔教外資治理申戒外戚務遠利權如此則將來有所則效化原清而坤道順矣一親大臣國家建官之制做於成周外而六卿分職以率其屬內而三公論道以經乎邦列聖相承用臻至治由乎統紀密而責任專也茲遇 陛下繼統之初尤宜委信咨詢以資治理然乃闕然弗接逸然弗通指揮已布而弗知諫諍雖入而弗用如此則 陛下安所倚畀而大臣亦安所効其忠乎臣又觀近日以來勅令之行或尾於後詔旨之出或改於初如外戚之餘鹽

臨職輯各卷三

十

而復改非旧之取索已禁而復開是豈 陛下之自異其言乎蓋必有自矣夫明良相遇至治之所由成聽任或偏私謀之所由迷也伏望 陛下念宗社之重公委任之心內閣諸臣 先帝所倚托者也宜日加詢訪以盡論思一切詔令指揮悉關議擬府部院長亦宜不時召問有所建白省覽施行庶幾私弊以革政理以通而陰蔽者開矣一願庶官官之有職猶男之有耕女之有織也一男不耕則家以之飢一女不織則家以之寒庶官不職天下何由而治乎竊見今之居官類多昏庸苟且臨政之剛大之任居屬察忠益之資承流者愧於旬宣親民者病於撫字至於

不遇則刻在卒而已其端之者百不一二馬姑
以一事一端言之其端軍矣嘗聞邊備失而軍
馬之備卒於不充其則胡虜內侵幾逼畿甸猶曰倖倖
奪去而莫展一籌其他可知已臣待罪言官天下日弊而
不能言之而不能行不職甚矣夫豈敢妄言以些人直
內省知咎問其策勸以盡厥職爾昔人有言半信無直言
取諫之士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方今承平效職為易
而且不然萬一臨難孰能塞難躬以濟國家之事哉乞
勅吏部嚴考察之方明黜陟之典破雷同苟且之俗興突
諫官之風仍行在內各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各察所
為而激揚之使無職感知所勸則庶政無不理矣一擇內
侍昔者明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故君德隆而政教美後
世外臣味於拔見春風而閉者不過內臣而已親密則情
易狎漸滑則習易移 陛下英年初政可不慎於斯乎乞
於近侍之臣嚴加遴選勿以趨事為賢而棄老成勿以阿
意為忠而疎正自此誠養德求治之要不可以為近而忽
焉者也臣又觀國家內設各監外設鎮守等官其任至重
但員數既廣資性不齊羣公者固行之而玩法者亦不少
矣且 陛下之法受之 祖考貽之子孫所以御萬國而
制四夷豈謂即位之始先自玩於近侍之臣乎伏乞 陛

下嚴加戒飭奉公者進之玩法者退之使內臣先知所警
則遠之天下無思不服矣一揀外夷我 國家攘夷狄之
功有光於中夏有光於萬古帝王疆場晏然百三十年干
茲矣近者將臣不戒殘虐陸梁朝廷肝食為之命將遣師
僅得遁去然皆宗社之監朝廷之禍而非將士之功也夫
倖不可屢僥安不可久恃明者防未然況已然乎蓋虜自
土木得志繼而瓦剌讎殺失其故巢數十年來遂以近邊
為家燬則東牧接於桑榆寒則西歸駐於河套故當夏侵
宣府秋犯大同冬寇陝西之境如仇賊寓我維藩其覬覦
之心帝肯一日已乎近者大同宣府之敗危可寒心將死
軍逃人畜殫盡萬一近關不固則京師之有背危矣此其
攘之之計當如拯溺沃焚竊恐議者以虜去為安而不虞
其至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不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乞勅兵部轉行各邊巡撫既歸急圖戰守
勵士馬修墻濠張斥堠遣間諜添募土兵以資全力而審
地利以俟後功旁虜可誘則誘之以疑其心被驅之人可
招則招之以披其勢別有奇策以次舉行至若總制之設
宜及無事之先巡撫苟以國事為心亦何嫌於共濟副都
御史雍泰原任邊陲人皆稱服僅加委任假之以權必能
倡率各邊以攘虜患攘之之道非必如馬邑之設謀衛青

之度漢要在謹其入驅制之以術銳則清野以老之怠則
奮師而致擊但使懲創勿為窮追如李牧之守雲中斯安
邊之長策也然京師天下之本武備志所當先承平之餘
徒為文具軍士困於科役而逃亡者多將領出於營求而
忠勇者鮮近該廷臣建議博舉將才清查軍伍其法善矣
而實效未盡觀也竊以軍額非不多矣糧料悉歸行伍而
精練之則軍可足用將固難其人若破格拔之以才試
之以事而廉潔之則將可得人軍足而將得人處之團營
分領教習訓練而率之殺敵以靖亂事已復歸京師以
鎮守此亦安內攘外之長策也然賞罰天下之大柄賞

罰不明雖有強將百萬之衆不可得而用之昔我 祖宗
驅橫海草木見以靖中原擒宵宵的人刺以靖沙漠夫豈有
他道哉亦曰賞罰明將士用命而已今也各官混清賞可
以幸而得罰可以幸而免尚何怪乎將士解體胡虜之益
肆乎兵法之料敵必曰賞罰孰明此安危之幾不可不察
也伏懇 陛下大奮乾剛如澤感之京師封即墨內治既
舉則外夷自戢矣

六事疏略

黃華 陸震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
倭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

推臣而不知有 陛下寧忤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
下弗知也亂本以生禍變將起竊惟恐 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
正學聖明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
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
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
動之過乎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
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其二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

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則治亂存亡見近時臣僚奏牘間
或言及時政往往陛下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
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其言為不忠不使其以
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諫者有安人長策謀國至計無
因以違于九重雖有心亂之事不軌之臣無由而知之矣
天下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善為心以開道為
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
正名號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

樂不與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

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爲怪事陛下何自輕如此夫

陛下自稱爲公誰則爲陛下者使天下以公事陛下

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陛下之臣也伏望即日削去鎮

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爲獨夫與欲爲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焉陛下

下懼焉其四曰成遊幸六禹曰周遊于伏罔濫于樂周公

告成王毋濫于觀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綱目書巡

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遊戲不出大庭遂止于南

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

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

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竄敢怨而不

敢言即今江淮饑饉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

休息愛養尤恐不文况又重以威之其何不流而爲盜賊

速而爲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

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君

位大臣用事申官親暱群小皆欲陛下遠出而後得以

擅權自恣乘機爲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

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陛下之心哉臣

伏望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

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

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如是

則尚可爲也其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

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今之小人播

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其徒有至首開邊事以兵馬戲

則江彬之爲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

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

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

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

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

哉伏望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

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

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于無本其何

以安陛下徒知收置燕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

以成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及是時將近時

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

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

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

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宗社無疆之休也

垂定宗社大計以絕窺覷

臣昔奉末司馬光輩密亮之故事以演天聽是後寂然
不聞示諭臣料後官諸祥將次彌月臣之私喜且少望之
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竝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
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劫殆空前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
將官近於楊村刺殺將王果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恨
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
日湖廣陽邏地面傳來流賊執殺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
似之聞以為御史九卿之或也且非受命征勦之官不過
過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遇之必殺也九卿之長

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

哉而朝廷左右尚為有人乎而臣亦備員九卿之二亦在
賊必殺之中誓當不與此賊俱生然尚不信傳來之言忽
於近日接炳然之吏王廷昌云親歛炳然之屍妻因刀箭
傷死臣即昏堂沈寘如同氣絕目今氣息奄奄死在旦夕
尚恐賊窮生計魚將釜中火燃未沸且帶以薪火之命百
般搜索或至擁如盆于者一二人馬馳騫中原游聚不逞
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請將狐疑益見逆道市機一變成敗
分馬自是一二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望之名以在托私
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也而陛下尚欲與數

十近習為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
膽再申前請伏望 陛下下軫軋轉坤少伸靈覽之召皇親
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守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
范鎮韓奇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酌古準今藏
鋒飲鏑隨事據理假代九廟之勤梁燕託兩宮之奉侍體
祖宗之志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宜而無即直事候倣之
芳快觀前星之耀則臣即誅死猶生之年臣不勝憤激屏
營之至

陳政令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

痛惟 李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宮御榻前
賜顧命諄諄數言時司禮監太監陳寬等當其間之伏
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感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
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
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
制朝廷播撼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
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還家人引目此商
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為庇護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乏
而不知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開衝鋒破敵三

當先二項揆之舊制俱不該陞况紀功官原開不係對
陣侍郎等官勦得功無顯迹亦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
一而乃查近年弊政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為人情視爵
祿如糞土此政令之失二也內府冗員奉旨裁節倉書守
門及分守守備等官裁革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
又選八十餘人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至於蟒龍
玉帶監賞等類大壞名器尤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
用監書等類吏部奉旨考選乃令革退人役迫送本監
考校勢多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况該部查出
革退之人俱係實錄傳奉奉詔裁革繞不幾時遽聞此例

則匠官術士做做成風以邪路為當行視詔書為故紙此
政令之失四也他如 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
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搜擾地方京畿
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駕帖出外筆人累經各
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懇織民侵占田土
輒為給帖挾詐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奏奏不同未
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率速且累究若無伸此政令之失
六也章典齊文憲憲先朝蓋空府庫一則當緣分守累劾
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
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官軍及內府軍匠各倉庫斗俱經

奏准查計國費及各衙門用費仍復照舊營伍之籍供
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
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竟爾不行司
輪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展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
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
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柰
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為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
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况主少國
疑四方多事豈忍累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前臣等所陳奉
有 聖諭云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 聖諭云

待封酌行是必言無可柰乃使之照舊輔道亦不過仍前
失職而已乞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維為之事庶
可以上回天象下慰人心謹摘本內緊要數語若單單驅
馳輕出宮禁頻幸監局泛舟海子鷹犬彈射不離左右內
侍進獻飲膳亦屑曲納伏望 皇上雷神警省置之坐隅
朝夕顧諟以成 聖德臣不勝慙慙
遵祖訓以光 聖德疏 靳貴
臣聞禮莫重於視朝禁莫嚴於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
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彌禍孽我
朝 列聖尤致謹於斯伏覩 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

乾清宮為正寢晚朝畢而入清景星存而出除有疾外平
 康之特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
 朝之當謹也又曰九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
 怠慢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蓋言宮衛之當
 謹也此皆高深遠達制治保邦之言 聖子神孫所當誦
 讀守為家法者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
 祖訓近年以來朝會慶賀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
 違和而然積習既久遂以為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
 玩極心志之樂親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
 親自校閱其事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意在御侮實非

有他傳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庭非操練之所
 疑似之間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導出入禁闈雖隨事納
 規時有諷諭議論不足以發明事體誠意不足以孚契
 聖心凡素行年愧悚無地伏望 皇上鑒 皇祖之訓曲
 察臣等之愚思自今以後夙興朝躬親祀事乘清明之
 氣以裁減萬幾竭乎誠之誠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
 以為侍從信任老成以為腹心軍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
 朝夕督勵付之將領之官推選左右體悉勤勞務處以時
 庶不有勞於 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盡釋於群疑將見
 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聖駕出外經宿疏

靳貴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
 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等
 心志憂惶神魂飛越展轉思惟莫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
 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
 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
 旅薦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萬餘營柝之聲
 夜以達旦至於皇城各門又令勦殿重臣守把 祖宗之
 法至為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

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茫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
 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警蹕之虞奸盜竊發之
 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决無
 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肯垂
 堂而坐 陛下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
 不為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
 下之事幾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貢諛
 希寵之徒倡引事端惑感聰聽 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
 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
 但事在秘密非臣等所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瞻戴之情自今以往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等卑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東持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俯仰輔導平時既不能調護 聖躬端亮治理茲有所聞若復忌避不言則欺君負國之罪死不足贖儻以為所聞不的冒干 天威明示黜罰不敢辭避臣等不勝忠愛懇懼思迫切之至

皇明疏議輯覽卷四

君道四

忠益疏

胡世寧

臣以病廢庸才誤蒙 聖恩錄用強疾來京途聞 陛下日御經筵勵精講學臣為宗社生民喜幸無限舟中無事日取舊讀經書擇其切於治道者試為講義三章到京之初即欲封進然思 陛下天縱之聖一夜所觀儒林妙選之臣經筵所講豈其少此而臣為此冒清世不取笑天下得罪公朝以是躊躇未敢今臣又思昔言野人有食芹而美思獻王室者其為王室無芹而欲為獻蓋區區忠愛之誠不能自已也臣之愚誠實亦類此故敢以獻伏願 皇上萬幾之暇特賜省覽終篇如其切於治道更乞留中垂意若係妄言非忠批外擬罪臣愚甘當重黜謹開列封進呈御覽講義三章大學一章泰誓曰若有一箇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定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和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造之伴不通定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並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為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這真大學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臨了

皇明疏議輯覽卷四



這一件大事都不說別的只說要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者蓋人君好惡不與民同則失了人心便壞了祖宗天下流到子孫禍猶未已所以治國平天下緊要在此一著此引秦誓之言乃是指兩個當好當惡的人秦誓周書篇名乃秦穆公悔過作此以警戒群臣也斷斷誠一之貌休休步直之貌技謂有能彥是矣士聖是通明彥聖謂有德秦誓言若有一個大臣只是老實一心別無他技能本事其心平步直其度並寬而有容見人之有才能如自己有的的一般歡喜見人之彥聖有德不獨口裏說他好其中心着實愛他處甚於口之所言這個大臣能容得天下

流傳輯覽卷之四

二

之才德如此人君識此人而信用之則能保其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尚是庶幾不敢執定之詞蓋子孫得他保則能世世為君黎民百姓得他保則能箇箇安樂所以有利然非這箇大臣一身能如此也出他好賢樂善為得天下許多有才德的都來輔佐朝廷行好政事之好法度子孫世守不變所以能如此也又有一箇大臣自家非無智能技巧但是他之心虛詐不一不能休休有容所以見人之有技能者則媚嫉以惡之則是忌嫉亦惡也見人之彥聖有德者則阻絕人不許薦他使不得通達於上這箇大臣不能容天下之才德如此人君不知而誤用之則不能保其

子孫黎民亦曰危殆蓋子孫之殆則不能保其位矣黎民之殆則不能保其生矣此亦非這一箇人便能致此也蓋由此人妬賢嫉能阻遏得善人不許進用其所以引用布列班位者都是他一樣的好邪小人互相蒙蔽君上顛倒曲直正人被排遠去無敢在朝指言其過者以是任他私意行事害政害民雖傳到子孫手裏還是他引進的人一向得用一翻過了又引一翻都是這樣人盤結蒙蔽住了雖有一兩箇正人得進朝來被他毀口誹謗同說不好人君亦自難辨雖有英明之君一時辨得亦被他人衆把持住了亦難張主以此子孫黎民之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前

流傳輯覽卷之四

三

代人君坐此累其子孫凌夷敗亂者不可勝紀大學引此見得前一樣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好的天下之所同好也後一樣不能保子孫黎民是所當惡的天下之所同惡也然又慮此媚嫉之人奸謀計巧多能結交彌縫以自媚於人主左右不忠似忠不廉似廉人君或蔽於私意識他不破或牽於姑息去也不得故又謂唯仁人放流之仁人即仁君也蓋獨是仁君至公無私故於此媚嫉之人不為私意所蔽能早識他不為姑息所牽能決去他雖其罪惡未著未忍殺他然亦放逐流竄之將他遠置四方變夷之地不與同中國蓋恐其近則投間抵隙遠則復進以妨賢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而病國也此正古語所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如此益能惡人者謂能遠去此媚嫉之人不爲子孫黎民之害公天下之惡而惡之也能愛人者謂能去此惡人則能保全善人使得安心輔佐以爲子孫黎民之利公天下之愛而愛之也故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臣按先儒朱子有言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媚嫉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今之言者乃徒効人貪暴等事而捨媚嫉不言其故何歟臣又觀秦穆公乃周末一箇強國諸

疏議輯略卷四

四

族其人有何足法但此篇說話說得君子小人之情狀利害極是明白痛快故孔子刪書存此於百篇之末以垂訓後世曾子傳大學文引此於十章之末以爲萬世治國平天下者之昭鑒也臣切見我皇上臨御以來內無聲色貨利之慙外無親近私昵之蔽而惟一意循德講學勵精圖治孝養均於兩宮憂念存於百姓誠不世出之仁君也今惟鑒此古訓試察在朝大臣有能薦賢而又喜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前一人也宜當信用不肯薦賢而又惟人薦者即秦誓所言後一人也宜當逐逐惟此一事最關治亂惟 聖明留意天下幸甚書經一章惟碎作福惟

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這是周書洪範篇周武王初得天下訪問箕子推行大禹洪範九疇以告之也洪大也範法也謂治天下之大法也昔者大禹治水功成天與神龜出於洛水其龜背上所列文數有九大禹聖人默契天道因而則之以爲九類示萬世人主治天下之大法故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箕子推衍至此上言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者蓋言人君因時制治有是三者作用不同皆所以納天下臣民於皇極者也然是三德非人君自操威福之柄則不能用

疏議輯略卷四

五

故此言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王食唯獨也辟君也福謂凡與人以爵祿使之得福也威謂凡治人以刑罰使之可畏也王食猶今言珍珍盛饌也蓋獨是人君受天明命爲天下主則可以賞人之善用人之賢而與之爵祿使之得福是謂唯辟作福亦獨是人君則可以討人之罪黜人之奸而治以刑罰使之知畏是謂唯辟作威至於王食亦獨是人君居天下之上則可以享天下之奉而食用珍羞尚膳是謂唯辟王食臣謂大臣也大臣則不可以擅作威福僭用王食者故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使大臣而有擅作福威僭用王食者則英明之君終必覺察而討其罪

故在大夫必善於而家在諸侯必凶也而國大夫稱家諸
侯稱國者蓋古人之大夫如今武職多世祿家傳傳
則則其家故曰善於而家諸侯如今公侯伯之類多是
亦封有國借亂則滅其國故曰凶於而國人謂群臣側不
止也則不平也僻不公也若人若有作威作威王食而君
之不覺則凡在群臣因見其作威作威可以趨附他求
得官祿免得禍患遂皆靡德從風隨俗一種不正不平不
公之心立為一種不正不平不公之論以顛倒是非混亂
曲直而蔽主聰明排斥忠良以遂其私德臣之勢為禍下淺
下而小民亦皆倣效成風過分奢用而不可節以禮法此

東漢書卷四

言人臣階上之忠如此臣親自古人君不能總攬威權不
覺威福漸移臣下而致失天下者多矣然考虞書
舜曲躬載舞命九官而各得其職或各舉論之公或曰
大臣之讓而命之周書亦曰惟公成王言文王曰攸
蕪於庶言庶獄庶刑惟公之牧夫是謂用遺則知自古
賢主進賢行賞必先公於衆論用刑必先責成於有司
又若不尊以一己之見與此不同者蓋人君一身深處九
重不能盡識天下之才亦不能盡識天下之事故必先得
忠賢數人布列卿輔以俟命德討罪必咨衆論必聽
有司從公擬上然後人君察其公私可否稱制斷於是

先咨衆論而必斷自君上雖斷自君上而皆合乎公論此
昔人君自作威福者如此舜文所行與箕子所言同一揆
也乃若秦漢唐宋之季中材之君不能知人委用奸相一
人彼其蒙蔽排斥忠賢無敢直說引用奸邪托為薦大使
之攻擊異已以致群臣畏威服勢無敢異見凡其所欲即
與議奏其挾下奏以欺上則曰衆論所同而不知由其一
人私主也其挾上欺下則曰上意所主而不知由其
半日從也凡善則歸已曰上初不然我勸如是也過則
歸君曰上所固欲我不能回也大臣一言天下皆信由是
怨皆歸上而恩皆歸下威福于季皆出其身而主威日削

東漢書卷四

七

國勢日去矣此後世臣之有作福作威者然也我 太祖
高皇帝獨秉全智高出千古蓋前代奸相之弊去秦漢
以來丞相之官遠法成周六卿分職之制分設府部寺院
等衙門以分理天下庶務彼此頡頑不敢相壓事皆朝廷
總之所以稱當明著 祖訓首章以為子孫萬世之法至
我 太宗文皇帝簡任內閣儒臣日與咨訪政治然彼時
內閣多是 朝臣親選翰林編脩等才猷歷練能識人才
治體公忠體國者為之不啻驟加高品至於選入翰林者
又皆唯才是取不拘內外新舊職事追我 仁宗昭皇帝
宣宗重皇帝朝開亦選委六部尚書如夏原吉等尚世條

昔彼時絕無偏重之勢蓋且以前大臣多是 祖宗親自
下僚識拔不論資序者蓋由日嘗面試知得明白所以如
此一得入及後 英宗睿皇帝再登寶位凡選用卿佐
重臣必召吏部尚書王翱與太學士李賢會議可否彼時
或用二臣所薦或由 聖意自定皆稱得人廷無間議
憲宗純皇帝以來始不召大臣面議止令吏部會推才望
相應者二三員姓名請旨選用一員此又上合虞舜命官
必資四岳詢謀僉同之意也臣猶記弘治七年內閣員
缺吏部會推相應六員上請 孝宗皇帝兼用位次最下
者二員曰少東陽曰謝遷都只是詹事等官不曾驟用宗
職不知自何年起內閣自加隆重凡職位在先第一入群
臣尊仰稱爲首相其第二人以下多其爲引隨事附和
敢異回逆又另立 誥勅一頁多自尚書侍郎翰林出
身者不出衆推首相坐名題本取用後有內閣員缺即令
推補又不知是何年會否奏准限定翰林院官必是進士
第一甲及庶吉士原係內閣取中教養之人爲其門生者
方得選用吏部不得擬其陞點亦不許攬陞外職使之歷
練民事稍涉干計辛苦又占定禮部尚書侍郎職事優閑
者俱是翰林院官做吏部緊要衙門必用翰林一人其餘
內外官員雖有文學才猷出衆者不許再加 祖宗朝選

入翰林大臣非翰林出身者不許推入內閣是皆私託相
傳誦舊制以欺後進以籍衆口下視六卿等官勢分懸
絕若其屬吏不敢違抗使後相承入閣者必其門生子弟
自相傳授後者未遇感前人之接引前者既老貢後人之
報施而凡身後贈謚蔭子等事不論忠邪一皆預爲已地
而盡力爲之至於纂脩書史亦必私其黨類而善惡倒置
褒貶任情以是不如 祖宗朝選取外官同備此則自古
所無之大弊也近聞吏兵二部選用緊要官職及會推大
臣必先相所款而後取擬名奏上法司出外勘事亦
必承其意旨而不問虛實任情勘報由是威福予奪盡歸
於此一官矣使得其人皆如先朝楊士奇楊榮楊溥及今
石璫之忠清楊一清之才識可也不幸而有奸險媚嫉者
濫其位則彼此排斥忠賢引用兇邪國事日可憂矣 陛
下試省往年禮部尚書員缺吏部會推賈諫爲首 陛下
親用席書均之侍郎資格不異也席書陞禮部舉朝士夫
皆以爲非而攻擊不已賈諫一時雖未點陞數月以後首
相坐名取掌誥勅遂入內閣位居書上安然坐受舉朝舉
無異議今此二臣日侍左右其忠猷才力 聖明豈有不
知而何用於 陛下者如此不服用於首相者如彼帖然
人心所向如此今 陛下採諸輿論斷自宸衷慨然召用

楊一清勉番石班舉朝欣躍方謂陛下知人善任輔弼得人天下之福而言者多方計沮欲以久留一清於邊且不欲群臣早推應代一清之人意有所向也群臣奉旨另推見任兩負寧受稽違之責而不敢少拂當道之意即日推進者勢有所畏也陛下視今威福出於誰乎易因履霜遂戒堅冰蓋以陰比權臣防其勢之漸長也此事忠臣有識者深以為憂故今在內者危迫而不能自安在外者畏縮而不敢求進也不然以陛下聖明何古帝王之治不可復而天之心有不順乎今天心儆戒災異頻仍男子不假婦而自生不育者喻君無臣欲養萬民而不能也

疏議輯覽卷四

兩絲者喻上恩澤之降被變而成私也地震者陰不能安靜而僭為陽動臣強之象也陛下遇災儆懼命其機勅戒諭群臣脩省彼不肯撰者恐群臣或因是而指其失也多方陰沮楊一清之進者恐才出其上因而代已也此其心迹甚明惟聖明早加省悟崇社稷甚生民幸甚易經一章不出戶庭無咎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不出戶庭無咎這是周易節卦初九爻辭周公所繫本說初九這爻以陽剛得正居節之初猶賢人君子在下未有職位且有九二大臣塞遏其前未可以行

能節而止者也故其象占為不出戶庭則無咎戶庭戶外之庭乃私室無人往來慎密之處也孔子於此又見得古今君臣言語不密以致禍亂故作繫辭又因此爻而釋之曰凡禍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階為梯級由此踏而上而漸至者也可見得言語是生亂之階蓋人君與其忠臣密謀國事者若一時不密而洩其言則所與謀之忠臣必被人怨謗用計殺了所以失其臣臣若一時不密而自洩其言則招人怨謗終必見害乃所以自失其身凡此君臣密說的言語或欲行大政事或欲除大奸惡皆不利於權奸小人不可使知者所謂機密重事也自古權奸之人平日

疏議輯覽卷四

善於交結必有心腹左右之人為之探聽使君臣之間一有不密而漏洩其事則臣既見殺君亦被怨國家禍患由此而成是以君子之人務要謹慎周密凡事戒諸其心而不出諸其口使戶庭之間亦無人知也此君子無指君臣上下而言臣觀自古君臣議事不密而致忠臣被殺國家受禍者不能悉紀只如漢成帝時大將軍王鳳專權成帝止欲自用一人左右爭執以鳳未知不可因此主威日削史異屢見成帝乃問師傳之臣如張禹敢諫之臣如谷永輩皆私附王鳳持史異指在別事身上不肯實說以此成帝一向信任王鳳不疑後有京兆尹王章言及成帝召問

感悟遂與章議舉賢代鳳彼時只因言語不密以致王鳳
知得及行用計左使劾章下獄而死文詠御史劾其所薦
之人亦致去官以此舉朝怕鳳再出恐言王氏者傳至其
姪遂後漢祚孔子此言真萬世人君心謀國之切戒也惟
聖明器意甚甚

條陳警政疏

李承勛

臣惟孔子論政不過曰是食足兵孟軻每語王道亦未嘗
外排桑而右黃大維行之說足知王者之政莫先於兵食
取足之道非增兵以耗國也加賦以病民也在審勢而救
其備隨事而去其弊耳臣私憂過計足兵之目有四曰選

統制制口金本四

十二

京軍以壯根本止調撥以實內地足衣糧以郵遞軍振紀
綱以申軍令就中論之振紀綱為要紀綱振則三者自肅
矣足食之目有四曰謹收納以清宿弊使轉輸以姓民困
定經制以裕國用致中和以感化機就中論之致中和為
本致中和則三者不勞而自理矣何謂選京軍以壯根本
夫京師天下之根本皇宮又京師之根本故右守環列周
防鍵閉其制甚重將領必付之勳舊世忠之臣卒伍必擇
其壯勇精練之士器械必兼夫犀利鮮明之美豈徒示觀
美而已哉蓋居安防危其為慮深且遠矣臣遣朝一月目
見此輩狀貌勇健而武藝精通者百無一二兵刃不堪用

蓋甲不稱身者十常八九使九州朝貢及四夷來王者見
之何以壯國威而傾奸謀哉至於各營之所分隸滿稱百
萬團營之所林選籍十二萬為將領者果皆召虎亞夫之
流而不至有膏梁積帥濫率其間矣乎為卒徒者果皆膂
力絕人一可當十而不至於窳名隱射耗斁於其間矣乎
其操習果能得六伐七伐八陣五花法外之意而不至有
若霸上棘門之兒戲以玩愒日月矣乎臣皆未得而知也
自古武備常弛於承平之久而振於中興之日故殷武車
攻雅頌並稱高宗宣王兵戎服遠之美以為得苞桑之良
圖今官軍以勇悍善鬪稱者在北則各邊在南則狼土禁

疏議輯略卷四

十三

軍之中未聞有力扼虎射命中可以揮塵遠近之邪心者
矣今不治竊恐喪失居重馭輕之權養威尾大不掉之患
臣誠至愚不能不為盛世憂之昔周勃伏北軍之強乃能
制產祿之死命李林甫壞府兵之制而范陽之變莫可救
藥朕寤不遠慮預防乞下兵部將宿衛團營官軍將必
擇忠順勇壯曾經戰陣之人軍必擇少壯有力各精一技
之士而不致虧原額之數器械必可用蓋甲必稱身而後
給蓋團營較之各營為重而守衛較之團營尤為重也使
精兵良將萃於京師布列環衛伏大險於至順之中消不
測於無形之表此即詩之所謂君子萬年保其家邦者也

其他各營之衆汰老弱爲員以省國儲練習精勇以備次
機之選而後占剝削之宿弊一切革去則倉軍不致怨嗟
逃避犂鋸之下宿弊一消天下聞之孰不畏服何謂止調
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
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河南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
統以來雖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如河
南山東南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
地各處官軍或調操於京師或調操於各邊本地無軍可
守臣皆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
過數名驚聞止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益入商洛鎮巡

與察司各卷四

十四

官議欲壯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
故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健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
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工作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
役而已供饋送而已於國有行糧草料之費於私有賚送
科剋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
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
計行糧以在邊食何愛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
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於本處委官無同民壯精
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
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剋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

有警無警一應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
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何謂足衣糧以郵邊軍臣
惟成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
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發邊軍征剿流
賊貫串於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給見
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饑寒危迫之患
未免有不均之嘆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以各邊撫
臣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於軍
門檀綬不思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
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 皇上勅下史兵

與察司各卷四

十五

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於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
之或由僉都陞副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
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剋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
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愛如此則邊徼
安天下安矣何謂振紀綱以申軍令臣聞紀綱御軍之大
柄其機在於賞罰賞罰不明則政令不一政令不一則紀
綱不振宋儒朱熹嘗言紀綱在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正
以此也在并軍中號令最嚴徵調會期時刻不爽止因正
德年間逆彬怙勢曲庇違軍文因功次不明必賞溢及無
功而罰不及有罪是以紀綱漸紊彼此效尤官防濫而始

息之政行軍恃衆而侮慢之態作此風不革譬如人養驕子哭即與果雖曰愛之其實敗之臣願 皇上大奮乾剛申明軍令選將領而束之以什伍相聯相坐之法明教化而導之以親上死長之義嚴上下之分以峻廉遠堂高之勢平彼此之怨以消其驕悖跋扈之氣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而痛革姑息之政則威惠竝行而紀綱振肅矣易曰獯豕之牙吉夫致變有由消弭有要不責其克狂於彼而振紀綱明教化以潛移之於此則彼之勇健足以爲國牙爪而無反噬之足虞此即子路之所謂有勇知方者也何謂謹收納以清宿弊州縣夏秋稅糧開倉收受各有定期起

疏議輯略卷四

十六

運存留各有定數本色折收加耗災免之類各有定法夫何近年以來上下各官皆心國計者名爲俗更用心勞而反得謗怠事奉承者稱爲識時自處逸而獲美稱以此各官鮮肯有實幹事每歲正當冬月收成之後州縣多以會計不定不出由票示民知會細民辦糧交納上司輒將州縣正佐管糧等官或委勤事或責遠遊無人監收多致費耗來年三月以後軍餉已至水次司府管糧官員方下州縣比較嚴刑逼迫窮民去歲所收已空今歲農功又誤或有本色而責其銀只得半價求售或有銀而責本色未免稱貸取盈此後時之弊也如每歲七月以前布政司會計

停當明示下司依時收納十月至十二月終止州縣正官管糧官不許上司差委以妨監收災傷蠲免務使民沾實惠而無黃放白收之謠守巡各官毋得徇私於收糧束作之際舟與脚尾既往復來如風如狂以私謁撫按而費其夫馬則後時之弊可革也又糧里人戶各有善莠各有家強糧里豪強則以善莠人戶爲食啖加增每過於正額糧里善莠則畏刁惡人戶如狼虎縱使拖欠寧當產代賦而不敢及門上司按臨糧里之豪強者無人敢言而反爲善善莠者人易誣執而反受屈惡者愈肆而莠者愈苦此勸懲顛倒之弊苟能不避嫌疑虛心推究則此弊可革矣二

疏議輯略卷四

一七

獎果革則小民及時完納而東作無妨糧里不致追賦而身家可保完糧之策莫先於此何謂便輸轉以甦民困國家稅糧多仰給東南糧長之設責在收納蘇湖等處糧長所管稅糧既多解納雜費尤甚州縣不才官以糧長爲囊橐上司過刻官視糧長爲寇讐父軍之類每石大畧包賦七八斗者有之起運白糧每石包賦二三石者有之各衙門黑豆之類每石不過值銀三四錢而他費幾至一兩者有之家有千金之產當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家有一壯丁十餘當糧長一年有卽爲絕戶者矣以致民避糧長之役過於謫戍官府無如之何或有每歲一換之例或爲

數十家朋黨之條始也破一家數歲則沿鄉無不破家矣
 糧及之家既破國課何由可完數十年以來各縣通負動
 數十萬多由於此臣楚產也非為已地者但官於東南年
 久目見此弊日甚而不能救不敢不為 陛下陳之伏乞
 通行兩京內府及部院父運等官上下心同恤民隱本等
 之外毋肆需求敢有故違在外聽撫按在內地戶部及科
 道等官指實查察若夫豪惡糧里刻害小民有司科派程
 長上司亦要一體重加懲究庶幾錢糧不致破家亦不敢
 害人而稅糧易矣何謂定經制以裕國用夫量入以爲
 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聖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
 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
 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存則
 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
 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
 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以爲
 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凡若干
 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省詳議各府每歲所
 入所出俱查其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
 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於所入則會九卿堂
 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於昔而溢於今者必考昔

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
 於衷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處務使所
 出不踰於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摺造黃冊一本進呈以
 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
 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二月
 戶部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
 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
 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廷將所謂大司農
 錢自乘與不以給其養蓋不以本歲給未用不以民力共
 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
 財恒足矣何謂致中和以感化機昔人有言天下之財不
 在官則在民今者太倉無數年之積閭閻鮮足食之家既
 不在官又不在民說者以爲窮於無弁耗於奢華似矣而
 未知其要又或以農功奪於雜役失時尙且而水利塘防
 之制一切不講亦似矣而未探其本臣本世農頗知農事
 大都年不順成由於雨暘之不時而雨暘之所以不時者
 實由天地之氣未和也伊訓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
 有天災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益人性本無
 不善而情之所發有中節不中節之殊不但好惡拂人之
 性方是不中節於好善惡之中已有輕重長短不齊之限

疏議附錄卷四

一八

一

七

疏議附錄卷四

十九

一

量若察理不精權度微爽未必一一中乎當然之則或當重而輕或當輕而重未能如天地之無心而成化皆未得為中和之極賢人之學雖顏回不能免此故孔子有克己復禮之訓而宋儒程氏申之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臣惟約情合中之說最切於學存存不忘其致中和之切務也歟伏望 皇上聖不自聖益加謹獨之功每於聽政之暇默思一日情之所發大而慶賞刑威小而一顰一笑何者適中輕重之宜何者喜所當喜而未免失之過何者怒所當怒而未免失之不及今日約之明日約之至明以察其幾至健以致其決中和之極既建於此而中和之應自

感於彼何患乎兩賜之不時若而萬物之不得其所乎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故臣於篇終敢舉以為 聖明獻

陳言疏

姜洪

臣蒙 先帝拔擢待罪言略三年於茲無一言裨益時政無一言上答 國恩尸祿曠官憂慚切至盡忠補過夙夜不寧不幸 先帝奄弃萬國哀誦遠聞 皇上詔復尊極未及逾月剛明神武勵精圖治知懷恩以忠竟逐即復召用知梁芳陳喜常與奸邪誤事俱各斥貶李孜省等之道害政罪不容誅皆諫成遠方施欽等醫業庸流濫玷清班

皆削奪官職又禁番僧方士之妖術罷內府工作之淫巧縱放禽鳥弄毀珍玩禁造寺觀服省貢獻皆 帝王盛德事也人心仰望更化已久而 皇上一旦行之不以為難四方聞之無不以手加額欣欣相賀以為 聖明天子出焉太平指日可待焉臣見人心如此則豈不能勝豈敢終忘超擢之恩以虧臣子公忠之道謹舉公事仰贊 聖明願隨狂瞽觸冒忌諱罪誠萬死伏望 聖察一曰正君心夫自古天下治亂係君心邪正君心正事事皆正天下莫敢不正君心不正事事皆邪雖欲正人亦不可得而正大學曰心正而後身脩身脩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

而後天下平許衡曰心猶印板板正不差雖千萬紙不差本既差矣若之於紙無不差者故人君必心正而後可以致天下之治者也然人君一心攻之者衆聲色之麗貨玩之奇異端之紛雜便佞之諂諛一為所溺則不得其正焉皇上即位之初清心照理是非不惑心固無不正矣但聲色貨利易於溺志異端諂諛易於惑人操存之功一有不至則乘間伺隙而進清明之天不免為其所維也伏望 皇上持守此心動靜隱微無時不謹道心為主人心聽命則虛靈常存萬里昭著而治道所出者正矣二曰務聖學夫古先聖王為治之道歷代興亡治亂之迹用人立政之

方愛民利物之術皆載諸經史人君必學而知之則法古為治蓋古為戒所好所欲自然不離於正理而王道王化所由以成也若不學則正理不明心志不定多聽易惑守善不固雖欲言治苟焉而已書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又曰念終始典於學厥德脩罔覺故自古人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化之隆也然學問之道不可間斷一暴十寒亦為無益近年雖設經筵而寒暑之外舉行不過數次開卷之時解釋不過數行講官無旬累月不蒙詔對以此而欲盡學問之功求為治之方恐亦不可得焉皇上聰明睿哲超越千古正宜及時講學以隆一代治化

疏議輯覽卷四

十三

當妙選儒臣日御經筵無畏勞苦無間寒暑上至六經下至史鑑取其概要有關治道者善惡皆講勸懲皆知辨析幾微禮畢方退又常輪流直日以備顧問則日就月將聖智益明王猷允塞矣三曰納諫諍夫人君統臨天下添居九重聞見不出闕庭必開言路以廣耳目則下無隱情上無壅聽奸宄不生禍亂不作若君惡直言諫臣杜口則奸邪肆志蒙蔽聰明養成禍患以壞天下故大舜告廟即位之初先明四目達四聰高宗宅憂亮陰之後傳說告以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此自古帝王皆以從諫為首務也成 太祖高皇帝欲廣耳目以防壅蔽建設科道之官專

任言路之責未聞有惡其言之直切而罪之也近年御前奏事之例既廢群臣大小章疏皆出內批通政司每日惟撥拾四方小事以應故事科道官皆却立伏下隨班而退不得從容面陳忤 旨往往披棰殿庭或貶斥遐荒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誰肯進言以蹈危機由是中外顧忌以言為諱上下之情不通久矣 皇上即位之初正宜開闢言路恢弘治道然詔書無諸人言事之條有科道風聞言事之禁使人各生畏忌不敢盡言又進士李文祥言雖狂妄志在納忠聖治之初宜示優容遽加斥逐聞者駭愕臣謂此決非 皇上之意夫忠言者乃 國家之福非人臣

疏議輯覽卷四

十三

之利也 明主何謂不樂聞之此必有內外大臣懷奸不忠畏 皇上威明恐人言攻擊欲先以緝人口也伏望 皇上鑒覆霜堅冰之漸防大臣壅蔽之萌體 祖宗求言之心開御前奏事之例科道言官小事封章進呈大事面論廷諍至於大小群臣有事亦當蒙召對經筵講官不時尤宜咨訪則下情上通事不敢欺百寮震悚庶政允釐矣四曰辨邪正夫國家治道否泰係君子小人進退君子聚於朝則奸黨散政事清明而治道泰小人聚於朝則朋黨相比濁亂政事而治道否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夫元首雖明而股肱不良亦難以致政事之康也伏

觀 皇上即位未久求治甚切而內外大臣奸邪者多何以致維新之政也如先經科道糾劾某某數輩中外目為邪黨戶祿曠官曾無寸補 皇上若以先朝舊臣不忍諫竄亦當罷其政柄放回田里以為臣下不忠之戒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堂堂天朝豈乏正士切見兵部致仕尚書王恕王竑吏部尚書李秉俱才德高茂志節忠貞去任翰林院侍講謝鐸編修張元禎檢討陳獻章行人司副莊景僉事章懋詳事黃仲昭俱學問淵博議論持正御史強珍徐鏞于大節給事中王徽王讓蕭顯賀欽工部主事黃純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林俊俱忠勇敢言直節可取武

疏議輯略卷四

十四

臣則指揮同知許寧應能驍勇軍民推服至於在位之臣內則太監懷恩雖稱宦臣不類同輩忠清公亮善守成法外則兵部尚書余子俊馬文昇之任事巡撫直隸都御史彭韶之剛介必詹事楊守陳工部侍郎張悅之恬退數人而已伏望 皇上已用者信任勿疑已去者以禮召用或為三公六卿或處臺諫諸官則文武得人政事脩舉 皇上可以端拱無為而天下治矣五曰禁近習夫古者宦臣克掖庭掃除之事傳宮禁出入之命給事左右而已後世人君親佞疎賢乃委之以政授之以權於是得行奸慝專作威福若趙高之亡秦曹節王甫之亡漢因令攷仇士良

之亡唐曹黃之亡宋皆前事之明鑒也夫抵此輩不知事君之大義惟以整奉曲躬為敬不西以人君社稷為重惟爭逢迎奉順為悅故仇士良教其徒曰龍之術以為天子不可令聞常以奢糜娛其耳目日新以盛無暇更知他事然後再華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知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疎斥矣後之宦官怙寵設國皆祖其術意愚美人主盜竊威權彼計得矣其如天下生靈何其如人君社稷何哉 太祖高皇帝深察前代委任宦官之失雖設監司一監常職止五人一局正副止二人官不過四品所掌不過洒掃供奉之事未有干預 朝廷之政也

疏議輯略卷四

十五

近年一監有太監十餘員少監以下無數四方藩鎮之地市舶財利之處在在有之蟒龍玉帶視為常服名位之濫莫此為甚然君側之人眾所忌畏恃勢縱橫所至害人假稱進奉貨賂公行損 朝廷之大體奪百姓之衣食甚至引用奸邪排斥正士阻塞人言左道害政如梁芳陳真輩雖百死不足以謝天下幸賴 皇上明聖悉皆黜中外清明人心稱快然其中亦有忠謹守法可任使令但不干政事使弄威柄濫設者願加裁抑在京倉庫草場馬房九門在外鎮守市舶倉場池礦者非 太祖高皇帝舊設之數悉宜取回以免害人 皇上退朝惟宜書史自娛莊嚴

自持勿與狎昵受其獻物以生彼窺伺之心勿與議論聽其毀譽以亂人忠邪之正如此則政事有清明之象生民獲治安之福宦官亦無有招權得罪者矣六曰黜異端夫佛道二教自古害政為甚佛乃西域胡人言妖路遠假輪迴生死地獄天堂之說以惑人心道則假稱老子做依釋氏又有神仙長生方士脩練之術以文奸偽皆欺世誣民克塞仁義敦我彝倫為世大害庶民庸愚信其欺詐猶為不可况天子之尊生則與天地同體沒則與天地配享天下百神皆其所主豈有求媚神鬼以要福哉故二帝三王之時未有佛道之教然享年未壽國祚靈長漢唐之季

聖訓卷四

十六

佛道始盛天子庶民無不敬奉然政教廢弛禍亂相尋載諸史冊歷歷可見我太祖高皇帝禁人私創寺觀僧道不許與民俗往來其數府不過六十州不過四十縣不過二十無遊手遊食之民天下獲甯庶之效近年營造寺觀歲無寧日繁麗稍勝不論財力僧尼道士充滿道路番僧有法王國師之號道士有真人天師之稱又有方士恠詭之人皆冒濫賞賜恩倖無比去歲賑濟宮備造甫畢今歲求昌手營建又成殫費財物不可勝計佛道有靈宜降福祥然而頻年水旱災異百姓饑凍流離先帝亦憂念皆皇上之所親見者其法不足信也亦已明矣 皇上近將

法王番僧方士邪人俱各查取革下退可謂 聖明所為出於尋常萬萬然不去其害不拔其根其害不息內府或有佛道精舍胡鬼塑像乞皆撤毀以絕群疑天下僧道寺觀亦當查究以清奸偽若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年不令度人不脩寺觀使自銷鏹則數百年異端害政之弊至 皇上而始正焉七曰省進奉夫人君極天下之尊固宜享天下之養然民性本固本固則君亦不以一人之欲而勞損天下之民也臣巡河一年見南京并四方貢獻中間可以減省如時鮮段疋兵器等類或薦太廟或供 國用固不可缺其餘花石禽鳥虎豹皆玩好

聖訓卷四

十七

不急之物飾儀杖材巾帽染造布帛京師亦有匠料可為進貢亦不害人惟以內官監運其弊始多假如木犀龍衣二般裝載足矣額外多討般少者七八號多者十餘號其餘濫討皆如其例俱備載私貨附搭閑人往往將貢物運認襲濟母起貢般發行舳舻先後相接撐夫拖卒晝夜喧呼南往北來道路如織皆恃勢縱橫強索財物凌辱官吏驅迫軍民官司欲加盤詰輒稱御物人不敢相近怨嗟滿道所不忍聞東南一方民力殫矣 皇上即位之初常貢之外悉加裁省民皆歡呼如獲更生但所有內官仍舊監運不免如前害人雖有詔旨諄諄軍民恐不蒙惠也伏望

皇上念此生靈乞勅南京兵工等部會議合無今後軍器
段正等項該部徑自差委所屬太常寺等衙門的當官員
進貢嚴立限期不許遲悞其板枋木櫃等類每年應辦等
處抽分木料無數如膠漆等物北方所無仍令南京
并出產去處供送京師住坐輪班各色人匠無下萬數着
令依式製造左為延便若以外官不堪進奉則如寧國等
府每年進奉梨栗等物不過止差吏役亦不見有違悞如
此觀之則內官不必差遣明矣伏乞停止以甦民困八曰
慎始終夫自古帝王之治在於謹始而善其終則能保天
下之大而久矣太平之樂如大禹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晏不遑暇食咸和萬民二聖者治
道雖成功德雖隆猶慎終始不敢豫逸故能永保天命世
齊雍熙而萬世稱仰不可及也晉武帝焚雉頭裘初政仁
儉而末年遊宴後庭不恤國務遂起五胡之亂唐明皇焚
珠玉錦繡躬使節儉而末年信謹好色窮奢極欲遂起天
寶之禍二君者皆以盈成之業可恃敬畏之心不存末年
所為比其他奢侈之君殆又其甚焉先治後亂為天下後
世嘆故人君初政之美而能克終者為尤美節初之雉而
能保晚節為尤難 皇上即位之初求治之心如日方升
如川方至雖大禹文王何以過此苟持此心始終不變則

庶虞三代之治復見於今日矣若少有意忽則物欲抵隙
而小人乘間則其事勢相激弊端益甚然 皇上明見始
終堅如金石如臣所言固萬萬無之但臣區區愛君之甚
不敢不慮於未然也伏望 皇上念有荷之重知保守之
難兢兢業業日慎一日虛心求治常如不及不以久安而
忽息不以治安而滿假則海宇熙寧萬世無疆也

八事疏

毛鳳韶

臣聞人君之心與天地相為流通而正心之助莫嚴於史
故古者設右史以紀言左史以紀動我 太祖高皇帝命
文臣為起居注蓋有得於是矣往者 陛下有編纂御札

之命誠為盛舉但官無定職業無專功且獨詳詞翰而畧
於道德躬行之實非所以彰盛美也臣願 陛下遠稽近
法遴選德行文學之臣數員以史注繫銜日侍黼裳之側
遇有言動政令隨即書之夜則輪宿於史館以備宣召紀
錄事昭法戒則心存敬畏而念愷好樂皆得其正言行政
事罔有不臧足以契天地之心而和氣應矣此所謂大本
者也臣聞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所以蓋天下之情而
求天下之是也適者 陛下詔各大臣共持國是可謂至
明且遠矣臣竊以國之大事莫大於用賢退不肖當功罰
罪者矣四者定國是而是非取舍一付之公論則必治若

不定國是而以合乎己之取舍者為是以不合乎己之取舍者為非則必亂然非上下之情合大小之臣和則國是亦不可得而定矣臣願擴天地無私之德廣乾坤交泰之情列内外文武重臣及翰林科道官名於壁廣等聰明博加詢訪若有所得宣示中外臣民共決是非用一人歟必衆皆以為賢而後用退一人歟必衆皆以為不賢而後退人苟有功不以疎賤而不賞人苟有罪不以貴戚而不罰協庶事於一中率百官於大和則人心悅而天順矣臣聞言路之通塞關天下之治亂適者 陛下詔科道官直言此自古明王不出戶庭而治天下之要道也但人之才性

疏議輯覽卷四

三十一

不同行事亦異往年 陛下惟知蓋正蓋以示作新之方而天下臣民不識此意或風疑沮以故各官畏忌朝政不敢極言吏弊不肯盡舉此非生民之福也今 陛下納諫求言鮮有應者間有一二進言或不合聖心致蒙譴謫則中人以下之資鮮有不惴惴自保於國家何賴焉臣願念責任之重則慎選於始念頹廢之易則愈加作興與其罪過委其威望用其言而顯其身則言官莫不銳意敢言自朝廷以及四方無事不聞無人不畏而聖蔽之患絕朝廷之執等矣夫臣不得於君猶子不得於父其悲哀窮苦不可名狀適者 陛下起用言事被謫之臣不惟中外臣

民歎呼號無歸仰 聖德雖克軍為民之臣亦且歡聲四作以為德丈既久 陛下亦必推是心及之矣蓋人情莫不欲盡一日之養以報其親而遠在邊徼亦莫不欲沾一命之榮以顯其親而等於編民又莫不欲效尺寸之勞以報其君而無階可達是諸臣之所望於 陛下以求遂此欲者其心為甚切則其情為獨苦其情為獨苦則其感召宜獨甚也况 陛下汲汲愛人雖匹夫匹婦惟恐不獲肯獨不念於此哉伏願推大孝以及人本人情而為治推無一夫不獲之仁以及諸臣將克軍者發回為民為民者冠帶閑住人望所係者酌而用之使各遂臣子天性之欲復

疏議輯覽卷四

三十一

際堯舜聖明之盛則誰不粉身碎骨以報 陛下以徇國家之急哉臣聞官多則民擾十羊九牧莫保其安而况望生息乎適者 陛下詔革冗官山谷愚民亦知感泣臣謂革冗安民當自鎮守內臣始蓋國初無鎮守以各省有府衛有三司有撫按可不用矣永樂間設遼東固原山西三處後乃添設二十一處又有分守守備監丞節制織造等項民始不勝其擾矣 陛下總攬權綱深念黎元如織造太監張志聰一經論劾即取回京此前代所無也今各鎮如故供給之繁差役之苦不可勝言况安靜行事者固有而生事害民者尤多在各道者軍糧則扣及什合在各省

者民利則侵及維摩當附群姦分投四出凌轡有司筆楚
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臣願 陛下獨斷不疑一復國初之
舊將各處鎮守并分守備監倉市舶織造各太監速取
回京以昭 陛下仁惠之治往時河南川陝之民一遇饑
荒多仰給於湖廣今湖廣襄陽之民亦相食矣 陛下發太
倉之銀以濟之臣恐國計不可空虛惟各鈔關鹽場銀兩
并武當山香錢與各衙門官錢為可賑也然又恐有限之
財不能濟無限之民不如弛禁通商開民自然之利也但
湖廣貨利甚廣而苦於各王府之抽分魚利甚博而苦於
各王府之侵奪益利甚急又苦於各衙門之禁革故每益

一斤直銀三四分矣 陛下於額徵錢糧猶且停免而此
等侵奪民利至此不亦有存於 聖明也哉臣願一切嚴
為防範則衆利皆歸而刑襲曾矣方今宣大各邊戎虜入
套湖陝等處盜賊克熾已形之患固所當禦而未形之患
尤不可不防也國家之患在西北而不在東南東南之民
不識干戈乃驅百十貧民以為民壯非游惰之輩則倉儲
之夫非久役之繁則輸錢之苦而迎送上司勾攝公事各
官私役遍鄉科索文紛紛百出矣臣願 陛下詔東南脩
古者寓兵於農之法將在官民壯選其精銳汰其冗濫使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工食止給一季之用以寬農民之力

萬一地方有警方今赴官防守事寧即放歸農而積弊
嚴加裁革驅之農以養其武厚其民以足其兵則東南之
勢固矣西北之民素習弓馬饑寒切身則卷刃待時萬一
匹夫大呼則群雄起而應之矣此又不可不為之先慮也
臣願 陛下詔西北將各處失業之民廣為博募其家
勇謀勇熟於弓馬者使抵克民壯重其管領權其部伍令
該戶授以器械資其衣糧官府仍行重加犒賞以悅其心
若有前弊亦加痛革恤其私使無饑寒之憂容其力以待
征伐之用則募勇之士在我宇下內有以散奸雄之黨外
足以消戎虜之慮而西北之勢固矣方今災變相仍百姓

不安 陛下勅守令官術舉職恭臣竊以職業之大者莫
如農事而已故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周漢重農享國敢久
此明驗也哉 國家設營田使又添設勸農使水利倉
事等官者之憲綱一責成於郡縣正官其法良矣奈何行
之既久人心玩愒從政者笑其鄙言事者謂其迂以致農
政不脩而生民之困敝至於今極矣變而通之此其時乎
臣願 陛下詔設農官各布政司額內專任參政總管勸
農兼脩水利府州縣親民正官亦各以勸農繫衙間有克
備農職民安其政者雖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
聖書褒美增秩賜金源公卿則簡之群守缺登即則縣令

入補於是外重之勢舉焉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國治而無苟簡因循之政矣又詔有司議開力田之科農民中有務盡地力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量與推恩其不能者申明國初事例行罰如此則吏稱其職民安其業刑措於俗美兵強於食足而無水旱盜賊之憂矣

建言疏

王一夔

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臣聞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是家者國與天下之本未有家不齊而能治國平天下亦未有國治天下平而不本於家齊也是故三代聖賢之君莫不以齊家為先務蓋正倫理篤恩誼所以齊家也

疏議輯覽卷四

三十四

厚所當厚薄所當薄所以齊家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齊家也定尊卑之禮薄恩澤之施以廣嗣續所以齊家也凡此數事行之有一之未至則齊家之道有未盡欲國治而天下平亦難乎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家之衰莫不始乎閭閻臣伏願 皇上法三代聖賢之君於凡所以齊家之道悉行之而無一之不盡善則家齊於上國自治而天下平矣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高宗命傳說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蓋人主雖有上聖之資亦必聽左右大臣責難陳善而後有以輔成上聖之德而致熙皞之治臣伏觀 皇上即位以來自視朝之後經進進講之外

罕與大臣接見凡四方具奏政事得失未嘗召見內閣大臣與之商確裁決乃徒使之擁虛位享厚祿何耶夫大臣既不面議庶政則 皇上所與商確裁決者必左右內臣而已臣愚以為左右內臣使皆讀書知禮識達古今不蹈已往覆轍然亦深居禁內閣閣之疾苦人才之賢否政事之得失豈能一一知之詳而處之當乎况不與大臣商議庶政則政有缺失為大臣者必曰此 皇上與左右大臣裁決於中我何與焉意上不任乎下下不受其責如此是豈宗社之福哉昨因玄象之儆 皇上雖召內閣及文武大臣有所咨詢臣竊恐其驟得一承顧問又知不及此而

疏議輯覽卷四

三十五

罷必不能盡言以上副 聖心蓋人君之與大臣恒與之接論然後上下之情洽而為大臣者庶得盡言以匡輔不逮昔唐太宗勵精圖治開館閣引用房玄齡杜如晦等二十八人更日直宿館中暇則從容燕見討論文義講求治道或至夜分然後就寢太宗勤於訪政如此是以當時君臣情合君有所願聞而臣無不言臣有所進言而君無不納此所以致貞觀之治至今膾炙人口夫以貞觀之治尚從朝夕詢訪儒臣而成況有志於唐虞之盛者乎臣伏願 皇上自茲以往退朝之際即便殿召內閣文武大臣出示四方來奏俾之裁決面訂可否至於上而天變之所由召

下而民困之所由致大而禮樂刑政之當舉行小而號令出納之當詳審凡心有所欲一切以彘天威從容講論不可以天變既弭少有懈怠如此則於聖德必有大裨益而於政事處之自無不當萬一政有未當則大臣亦不得少文其過矣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臣聞國家之勢如人一身必血氣週流而無滯然後可以常存國家必上下情通而無壅然後可保長治血氣之行有或滯必賴良醫善藥以宣暢之上下之情有所壅必賴諫官極言以通達之故自古帝王未有不以從諫而興拒諫而衰者也何則人君樂於從諫則天下之賢者皆曰吾君喜聞過矣於是忠

疏議輯略各卷四

三十六

言讜論日陳於前而異堯舜乎其君若不賢亦必曰某以直言見用於上矣於是布歷一得之愚而與利祿之符是賢不肖皆思直言而上下之情舉無不通矣上下之情既通則政無缺矣治道豈不日就於隆盛乎人君苟不能從諫則賢者亦曰吾君惡直矣我何為不守括囊之戒乃獨犯忌諱以自取誅戮乎其不賢者亦必曰某以諛諂遭貶斥矣於是競為諛諂之術以為仕進之計是賢不肖皆不復言而上下之情為之壅遏上下之情壅遏則政多乖舛又豈能保長治而無虞乎臣伏觀皇上即位之初御史給事中累有論列時政之缺失彈糾大臣之過惡者其後

言事之官聞以罪廢是以諫者頗少夫雷廷所震而物無不折霜雪所加而物無不殞者天子之威不啻雷霆也不啻霜雪也雖威和顏以誘人之直言人且畏縮不敢盡罄其所欲言况又厲之以威嚴加之罪譴乎臣伏願

皇上師大禹之稱昌言成湯之不吝改過於凡臣下敢於直言極諫者其言可用則用之而顯其身其言不可用則置之而不加其罪則內外臣庶皆知皇上樂於納諫莫不直言無隱而上下之情自無不通矣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臣聞自古聖帝明王未嘗不重刑辟之用故成王命君陳曰殷民在辟爾惟厥中是益君陳不徇人君以為生

疏議輯略各卷四

三十七

殺也伏觀皇上見人有罪犯者或時有論斷法司唯承順其輕重當否不有所論第曰照依欽奉聖旨發落而已噫執法之官而惟務承順如此烏在其為執法乎昔唐太宗勅選人詐冒資蔭而不自首者死未幾有事覺者唐太宗欲殺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曰據法應流太宗怒曰卿固守法而使朕失信乎胄對曰勅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奈何不能忍小怒而失大信乎太宗喜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矣古之法司能執法如此今之法司何獨不然乎祖宗舊制大辟罪囚必三復而後行刑所以重民命也近者吉安府知府許總得罪

皇上命臣處決不必復奏時已吞蕃法司承認不得少有
論列夫許總得罪之詳臣不能知但使其罪當死亦於
祖宗之制少乘使其罪有未當不亦可矜也耶臣伏願
皇上明勅法司今後輕重罪囚依大明律科斷其有奉
聖旨斷遣而中間情有可矜罪有未當者許援赦旨故事
執法陳諫至於大辟行刑務避 祖宗舊制必三復奏而
後處決如此則能重民命而刑罪自無不當矣五曰慎妄
費以足財用臣聞大易有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益
侈用則傷財傷財必至於害民故人君之用財其可不儉
約之是尚乎伏見京師創建寺宇連年不息報國寺之工

續修四庫全書

三二八

十一

甫畢崇國寺之役又興廣教長廊務極壯麗計其所費動
數十萬計雖 皇上知民間疾苦不忍虛役一夫用一匠
然所以酬齊天匠之費未有不取之府庫者也夫府庫之
財 祖宗以來積之以賞有功備不虞者今乃費財如此
臣知 皇上必謂奉佛可以邀福故也是大不然昔梁武
帝精專佛戒廣建寺宇其奉佛可謂至矣而武帝之世江
南大亂國祚為之且蹙是奉佛果何利益之有唐高宗廢
棄佛法沙汰僧尼其不信佛法亦云至矣而高宗極永開
唐三百年基業是不奉佛又何災禍之有由此觀之佛之
不能災禍人家國而奉之無益蓋亦彰彰明甚歷觀史記

凡人君大興木土有所營造悉以過書 皇上何為廣費
此府庫有限之財而為此無益之事使後世史臣得書之
以為過乎又費寶器若人塗宗順等恒以寶器進獻內廷每
酬其值為費不可勝算雖 聖旨已嘗禁約而彼進獻如
故臣切思府庫寶器儘足以充後宮之用又何必費此有
用之財而買此無用之物傳曰作奇技淫巧以惑上心者
殺無赦若塗宗順等在先王之世不容於死矣臣伏乞
皇上鑒古人節以制度傷財害民之說凡創建寺宇及所
買寶石之費一切勅罷庶幾財不妄費而府庫充實矣

○ 陳言時政疏

余珊

續修四庫全書

三二九

臣惟今日神聖當天文運中興薄海內外皆以為堯舜再
作湯武重來且必有稷契伊周為之佐相與共成正大先
明之業以致太平以迄天休臣等亦效愚忠誠彼朔方相
附以安也何氣化人事未免參錯聖君賢相偶不相值遂
致 陛下召堯舜湯武之資至今未有以成其大抱撥亂
反正之材至今未有以就其功好日漸遠似不克終臣引
領萬里憂憤填臆每欲披瀝寸丹上塵聰聽原無上事迹
涉群疑或指臣以矯激之名加臣以干進之罪為是下筆
躊躇者再今幸俯賜條陳無問諫迷臣不勝感泣哀悼效
唐魏徵謹陳十漸并其致漸之由與夫杜漸之方圖終之

要為一陛下陳之願必露威嚴精神清變焉其一曰紀綱
漸頹臣聞之宋儒朱真曰綱者猶網之有綱也網非綱不
張紀者猶絲之有紀也絲非紀不理故家無紀綱則父不
父子不子家不可得而齊國無紀綱則君不君臣不臣國
不可得而治天下無紀綱則中國非中國夷狄非夷狄天
下不可得而平古之聖王知乎此必先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夷斯齊
勅而精隨絲率而繩懸內外協應本末畢舉所謂天下之
紀綱也正德間逆瑾專權假子亂政顛倒衣裳陵谷易
處不知紀綱為何物矣恭遇 陛下起而振之一體統而
尊朝廷仕多門而專決斷於是天下之政始出於一萬國
之心始繫於一人謂文王綱紀四方矣近年以來承平日
久事繁因循政多有簡名實乖謬而上下之分未定官府
異同而陟罰之法未公紛舉世皆御委其勒馬駘其銜以
為在 朝廷似非在 朝廷以為繫官皆又非在官皆遂
使 朝廷以其心為心百官萬民四夷亦各以其心為心
譬之人病大風手足痠痺不仁筋骨肌骸不為骨居坐卧
難以屈伸此紀綱之類其漸一也其二曰風俗漸壞臣聞
相噓為風相染成俗一人唱之百人和之故曰吳王好劍
術百姓多瘡痍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其實由於朝廷

皇明疏議輯略

卷四

之所好尚而為士習之所轉移是故周之士也貴素之士
也賤戰國之士多縱橫西漢之士多忠厚晉魏重於東京
清談盛於兩晉積之之久習與性成海內從風不自知覺
賈誼所謂習與正人居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習與不
正人居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語此切至之論也古之聖
王先見乎此統理人倫移易末混同天下之和衷使人皆
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耻而必去而天下之
人亦各自相砥礪雅操堅持初不待爵祿之褒嘉刑威之
督責而後知所勸懲也正德間逆瑾等招權敝化一時士
大夫無廉耻者爭先趨附日計鑽研以營富貴鑽研得效
束裝問塗甚至誨淫及於婢女雖卑執事諫多稽首董賢
之車父子兄弟皆垂頭萬年之末風俗波蕩無復士氣矣
恭遇 陛下起而作之營陛乞陞者悉皆罷斥招權納賄
者漸次誅夷一時京師風紀肅然公卿之家門無私容人
謂帝堯於變時雍矣會幾何時去者復來來者弗去自夫
浮沉一世之人首掌銓衡首取一種類美脂膏重富貴薄
名檢之人以為撫按推舉不足深信此輩固融不肯生事
乃峻擢而等寵之是以諛佞風生廉介日銷甚至侯伯專
彈劾罷吏議禮儀納集組聚廉耻蕩然爾又聞市門賸開
賈販仍舊投挑報李喪此簡書不知兵荒之下四方危

皇明疏議輯略

卷四

骨間幾多血耶此風俗之壞其漸二也其三曰國勢漸輕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夫一家有
一家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天下有天下之勢四夷有四
夷之勢以身對家則身重而家輕以家對國則家重而國
輕以國對天下則國重而天下輕以天下對四夷則天下
重而四夷輕古之帝王有見乎此必先端其本正其則使
在戎之勢常尊而在彼之勢常卑伐尊則威立而難犯無
下帶不測之憂彼卑則法行而易制無尾大不掉之患此
所謂審先後權輕重之術也在正德間國柄下移王靈不
振宜其治家無法輕重失倫無以歸君天下制御強臣也

疏議輯本卷四

四十二

是以一變而有安化之叛再變而有逆璫之謀三變而有
宸濠之亂恭遇 陛下攬而鎮之關石和鈞低昂在手龍
驤虎步高下在心萬國諸侯王帛稽首人謂武王一怒而
安天下矣近年以來政頗優柔法多縱弛遂使姦雄潛滋
暗長於隱微之中威立勢成於積習之外往年戊卒殺許
都御史而不究近又殺張都御史而效尤往年戊卒縛賈
察將以立威近又縛桂總兵而報怨動輒擄聚千百為群
圍繞邊城甚於黠虜挾制撫和以安下招安之榜誰何無奈
連上止兵之章是蓋廢法伸恩以復威養亂安豪得志詭叛
益堅招之靡來聚而忽散故驕死之勢備近於蕭牆猶鼠

之風傳笑於外國東造妖胡效之而殺主事北造虛役倣
之而殺縣官中間殘賊殺方面要殺夫子統父接連天下
有不忍名言者然此非 陛下不能俯身齊家端本正則
也特其法令不一閭制失人惑於鄙儒姑息之論率於俗
吏權宜之計誤於姦諛欺罔之詞是以九鼎之威不重於
朝廷而反重於邊陲強令不出於一人而反出於一二戍
卒之口失今不治則方鎮之禍萌於朔度此水之亂成於
涇兵容可已乎此國勢之輕其漸三也其四曰夷狄漸強
臣聞中國之有夷狄猶書之有夜陽之有陰相反相從無
有判然而孤立者顧彼之盛衰視我之強弱以為嚮背耳

疏議輯本卷四

四十三

古謂胡虜無百年之運臣亦謂胡虜無百年之衰試以漢
唐而下言之漢高既困於白登文帝時虜無塞中注句烽
火通於甘泉長安未百年而有呼韓邪之來朝至明章安
順間上谷中山之師燕然漠北之役曾無寇戍未百年也
東漢末年匈奴款塞徙居內郡多招種落接帳連鞬未百
年也而有五胡之雲接自是魏分東西周齊角立楊堅并
吞亦未存百年之久也唐之太宗大召名儒增廣學舍新
羅高昌百濟吐番高麗並遣子弟入學未百年而安史倡
亂吐番劫盟迄於五季契丹桀驁陷我幽燕十六州遂失
河朔又未百年而有宋隆興澶淵之捷南此北兵又未百

年而女貞亂華微欽北狩又未百年鞏緝金入主中國此天地翻覆亘古所無夷狄之禍也又未百年值我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綱常再肅及土木之難會未百年今去洪武百五十八年於茲矣推數循理而觀之夷虜之勢其可坊哉臣詢之四夷莫強於北狄而北狄莫盛於吐番蓋古之回紇亦匈奴之種也其騎悍勇帶甲百萬小王子爲其逐遁數千里盡有其地每撫創抵掌志吞西河未忘也曩甘肅之圍財糧兵耳若乃東胡踰關於遼海捷輒蹂躪於沙漠寇戎跳梁於西川不知凡幾族類凡幾兆衆率皆肥馬利兵長大駭猛動輒有飛揚跋扈之氣氣數相

此表四

四十四

萬

爭衛不下而萬方其遺戍父母妻子流泣以送自分無生還之期及其到邊迫於瀕番日朘月削衣糧盡依盡以供番匪至更番死者過半又貪官債帥百立名色巧爲科歛而臻載以輸請謁之門者不可勝算是以我軍益困終歲罷勞不得一飽而反傭工富番耕地養犬馬以自給甚至其赴湯蹈火挾輶先登立萬里之奇功哉舉此一邊他可創見大同兵變職此之由臣聞盛衰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肉食者鄙不能早見預科爲陛下亟求所以制禦之道克戰之方乃假鎮靜虛名以益無能

此表四

四十五

萬

之本也故直錯曰人情莫不心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德德為漢文言之使龜錯而愚人也則不足信使果智也豈非切至之論而可以權數火之哉哉 太祖高皇帝汎掃胡元奄有天

通鑑綱目卷四

四十六

二

者納集組聚推天下之膏脂骨血輦載以輸權倖之門者動以萬計是故財用日益以竭民心日益以離怨讎交與海內洶洶大寇劉七等乘之倡亂於東北鄆魯等煽禍於西南持挺一呼諸衣數萬所過焚劫靡有孑遺至勤王師十數萬奔走七八年間而未定天厭厥亂為生 皇上起而矣之新制初創州縣民隱積年連於一切罷除民用矢心含泣思奮以為今日復親漢官可謂文王懷保小民矣曾幾何時事未盡一令或及汗黃紙糊租白紙科催冗食之征下及雞豚造織之需自同商賈江淮困於赤旱母子相食豫苦於剽掠盜賊縱橫而川陝湖南之民則又終

通鑑綱目卷四

四十七

二

歲勤動疲於供軍竭於祿米自是銷骨飲恨田野嗷嗷無復樂生之心矣以今觀之形拘勢格心違跡判父子兄弟不相保君臣上下不相維國勢搖搖如驚濤怒浪不繫之舟舟中人顏不變顧以為安流臣不知其何心也此邦木之摧其漸五也其六曰人才漸彫臣按仲尼丁周之末而歎才之難得郭泰傷漢之衰而嘆人之云亡夫以成周亂臣十人若太公散宜生輩皆稷契皋夔之流亞誠難其人矣至於東漢人才如李膺范滂者皆不過一節之士耳何謂亡之不知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非必借才於異代人人如稷契皋夔而後謂之才也彼李范之徒誠一時賢人君子天以遺人君共濟時艱漢室不知所重孽寵姦邪戕賊正士而膺滂輩亦不自愛互相標榜激成黨錮身被淫刑禍及朋友而國以殄存郭泰安得不傷之乎臣以為人之云亡非惟君棄之亦自棄之也若枉其才而用之則位或不當其才才或不稱其位屈其所未盡用其所難知事委叢睦終焉後艱雖有其人與無人同謂之人亡亦可也何以明其然也三代而下尤岳氣分士無全節熟民事者或不悉吏幹通武略者或不解文謀才華可取鄙行不如求士於十亂之上誠難矣顧惟人君養之有素擇之惟謹器使之而各當其苟君既不擇所宜又付之於枉

又使之邪間正疎間親新聞舊屢轉而播棄之而死徙之
 而謂國有其人乎哉 國家造上日久非無賢才之足用
 也自瑾銳亂政以來衣冠受禍死亡流竄椎剝幾盡值我
 皇上哀而錄之死者贈官生者還職甚至峻擢不限資格
 方是時海內之士無不感泣思奮願為田橫之死客久矣
 何狂瞽之言有不當聖心者一鳴輒叱去昔已降調外任
 今或編配遐荒昔已禁錮終身今或棄死燬陞益自呂柟
 鄒守益等去而館閣空顧清汪俊等去而部寺空張源胡
 瓊等死而科道空間有一二英傑係籍籍者又枉之於
 弗當之位或又往往為權姦擯固者忌其忠言之悟主才
 能之勝已也多方排難曲為安置遣之俾不遂以故忠邪
 牛驥之士皆得以盤據角立其間而 陛下耳當目眩亦
 聞於楚咻齊語之市熏陶銷鑠忽不自知其在鮑魚之肆
 矣焉能為秦無人焉能為魯多賢哉此人才之彫其漸大
 也其七曰言路漸塞臣聞夏商湯拜言改過其興也勃
 焉夏癸商辛拒諫飾非其亡也忽焉夫以一代之興亡係
 一言之從違其迹雖微而其禍甚著人主之於諫言也其
 可忽哉是故古之哲后興王炳於幾先事無微而不察言
 無微而可略苦口者比之良藥峭直者喻之從繩納以降
 其志聞以拜厥躬猶恐驕惰之易生而忠誠之不上達也

皇明疏議輯略 卷四 四十八

於是取諫之鼓置焉告善之旌植焉戒慎之報焉誹謗
 之示焉尚防其弊也又制官以言為常言則左史書之
 右史書之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又恐
 其廢也每歲孟春遣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司相規工執藝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是以求言彌切聖德彌光俞
 咻之風通於上下彼叔末之朝淺智之君不樂讜言備好
 諛佞如護疾忌醫寧滅其身而不悟也豈足法哉我 祖
 宗以來內設六科十三道外設按察司等官以司糾舉雖
 寓專責之意於科道初不以諫議名官蓋欲海內人人得
 以盡言而不徒科道為然也自逆瑾等相繼竊柄深忌忠
 言之發已為私也專取一種輒熟易制之徒為之鷹犬互
 塞言路蒙蔽主心以苟圖富貴於目前不顧危亡於旦夕
 一有正士少觸忌諱非遠加貶竄即痛加筆楚務置之死
 地而後已值我 皇上起而錄之各正其位於是堂諫作
 敢言之風廟堂揖都俞之美凡溫言嘉答不曰所言有理
 則曰着了來說聽納如流略無抵忤方是時海內翕然思
 見德化之成無幾日矣比來降心未懲其忿逆耳或動諸
 頑不勤諫而折人以言即臆度而虞人以詐朝進一封
 牘千里甚至三木囊頭九泉含泣即今朝野以目無復汝
 黜張綱之流矣臣聞唐相李絳有云君尊如天臣卑如地

皇明疏議輯略 卷四 四十九

如有雷達之威彼晝度夜思始欲陳十事俄而去五六及將以聞又憚而削其半蓋恐不測之禍及於身耳由此言觀之則今之諫官將之使言尚恐不及况又訶責貶斥而死徙之誰肯不為自便之計而務為危言以取辱哉此言路之樂其漸也其八曰邪正漸消臣聞天下之事有是非天下之人有邪正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而後人之邪正不為其所混淆也然非之心人皆有之邪正之人獨不可辨乎顧惟吾性有所偏情有所溺是以雖知其為邪而吾非邪之志不篤雖知其為正而吾是正之心不堅况夫其人便僻側媚之態既足以蠱惑志胥史狡僞之術又足以眩聰明熏灼既久則與之俱化而不覺其誰為邪誰為正孰是而孰非矣今夫孔雀鸞鳳天下所共知也高德孺指孔雀為鸞而僭帝信之是豈真不知哉蓋其心憚目眩而無見於雀與鸞耳世之是非邪正無辨於前者何以異此臣以為邪人自有姦邪之情狀正人自有剛正之氣象陰陽各以類分是非明白易見彼忠言逆耳遠衆特立輕富貴重名檢舍生取義不避斧鉞之誅者必正人也正人之言求其是媚眉承睫伐異黨同專藉祿賜名節貪生畏死不顧天下之利害者必邪人也邪人之言飾其非在人主虛其心去其偏空吾術鑑靜以觀之耳若徒以阿

諛諛者各卷四 五十一

諛諛從為忠臣犯顏抵忤為逆子則姦人得以正言飾邪行是非顛倒邪正混淆幾何而不指雀為鸞也哉正德間瑾輩家上引用姦邪排斥正士國是日非正坐此弊皇

其漸八也其九曰君臣漸睽臣聞臯陶陳安民之謨曰同寅協恭和衷哉宋儒蔡沈釋之曰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如雷霆之威君可畏而不可以言和矣不知天生厥后以為民天生厥臣以為君有一代之君必有一代之臣雲龍風虎之相從股肱耳目之相須分雖尊嚴而可畏情甚親狎而相和矣然和豈易言哉高宗之告傳說曰若作酒醴爾惟醴藜若作和羹爾惟鹽梅蓋調燮之資非臣無望矣是故臣之於君必以柔濟剛以平濟石左右規正以成其德君之於臣必以誠孚心以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意逆志殷勤開納以行其言夫然後上下一心官府一體
敬而無失和而不同其斯以爲和乎若曰吾君也爾臣也
天地之分也必大聲色而厲之以威必聘辨給而折之以
詞必眩聰明而度之以詐肆爲猜忌過於狐疑耻見屈於
正論忘受欺於姦諛則縞金之似舉動即具弓蛇之影恍
惚成疾而君曰朕臣曰離矣尚望其同寅和衷以共成興
王之業哉恭惟 陛下帝堯欽明成湯勇智從即位以來
恭默思道稽察求賢欽大臣百僚群臣一于是腹心之相
視萬無此失矣自夫大禮之議言人人殊故有不當 聖
心者輒譏叱之死然深望其盡綱中之當也 陛下篤
於至孝有見於尊親而無見於聚訟之家矣而不知邪佞
相觀巧發奇中以汙其 陛下之名器紀綱者不亦而
陛下既以先入之言爲 陛下之而自無不合犯之而自無
不焦者嗣是而後大 陛下之小臣畏懼足將進而趨趨口
欲言而囁嚅上下峻截內 陛下之疾寔寔候於載鬼張弧
之間正賈誼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陸一脛之大矣於腰
一指之大幾於股血牀下得同流行止不可屈伸失今不
治將入骨髓臣恐扁鵲望臣侯而走也和表之道豈其然
哉此君臣之嘆其漸九也其十曰災異漸臻臣聞漢儒董
仲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

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恫懼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迺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
也夫天積氣耳靡靡靡何告戒若是之詳仁愛若是之
篤那不知人之所爲其善惡之極實與天地流通而往來
相應積後之氣亦與天地摩盪而上下相推事感象動一
際陽自然之理有非安排布置而然也况人君者天之子
父子之間猶且呼以尤真切也故父之于子喜焉而
撫摩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鞭叱之亦爲愛也天之於君
喜焉而備之固以爲愛也怒焉而譴懼之亦以爲愛也
天既無往而不愛乎君子當無往而不敬乎公若狎恩恃
愛以爲天終不足畏也天愛不足惜也故行惡習戕殘而
馳驅之是爲恒君悖子天必割愛而改顧他人矣嗚呼天
乎其可忽乎在昔正德間崇信姦回背棄天道上天聖愛
亦累矣至於迅雷烈風日食星變山崩地震水旱見龍之
妖曾無虛日而尚不肯晚年謫見寢宮一炬燬燼方且嘖
泣何嗟久矣惟天無親眷于有德仰惟 皇上降生之期
河清三日自是城上郁郁紛紛蕭索輪困有宋祖紫雲之
慶又龍圖閣上脉墳起伏下小兒暴長數尺帝王之興
豈偶然哉迨夫嗣登寶位初政清明山川出雲和氣慈壽
南山聞鳳凰之聲華村產麒麟之種雖古帝王受命之符

不多讓矣近年以來胡赫斯怒天災存興往歲東南洪水
沒都城西北赤地連千里淮海揚波駕出三江之上京師
地震再見十月之陰劇賊縱橫起山之東賊奔流離滿江
以北至於兗第母子析骸相食此古今所罕見之災也頃
歲以來雨霪殺禽獸雷風伐樹屋盜陽軍婦產子兩頭無
極赤風晝晦如夜而三起地震累月旬見報不絕書皆自
西北而東南然不知其為何祥也况陰霾之氣上薄陽精
白晝冥冥罕有光米无可忌乎此災異之臻其漸十也凡
此十者天子有一無以保四海諸侯有一無以保社稷大
夫有一無以保宗廟士庶人有一無以保其身况無有而

疏議

五十四

十備矣今 陛下縱堯舜上聖之資乘湯武興王之運天
眷方隆人心初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宜無不得者然何
以獲此於天耶臣莫得而知也嗚呼其無乃宰相召之歟
非耶臣惟念主國治莫先於置相置相莫要於內閣蓋其師
傳之職賓友之位論道以變理陰陽宣化以運平四時言動
關君德之失得設法係天人之去皆非他宰輔小臣百執
事可以出入進退其間者求之古人如稷契伊周為天下
萬世之第一流始克當之今不可得而見矣就以一代之
才供一代之用亦必揀選難慎求如漢陵勃之重厚唐房
杜之謀斷宋韓范之救時庶免顛隳不徒執簿呼名塞坐

資級備負數而已然不知今日內閣為宰相之第一人者
果稷契伊周之佐歟抑平勃房杜韓范之佐歟臣見其直
不如陵厚不如勃謀斷不如房杜而救時又不如韓范遠
甚徒以奸佞伴食怙寵上激天變下鼓民怨中失物望臣
固以逆知其斷非天下之第一派人矣夫居天下第一等
之位而非天下第一流之人正臣所謂有聖君無賢佐時
不相值功不可成曾貞觀廢曆之不若則將焉用彼相矣
進言者或死或浮或知或否願望畏悞又不肯為 陛下
一傾吐之而使 陛下不自知覺誤於信任方倚之以就
大事抑豈知其真京之中元氣日耗天春日離寇難日作

疏議

五十五

必至河決魚爛而後已此其梗化之源基禍之本臣忝同
舟已逆知之不忍坐視以昏陸沉故因求言之詔而敢及
之也臣謹按 陛下之師得易同人之屯四持太師之權
而勢不能以自克五隔強臣之拒而情莫得以下同又屯
飛鴻伏當經綸之任無濟難之才將有折足覆餗之凶不
可以不慎也臣又按 陛下之友得易始之剝一陰生於
下而君子之朋將以類去一陽剝於上而小人之朋將以
類聚若是者王順長息則我之使注訓傳下則我之仇尚
友之云雖然復次剝剝者復之藏也夫次姤姤者夫之伏
也禍福相倚治亂相尋未有剝而不復姤而不夫者防乎

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臣願 陛下謹未然之防而進
將來之陽若曰士之虞也求其為斯世也而不必如范升
之詆誦士之出也求其順吾志也而不必如張楷之責望
人言犯姦邪而已不覺人言外有變而內不知則是縱陰
抑陽黨邪階正雖有金柅之固不可止矣豈不激成天變
也哉臣聞地者坤道也臣道也夷狄之道也法宜靜不宜
動今地震京師且在十月者茲謂重陰相臣妨政天下不
寧在三邊者君相不能制夷狄而夷虜侵中國積陰為水
雨水不時則水潦為敗大水沒都城則除涉陽小人在相
位兵起之兆也豈不覺發禽獸者國任小人而弗疑也雷
霹靂天風伐屋折木者小人在高位賢人走道也人生有
西首四日茲謂人禍政出多門宰相亂位四夷來侵之象
亦風主火災賢佞不分官人無序故火失其性夫災不妄
作變不虛生人感天應捷於樽斝然則今日之變謂非相
臣之積漸也耶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其所由來漸矣出辨之不早辨也夫是臣者歷事先朝
曾無寸補每以姦佞暗取寵榮既從前報之重莫及噬臍
之悔此 陛下之所親見也今又出營虛譽以欺 陛下
於再誤若弗早辨則後車弗戒禍將焉極臣以為此臣不
去則紀綱益頹而風俗益壞此臣不去則國勢益輕而興

狄益強此臣不去則邦本益搖而人才益彫此臣不去則
言路益塞而邪正益淆此臣不去則君臣益睽而災異益
臻益之而甚不惟漸也臣請 陛下亟去之更求才無文
武應變與神可與共濟時艱如昔大學士楊一清惇德夙
成木強重厚可與共臨患難如今大學士石瑄若有其人
同置左右如不無得寧虛位以俟而不求備焉斯與政可
除人才可用必有上帝者默資良弼起而協夢卜之求矣
臣設荒疎逆棄土之臣平生未識宰相一面去京師萬里
豈有深怨積怒於是臣而固欲攻之以快已私也哉其所
以反覆開論不避斧鑕之誅者區區之意以為宰相論道
親切化原苟非其人必基禍本况其臣又為宰相之第一
人關係中興治忽尤為至要至要而明詔所謂獎政未除
人才未用正在於此故為國長遠之慮而不敢自為身謀
其愚亦可見矣願 陛下霽威詳察焉至於杜漸之方非有
他說也即此而可觀其由圖終之要不必巧術也即此而
當及其初臣請 陛下默坐澄心試思之前日新收紀綱
何如耶即今何以漸頹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總攝倫要以
一體統整齊條貫以戒紛更正名分而定上下之志公賞
罰而謹子奪之微使天下之人各承其教而莫能不歸於
約束各從其令而莫敢有出乎範圍斯紀綱振矣然此或

可振於一時而其久未保不頹也必如宋儒朱熹所謂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愛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必如詩之所謂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而後紀綱有所藉而施蓋君心者紀綱之本而人才者又紀綱之用也本不立則其用不行故君心不能以自正必先作人以聚人才人才既得而後可以親君子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跡則紀綱恒振而不頹矣前日新政風俗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痛抑奔競以獎恬退旌別淑慝以表宅里使天下皆知忘利之可慕而必為嗜利之可羞而必去斯風俗正矣然此或可正於一時而

論說輯要卷四

二

五十八

其久未保不壞也必如宋儒程顥所謂脩理學校以崇尚教育之則可不日而復古尊禮師儒以風勸奮勵之庶可一道德而同俗蓋師儒者賢才之則而學校者又風俗之源也師學不正則道德不齊故人君者必慎師儒督學之選以造人才人才既成然後孝弟達於鄉曲行義著於朝廷卑弱之氣可變而盛大萎靡之勢可起而植立則風俗恒正而不壞矣前日新政國勢何如耶即今何以漸輕必求賢相與之講明申明國憲以肅軍令開首原格而窮造謀勦滅軍務全獲象鏡之首領備撫師必痛革姑息之恩使人皆知京師之為重而四方之為輕斯國勢尊矣然

此或可尊於一時而未可以持久也臣惟我朝都燕徒以形勝要害為固原未立有三鎮之兵後來雖調兩直隸等處官軍上京操備比當防秋率皆虛應故事未免顧此失彼作法於涼禁兵雖設有十二衛死亡差占日見孱弱殊不足以備非常而邊兵生長虜界習與性成世變風移強悍百倍近年以來內寇頻作莫可誰何往往起調邊方仗以功成是以內輕外重此輩勢成專一得以窺伺玩我京兵甘肅大同兵變由此為今之計莫若罷直隸等處上班操軍就以宣府大同為北鎮之兵西以近紫荊州郡為西鎮東以近山海州郡為東鎮北鎮因其見在不必添兵止

論說輯要卷四

五十九

於東西二鎮添精兵各二三萬在此屯守操練以扼紫荊山海等處關隘仍各聽京師有事調發應援而北鎮驍勇者盡籍其名以送團營助操練之數每半年內將東西二鎮兵選撥一半兌換北鎮兵若干更番北守以易北兵來京操練口原止於當身月糧及於家室輪轉循環歲以為常天然則外既不失其防秋之備內可不患其猝變之虞彼專一之勢由此而折我強幹之威由此而堅國勢恒尊而不輕矣前日新政夷狄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強必求賢相與之講明闡以內惟 陛下與群臣治之闡以外實總制榜一清理之無輕與交鋒而貪天功投民命於餓虎

之咏無與通和而失事機填民膏於虛壑之險措克衣糧者必默虛獲功次者必誅寧我守之有餘而彼攻之不足斯夷狄制矣然此或可制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備邊之法不過攻與守而已而攻守之具必先有備而後無患今之胡虜犯邊動號數十萬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而收兵數少上可分中堡隘不敢輕動以待其來來而不去始聞朝廷請給兵糧文移往來動經旬月緩不及事以致於敗正金人所謂待汝家議論定我己過河矣應變之機豈其然哉臣以為虜多求也必有其處其處可以通虜常行者料亦不多我於其處先備芻餉棟設精兵或募

聖諭輯覽卷四

六十一

土著共克其數緩處可數千急處可數萬屯守於此命一大將統之不時訓練以為戰兵專伺敵之來若敵勢銳我且據險按兵不與迎戰堅壁清野俾虜無所掠彼必不能持久可坐待其困而勢自分然後我兵奮力追躡其後彼若又復鳥集再圖反拒我則乘其未合勾呼各處戰兵四面夾擊則我以逸而當其勞彼以老而當其銳未有不克捷者矣至於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平涼等處邊地均入化內豈無山川險易林木疏數廣騎趨避可守可屯可牧處近年以來因循怠弛斬木捕獸自併其藩籬壅水次沙自填其溝壑虜得馳騁肆無顧忌為今計莫若

勅各邊巡撫大臣復與周巡務求其地可以屯種必得趙充國之金城萬斛其處可以牧放必如王毛仲之雲錦成群蹊若干墾墜以謹禁防增何處墩臺以明斥埃凡榆柳要徑可植可塞可以分據而參備者靡不條具臆總制楊一清料理以責成功如往年經略花馬池等處故事則攻守有具臨事無倉皇失措之虞而夷虜可恒制矣前日新政邦本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搖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擇守令而重農務黜貪殘而清府庫咸織造增添之需以寬民力罷工兵冗食之費以裕民財水旱預備無致流離而緩不可救盜賊先弭無致滋蔓而急不可圖毛田子粒固可

聖諭輯覽卷四

六十一

實徵而取軍供山澤附餘亦可查給而充祿米是皆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斯邦本固矣然此或可固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自古救荒無善政弭盜無巧術惟在預足衣食使不為饑寒之所迫耳然衣食有限莫能以戶給也要之可行於今其惟朱熹社倉之法為良乎而其條件班班具在乞勅戶部頒布各郡縣擇賢能守佐責限施行未必無補也此法既行則饑寒有備而盜賊可弭仍勅兵部查照兩直隸捕盜御史亦勅各處巡守等官嚴捕預勦每年終將所在有無盜發及擒斬多少造冊奏繳以憑論功陟降茲亦遏盜之機有不可緩者至乃屯田足邊

民之要務如在漢趙克國稻田金城可二千頃得粟數十萬唐韓重華開代北田三十八萬餘里得粟二十萬元自京畿海涯往蒿之地立軍民萬戶府募南民耕佃歲可收粟百萬石此皆古人已試之成效而其地固在也造化之氣本無停機安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乎臣請陛下青各邊設道等官募壯士願也遣者從塞下與步兵雜耕其間若直沽通州沿海等處亦募南民界東鎮在築堤捍水為田俱官給牛種器具勸之播時須一歲後使之自給海涯之地多在腹裏無事哨守凡在塞下者當草生之期發騎就草以為耕者遊兵防其寇釁仍於田所聚塞列

疏議制卷四

三

六十三

隊部曲相保屬雖大舉攻之不能害則戰守有備而耕者不變收穫有利而邊儲可充矣是在陛下乾斷力行不為橫議所挽而或中沮爾祿米難供由於宗室蕃衍我國家詭膺天命梓億萬載無疆之休方興未艾後何以給時極勢窮理當必變考之漢唐宋以來宗室子弟莫不校學有入仕之途有科舉之選一時得人如漢之劉向唐之李勉李石宋之趙汝愚皆名儒碩相萬世瞻仰固未嘗無益於國家而有同姓之嫌也請教禮部集議如得開此一途則帝室神明之胄其才必有大過人者誠得周召毛原以夾輔周室非惟宗祧之託可綿固於萬年而官廩之常

亦可以省祿米十分之五邦本恆固而不搖矣前日新政人才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彫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教飭銓選而難慎任使綜核名實而洗拔幽陰量能授職不以諛言而任其才度德定位不以私恩而濫厥官極清汪俊呂柟等召還京秩以備省院部臺之用張源胡璣王恩等量加贈祿以慰志身殉國之忠權姦嫉毀忠良再參之與論吏曹承奉內閣必斷日聖訓則選選周防任用等信斯人才盛矣然此或可益於一時而亦未可以持久也臣惟今日選才莫先於學校而學校之教莫要於立師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與其賢者能者其得人之盛

疏議制卷四

六十三

莫可尚已漢唐而下雖有太學郡縣等學以養士賢良孝廉明經進士等科以取士要皆師道未立名實未議會未得古人才十之一奈何欲效周官之治乎哉聖祖立國之初最重師儒之職非明經宿儒不得充補是選故師道尊嚴一時得人於斯為盛近世以來進士滋多不以是職為重每強甲科下第舉人任之有不願就者止以一種無學術無節行歲首老生克位而已所在上司每以奴隸之師之云乎至督學之臣雖掄選而來亦多未稱况已以口耳之昏昏而律人以聖賢之昭昭誰其信之且所督地方動經數千里雖遠巡二三年未得一過至有終歲勤若燈

火翽翽不經品題而輒復遷去者皆是模不模範不範士無所依歸竟流於下而已中間亦有剽竊詞華倖登科第者凡以獻之天子之庭亦不過前日之所養也是安得有其人乎請今後校學之官不必廣授濫設如是之多惟精選者儒宿學才行之士試中而後授略倣宋元舊故事天下郡縣學不過五六十或七八十員而已仍責內外大臣藩臬等官一以師禮相遇無使奔趨跪拜至於奴賤則彼皆以道自尊而人亦尊之樂於教育無有廢師矣其督學憲臣選之亦不徒學行之優也又必求其年力精敏甘淡薄耐辛苦者為之責撫按官督催巡歷無間險遠每年一

疏議輯略卷四

六十四

調如得異才加人數等者每年終將試卷封送禮部勘實通其姓名於朝廷而師儒督學率以九年為滿課其德業徑陞京秩以酬其勞如是常才及不稱職者先後查黜亦不許妄呈禮部至有冗濫之失其果累試異等曾無過犯或阨於時命累科不第以致歲月蹉跎者量授一官如今待詔文登故事無使後日貽黃巢李振落第之患斯猶賢有素取才無窮人才恒盛而不彫矣前日新政言路何如耶即今何以漸塞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之曲折難容彼必有不公之事我於甘言易受彼必有曲順之情不然何彼不樂生寧拂我以去是無求於我者也不亦賢乎何此

不肯死寧順我以此是有求於我者也不亦佞乎於是降情以納其面折正色以拒其甘言辯者不折之以詞狂者不厲之以威有因言而謫如呂柟等者還其官職有秉直而死如張源等者錄其子孫或復唐輪對之制或申宋辱臺之罰如此則下無不盡之言上無不知之事而古路通矣然此或可通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寒也臣聞漢行言變如鈞得封侯直如弦死道邊自古枉道易合直道難容彼直臣者為姦佞者眼中之丁必欲拔去而後已豈容又於其位待盡所言哉且如漢張綱理輪直使也而為梁冀所恨使之刺廣陵幾為賊張嬰所陷唐顏真卿三朝者

疏議輯略各卷四

六十五

直也而為盧杞所嫉遣之使許州竟為李希烈所殺或又陽為推重陰加排沮如朱異間侍讀徐擒願補都守李林甫為侍即盧綸自請屠屠凡此陰謀不可數計苟非其人剛直出於天性卓然不為利害所搖或者安能自立於朝耶縱有其人矣而或寡學術短才辯不足以發難顯之情有其才矣又賦性姦回宅心閃倏不肯以輪而折之意求如唐陸贄精忠辯達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三百年間幾何人哉此又求言者不可不深察而曲成之也臣請陛下繼自今遇科道之臣必因人而試其言因言以察其心務求賢否之必得仍勅吏部查成弘之世以言官董疏

之多寡而為考察陟降之上下苟有直聲動朝廷英名翕赫者必使之常侍左右以終其職若無故列名銓注外補及反間遷謫私假差使者此即權奸扶同欺罔陷害忠良冀昇盧李之故智也則反坐而抵罪之斯忠臣得行其志姦臣難遂其私言路恒通而不塞矣前日新政邪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清必求賢相與之講明彼邪人之行偽而其說巧巧者愛所由來正人之行實而其言拙拙者惡所由至巧愛易投吾且勿愛而觀其行偽斯得矣拙惡易犯吾且勿惡而省其私實斯得矣又必講學窮理以致其知博問延訪以辨其才不輕假顏色而為其伺察不輕泄辭

蘇轍對策卷四

六十六

令而為其逆探絕胡廣之中庸誅味道之兩可斯邪正別矣然此或可別於一時未能保其久而不消也臣惟天下之道二正與邪而已矣出乎此則入乎彼差之毫釐謬以千里邪正之間治亂判焉苟非察於人倫明於物理之極致確乎不為他岐之所惑者幾何不流於楊氏為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也哉如此之人世亦不必嘗見褒衣博帶服巾而毅然者今世號為道學倡引生徒宴多黨與或匿跡於古僻幽深之寺或棲身於寬闊泉野之堂開口高談窮搜天外空擊附會妄詆聖賢海內慕名從風而靡以致優仕乃持此以而謀王獻斷國論其害有不可勝言者

臣惟王安石宋室名臣文章擢行高一世非不可慕而可奇也直以學術之偏變更新法耗宋家三百年之元氣以訖於亡可不戒哉臣請陛下留神聰察務得其人申明我聖祖學規之戒今後儒學科舉之士及選拔進納之臣務宜從正敷陳正道不許縱橫曲說必有偏邪違者治罪罷斥若有以其言纂集成帙眩惑人心違背無窮者即毀其版而火其書仍以非聖之罪罪之斯邪正恒別而不消矣前日新政君臣何如耶即今何以漸清必求賢相與之講明按骨中之荏蒂慶千載之明良敬大臣以恤股肱體群臣而通耳目推誠撫御使彼我之性情淡洽虛心聽

蘇轍對策卷四

六十七

納使上下之血脉周流仍勅吏部通查前日以讒去位十數餘人召還館閣部察其狂味於既往期其策勵於將來以示我之能容以表我之不校是即帝堯之任賢勿貳成湯之改過不吝而君臣諧矣然此但一時允諧之盛而非可久之道也臣惟明良之敬唐虞所以喜起於股肱耳目康鴻之詩周王所以燕樂於群臣是當益取永言諷詠以協上下之情飲食聚會以誘忠告之益非徒一於勢分之尊嚴而惟口服之好樂也漢唐而下若高祖宴於長樂群臣次起上壽武帝宴於柏梁群臣即席賦詩唐之太宗丹霄積翠之宴君臣得詢貞觀治要其雍容氣象可想見

一第... 丹... 黃... 日... 華... 全... 書... 第... 〇... 反... 文... 句...

於當時至於上元觀燈觀稼較彼死中當在釣魚之類此
又宋之君臣不知和會之慶也哉 聖祖萬幾之暇亦有
君臣同遊之語 文皇以後早午晚一日三朝每御便殿
訪求治理慶成臘八端午諸宴稍錯交舉未聞有問是豈
輕於狎媚不知省費之經耶益欲君臣常常接見以為治
道慮耳故一時君臣若三楊三劉諸學士情款日密嫌隙
不生得保令終以全功名通年以來早朝之外已廢午晚
雖慶成經筵盛大典禮間亦舉行近見邸報又稱地方多
事明年慶成宴免辦臣不勝駭異夫所謂慶成者以君臣
共成太平所以簪花啜酒而慶之也今情小費而廢大典

疏議輯略卷四

六十八

是慶不可成而天下無太平之期豈不貽四方觀嘆昔
逆瑾時慶成簪花偶遺天下太平凶寧不若餘年時以為
先徵况今片與其宴而志能之乎豈非太平之象也臣請
陛下繼自今早朝之暇則果午晚以訪治道慶成經筵凡
大燕會時舉下廢以親群臣則上下交孚以威立用而恒
不勝矣至於災異之漸臻由於九漸之末九漸既杜則
天地交泰萬物和暢以和召和而天休必至可十全矣尚
何災異之足慮哉雖然圖終之要下外此十事十事之內
尤莫要乎人才蓋人才者天地之紀萬化之源也方今盛
世何患無才但時入後天一陰當午精醇之氣有限人才

之出不常如顧清汪俊呂坤 曹燕那守益輩輩雖未可媿
矣伊問求之當世亦未有能超然出其右者倘以謗言不
實學術不同或議禮未當遽置之閑散編配流落之間恐
非中興之象也今幸承明詔求言及人才未用臣以為
帝德光天格于上下萬邦恭獻共惟帝臣豈復有遺賢之
歎臣願 陛下擴包荒之度憐救時之才召而用之以圖
惟厥終其言行政事必有可觀者臣不勝懋懋臣又惟帝
王之孝莫大乎以志養也臣在 先朝獲親親 恭穆獻
皇帝之治國也專以勤學好問為本源容物好賢為先務
每退朝之燕絕跡寢宮留神書節日召紀善等官講解經

疏議輯略卷四

六十九

義一有未明親書條段出而審問至再至三務得諸心而
後已不樂宴遊雖陽春白雪之臺未見一登不好聲色雖
楚腰莫愁之麗未見一選臨朝端穆禮士殷勤亦未見有
輕假辭色令人得以窺測其涵養本源如此是以智慮日
益精明懿望日益隆重雖河間之大雅不群東平之為善
最樂不得專美於前矣至於處家強無井之家待禮厲強
悍之士率皆含汗納垢但質之朝廷付之有司而已初未
有幾微見於言面輒以刑威勢劫使人措躬之無地也其
恕人容物又如此惟其積累之厚故其發達之深詎生
皇上以為聖子繼述文武以有天下今尊有聖孫特稱皇

帝可謂尊之至矣廟號觀德祀以天子又可謂養之至矣
聖孝如天雖帝舜之至孝武王之達孝何以加此顧於議
禮之臣言偶未合輒以悖逆加之謫配死竄朝寧為之一
空似非哉 獻皇帝平日好賢禮士之至情恕人容物之
聖志也苟不得其志雖尊以天子之貴養以天子之富庸
安乎然則 陛下何不起而用之各還其職以駁奔走於
觀德廟中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升歌於堂依我聲聲以樂
我 獻皇帝含咲於九成文武臣民騰歡於四海則正孟
軻所謂事親可如曾參之養志楊雄所謂寧親莫大得四
海之歡心不亦純孝至極史書萬古出虞帝周武之上也
然其本不在乎遠求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清心寡
慾其道不在乎多言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勤學好問
其術不在乎泛為而惟在法我 獻皇帝之容人恕物於
此而又卜賢相以師之屏姦邪以守之進科道以扶之如
此而舊章不復弊政不除人才不用生民不安邊儲不飭
軍儲不充十漸不杜五事不修天變不彌中興不成臣未
之聞也

皇明疏議輯覽卷五

聖學

開經筵疏

楊士奇

伏惟 皇上肇基寶位繼承 列聖統御萬邦必明堯舜
禹湯文武之道以興唐虞三代之治然其根本在致力於
聖學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學而能致治者也去年十月
內 宣宗皇帝御左順門召臣士奇諭之曰明年春暖東
宮出文華殿讀書凡內外侍從俱用慎擇賢良廉謹之臣
不幸 宣宗上賓中外哀戚臣未敢遽言然此事至重不
敢久默臣聞尚書口王人求多聞時維建事學於古訓乃

有獲經筵侍講之官實為學之資今 皇上進學養德當
預擇講官必得明學貫道言行端正老成重厚識達大體
者數人以供其職庶以上副 先帝之意乞預命吏部禮
部翰林院公同推舉其各陳奏取自上裁如或其人學術
不正之心行已素無善舉者不得濫預蓋師友之臣即他
日輔導之臣不可不擇也又聞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漢
臣諛厥后自皇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蓋言僕臣賢否係君
德重輕如此自古聖賢之君左右使令必用正人今 皇
上富於春秋凡起居出入一應隨侍及使用之人皆宜選
擇行已端莊立心正當者使在左右庶不正之言不正之

習悉皆屏遠不得以上惑聰明或其人舉動輕佻語言
褻慢立心行已不止者皆宜早去之若隨侍既久言聽計
從後來欲去其難矣古語云與善人處如入芝蘭之室
與不善人處如入鮑魚之肆蓋言慎所漸染也此在常人
尚須謹擇何況天子之左右乎

緝熙聖學疏

薛瑄

近日有臣下進言欲開經筵以緝熙聖學者雖蒙 聖德
允納未見施行蓋欲俟軍旅事平之日以開講也臣愚以
爲當 聖主中興之時天步維艱之日正講論爲學爲治
之道不可一日而緩焉者也昔漢光武躬擐甲冑討除群

疏議輯覽卷五

二

兇猶且投戈講藝意馬論道軍旅之間未嘗一日廢學故
能舉群盜如鴻毛復大業猶及掌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成
大功也唐太宗與魏征論除寇亂一時潛邸從龍之臣皆
文學智謀之士日夕相與論爲學致治之道身忘其倦故
能剗削僭偽拯濟生民此講學所以有資於戡大難也近
者漢北醜虜雖陸梁爲寇而內外禦侮各有其人堂堂天
下號令一施風行草偃非至如漢唐草昧之秋也顧可以
斯時而少緩講學之事乎伏望 皇上命廷臣集議經筵
儀式務從簡約不尚奢華仍博選公卿侍從文學之臣有
學術純正持已端方謀慮深遠才識超卓通達古今明練

治體者一二十人使之更代入直恭遇 皇上視朝之暇
日御便殿即召各臣進講其所講之書先大學論語中府
孟子無講尚書春秋諸史則資治通鑑綱目務要詳細陳
說聖賢脩己治人之要懇切開告帝王端心出治之方以
至唐虞三代漢唐宋以來人君行何道而天下治安爲何
事而天下喪亂與夫賞善罰惡之典任賢去邪之道莫不
畢陳於前如此則講讀之臣庶可日備其職講讀之職既
脩雖 皇上聰明上智之資實由於天錫而朝夕緝熙啟
沃之力亦有益於聖心聖學日新聖德日明於以脩治道
則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而

疏議輯覽卷五

三

治道有脩明之効於以攘夷虜則脩軍政以簡將帥簡將
帥以練士卒練士卒以討夷虜而夷虜有殄滅之期此講
學有資於成大功戡大難宜急行之而不宜緩焉者也

講學聽政疏

楊守陳

臣聞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
如我敬王也臣於孟子固非其倫然而敬君之誠則雖異
世而同心孟子見一侯國之君尚陳堯舜之道況逢 天
王之明聖者乎夫堯舜之道一也善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堯舜之得於內者深而爲出治
之本者也又曰詢於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此堯舜

之資於外者博而為政治之綱者也本立則末自茂綱舉則目自張故不勞而庶績庶無為而天下治也今陛下聖哲天縱德學自新自御極以素屏去珍玩奇寶放遠奸臣邪術登用正人納聽忠諫躬覽題奏而日勤政務若此不懈可為堯舜之君故天下皆翹首以望唐虞之治獨臣之愚猶有過慮蓋革故而正始猶易持久而保終實難自昔願治之主內得弗深外資弗博鮮有不始勤而終怠前得而後失者臣昔忝官僚伏觀陛下儼然端拱朗誦經書未嘗降一睿問以根究聖賢之奧旨儒臣肅然進退畧陳訓詁未嘗進一詳說以備極帝王之全道理欲危微之

疏議類

四

辨何自而明知行精一之功曷從而盡臣恐陛下之得於內者未若堯舜之深也今陛下視朝之所接見者惟大臣之風儀而已至於君子小人之情狀小官遠臣之才貌何由識之退朝之所閱覽者惟百官之題奏而已至於諸司之條例群吏之情弊何由見之宮中之所聽信者惟內臣之語而已至於十官百職之正論六軍萬姓之煩言何由聞之賢才不能以自達聰明時有所偏蔽臣恐陛下下之資於外者未若堯舜之博也內得未深外資未博如木之方植而易搖如泉之始導而易塞倘或銳志少懈歆心漸滋則今日之所屏棄者異時將收而愛之今日之所

放遠者異時將召而親之今日之所登用者異日將憎而黜之今日之所聽納者異日將厭而拒之今日之所勤覽者異日將嫌而廢之豈能始終如一而純乎堯舜之道哉此臣之所以過慮也伏望陛下尊用祖宗舊制仍開大小經筵以講學常御早午二朝以聽政其經筵則必擇端介博雅之儒臣侍班進講陛下聽講之際凡所未明輒賜清問若復有疑更加詳詰講官或訥則侍班諸臣佐之而覆詳詳釋旁引曲論必待聖心洞然明悟而後已凡聖賢之旨帝王之道與夫理欲危微之所以辨知行精一之所以盡以及人臣何者為賢何者為否政事何者為

疏議類

五

得何者為失天下因何而治亂歷代為何而興亡若此之類皆必講之明而無疑乃可行之為而無懈凡經書典訓及歷代諸史百官題奏皆當聚之文華殿後日輪大臣講官使居前殿之右廂凡遇題奏或有奇字奧義則錄示講官使解或召問使對一日之間陛下居文華殿之時多處乾清宮之時少則欲寡而心清惑少而理明當夫萬機閑暇之際且氣清明之時湛然疑思常恐欲心長而理心微邪佞進而忠良退必使心常得其正事常執其中則陛下之得於內者深如堯舜而出治之本立矣至若千朝則御文華門而五府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并六科各輪番

列侍其御史即中筆官有事已具本者皆先用揭帖各口奏。陛下詢其重情條例而裁決之鎮守撫按及府衛有自任所來見者皆條列地方之事亦畧節口奏。陛下令諸司承旨而議行有見辭赴任者隨其地方職任而諭戒之若有大政則陛下御文華殿召內閣及府部院寺大臣會議使人各盡其謀而勿相推避事必求其當而無苟且議若未當則許諫官駁正必得至當歸一之論審處而行之其具本進者召內閣大臣面議可否批答凡文武大小官員當奏事見辭之際陛下必俯降顏色或詢時政或詢賢才以及諸司利弊兵民休戚年歲豐凶下至五

疏議輯略卷五

二

一

乞添進日講并東宮性理等書疏 張元禎

伏聞心學與理學體用相須初非二致心學以存心言心存則理益精理學以窮理言理窮則心益睿三帝三王所以隆治化而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實自此始其說散見於五經四書固已明備但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槩則莫如周子太極圖老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齋箴尤為切要乞於日講之時令內閣將太極圖等書同周易大學衍義以次分委臣等進講庶幾一得之愚少裨萬分之一臣伏聞 皇上每當萬機之暇焚香默坐靜養天和此正程子以靜坐為善學朱子以調息收心之意其太極等書主靜主敬之說亦已有本而得其要矣如

疏議輯略卷五

七

因臣等進講前書更細經熟復優渥感歎則聖學愈致廣大而蓋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矣臣又伏見 殿下逐日講讀尚書論語固足以啟沃睿養正作昭然復逐日習字一紙非帝王所急似為妨工乞將孝經詩經并小學等書分日輪流尚書論語講解不必如尚書論語遍背止是將聽然識每月三次容講讀官將已講解過者批誦一二十字以見 殿下留心其習字亦不可廢每日暇時止作數十字不致生疎可矣但小學詩經篇章頗多帝王之學惟在知要乞將小學詩經節取有關綱常治亂生民艱苦之大者及真德秀大學行義所載孝言孝行附之孝經同

委臣等講解庶幾聽覽不煩說皆有益仍於講解之時左右伴讀亦皆執書旁聽退居不時使之講說賜之問辨詩則不時使之陳誦賜之歌詠如此則 殿下不必自誦自讀而聞之自領會矣

講學圖治疏

謝鐸

臣等傳奉到資治通鑑綱目令校勘刻以供 睿覽臣竊自念是書成於宋儒司馬光朱熹之手上師春秋下薄遷固實經世之大典帝王之龜鑑也曩在宋神理二宗雖嘗留意是書卒不能推之政治百世之下誠者未嘗不有望如 陛下今日之舉也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日

疏議輯目卷五

八

之中月之望四時之夏正易所謂泰所謂大有之時也宜若無待於私憂過計者然而中者易之漸望者弦之漸故聖人於易在泰有戒貞之戒在豐有勿憂之戒在大有有無備之戒益不如是則無以保其常豈常泰常有也然則將如之何哉亦曰廣求賢臣如泰九二之得尚中行豐六二之有孚發若大有九二之大車以載相與講學圖治以保此尊養大有之泰於無窮而已然帝王之所謂學者亦豈區區章句哉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益必明足以燭理然後謂之知不然則知之不精至有以君子為小人以小人為君子者矣必理足以勝私然後謂

之仁不然則行之不篤至有知為君子而不能知為小人而不能退者矣必氣足以配道義然後謂之勇不然則所知而行者亦且半途而廢至有知用君子而卒不果於用知退小人而卒不果於退者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知為仁為勇者具見諸經臣愚不敢遠引備述姑即是書所謂漢唐二代之君其於君子小人進退用舍亦畧可見矣蓋必若漢昭帝辨上官桀之詐以信霍光謂之知而苛察之知非知也必若漢文帝割鄧通之愛以從申屠嘉謂之仁而姑息之仁非仁也必若唐憲宗不沮群議卒任裴度以成淮蔡之功謂之勇而立暴之勇非勇也彼代宗

疏議輯目卷五

九

深信佛法惑於元載報應之言而不能察是以貪昧而昏其知也玄宗溺音聲色知李林甫之妬賢嫉能而不能去是以愛欲而害其仁也元帝屈於恭顯之潛而不能直蕭望之之冤是以柔懦而喪其勇也其治亂安危何如哉臣愚竊觀今日天下之事皆所令非其所好天下之人皆奉意而不奉法如曰振綱紀而小人之無畏忌者自若如曰勵風俗而士夫之無廉耻者自如飭官司也而清獄益以甚裕民兵也而罷收益以極減省有制而無守於奔走獨免有詔而征歟每困於追呼考索非不行而幸門日開簡練非不舉而私橈日繁賞罰庫府之財而有功者未

必勸罰將繼獲之案而有罪者未必懲比若此者其霜根
獎源將必有在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宵旰勤勞若今日
之留意是書者豈不知講學用賢以圖政治而故使之至
是哉特以人心不可兩用或者一念之間奪於彼則不得
務於此惑於外則不得專於內故雖勞於求賢而一或有
妨則賢者未必得用雖勤於立政而一或有礙則善政未
必得行是惟 陛下密察此心懼有於無必開拓此心之
知力行此心之仁奮發此心之勇以力求所謂中行有孚
大車以載之賢知之必篤日置左右黃陶啟沃稽之經傳
實以是書直以今日之事驗之既往之迹見其用某人而

疏議輯覽卷五

興行其政而得則曰今豈亦有是乎見其用其人而亡行
其政而失則曰今豈亦有是乎及觀內省長慮却顧兢兢
此心罔有內外罔有終始大本既立萬目自隨則前所謂
積襲因仍徇名廢實之弊皆將一旦革去無有難者此豈
泰大有之業可保如唐虞三代時矣區區漢唐之治此書
所載尚何足道哉伏惟 陛下察臣之愚誠以今倦倦是
書之意而一行之則 宗廟社稷之福天下生民之福皆
將不外是矣

講學親政疏

王整

國家經道之設一歲之間寒暑皆歇春秋月分日不過三

三日之間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夙具講章至
期講訖給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其親且密也
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猶過於嚴上有疑焉未嘗問
也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傳說之告高宗曰學於古訓乃
有獲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成王訪洛於群臣曰學
有緝熙於光明弼時仔有箕祥臣有以開示之也商周之
君其學如此之切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如儒生學士
日孜孜然而帝王精一之傳治天下大經大法古今治亂
之迹天人精祕之際自非遜敏緝熙亦安望有所得而今
也閣畧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之日多傳之之人寡咻之

疏議輯覽卷五

之人多未見其能得也且不獨尚崇周成爲然也漢光武
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乃罷唐太宗延四
方文學之士於杜柏薛韋十八人分番直宿討論經籍或
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亦可見矣宋世賢主宮
中消日惟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林侍從日寓直
禁中以備顧問我 太祖高皇帝甫得天下開禮賢館與
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記誥天下皆
出御製虞翰如飛群臣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皇
帝臨御建弘文館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時
至館中講論 孝宗皇帝經筵之外每親承樂大典又嘗

索太極圖西銘等書於宮中玩之尤著故學士沈慶之書
日臨數過夫自古帝王之學如此 祖宗之學如此 陛
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講明聖學正其時也臣愚特望於
便殿之側備復弘文館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
七八人更番入見內閣大臣一人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
陛下萬幾有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釋天威從容詢問
或講經或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開則遊
戲翰墨雖詩文之類亦惟所好益亦日講之義而加親焉
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有見則必陳日改月化有
不知其然而然者則 聖德日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於

頭議輯各卷五

一一一

前矣 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可謂勤矣然堂
陛懸絕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
言哉此無他地勢懸絕雖欲言無能言也愚以為欲上下
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廂門之外為
外朝詢大臣在焉路門之外為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
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云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
政蓋視朝而聽群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
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
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唐皇城
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

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
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
聽朝而示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
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
宸殿或集英殿賜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員上
殿謂之輪對則必入告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
免穿靴蓋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子象之正朝
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自古然矣 國
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正朝也常朝
則奉天門即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

頭議輯各卷二

一一二

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未
樂以來如楊士奇楊榮等日侍左右大臣寒暑夏原吉等
嘗奏對便殿於斯時也豈有懸隔之患哉今內朝罕復臨
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從進見三殿高閣鮮或親焉 孝宗
晚年深有慨於斯爰召大臣於便殿講論天下事將大有
為而民之無祿不及都至治之美天下至今以為恨矣惟
陛下遠法 聖祖近法 孝宗盡剏近世懸隔之弊常朝
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次
起居侍從臺諫各一員上殿輪對諸司有事咨決上據所
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時引見群臣凡謝恩辭

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人人
得以自盡 陛下雖深居九重而天下之事燦然必陳於
前則唐虞之明目達聰亦不過是矣

· 建言疏

胡世寧

臣聞人臣之義知無不言臣竊見 陛下天性聰明日勤
聖學至於敬天法祖愛民求治之誠誠有格於 皇天而
非三代以下令主所能及者然臣竊聞帝王之學有要其
推之於治亦有要臣愚私思 聖心泛勞於上敢述所聞
以獻臣聞帝王之學中而已矣堯之授舜舜之命禹皆曰
允執厥中嗣是以來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尹周召

皇明疏議輯略卷五

一四

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至吾夫子繼往開來
而傳至其孫子思遂筆於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皆中節為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
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夫喜怒哀樂情也
方其未發則外物未有所感而此心寂然不動無所偏倚
故謂之中其感物而動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則事無不當
物無不宜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和即中也夫喜怒哀樂發
之一心之微而措諸天下之廣凡 國家刑賞之政慶恤
之典無不皆由於此故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故如
人君喜有賞必有罰當喜當怒而隱忍不發或既喜既怒

而猶滯不散皆非中節也又或今日當賞而因前日之怒
格之不賞或今日當罰而以平日之喜縱之不罰又或此
事當賞一分而因喜賞過二分或此人當罪一事而因怒
併罪其餘亦非中節也故人主於平居無事之時當當涵
養此心使寂然在中無所偏倚既而遇事有當喜當怒者
則又臨時省察其中節與否而後發之至於哀樂亦然不
徒今日如此而無一日之不如不徒此事能然而無一
事之不皆然此之謂致中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使天
下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何德不脩何治不隆何災不弭哉
先儒以為此學問之極功聖神之能事者不過此中而已

皇明疏議輯略卷五

一五

伏願 聖明留意然中無定體隨時而在隨事不同故執
之者常如持衡之勢不使以有所偏如古聖賢論治體則
周公告成王有曰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未
有辭謂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其僚明白奮揚而赴工惇
厚溥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未有辭於後世矣夫當守
成易溺晏安之時而不為明作有功之戒則士習偷惰而
廢政殃民日見陵夷之狀矣若專明作有功而不為惇大
成裕之圖則治流刻薄而人心不安又非悠久之道矣此
二者不可偏廢亦執中之意也故周公欲使百工知成王
意向如此以供職而使其君長有令聞於後世忠臣為國

遠謀之意如此臣竊見國家承平日久士習因循偷惰
大甚以致政弊民窮天災日見聖心憂勞累年今一旦
豁然天啟奮然雷動信用忠賢釐革政弊人心惕然警者
政治煥然一新知我皇上勵精圖治之志而皆為奮明
作有功之舉然而中人之性素無定見惟事隨風趨靡以
速時名而或事為過舉以失朝廷建中立教之本意則
非悖大成裕之道也臣近見撫按察官本中有以飲食紙
劄應用微物而即坐賊奏提者至或大姦大貪置之不舉
而惟絕此武職小官以墨責如此臣恐諸臣倣效刻薄成
風而傳諸天下後世不知我皇上天高地厚之德非周

疏議輯卷五

下六

公願其君永有辭之意也除此小事臣已駁令改正外至
於大政事大賞罰之有關於天下大體者伏願聖明特
勅大小臣工今後供職行事常懷明作有功之念而不可
有失悖大成裕之體雖懷悖大之心而不可遂聰明作
之志復蹈因循之弊則陛下之聖學推之政事者真為
允執其中而堯舜禹之聖不是過矣至論德言則舜禹
曰予違汝弼爾無面從是則舜之大聖亦欲其臣正諫也
雖然樂正諫而又曰朕聖謨說殄行則妄言者亦疾也雖
聖謨而又曰欲竝生哉格則承之庸之則又疾之不為已
甚而許其改過復用也此舜之執中見於所言者如此至

於後世孔子論事君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
救其惡則將順與匡救皆忠也孟子則曰逢君之惡其罪
大則深惡逢迎之不忠也臣昔上論逢迎與將順不同君
所行是而人臣順承其志以成就其美者將順也君所行
非而人臣迎合其意以求媚其心者逢迎也二者事情不
同忠邪所由以分也近歲以來講學不明人心士習不正
妄以將順為逢迎而各款掠取正諫之名故於君上至德
所當將順者而亦曲加阻遏以為匡救甚者其心靡懷報
國之誠惟圖媚寵之利因而排擊忠良為除異已至欲明
主不得專行一事自用一賢而威福惟其所媚者之歸數

疏議輯卷五

下七

年以來主威不立善政不行民生困苦亦已甚矣其罪益
不止此之所聖也近賴皇上天日開明赫然奮發詭說
屏除士習一變矣然恐其間或有事實當言而言或過激
又或心本効忠而意見差謬者與彼說邪同棄不無可惜
又恐中人惕禍遂怯正言而後有大事大姦莫之敢論至
味我皇上本心納諫之誠以誤國事伏望聖明睿
臣與吏部細加查訪拜凡因公降謫官員察其心之公私
原其罪之輕重量其才之長短陸續上請或還原職或量
收叙至於情理難容不該收叙之人久謫還荒者亦乞聖
慈體大舜欲竝生哉之意量加寬恤使得生全至論用人

則曰湯執中立賢無方此其大要也伊尹告太甲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其難其慎唯和唯一此其大法也夫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夫既立賢才拘其勤而欲難慎如此者所以防小人之似君子而誤用之也然人全德實難或有一失如王之明有一玷木之良有一朽不害其為器也惟夫姦險媚嫉之人無隙可指而能誤國大事者則不可用耳和者可否相濟一者始終如一所以任君子也往時人才自入仕途即事交結投置清要坐蠶卿輔而乃私立門戶謬為舊制以排斥真才不使得用以是民瘼不知政體日壞民生困苦實由於此今我皇上聽納

海誠謝四卷五

忠言痛革前弊均調內外立賢無方期得真才以輔至治大臣體國者日事薦賢明良相遇真足以共成正大光明之業矣然恐其間萬有一誤者則在聖心其難其慎而已至於可否相濟者匪徒君臣為然而僚案之間見或不同相規相就亦當如是不以為嫌此臬陶陳謨於舜禹之前所以有百僚師師之說也更願陛下以此時戒群臣使和而不同以共成我國家無疆之休而已凡此經書大旨聖明天縱經筵日講豈有不及而臣猶以為獻者區區片曝之私不能自已也伏願聖明俯賜採納天下幸甚

論聖王心學疏

桂萼

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久矣近皇上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慶幸然方三大臣爭為稱頌之詞臣以為文字太多或反為聖學之累今則少息矣輒敢更提揭要義以効區區惟聖明察焉夫聖學樞機全在此心主宰故謂之天君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閒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為無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職稟命豈能病心一失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作衆欲紛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將何處下手莫若收攝用功嘗警

疏誠謝四卷五

省此心以為主宰使件件俱有着落孟子所謂先立大者其小者不能奪也箴末云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正是此一件工夫總而言之只是一箇敬然人之持敬若從外把捉則方寸愈不定帖若裏面總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心來管此心常知此心是吾心主宰敬是吾心自做主宰處常常存一畏底意思則一言一事自合道理此千聖相傳只是此心法所以古人於恭曰篤恭敬曰大敬沈潛蘊蓄只在心內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上以為必如此乃厚而有力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通也伏乞皇上體而行之臣又見

朱熹門人黃幹之言曰人惟有一心虛靈知覺者是也心不可無歸藏故有血肉之心血肉之心不可無歸藏故有此身體身體不可無所蔽故須裘葛又不可無所寄故須棟宇其主只在心而已今人於羣宇身體衣服及切切求過人而心却全不理會為之惕然昨又見內閣程鑿誦皇上十六字箴臣再三誦見得真可配大舜人心道心十六字之傳授而內閣不知請事斯語願為文字交相稱道而所謂斯哉勿偽者蓋邈然無所動於其中豈不深有所戒 皇上之至意此所以論文論武雜然無定乃天下多事之端臣之所深懼也夫文武之實本無二道亦驗

吾心之所安而已奈何求諸此心者之不可得乎

論復卦月令二義疏

桂萼

臣惟 聖心澹然無慾可以對越天地更願默觀造化之原臣因冬至有感謹述經義大者以獻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大德曰生十月純陰天地生物之心閉藏而不可見及乎十一月冬至一陽萌動始露端倪交春遂發生萬物矣一歲之運則十一月冬至為復一日之運則夜半子時為復皆從靜中生出动來人心培養之深善端初發亦如是也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祿不行后不省方陽氣奮發而成雷冬至一陽尚微潛藏地中木動

先王順之是日上下各務安靜以養微陽禮記月令曰是日也陰陽爭諸生蕩君子齋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皆欲安形性事欲靜以待陰陽之所定爭者陰方盛陽欲起也諸生者萬物之出機也蕩者欲動未動之意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君子無時不敬有事則敬愈至也處必掩身者寒氣傷人不可輕有冒觸察經所謂無擾乎陽也去聲色者恐耳目交於物引動其心而不得靜也禁皆欲者聲經謂冬不藏精春必病瘟故遠絕女色甚嚴也安形性者外靜其身內靜其心內外交相養也事欲靜者百官皆安常守位不得有所興作勞民動衆也待

陰陽之所定者順陽之生使陰邪不得阻也臣推天地生

生之德貫乎四時而春意融融生意盎然獨盛嘗體驗之分明吾心一箇仁底意思 皇上常念天地春生之德博大寬舒惻怛慈愛可以覆冒四海而無難但此生意不始於春而始於冬隆冬閉藏極於嚴密雖一陽萌動微露端倪而全體隱然蘊蓄不泄至春薰蒸既久生意充周雖陰崖寒谷亦透矣故帝王之學莫大乎求仁而求仁之功必先乎主靜伏願 皇上收斂此心截斷浮泛深潛蘊蓄不輕發泄於言語文字之間使天地生生之德渾然在我隨其發處擴而充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無一夫

一婦不在吾春風和氣之中矣此乃聖學淵微之妙曠千載而不傳臣謹稽首先獻至於今日冊立中宮奮揚四鎮尤當早定預計者然事在何司皇上只一言指示而已慎勿以之止也聖心之休乞備賜批答臣請次錄上

頭誠輯略卷六

皇明疏議輯略卷六

脩省上

脩德彌災疏

展旒

臣等功惟災異之事自古有之顧所以彌之如何其善治之君不以無災為可恃而患彌災之無術則災變而為祥矣昔董仲舒有曰天心仁愛人君故降災異以譴告之所以然者欲其省身脩德以為保邦之計也伏惟陛下以聖智之資紹祖宗之統良法美意固嘗渙發於綸音厚澤深仁亦已漸被於天下然而地動之患始見於河南再見於湖廣遼東今又變作於四川宣府之城且屢震不止

頭誠輯略卷六

甚至有聲軍民為之驚疑朝野為之駭異是豈細故哉又况數年之間邊陲之虜情猖獗內地之兵戈攪攘民困於轉輸兵疲於征戰如今春以來恒陽為譴連月不雨天道未順地道不寧是豈無其故哉蓋以人道之未盡耳意者或忠良之見棄或邪枉之見用或言路之未開或壅蔽之未决或爵賞未必當功或刑罰未必當罪或遊宴而傷其時或征斂而病其民有一於此皆足致災而况臣等愚昧有負言職災異之興有由然也若復隱默不言非惟得罪愈深而坐顧災變亦非臣子之所忍為也謹按地震者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升天之怒也故先儒以為人主

父母天地乃天之子父母震怒聲色異常為子者當祇敬
恐懼思所以平格之也然平格之術豈在他求哉脩人事
而已蓋天人相為流通人罪得則和氣應而為祥人事失
則乖氣應而為災此必然之理也古之時非無災異然當
時賢君遇災知懼或求直言以開缺失或避殿減膳以圖
自新或有刑賜赦以洗冤濫所以雖有其災卒無其應但
不警悟者則蹈於危地矣伏覩 陛下近因天旱憂念生
靈躬齋沐以禱神祇 勅法司以寬刑獄固有以見脩省
之誠矣然而災異之見未止此也矧今北虜跳梁燕陵中
夏雖曰進貢其實觀我虛實思慮預防豈容或緩伏望

疏議暫各卷六

陛下思父母謹戒之意憫赤子驚憂之苦勤 聖孝以脩
其身親賢臣以圖其治正直之見獲者進而用之庸愚之
廢事者以禮退之開言路以通隱伏之情納諫諍以積含
弘之德一爵之賞必加於有功一刑之施不及於非罪遊
晏以時而不過於流連錫賚有節而不至於妄費任將帥
以練兵嚴軍令以肅衆凡天理人情之所欲為而不為當
去而不去者一一舉行使兆民有所感戴天下有所觀望
則人事無不脩矣人事脩於下則和氣應於上和氣應則
天地之位萬物之育可計日而待矣故成湯因大旱之故
責以六事而寧寧為豐文帝以地震之異躬脩德化而轉

禍為福唐太宗吞蝗而天災自息宋太宗平刑而雷雨即
止 陛下弘天地之量寬斧鉞之誅俯察懇懇懇賜米行
仍 勅在廷文武群臣及在外各邊總兵鎮守撫按三司
等官交相戒飭思各省躬脩德政以厚民生整軍旅以防
外侮一以慰黔黎仰望之心一以答 天地示戒之意庶
使天意佑而災變以息人心定而疆宇以寧矣

地震疏

馬文岳

臣惟地乃靜物止而不動動則失其常也考之古典地震
乃臣不承於君夷狄不承於中國之兆歷代固行地震未
有震於正月朔日亦未有震開而裂水出將成河者此乃

疏議暫各卷六

非常之異古今所未多見者也况朝邑縣南近陝西華嶽
東連黃河而潼關之山實與華嶽相連潼關朝邑地震如
此之甚則華嶽黃河必為之震溢矣且兆不虛示必有其
應况陝西乃關中重地四隣番虜而延慶二府又與河套
密邇正月朔日地震有胡虜十五日擁眾入寇榆林虜狄
侵陵 中國之兆亦已明矣臣聞此大異驚愕莫知所措
除痛加脩省外照得即今北虜小王子部落自聚精兵數
萬其酋首火篩者梟雄桀黠往往以詐計敗我官軍近年
入寇少散搶掠專一攻圍城堡燒毀草束而用兵且精亦
有號令觀其所存其志非小若不使之大遭挫敗遠遁陰

山或自相警殺部落離散年復一年得我厚利獲我甲兵以彼之馬力籍我之技巧恐終為中國之大患也仰惟陛下宵旰勤勞勵精圖治雖古帝王亦不過是宜其兩儀首位四夷賓服今陝西地震如此其異非常是皆天心人愛陛下故示以警告之欲其早為脩省今海內民困財竭兵衰將懦紀綱未大振法令未大行文恬武嬉奢靡成風虜寇猖獗人心涣散此正安內攘外之時倘德彌災之日伏望陛下祗畏變異脩省刻責行仁政以安養斯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府庫之金帛重為樽節以備緊急之用無益之齋醮暫免脩設以惜浪費之繁念錢糧之空虛

此係奉無例之官憫畿民之艱察禁奏討有礙之地每清晨視朝日奏事二次內官早取回京以蘇軍民之困以備三邊之急仍乞勅差官致祭西嶽西鎮之神將被震倒塌房屋及壓死壓傷軍民量給銀兩以為賑恤墳墓之資及將所屬一應不及之務俱暫停止九百安輯之方悉從舉行猶須操練軍馬脩理城池務使地方寧靜軍民獲安則臣亦不虛負累以勉留温切之詔矣 宗社幸甚生靈幸甚

應 詔封事

御 旨

伏覩今月初十日五鼓有大星飛流起西北亘東南光柱

燭地蜿蜒如龍蛇人馬辟易蓋陽不能制陰之象也臣竊惟陛下即位以來慷慨奮發恭儉勤勞擯斥宦官黜遠左道根究浮費裁抑冗員痛懲法王佛子大放珍禽奇獸凡天下之人所欲而未得所患而未去者以次罷行幾無遺憾宜其克享天心而景星卿雲昭回乎霄漢之表今變異若此其故何哉臣又復思之無乃陰之當消者未消陽之當長者未長而陛下所以事天者猶有所未至與昔孔子脩春秋凡星變必書朱子脩綱目凡星變必書所以垂萬世帝王之明戒也使孔子而非大聖朱子而非大賢則其書之也亦無謂使其達天人之理則豈可不為寒

心也哉伏請明詔曰天下大小衙門政務如有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臣有以見陛下知前日登極詔書為奸臣所誤阻寒言路物論譁然故復下此條以自解耳夫不曰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關遺而曰利所當興弊所當革不曰許諸人直言無隱而曰所在官員人等指實條具以聞陛下之所以求言者已不廣矣然欲興天下之利當求利之所以興欲革天下之弊當求弊之所以革欲正天下之衙門當自大衙門始臣請遡流窮源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以聽天內閣者天下之大衙門也利莫利於君子進弊莫弊於小人不退

小人不退欲弊之革也不可得已君子不進欲利之興也不可得已且如少師萬安持祿怙寵殊無厭足少保劉吉附下罔上漫無可否太子少保尹直挾詐懷奸全無廉耻世之所謂小人也 陛下留之則君德必不能輔朝政必不能脩紀綱必壞風俗必偷天下之賢必有所觀望而不敢來天下之邪必有所盤結而不肯去上弊社稷下弊蒼生此弊所當革者也臣願 陛下瀕之再辭以全其體給之餘祿以飽其欲放之田里以休其勞則天下之弊無不革矣至如致仕尚書王恕託志忠勤可任大事尚書王竑秉節剛勁可寢大姦都御史彭韶學識醇正可夾大疑世

疏議輯畧卷六

六

之所謂君子也 陛下用之則君德必為之開明朝政必為之靖肅紀綱必振風俗必淳天下之賢必拔茅而來天下之邪必望風而去上利社稷下利蒼生此利所當興者也臣願 陛下予之安車以優其禮賜之手詔以重其行置之左右以展其蘊則天下之利無不興矣然君子之所不進小人之所以不退豈無自哉大抵宦官之權重也漢元帝嘗任蕭望之周堪矣一制於弘恭石顯則不得以行其志宋孝宗嘗任陳俊卿劉珙矣一聞於陳源甘晷則不得以盡其才本林甫牛仙客與高力士相為掎角而玄宗之朝政不經營似道丁大全與董承旨相為表裏而理

宗之國勢不根君子小人進退之機未嘗不在於此曹之盛衰也臣願 陛下察其所既往謹其所未來大張英斷總攬天綱凡所以待宦官者一以 太祖高皇帝為法凡所以任大臣者一以 太宗文皇帝為法則君子可進小人可退而天下之治出於一矣 陛下聰明冠絕百王神武震箠六合豈不知刑臣之不可以弄天綱然一操一縱之間卒無一定之守者殆正心之功未之講也心者身之主事之綱也但其所發不能無天理人欲之異耳發於天理則耳目自然聰明言動自然中節可以對越上帝何宦官之能惑發於人欲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儀仗之

疏議輯畧卷六

七

酒或得以耳吾之飲易牙之味或得以飽吾之噍白台閭酒之美夾林蘭臺之樂或得以蕩吾之目彼必投間抵隙以施其蒙蔽播弄之術於不知不覺之中雖有聰明神武之資亦將日改月化而寢失其本初矣欲進君子退小人興天下之利革天下之弊正天下之衙門豈易得哉 陛下早朝之後深居法宮其心之發於天理發於人欲或天理人欲交戰於胸中臣皆不得而知也此全在 陛下自點檢自省察果天理耶則敬以養之果人欲耶則敬以克之則靜與天俱動與天合而宦官不能惑矣蓋以君子對小人言之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群臣對宦官言之群臣

為陽宦官為陰以天理對人欲言之天理為陽人欲為陰所謂陽者當力扶之使之日長所謂陰者當痛抑之使之日消陽日以長陰日以消則所以格天者在是所以配天者在是所以祈天求命者在是豈特天變之可彌而已哉臣又聞今日中外之論有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臣請論之君子之事天也如事親天者理而已矣理當則行理不當則止一行一止順乎理而我無與焉所以事天也事天正所以事親也豈有盡天而可謂之孝哉孔子之言論推孝子不忍之心其所謂無改者正指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若事既當改而三年之間關係重大勢又不得不改者自當汲汲改之豈必拘拘於形迹之間哉古之聖帝明王莫如堯舜史臣贊舜之德曰重華協帝宜其無一事不合於堯矣今以書攷之舜去四凶堯之所未去也舜舉十六相堯之所未舉也舜之所以協堯者一順乎理而已舜之心豈異於堯之心哉苟徒泥聖人之言而不會其言外之意則前日之宦官亦不必擯斥左道亦不必黜遠浮費亦不必根究冗員亦不必裁抑法王佛子亦不必痛懲珍禽奇獸亦不必入放是誠何理也哉臣願陛下不惑於浮言凡所以事先帝者以事天為法可也臣願天變赫然可畏而中外之臣拱手熟視無一人敢為陛下

言之臣之痛心實在於此昔朱雲以槐里令而論安昌侯張禹梅福以南昌尉而論大將軍王鳳孝宗詔監司都守脩具民間利病以聞而朱喜極論其故以為宰相兼省師傳實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左右近習之臣陰執獨斷之柄也臣雖不肖固非一令一尉之比豈敢偷生以全吾軀乎惟陛下為太祖二十年艱難辛苦之業千萬世弘大靈長之統一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欽崇天道疏

鄒智

臣聞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也子有過父怒之為之子若憂愁鬱抑痛自悔尤亦既稍釋其父之怒然猶未能改過遷善立身行道以大得其父之懽心以成大孝於天下而恃父之愛遽肆然於一家之間為之厮養者食其主之食衣其主之衣聽其主之使令畧不思顧其主以為長父計視其主之憂樂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也長此不已則父之所以愛之者又將轉而為怒矣夫天大父也陛下天之宗子也中外大小之臣陛下之所養也今陛下方釋天之怒而中外大小之臣不能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此臣所以寢食不安為陛下長太息而不能自己也然天下之事所當言者不勝其衆臣不敢多舉以瀆聖聽請以今日之急務為陛下陳之惟陛下虛心留聽焉

夫體元者人君之職調元者宰輔之事 陛下之於輔臣
 有闕必備有事必咨有殊恩異數必加亦云任矣然或改
 革一政進退一人處分一軍國重事往往出自內批其實
 一二小人者陰執其柄是既任之而又疑之也夫 陛下
 任之而又疑之者豈不欲推誠以待物哉竊意其進身之
 初多出於私門有以致 陛下之厭薄至於議事之時
 又容容唯唯若不能然心視視若不敢然其於稷卨
 於伊尹又不如一二小人是以此任事此 陛下所以既任
 而疑之也臣竊以為過矣夫英主無出仁宗身疎懷奸
 挾詐惟其任使則罷黜之呂夷簡痛改前非方圖後效則

監議輯卷六

十一

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擢
 之故能北敵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
 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臣願 陛下察孰為
 夏竦吾黜之孰為夷簡吾容之孰為杜衍韓琦范仲淹富
 弼吾擢之召至便殿給以筆札使條陳治平天下之道不
 使一二小人者得以參錯其間則天工於是乎亮矣臣又
 聞天下之事惟輔臣得以議之惟諫官得以言之諫官雖
 卑與輔臣等宋神宗時定官制謂蒲宗孟曰御史大夫非
 司馬光不可古人慎重諫官有如此者今之諫官以軀體
 魁梧為美以應對捷給為賢以簿書刑獄為職業上不畏

天命下不悲人窮群君終日迹若鵝鷓間有忠義激之者
 則曰吾舌非不能言吾心非不欲言吾官非不可言但言
 出而禍隨隨之其誰吾聽嗚呼既不盡言以稱其職而復
 引咎以歸於君有人心者何忍為此臣願罷黜浮沉之輩
 廣求風節之臣或令對仗彈訶或令入閣參議或請對或
 輪對或非時召對接之以溫顏款之以厚語使得展盡底
 蘊無少顧忌言有可採則次第施行否則亦優容而不之
 罪則天聽於是乎開矣臣又聞猛虎在山藜藿不採汲黯
 在朝淮南竊謀正人君子之有益於人國此大矣夫以
 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正人君子而後可任

監議輯卷六

二

哉其所以不樂於正人君子而反屈折之者非有他也特
 以其所言所行利於公室而不利於私家故小人巧為讒
 間以中傷之耳姑以臣所知者言之如兵部尚書王恕元
 勳碩德顧前其爵監察御史強珍忠肝義膽殫其權他
 如章懋之直亮林俊之剛方張吉之純雅或落之於空山
 或疎之於部屬或箠之於蠻烟瘴雨之鄉使其其向日之
 誠而不得以一遂此豈天所以生賢之本心哉臣願 陛
 下歸王恕之蒲輪駕強珍之駉馬將林俊等分居要近之
 地使各盡其平生以圖來效則天心於是乎協矣臣又聞
 范祖禹有言自古國家之敗未有不由輕變祖宗之舊也

創業之君其得之也難故其防患也深其慮之也遠故其立法也密後世雖有聰明才智之君獨出群臣之表然終不若祖宗更事之多也我太祖高皇帝監前古之証識禍亂之源故凡寺人之徒惟供給掃除之後頃年以來舊章日壞邪徑日開人主大權盡出此曹之手內倚之為相外倚之為將藩省倚之為鎮撫伶人賤工倚之以作奇技淫巧法王佛子倚之以出入宮禁鎮國永昌寺倚之以結怨於軍民其他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及尤有不可勝言者歐陽脩曰宦官之禍甚於女寵可不念哉可不畏哉臣願陛下以宰相為股肱以諫官為耳目以正人君子為腹心然後深思極慮定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則大綱於是乎正矣然深究其本則在陛下之明理何如耳朱熹曰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為先此萬古帝王之準的也陛下聖賢高明聖學深遠豈不致力於明理之學然竊聞之侍臣之進講也指其章為其書訓其字為其義殊無友復論辨之功陛下之聽講也每歲有常月每月有常日殊無從容啓沃之益如此而欲明理以應事臣不信也臣願陛下披難窮之義理惜易過之春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會之於心體之於身一歲之間無一月之不然則所當為者不得不為所不當為者不得不去矣豈特四事之

舉而已哉

應天以實疏

賀欽

臣切見連年以來災異之作略無虛歲而今年為尤甚自春抵夏或風霾晦日或黃霧障天或在風怒吼或日月無光始則恒陰而少晴明既則久旱而無雷雨陰陽失序氣候舛差天之降災莫甚於此得非人事不脩之所致歟昔董仲舒對漢武帝言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者此之謂也於此見天心眷佑我國家仁愛我皇上欲其恐懼脩省以享治安於億萬年也頃者禮部尚書姚燾等具陳災變之狀乞脩內外之政論音其忠愛且曰內事朕自處置外事便斟酌行此陛下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之日陰曠頓然而晴明既而以久旱為懼躬率群臣齋戒三日以答天譴此又陛下念應天之實心也是以命下次日微雨應期而即降天人感應一何速耶然而自是以來風霾既息而復作旱勢日甚而可憂所以然者豈陛下應天之實心謹於前而怠於後耶抑群臣無應天之實心以助陛下耶不然何前日感應之易而今日感應之難也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言人君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言之天之怒而變也甚矣而陛下且淫樂是從吶喊

動地鼓砲震天其為戲豫馳驅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果安在也詩又云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濈無然泄泄言人臣不可不致謹於天變也以今日觀之天之難而驟也甚矣而在廷大臣以及群僚方且怡然自得恬不知憂惟務承順懼忤聖情 陛下以為可行彼亦曰可行 陛下以為不可彼亦曰不可習成諾諾之風全無諤諤之節其憲憲泄泄何以加之而所謂應天之實心以助君而格天者又何在也若然則今日感應之難非天道之難感固感之之心有未實故耳伏望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憂民命之將絕痛懲前日既往之失渙頒省躬求言之

疏議朝野卷六

二四

二

詔篤格天之實心脩格天之實德行格天之實政遊晏之樂非所以克謹天戒也必實絕之而不敢為無名之賞乃所以暴殄天物也必實止之而不妄費內事之慶置所以正天倫繁本支也必實謹其分而溥恩澤之施經筵之講學所以明天理窮道義也必實究其止而求貫通之妙君臣上下之情不通則天地之否也必日御便殿延接群臣反覆治道而貫以通之君子或在野則天民之隱而當進也小人在位則天事之虞而當去也必參之於衆驗之於獨實以進之實以去之以至一政令云為之際一出入起居之微無不實積 夫則之自然而無或造焉如是而

復下詔以切責乎文武群臣斥其怠事廢職之罪問其悔過自新之途使各痛以自省而陳其既往之失勇以自改而勉乎將來之善務盡其實不事虛文其或過而不改善焉不勉鯨官曠職妨賢病國者罷而黜之以勵其餘如是則君臣上下同一應天之實心矣以是實心而齋戒以致禱則必如成湯之禱於桑林而大雨數千里必如周宣之靡神不舉而轉災以為祥天心有不豫天道有不順天災有不息天澤有不降者臣未之信也臣猥以庸愚備員言責不能進盡忠言以裨朝政論列邪佞以除國蠹致茲災咎罪不勝誅夙夜憂惶無所容措若於此而復緘默不言則將來災禍必不止此雖萬死不足以贖曠之罪矣因敢不避忌諱昧死冒陳伏惟 聖明察納而躬行之則天下萬世不勝大幸

疏議朝野卷六

五

一

除群奸以消天變疏

韓文

伏念人主以辨奸為明人臣以犯顏為忠群小之奸逼近君側勢足以危社稷亂天下伏未及發是謂禍萌臣等仰觀乾象俯察物議瞻前顧後心焉如割至於中夜起嘆臨食而泣復思與其退而泣嘆不若昧死進言臣等伏親近歲以來朝政日非號令火當自昨秋來視朝漸晚仰窺聖容日漸清瘦皆言太監劉瑾等置造巧偽濫湯 上心

或擊毬走馬或放鷹逐犬或俳優雜劇錯陳於前或導萬
乘之尊與外人交易狎昵嫖蕩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
繼之勞耗精神虧損至德遂使天道失序地氣靡寧雷異
星變桃李秋華考厥占候咸非吉徵今大婚雖畢儲嗣未
建萬一遊宴損神起居失節雖將此輩齋粉頰醜何補於
事乎昔我高皇帝艱難百戰取有四海列聖繼承傳
之先帝以至陛下先帝臨崩顧命之語陛下所聞
也奈何姑息群小置之左右為長夜之遊恣無厭之欲竊
觀古閹宦誤國其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是其明
驗今瑾等罪惡既著若縱而不治將來無所忌憚為患非

聖諭

卷六

細伏望奮剛斷割私愛上告兩宮下諭百僚將此輩明正
典刑以回天地之變以泄神人之憤消禍亂之階永保
靈長之業事關安危情出迫切不勝戰慄俟命之至

應詔陳言治安疏

何景明

邇者寢宮被災皇上兢惕勅諭群臣下求直言大小臣
庶仰見聖顏憂戚伏聽綸旨痛切無不感動泣泣謂
聖心感悟事當轉移惡喜相繼慰慶兼至然自勅諭之後
已將旬日未一視朝輔臣言官奏論邊軍番僧幾于數事
一言未見採納一事未蒙施行臣觀災變之來天道甚邇
陛下上回天怒下安人心如此數事宜急省改今復處之

晏然未見損減一二豈陛下感悟之心忽蒙而轉移之
機復寒也臣民莫不失望中外實為軫心夫災禍切近悔
萬斯深形勢積成改救何及臣上原天意下究人心近觀
人事遠考古昔治亂存亡之機實在今日陛下欲圖理
興化改絃易轍過此不為無可為矣臣聞天下之政精則
治緩則亂明則治暗則亂治存亂亡事理必然方今上下
依違遠近壅塞法度有失禮義弗彰功實不稽名器多濫
欺蔽之風長偷惰之習成兼以民生已困寇盜未息兵馬
弛備財力並竭外儲維持中實潰散其勢如此而其治如
彼臣竊憂之陛下不急省躬以懲禍始而欲肆志以待

聖諭

卷六

愚成何也臣聞內外附固長大之道今聖躬單立皇
儲未建內無手足相倚之親外無肺腑可託之戚后妃不
得當御公輔不得通謁乃日與邊軍並出入番僧義子同
起居此皆今日創見先朝未聞也且甲馬馳騁之場不如
廣廈細旃之上夷狄邪穢之教不如文儒談諷于前樂彼
厭此臣所未喻若義子則陛下寵幸之臣自古寵幸鮮
能善後原其所由盛滿為忌陛下宜早為裁抑明示
區處使上者得保富貴其次得保首領義既不失恩亦有
終豈不美乎大國事執奏實在大臣大臣順旨事乃寢散
臣謂大臣奏事宜使即決是非直陳利害準則憲章帝制之

理我不宜奏兩請之辭上裁則制度不壞功實不修名器可正其大臣進退當以義斷行賄干進無耻取容者併為罷斥而後拔恬退訪求耆俊則名節明而仕不苟然後嚴督廉官以成精明之治寬撫百姓而培殷富之基治安之道此其大畧要之大本祇在 聖躬夫言苟切心何畏逆耳 陛下若以章奏繁委漚沓 聖聰莫若一御便殿宣進輔弼召集侍從導卑之禮不甚峻拒上下之情乃可通達必能陳說利害開道禍福指稱時事為切心之言以悟陛下矣臣聞先勞後逸先逸後勞先後之間相去遠其故做取之後必有餘樂怠荒之後必有餘憂 陛下若體天

心之仁愛念 祖宗之創建堅自忍制常加矜飭務舉實政不事虛文太平之治可以立就永綏九重之安長享萬乘之樂憂勤于一時而怡豫于無窮 陛下何難而不為此乎昔成王感于風雷之變乃有刑措之休高宗感于雉雉之異是臻嘉靖之効 陛下深惟感悟稍一轉移海內將從風而靡四夷必仰流而化商周守成之業亦何足取哉

脩省疏

吳仲

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致災必有其由彌災必有其實不徒遷善於上又欲改過於下不徒責善於下又欲陳善於上

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理自然也君臣得道則天地之和氣充塞而禎祥至失道則天地之乖氣戰薄而災異形陛下奉行天地之事群臣奉行 陛下之事凡陽不能以勝陰陰不安於從陽皆足以致此臣請為陳之 陛下即位之初誅逐宦官數千人裁抑內外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鎮守太監每每違例請勅侵越職掌而織造市船之差亦漸次朦朧增復矣即位之初誅逐權奸數十人裁革錦衣等衛冗員數千餘輩天下稱慶今則武夫悍將每每驕矜剝削六軍怨咨而狐媚鼠竄之徒亦漸次朦朧傳乞矣即位之初查革各衛勇士力士軍匠數萬人天下

稱慶今則復有無籍之徒托名投充坐費戶支而利歸權門矣即位之初起用諫官老臣數十人天下稱慶今則議禮諸臣有不一言但以衙門列銜被斥逐而含冤負屈者亦多矣臣所謂 陛下奉行天地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於是先年大臣責難陳善同寅協恭者常多近來每每招權樹黨甚者出位妄言挾恩肆志顯然可謂無忌憚矣先年大臣進以人望退以自引者常多近來每每持祿固寵甚者國法以彰家醜以露恬不為怪幾於無愧心矣先年士大夫多廉耻近年有一美官缺公然爭攘多恃智力之巧否以為得失權要之家其門如市矣先年有司多循

良近年浮靡冠削日相倣倣目為賢能者多逢迎幹辦之徒而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又為并材矣臣所謂群臣奉行陛下之事所當脩省者莫大于是伏望 皇上謹上天之誓戒究政治之得失凡百政事一如嘉靖初年遵舊制以抑濫請慎選將以肅軍政革冗員以節財用恕狂直以來讜言銷朋黨而嚴邪正之防重廉耻而勵進退之節進正直無援者數輩以獎恬靜之風黜奸諂有跡者數輩以激循良之治悔過頌恩慎終如始君臣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則和氣自然元塞禎祥自至而災異自彌矣

遇災備政疏

曹璘

臣聞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桀紂之世未嘗甚著蓋桀紂德不可為故天厭而不知堯湯之主圖治方急天全其德屢經以事故聖帝明王之興每遇災而懼庸君昏主之敗亦不開天有譴蓋賢君見變能脩道以除凶亂君無德天不謹告天何容心焉臣伏惟 陛下嗣登寶位號令維新紀綱丕振艾除奸惡洗滌弊病開諫諍之門按屈沒之士朝野騰歡庶民胥慶堯舜之治何以加諸奈何近日以來星隕地震雷擊禁門 皇陵偶被雨雹屋瓦脫頽南京內園失火狂天叫鬧霖雨伏陰旱乾水溢景寧白氣冲天大白歲星晝見此豈無故而然哉蓋將有以警戒

疏議輯略卷六

三

疏議輯略卷六

三

聖心即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人君也臣請考古驗今為陛下陳災異之狀伏望 陛下俯垂聽納焉臣聞王政清明則星辰順度地震天地不寧之象雷者陰陽擊刺之氣即在人心之怒洪武禁門乃我 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前門雷震此門上天之怒必有所在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此之謂也雷者積陰所成電於金陵門而茂陵獨盛何也火者積陰所生賢佞分明官人有序率由舊章愛重功勳則火得其性若乃信道不篤或讒夫倡邪勝正則火失其性今火於內園而狂夫發惡 祖宗根本陵寢之地豈宜有此大變乎浙江景寧縣山頭白氣如物飛騰白色屬金臣恐民貧盜起兵戈之釁將從此始入夏以來霖雨伏陰又不晴霽南京欽天監又奏白晝太白守辰歲星守巳臣愚以為陰盛陽微之兆宦臣用事夷狄猖獗或上天垂誠異以感悟 聖衷者豈不至哉况今胡虜奔衝蒲苗出沒四方草竊潛謀江南職官叛逆言及於此良可動心然臣聞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宋景善言妖星乃退商湯自責旱化豐年仰惟 皇上當此春秋昇盛之時正持盈守成之際身逢災異况在諒陰雖脩省之詔屢下而災異之變未消臣愚以為四方固可慮而蕭牆之憂不可不防邊陲固可念而腹心之疾不可不治然應

天以實不以文臣願 陛下避殿服素撤樂減膳講學不
 倦永言孝思察權奸求直言簡輔臣擇近習防夷狄之患
 急兵戎之謀如是則庶幾其可矣否則空府庫竭倉廩以
 賑貧窮被囹圄焚鞭朴以縱罪戾臣恐上天之意未易回
 也洪惟 陛下聰明天縱德器夙成嗣位以來日御經筵
 講求治道此則開文望道未見之心也然不過經卷一開
 講章一讀餘無他下紳職繼出中間豈無疑難而未聞天
 語之下詢臣僚執經忘憚而未蒙玉音之顧問徒事虛文
 未臻實效臣愚以為人主涵養氣質蓄德性一祖五宗
 之付托聖子神孫之麻嘉綿宗社之靈長為臣民之歸極
 端在講學一事又况經筵故典方舉而輒休甫行而遽罷
 人君舍此欲何為哉早朝宴罷所接者非宦官則宮妾而
 已臣以經筵一事誠為 陛下計美歲時寒暑之來除去
 四月其間朝會祭祀豈無妨誤一年之中強半不學所謂
 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者也是而欲望聖學之日新 聖
 德之日就豈獨南轅而望北異樹曲木而求直影何可得
 也 祖宗艱難何所藉賴子孫無疆之麻何所引長宗社
 何由靈昌臣民何從而歸性臣願 陛下無拘舊例凡遇
 三伏隆冬各暫止一月其餘日期仍行大小之講大講即
 應日舉行小講則無日間斷萬一有疑乞垂清問庶使理

明則與舜好問禹拜昌言同一揆矣 陛下雖深居獨行
 亦宜疑神又視恭默思道尋覽墳典留意蒸民恐韶光一
 失不可再得大禹惜陰周公待旦良有以也臣又願 陛
 下孝事兩宮思慕二親當飲膳則思其辟谷不索則思其
 在笥安房則思其依土權祭則思其幽寂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思日慎一日則持守之念堅急傲之私亡 先帝
 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矣臣於去冬已嘗潛伏勸 陛下
 聖衷視事欽奉 聖旨許臣盡心臣今者每仰瞻 陛下
 逢時過節輒漸黃裳輦帳從官糾朱金碧炫耀人目夫逢
 時過節慘然思親可也而未宜盛服經筵所講者聖賢之
 書將以求諸道而明其理也當哀而不知與經典合否夫
 食稻衣錦孔門所忌放飯流歎孟氏所譏即今梓宮方殯
 禩祖未乾臣愚不意 陛下大孝乃安於此臣嘗感為伏
 乞 皇上但漸淺色三年之間白駒過隙况乎富貴之享
 如日什月恒方與未艾豈爭數月之期而悅從時俗哉臣
 聞言路通塞國家之盛衰繫焉恭遇 皇上踐極之初人
 皆效言圖報雖蒙一舉容納未見毅然施行近聞人皆云
 聖上已有弗諫之漸矣且科道請復經筵講學之盛舉也
 而未蒙即賜俞允給事中賀欽勸學辭職臣子之至情也
 不意乃按摺而遽准退去此則疎賢近佞惡直悅諛之端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六三四

也昔晉公問叔向曰國家之患孰大對曰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之大者也伏望 陛下允執初心堅如金石使讜言得進不為奸佞所蔽天下幸甚不然則指鹿為馬指鳥為鸞人亦不復敢言之矣管子云君門遠於萬里 陛下位居於中孤立於上使非臣下言之萬一有潛藏隱伏奸宄狡猾之徒何由得盡其情狀乎臣伏祝 大明律內一欵凡軍民之家不得乞養他人之子關制死者臣有以仰祝 祖宗盛心即古除肉刑之意所以重絕人道也近年以來愚昧軍民因見內官富貴致故將子弟勸滅絕人理希爵賞為門戶

疏議輯略卷六

三

之庇因而死者未可勝數夫有疾而天治世所蓋况無疾乎有罪而宮前王不忍况無罪乎今定律無信法令不行淨身之徒往往多方求進或秉鈞衡或崇機務或充鎮備或管錢糧蒙主上以自恣或竊弄威權以恬寵剝削軍民擾害地方皆公比黨習以成風近年以來又設翰林院官教訓內使儒臣由此而當緣顯擢內官從此而曉解世故假儒術以文奸懷深謀而誤國附虎以翼不可不虞臣愚以為上天示戒災異屢出實皆由於此輩夫國家養賢將以為用也內官內使以掃除為職者也三公九卿百司庶職各任其事天子端拱於上臣僚奔走於下是也今 陛

下倚任宦官而疎斥儒臣則刑人不近竟託空言而股肱良哉將焉用彼相伏望 皇上遵依我 祖宗成法政事俱由淵衷裁決親近儒臣講求治道內官在內者止是守門傳令不得干預國政革罷教書翰林院官在外者一切取回別用今後遇內使缺少行取抄沒幼童仍乞勅都察院判榜通行天下嚴加禁約如有故違及知而不舉者依律議擬發落如此庶不戕生和氣不傷而法度可信矣臣竊聞其涼以及大同宣府西北一帶胡馬塵生邊報日至虜情譎詐伴言進貢實覘中國其小王子吐甲思蘭哈密朵顏等路連絡屬繚緣邊綿亘數千餘里萬一唇齒相倚

疏議輯略卷六

三

角為寇禍害非小誠可深憂若不早為之計臣恐臨時噬臍無及臣聞鄰近軍民慣見達賊形狀亦習知所為心膽既大必無退怯乞勅邊方鎮巡等官清查彼處舍人餘丁揀選精壯者給與馬匹糧料及器械什物民間子弟願充者一如舍餘處置仍厚加賞犒務使得所不為編為什伍隨操有警則令其臨陣對敵有功之日俟 聖恩官未有不濟事者今之議者動調官軍殊不知勞費難繼過騷擾軍衛有司既困於送迎又苦於誅求為害百端何可勝言臣愚以勞師之費而賞邊軍何所不厚以送迎之力而運糧儲何所不給又况京營軍馬素不習戰軍畏其聲勢

而不敢前馬嫌其氣息而不敢進以此觀之不如招募邊
 人給與馬匹等項以時計日漸入自然萬一醜虜入寇不
 得已而興討罪之師京營止宜批選精猛官軍令老練漢
 官統之以往策應庶幾總便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今
 天下民窮財盡水旱相承家無儲石之儲門有催徵之吏
 典田拆屋賣男鬻女如是而猶需索不已老弱轉徙而強
 壯者相聚為盜矣乞勅該部查勘被災去處即與量免科
 差老弱貧難童與賑濟毋令失所天下幸甚夫積貯者天
 下之大命也前日元承運庫內官奏言折糧銀不敷一季
 俸鈔及訪得戶部收貯糧銀四萬餘兩太倉見銀僅有二

十萬兩古人謂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京師所積不
 足一年之用誠可懼也賈誼云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
 國何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舉數萬之衆國胡以餽正今
 日之謂矣乞勅該部查算鹽鈔并各項見收錢糧多方措
 置仍將各處倉庫贖罰并積年充克吏典知印承差監生
 上納銀兩請抄差官分投查盤明白及近年拖欠錢糧星
 夜催償起運前來應用填實府庫其各處邊倉糧草如果
 缺少先儘解到腹裡倉場該納者即改撥口外備軍前去
 務足參年之用古人所謂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
 者也夫以食足兵強固可殄滅醜虜而統馭之道要在將

帥得人如王憲劉寧陳英等已蒙委任公論攸宜臣又訪
 得降級總兵許寧勇而有謀諳練邊事伏乞 皇上暫棄
 前過倭以署職令其獨當一面統眾殺賊以久閑待罪
 之人幸茲任用必然奮不顧身以圖報稱然兵事不易民
 之死生國之安危君之榮辱係焉不可不慎也為今之計
 乞勅各邊鎮巡等官俱用蓄積糧草戒飾戎事伺察虜情
 練兵秣馬振揚威聲又嚴風火謹斥候以備之什伍依次
 恒如有敵不執之甚則與之戰亦未宜輕舉妄動以損中
 國威重如是則可以坐致敵人之敵而不致於挫衄矣

奉勅陳言疏

鄒緝

臣伏奉 勅書以今月初八日 奉天殿災勅諭文武群
 臣詢求所以致災之由令臣等逐一條陳無隱俾知警懼
 以回天意臣惟 陛下敬天勤民之意至深至切未嘗少
 怠而群臣奉行或失初意故不能無少過誤致使下民失
 所怨譴上興上天眷懷遂加譴罰 陛下心存敬懼咨訪
 群臣惟臣愚昧淺陋不足以識致災之由但有所見不敢
 遂隱謹採耳目所聞上塵聖覽伏惟 少垂察焉切以
 皇上紹嗣 太祖高皇帝之統緒建立兩京本所以為子
 孫帝王萬世之丕基天下萬民尊仰之根本爰自肇建北
 京以來焦勞 聖慮幾三十年功力浩大費用不貲調度

既廣科派亦繁群臣不能深體 聖心致使措置失宜所
需無藝培植者多冗官濫員內外大小動至千百使之坐
相蠶食耗費錢糧而無益於事是以竭盡生民之膏髓猶
不足以供工作之用由是財用匱乏莫知所圖民窮無告
猶不之恤夫民之所賴以為生者衣食也而民以百萬之
衆終歲在官供役既不得保其父母妻子遂其樂生之心
又不能躬親田畝以事力作使耕種不時農廢業猶且
往來益深所取無極至於代輸桑棗以供新穀剝取桑皮
以為楮料而民之衣食無所資矣加之官司胥吏橫征暴
斂日甚一日民生無聊嗷嗷滿室且如前兩歲買辦青綠
顏料本非出產之所而科派動輒千數百斤民無可得則
相率斂鈔通行各處收買每大青壹斤至萬八千貫及至
進納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復展轉當漢貳萬貫鈔方
得進收壹斤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費其後既以
遣官採辦於出產之處而府縣買辦猶不為止蓋緣工匠
計料之時性務多派以為濫取之利而不顧民之艱苦難
辦此又其為害之甚也然此特買辦之一爾其他又有不
可勝言者矣且京師者天下之根本人民者京師之根本
也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此自然
之勢也而自營建以來用事之人不思人民為國之本謀

疏議輯略卷六

三六

所以安輯之乃使群輩工匠小人假托威勢驅迫移徙號
令方出即欲其行力未及施屋已破壞或摧毀其牆壁或
碎其屋瓦使孤兒寡婦坐受驅迫哭泣號咷力無所措或
當嚴冬極寒之時或當酷熱霖潦之際妻子暴露莫能自
蔽倉惶逼迫莫知所向所徙之處屋室方完又復驅令他
徙至有三四遷移而不能定者及其既去而所空之地經
月逾時工猶未及 陛下之愛民本甚深而工作小人橫
害下民如此其甚 陛下皆有所不知此京師人民之受害
而不能無怨讟者也貪官汙吏徧布內外剝削之患及民
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養活之計誅求責取
至無限量州縣官吏應答奉承惟恐不及間有廉潔自守
心存愛民不為承應及其還也即加讒毀以為不肯辦事
朝廷不為審察遠加以罪無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縣
之官聞有欽差官至望風應接惟恐或後上下之間賄賂
公行略無畏憚剝下媚上有同交易貪污成風恬不為怪
夫小民之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豈能無所怨
鬱乎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處人民飢荒水旱相仍至
剝樹皮掘草根斲稗子以為食而官無儲蓄不能賑濟老
幼流移顛踣道路賣鬻鬻子以求苟活民窮財匱如此而
猶徃役不休征斂不息京師之內聚集僧道幾萬餘人日

疏議輯略卷六

三九

食廩米百餘石而使天下之人糠粃不足至食草木此亦耗盡食以養無用者也至於報効軍士朝廷厚與糧賜使之就役而乃驕傲橫恣不執常役游行往來擾害良民此乃姦說之人懼還原伍科徭不堪假此為名以圖規避非真有報効之心此豈可以信用之朝廷歲令天下有司織錦段鑄銅錢遣內官督徃外蕃及西北買馬收貨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及其一二耗費中國糜散人民亦莫甚於此也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令乃竭天下之所有以與之此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散與人民畜養馬多人少畜養不前及至死傷輒令陪償馬戶貧困則復鬻賣子女猶不能償夫國家之所賴者人民也人民已耗土地空虛養馬雖多亦何所用此又其害之大者昔晉武帝徙胡人於河南內地群臣皆諫以為不可恐貽他日之患武帝不聽其後卒致五胡之亂今乃許令達且胡人入中國賜以鞍馬弓矢居室牛羊衣服器具供帳以待之此等皆窺覷中國姦細之人尤其所不可者夫人莫不皆比本主盡去鄉土而居中國乎是必有可疑不可以不察之也今宜使之來朝之後即遣歸其本國不必留之以為後日子孫之患也至生員告乞單丁侍親因而護進

充軍者亦乞赦原取回使得遂其初心蓋其間亦有先告侍親後以親終已行出仕有司不行分理一槩查發充軍此皆有虧治體難以誓訓將來至於宮廟禱祠之事亦宜罷絕無聽其妄近者大赦天下之時法司執滯常條罪有無大于涉所當赦宥者尚復拘繫亦乞重加前洗使之自新當為京官者則降出外勿還舊職蠲除租賦一切征斂科需不盡務悉乞停罷飢荒之民則令所任行司發廩賑濟或官廩不敷則勸令大戶之家出粟以賑之官為之主俟有豐收則俾償之凡此皆天下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而為國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脉今昔舉行之則人心歡悅和氣可臻民心既固國本益安欲為天下蒼生之福子孫帝王萬世之基莫有大於此者矣夫國家之所恃以久長者天命也人心也而天命所在常視人心以為去就未有不得人心而可以保天命也未有人心既歸而天命不歸之者欲和人心必敦教化必備禮讓必使之遂其生養於閭閻之下教化行而禮讓興則人知父子君臣之教尊君親上之義則任之以事驅之以役雖勞而不怨生養遂而衣食足則人知廉耻思樂妻子保親族盜賊息而無爭奪凌暴之風矣如此則人心和附天命凝固國家久長之利又莫有過於此者矣奸人細民

有以詭術異道而惑人者則抑絕而禁止之使不亂吾民之教信賞罰一號令使人有所守而不為疑或賜予有節而不至於濫恩財出有經而不至於妄費則國本充實財用可舒而不至於空乏有司百官全其祿廩使有以養其廉耻天下之人得以休養於田里之間而有司官吏無貪殘虐害之政則災沴不作太平可臻人心既和天命攸歸而國之基本自固此誠國家之至計保安天下消彌災變之大者也至於邊防守禦之臣則令其備修軍伍謹察烽墩以時巡邏此又其所當慮於未然者也今天意如此災變屢極不宜復有所造作以重勞其民當遣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為數年之後天意既回始可為之不宜聽信小人之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彼小人不知國家憂虞之大計惟欲諂諛順旨以希倖恩寵而已若復聽其言以為無害則誤陛下益甚殆非國家之利也臣不勝惓惓

皇明疏議輯略卷七

修省下

彌災脩德疏

姚瑛

臣切見今年春抵夏天氣寒慄風聲怒號捲砂揚塵陰霾四翳日色無光遠一二日來黃霧蔽天晝夜不見星日况今四月終旬雷不發聲考之洪範庶徵恒寒恒風急迫蒙昧之徵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大恐傳記文又謂大風黃霧白日沉沉政化未明之象又雲雷於天地為長子主發生出則興利入君之柄也雷發不發則號令失常天道如此驗之人事必有所因近者建

皇明疏議輯略卷七

州殘賊要結及瀕海西窺邊境北虜邪里孩藏形迹跡謀未可測兩廣北方瘡痍日甚荆襄流民壅聚日多加以湖廣江西去歲荒旱無收浙江處州近日強盜流劫四川雖常吉捷郡縣賊徒蠢起大軍尚未班師四方事勢無時寧帖百姓供給日見勞憊人事如此天其或者仁愛皇上因以警動之手臣等供以庸才叨居重任擬取因計之急切者一二上陳伏惟皇上春秋鼎盛之日正副繙繁衍之時奈何乘位尚虛切繫人望天與祖宗之靈尚自有待然臣區區愛戀之私有不能已前代遠事不敢援引竊見英宗睿皇帝踐祚以來克遵祖訓以御家用后妃

以下皆有關雉之德僉斯之美所以子孫衆多本支隆茂
伏乞 皇上脩身養德感天格祖思國本之為不輕思宗
社之為至重思聖體之當慎惜思聖愛之當均溥將見六
宮奉職則百斯男九廟降祥本文百世實為天下大幸然
此自身心用力非求神奉佛所能致也若山西塔院勞民
傷財宜在停罷阿叱哩之流惑世誣民宜在斥回其餘庫
府金銀絲段俱是民間膏髓不宜浪費內尚諸作匠役未
為重大勳勞不宜濫與官爵此皆足以感傷和氣而召災
異者也先儒真德秀有言人主脩德講學則天下安昆蟲
草木亦得其所此言誠為至論伏乞痛自省改每日視朝

疏議輯畧卷七

二

萬

之後依 祖宗故事駕詣文華殿留心講筵或決政事開
誠心布公道以來善言親君子遠小人以圖治化凡百服
食言動悉依 祖宗舊規如此而天意有不回災禍有不
除臣甘萬死不辭

災異疏

馬文昇

竊惟災異之見必有由然乃天心仁愛人君欲其恐懼脩
省轉禍為福而保天位於悠久也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
誠以格上帝孝以奉兩宮仁以惠群黎誠以御臣下宜其
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然而猶有災異者豈由蒼
生困苦已極而無拯救之術祥小恣其奸黨而無禁戢之

令織造未息府藏益見其空虛齋醮頻仍供辨日見其通
迫官更貪殘而無所畏懼法令廢弛而未能振舉軍民困
土勢豪霸占修造宮役士卒疲勞賦重徭繁民困財竭嗟
怨之氣上干於天亦由臣等苟竊厚祿以學銓術不能奉
宣德查濼鑑人才之所致耳豈一政之或乖一事之失宜
而遽致此哉伏望念今日所居之位乃 祖宗之位必思
保守之甚難今日所治之民乃 祖宗之民必思愛養之
甚至法天之剛而勤以理萬機體坊之節而儉以省財用
凡臣下奏疏斷自寒衷乘而行之久而弗渝則天意可回
災異可禱宗社靈長而天位永久矣是故裁冗官者所以

疏議輯畧卷七

三

二

省財用也冗官不去則財用不足一遇兵荒必至於措置
無術此自然之理也仰惟我 祖宗法古為制官有定員
俸有常數近年宗室滋多武職太濫祿米俸糧所費甚繁
而京儲肝藏所餘無幾且在京額設大小官員不過一千
三百餘員其傳奉等官將有八百餘員中間管支俸給有
皂隸者尚有五百九十一員每歲支米不下萬餘石而折
銀折絹又不止數萬兩若因大營建而効勞傳陞一級固
不為過其或織造染作之屬俱職之所賞為者一槩濫陞
而冒費何哉蓋不過各官內外私其所屬之人耳上下相
蒙糜耗財用此所以落公論之騰沸而致國體之漸虧也

且古者官以待功賞以酬勞今此各官不過曲盡所能之末冒叨官職妄費俸糧月計不足歲計有餘况今府藏空虛民財已盡災異示警意或在斯正宜沙汰冗官撙節浮費之日也宋司馬光謂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當今天下地方所出者有常數而國用所費者無常數方來耗損匱乏之患將必日甚一日矣是以文武臣僚屢嘗為 皇上言之若能減一官則省一官之俸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消彌災異莫有急於此者杜奔競者所以彰國典也故三年朝覲大明黜陟乃 國家之定制未之有改者豈惟我朝自三代以及漢唐宋亦未之有改也故

皇明疏議輯略

四

曰三載考績三年黜陟幽明又曰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蓋有功不進有罪不黜雖堯舜不能平治天下昔人論人主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而已蓋天下人材一人之聰明或不能備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吏部又付之都察院數人之聰明又不能備知也故不自用而付之公論公論者何諫官之所論列方岳之所開報與衆人之所議論耳目之所聞見然之於衆審之於獨吏部之所不可察院以為可則不敢去也察院之所可吏部以為不可士論或以為可則不敢去也然任反覆必求無負乎 朝廷付託之意然後已今 陛下以臣為不足信手不當使待罪此

位以為足信乎不當復為掣肘既已去之又復留之則去者誰不自陳以覲復留之幸昔范仲淹為宰相九不才監可一筆勾去富弼曰如一家哭何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古今以為名言自古人君之於小人惟恐去之不早除之不決未聞有所愛惜而不忍去之者也 陛下仁覆如天曲為保護其如小人之不可長何中外之人窺見此意紛紛而起故胡孝之後王璠繼之王璠之後邵賢方誌繼之方誌之後朱贛又繼之雖遠如鍾越任毅之徒亦皆播告而來後之紛紛者尚未知所止也况今九載考績之典有陸無黜者三載考察之典又復不行則貪官汚吏徧

皇明疏議輯略

五

藉天下成害 陛下之赤子復誰敢去之乎 陛下以此不職之數人為可惜則天下數千百萬困苦之蒼生獨不可惜乎臣等於此數人者豈嘗有所怨讎特以國法所在民命所關不得不然耳今賴 皇上遵 祖宗之制徇衆論之公胡孝等未遂其奸人心罔不稱快近日以來奏辯者少息充望 陛下自今以後若再有考察黜陟官員奏擾者下之法司明正其罪則貪黷有所畏奔競有所沮而不敢肆無忌憚矣至若革濫進者所以通選法也蓋為政在人官得其人則政無不理民無不安而天下治矣自古君天下者必以畜養人才為先務也仰惟我 皇上法古

為治凡庶官用人惟由科目以及貢監此外雜流者不得
并用前時三年大比鄉試所取不多會試進士亦為有數
其歲貢監生每府一年貢一人州則每三年貢二人縣則
每二年貢一人入監之後不數年即取歷官又不數年即
為選用在部無淹滯久積之弊所以入仕多精明廉潔之
人迨至天順年間憲臣建議起送天下在學年四十以上
生員送監讀書各生實錄作弊有方三十五六或方
三十者亦作四十起送之數共有五千餘名既而胡虜犯
邊急缺戰馬復許生員納馬入監又有七十餘名以後川
陝荒歉軍民莫賤守臣具奏又開上糧入監之例通前共

疏議輯覽卷七

六

有數萬餘人中間多係幼年不學之徒既為監生須檢歷
事其舉監雖年壯氣豪者亦與彼挨次取選始終二十餘
年方得出身長者老耄壯者衰弱因此貪人財物豈能展
布行事所以官不得人民多受害至今未選納粟監生尚
有七千餘名大壞選法壅滯人才率由於此本部雖有奏
革一遇兵荒未免復開况蠲富民之徭役以重困貧民所
損國體甚大不可不嚴為禁止也

脩省以謹天戒疏

柴昇

臣聞之書曰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
后惟明明者誠以災變之來治世不免應各有類未嘗安

發願消彌之者何如耳是以先王有見於此為君者必恐
懼脩省以消災變為臣者必奉法脩職以供乃事至於百
官之衆莫不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
政災異以彌咎不為凶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仰惟 皇
上繼隆丕業宵旰孜孜三載憂勞有如一日服命之初昔
抑浮侈革從儉約志祀上下祇薦宗廟表勵臣工勤恤民
隱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是宜嘉祥迭
見繁祉駢集夫何頻年各處奏報災異歲無虛月以天文
則有亂霄雲雷之間作日蝕星變之交馳以地理則有山
鳴地震之屢報河決水溢之相仍以人民則往往有螟蝗

疏議輯覽卷七

七

早滂之災在在皆饑饉流離之苦災譴不一而足考之紀
傳所載未有若此之多者也臣於近日得之道路傳聞咸
謂十漢之間復有星緯之變臣愚不諳天文參人之言理
亦或有以故文武群臣罔不悉心傾耳意 朝廷之上必
有宣諭脩省而數日之間寂然無聞外議沸騰群心滋惑
臣愚獨有以仰窺 陛下益歎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
行不以言故斷自 聖心引咎歸己默加脩省不以外聞
深合于虞帝傲予之心商湯罪己之意三代以下之君
誠未有臻此者也然臣竊思之以 陛下下德無間克享
天心端拱法宮動無過舉凡此 咎徵皆所宜厭皆由左右

之臣不能竭心輔德之託百官之衆不能盡體 國血
民之實而臣等待罪言責者之蹇謬匪躬之士一切因循
遂成弊習百政僂滯精白罕著事有召效多階隙用舍
乖違人情鬱抑沴氣成象咎徵由斯是以今日星文垂異
臣已灼知爲臣下不恭之戒矣豈可皇皇然獨貽憂於
陛下也雖然亦足以見天心之於我皇家諄諄存顧先幾
預告以啓 聖心蓋欲 陛下據易圖難緣微警者奮揚
乾德固執主威銷歷未萌以光前烈也 陛下誠不可不
加之意焉賴 聖恩賜痛自脩省畏天之威諒非爲
虛以臣之愚自古君臣同體勤者及豈有主憂而臣不
知天變而臣不與者哉亦宜渙發明詔以示臣工蓋以朝
廷凡百政體君執其要臣理其細君臣之間脩省之義豈
宜異同夫災非倘來必有所以致災之由變不虛出必有
所以召變之端如徵在君身必謀何以建皇極大中之準
如徵在群臣必謀何以東進賢退不肖之公徵在四夷何
以善制遠安邊之策徵在小民何以布綏懷保惠之仁其
徵於權奸也必思所以潛消預奪之機安在其徵於貴戚
也必思所以橫施濫恩之典當懲推此以往稽之衆人之
中必有超群之見 陛下采而行之用裨政闕則事炳幾
先患皆有備雖有天災不能爲之災雖有時變不能爲之

變商宗以是而啓聖周宣以是而中興有足徵矣厥後季
世之君及漢唐以來庸辟暗主率有天變于上而不悟民
怨于下而不畏謂天命爲可恃謂人言不足卹玩災成敗
莫可救濟史冊相望歷可指陳竊惟 陛下天資挺異英
睿夙成端可高揖于舜禹之上安行于唐虞之域豈所望
出於商宗周宣之下哉臣又遙聞荆襄節漢之交山深谷
險財盡民窮流賊聚劫猶未散息恐屯嘯日廣釀成大患
及見北虜醜類數假 進貢窺我邊隙倏去忽來禍機莫
測誠欲絕其來則適吾柔遠之畧縱其入則墮彼貪狡之
計屢屢 皇上嚙谷及履計無善處臣竊憂之此正人君
遇災思患側身求道之秋也夫何今茲踰旬星變日著臣
下默然罔知戒懼而 陛下罪已之言不形于詔旨思患
之謀不及于咨詢臣恐小民愚蠢罔測淵衷不知 陛下
引咎受愆憂勞內切不款彰聞恐駭物聽咸謂 陛下遠
遠天戒虛而不答則是 陛下誠有畏天之心而群臣
不能盡體誠有憂民之實而小民不能必信甚非人王合
群離萃天下之過也揆之古昔聖帝明王懼災求理之術
恐不若是爲謹而臣愚伏望 陛下仰察天文俯求人事
果有咎變其徵非虛推畏天之心以宣戒乎百工弘求理
之道以博延乎群議則內外交脩名實俱舉庶可答皇天

謹告之威慰元元困苦之望以彰陛下之盛德繫天下之歸心不亦偉哉

災異疏

江淵

臣竊見今歲六月初一日朔旦日食謹按春秋之書日食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而先儒胡安國以為日者象陽之宗人君之象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則必召災天之示人可謂顯矣伏惟皇上以聖神之德居至尊之位削平僭亂中興邦家踐祚以來勤於宵旰董正庶官選賢任能恢弘治理而又進講經筵以求帝王為

疏議輯卷三

十

治之道大開言路以通天下幽隱之情圖治之心可謂切矣夫何上天告戒不一而足今春土星恒近日太白晝見今又日食於朔日視朝之時夫豈無故而然哉其必廢官失德紀綱不振汰度縱弛大政乖缺而致之也况今胡虜日近邊境入寇為患不言可知且天心眷愛人主凡有災祥必先示之以兆款其脩德政以圖承天休保無疆之治也臣伏望皇上思祖宗付託之重念繼統守成之難因天告戒惕然恐懼戒膳徹樂避御正殿肅求直言省己有過則速改之更加嚴畏復召一二大臣講求所以敬天法祖保邦致治安邊禦寇之策君臣同心無事虛言務敦

實行見諸事功則天變可消人心自順國治兵強狄夷之禍不足慮矣臣見今春星變之異大臣亦嘗上言求退朝廷未允其情其餘當退者則又貪位顧祿濫冒無耻莫此為甚且天地以至誠無息故能成其覆載之功人之應天亦必至誠無偽而後可以格天豈可以虛偽動之哉臣實自愧才識疎淺過承拔擢捐軀報稱惟恐或後然自歷任將及二載叨祿苟容分毫無補上孤天恩下招衆議皇上天地之量而為包容而臣犬馬之心誠不自安乞將臣先行黜罷放歸田里以答天意以謝天下則其餘如臣之輩庸不才者亦必自省知愧退避賢路然後陛下慎

疏議輯卷七

前十一

簡中外賢才以資任使以召天地之和以開萬載太平之治不勝幸甚

慎淵彌災疏

何喬新

臣等仰惟陛下嗣位以來勵精圖治約已裕人召用老成貶斥邪佞善諫有言常舍己以從之刑獄有疑每屈法以宥之宜夫和氣召祥雨暘時若星緯順度山川咸寧矣然雨雹風霆天鳴地震迭見於四方之奏報今京師畿甸又有此水災良由臣等任職無狀不能奉宣德意之所致耳俯躬省咎罪不容誅竊伏思之水陰類也以地言之則中國為陽夷狄為陰以人言之則君子為陽小人為陰以

政事言之則德為陽刑為陰洪範庶徵皆由人事所感今水雨為災奇者夷狄之謀侵邊歟小人之或干政歟皆非愚臣之所能知臣等亦不敢越職而言獨以臣職掌言之恐天下刑罰未盡當此亦致災之一端也夫民情狡詐百端而隱慝未易遽察問囚者止據原詞審錄者多拘成案至於人命強盜情尤難明人命或因鬪殺誤殺而檢勘者輒以為謀故次賊或係搶奪拒捕而巡捕者輒以為強劫苟非的有證據誰敢輕與辯明縱欲辯之衆口譁然或以為受囑或以為納賄以故好名畏謗者寧失入而不敢輕出誠以公道之難明而謗議之易騰此天下之通患也以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七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七

於疑者即與辯理具奏處治庶幾刑獄不冤災變可彌矣臣等又聞正統四年六月京師大水為災英宗睿皇帝勅戶部侍郎吳璽順天府尹姜濬存問軍民被水之家具奏賑卹又條示合行事宜勅五府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各脩其職今陛下率由祖宗令典已命巡城御史查勘京城內外被水軍民給糧賑卹矣其通州一帶水患尤甚乞勅該部委官查勘一體賑卹係官錢糧果被漂流者量為分豁俾聖澤沾被無間遠邇其各衙門合行事宜亦乞遵聖祖勅諭斟酌而行之萬機之暇召問內閣及文武大臣詢訪致災之由同加脩省至於脩德以凝天命正心以端治原勤聖學以講求治道法祖宗以轉寧邦家此以敬天勤民之大本也尤乞聖心加之意焉

疏議輯略

卷七

備人事以彌災異疏

李承勛

臣聞天道遠而難識人事近而可徵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人事失於下而天心悅於上未之有也人事得於下而天意怒於上亦未之有也商之高宗有雉維之異周之宣王罹旱魃之災皆能克謹天戒益脩人事卒以中興然則災異之出乃所以至成其德也臣章句腐儒異災之說非其所知而本諸人事之可憂者粗見一二謹為陛下言之往時各衙門其技止於鼠竊今則傳箭

六四五

號召千萬為群演陣縛梯攻城奪堡中間多有中華亡命為彼所用若或奸雄乘間禍忍言哉此人事之可憂者一也禦寇必資於兵馬防守必賴於塞垣以言乎兵馬則死十常七八以言乎塞垣則堅完十無二三賊日加強而兵馬日益削弱敵日轉近而邊防日益廢弛坐視而不為之所則衣冠之地將胥淪於夷起而強為之則外患未除而元氣先損此人事之可憂者二也數年以來水旱相仍穀價湧貴十倍常時萬一不幸秋稼無收既乏積蓄尤難轉輸全鎮軍民何恃為命若至此時而後圖之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唐陸贄有言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

疏議輯目卷二

二

是稟封疆自昔敗亂之由多因饋餉不足三復斯語豈可不為寒心哉此人事之可憂者三也近差中貴遠使朝鮮用車甚衆所齎必多沿途科索不可勝言臣嘗私憂過慮誠恐所為無名所求無厭取笑小夷或聞邊警此人事之可憂者四也伏惟 皇上天生聖人入續大統盡逐奸邪起用耆舊四海欣欣思望太平災異頻繁正天心所以仁愛 陛下也伏望 陛下思天變之可畏念人事之可憂謀於廷臣先事而備則封疆之重臣職不當及者必有人為陛下及之可憂之大臣所未敢言者必有人為 陛下言之天下嗷嗷正今日 聖主之資也

脩德彌災疏

呂燾

臣聞商書曰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天下之治安常以聽直言近正人公喜怒消朋黨明法度節財用謹興兵不事遊觀不遜聲色不惑佛老非獨治安也祭莫大焉天下之危亂常在於逆忠直遠讒佞私好惡縱朋黨紊法度費財用好攻戰事游觀惑聲色尚佛老非特危亂也辱莫甚焉方今 皇上稟堯舜聰明之資 聖德學問日益光明求賢納諫聲聞中外乃者彗星見於西自天津而徂瑯嶷按漢曆志有掃除之意或為兵火之象昔齊景公彗星見而蒯聶子曰穿池沼則欲深以廣為葦樹則欲

疏議輯目卷二

三

高且大賦歛太急刑罰太重彗星之出庸可懼也仰惟 皇上心懷恐懼致齋便殿告祭于天不越日而彗星消微凡在臣民無不仰視咸知 陛下因變而增脩其德所以一念之誠感格於天如周宣之側身脩行而彌災宋景公出人君之言而妖星退舍 陛下今日之所行以周宣宋景為不足學必遠宗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近守 祖宗列聖之成法經筵日講 聖政日新然臣聞諛軟熟之言易於聽無益於治忠鯁法度之言逆於耳有補於治譬如良藥苦口而利於病馬臣聞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而書災異蓋欲謹戒人君使知恐懼脩省以應天變亦以見天

心仁愛人君故出災異以譴告之蓋天變之發或發於未然之前或發於已然之後是雖隱微難知皆所以覺悟人君也所謂應天變之術豈有他哉在於脩人事而已臣伏見陛下即位以來四年于茲凡所施為無非仰答天心下當人意勤儉憂勤不聞有過然應天以實不以文恐舉措之間安得每事盡善亦當窺究致異之由推至誠行直道政事之不中不平者或未加治軍民之失業窮困者或未加恤姦邪之徒熒惑聖聽者或未加察一皆省之於身惟中惟平之事行則陰陽和而天變息矣何太平之不可致哉

疏議輯略卷七

四

不事虛文以彌災變疏

吳巖

臣愚伏聞本年正月 乾清宮災臣不勝驚愕憂慮之至以累朝經營之成業一旦煨燼其為災變未有若是之大者臣嘗考之往史變不虛生必有感召雖上天仁愛之意顧人君脩省之何如耳若能應天以實則一誠感格可以轉災為祥若徒事虛文則反為棄天而適激其怒恐將來之變更有臣下所不忍言者恭聞陛下果能祗畏天變悔悟方切頒脩省之令下來言之詔深得自古帝王彌災消變之道甚盛舉也而大小群臣亦知不易遭逢欽承德意自三公九卿以至科道諸司一時上言各陳所見有言

誠格 九廟者有言孝奉 兩宮者有言早朝安罷者有言經筵日講者有言早建皇儲者有言疎遠義子者有言按儒臣以講求治道者有言出番僧以屏絕異端者有言禁中市以肅內令者有言遣邊兵以謹外防者凡此皆今日先務之急而所謂應天以實不事虛文要亦不出此數者而諸臣一一為陛下懇懇言之可謂至矣陛下當此憂勤惕勵之餘正處仁德義之日 聖德之所以隆替世道之所以治忽天命之所以去留人心之所以得失其機端在於此正宜遇災而懼痛加脩省慨往者之莫及與來者之可追改絃易轍悔過自新於凡諸臣忠言諫論即

疏議輯略卷七

十五

賜俞允而次第施行廢天意可回而災變可彌矣夫何脩省之令雖頒而脩省之實未見求言之詔雖下而納言之實未聞除誠格 九廟孝奉 兩宮臣不敢妄議外竊聞

視朝尚至日晏而連日之免尚復如舊也筵講尚未盡舉而通宵之戲尚復如昨也皇儲尚未聞建也義子尚未聞遠也儒臣尚未聞延接而番僧尚未聞屏絕也中市尚未聞聞禁革而邊兵尚未聞遣還也豈以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卹乎抑亦諸臣之言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不足以動聖聽乎且聞大學士楊廷和所上之疏節奉 聖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浴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遣兵只照前旨市肆

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改動是蓋 陛下不欲聞諸臣逆
 鱗之言而有此一時權應之旨至所謂常理舊制則臣未
 敢以為然也夫開肆乃市井之事稍有識見之士尚未屑
 為况於萬乘之尊而曰天子之常理固如此乎番僧乃夷
 狄之教稍知禮義之家尚不容入况於大禁之內而曰
 祖宗之舊制固如此乎揆之於前脩省之令似乎有背求
 言之詔似乎有違如此而欲感動人心如此而欲挽回天
 意如此而欲消彌災變難矣是以臣愚昧死為 陛下言
 之若曰常理曰舊制豈有他哉不越乎前所謂誠格 九
 廟也孝奉 兩宮也早朝晏罷也經筵日講也建皇儲也
 疏議輯覽卷二 十六

遠義子也接儒臣也絕番僧也革中市也遣邊兵也是則
 所謂常理也是則所謂舊制也若舍此數者而別求所謂
 常理所謂舊制抑末矣伏望 陛下體 上天仁愛之心
 念下民仰望之切思 太祖 太宗創業之艱為 聖子
 神孫嗣守之地省躬脩德勵精圖治非徒言之實允蹈之
 如此則應天以實不事虛文 聖德日隆世道日治天命
 以留人心以得而太平可坐致矣殆見以和召和以順感
 順而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竊 宗社無疆之休
 萬世莫大之慶豈特消彌災變而已哉

脩政彌災疏

范珠

臣按春秋凡書災異未有無其應者然古者人君遇災而
 懼克謹天戒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如克正厥事而雉雉不
 為異側身脩行而旱魃不為災漢唐宋以來英君詎碎每
 遇災異必減膳避殿求直言之士罷不急之務躬自剋責
 百為脩省用能挽回天意轉禍為福其間遇災而不知懼
 者多緣左右近習之蒙蔽或宰執廢臣之獻諂委於下人
 之感召託為陰陽之常事其甚者指災為祥以異為瑞上下
 相安釀成禍患且天之於君猶父之於子自能仁愛終無
 絕道君有所失天必昭鑒小則出災異以譴告之大則出
 怪異以警懼之無非欲其及將以簡人事更圖以收治功
 疏議輯覽卷二 三

譴告之頻警懼之數而猶不悟則自取傷敗尚誰慰哉所
 以從古以來明盛之日常少晦亂之日常多信史具存足
 為明鑒臣以 國家邇來災異迭見豈無召致之由天象
 既垂必有事機之應一二年間御史不以言給事中不以
 聞翰林院不能考據以敷陳於經筵欽天監不能占候以
 推行其事應豈以水旱堯湯所不免而天變不足畏乎不
 然何彼此緘默恬不為懼雖 聖聰務於傳聞而事每缺
 於上達因循如此將何以回天意而安人心乎臣切以惟
 天子可以祭天地以其地位相屬而氣與之相感耳緣前
 災異豈徒謂尋常所召臣伏願 陛下引咎在躬脩舉特

政而後貴宰執大臣以匡政之不逮如此則天意可回人心自安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將不期而至矣臣謹以八事為陛下言之一開講讀以熙 聖學臣聞傳說告高宗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不師古以充求世匪說攸聞古者聖帝明王道積厥躬德脩罔覺而卒收治功者未常不資於學也漢光武日引公卿即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寢而太子勸其順愛精神則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唐太宗於周禮一書夜誦不倦宋太祖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太宗讀書自巳至申方休因宋琪以勞瘁為諫諭之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然其所學豈直俗儒稽同合

疏議輯略卷七

異為訓詁之末給章繪句為文辭之習誦其言究其理體之於心身見之於事為又以考驗古昔用人行政之得失興衰治亂之所由之數君者所以曾次明白措施無爽而當時治功之美可考若梁高祖之誦三慧天災臨而不悟孝元之講老子魏師至而不知非惟無補於事而且不免於患此又務學之得失為世勸戒如此我 祖宗列聖莫不勤於問學又以其暇廣為制作訓戒臣下伏惟 陛下聰明先物睿知有臨得於天資者固足以符合前聖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然經筵之設歲有常月有常日未免一暴十寒前作後輟臣請經筵之外簡擇儒臣中義

聖精詳語言明正者或三日五日或不拘日召至便殿講說聖經傳與歷代典故群臣奏議及我 祖宗寶訓文理長者一二章短者三五章務使連屬辭旨毋摘略而不備反覆辨析毋避忌而不盡隨事獻規因言求實歲月既久必能緝熙 聖學培養 聖德一擇輔道以隆國本臣聞古之王者太子始生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廟則下過闕則趨自其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及孩提有識三公三少明孝弟仁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輔以正士而德無不成夫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後世或以律令為教或以奕棋得幸如秦之趙高唐之

疏議輯略卷七

至任出入青宮益其嗜殺之心導以逸豫之習匪惟為國致亂而禍敗隨以及已我 太祖高皇帝稽古為治特置東宮官屬有三師三少之徒又有詹事春坊之設無非為國本計也臣今切見東宮當幼冲之年正蒙養之日宜選宅心公大學識醇正者以克官屬公大則不至於私媚醇正則不失於迂腐然官雖備員而不親近亦虛耳須使之朝夕與處出入必偕又在因其所明而誘之以正隨其所尚而約之以中口不談佛道之書手不持珠玉之玩目不親邪媚之色耳不聆淫蕩之音涵養其性情薰陶其氣質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俟年齒之既長又逐將以務學則

儲德自然成就矣一選諫官以開言路臣聞漢文帝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也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幸其除之夫後世官以諫名得專其任奮忠死義代不乏人而時君每加獎異以暴白其心志如史可考難以悉舉我太祖高皇帝特置科道職專諫諍雖有簿書刑獄乃其餘事國初以來不輕用人務求精選以言著名先後相率一二年間科道官員惟知作崖岸修邊幅殊出隨沉隨浮以敢言為輕率以緘口為得體或滿考而未嘗舉劾一人或解任而

不聞建明一事骨鯁之風掃地盡矣假使其時爵賞果輕有如釋之一斤盡夫者乎事佛果侈有如齋愈之諫佛骨者乎音獻果濫有如溫造之劾李佑者乎茲後果盛有如朱雲之論張禹者乎一切不逮古人諸事去矣時勢萬一事關國家安係社稷亦將如是而然然則蓋上有納言之君下無放言之臣頹靡至此可謂太息臣請勅吏部今後選用科道官員先求其氣節學識次取其人品標格負氣節則執持堅固勢利難奪足以建事功有學識則智術高明獻納平允足以裨化理苟不出斯二者而徒拘於人品雖有伊尹周公之聖賢亦為今之棄人矣

夫既因言選官必欲循名責實其各官考滿到部要見平素舉劾何人建明何事以此定其殿最議其黜陟庶使人皆効職官不徒設然選出既精而言不見納亦虛有其名耳臣見往時言者稍侮權貴輕則蕭楚之加重則狂狷之入甚者遷謫遐荒冤死暗昧唐陸贄對德宗云諫者多表我之能奸諛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怨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此皆為盛德臣伏望陛下求賢若渴從諫如流官既務於得人言必貴於採納如此簡賢如此納言何勞廣設訪察何必大張法網數年之後姦慝不去忠賢不進刑賞不清舉錯不公休祥不至

災殄不除中國不安外夷不服乞將臣戮於市曹以正今日妄言之罪一復舊舊以慰人望臣聞詩曰國無典刑尚有老成人言老成人重於典刑也故古者人君其臣閱世既久更事且熟係國家之安危為士庶之屬望雖年當休致必再三勉留非特尊寵舊舊亦以愛惜人才也臣訪得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都御史韓雍夏壇高明李傑歷仕年久頗有令望或因讒誘而解官或托微恙而去任臣與各官素不相識亦不曾親親其謀設施果超出於流輩真無愧於古人但聞其命下之日趨裝即歸畧不顧惜葉捐筆要自分幽閑其與夫馳朱豈於桑榆負虛類

於鍾漏惟念子孫之計殊愆羞惡之心老病侵尋強自支
持乞表權書後容留者膏壤懸絕况各官猶皆強健未
即衰病士林仰慕將論俟歸名下必無虛士珠玉豈宜暗
投臣伏望 陛下將各官收用以補兩京之缺員以慰天
下之人望無使小人肆其離間不以微疵掩其大節彼必
感激思奮將俾政績有成又足以彰我國家舉擢之無遺
才也一通事情以防壅蔽臣聞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
王言如綸其出如緯是知人主一號一令有目皆見一賞
一罰有耳畢聞可以質諸鬼神可以播諸夷狄如二帝三
王君臣同心翊贊戒救之言禮樂法度之施使其聞而不

聖諭輯略卷七

三

傳則書不得而載詩不得而誦史官無以紀錄後世何以
考據我 祖宗列聖號令賞罰如雷霆霜雪人皆見聞雖
有姦諛無從為計往時朝廷降旨許各衙門傳報事無壅
遏情亦浹洽萬一用或非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申論諫
官得以抗言今一切旨意不許傳報將使陛下曠瘠瘡
面墻而立賞不知其所從罰莫測其所自機關已發於四
方是非獨蔽於目前若以為抄謄勞人則各官自有操牘
執翰之徒未嘗言己之病若以為漏泄機密則朝廷必無
遠嫌避忌之事未嘗畏人之知所以不令傳報莫解其由
將恐小人乘此為壅蔽之計肆欺罔之姦塞下之耳目蒙

上之聰明其患亦非小也臣請今後凡遇內降旨意悉聽
各衙門官吏於午門前互相抄寫通行報知示以大公至
正之道不為瑣屑較計之私事既無壅情亦獲通誠裨助
化理之一端也一重守令以施教養臣聞漢宣帝嘗曰庶
民所以安其田里而忘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
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明帝又曰即官出宰百里苟
非其人民受其殃是則親民之職莫若守令然漢史所載
循吏頗多今之府州縣正或自京職陞補或從科目除授
選用非不精委任非不專而迄無循良之風者皆以教化
之不立撫字之無方大槩俗弊任有司者以催辦錢穀為

聖諭輯略卷七

三

能事以奉承上官為得體而司之臨府府之臨州州之臨
縣不察俗之厚薄不問民之休戚首先計其迎送之遠邇
伺其拜跪之疾徐假公濟私一奉十稍拂其意便有文
翁之教化陽成之撫字輕不免於罵詈重莫過於毒楚每
三年朝覲到部揀選之際而部院二三大臣豈能悉知天
下之賢否其去取進退每徇於方面府正之一言其間善
於奉承者會集指為公清果實稱為平恕次於阿附者髮
鬚微白即目為老疾錢穀少有逐排為罷黜部院既云揀
選若不因以去人又無從以塞青致使薰蕕莫辨玉石俱
焚夫以有虞建官三考黜陟在漢為吏或長子孫吏久於

官則人情不苟官久於事則理化有成今之有司不待考績而已罷官或未及生育而先去任為其身謀不暇孰肯以教養斯民為心哉且近例外官年及六十則去獨不思許丞廉吏重聽何妨汲黯多病淮陽臥治人非聖賢寸長可用甲以墨而黜代甲者狼毒益滋乙以臺而免繼乙者龍鍾尤甚如此而望斯民沐教養之澤難矣臣伏望陛下痛懲此弊特勅部院今後揀選不宜泛去去其貪暴柔懦之尤者聞者以示激勸博訪有司任內人和俗美雖科徵少緩不害為良牧則彙旌之恐後若民窮彙聚雖錢穀辦集未免為酷吏則黜逐之必先其方面府正非宿德重

疏議輯言卷二

二四

望者不推州縣正官非科目出身者不與申風憲之職嚴賊盜之罰使上下相維革去俗弊免其更代之煩冀收教養之績則人有恒心事不苟作而民間迎送之費可以少損庶幾漢廷循吏復見於今日矣一汰僧道以懲游惰臣聞韓愈有云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柰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蓋自有僧道以來其門戶名號雖異而衣食日用則同豈假於鬼輪實由於人助歷代若梁武帝捨身為佛家奴宋徽宗有道君之號當時二家徒衆之盛可知然梁有臺城之厄宋有金人之禍曾不

聞一人赴難又不聞其神陰有所助是不惟有損於人而亦何益於國哉我太祖高皇帝肇前季之失慮僧道之濫定為額數府不過四十州不過三十縣不過三十又著為律條不許私創建寺觀簪剃僧道蓋欲以漸而絕其根抵不使滋漫也豈意近年以來名勝之地非寺即觀游惰之民非管即剃棄絕仁義箴視君親變中國為戎夷化人類為禽獸然當豐收之年彼以和說誑誘愚俗謀為皆遂偶值凶歉其說不行或因飢寒所迫或為妖說所動如四川吳深荆襄石和尚遺患地方累歲不絕且往年一次放度僧共數萬人其間冒認父師盜寫鄉貫僥倖請牒之後

疏議輯言卷二

三五

恣意所如官府不得辨驗關津不得盤詰軍民竈匠皆不可知見今各邊軍伍不克有司差徭之人以京師目前觀之備操赴工者率多疲瘵疋羸黃冠緇衣者悉皆豐肥俊偉以此補伍則為精卒以此應役則為壯夫何乃縱之游手游食為吾人之需哉况其為通曉教典萬無一二縱淫肆恣甚於常俗敗倫傷化莫過於此伏望陛下痛加裁治通行天下汰黜僧道拆毀寺觀別人知警懼不敢肆為游惰以影避差役而為吾人祛除一大毒矣一撫流移以靖地方臣聞孔子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古者待遠人尚然今之流民乃朝廷之赤子語

言不異未服不殊非若纒夷戎狄之比何忍驅之離散實
之死地負 聖明之至仁傷天地之和氣往事之失不可
追咎臣於荆襄地方原未經歷遙聞彼中多是山林峻處
可以力耕火種平處可以墾田作居漁樵可以充用淘沙
可以獲金以此四方流移之民假息其間夫奚不可且此
流民遠離鄉土輕棄墳墓豈得已哉或迫於官府之誅求
或艱於衣食之不足又或犯死刑而逃往或避重役而潛
住此處年久難以別白竟則住而安業急則散而為非所
以撫治官員貴於用法平恕而不可以威濟立心恒久而
不可要近功以威濟求免繩以刑罰要近功必不施以善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七

政怨氣塞天私骸蔽野又前人之覆轍夫頃者撫巡將久
居流民開墾熟田一槩撥與官軍屯種名雖撫之實則逐
之欲其安生豈可得乎以臣愚見莫若於湖廣河南陝西
附近去處都司各衛選其家有生計智勇素著者以補軍
職有司官員擇其守已清介樸字有方者以補民職其御
史差替則照每年巡按事例務使流移各得其所田地儘
力耕種勿限其畝數稅糧減半報官暫停其往輸但係已
成茶次不許奪彼與此一切造作管辦傷財勞力之事毋
得煩擾其犯罪避役非有原籍公文坐取不必窮其既往
亦惟欲相安以茲撫恤之至猶有梗化之徒取其渠魁必

誅不宥既不妄為殺戮以求目前之安亦不專事姑息以
生意外之患如此則人心悅畏而地方自寧矣昔宋仁宗
時富弼知青州全活流民五十餘萬亦惟委任得人而處
置有道耳然彼其時正屬荒歉難為功今其地頗有收成
易為力此又所遇不同而宜審其勢也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七

皇明疏議輯畧卷八



整正

扶植綱常疏

羅倫

臣聞 朝廷援揚溥故事起復李賢者臣竊謂李賢大臣起復大事綱常風化之所繫天下後世之所監伏讀聖策有曰朕夙夜惓惓欲正大綱舉萬目使人倫明於上風俗厚於下 陛下是言真可為國家扶綱常為天地立民極為萬世開太平者也然欲正大綱莫先於明人倫厚風俗欲明人倫厚風俗莫先於孝孝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國而非此不可以為國家而非此不可以為家人而非此則

皇明疏議輯畧卷八

禽獸矣中華而非此則夷狄矣故先王制禮于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人孝也古者求忠臣於孝子之門誠以居家孝故忠可移於君為人臣者未有不孝於親而能忠於君者也為人君者未有不教其臣以孝而能得其臣之忠者也昔子夏問三年之喪金革之事無避禮與孔子曰魯公伯禽有為而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例者吾弗知也 陛下於李賢以金革之事起復之歟則賢所未聞也以國家大臣起復之歟則禮未之見也以故事大臣當起復歟則為君者當以先王之禮教其臣為臣者當據先王之禮事其君臣不暇遠舉請以宋事言之

仁宗嘗以故事起復富弼矣弼之辭曰何必遵故事以送前代之非但當據禮經以行今日之是仁宗卒從其請孝宗嘗以故事起復劉珙矣珙之辭曰身在草土之中國無門庭之冠難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孝宗允其辭此二君者未嘗拘當代之故事以強起其臣此二臣者亦未嘗循當代之故事以苟從其君故功澤加於當時名聲垂於後世史筆書之以為盛事士夫誦之以為美談此無他君能教其臣以孝臣有孝可移以忠於君也自是而後無復禮義史高之欲按例起復為丞相王徹起復為執政陳宜中起復為宰相賈似道起復為平章此數君者未嘗不

皇明疏議輯畧卷八

以當代之故事起其臣此數臣者未嘗不以當代之故事從其君然生靈以之而困天下以之而亂社稷以之而傾貽禍於當時遺臭於後世此無他君不教其臣以孝臣無孝可移以忠其君也詩曰股肱不遠在具后之世臣願陛下以宋為監使賢者於君親為萬世之大臣 陛下以禮處賢為萬世之大君此臣之願也亦賢之分也若以賢身任天下四方多虞而起復之與則仁宗之時契丹桀驁未為無虞也孝宗之時金虜威強未為無事也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內之私則賢身不可起口則可言宜降溫詔俾如劉珙不以一身之戚而亡天下之憂

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則必言之則必盡陛下於賢之言聞之則必行行之則必力則賢雖不起復猶起復也使賢於天下之事知之而不言言之而有隱陛下於賢之言聞之而不行行之而不力則賢雖起復猶不起復也陛下無謂廟堂無賢臣衆庶無賢士君孟也臣水也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君好諫則臣直奸諛則臣佞陛下誠能於退朝之暇清閑之燕畧崇高貴重之勢親直諫博洽之士開懷延納降禮尊賢講聖學之大要明君道之急務詢政事之得失察生民之利病訪人才之賢否考古今之治亂諷風俗之盛衰宏邊防之緩急合一己之見而以

此誠輯覽卷八

三

衆人之見爲見合一己之知而以衆人之知爲知順旨之言則察而逐之使貢諛保寵者無以自容忤旨之言則容而受之使輸忠爲國者得以自盡群策畢陳賢良並用則賢所欲言者人亦能言之又何必遺先王之禮經拘先朝之故事損大臣之名節虧聖明之清化而後天下可治哉朝廷舉措大臣出處天下觀之史筆書之清議雖不行於朝廷天下以爲何如公論雖不行於今日後世以爲何如誠不可不懼也夫賢之起復猶諉之曰負天下之重任應先朝之故事比年以來朝廷以奉情爲常典縉紳以起復爲美名食稻衣錦之徒接踵廟堂據禮守經之士寂寥

無聞不知此人於天下之重何所聞耶此事於先朝之故事何所據耶先朝自揚濬之外未聞起復其人爲某官也今起復之官何如此之多耶以其高謀遠慮足以建天下之大議耶何未見其發也以其折衝禦侮足以定天下之大難耶何未見其能也以其直節勁氣足以勵天下之士習耶何未見其有也以其深仁厚澤足以浹天下之民心耶何未見其行也以其忠言讜論足以裨朝政之闕失耶何未見其敢也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意其平昔之計不過阿媚權勢豫爲已地及遭道喪之時則必曲爲說說上蒙天聽不曰此人辦事理可委情則曰此有故

此誠輯覽卷八

四

事例當起復既遂奸計畧爲虛辭一見俞允欲然就位才有堅請如富弼懇辭如劉珙者也且婦於舅姑喪亦三年孫於祖父母禮有期服奉情於夫初無干其妻起復必初無干其子今或舍節如故妻孥不動乃號於天下曰本欲終喪朝廷不容雖三尺童子臣恐其不信也爲人父者所以望其子之報豈擬至於此哉爲人子者所以報其親之心豈忘至於此哉枉已者未能直人志親者豈能忘君望其直人而先枉已望其忠君而先忘親陛下何取於斯人而起復之哉何不使之全孝於家而後移忠於國哉昔富弼有母喪請起復非盛世事而富公竟不可奪

史高之遭父喪太學生留之至數百人高之竟乞終制今大臣起復群臣不以爲議且從而爲之辭所以豫爲已地也群臣起復大臣不以爲非且從而成其事亦所以豫爲已地也大臣既無忌群臣復何慙群臣既有例大臣復何辭今之大臣固翰琦富弼之罪人今之群臣又太學生之罪人也上下成風混然同流致有公無起復之例私爲匿服之計例在薄恩則匿服以受封例在得官則匿服以聽選例在撥科則匿服以應舉例在遷官則匿服以候遷例在求賄則匿服以之任率天下之人爲無父之歸臣不忍聖明之世風俗之敝綱常之壞一至於此也夫愛親之心

與職輯覽卷八

五

孩提有之短喪之說下愚耻言况在冠裳之列聞聖賢之道肯於其親無三年之愛乎特以貪利遂至忘親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又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陛下誠能守先王之遺禮遵祖宗之成憲待之以禮義而不靡之以爵祿激之以廉耻而不誘之以名位使積習之弊脫然以除則忠孝之心油然而生向雖忘其親今則爲孝子向雖後其君今則爲忠臣亦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至也特在乎陛下轉移之間何如耳天子者以孝治天下者也大臣者佐天子以治天下者也欲孝行於天下必先行於大臣臣願陛下不惑群議斷自聖衷取回內

臣許令李賢依富弼劉珙故事守制其餘已起復者悉令終喪未起復者悉許守制既有金革之事亦從墨衰之制任國事於外盡心喪於內將凡朝廷既正則天下自正大臣既行則群臣自效人心喪運不可泯滅誰肯甘心爲不孝之子醜顏爲不忠之臣乎綱常由是而正人倫由是而明風俗由是而厚士心由是而純紀綱由是而張國勢由是而一矣

陳言輔治疏

王恕

伏覩 祖訓條章內府各監局內官俱有定員各有職掌洪武永樂間未嘗額外濫設其太監等官非歷練老成雖

與職輯覽卷八

六

五

有聰明才俊亦不輕授近年以來則不然矣前者陛下將內官論年通降蓋矯往年濫陞之弊欲復祖宗之舊制也臣近聞入陛一起內官人數頗多不知是日前通降者不知別是一起也前既以爲濫而通降之今不以爲濫而後陞之似乎不可舉措如此其何以示天下陛下嗣位之初人心歸向莫不稱頌而愛戴之蓋聞陛下在青宮時存心正大不喜聲色不肯貨利及登寶位又罷貢獻織造屏去珍奇玩好之物治近習蠹國亂正邪術欺君罔上之罪逆逐刺麻番僧法王佛子國師輩罷傳奉冗員追回濫賞莊田蟒衣等項裁抑奢侈奔競凡此數事皆壞名

器損國體傷民財 陛下一旦而盡華之此天下臣民所以稱頌而愛戴之也夫何未久而又濫陞內官如此將見前數事不數年復如舊矣欲天下臣民稱頌而愛戴之如今日不可得也此天命去就人心離合之幾可不慎與况今北虜在邊災異迭見此正 君臣上下同加修省之時而 國政如此其何以服遠人而彌天變乎伏望自今伊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務要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遠宗堯舜之道近守 祖宗之法決不為巧言所惑蹈襲前事上拂天意下失人心而為 社稷之憂臣誠激於中詞不能婉無任戰慄

疏議輯略卷八

乞取回買玩好太監疏

王恕

臣始為 朝廷軫念淮揚蘇松等府地方饑荒軍民流亡恐臣等奉命不謹莫能區畫賑貸以致失所特遣近臣賫內帑錢物遠來救濟既喜且懼者累日已而傳聞太監帶百十號馬快船隻裝載私塩于江南收買玩好之物雖未委虛的節今大江南北饑荒殊甚斗米直七八十錢民有饑色野有餓殍老稚轉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不可勝數臣奉勅往來提督賑濟近來雖頗安妥而張口待哺者尚多若太監此行為賑濟饑荒而來則大江南北億萬生靈蒙再造之恩 陛下誠德大業可以比隆二帝三王國

祚可以與天地相為悠久矣若為收買玩好之物而來但此聲勢張皇未免搔擾郡邑驚嚇吏民臣恐遠近傳聞將謂 陛下惟珍奇是好而無憂民之心致使狂夫得以藉口非社稷之福也臣以為當此饑荒之際朝廷正宜裁冗費却貢獻禁奢侈抑僥倖慎爵賞重名器輕徭役惜民力以收天下之心以培億萬年社稷之基本夫何織造旁午貢獻絡繹奢侈之風競起倖進之門大開遂使爵賞冗濫名器混淆徭役繁興財力日屈欲斯民之不貧且盜得乎昔唐太祖遣使往涼州諷李大亮獻名鷹而大亮不可明皇今蓋州織半臂襪子琵琶捍撥鏤牙合子等蘇許公不

疏議輯略卷八

奉詔其事載諸信史後之讀史者莫不稱太宗明皇之明李大亮蘇許公之忠今 陛下以上聖之資居至尊之位聰明肅知本乎天性仁孝誠敬不待勉強可以為堯舜可以邁湯武尚何太宗明皇之足言哉臣幸際明時備員巡撫偶有所聞若隱忍不言使 陛下不知而天下國家受其弊豈忠臣乎非惟有愧於臯夔稷契伊傅周召豈不有愧於李大亮蘇許公之輩是以臣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者非為身家計也為社稷計耳惟 陛下留神深思社稷幸甚生民幸甚

請復經筵疏

涉鼎

臣近聞尚書王恕陳言講學疏德暫止經筵尋又聞司禮
太監覃昌傳奉 聖旨經筵暫免待八月來說者臣初聞
之既驚且駭蓋以王恕職兼師保寔經筵侍從官也不宜
有此陳請 陛下少主正經筵講學時也不宜有此傳奉
將信且疑次日早朝接見之臣莫不爭相傳誦驚駭以為
異事臣備員堂諫職當言於苟有所見奚容緘默謹據拾
衆論附以鄙見昧死為 陛下陳之竊惟人君愛人之要
莫先于孝人君講學之功莫大於勤蓋學則心術開明而
於義利公私有定是勤則志意堅確而躬行實踐有定
守故以成湯之聖每致警於盤銘之辭以武王之聖恒究

疏議輯覽卷八

九

心於丹書之戒聖如大舜益之戒猶曰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治如成王周公之戒猶曰無淫于觀于逸遊于畋是知
人君養心之學不容少緩講學之功豈容不勤也哉歷考
前古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未有不以學而明不學而昏亦
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洪惟我 高皇帝開創之
初首定經筵之制朝夕講論又妙選海內文學之士教授
皇太子及諸王經史 文皇帝經筵之外又設內閣學士
以備顧問攷究古今剴劑治道列聖相承率以經筵為第
一事誠我 國家之盛典列聖之盛事也仰惟 陛下昔
在青宮已勤講讀今承大寶益務精專待從之官既量加

祿秩經筵之官復通賜錢幣仍降德音勉以啓沃寵遇優
渥古所未聞然 陛下好學之勤已出於天性勤學之功
亦不假于勉強自臨御以來朝退之餘即御文華既每日
一小講又每旬一大講聞于耳皆經生學子雖曰講讀過
隨即掩卷雖曰接見片時輒復退散能由此持久而不懈
怠始終而不間斷庶幾從容涵泳學日加修優游漸漬德
日加進所以涵養君心成就君德以成格心之正學以收
作聖之全功者亦未必不基於此也凡為臣子者仰見
陛下講學之勤莫不交相慶幸咸以 陛下為英明勇智
不世出之聖主也亦莫不傾心拭目以觀作止以驗勤怠

疏議輯覽卷八

十

凡進言之臣如吏部侍郎楊守陳浙江按察司副使鄭紀
鳳陽壽州知州劉蕡等又莫不首先以此為勸勉經筵講
學此實為君者之急務為臣子者進言第一事也頃者翰
林院侍講王臣復以時將盛暑深懼 陛下怠心或萌不
遵 祖宗之故事獨援近來新例而暫廢經筵講學之功
又嘗先事進言荷蒙 陛下俱賜嘉納凡為臣子者又莫
不爭相慶幸以為 陛下講學之功可保其無間不意今
日乃有此事則 陛下旬月之間言行遽相戾如此廢講
學于數月失大信于天下使言者不信聞者見疑關係國
家其故非細若曰 陛下欲經筵進講而怨惟昧於所保

循爲此說以止之則怨惟不知大臣之道矣萬一窺見

陛下將有免經筵之心而爲此說以逢迎之則怨之罪惡

殆有不可言者豈惟不知大臣之道而已耶昔唐宦官仇

士良教其徒固寵之術曰天子不可令閑常宜以奢靡娛

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

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與亡心知憂懼吾輩

下矣怨不能反其言而導君勤學以勝彼固寵之術則怨

之尤又宦官之不如也然王恕之奏方進而傳奉之旨遂

下今已數日矣周洪謨立潘劉吉等又經筵之領袖者也

皆坐視陛下逸豫而廢講學之功畧無一人進言臣不

知前日陛下擢任之隆錫幣之鈔務沃之勉不識其果

何爲而設也竊經筵待從之虛名廢經筵勸講之實事其

負陛下蓋萬萬也借曰時方盛夏臣子苟圖一時之安

獨不念陛下春秋英妙經筵急務講學一日則有一日

之益廢學一日則有一日之損經筵之言講學一日則盡

一日之職廢學一日則虛一日之費此臣所以盡言爲

陛下陳之也臣於篇終尤竊憂之陛下初臨大寶獨覽

乾剛政事雖漸清明賢才雖漸舉用奸黨雖漸屏斥當此

之時百度尚未盡舉災異尚未盡銷然庶尚未盡安盜賊

尚未盡彌四夷尚未盡服正陛下講學憂勤圖治之時

也然陛下前日暫免午朝臣嘗疾首今日暫免經筵臣

實痛心伏願陛下獨斷宸衷不惑左右以六月初一日

爲始仍日御經筵日視午朝以崇聖學以圖治理仰答天

命之眷顧祖宗之付托以副進言者之願望以解天下

臣民之疑則陛下好學之誠遷善之美真可以比隆湯

武匹休祖宗垂法子孫傳誦萬世矣

乞止漁獵疏 于謙

臣聞近該內官監太監陳瑾題稱本監差內使管領打捕

戶於真定河間捕野味打魚合用扛擡軍士人夫雖奉

聖旨只着本監魚捕戶自行打有特起送運所船隻車

輛運送前來不許勞動攪擾軍民犯的不饒臣有以見

皇上愛養人力而不欲勞擾軍民之盛心矣但真定河間

并直沽等處遭寇賊擾攘之餘正人心未定之際而所在

軍民流移公私匱乏屢蒙 恩例寬恤一時未能蘇息加

以天旱不雨五穀未種頭畜牲口損失殆盡而軍衛有司

運送軍器物件差役繁重非止一端况即目當春夏長養

之時正物類生育之際所宜對時育物以廣好生之仁兼

且天氣日漸炎熱酷造亦非所宜萬一採取失時恐難食

用乞將前項事務暫且停緩待秋成之後斟酌整理如此

則人物咸得其所公私兩得其安而事體亦為利便臣叨
受 國恩備員輔導苟有所見不敢不言

革西廠疏

商輅

伏惟 皇上寬仁大度省刑薄斂慈仁愛人之心感乎于
上下天何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校望風
生事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內外文武重臣託之為股肱心
膂者也舉皆不安於位百司庶府之官資之以建立政事
者也亦皆不安於職商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
不安於伍庶民不安於業究其所以蓋緣 陛下委聽斷
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小而群小之中其

疏議輯卷八

七

奸謀足以顛倒是非其巧佞足以蠱惑人心如帝瑛者自
言親承密旨得專予奪之柄自謂百官進退盡在掌握之
中擅作威福張聲勢其間同惡相濟如王瑛者則以附
已而薦之稍存公論有所諫正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原其
立心惟知希求進用以為一身之榮不思傷害善良虧損
國體大為 聖德之累往者曹欽之友皆由迷果生事有
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監昔唐太宗當天下甫定之後
骨肉相殘群雄側目嫌疑之際宜乎過慎也而乃從魏徵
仁義之言拒封德彝刑罰之說遂至海內殷富斗米登錢
外戶不閉幾於刑措太宗因封德彝死謂群臣曰此魏徵

勸我行仁義之效也恨不令封德彝見之夫德修而民自
化法急而民愈亂考之前史歷歷可驗孔子曰道之以政
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我
國家積德百有餘年深仁厚澤浹洽於人四方萬國孰不
歸戴 陛下為守文令主嚴刑峻法誠非所宜况今天鳴
地震無處無之水旱災傷日甚一日省躬念咎彌災息患
之道莫先於恤刑獄莫要於安人心而乃反此一旦有警
變且莫測可不懼乎伏願體天道之包容遵 祖宗之成
憲旨意必經於六科奏請必由於通政責政事於府部付
刑法於法司收回伺察之人誅逐奸邪之輩其有謀逆奸

疏議輯卷八

十四

細拜貪賊壞法重情悉依舊規委任歷練老成之人管理
如此則讒言不入於耳自足以順情而養神苛政不加於
下自足以安邦而定國不然此風日長眾口嗷嗷國之安
危未可知矣若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
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項大事今西廠却搜尋細故凡街
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一時躲避不及者或捶楚或煩瀆
聖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至若官員犯罪
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兵部武選司門官員
有犯正身未嘗問招先將本家門封閉或寅夜越牆進入
搜檢財物或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

抄劄以致各衙門大小官員驚惶不安若從此不止日後
或有奸人強盜假名害人者真偽何由而辨京營管軍頭
目俱係朝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自有賞罰今西
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鈴束以致各懷危疑至
如各處鎮守總兵等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
之無疑今西廠各處差人採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慮恐
誤事非輕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路要在通
行不宜阻滯今西廠官校分布沿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
盤問有公差官員被其搜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
風驚疑有米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似

疏議輯略卷八

三

此貨物不通將來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抑恐奸盜假
此搜船劫人卒難禁止夫 朝廷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
廠之後太監汪直每日出外跟隨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
等無不喝令下馬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嘗
早朝之時汪直令校尉就左掖門下擁逼而去其欺凌大
臣如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吊查文卷俱要親
齋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兩長安門牌上用
黃紙帖寫太監汪傳奉 聖旨不書其名滿朝官員見者
無不驚駭百戶常瑛係無藉小人累投勢要不肯容留今
倖賞緣投入西廠發人事情言多失實又引進譎詐小人

王英結為心腹許人陰私以固信任臣謂此等事情非惟
與治體相關又與天道災異相關何也此處七月以後有
妖物出自西北逃城傷人當時人言必有應驗及妖怪方
道示戒不可不慮今太監汪直年幼未諳世事止憑常瑛
等主使呈報中間固有一二似為禁革奸弊奈非 祖宗
舊制所革未多其失人心則已甚矣中外騷然安保其無
意外不測之變若不早為除革一旦禍與卒難消彌伏望
皇上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黜汪直開任以全其身將常
瑛王英拿送推問治以重罪如此則人心可安 天意可

同矣

乞罷齋醮進香疏

張寧

臣聞釋道之教遠古所無下 至漢唐其法寢盛然三代君
主壽考世運靈長後世衰 相仍年祚少永釋老無補視
昔可知夫父子君臣夫婦 兄弟朋友長幼人之大倫自古
體國立法修政建事無非 此五者而為之經理防範耳
五者順序百廢以寧是以 人之道始于有為而終於無
為彼佛老之法不足以有 而強於無為遂欲去君臣廢
夫婦一切歸諸虛無寂滅 使其教盡行則婚姻既無生
育頃絕不過百年人類盡 雖有事將誰用之歷代英

君誼辟有見於此非不欲深惡而痛革之特以其頗能倡禍福輪迴之空談警動於人可以化導愚昧姑將存之以為治化之外一術耳非真謂其能扶世立教延永國步而為之崇奉也恭惟 皇上在青宮繼登大寶夙精儒學日御經筵于凡治亂之由正邪之辨洞明深識允蹈躬行當即位之初詔天下寺觀不許藏匿無度牒僧道等項尋奉睿旨不許增修寺觀乞請額名傳之將來固當求遠無弊矣邇者恭遇 皇太后誕日令僧道建設齋醮此固皇上將欲表揚孝道慰悅慈無所不用其極之心也諸大臣及百職事但當和衷助德仰贊至情上綏慈祉則心

誠道得允念舊章而禮部尚書姚燮等乃歛會財物收辦炷香約以至期赴壇行禮為儒者自失其守業彼者烏知其非臣雖至愚為此深惜切惟人臣之於君願其福也則當勸以修德善願其壽也則當勸以去逸慈願天之心向順也則當相之以和保小民康濟四海故曰求福不回天壽平格又曰欲王以小民受天末命未聞有以禱祠得福丹藥致壽假符瑞以求天命者今乃不能盡所當為徒以辦香尺楮列名其上宣揚於佛老之神相率而拜曰為朝廷祈福禱壽天地鬼神山川河嶽昭布森列可厚誣如是哉昔孔子之於異端孟子之於楊墨韓愈歐陽修諸儒

之於佛老為其惑世誣民克塞仁義故辭而闕之今若弗禁其流不止於感輿誣矣通國之人靡然相從仁義不止於克塞矣學聖賢之學者既不能闕而排之又不能以正自處天下後世謂之何哉伏惟 英宗睿 皇帝當復位之初國事多虞有疾其時一二大臣所見不遠不察古人行禱之意故嘗舉行此事蓋亦一時臣子迫切至情事不得已然非 祖宗之舊典先帝之本心也因循至今實意不存尚沿故習夫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一指一髮皆其長養一飲一食皆其賜予若能以齋醮助國雖殺身亦所不辭豈敢自以儒者門戶為此倔強與彼相較量哉但以

無益事情徒傷大體其於經筵聖學不無畧有所干其於進講儒臣亦恐難以身勸伏望 皇上法古昔聖賢正當道之心監太學術義明道術之語勅命諸臣凡遇慶賀不許擅備炷香於寺觀庶可以扶名教振士風全一代之治體而與三代之時並隆矣

乞止親藩入朝疏 倪岳

弘治八年七月奉 聖旨 聖祖母聖慈仁壽太皇太后
年高念叔崇王欲得一見便寫勅差官取來欽此欽遵中
外臣民伏聞 詔旨皆有以知 太皇太后慈愛之至情
皇帝陛下順承之大孝雖大舜文王無以加矣但一時人

心竊以朝廷事必須上揆天心下察人事務出萬全庶幾可動然以今日論之事有未便者三焉又非前議之所及者蓋近來傳聞黃河泛漲水高於岸平日波流湍急舟行已難加以泛漲其為洶湧必異常時王欲來朝乃舟楫必經之地則夫驚震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一也兼聞河南彰德衛輝二府自春徂夏一雨不霑寸草不生赤地千里人民流動殆三之二夫馬艱窘不言可知王欲來朝乃車馬必經之地不獨供億之費無所給萬一盜賊乘時竊發則夫震驚之患所不能無保護之責誰敢當之此其未便者二也况二年之間三王之國

聖諭輯略卷八

一九

近自京師之軍民遠而所過之郡縣百倍供需十分騷擾官無所措手民不能聊生言之可為寒心見者欲為流涕今若加以崇王來朝先聲所及人必驚疑送往迎來勞費增倍瘡殘之民何以當此此其未便者三也此皆切於今日之急務於理不可不預為之慮者今東奉命來朝雖少遂一時欲見之心然欲別則難免眷戀不捨之情既去必培增憂思不忘之念他日上歷 聖慮所未敢言雖欲悔之殆無及矣伏望 皇上追寢成命暫免來朝別選親信內臣厚齎賞資往視以慰其心庶於公義私恩可以兩盡

乞傳送武當神象疏

馬文昇

皇明疏議輯略 卷八

臣查得近該御用監太監王端等黃快船六十隻帶去官舍勇士人匠八十六員名往武當山送玄帝神象近又該汝王之國竊聞直隸池州等府貴池等縣地方五月十一日起十三日止驟雨連綿山水泛漲勢約三丈淹死男婦二百六十一名口漂流居民房屋一千九百餘間又聞河南山東南直隸遼東山西自七月以來天降驟雨平地水深數丈漫倒城垣淹沒田禾自通州直隸湖廣江河兩岸咸被水災而河南黃河之水為害尤甚各處秋田無收况今陝西胡虜在套勢甚猖獗未見勦平勞及三省民不聊生而遼東夷虜亦未寧靜湖貴前夷倡亂方且用兵此天下

聖諭輯略卷八

廿

五

下多事之秋也仰惟 皇上奉送玄帝神像於武當山固是為國為民祈福之意而神亦以好生憫物為心臣昔巡按湖廣親詣本山看得宮殿雄麗神像尊嚴無以復加矣皇上若欲奉送神像使時年豐稔遠方無事不甚勞傷且猶不可况今天下水旱蝗蝗遠方用兵親王之國民困財竭之際而乃有此舉甚非所宜恐神不安而福亦不降矣欽命內臣并帶去官員匠役如此之多去處該用人夫動輒數千差去官員固為安靜終是有傷况自京城至於通州道路泥濘人馬難行尤為不便臣若不懇切言之則臣負 國之罪將何所道哉伏望 聖念生靈察臣愚悃將前

六六三

神像暫且停送候年時豈穩遠方寧靜民困少蘇之日送
去亦不為晚倘納臣言 崇社幸甚天下幸甚

扶持國本疏

林俊

臣惟人君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
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動搖日月繼食野熊入城
監戒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民騷擾戎
卒浴怨此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爾
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
襄等處日數萬計其者闔縣無人疴者十七七八倉廩罄
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飢死填路惡氣薰天道

明倫彙編

卷八

路聞知莫不流涕而撫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
自合先期聞奏伏候聖裁顧乃茫然無知恕不加意勢至
若此尚猶顧盼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餓殍而不恤輕國重
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此誠腹心危
急之疾治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可稍緩者也乃者學士萬
安等具言許生員人等納米是乃救荒之一策但此等欲
事輕賈則彼地空之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
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
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廉能等官
分賫內帑之財星馳前去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

到官根或隣封積蓄官為顧車裝運燕程以行隨在賑濟
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亦
我所惡所惡者其卒死者故患有所不避臣說得行則可
洩天地神人之憤快 聖祖神宗之心彰 陛下為聰納
聖明之主真 崇社萬年無疆之休萬一竹書爾止臣一
身爾何惜一身之死不為 陛下盡陳之臣聞老氏之說
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
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齊梁之間儒先之論火冊所稽不
可泐也謹按僧人繼曉本一檢險小人市井無賴向者猥
持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捉拿却乃竄身逃罪不圖自

明倫彙編

卷八

新愈加詐誕潛住京師多方蠱惑蒙 聖眷疊賜異恩
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忌憚欺罔聖聰發內府銀
拾萬兩蓋鎮國永昌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
為此是必繼曉謬為大言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長國祚
益昌民命益永邊境可寧而以此為 陛下爾曾不知以
有用之財供無用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三邁
五之資造漢武唐憲之轍聖壽且日損矣下人師師乎先
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墮工役不息人怨且日興矣
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必不務此况萬無是理顧有大
害者乎昔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

使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夫鶴之好似若未甚失民尚如此伏望陛下以類推之臣謂不斬繼曉異日之禍未可言也雖然縱之者梁芳也梁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擢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冤死逐剛愎似趙高者修如石崇數年之間假進賣辦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資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紛擾注直莫能過乃復陰求蓋寺虛耗內財詭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為祓陛下再三迫逼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謗已欲陛下專受謗爾大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而以過歸陛下此罪已不容誅矣且財者國家之元

氣梁芳盜而有之盜皇陵一坯土尚誅無赦盜國家之元氣又何如耶臣斷謂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爾臣德不見信職非言官孰知自默可以保位固祿乃不自揣量與此二奸臣抗可否是猶觸觸山蛾赴火已不言智然臣謂牛司耕犬司守走獸至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於陛下且七年矣近年以來復蒙增秩感愧無地中夜心畏涕淚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陛下也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民之死欲嚼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以惜官之心重於死也

使臣復不言則陛下終不悟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等何如人操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亦將及陛下矣昔魏任座答文侯何如主之間以直觸怒乃問翟璜璜曰仁君也曰何以知之曰君仁則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之文侯使璜召座親下堂迎之以為上客臣不敢過望此然亦豈忍懷不直之言為陛下累也惟陛下留神觀覽熟計而決行之則祖宗之光社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也

省冗濫以蘇民困疏

黃瓚

竊以重斂足以困民冗官足以病國故設官而無損於民有益于事存之可也設官而無益於事有害於民去之可也併省之可也今觀臨清廣積二倉舊惟監督內臣一員後增至二員天順等年亟罷其後增至九員正德五年裁革三員止存六員正德六年存留三員近增一十五員則前此所未有也夫臨清一州鎮守太監既駐節其地而戶部工部糧鈔管閘兵備等官茲亦有事於此於勢既不可缺其費固已不貲至於監督之臣與部官協同監收內外兼臨已足防制雖僅一員可矣否則二員增至四員亦已過矣今之倉糧額數未能有加於昔而監督之設乃獨數倍於前何也夫官多則承稟亦多非一人之所能專其

勢徒足以相擾而實無益於事其宜省一也官多則供應
寔繁而非一州之所能辦其費至合十數州縣之力而猶
缺於用其宜省二也居處不一司府公署皆分布而居其
守巡等官每無所寄寓其宜省三也投跟者衆僕御騎從
相望於途而驛遞衙門日不暇給其宜省四也斗級困於
誅求應役一年費銀百兩往往鬻產而破家其宜省五也
糧戶疲於取索納米一千石用銀八九十兩往往繫官而
死獄其宜省六也其尤可慮者臨清本天下之要區北拱
京師南通江淮西直轄魏宜使其人民日益庶富商賈日
益輻輳可也今之時特居民愁困十逝五六而富商大

疏議輯卷八

三

其

二

五

賈苦於和買亦皆葉業而他遷習易之所日見其稀落矣
夫國無重鎮則形勢不張人有憂心則保障未固此其所
宜省者七也况山東連年災盜所在凋瘵臨清之民困已
甚矣不得已而傍借十數州縣併力以助其十數州縣者
亦非有餘財也計其勢固將併困矣若復借給不已又將
復求於他狼狽不支無可為謀矣其困果何所止乎夫民
之困也政使撫之猶恐其不及又從而重困之欲其不為
盜不可得也為盜不已欲其不相延而為亂亦不可得也
臣惟山東一省災盜相仍賦役繁重公私逋負殆將幾萬
老穉流移動至千百近者礦賊繼竊於淄青竄馬之徒復

馳騫於濱蒲臣以欲為地方計者莫先於安百姓欲為百
姓計者莫先於節財力欲節財力則去冗食以省浮費今
日第一事也何以言之困之於一邑一州者可言也弊在
於一時一日者可言也臨清廣積三倉舊設監督內臣其
員未至甚多其費未至甚廣臨清之民亦已病之而當時
已有建議於朝欲併省之者矣今所領不過一事所臨不
過二倉何至以拾伍員之多而群聚於一州之內前日一
州之困今且遍遺一省前日數百之費今已倍增數千而
其他征末需索之弊有不可以盡述者况聽差銀兩本已
盡丁門而取亦祇為行價而設今各官建議欲行借給臣
等雖暫徇其情其亦一時補救之術非後來可繼之道若
監督等官今不裁省將來供給愈重欲取之於民而民無
可取欲借之於官而官無可借即欲更為無已之歛是恐
別生不測之憂臣等誠有所未安也且撫民之方不必求
以與之苟無以取之可也御民之術不必求以威之苟有
以來之足矣伏望 皇上俯念小民之艱難重惟地方之
至計大發乾斷悉去冗員則奸弊既革供給大省而東方
之民亦可以漸蘇矣

裁革中官疏

汪循

近日伏閱 朝報工部尚書曾鑑等題本開坐軍容華營

二局添設管事內官上請裁減蓋奉行詔書內事理也
陛下不蒙裁減又令司禮監查正統天順年例來看臣愚
以為陛下不欲裁減內官不必形諸明詔既以形諸
明詔可革即革當裁決裁何必復看王者承天號令明如
日月信如四時威如雷霆况陛下即位之始發令之初
著為詔書頒示天下宜播四夷維新之政未逾三月即
有二命何以遵行然此意先帝之時已有成命矣誠以
中官管事其害不小非但各門庫局為然在在有之但管
一事則敗一事到一方則害一方而守典兵抽分倉場
錢穀之司其害尤為大也若怨言生於下則災異形於上

疏議輯略卷八

先帝修德禱災明知其故欲行裁革不幸中道崩殂臣民
失望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武王繼太王
王季文王之緒周公承文武之業聖人稱為達孝今陛
下崇達孝之心欲述先帝已為之事在內監之設官有
定員職有常事只掌官禁服御之需未嘗預朝廷之政
具載皇明祖訓者昭昭可查也陛下合此不查而令
查正統天順年間事例則悞矣夫添設中官寵信太過
致有王振售奸吉祥不執聖訓公鹿幾危社稷正統天順
善政固多而中官一事則可以為鑒而不可以為法也二
命既下大臣委靡承順不復開陳科道坐視旁觀不即匡

救誰之咎歟自古天下之事情起於微成於漸而盛於極
宋儒周惇頤曰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極重不可反識
其重而亟反之可也識不早力不揚也臣愚以為今日之
勢亦將重矣識之不早反之不力恐難善其後矣臣嘗讀
史至唐天寶之亂宋靖康之變未嘗不痛心扼腕以為自
古賢君厲精圖治莫不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尤必進
君子聽忠言如唐太宗能容王珪魏徵之直宋仁宗能納
范仲淹唐介之忠賢臣獻言亦必謹禍於微慮患於早如
賈山以過秦為譬曹誼為之痛哭蘇轍以六君為比蘇軾
為之深悲况今人事接攘之秋天命絕續之會自陛下

疏議輯略卷八

即位以來陰雨霽行逾三月夫天之道晴日恒多陰雨
恒少陽恒使其有餘陰恒使其不足今也天道反常必有
其應天心仁愛其在茲乎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
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亦以事幾兆於無形禍亂生於所
忽陛下春秋方茂初試萬機不宜長虞深宮惟以二三
中貴傳命于外側聞先帝宮車宴駕之時親執輔臣之
手令少師劉健少傅李東陽謝遷諸臣實親受顧托者也
吏部尚書馬文昇兵部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諸臣亦
先帝不時召見與決大事者也陛下當召至便殿與論
朝廷政事得失詢訪天下軍民利病群臣章疏必務省覽

與之量度去取次第而行至於詔書已行頒布中外豈容不信臣願陛下毅然行之不沮於浮言不惑於讒說不厄於近暱之人詔書有所未備者仍乞推類以盡其餘緒成先帝之至德光復祖宗之舊章然念自古直言之臣多便於朝廷而不便於權倖多利於天下而不利於一身往往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臣非不知固位保祿爰然而不止者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願以所欲有大於生所惡有甚於死者耳臣不勝憤激之至

塞倖門廣言路疏

劉玉

竊以銓選者建邦之六柄聽納者治世之良規倖門一開

疏議輯覽卷八

廿九

則群枉竝進言路一塞則庶政日隳治理所關匪直細故而已也昔舜命九官咨於岳牧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肆我祖宗法古致治凡文武員缺輕則該部擬授重則曾推上請亦所以求其當而付之公也陛下即位之初勵精圖治革傳奉以清仕途而近年以來倖門復啓孫伯堅等既以傳奉而列文階金琦等又以傳奉而任武職傳奉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以之而登州備倭今之胡震以之而通州分守舉之不出於公用之不求其當其視帝王致治祖宗立法陛下初政豈不矛盾哉然以傳奉而較內批則載於宸翰而絲綸得以奪銓衡之職率是

而行公法盡廢而正途塞矣且王寧實錄之初兵部科道猶各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踵其故智而向之爭者遂不復爭可見聖志稍移則群心益靡駸駸之勢將言不復聞而百職廢矣况今天下武備廢弛山陝遼蜀外虜亂梁江廣雲貴內寇竊發武臣職事雖博采於衆以求其人猶恐非稱若王寧胡震之為人臣雖不知然觀其旁緣戚里賄賂潛通以求苟得是豈能鼓勇以敵愾不過怙勢以肆其威剝軍以償其利任之一方則害一方布之天下則害天下可逆觀也設以成命不可復回竊恐百世之下萬一有大奸慝欲干專權阻於公論而營內批必援今

疏議輯覽卷八

廿

以為例則是傳之百世而害百世又非特一時之害而已也是故防患者貴微除惡者務本玄宗停斜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以陛下明聖加以以斷其於是何有哉伏望覽既往之迹察將來之弊將王寧金琦孫伯堅等革退仍將胡震送法司明正其罪杜絕內批禁止傳奉申飭庶僚各慎厥職庶幾退一人而群邪自消納一言而衆善斯集治理之成必比隆於堯舜矣

陳言時弊疏

馬昂

切見京師之間近日以來光祿寺往往差人買辦物件外至三四十里內有大小街巷凡販賣之物一遇厨役強買

不論本利有無甚將人家養畜亦行括取難稱爲估
價給與鈔貫然內府錢物不勝關給及至關給或已回
散豈得領受况所領鈔貫數多破朽故街市有賣之人每
遇厨後官買號泣痛哭如遭搶奪切惟負販之人多因家
無產業或揭借本錢或賒鬻物貨竭筋力於奔走圖濡利
於朝夕父母妻子賴之以供養官府科徵資之以辦納一
遇官買本利俱失生計蕭然實可憫况我國家富有
四海貢備九州九光祿寺供用之物天下州郡既有歲辦
之額又有進納之數皆足於用原其所以不足者蓋由官
掖之間宜索過額供用之人侵欺花費故也恭惟陛下

疏議輯覽卷八

世

下

天資仁厚凡四方萬國皆在慈愛之中豈忍輦轂之下有
此漁奪之事望一陛下念京師根本之地憫生民負販之
艱特勅該部并光祿寺今後上供之數務從節約其所
買之物依時估價給與毋得似前豪奪低抑價值則負販
無乾沒之苦街市絕怨咨之聲庶幾近悅遠來內安外順
而惠綏之效以臻矣

乞停遣使西域疏

毛紀

切照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隅數萬里之外其地習俗鄙惡
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至其地者祖
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因而命

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番衆使無擾我邊境而
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
者此也前代事佛求福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爲萬世之
明鑑仰惟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旒
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今
無故而爲此舉朝野聞之咸加駭異以爲堂堂天朝衣冠
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於夷狄之陋哉且異
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
非出於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徒造爲一切幻妄怪誕
之說上瀆聖聰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一至於此

疏議輯覽卷八

世

下

况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亦有通事人
員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朝廷近臣之往番供送也雖
曰先朝嘗有此例當時庶政修舉教化大行海內富庶
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亦不甚損即今各處災異頻仍人民
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倉庫所在空虛
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
吟滿耳地方之疲弊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
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有此騷擾煩費之舉哉昔漢光武
閉玉關以謝西域之質千古稱之以爲美談夫光武七制
之賢君也而况不爲光武者乎伏望陛下俯察愚忠收

曰成命以彰乾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為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皇明疏議輯畧卷九

納諫

開言路疏

劉珩

臣聞宋儒蘇軾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至於小民皆能自達大亂之極至於近臣不能自達湯曰天地交泰其詞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又曰天地不交否其詞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夫無邦者非真無邦也雖有邦而亡之形具矣臣不敢遠引前代明王遇災求言之典伏惟我 太祖高皇帝臨御之時自公侯以及守令下至軍民臣役諸色人等皆得言事其言中理即為施行且或

疏議輯畧卷九

予之官或給之賞言不中理亦置而不問蓋誘人使之言也猶恐人不得盡言再設登聞鼓于左右長安門外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陳列所以廣耳目不偏聽防滯蔽而通下情也故當是時雖閭閻之間細微之事無不周知天下太平良有所自洪惟 皇上嗣承大統即詔天下凡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臣有以見皇上之心即 太祖高皇帝求言圖治之心也夫何十數年以來以言而行費者固有之以言而得罪者亦不少夫在古聖人獎人使言人尚不敢况加人以罪而孰敢言哉即今妖物傷人京城騷動人持兵刃晝眠夜作說者曰此陰盛之狀又曰此

胡虜將來寇邊之兆延今半月之久無一人敢言豈非顧
望緝結於平時哉設若有甚於此亦孰敢言或得禍亂不
可知矣伏望 皇上廓宇宙之量容涓滴之微詔六科
給事中十三道監察御史及一應官吏軍民人等明言致
災之由殄災之策不復忌諱 皇上俯垂睿覽虛心聽納
如所言果中即賜施行以興政治以厭辟望如所言不中
亦望姑容如是則言路開君子進小人退矣萬事何憂不
難災害何憂不息哉

赦言官以光聖德疏

儲權

臣等竊見都給事中龐洋等監察御史劉紳等頃因上言

免差官校提解武岡州知州劉遜 皇上震怒俱下之錦
衣衛獄數日以來內而臣工外而軍民莫不私憂竊嘆以
為龐洋等不諳事體觸忤 聖心即其所言不為無罪所
可惜者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可因此一事而有
所損爾仰惟 皇上即位以來明目達聰用言聽諫狂直
者每賜優容抵牾者未嘗斥逐虛心從善以義斷恩有古
帝王所不及者聖德昭彰已十年矣今乃因其言事一有
不當舉六科十三道盡下之獄此雖洋等有以自取然以
皇上十年納諫之美而遽然有此傳之四方不能無議書
之史策不能無疑因一事以掩前功以小故而妨大德此

臣等所以竊為 皇上惜也且洋等建言亦其職業但以
所論劉遜之事意傷於急遽辭失於婉曲然原其心蓋仰
賴 聖明素有以聽用其言是以隨事納忠不避煩數則
其情固可矜而罪亦可恕也况科道乃 朝廷之耳目凡
國家利害生民休戚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得言之是以
古之帝王及我 祖宗建是言官必選天下直諫敢言之
士以充厥職有一言之善得賜施行雖多言不當亦不加
罪所以優容之者惟以養其敢言之氣使之森然立於殿
陛之前于以扶持正論消沮邪謀為廟社之福若摧折之
囚繫之中人之資守道論義者少趨利避害者多彼惟知

緘默觀望持祿保位而已它日脫有大事誰復為 皇上
言哉由是論之推尋言官蓋非人主之利也有洋等下獄
科道一空辦事者印盡委之人糾儀侍班皆曠其職惟此
異常之事豈宜清明之朝 皇上臨朝之時視瞻所及及
燕閒之處思慮所經未必不惻然有動於衷衷也昔唐太
宗嘗謂侍臣曰此見人來奏事多有怖懼言語致失次第
尋常奏事情猶如此况欲諫諍必當畏犯逆鱗所以每有
諫者縱不合朕心朕亦不以為忤若即頃責深恐人懷戰
懼豈肯更言貞觀六年陝縣丞皇甫德恭上書忤旨太宗
以為訕謗侍中魏徵進言曰自古上書率多激切即似訕

謗惟詳其可否太宗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令賜德祭帛二十匹臣等嘗論唐太宗非惟能容人之諫又導人而使之諫非惟不怒人之諫又嘗賞人而使之諫故貞觀之治庶幾成康寧其已納諫所致也欽惟我朝列聖尤喜諫諫臣等不能悉舉謹具一二事以言洪武初年朝臣有上諫者太祖厭其迂衍怒欲罪之群臣有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詆謗罪當誅上怒未解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為朝廷耳烏可深罪乎上乃覽疏中有足采者乃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等不能諫乃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言者洪熙初

大理少卿戈謙激言事有言其賣直沽名者揚士奇對曰主聖則臣直惟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懼矣仁宗雖不罪謙然免其朝祭令專坐司視事自是月餘言事者少仁宗諭士奇曰自免戈謙言者不至坐果無事可言遂令士奇就前草勅引過命戈謙如舊朝祭令百官言毋以謙為戒此祖宗之聖德明訓皇上所當祖述憲章者也今麗洋等不識事體緣下獄已示之罰矣伏望皇上廓天地之量震雷霆之威沛發明詔不日而赦之則不惟洋等心懷感愧蓋圖報稱而內外大小之臣六軍萬姓之眾莫不歌詠聖德懽忻交通四方傳之以為盛事史

策書之以為美談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真可以四休宗而貞觀之治有不足言矣

求保天命疏

王恕

通開刑部主事林俊上章陳言忠誠激烈詞氣過直冒干天威論官遠方後府經歷張政為林俊陳情亦行拿問臣嘗以林俊等為成括囊全身今昧死而復言之者非納交於林俊等而為游說也實為國家天下言之耳况今之時外而邊陲黠虜跳梁軍士暴露內而郡縣旱荒太甚民飢而死此誠陛下憂勤惕勵誠詢謀策極力救濟以收人心之時奈何與土木之工為佛寺之居蓋聞僧伽之言

彰大佛法于以尊之崇之以福生民而延國祚也且三代

五

以前無有佛法而帝王曆數率皆綿遠三代以後崇信佛法而帝王運祚未聞過之以此觀之則佛法之無益于世也明矣其不足信也審矣且天地生成萬物祖宗創業垂統孔子明道設教其功其德蓋非佛氏所能彷彿其萬一然而京城不過設一壇祀天地內府設一太廟祀祖宗京城以及天下郡邑設一廟祀孔子縱使佛法有靈其功德可比隆於天地祖宗孔子其佛寺亦不宜多於天地祖宗孔子之壇廟也然京城內外佛寺不知有幾千百區今復建佛法之居於王城之側遷徙

人氏數千百家費用帑藏銀數拾萬兩似為過之蓋安土
重遷人之情也今一旦拆人房屋置之他處欲人心安得
乎帑藏銀兩所以備兵荒也今以為建佛寺之資使人飛
輓於道路轉死於溝壑欲人心悅得乎人皆知此事之非
宜而不言獨林俊言之其能盡忠於 陛下而不為身家
計也人皆私議林俊之言是無一人公言於 朝獨張敞
言之者亦能盡忠於 陛下旌直納諫以隆治道亦可嘉
也今皆不知省悉置於法此臣所以未喻也臣恐由是人
皆以言為諂倘有諛佞之害政奸邪之誤國誰復言之
陛下何由而知之此臣所以日夜懷慮而不能已於言也

疏議輯略卷九

六

伏望 陛下收雷霆之怒解恢恢之網復林俊之職慰天
下之望暫停建寺之役專理救荒之政如此則九有歸心
四夷向化 皇圖以之而鞏固 天命以之而永保矣

勸忠義以感人心疏

夏崇文

臣惟 帝王居天下之上必先感天下之心欲求其心必
先勸之以忠義夫執途人之手而語之曰其欺君雖親且
舊者亦知所惡也其愛君雖疎且仇者必知所好也蓋忠
義之在人心根於天性焉耳古之帝王皆因民之情公其
好惡博訪群言褒納直諫故能激勸忠義致治太平我
祖宗聖聖相承每臨御之始必詔求直言間有不實亦不

加罪寔仁盛德度越往古恭惟 陛下英武聖神廟膺大
統旬日之間天下之所好而欲為所惡而欲去者皆次第
舉行有忠義之心者咸欲思奮蓋不忍負 堯舜之君以
取途人之惡也適者進士李文祥賦性狂愚言事過中干
冒 天威欽除縣佐此蓋 陛下保全文祥使之歷練
恩至渥也臣竊憂之文祥一身之去就不足惜但恐天下
之人傳之不直問之不切槩以為言者得罪直道難容有
累 陛下初政之美阻天下忠義之心長奸邪肆惡之計
言路一塞民情不通上下隔絕其患非細况人之情營私
顧家者多致身殉國者少導之以忠猶恐不言加之罰

疏議輯略卷九

二

孰不籍口以陛下深居九重恭默思道雖求聞忠直之言
恐自此無忠直之士矣伏望將文祥特賜洪恩追還 新
命俾天下知文祥雖有望言之罪幸逢 陛下納諫之明
再乞查遵 舊制重頒 明詔言之當者采之而必行言
之過者容之而不罪自然人知愧勉可以誅奸邪之心可
以倡忠義之氣矣臣一介小臣非不知越職言事之罪薰
以母年七十非不戀鳥鳥及哺之私但臣祖原吉父瑄荷
國厚恩百年於茲較之他人尤當知報幸遇 陛下初政
求治之日若不昧死一言非惟上負於 聖明抑且下愧
於祖父見惡於途人矣

釋言罪以明納諫疏

夏鏞

臣伏見主事李文祥庚吉士鄒智中書舍人吉人監察御史湯芻任儀姜維劉孫縷縷給事中方向等皆以言事故棄於外臣前處遠不知 朝廷之上以為 陛下嘗從言納諫能進退大臣乃大有為之君文祥等又盡一時聰明有節氣亦不可棄之材何不相合如此也自問不喻有疑於心自今年來始知 陛下之意以謂此輩徒欲逞已無益人國是以困苦而不佑棄置而不惜蓋有由也然臣正以是而勸 陛下昔者趙簡子無過而納諫曰吾將以來諫者唐太宗不罪德參更加優賜曰朕罪此人誰復敢言

臣諫事卷九

者皆見於載籍至今稱之使文祥等其言有益於國而陛下容之此未見 陛下之大德其言無益於國而陛下能容此見 陛下之難耳如文祥等臣亦不論但人臣因言得罪又久在外恐非 朝廷之宜盛德之事蓋人主之體每行一事要可以示天下為先發人心之悅然後稱人主之舉動以廣教化而保鴻名也如今之事未見有此陛下本有納諫之實而小臣在外反成 陛下却諫之名又為 陛下舉動之累此愚臣因置後害為 陛下言也憂明主而恐善道之不終不敢復顧也方今 陛下之臣時 陛下在上皆有以自樂獨文祥等十數小臣顛顛

所漂泊海邦或觸瘴毒親夷獠犯魑魅皆有憂虞而無懼愜則不特 陛下有不得其所之人而群臣亦有向隅之泣天生 陛下又生 聖子天之為民豈欲湛恩之中更觀此輩哉此又仁主所宜動心也且言者無流竄之禍則不足以彰其譽有竄徙之苦則愈足以見其難罪愈重而名愈高是言者之得罪雖今日之苦亦後時之利但非人主之福耳人主者知此之故轉而容之則言者無其禍亦無其名罪愈輕而名愈鮮而名者并歸於人主之一身矣是以忠臣者固喜薄其名非但樂其身之無事而已也夫臣之愛君愛其身則愛其德愛其德則愛其名豈願已之

臣諫事卷九

完好而遺主上以疵玷哉是大不得已也此九人主所當深察而致思者也然臣聞之如 陛下之意未必有今日之事為此事以境 陛下者 陛下之柱石大臣劉某若誤 陛下也蓋時有直士既非小人之利尤於權臣不便彼見文祥等既彈萬某又論尹某懼其一旦及已也於是有助之攘袂操戈自逐如魏某者出焉使人至此豈不愈有跡乎天下之人皆知而惟 陛下不知臣是以不敢止也如某者不能引天下賢士使共事其主乃又陰仇言者置之遠地以彰其主之不容且事非不得已而聽言路自為阻塞致主上不深察以申其邪謀又重以累主上只此

一事所壞已多况其他貪放可數之罪臣不欲明以疏舉
今但舉妻為 陛下言之則輿論所棄實不減萬其戶其
也伏乞 陛下宸衷自定特 勅吏部追取文祥等還其
舊官及凡前後因言去國之臣不論久近一體加 恩及
被魏其等以私過告訐去位者亦乞加察然後罷黜其選
其家以儆有心適令陽生陰退之月臣願 陛下此行此二
事以應天道以順陰陽 陛下誠然乎臣見大聖人之作
為固非日所未有簡冊所未載人心大回 宗社獲福不
足以言其應也臣本無知識又無言責以將遠去思見
陛下而無由是故一著私直以附傳言之義行古之道也

疏議輯覽卷九

宥言官以章聖德疏

王守仁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能隱惡而揚善也竊
見南京戶科給事中戴銑等上言特事時 勅錦衣衛差
官校拏解赴京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
冒忌諱上干天威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其言
而善自宜嘉納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以開忠讜之路乃今
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
後日不敢輕率妄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
妄生疑懼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莫敢為言
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復以罪銑等者罪之然則

自是而後雖有上關 宗社危疑不測之事 陛下孰從
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未寒心况今天時
凍沍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亦遂墮坑
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其時追咎左右有言者
則既晚矣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大公無我
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則 聖德昭布人民胥悅豈不休
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
之不可使壅塞手足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
忍臣承乏下僚僭言且罪伏惟俯垂宥然不勝干冒戰慄
之至

疏議輯覽卷九

正大經赦小過以弘化理疏

程啓元

臣聞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莫先於親親矣體群臣則次
之蓋悖睦之典隆於九族為天叙也四體之念同乎百僚
勵臣節也親親矣而小臣之情不通則耳目成廢蔽之失
政教多廢闕之虞臣工危疑萬機叢勝因之親愛不決於
宗族好惡每涉於猜疑雖欲親親之恩勢亦有難為者
此九經之相為流通並行而不悖也屬者江西按察司兵
備副使胡世寧因言地方殫盜事宜及寧府軍民弊政
該兵部題奉欽依施行續該寧王奏稱胡世寧妖言誹謗
離間親親都察院具覆奉欽依提解來京問理臣於此得

以仰窺 陛下之心矣始者胡世寧有所建白 陛下不以為迂狂而俯賜施行蓋以副使人臣也耳目寄其司行其言庸以體其心暨乃寧主撥拾為言 陛下以為嫌疑而即加提解蓋以親王宗室也好惡同其情從其言因以洩其怒一舉而九經盡其二矣夫以 陛下之遇寧王重遠廷論有護衛土田之錫璽書褒美之頻其隆重之極相與相孚之深之厚有耳目者所共知也胡世寧非病風喪心何苦為言彼要皆有所激而云然所謂忠而過者抑亦知 聖明之虛懷聽納寧王之能聞過則喜也不意狂孽之微乃罹羅織之厄伏念 陛下可世寧之奏正欲隆親

親之恩繼因宗室之言詔令御史提解來京夫何公文給驛四月稽遲寧王復上在逃之章於是乃有官校之命陛下於此亦投杼矣痛惟在件情跡中間大有可疑蓋稽遲之不久則世寧之罪不深文致之不重則報復之心未厭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世寧焉能北走胡南走越哉其間道自投蓋與其死於溝洫而人莫之知寧得見天日而甘心受命也臣願 陛下詳察之哀矜之臣聞寧王之事先該江西給事中徐文溥論其威勢自盛暴行大彰王因懲創思欲剝磨該長史司啓稱由郡王將軍校害民間動指本府名目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

王亦曰詞非泛言事有指實自乞譴罰以示宗藩大抵人言皆至民怨流行王之心至是亦不忍矣臣按胡世寧之奏所謂盜賊殘蹂乾旱流災官民失業賑貸無備王府之債負遍及閭閻莊田之所逼民久立塞三司官員多被鈴束問刑察吏舉奉成案實辦漸及於外府騷擾遍及於窮鄉撥之徐文溥之奏長史司之啓寧王之自言事跡禍蹤內外一輒但寧王指為郡王將軍而世寧則以為臣僚輔導之非法官司奉承之太過此固所謂被害者不知根由傳聞者以為真的也向非二臣之言則不聞長史司之啓隱伏之私流毒之苦誰其攻之是故世寧在 陛下則為

忠在寧王則為義俾宗藩因其言而自戢 朝廷用其言而防微則為達菴具三善而獲罪焉臣愚之所未解也仰惟 皇祖有離二親王之刑蓋懼夫小人之脅動浮言震搖 朝廷視視藩府者也世寧欲乞溫詔戒諭寧王益崇謙德遠避嫌疑仰遵 祖訓及文皇旨意蓋為 朝廷伸大義以結人心庶幾親愛富貴得盡於宗藩其非離二也彰彰明甚荷蒙俞允渝汗渙頒戒諭孔嘉親愛弭篤 陛下何嘗因其言而少存憐二哉若曰禮樂政令漸不出自朝廷詞氣之間抑揚固為太過即其區區一念之忱大抵防微杜漸尊 主庇民消尾大脛腫之憂植強幹弱枝之

計固在 聖明洞鑒矣使其妖言誹謗 雷霆之下安所
於逃又何能曲荷 欽依戒諭諄切乎寧王若能因言自
省則於賢仁有加謙光無損 朝廷隆重之恩君臣孚契
之情與天地相悠久矣而顧為是言意者在王所者懼發
摘其私而禍之速已故假危言以激王之怒姑為是自塞
耳觀其稱元阿魯圖所言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與御史
抗即與世祖抗矣此王之真心發見者也按察副使 祖
宗所建外臺也言縱狂悖亦當引咎優容豈至指摘排擊
引而置諸危法也哉即如其言則是上損國威下招物議
張難撲之勢杜將來之口一舉而肆失焉臣愚之尤未解
也夫以聖如 陛下而狂直且不能容誠恐人懷自危中
外解體卑遠之臣不足惜如 朝廷紀綱何積薪之火漸
炎敢言之氣銷鑠雍蔽之患既成猜嫌之際必至所謂親
親也體群臣也不相為用而相為厲階矣伏望 皇上正
政理之經廓弘仁之量曲盡寬宥矜此孤愚將世寧釋之
詔獄俯加甄用議處奏內應行事件追究沉匿旨意公又
務使官守其職民安其業 朝廷駕天潢之派藩府隆朝
宗之心則九經聿興三無致頌矣

疏通言路疏

楊琅

臣竊聞孟圓則水圓孟方則水方上有好言之君下有敢

言之臣今 皇上德侔成湯而從諫弗拂量邁唐宗而納
諫如流即位以來大開言路言之是者無不聽納言之失
者亦加優容是以諫諍路通人心思奮但有一得咸願上
陳此皆 皇上盛德至善天下之所共仰者也邇者陝西
道監察御史謝文祥以新進之小才感 皇上之顯擢累
進警言上瀆 聖聽原其設心亦思圖報然以歷任未久
事體未諳聽察不精言事多有失實加以罪固其所宜
但念 祖宗設立耳目之官許之風聞言事將以廣聰明
廓視聽也若因所言之差失而遽繩之以嚴刑竊恐自此
之後言官喪膽諫臣奪氣孰不緘口結舌自圖保全縱有

皇明疏議輯略

卷九

五

大姦大弊誰敢為 皇上陳哉此臣等所以不避斧鉞切
切進言也彼謝文祥一小臣曾何足惜所惜者 朝廷大
體耳伏望 皇上靈雷震之威 開天地之量曲 賜保
全以昭 聖明納諫之美以作臣下敢言之風天下幸甚

皇明疏議輯覽卷十

史職

紀注言動疏

儲罐

伏見 陛下即位以來屢垂清問召見大臣至於今歲舉
行猶敷或講究典禮或諏詢治道或綜核庶職或制御四
夷邇者又親御午門講審大獄盛德備績無窮非臣
之愚所能殫述臣聞堯舜之德文武之政所以布天下傳
後世者賴有典謨方冊之存使非史官當時記載則後代
君臣何所誦法故古者設立史官左史記動右史記言大
率為此臣備員班行 陛下宣召群臣登對多後備
懼之語造膝之言近臣不得聽聞史官何由紀錄臣竊惜
之夫前代史官追述往昔尚且網羅放失捩拾傳聞以成
不刊之典豈如今日宸衷睿想之所形聖謨神斷之所著
明竝日月炳若丹青顯然可書足以傳信乎且儒學車蓋
之士門生弟子更相問難猶有實錄年譜以備遺亡 陛
下復萬年之學臨九有之衆厲精圖治益大有為將來延
訪日廣政事日新蓋有不可勝書者顧乃無所纂記以貽
來世非闕典歟失今不圖誠恐歲月綿遠著舊謝或遺
失莫存或傳聞各異事蹟無以究其始末日月無以考其
後先後時之悔恐不能無雖悔亦無及已竊考本朝史職

似與前代稍異臣愚欲乞 陛下特勅在廷臣僚先後曾
蒙召問者備錄當日於何殿下欽奉 聖旨奏對之詞具
本進覽宣付史館如事干機密不宜宣露者御覽訖仍乞
封識付之謹密之臣藏諸法嚴之地所謂金匱石室者以
俟將來庶聖君言動舉止無所遺群臣論說亦以附見洪
武年間嘗有起居注 陛下儻採臣言而行之 祖宗
之典貽萬世之謀臣不勝至願

史官議

王整

前代脩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董狐
齊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固皆世史官故通典故親
見在廷君臣言定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
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螭頭亦遠在殿下成化以來人
君不復與臣下接朝事亦無可紀凡脩史則取諸司前後
奏牘分為吏戶禮兵刑工為六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
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總制副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
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多紀出身官階遷擢而
已間有褒貶亦未必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宋時兩制
皆文學名天下始應其選雖一甲三人亦出知外任然後
召使欲其知民事也其餘應試率皆一時赫然有名中外
所謂制科是也故文學之士不至遺棄又通知民間利病

必其曾試於外也國家翰林侍從亦兩制之類率用高科其餘則用庶吉士一甲三人終不外任庶吉士者或選或不選留者或多或少國家之意本欲使之種學積文以為異日公卿之儲士既與此選自可坐致清要不復苦心於學又不通知民事天下以文學名者不復得預遺才類多故不若制科之為得也制科行人人自奮于學以求知於上不待督責矣

學士官制議

王瓊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開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詞令然每有犯輒罪黜九制誥碑文祭文多出

疏議輯略卷十

三

二

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群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奏旨意批寫本後送該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大學士學士敢自為口旨送內批于本面發出之事乎末樂初始建內閣于東門內命鮮縉黃淮胡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人在閣辦事尋陞侍講仁宗皇帝正位東宮皆轉春坊官九草制禁備等事惟翰林院掌之無內閣掌管之說也如末樂十三年纂脩性理大全書成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胡廣奉政大夫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奉直大夫

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春坊官必須兼翰林院職衙方得預纂備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備之事也况末樂間胡廣所兼不過春坊大學士則是時閣設大學士不設已久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勅手本只云合用手本前去翰林院寫勅行則舊意猶存可攷也終末樂之世二楊官止五品蓋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也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太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末樂年間繫獄十年至是

疏議輯略卷十

四

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學士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委任不可以例論也後楊溥丁憂起服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學士如故 英宗即位復命入閣正統四年脩 宣廟實錄成進少保楊士奇楊榮俱進少師號三楊初楊榮陞尚書不過工部則不敢以兼官壓六卿之意可見然自此官制一變其後遂使雜流出身在內閣書辦年久者亦得陞至尚書掌鴻臚寺太常寺事皆三楊開其端也由是內閣之權漸重無異宰相之設六部之權漸輕凡事多稟受內閣風旨而後行卒使 祖宗官制額定之員得以增置而日久因

襲遂不可復改矣

脩史職以備國典議

何瑋

伏以有官守者則思脩其職有言責者則思盡其忠此人臣之大防古今之通誼臣以菲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月受俸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不素之譏臣謹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祖宗設脩撰編脩檢討謂之史官俾司紀錄法古意也謹按名臣錄在太祖時劉基條答天象之間上悉以付史館在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註九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

聖訓輯覽卷一

五

述由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廢墜始於何時臣於受職之初即欲陳奏自以無所考據又慮人微言輕徒為咤咤既而念聖賢相逢百廢皆舉擇言而從不以人廢方擬陳奏不幸孝宗皇帝奄棄萬國哀慕方切豈暇圖此方今山陵既畢政治維新伏望聖祖宗所已行脩史職於久廢勅令脩撰編脩檢討舊直史館凡陛下之起居臣工之論列大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僚之陞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仍於紙尾書某官某人記載之匱櫃以待纂述史職既脩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遺忘下則儉夫小

人畏懼謹恐不敢縱恣公則明朝廷無虛設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繁贅之愧事體甚便或謂館閣之地所以儲養異才不必擇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大用今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史館供職因紀錄之問亦得練習政事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脩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臣思不勝慙慙

作養人才疏

方獻夫

臣等會查得諸司職掌翰林正官學士左右侍讀學士或員侍講學士或員屬官侍讀或員侍講或員史官脩撰或

聖訓輯覽卷一

六

三

員編脩四員檢討四員詹事府詹事府少詹事或員左右春坊大學士各壹員左右庶子各壹員左右諭德各壹員左右中允各壹員左右贊善各貳員司經局洗馬或員除五經博士以下等員不常置者不開外會議得館閣之職乃儲材之重前世賢相名臣多出其間得人之盛難以遽數仰惟我太祖開基既設翰林院置學士等官又慮人材非儲養作興不能有成乃洪武癸丑命編脩張唯等十人入禁中文華堂肄業詔宋濂為之師上聽政之暇輒幸堂中取其文觀評優劣太宗永樂甲申命學士解縉選取新進士中材皆英敏者楊相王英王直等為庶吉士

并脩撰會祭等共二十九人俾就文淵閣肄業供賜甚盛
列聖相承按為故事每遇開科間於進士中選其俊者
如甲申制讀書中秘以儲養之前後得人為多奈何近年
以來內閣大臣未必人人體國法意固善而行之者日弊
選取未必皆私而留時亦或不能盡出於公且所教或非
其道所成未必得人作恩立黨於國無益誠有如聖
諭所云者夫道宜通變法貴可常豪傑之士固不可待教
而與輔相之儲豈必惟文是事臣等仰惟聖諭今後不
必選留只着一體除用果才行卓異學問優的吏部訪奏
收入翰林以備擢用誠得其道無容議矣但照翰林院原

職制卷十

七

設侍讀侍講各貳員脩撰參員編脩檢討各四員近年取
用庶吉士及陞遷者太濫講讀脩撰或至十四五員編脩
檢討或至三四十員溢於常額亦或有時一官全缺如今
檢討全無一員亦非經制且官無定員吏部何從作缺推
補皆非可久之法合無於職掌外侍讀侍講脩撰編脩檢
討等官俱量增數員着為常額不必過多除科第一甲三
名有缺銓註無缺添註外聽吏部照各衙門事體遇缺推
補編脩檢討於在京主事給事中御史評事書舍人行
人博士國子監教官在外推官知縣府州縣教官及辦事
一年以上進士內侍講侍讀脩撰除照常於年深編脩脩

撰檢討並陞外許於在京郎中員外都左右給事中寺正
寺副太常太僕光祿寺丞在外同知州通判內務各從
公推訪果有才行卓異學問優正的陸續奏補其學士詹
事府庶子諭德贊善洗馬等官論資序遷兩京并在外官
員果有學行純正堪任者亦合遵照前奉欽依許吏部
間或查訪推用中間若有不稱職或才宜別用者俱許吏
部論資外補如此則事體畫一經久可行而求末無弊矣

簡侍議

崔銑

職制卷十

二

八

畏者匡德於顯明親者善善於燕閒今翰林諸臣講經帝
幄懋學儲貳待從之最也往年論治者欲舉祖宗典故
令其分番入直以備顧問承望頗首宜有警勸嘗聞之玉
端毅曰此多新進年少兼有輕才儉德啓君多事亂君川
舍者不若止行章奏下諸外廷則邪正辯白易於揀滿此
或一論也未究厥原人主孤處於內宮妾巧黠蠱心移志
者何限夫有王者瓊旃有刀者錯旃不養才而恨亡良未
成器而歎不利末之何矣今制進士及第之外選其才行
者曰吉士讀書中秘三年而直史館領教之文詞聲律之
靡啓其校試高下之爭厥名伊美考效多然宜擇廷臣知

道立德者為之師亡則求諸山澤者宿與之講服聖人存
心行已之道乃切蒯治體然酌古今之宜要之必行無弊
候成而官之詩曰有德有言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庶乎敢
承辟之功而免於端蒙之譏矣

詔令奏議類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一上

銓選

議覆公選法疏

王恕



臣等議得考監生出論題觀作文以第高下此舊規也所
考監生能者依經傍註一篇可成不能者閉筆凝眸一辭
莫措甚至不依本題別寫他作謂之請客此等固不當取
但人材難得是以或取寫字或取人物姑備下僚不職之
用未嘗有棄材也若能者出論題不能者出判語是使學
者皆記判語而不學作文非法之善也合無今後出題考
選取文理平順為一等文理頗通次之文理不通若寫字
太物有一可取姑以入選如此則考選有方而高低自別
矣其言各衙門主事等官有歷俸未及二年而驟陞者有
八九年將滿而纔陞者拘於各部似乎不公要照即中林
壘等調改復除事例不分本部別部以歷俸年深者陞用
一節臣等查得往者各部缺官若本部有相應人員就於
本部陞用否則於別部陞調此見行事例若林壘吳裕之
類是也若但取俸深一弊更調不無賢否混淆紛更太甚
合無今後轉陞官員俱先儘本部各照年資通遷如無相
應者則於別部調補則選公而人心勸矣其言旌其推舉
要行連坐舉主一節所言有理合無今後在外官員果有

庶能公正政蹟卓異聽撫按等官從公推舉員下各注舉
主日後犯賊連坐庶幾舉得其官用得其人矣

選用進士疏

王恕

照得每科三甲進士前七八分多選在外知縣等官後
二三分俱選京職所以進士該外選者或告養病或因公
差在家延住俟不選外任方纔赴部希其京職之除若不
處置誠恐遷相做倣非惟有壞選法抑且有壞士風今後
除丁憂起復進士仍照常例遇缺隨舉選除其餘養病
公差回還者上下各除選給事中御史中書舍人并王府
官外如已選外任亦選外任已選京職亦選京職庶人心
得平而選法不壞矣

選任運司官疏

王恕

初南京工部主事夏英奏曰運使同知務選年壯廉潔之
士副使判官要除進士英邁之人官年壯則無日暮途窮
之憂任進士則有砥礪名節之勸如有不為利誘者三五
年間不次陞擢臣伏照諸司職掌各監運使司運使各一
員同知副使各一員判官員數不等蓋以運使為正同知
與運使同知其事副使則副運使而行事所以不分運司
監課多寡而各設一員也判官員數不等者蓋以判官為
分司催辦監課之官如兩淮運司有泰州淮安通州三分

司則設判官三員長蘆運司有滄州清州二分司則設判
官二員兩浙運司有溫台寧紹嘉興松江四分司則設判
官四員由是而知判官乃分司催辦之官後雖額有裁革
職掌未嘗不同今運使周軫不知何為而有運使所以總
理監課而分派商人之法同知副判所以親臨墟場而盡
催辦之勤之說使同知副使遂為催辦之官而不得干預
司事寧有乖治體耶臣愚以為凡運副運判俱於進士
舉人內相無選用如分司缺判官暫委運同運副催辦不
缺及別無差委令同運使共案署押分投理辦務要同寅
協恭求公効勞共成其事則設官之體庶不紊矣

議工完陞賞疏

王恕

竊惟帝王之治天下其要無過賞罰號令而已賞罰無二
號令如一則人自信服否則欲人之信服也難矣仰惟
陛下嗣承大統之初中外臣民翕然愛戴者固由 祖宗
德澤及人之深亦由 陛下頌首 詔旨華寵傳奉冗官
驅逐妖僧邪士不受獻貢停止織造裁省冗費數者有以
動之也臣等受 陛下大恩忝居銓選之司若於用人得
失漫不可不惟順旨而行竊恐陰壞大事失天下心雖死
何贖是以不避斧鉞之誅屢進逆耳之言無非欲匡輔至
治少盡臣職而已且如前者太監李興奏陞蕭濬博等工

副使潘佑等 陛下已納臣言特降賞賜今太監李廣奏將修城垣冠帶官尚禮等量加俸級 陛下却降陞賞之吉是功同而賞異也臣等固不知李興之意有無不在此他人必將復此例上請矣若再請不許彼必惶恐許之則冗官之弊滋熾况今尚禮等多前時革罷傳奉官員前日革之已得衆心今日陞之豈不復失衆心乎况革罷之官千百餘員因尚禮等又得陞職未免復尋舊徑當緣求進不知何以處之欲不為 聖政之累難矣且正統年間營建宮殿包砌京城等工如彼其大陞授匠官尚不越五六員今此之後較之前工不及萬分之一及陞官如此之多不亦異乎且軍器局舊設大使一員副使二員近來副使李安等一十六員赴局考滿在任未考滿者不知又有幾耶今又益以尚禮等五員似非 祖宗設官之初意伏望將尚禮等亦量加賞賜則前後之恩如一彼此之心俱安且塞將來無厭之求人自信服而太平之治效亦可以立見矣

選輔導以全 宗室疏

馬文昇

切惟親莫親於 宗室法莫嚴於 祖訓 宗室奉藩循理恪遵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為斂飲庶有 遺 祖訓者 朝廷親親之恩為益為斂飲庶有

後以其弟管叔蔡叔監殷後二叔挾殷之武庚以叛流言以傾王室故周公奉命東征誅管叔而囚蔡叔孔子恕之鄭莊公弟叔段因母寵愛莊公不早防閑封之於鄆縱彼所為俟其惡深舉兵伐之如克常入春秋譏之一則事干宗社而示天討之公一則不預防閑而虧親親之義或譏此天下至公之法而萬世之不可易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天生聖武祛除胡元奄有中夏掃一時之陋俗回百代之醇風功德之盛遠符堯舜非後世之所能及故本枝敏衍亦非前代之所能比封建諸藩屏王室既設內外之官以昭其政復選才識之人以充其任輔導之方可謂至嚴矣所以各王好學樂善保其國而稱賢王者甚多縱欲敗度而被黜罰者罕有自正統年間惟秦晉蜀襄德吉徽崇府拜新封興岐等府內官不缺其餘王府內官有缺不行具奏有一府止有承奉一員者甚至全缺不補者宮門傳事多係女人而其他郡王府往來傳事亦皆遊食凡百出入尤無禁忌雖有藩府其郡王拜將軍有係尊屬或族屬頗疎者雖知所為非禮不府戒諭輔導官員不敢諫正鎮巡等官懼其誣陷亦不敢具奏所以窮極人欲蕩踰軌度非禮之為靡所不至卒之坐糜廩祿遂成窮迫或動違 祖訓事干宗社有不終其天年者有幽

之者權者有視削爵秩者有革去祿米者甚至汚濁之事
久有不可傳之中外聞之天下者其為朝廷之玷大矣向
使輔導之官各得其人早為諫正藩府親王肯為戒諭鎮
巡等官預為具奏入豈有此等事哉夫人君之於宗藩不
患其過儉而患其過奢與其懲治於已敗而示懲罰之典
莫若併全於未然以全親親之仁殆必宜堅擇老成之人
以克任使用度有時給之宜以資衣食輔導之官必選國
學鄉學師儒之屬以備講讀使之觀聖賢之書以開為善
之路謂 祖宗之訓以啓持正之心若藩王所為未善長
史等官得以從容諫正不聽者密具奏聞 邵王所為未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一上

善教授藩王得以因時戒勉不聽者亦密具奏聞若干官
關重事差內官 皇親密切處置不使露世於外若係外
事仍差內官并法司官前去勘問 藩王有過專罪輔導
郡王有過專罪內使教授如此防閑自無過舉而又於旁
勝之屬選於本府軍校之家不使外侵凡百在外之人禁
其非法不道之為不使內入 藩王 郡王一體相成而
國紀朝綱兩無所拂保全宗室莫過於此

信老臣以慎初政疏

安奎

仰惟 陛下以英妙之年撫盈成之運遠頌明詔沃黜危
員一時仕路頓清宿弊盡革中外咸曰此 聖天子維新

之美政垂久之良法也夫何旬日之內率多變更且裸流
之徒庶耻素無奔競慣熟謂傳乞固可得官遇裁革即該
盡出不若營謀吏部訪取之名可為長久保身之計致令
太監王端等題稱書篆缺人誤蒙選用又將革去李鼎等
六名通令送考雖該部堅執再三而 陛下終未俞允使
大臣之輩垂首喪氣謂掣肘而難行冗食之徒依社憑城
率寅緣而得計臣愚以為吏部者朝廷黜陟幽明之司使
既退復進則吏部為徒設矣大臣者 陛下股肱心膂之
寄使論列不行則大臣為備員矣詔旨者朝廷號舞群下
之術朝更夕改則詔旨為虛文矣矧詔旨一出而滿寰宇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一上

所以洽上下之情者在是所以新天下之耳目者在是故
凡繼世之君必頒詔令以繫人心然必堅如金石信如四
時使臣下有所持循而後可以言之 陛下初嗣寶位天
下延頸想望太平願可徇左右交通之情進既黜冗濫之
徒與詔旨自相背戾昔人謂南山可摧而此判不可移
陛下忍令詔旨一判之不若哉且中間如鑿綠匠之類
亦得傳官其與竈下養中即將爛羊頭關內侯何殊不意
聖明之朝亦容有此如李鼎等亦係招收人匠之數濫叨
俸祿已有年矣考其所能不過書篆彈琴藝之微不審
何以克稱 聖心而有回天之力如此且吏部奉明詔裁

革冗濫不下七百餘員使李鼎等六名奸計得行臣恐倖
門一開後即為例如御藥房欲援引裁革之醫士則曰修
和缺人乞要考選內官監欲援引裁革之人匠則曰造作
缺人乞要查取不知陛下何以處之方今朝政多闕邊
事孔殷災異頻仍府庫空竭陛下自即位以來未見召
一大臣訪一大政顧乃於不急之務冗濫之徒以責吏部
以訪尋又責吏部以送考使此輩不獨一時苟祿以容身
直欲後日名正而言順雖老臣言累進不恤也雖詔旨
廢閣不行不恤也雖大體有損公論不恤也然天下
之事致謹始始猶恐鮮克有終以陛下新政之初謹始

皇朝制卷三十一

七

一

之際施為如此其欲終之盡美治之有成也難矣痛惟

先帝崩逝今中外人心所賴扶持世道整頓紀綱遵守成
憲三四元老大臣而已老成之士朝野著龜即此冗員一
事陛下于老成臣馬文昇之論列尚且置之不信拒之
不從如此不知此外可信從者果何人哉臣聞執狐疑之
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辟枉之門近日文昇
執奏前事至於旬日留中不出臣仰測淵衷欲從文昇之
論則拂左右懇乞之私欲遂左右之私又非大公至正之
道以故展轉卒從前旨遲遲而出耳使事如此將來群
小肆志賄賂公行馴至主威不振于上政柄潛移于下新

政之繁孰大于此况裁革冗員雖係吏部之職掌舉正欺
弊實臣本科之攸司用是不忍緘默為陛下激切言之
伏惟 聖明俯納臣言收回成命將李鼎吳一仲等仍遵
詔旨罷職為庶幾弊源永塞政體不虧上有以彰 聖明
納言之美下有以遂老臣報國之心

推陞太常寺官疏

王沂

切惟太常掌天地神祇人鬼之祀即有虞所謂秩宗成周
所謂宗伯其任大其責重非學冠儒林藝通禮樂而老成
清慎者不足以居之近者太常寺缺少卿吏部推得原任
太常寺少卿王佐太僕寺少卿儲燿通政司左叅議陳勛

皇朝制卷三十一

八

一

工部營繕司郎中李堂俱各堪任奉 旨太常寺堂上官
內推兩員來看繪音一降物議沸騰咸以王佐列銜太常
清慎素著少卿舊職實為攸宜其儲燿陳勛李堂又皆發
身科甲學行亦優擇而取之亦無不可今不於此簡用而
必於堂上推舉切見太常寺堂上官正途者少雜流者多
互為援引各騁其說其不為紫之奪朱鄭之亂雅者幾希
傳曰太常實樂之司非儒者弗履况寺丞趙繼宗等黃冠
羽服道家者流皆棄矣常虧損名教置此清選實有未宜
於郊祀大典豈知損益無縱使首律請通儀文習熟則亦樂
工舞師協律贊禮之末 我耳何以統和神人典司禮樂而

當此夷變之重任哉伏望崇重儒術扶持正道乞將所推
少卿員缺仍於儒臣內簡命一員以充其任不勝惓惓激
切之至

均選擢以勵庶官疏

賈誼

仰惟我 祖宗受天明命撫有萬方式崇儒術設興文教
乃南北兩京竝建國學所以重首善之地而開教化之源
也故所立之官祭酒司業則擢自翰林而監丞博士助教
學正學錄皆取諸科目之士且必伺其教於府州縣學功
績有成學行可觀或曾獲獎有譽望者或由進士出補者
始得陞授固足以見崇儒重道之至意也至於所以作率

風勵之者則又有不次之擢焉又科道缺員即與兩京行

九

人太常博士及外京推官知縣府州縣教職一同選補又
足以見立賢無方之盛心也但北監屢次擢用惟南監自
正德二年助教張祐擢授御史之後厥典遂廢遂使人懷
輕南重北之心而銳志事功者亦有不屑就之意焉况臣
自供職以來夙夜兢惕恒以表率模範為事比見各屬立
心剛直制行端方文章足以飭治平庶介足以激貪汚或
博學而勤於誨人或恬退而甘於自守或體貌魁梧而素
閑禮節或才識通敏而動中事機且其先任鄉學之特有
屢經撫按旌獎素有譽望凡服人心如此等人久滯下位

不以上聞則不惟非臣以人事君之心亦無以示激勸於
將來也伏望 聖明體天地生成之德廓一視同仁之心
察臣所奏曲加訪察凡遇風憲及兩京部屬有缺移文本
監擇取行實年貌才力相應者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赴部
擢用以勵其餘以復 祖宗崇儒重道之典以昭 皇上
立賢無方之心如此則凡厥庶官知所激勸區區臣職以
人事君之忠亦庶乎可以仰副於萬一也

重守令疏

李承勛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
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

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

十

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之任亦不可不又推
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拘以九年亦必待二三年善政
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
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防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通
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 皇上念
天之生材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材
毋以一青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有
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言部重牧守之職而欲公
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為州縣正官尤為

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况京堂之薦舉有限人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於數人未若博求於天下方今撫按於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而論之其僚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於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於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於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手於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多寡總以聞於知府而明揚焉至於布政按察二

疏議輯覽卷七上

七

司亦莫不各以所知屬官鄉宦為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以訪察之嚴參之以衆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伸於知己既受知於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勵而况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為未也夫守令之於統蒞最重者莫如撫按其祭謁之禮蓋著為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奉承為戒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為過禮而內喜喜則忘其惡以禮自處不論不漬者雖知

其為正而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構成大隙又於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疵瑕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為貪以正為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醜矣 朝廷見其羅織之詞以為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遂去而遷就為之所使有道之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汚故有高飛深逝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其官之貴如彼被挾私一劫遂致如此况吾曹衆人可不留意依阿乎至於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真知其可憂者誰歟真以為已

疏議輯覽卷七上

七

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於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為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違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為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者更隆以殊恩或崇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 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為未也今之守令凡事必申請於監司為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為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參官而又盡及其政至於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4 反三寸

復關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飭以肆陸之文付
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
及遍閱而後官紛更又告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
戾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輕忽之蓋知上之人
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為凡府州縣一
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
得人則可知匪人也不遺殃於民乎夫守令既經簡擇得
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
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為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
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

靜以觀之分巡分守或於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
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太過則抑
反覆之而不悛於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
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肆其惡矣守令
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脩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
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
誠亦未嘗無不可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核實之論
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
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臣願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
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

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
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
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
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
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
廢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
獨缺可乎夫 朝廷取舍必公必明天下撫按有不忠其
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公必明天下方面有司
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 朝廷者
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脩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伏望 皇上
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
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臣不勝惓惓仰
望之至

題內降疏 徐溥

前日欽蒙揭帖內開欽天監致仕監正李華令臣等擬旨
着復職事看得李華係傳奉官禮部奏行事乖謬致仕
况已年老今一旦無事忽然復出着復職管事未免稽遲
衆聽且 皇上登極以來凡百除授陞遷俱是合于衙門
題奏請旨未有自內傳出者今又輒開其端誠恐存疑干

請之徒紛然復起後來難以止息其於治道不無有損若
李華果於選擇昌國公葬地與有勞力亦當待工完之日
量與賞賜為宜况本監見有監正吳昊掌印一衙門而設
兩正官亦為繁冗臣等叨承 朝廷委任不敢阿從湯曰
君子作事謀始蓋凡事謀於其始則易為力律門一開則
引例希求者無所不至矣伏乞採納

知人官人疏

胡世寧

臣讀虞書皋陶謨有曰在知人在安民又曰知人則哲能
官人知人君代天理物其職專在於安民然推安民之
要又在於能知人而使官稱其才也臣謹用斟酌古今事

疏議輯覽卷二十一

五

五

宜遵照 祖宗舊制擬為知人則例五條官人則例一十
五條上塵 聖覽以助睿思之萬一昔宋臣范仲淹上百
官圖于宋仁宗曰如此為叙遷如此為不次如此則公如
此則私且曰進退近臣不宜全委之宰相仲淹當時官非
言路任匪銓曹豈不為越職當罪也然其區區愛國之誠
不違自顧傳諸天下後世皆以為忠而惜其不能盡用也
臣之愚誠竊亦效此伏惟 聖明垂意睿覽天下幸甚
計開知人則例五條一論人之才術當以誠心體 國愛
民為主而才與守斟酌品第有是心而才與守兼優者為
第一等有是心而或才優守次或守正才次者為第二等

無是心而才守兼優者為第三等無是心而或有才無守
或有守無才者為第四等一論人之心行如大臣科道翰
林及在外方面正官當以奸詐自嫉為重而貪墨為次其
部寺屬官方面佐二及知府以下則惟罪其貪酷而偏詐
之人尚未可去一凡尚書侍郎都御史府尹翰林科道布
政使按察使兵備提學知府以上各項繁要官俱令到任
一月後各舉一人自代吏部擇其舉多者擬奏陞擢庶多
得人一兩京大臣及在外撫按官俱以能薦賢稱職多者
見其知人之明異日可備吏部之選吏部堂上官尤宜責
其接人多訪不必避嫌一今內外臣僚皆以因循保守為

疏議輯覽卷二十一

十六

賢其有盡忠為國擔當幹事不避流俗者 朝士則衆怒
群猜不能存立在外司府等官亦多被衆忌流謗考劾因
而誤黜以此盡沮忠義之氣萬一 國家有事無人肯當
是皆彼職名不聞于 上故也今宜法古御屏記名故事
密訪內外臣僚中有盡忠體 國才堪委用者親記其名
一二則彼不為奸謗所陷而真才得用矣官人則例一十
五條一內閣三員或四五員舊當黃亮輔弼之任今又總
裁六部而議其進黜職任至重遇缺宜斟酌先朝李賢等
事例於六部尚書左右都御史中取其才望出衆練達事
體公忠體 國知人有容者推補一兩京六部尚書左右

都御史約共十四五員為一等有缺宜於在外行事右都御史及兩京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共二十四員內推補仍須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所宜由簡易而陞重難或聽其心志所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一兩京六部左右侍郎坐堂副都御史在外總制總督等項右都御史約共二十四員為一等有缺宜於兩京大理寺卿坐堂僉都御史府尹詹事學士并在外各處巡撫巡視南京管糧副都御史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四十餘人內推補其兩京侍郎坐堂副都御史亦當論其職務難易輕重或量其才力由簡易而陞重難或順其心願辭重難而就簡易以均勞逸一遼東薊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綏寧夏甘肅陝西四川貴州雲南兩廣鄖陽南贛保定河南山東湖廣江西淮鳳蘇松各邊腹巡撫并巡視河道都御史共二十三員為壹等此等官最要得人最宜久任如宣德正統景泰年間各邊巡撫有用寺丞等官領勅行事不必官大又如周忱在蘇松自侍郎陞尚書凡二十二年王翱在遼東自僉都陞副都右都左都凡十有一年于謙在河南山西一十八年陳鑑在陝西亦十餘年是皆事久功成保濟得地方生民為朝廷分憂今此等官宜於兩京各寺卿少卿大理寺丞年深出衆給事中御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一一上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一一上

史郎中在外右布政使按察使左右叅政年深兵備副使上等知府內推陞原職高者陞副都原職卑者陞僉都十分資淺者陞署職令其願 勅一級行事其在邊不諳軍旅而善理民事者改任腹裏不為貶抑年深有勞者就彼僉都陞副都陞右都常管此方十分年勞深著者就陞部院掌印如正統天順年間金濂年富皆自副都陞戶部尚書不為躡等蓋先必如此廣推方能得人後必如此重擢方能久任方能倚靠得遠雖完固撫治得百姓安樂以為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一兩京府尹并在外十三布政司左右布政使共十五員為一等俱要用心歷練民事不厭煩勞者循資遷轉此官稱職者留以久任選陞六部侍郎并都察院坐堂副都御史不必更陞在外巡撫以致遷轉不常不得盡心民事其心行雖公廉而才力不稱者遷改相應職事奸貪者即時罷黜如天順年間刑部尚書陸瑜禮部尚書蕭暉皆由布政徑陞今若止陞侍郎副都不為躡等一翰林春坊詹事府等官以備顧問侍講讀草 制誥脩史牒最長清要之職唐宋以來多重此官以備卿輔之選然多選外官才學過人者試任雖取中狀元亦令試歷民事方纔取入翰林我國初多用徵聘隱逸之士宋樂宣德正統以來如楊士奇張洪由王府審理

皇明疏議輯略 卷一一上

六九一

教授黃淮劉鉉張益由中書舍人鄒濟陳仲先由教職儲懋王洪陳山由給事中劉球李時勉陳敬宗由主事胡儼由知縣蔣驥由行人于敬由御史各陞翰林春坊詹事等職又知張英由教職薦陞給事中復進中允郭璉由參政李賢由主事薛瑄由御史皆歷陞侍郎尚書兼詹事學士又如張顯宗由翰林歷陞祭酒出為布政郭濟歷任春坊復陞知府王珣由檢討陞大理寺丞巡撫貴州歐陽謙由御史改編修復陞即中徐旭由御史陞即中祭酒復改脩撰羅汝敬由侍讀改御史是皆惟才所宜不拘內外出入所以得人近年拘定庶吉士及進士第一甲素稱閣下門

疏議輯畧卷三

一九

生者方得選授天下不無遺才今宜遵復舊制不拘內外即中職事但有文學才行出衆者許大臣言官論薦內閣吏部召試此官庶幾得人而可儲卿輔之望矣一給事中御史皆有言責上而君身朝政缺失下而臣僚是非邪正皆唯其所言是聽使非其人主誤聽其言則聰明或亂是非邪正不明誤事不小不聽其言又為拒諫取謗天下至于御史又有巡按在外激濁揚清除奸革弊之責所係一方利害尤重故自古慎重此官我 祖宗朝如王翺由寺正甄肅由知府左遷陳祚由參議康慶由知州落職皆復陞御史虞祥王鐸年富由教職冀凱由州判官皆陞

給事中又如丁璿由主事馬守中由同知俱陞御史徐旭由御史陞即中復改翰林歐陽謙由御史入翰林復陞即中是皆唯才所宜不限資格所以得人而又拔其尤者超擢侍郎僉都御史等官所以肯盡其職且又不時考察使偏私浮偽者不得混于其中以惑 上聰明所以天下常受諫納之福而 君上不受拒諫之名今宜使大臣于內外郎官及聽選進士中各薦所知必其忠直公正明識治體者方授此官三年之內考其敢言而忠諫有益舉刺待宜及巡按在外激濁興革有益地方者留以久任超擢卿佐等官其雖敢言而言或不切于事體或過于激烈易至

疏議輯畧卷二

廿

觸忤者則遷改內外相應職事以保全之後仍記其忠直覈其後效量加超擢其或當言不言或挾私附勢妄奏及巡按不職者明奏降黜如此則言官皆得忠正之人而朝廷納其忠諫有益於天下矣一吏部文選考功兵部職方武選禮部儀制等司郎中亦須妙選若得其人亦宜久任量加超擢其中常不稱者即令外補一通政司鴻臚寺官專取聲音洪亮于本衙門遷轉已有舊規其有才堪部院者亦行推用一兩京坐堂僉都御史南京總督糧儲都御史及各寺卿佐并各部寺屬官照常循資遷轉然人才各有所長有不相宜者彼此更調不妨一在外布按二司官

宜只於本地方衙門遷轉雖有資格遲速不同臨了總算有甚懸絕不得已者方推鄰近地方官陞補仍照弘治以前事例僉事徑陞副使副使徑陞按察使按察使徑陞左布政使參議徑陞叅政叅政徑陞右布政使不必如今逐級挨陞南北遠調以致往來不常虛曠歲月地方常致缺官誤事其四川雲南貴州廣西員缺宜于附近地方資淺人員內比常早陞以酬其勞遠一各道分巡僉事國初選定道分九年方改後因改道不常凡遇地方難事皆推避不理以致聚強貪猾任情作弊害民地方受患今宜皆如廣東等處事例三年滿日方許改道仍須考其三年任

疏議輯略卷一

十一

內奸弊益賊豪強貪猾之有無以為殿最本司若有進表等項公差止於貼堂副使或分巡滿道僉事內差遣其分道三年之內不許改差一各處緊要兵備及提學官俱要於資淺人員內推其才力相應者先陞僉事後加副使常管此方其職任內事務不許他官撓越如提學所管教官兵備所管有司巡捕并衛所官有犯撫按衙門俱就委其提問不許改委他官以致權柄不一事體難行兵備必須兼理本道分巡以便行事至於練兵捕盜應該勸賞等項財物許其措置或動支官錢如此又任專制方可責其成功十分年深勞著者提學推陞少卿祭酒等官兵備推

陞各邊巡撫其餘照常遷轉才力不稱者就行改調別任不宜姑息一知府知州知縣三等親民之官使非其人則上司雖有好官行得好事不能實到百姓所以自古國家慎重此職漢制即官出宰百里郡守入為三公唐制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我國初取中進士俱選縣官徵至賢才多選守令正統以來知府俱責大臣保舉知州知縣另委重部揀選所以得人且又立為定制知府知州見上司不行跪禮以重其職其又任卓異者不次超擢如何文淵山知府即陞侍郎胡儼由知縣即陞檢討所以人多樂為此官弘治初年又責其

疏議輯略卷一

十二

備荒積穀多少以為殿最所以民受實惠固得邦本如此又長正德以來此官不重輕選驟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皆不肯盡心民事以致民窮財盡一遇兇荒多致餓死今宜遵復先朝舊規知府今在京堂上官於京官七品以上在外在間五品以上官內保舉在外撫按及布按二司掌印官于叅議僉事同知知州內保舉其知州知縣俱聽吏部預行揀選仍書撫巡布按二司於府通判推官州同知知縣內保舉堪任知州之人州判官縣丞主簿儒學教職司府衛首領官內保舉堪任知縣之人俱必其有愛民之誠有守已

之操有慶事之才三者俱備而後可任此職後有不稱舉
主連坐誤舉者先能自首則免到任之後察其奉令守廉
而不盡心民事才力不稱者改任品級相應職事會醜罷
軟者即時罷黜其稱職者留以久任知府九年以上者即
陞四品京堂拜布按二司長官次者照常陞參政副使等
職知州九年上者即陞參議知府即中僉事次者照常陞
員外府同知運同等官知縣上者三年行取到京考其文
學德行出衆者選入翰林忠直剛正識治體者選爲科道
才識明敏者分任部寺屬官其有深得民心願留久任者
超擢府州正職次者九年六年照常遷轉如此選任方得

國朝對各卷二

十三

民受實惠地方雖遇荒盜賊可保無虞矣一在外知府
知州知縣并凡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合註於原籍相近
地方廣西雲貴有司尤宜查照弘治以前事例只於本省
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
曠官日久

薦舉疏

直詔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朝廷關係實重是以古昔
聖帝明王咨訪搜求罔敢遺逸小或致之大或起之動則
賴以成顯著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之向慕聲望風采
蔚爲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爲寶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

縣依親監生陳獻章心術正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
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榮辱不足以介意誠高世之儒也
往者應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
之書實窺體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則
可觀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著聞人皆
感動臣等自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食厚祿顧於
醇儒反未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安亦恐國家不及
收川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年間 英宗皇帝開撫
州民人吳與姆文行向古特加禮聘處以官僚奈綠老病
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効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

國朝對各卷二

十四

弼之比伏乞 聖明以禮徵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
必有以補助 聖德風動士類矣

論大臣進退疏

毛鳳韶

臣聞大臣繫天下之望當謹於進退之際以存始終之禮
故古者大臣求退必薦賢以自代苟所代不如其人則寧
存其舊誠慎之也臣仰見 陛下勵精圖治信用大臣而
大臣不肯精白一心以事 陛下臣愚竊以大臣退之或
者由進之易也邇年以來會推之典不爲不公而論者或
謂特循故事臣愚以爲有三患焉一則人材難得之患二
則知人甚難之患三則觀望顧忌之患三患生而會推之

下不協人望果以取敗者誠不免矣夫始以遷就而進終以敗露而退於人主知人之明國家遇大臣之禮不兩有負哉伏望 陛下念此事重大再三加慎凡大臣求退者審以為可方許休致仍令其薦一二人以自代下之廷議參酌是非如其未宜仍又別推務使人人盡言不必拘以時月取之周則不遺謀之緩則不失期得真才以俟 陛下審擇而用之庶大臣得人而無數劫之患矣臣又見陛下近准禮部右侍郎何瑋回籍養病以遂其高蹈之節以長恬退之風甚有補於 聖治但中外咸謂何瑋敦朴正大足以厚士風庶靜忠貞足以勵貪懦抑禮之任允宜

疏議輯略卷上上

廿七

公用人以正治體疏

周用

臣聞舜之無為歸於得人然舜之所以得人由其用人以公也今考虞史所載舜命九官每每下咨於群臣夫舜聖人也而其用人猶不敢自用如此誠以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以我用人固不若以用人者之為公也臣伏見陛下近來用人往往不由該部如以某為禮部尚書某為

臚寺卿某為本寺左少卿都給事中只經潘墳俱陞級外任或蒙特旨或出內降遠近惶惑莫知所由殊非有虞疇谷之意也臣愚以為勅戒百官各司其職者 陛下之事也至如舉其人以上請者吏部之事也今京官之二品與外官之六品 陛下皆躬親授其人而吏部不得與聞則是吏部之職廢而 陛下行有司之事矣非徒上塵 聖慮抑亦有傷治體且 陛下豈以某某四人者為賢而特用之耶臣聞為人臣者苟進者必難退退者必患失某某自甘躁進不恤清議亦彼乞衰於昏夜人則已見其肺肝試使捫心能無此類是此四人殆所謂小人者也 陛下

疏議輯略卷上上

廿八

下將隆唐虞之治願得若人而用之非所以厭衆心而訓有位也臣又惟近日此輩傳陞之事始於一人而迺相效尤不謹其初遂至如此自茲以往人之效尤日甚一日馴至其極將如之何至於呂經潘墳待罪諫垣似無深過陛下聖德優弘專務開納亦當諒其狗馬之初心略其葑菲之下體若獲轉遷宜從資格今來陛任特異尋常此固天地曠蕩之恩經等隕身不足報稱然使天下後世將謂陛下疑察臣下特假此以疎斥言官而比依違苟容者亦將鑒此而循默在位臣實惜之誠願躰念建官之意而思知人之難將某某等通行罷黜以沮倖進呂經等照舊供

職以廣言路使四海仰日月之明百官效股肱之良用人公而治體正而有慮悉已之化將復見於今日矣

論革冗官疏

桂萼

臣聞在昔聖帝明王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凡以代天理物為民立極也今國家政令出自朝廷五府六部則分職率屬而倡行之其在南京吏部不典銓選禮部不知貢舉戶部無欵散之責兵部無調遣之行近者大臣率以無用老疾之人聽其在彼養老罷廢腐穢甚非我 太祖之舊故我 太宗文皇帝初遷北京亦止權置二三行在府部官不全該也但考諸古商港五部不別置

疏議輯畧卷二上

二十七

員周營洛邑惟命召後漢唐舊邦止設京尹蓋從古已然今實所當整正凡在內各部寺屬在外司府州縣管糧管馬等官及王府空閑官僚因而省之以補軍衛多餘首領及非衝要而設驛遞非要害而設巡司下邑置丞小郡添判如斯之類不可勝數歲所費不下十餘萬宗室祿糧軍士月米為益多矣故有來有識之二莫不建議裁減獨有上下議擬不同或溺於聞見不覺徒事拘非或畏難苟安不能相時裁度惟是生民重困冗食日滋因循百年迄未有改自非我 大聖人聰明睿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獨思及此而力行之乎伏願 皇上即以聖意明詔有司會官

廷議各各備開建置來歷分別應否存留裁革省併奏請定奪則官備而費亦供選清而俗亦靜所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者正在是矣

銓選議

三潘

臣按天下之事其利害得失恒相半而 朝廷所立之法亦然且如資格以用人說者謂此法既立之後庸碌者便於歷級而升不致沉廢挺特者脫穎而出遂至遺迴則是資格不可有也然未有此法之前選司官有老於下位三十年出身不得補者則又是資格不可無也然則資格用人其利害得失如何嗟夫天生斯民賢智者少而愚

疏議輯畧卷二上

十六

不肖者恒多天下之事鉅而重者又常不若細而輕者之為衆也是故人君為治用天下之人以理天下之事豈不欲人人皆用其賢且智也然人品有高下事體有大小官職有崇卑量其事而設其官隨其官而用其人必使官與事稱人與官稱則事無不理而政務舉治道成矣然人品高下之中又有高下事體大小之中又有大小官職崇卑之中又有崇卑不可以一律齊也於其不可一律齊之中而設官以總持之使之各得其劑量焉如權衡之稱物入度之度物輕重長短各適其可而不倚於一偏非得其人不可也然人不常得於是不得已而任之以法焉使 朝

廷常得人而任之則雖無法亦可也如其人之不常也何此古人用人貴於人法兼用也夫群千百人之才品而決於一二人之耳目苟無簿籍之稽考法制之禁限資次之循歷而一一記憶之以揀選之吾恐其智有所不周力有所不逮日有所不給矣而况夫偽佞詐冒請託下求那移蒙弊奸計百出者哉由是觀之人固不可任而法亦不可定守一定之法而任通變之人使其因資歷之所宜隨才器之所能而量加任使不用資格亦不純用資格不用資格所以待非常之才任要重之職登煩劇之務用資格所以待才器之小者任資歷之淺者登職務之冗雜者其立

疏議輯略卷十一上

廿九

為法一定如此而又得公明之人以掌銓衡隨才授任因時制宜而調停消息之於常調之中而有不常之調調維若不常而實不出乎常調範圍之外人以漸而用出類之才則不以漸官以次而升而切要之職則不以次非有大功德大才能及國家猝有非常之變決不拔卒為將徒步而至卿相也我 祖宗立法之善超越前代未嘗不用資格而有不用者焉雖若不分流品而實采其分焉何則今制文職四品及在京堂上官在外方面五品以上官有缺員皆具名以聞自五品以下吏部始得銓注此所謂未用資格而有不用者也自尚書侍郎以下惟才是用雖若

不分流品然翰林院國子監非通經能文者不授之其於流品又未嘗不分焉臣寮之在任也則雖推舉不次用之既滿秩到部則必考其功績按常調以用焉 祖宗良法美意有如此者此又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更革者也

疏議輯略卷十一上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一

考課

酌事理以公考覈疏

王恕

一查得諸司職掌內九年考滿教官考不通經者別用府衛教授州學正縣教諭府衛州縣訓導俱係教官係正九品學正教諭訓導俱未入流謂之用者但不令復為教官而於品級相等官內改用也教授合改從九品稅課司大使府倉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合改未入流河泊所官稅課局織染局鹽課司大使副使倉大使副使等官景泰天順年間教授有改稅課局大使等官者學正

教諭訓導有改除倉官河泊等官者近年以來不分教授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河泊所官非惟太拘其實於教授為降等有乖別用之制合無今後教官考不通經者教授改除從九品大使司獄巡檢等官學正教諭訓導俱改除未入流河泊所及大使副使等官不拘衙門如此則改調有等選法疏通一外官九年考滿到部有司官繁稱陞之級簡稱陞一級教官考通經者府州縣學官舉人及數乃陞衛學官并選貢衙門學官無舉人亦陞丁憂復除者舊例俱以後任定其點陞頗有不均且如有司官前任事繁歷俸少後任事簡歷俸多陞二級固為相應若前任事繁

歷俸多後任事簡歷俸少止陞一級不無有虧教官前任府州縣學日多後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少照衛并選貢衙門學不論舉人而陞固不相應前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多後任府州縣日少論舉人不及數而不陞亦不相應合無今後有司官九年考滿不分前任後任但事繁歷俸日多者陞二級事簡歷俸日多者陞一級教官亦不分前任後任但任府州縣學日多者從府州縣論任衛學并選貢衙門學日多者從衛學并選貢衙門論如此則衙門停當人心悅服一在外所屬例該考覈合屬官員雖開合干上司考覈詞語不開稱職平常不稱職字樣者案候

行查回報之日有司官引奏復職教官具奏入選不無守候人難合無今後有司官雖不開稱職平常不稱字樣其詞內有勤能端謹等項字樣者即以稱職論有頗可等項者即以平常論有無為無守誤事懶惰等項字樣者即以不稱論初考二考不必行查就與定稱否引奏復職三考仍候行查至日定奪全無考覈詞語照舊行查教官舊例止以到部考通經有舉人定點陞不以上司考語為殿最雖無考語即與具奏入選差錯官吏俱照例問一舊例外官考滿前任日少許通理前任日多另歷三年是說丁憂起復并更調改除官前任後任近年以來却將考滿給

由到部復任轉考者亦以前任後任如前論之此其因襲之失合無改正今後止以丁憂起復及更調改除為兩任照前例查考其考滿復任轉考者不必論前任後任多少一考滿官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給由者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仍令回任補造六年考滿牌冊給由不無往返人難合無今後考滿官雖歷任六年止開三年事蹟考滿給由者免其參問准作三年考滿不必補造六年考滿牌冊候九年考滿通將後六年事蹟擴造牌冊給由為便一吏員出身考滿官或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或該本等用者或該降者入選之時考中該陞者陞該本等者本等用

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三

方

該降者降不中俱降雜職內巡檢與府司衛倉場大使俱係從九品官巡檢以軍內及數陞司府衛倉場大使以糧草及數陞巡檢不考就陞司府衛倉大使考中方陞不中降雜職此諸司職掌不該載不知於何時一向因襲而行且以正從八品并正九品官考不中一例俱降雜職似無分別是以入選官懷不平者往往經告合無今後吏員出身考滿該陞正從八品正九品者考中照例陞考不中本等用其原該本等用并該降者不必考驗照例選用若考中該陞官告願就雜職者選如此則選法一而人心服一知印資格兩京五府知印從八品出身六部都察院知

印九品出身在外都布按三司知印從九品出身在外知印係農民參克後滿起部冠帶辦事半年不考就除從九品職事在京知印係役滿承差請旨點做後滿冠帶五府者考中除從八品職事六部都察院考中者除正九品職事考不中俱降除雜職且在外知印不考就照資格除授在京知印考中方照資格除授不中降用事體不一况知印原非書辦文案人役與吏典一般考試擬多是不中往往降除雜職是資格高者待官及卑資格卑者交高似非所宜除都布按三司知印照舊不考就選外合無今後五府六部都察院知印臨選之時止考行移中者照資格

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四

除授不中者降一級用如此則事體適中而彼此皆安一在外司府州縣等衙門官三年六年俱赴部給由惟雲南布政司軍職首領并斷事司理問所官府州縣首領官貴州布政司所屬府州縣官并軍職首領官三年六年考滿俱赴本布政司給由考數就彼復職牌冊類繳候九年通考赴部其各處開墾河泊稅課司局并驛通官三年六年考滿隸布政司者俱赴各該布政司給由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亦就彼考復復職牌冊俱差人類繳本部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奏復職九年通考官不分遠近俱赴部給由係是舊例及查得成化六年為申明舊制事

本部題准今後除邊方軍馬錢糧所係官員考滿申請定奪外其餘不係邊方大小官員務要依例三年給由雖有專責差占及奉例納米等項三年六年之間亦要一次赴部給由考覈不許托故遺者查理究問有規避黜降已經通行外成化二十等年又該戶部題准被災去歲三年六年考滿官員依例納米准令給由以備一時救荒又經通行去後今奏前因誠為有理除雲南等處地方為遠有司大小官員照舊本布政司給由外其浙江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府州縣等衙門今後有司大小官員三年六年考滿俱要依例赴部給由考覈驛遞等官在外者仍赴本布

政司給由係南直隸者赴南京吏部給由俱造牌冊繳部

查考北直隸者赴本部給由引

奏復職俱不許仍前一

稟納米以玷名節如遇地方災傷缺糧賑濟許令有司預

先別作措置或臨期多方區處如此則考課之法不致廢

弛而備荒之政不誤矣

嚴考察以勵庶官疏

王恕

看得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泰等奏稱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已經考察獨兩京各衙門五品以下官員年久未經考察其間才行可稱者固多而貪冒苟且者亦有要行兩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院公同各衙門堂上

掌印官從公逐一考察一節臣等切惟兩京堂上官并在外司府州縣官節經糾劾考察黜退惟兩京五品以下官委的年久未經考察不無賢否混淆誠如吳泰等所言合無准其所奏照依前例在京者本部會同都察院并公同各衙門堂上掌印官將五品以下見任帶俸并下憂公差養病省祭等項官員從公逐一考察除應幹公勤才行超卓者遇有內外相應員缺另行具奏擢用職業頗修操履不失者存留辦事外其餘差濫酷暴罷職老疾素行不謹并跡淺露者開具職名奏請定奪如考察不公仍將糾舉其被黜之人若有造言生事拾撿妄奏者治以

發遣為民仍行南京吏部會同兩京都察院等衙門

考察徑自具奏定奪其言要嚴立歲考之法在京

上掌印官及在外布按兩司并各府掌印官每遇年終各

將本衙門及僚屬官員廉貪能否勤惰得失緣由斟酌

確考語造冊三本一本奏繳一本送吏部一本送都察院

查照一節仰惟 國朝定制內外官員已有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之典外官又有朝 觀考察之例若再更立歲考之法不無事體紛更難准所擬合無仍照舊例通行在京在外前項衙門堂上掌印官如過所屬官員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日務要從公嚴加考覈所出考語亦要允協公

論不許循情虛應故事以致賢否混淆黜陟不當事發連坐以罪

議覆陳言疏

王恕

一查得本部欽奉 詔書并節次奏准考察官員事理俱行移巡撫按并布按二司等官將所屬守領等項官員嚴加訪察務在至公無私不許顛倒是非及遇所屬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之時務要從公嚴加考覈不許徇情虛應故事以致黜陟不公等因去後今鎮國將軍陽舉所屬巡撫巡按官考察官員下遺據該司開陳賢否以憑黜陟該司官與府州縣官豈無親故仇嫌以致考察不公黜陟不

疏

二

三

明要行各處巡撫巡按及布按二司官凡遇考績黜陟之時務要設法體訪陟其明而黜其幽一節其言有理深中時弊合無准其所言通行各處巡撫巡按并布按二司官今後凡遇所屬府州縣官或三年六年九年考覈或朝覲考察或保舉糾劾務各秉公心設法體訪得其賢否之實黜陟一陟必須允合輿論不許容情挾私以致是非顛倒黜陟不公人心不服責有攸歸一查得近該吏科給事中林廷玉題稱近年納粟監生數多彼既以財出身得官豈不拔本生民被其魚肉要預先立為上中下三等於臨選之時吏部出題嚴加考試以文理通暢者為上文理稍

通寫字端措非請客者為中不諳文理寫字粗拙請客者為下上中二等量其高下與科貢一體選用下等者填註衙門職名令其冠帶閑住行移國子監及天下學校省諭各生知會使知及時勉學毋致後日追悔本部看得所言有理合無依擬於臨選之時嚴加考試分為三等如前所擬選用及冠帶閑住及先行各生知會使知各加勉勵奮志進學以收後效題奉 聖旨准擬欽此除欽遵通行外今鎮國將軍陽舉又以為言緣有前項題 准事例見行未久若再更張非惟政體不一抑且人情不堪一看得鎮國將軍陽舉言各 王府輔導官不得其人要行巡撫巡按官不為常例通行考察年力精壯文理優長素行清白者存留老弱無為何諛不才者就便罷黜一節固為有理查得諸司職掌內開各 王府官不係常選任滿黜陟取自 上裁似難行今巡撫巡按官考察及查得先該 潘王奏稱各王府官中間有年踰七十者不敢告老致仕及年未七十或沾疾病等項願告致仕者俱照例加陞品級等因該本部議擬奏准已經通行去後其言要行選端謹有為之人以充厥職所言有理合無候各 王府長史等官有缺本部照例於教官之中詢訪推舉相應堪任之人照例銓補庶使輔導得人 宗支弼正矣

疏

二

三

所如老課議之在滯

惟本朝三年之期、觀天下布政按察諸司府州縣官
吏各齋潔知來由來朝本都察院衙查其所行事件有
未完報者當速勅考之以行勸懲近歲為因選調積滯設
法以疏通之輒憑巡按御史開具揭帖以進退天下官僚
不復稽其實績其罪狀立為老疾罷軟貪暴行不謹
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
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
之終然後黜降焉其有終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雖當
臨刑亦必復奏其愛惜人才而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

也至哉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為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
謹者充為無謂則是亦復容入改過遷善凡經書所謂改
過不吝過則勿憚改皆非矣夫入自幼至壯自壯至老其
所存所行安能事事盡善而無過舉哉不仕則已一獲外
任稍為人所憎疾則雖有頗閔之行有所不免矣切觀漢
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遣掾吏考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
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宋淳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咎者
坐被空文意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
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則加以空名如死後節惠之誦受
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齋恨况貪者未必暴暴

者未必貪老疾未必老疾罷軟素行不謹不知何所指名
又何以厭服其心哉宋韓億為執政每見天下諸路擔拾
官吏小過輒不憚曰天下太平聖主之心雖草不昆蟲皆
欲使之得所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下亦望
為京朝官奈何錮之於聖世嗚呼禁錮人於聖世固非大
平美事然使天下失職之人布滿郡縣亦豈朝廷之福
哉伊尹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當道君子尚慎思之

考課議

王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言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意今百官
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
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考陞官之法不守也即
行三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陞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
績者幾何人哉况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回勞費且
誤公務許令本處考覈處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
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復職待朝 覲定黜陟如
此朝 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財計

會計足國裕民疏

韓文

切惟因地制賦迺立國之大經堂入為出實理財之要道故禹貢承六府之脩而分土作貢成周以九賦斂財賄必以九式均節之降是而後漢唐盛世或度官量更以賦民租或計丁受田以立租調是皆能推本末之義以適歛散之宜者也洪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海宇疆理之盛遠過前代貢賦之制取準舊王不可尚已然洪武年間建都金陵當時供給之大南京為重各邊次之自永樂以來穴

蹕燕都其後供給之大京師為重南京次之而各邊又次之然洪武年間供給南京止於湖廣江西浙江應天寧國太平及蘇松常鎮等處而已供給各邊止於山西陝西河南山東北直隸等處而已今天下司府州除陝西山西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八布政司隆慶保安二州錢糧俱本處存留起運邊方備用內福建廣東止有起運京庫折糧銀兩其湖廣江西浙江蘇松常鎮廬鳳淮揚已供南京又供京師北直隸河南山東既供京師又供各邊則是昔之供億者一而今之供億者二昔之常賦甚簡而今之常賦甚繁然不特常賦之繁而已正統以前國家用

儉故凡百輸納皆不出常額之外自景泰至今供用日盛科需日增有司應上之求不得已往往於額外加徵派納如河南山東等處之添納邊糧浙江雲廣等處之添買香蠟皆先年所無者由是觀之則知今日國用之急民力之窮誠為可憂也雖然所可憂者不過據已往之用計近日之費耳若計近日之用以逆將來之費又有可憂者焉何則往時年豐歲登運河易達邊方無調發之久州縣無流徙之多有司得以籍先年之積制一歲之用或徙有以均無或用豐而補歉猶之可也今太倉無數年之積而冗食日加於前內帑缺見年之用而給費日伺於後征需已極

而郡縣早潦之不時輸送已窮而邊方請給之不已顧後瞻前朝不謀夕萬一他日河流少阻漕運遲悞邊郡有警軍餉空虛則京儲歲入三百七十萬之數固難符至邊餉四百萬兩之銀亦難集復加以數千里之水旱通行賤價連十數萬之軍旅皆欲餉給是時欲賦之民而民苦已極欲假之官而官裕已虛不知又將何所取給哉所謂又有可憂者此也臣猥以非才叨司國計值今天下倉庫空虛軍民疲憊晝夜思惟策無所施伏望 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 國家財賦需用之急必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乞勅重臣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

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銀庫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悞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蘇各邊方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少免轉輸之苦各運司塩課如何博採使邊警得備倉卒之用祿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為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為準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多少何以補助湖廣等處府州存留糧之是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釋種又

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庶於 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被其澤矣

清理糧儲積弊疏

叢蘭

照得戶部職掌天下財賦惟兩京倉庫差即中員外郎主事等官監督收放其次兩京水次如淮安徐州臨清德州四倉預備京儲并大同宣府遼東等處供給糧儲亦各委前項屬官監督收放其在外司府州縣存留稅糧有係供給郡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儀賓祿米等項不該本部屬官監理今山西布政司大同府原設大有倉廩四處其一在北其二在南其三在西其四在東南印同一類官有四員

本部因其積弊多端勅差即中一員鑄與關防令其專一總理軍儲屯種糧草其祿米等項於山西布政司原設倉番數內撥補備用內祿米每年或一次或二次支給其大同府知府係提調正官不分軍儲祿米等一例俱該通屬即中監臨關防出納禁革奸弊斯為正體近年以來巡撫官員多有擅將軍儲支作祿米并本府官吏俸糧司府官員將該管祿米俸銀等事置之度外若不相干夫以部屬官員管理司府之事甚非 朝廷設官初意况大同軍儲缺之奸弊不清即今大軍俱集勢難支絀那借主兵歲月糧儲供給軍兵猶至告乏豈宜不為設法以速儲弊乞勅

戶部行令山西布政司自崇化二十一年為始存番糧稅除親王例該本府自收外其餘王郡主鎮國將軍并儀賓祿米等項原該於有司倉庫支者逐一定擬如大同府專一於大有南倉收貯之項有司提調正官一城不拘幾倉出納俱要加意提調以無斯任司府州縣官敢有怠職以致祿米等項關支過時許巡撫官并即中嚴加究治即中等官敢有擅動軍儲本部即時奏究庶幾責任有歸外弊可革

資治策疏

王叔英

臣聞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寄以三事曰庶富教是也為

公若者將欲遂民之度必先有以富之既富然後可以
 教之今天下之民未甚庶未能從上之教者以富之道
 有未至焉耳富之道臣嘗讀大學而知之矣有曰生財
 有大道生之者寡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
 足矣是則平治天下之道實本於此臣竊觀之天下凡有
 害於此者亦頗知其畧矣恒產未制而貧富不均賦歛未
 平而田多荒廢此二者生之之本之害也軍卒有多餘之
 丁而惟務於工商僧道有污雜之衆而失力於耕稼民之
 務末者常勝而務本者常負此三者生之未衆之害也養
 兵太多而有徒食之軍冗食未汰而有素餐之員此二者
 用之未舒之害也官司役民或奪其時或盡其力此二者
 為之未疾之害也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民粟有可儲
 之時而不儲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此三者用之未舒
 之害也臣請得而詳言之古者井田之制一夫授田百畝
 故民生業均一後世井田既廢故民業不均至於後魏有
 均田之法北齊有永業之制唐有口分世業之田雖非先
 王之道然亦庶幾使民有恒產者自唐以後恒產之制不
 行富強無併至有田連阡陌者貧民無田可耕故往往租
 耕富民之田亦輸其收之半由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此
 恒產未制之害也古者田皆在官故什一之稅通乎天下

而賦歛以平後世旧有官民之分賦有輕重之異官既重
 繁而需於民者多故田之係於民者其賦不得不重惟係
 於官者其賦輕而亦有過於重者官民之田肥瘠不等則
 賦稅有差然或遺籍徇私以肥為瘠賦當輕而反重者往
 往有之若夫官田之賦雖比之民田為重而未必重於富
 民之租然輸之官倉道既遙勞費不少收納之際其弊
 更多故亦或有甚於輸富民之租者由是官民之田其入
 有可輸富民之餘而又有可酬其力者民然後可得而耕
 其不然者則民不可得而耕矣此賦歛未平之害是以田
 多荒蕪也斯二者豈非有害於生之之本乎古者兵出於
 農則兵固自耕而食者也今為兵者既不耕而食於農者
 多而又多餘丁不為商則為工是亦不耕而食於農者人
 之務末者衆而務本者寡實由於此此軍卒有多餘之丁
 可以裁減歸農而未裁減之故也古之為民者四曰士農
 工商而已後世益之以僧道而為民者六故務農者益寡
 况二氏之教本以清淨無為為宗而後世為其徒者多出
 避徭役而托於此又倚其教能使人尊奉有不耕而食不
 蚕而衣之利由是為之者衆往往食肉飲酒華衣美食肆
 欲營利無異於汚民是則於其本教既忍違之况可律之
 以聖人之教乎其人可耕稼而不耕稼乃托佛老以為生

無補於世道而有歎於風俗愚民不知彼之身已獲罪難免猶謂人之事彼者足以獲福且較已之衣食以奉之其惑世誣民甚矣昔唐高祖嘗議除之正以人之坐食者衆而資食者少實由於此此僧道有汚雜之衆可以省除助農而未省除之故也古者制民之法以農為本故常厚之以商賈為末故常抑之後世抑末之法猶存而厚本之法每病於費廣食衆不能行之故為商賈者益多於商賈獲利既厚而財貨有餘農民往往衣食不給反稱債於商賈况又有工藝之家男女或盡棄耕織不務而施奇技淫巧為服用之物以漁厚利徒多費工力而無益於實用農人

竭一家之力者或不足以當其一夫之獲積一歲之收者或不足以牟其一旦之售由是務末者恒有餘而務本者恒不足斯三者豈非有害於生之末業者乎古者天子六軍諸侯用兵不過三軍近世宋太祖定天下精兵不過二十萬十萬屯京師十萬屯外郡今京師之兵已十萬而在外郡者不知其幾以此推之今之兵過多而有徒食者可知矣天下賦歛之難平儲蓄之未豐實由於此昔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後世事漸繁密故官亦漸增然唐太宗省內外之官定制七百三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之賢足矣今內外大小之官數以萬計以此推之

今之官有冗員而多素餐者亦可知矣天下賦歛之難平儲蓄之難豐亦由於此斯二者非有害於食之末寡者乎古者用民歲不過三日然役之必於農隙之時後世事繁故徭役寢多唐太宗制租庸調之法歲不過役民二十日蓋由其能省事故也故其法至今稱之今天下有司役民無度四時不息由其不能省事故也至於民稀州縣人丁應役不給丁丁當差男丁有故役及婦人奈何而民不窮困乎蓋山州縣有應併省而不併省者其民既稀其役自繁是以民稠州縣雖不並其力亦奪其時以稀州縣既奪其力又奪其時斯二者豈非有害於食之末寡者乎古者

山林川澤與民共之而有厲禁是以斧斤以時入山林而材木不可勝用數罟不入洿池而魚鱉不竭後世之民困於徭役者多故其入山林不能限之以時急近利者衆故其入洿池多以數罟山是材木不給魚鱉不充此所謂土地有可養之物而不養者也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儲九年耕而有三年之積故雖有水旱之災而民無菜色後世賦重役多故民無餘蓄然漢宣帝時以歲數豐穀賤農人少利因置常平倉令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穀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至隋唐皆有義倉於收穫之後勸農出粟以防飢饉皆良法也今皆未行或有水旱之災何

以備之此所謂民粟有可蓄之時而不蓄者也古者制民之用宮室飲食器用衣服之制婚姻喪葬祭祀賓客之禮貴賤各有等差不得過侈而又無有釋老齋醮之設妖淫鬼神之祠故民無妄費而財用常足後世雖或有制而未必盡行故以庶民之賤苟富有財貨之家其居處服用之物與夫吉凶之禮擬於公侯者有之其貧無財貨者雖居處服用之物無以自給至有婚姻之事往往假借於人務為浮靡者有之及有親戚之喪亦窮竭家資設作齋醮者有之若病疾則訪之巫祝禱之淫祠苟乏祭物或竭已貲而致衣食窘乏者有之必舉債於人而致口虛而身窮者有之此所謂民用有可省之費而不省者也此三者豈非用之未舒之害耶凡此數者特其大略耳若其他則非臣之所能盡知而徧舉也 陛下誠能因臣之所知而益求其所未知明其為害則除之明其為利則興之將見富庶之效不數年而可致而教化之行不難矣

裁革冗食疏

張文

臣查得先年各處救荒事例有生員納粟者有三考納粟者有軍職納粟者有罪人納粟者有中納監糧者有給度僧道者有採辦礦課者有借債在京貴戚富室者各循例行之雖足以濟一時之急然利至而害亦隨所得不補所

失我 孝宗皇帝鄣行禁約蓋懼弊端之復起而於治體有不便耳然豈惟我 朝古之人有行之者考之前史可見雖以朱元晦之在浙東其救荒糴粟也請告身數百本乞度牒數百本彼豈不知名器不可假哉異端不可長哉國勢至此危急已極雖大賢君子亦無如之何也近日都御史楊一清等考及納粟之例太監秦文等微開礦課之端給事中徐忱謂禁例不必拘戶部亦謂成規不必泥雖不明言所以而其意實各有在矣臣等惟我 朝廷富有四海自 祖宗以來百五十年之積其帑藏之充前古莫及宜乎取之不窮用之不竭而一旦空乏遂至於此取之

州縣也而州縣困憊已極矣取之隣國也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孰為隣乎取之前各例也而有言其便者有言其不便者甲可乙否言人人殊誰適從哉夫總理財賦固戶曹之職而經制國用均之為大臣宰相事也 陛下固當內謀之諸老外責之九卿今日何道可以生財何術可以經國考古今之成迹何人可法按近日之故典何事可行或不棄陳言或兼收遺策俱要講求明白區畫停當雖意見各出不必雷同而事理重大所宜畫一旦沃焦捧漏之勢緩則事不及濟期以億萬之積不出數月之內庶供用有賴倉卒不至無辦矣然生財尤莫先於節用近年冗

食之費積聚至今固非一日頃來尤甚供億愈難陛下
 合勅吏部查冗官兵部查冗兵工部查冗匠禮部於光
 祿寺司禮監於內府各監局查理各項冗費命下戶
 部約祖宗以來官兵吏匠及每歲本部賦入之數酌取
 其中以為定制以十之七為經費而儲其三以備山陝各
 道兵荒非常之事此外如土木齋醮遊管是樂貴戚近幸
 無名之賞不經之費悉從裁節不致妄用情由禮約費從
 事省期以數歲積蓄有餘物力稍紓自然富強矣否則雖
 以泥沙為粟瓦礫為金物不削而用無節安得不乏古人
 有言國用盈虛在於節與不節不節雖盈必竭能節雖竭
 必盈此為至論伏乞 聖明留意焉

陳時宜以隆治道疏

楊燕

竊惟太常光祿三寺廚役所以備 郊廟之祭為奉 宮
 闈之膳羞賓饗四夷餽庫百司其職固不可缺太常寺原
 額一千五百名見在一千一百七十三名光祿寺原額六
 千八百餘名見在五十一百餘名雖於舊額未克而其數
 已不為少自正德以來因循日久奸弊漸生占用數多買
 閑例起膳夫為貪饕囊囊之具官庫充遊民聚養之資更
 和亨割之葦荒而操駕執七之人病矣且如尚膳監等處
 占用太常寺者一千四百七十餘名已去四分之一而神

宮監等處占用太常寺者七百一十餘名遂至三分之二
 應役不敷勢必濫收不已公廩浪費有識之士咸欲一振
 舉之而未能也茲幸 聖人在上百度惟貞 威斷大行
 近習斂畏于是廷臣目擊其弊屢有建白該部職方司數
 上其事節請施行茲者臣等奉 命從事悉心查理各官
 亦能仰承德意盡數退出事酌其繁簡之宜人均其勞逸
 之節造成執事文冊以為定式并將冒濫者革退占用者
 取回一時收政似為肅靖臣等又以為添立而後有司得
 以守其成令行而後奸人無以乘其弊諷勸未盡事宜
 條具上塵 睿覽乞 勅部議著之令甲永為遵守則天

疏議輯言卷之二

三

廚之冗食可以少節而天下民力亦少舒矣先是行人王
 禎奏曰臣伏讀 勅諭見 陛下祇悼災變不忍元元受
 愆引咎自責雖殷王之罪已周武之大齊不是過矣且猶
 深惟弊端詳察闕政顧 勅諭頒降謂守令之選未聞得
 人謂儲蓄之政未見實效謂軍功冒賞而負冤謂神祇有
 慢而雲民謂刑獄寬濫而無訴謂激揚報復而不公有一
 于此足傷和氣以招災殄然臣切思之彌天下之變當究
 所以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所以致治之本今日災
 變之作實由陰陽之不和陰陽之不和實由民生之不足
 生民之不足實由浮費之太多故耗竭民財以致是耳且

浮費之弊有三一曰裁抑無制二曰設置太冗三曰禁革無素此皆不在陛下之臨御而在武廟之積習不在陛下之經費而在冗食之虛糜臣請備陳其詳動戚甲第通衢連雲而在田客店布散畿輔其侵奪民利遺害多端內臣出鎮滿載囊橐而臺榭園林模倣內苑其藏私告訐動經百萬此則裁抑無制之弊也官吏太多而添設備買虛費廩祿不知幾倍於古工匠厨役醫卜技藝新增舊積又不知幾倍於古此皆設置太冗之弊也國初於異教私度者有禁於游惰者有懲今則釋老之徒日盛而募作之徒坐京師以冗食者不計億萬此則禁革無素之弊也

疏議輯略卷二

十三

以生民有限之財供此無涯之費無怪聚斂繁急民怨起而災變生矣苟欲救今日之災變而弊源不革何異於揚湯而止沸耶臣知雖欲擇守令以牧民天下之大豈無循良賦歛力役之期會惟辦事為急曷得以便民而停免雖欲廣儲蓄以賑濟郡縣之間縱有賦稅京糧邊儲之起運其存番無幾曷以為繼本而備禦至於重祭禮審軍功清冤獄公舉劾雖可彌災而回况未必如陛下所求者自今言之京師天下之根本也而冒功陞受夫豈盡革刑院天下之觀法也而立比附律致措有由觸數神求條陳毛舉如奢靡未盡掃蕩孤貧未盡蠲蠲群臣懷異見而不

和逐臣在摘籍而未復皆所以致陰陽之變及臣故曰彌天下之變當究致變之由圖天下之治當求致治之本也今日百姓凋弊已極非因循舊弊所能賑濟必朝廷為更化而後可矣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變非易常變古之謂變其弊政參酌損益以復祖宗之舊制以建經國之遠圖而已夫人情樂因循而憚改更畏任事而避浮議且恐弊政一更而浮費冗食之徒必多不悅先為架虛以眩惑陛下之聰明者其大本在陛下定聖志而獨斷于上其輔臣專圖任下下務求長治不為濫謀總計天下之財賦一歲所入者幾何孰計天下之庫祿一歲所出

疏議輯略卷二

十四

者幾何其官吏數兵數工匠諸役該用而不可缺者幾何嘉財而無益者幾何或量加裁減或全為禁革其注田非欽賜則給還本民其賦私係枉法則追徵入庫予以省冗員使官不必備吏惟足用文吏以賢否而為去留武弁以功罪而定升降藝略俱備者方許承襲量加管事而碌碌不速者仍使備操以待後釐其他以伴途于進者一切停罷則士各自厲職有增減庶可省十之二三矣予以銷冗兵擇其精銳汰其老弱內而京師團營禁兵特常教閱更番出戍其郡縣各處食派火壯之民兵以備城守於王畿之內蓄精兵一二萬以輔之則內無不重外之而邊陲鎮

聖屯聚士馬精強俱堪實用其緣邊所在招集士民之曉勇以為屯軍而又選文武才略之士為將以統之則外無不實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亦可省昔之少半矣僧道不放度而久將自息將食有所懲而驅集兩旬九無名之賞費不急之工作皆為浮費所當裁革規畫既詳立為經制頒之天下 勅諸有司命臺諫以糾察擇監司以舉行 陛下奮乾綱以昭懲勸信 命令以示遵守循吏奉法則賞以勸功繆吏謾令則罰所不宥終始惟一不少更改正人抑無併之弊減科派之繁以崇教導以課農桑歲之所省不下數十萬九年之耕必有三年之積由是愁嘆不作災變不生百姓獲豐阜之樂天下仰更化之治借使有小早之災盜賊夷狄之患蓄積多而備先其矣况濟之以鹽利益之以茶馬積之以常平又有以資餽餉助軍需不必發內帑之銀加估備雜外自有餘 陛下可高拱無虞矣賈誼曰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有餘以攻則克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招敵附近何為而不可致 陛下今日之治歟史稱漢文之富太倉之粟紅腐難食都鄙之錢貫朽不較求其所以致治惟本在恭儉 陛下恭已侔舜克儉類禹 天德之美遠過漢文而富庶之效未臻無乃浮冗之費未省耳此臣所以諄諄而陳于 陛下也

民財空虛疏

何塘

臣竊聞平天下之道在理財財用之盈虛係民生之休戚而國家之安危治亂從之古人有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去年陝西四川河南湖廣山東山西等處凶荒王府祿米軍士月糧多有欠缺無從處補軍民人等餓死數多無從賑濟則是在官在民之財皆空虛不足矣夫民財不足則樂歲不免於凍餒而凶年必至於死亡凍餒死亡之憂迫於中而剝削差科之患苦於外窮理極盜賊必起此蓋 宗社之憂非小利害也臣猥以迂疎備員台部叨有理財之責竊計在官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有四宗室日蕃武職日濫冗食太多冗費太廣是也而徵納逋欠之弊則又在其外焉在民之財所以空虛不足者其弊亦有四官吏剝削差科繁重風俗奢僭生齒蕃多是也除在官之財不足四弊先已具題外其在民之財不足四弊臣謹開陳以聞傳稱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也蓋官吏貪賂必剝削小民小民窮困不堪小則為盜大則作亂而國家之治敗矣我 太祖高皇帝起自民間深知其弊故立國之初痛懲貪賂官吏甚者即行誅殺以快小民之心既製為大誥省貪錄諸書以戒諭之又定為官吏受枉訟賊滿貫罪絞之律以戒懼之是以當時官

吏畏恣小民得安晚午因見恣令已行貪風已革乃於洪武三十年定官吏受賄滿貫者為雜犯罪死准其收贖蓋不忍以財物之故傷人性命此 聖祖寬恤之仁也奈何官吏不體 聖祖之心漸起貪賂之習積至正德年間其弊極矣官以賂陞罪以賂免輦轂之下賄賂公行郡縣之間誅求無忌小民受害殆不忍言百姓困窮盜賊遂起國家之事幾至大敗臣不勝憂忿於正德六年奏言先欲勅諭大臣令其守廉奉恣以倡百官次欲將貪贓害民官員凡犯取受入已賄滿貫以上俱籍沒家產輕則為民重則充軍軍職犯賤一體歸斷所冀恣令嚴明則貪官知懼民

疏議輯略卷之二

七

一

五

者不同是安可過為姑息而不加重治哉夫貪官之所愛者財耳若止去其官不奪其財彼猶不失其富既不知耻豈肯改行若籍沒之恣行則雖不問以死罪彼慮其失其原有之財必知警懼則貪風庶乎可革矣傳稱時使薄斂以勸百姓為天下國家經常之道蓋為治不能不使民但使之以時而不竭其力斯可矣不能不取民但斂之以薄而不匱其財斯可矣仰惟國朝使民之法除里甲正辦外如糧長解戶馬頭船頭舖夫水夫馬夫祇候弓兵皂隸門禁厨斗之數無所不役固已多矣近年以來常役之外雜派紛紛而出如斫柴擡柴脩河脩倉運料接運站夫舖夫

疏議輯略卷之二

一八

一

五

困可蘇國家可保耳當時論者皆謂臣言苛刻難以施行臣竊謂責人以難能之事則才知有限不可勉强若一罪加罪則誠為苛刻至於貪與不貪則在乎肯與不肯非有甚高難能之事實彼奪民財而恣乃籍沒其財情恣似乎相對且未嘗傷其性命似未為苛刻論者之意不過謂士君子辛苦仕途有所取受亦是常情罪以籍沒似可矜憫臣竊聞宋范文正公當道遇不才監司一筆勾之富鄭公曰公但知一筆勾不知一家哭矣范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諾哭耶富公亦嘗與時賢者其言亦近於厚但其所見之公私大小則迥范公遠矣况官吏貪賂與其他不才悞事

日不行者貼工食銀一錢二分南方以田起夫者則每田
百畝作人一丁計數編夫俱准前例或本處工多夫少如
其工可緩者令挨年次第舉行不可緩者令將鄰近州縣
夫通融協濟大治遠者出銀近者出力或民自赴工不願
出銀者聽從其便如本處及鄰近通無工者則寬以與民
至於雜派物料亦宜仍照 國初舊例係遠方州縣產者
或令稅糧折納或以該徵錢課錢收買差人解送係
京師近地產者則以各處稅課錢收買不必坐派
其不急物料量需裁減如此則民財少者民困可蘇而國
家之治可保之無窮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十九

稱履以辨上下定民志蓋用度者侈則財必傷上下不
辨則民志不定此必然之理為治者所當念也我 太祖
高皇帝開國之初凡官民房屋衣服器皿之類定有制度
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違者治罪甚至處死籍沒立法甚
嚴彼時百姓初脫亂離之苦凡百用度取給而止奢侈甚
少今承平既久風俗日侈起自貴近之臣延及富家之民
一切皆以奢侈相尚上下之分蕩然不知風俗既成民心
遂或至使婚姻喪葬會葬贈之禮竭力營辦甚至稱僕
之官府習於見聞通無禁約殊不知風俗奢侈不止耗
民之財且可亂民之志蓋風俗既以奢樁相誇則官吏俸

祿之所入小民農商之所獲各亦不多豈能足用故官吏
則務為貪饕小民則務為欺奪由是推之則奢侈一事實
生衆弊蓋耗民財之根本也宜令禮部查照 祖宗舊制
再行申明定為制度通行禁止違者各治以罪違法之物
追沒入官其該管官員不管理者即以不職罷黜臣又聞
京師四方之極君身萬化之源故化行自上法行自迤伏
望 皇上敦行節儉為天下先嚴戒內外官員節用惜福
不許過為奢僭以壞風俗違者一體罰治如此則民財不
耗民志不惑而 國家以禮教民之治庶可成矣昔孔子
適衛嘗有富庶之論蓋庶而不富則民生不遂治功不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三

國初亂離初定人民鮮少土地所生之物供養有餘承平
既久生齒蕃多而土地所生之物無所增益則供養自然
不足今惟有盡辟地利以資生養添尚可方今地窄之
處貧民至無地可耕而江北山東等處荒田彌望近口臣
下建言欲命官勸農開墾荒地其意亦皆在此但召集開
地之人類多貧難不能自給久荒之處人稀地僻新集之
民既無室廬可居又無親戚可依又無農具種子可用故
往往不能安居樂業輒復轉徙雖設有勸農之官終無成
效臣愚以為設官勸農非假以事權則無以使之行其志
非齊以賞罰則不能使之盡其心宜勅該部選擇通知農

務之士授以按察之官賜以勅書令其各務本處丁多田少或招集外處流徙失業或起取狹鄉無地之人凡室廬農器種子賑給俱動支官錢處置仍兼管詞訟所收紙贖聽其支用至分行催督許令設立老人管理從便賞勞三年之後地已成熟毋收科米五升以補逃移通欠糧額官量陞轉仍留勸農六年之後農功大成超與陞授否者量行責降仍通行州縣官凡有荒地各令放民開辟三年之問地辟而糧完者考以稱職否者考以不職如此則官肯盡心民肯盡力地利盡發非惟生齒之蕃得有所養而公家之用亦有所資矣

計處地方疏

唐龍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今寧賊宸濠志窮荒度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或用勢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准折或妄抄收中人家一遭其毒即無棲身之所上農之田一中其姦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以杜人言私置簿籍用增稅額利歸一已害及萬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繪該科道等官交章與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占官

民田產動以萬計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由產皆奪諸百姓者也又曰占奪由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憫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昭如日星 國信不移堅如金石頃者宸濠既敗一應田地山塘房屋俱抄沒造報矣但查勘之時業主多因驚散上司急欲了事依契濶查占買未分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人猶抱失荼之恨澤未下究怨徒上歸况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故兵馬之後瓦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萊漸長兼以勢豪奸徒有私竊之計開埋沒之端其在南昌新建與惡同慶受害獨深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園雖已破殘者未蘇

查得二縣額派兇軍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准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 奏寬免未奉停徵民納不前官宜為處然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糧併於司庫今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掠繼因軍餉動支萬一變生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求萬斗糧亦不能辦且省城各門城樓窩鋪及諸司衙門先為王府占據多屬踰隘近因水災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因陋就簡誠一時之不可廢者也乞 勅該部速為處分上恤公家之所急下濟萬民之所需則庶乎財聚而民安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三

賦役

分別地土疏

彭韶

伏聞為臣以不欺為本慮事以大體為先昔孟嘗君使馮驩收債於薛驩以賜諸民漢景帝遣田叔按梁事還悉去獄辭計二人之心豈不欲以順事為恭哉顧以大體所在不敢苟從是乃所以為恭也且以真定言之真定在堯舜時為冀州之域其賦為第一等或雜出第二等說者以為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蓋以其地有間一歲一收者有間二歲一收者所以賦有不同則是未嘗遂定賦而一

必兼數畝之地明矣我太祖皇帝於洪武二十八年戶部官節奉 聖旨百姓供給繁勞已有年矣山東河南民人除已入額田地照舊徵科外新開荒的田地不問多少未遠不要起科有氣力的儘他種宣德六年本部官又奏北京八府供給尤多欽蒙 宣宗皇帝准令照例是祖宗之心即堯舜之心也以此真定府所屬武強等縣新開地土不曾增科至天順二年太監韓諒奏討武強縣踏勘得無糧地五百一頃三十五畝蒙 英宗皇帝欽撥一百頃與韓諒外有四百餘頃仍舊與民耕種不曾科糧是英宗皇帝之心即 祖宗之心也後因廣寧侯家人劉聰

等累年攬擾民間方將前地并韓諒地還官減輕起科誠出無奈或又奏求前地有司不能明白敷奏再量出無糧地七十餘頃蓋其地間有多餘故也然地雖間有勢難盡量臣頃者親詣本縣見其地有高阜者有低窪者有平坦硠薄者天時不同地利亦異九旱則低處得過而高處全無水澇則高處或可而低處不熟沿河者流徙不常薄者數年一收截長補短取彼益此必須數畝之地僅得一畝之入是以堯舜行錯法於前我 祖宗許開種於後良為此也即今彼處人民追賠馬疋起運糧草砍柴人夫京班皂隸等項一年約有數般差役以致丁皆受役之人歲

無空閑之日所深賴者顧戀地業盡力耕種以取給朝夕而已今若一畝只量與一畝餘皆奪為閑地則仰事俯育且無所資其餘糧差何暇復計臣知其非死則徒耳自古立國皆重根本今真定近在畿內理宜加厚此臣等所謂不可盡量者也而戚里功臣之家錦衣美食與國成休但能存心忠孝自然富貴兩全奚待與民爭粒食之利哉况聖朝小世無疆法當垂後地土有限而求者務多亦恐終不能有所應也伏望 陛下遠以堯舜為心近以 祖宗先帝為法所有當養之新地 聖恩區處外其他地畝乞特憫其祖宗開種艱難念其子孫衣食所托量加寬恤庶幾

民間知有生之樂沐浴太平歌頌極則本固邦寧而臣亦咸休無窮矣

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桂萼

臣惟古之聖王書井授地度民而取之後世井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愛之實心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為也太祖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無遺憾矣然法久廢墜人莫皆知遂至經理失宜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乃者天啟皇上憂勞小民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振舉舊典正臣下所當竭力贊襄者也臣自筮仕以來周

疏議輯略卷三

二

三

二

流三縣與百姓同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賴而取民之制并不復備以致貧富懸絕將何以為民父母也切嘗考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嘗得二三遠近之民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驚空言之也惟聖明擇焉一曰分豁災傷田租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為之分豁也但為國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米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

就厥支運以補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逐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爲開豁天下災傷之數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爲災不及分數例不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怪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請以各關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候之銀或別作區處如英宗初年行勘分之例發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使水次有取

疏議輯略卷三

二

四

二

去處趁熟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兩得也今不知出此臣見有司督運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爲盜無力者流移歲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一曰分豁里甲官銀臣按戶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科派者雖其報難尚有所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戶類有役占又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或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爲之區畫凡官中無礙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

派於民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出
舊矣子何苦如此臣曰子為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優免
人戶所以克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知縣不
知此苦也是年豁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治武康後至
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實而差役有歸矣
所謂有人此有土此有財之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
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此則非畫為定法不可守也
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
今不易蓋以一切差累不分有無從占隨田徵收而里甲
科派無復克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

也臣嘗建言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倉官之贖物
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為救時之
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
而勤趨農桑之事矣此分豁官銀不可不急講求者也夫
二者既為除豁則天下之民皆力本之農而不患於食不
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強矣兵既強則不患於邊境
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貫之道也若不達乎此則支
東傾西終未有善治之期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糧
不均之患又有不可以不講者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
之異今直隸河南州縣以社分里甲猶江西湖廣等處州

縣以村分里甲也 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處
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新地頃
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社地謂之
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方之糧有輕則重
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
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科則其異又以天下各州縣
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客作
田租為租謂之官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辨驗致重糧人戶
盡逃獨累里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
則在大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 皇上整矩之道通於天

下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
例官為一則民為一則申府已而該府七州縣通行奏准
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莫不欲取法
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
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該府八縣莫不效
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
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
官豪之家阻之故也所以阻之者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
享廣畝之社地不肯為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
得獨出輕則之田糧不肯為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有

志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實緣多方
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
可也夫大臣固當熟議尤在 皇上獨斷而已昔禹思天
下有溺者若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若已饑之伊尹思
天下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自古聖
君賢臣憂道愛民之心也三代以降此道不復聞矣臣乃
今身親見之而不能出一謀發一慮以備采擇實為有負
此臣所以夙夜不能自安者也過不自量畧述所以嘗試
於民者如此至於備考古今會計之法以經理國用斟酌
近世常平之制以給足農民及求所以復 太祖之法以
親宗族定戶籍之制以正版圖尚當次第陳之

均田役疏

唐龍

切照 國初計畝成賦縣有定額歲有常征故糧均而民
不稱病焉夫何江西有等巨室平時置買田產遇造冊時
賄行里書有飛洒見在人戶者名為活洒有暗藏逃絕戶
內者名為死寄有花分子戶不落戶限者名為時時帶管
有留在賣戶全不過割者有過割一二名為包納者有全
過割者不歸本戶有推無收有總無撤名為懸掛回者
有暗襲京官方齒進士舉人脚色棍作寄庄者在冊不過
紙上之桑在戶尤皆空中之影以致圖之虛以數十計都

之虛以數百計縣之虛以數千萬計通年派糧編差無所
歸者俱令小戶陪償小戶逃絕令里長長逃絕令糧長
糧長買累之文亦皆歸於逃且絕而已由是流移載道死
亡相枕戶口耗矣由是鼠狗竊發劫掠公行盜賊與矣由
是爭鬪不息訐訐日滋獄訟繁矣大抵此弊惟江西為甚
江西惟吉安為甚臨江次之故凡人遇僉當糧長大小對
泣親戚相吊民間至有寧充軍毋充糧長之謠臣自到地
方痛心切齒嘗立清理之法雖未全收釐革之功亦皆稍
有規正之漸大抵利者人之所欲也利多則樂趨法者人
之所畏也法輕則步犯臣伏覩律例一款欺隱田糧罪止

滿杖其田入官所欺稅糧依數徵納若詭寄影射并受寄
者罪如之其田改正各鄉書手飛走稅糧二百石以上問
發邊衛充軍夫前項不法之徒但知收租不知納糧前項
里書但顧圖財不顧壞法皆姦民之首也今則罪止於杖
得照常發落所以不可禁也乞令守巡官各分詣地方嚴
督州縣掌印官將境內飛跪田糧酌量弊深者挨田丈糧
輕者挨戶清理各秉實心任難勿憚凡所丈量清理究首
尾之因度廣狹之則定高下之科分肥沃瘠瘠之等均崩
淤開墾之數各將原糧填入原田付歸原戶使圖總都總
縣總每圖令造流水冊各十本每甲各收一本每縣造大

流水冊各四本解南京後湖各一本布政司并該府州縣收架各一本以後因戶推田因糧編差戶與田有一定之額糧與差無兩閃之患庶幾弊革利興一勞永佚賦役自此可充戶口自此可復息盜止訟未必無少補焉

役法議

李堂

國家役法掌於戶部曰戶役曰賦役曰差役此古今通行之常制也曰兵曰工非農之分乎士無世業儒不立戶侶四民而齊商賈亦戶役爾始用差役而今則差役為多以貧富之分皆從其便爾蓋官之役於民也久矣自中禁外府以統屬萬國諸司并史胥卒隸祇直與軍廚傳牧園名

日繁而驅日迫承奉 詔旨劄檄督促不已焉甚至緇黃之濫宮闈之私伶優之賤徧滿城市山林不受役而思役於民民力其能少息哉夫士之仕凡以為民而已既受直食力於人則約已勸廉循舊制節新條以省浮冗之費公此心以處已處人必有定見矣姑即一事論之如官為造墳文武一制近世中官視武職大臣而為之 朝廷慮其繁鉅也累頒減省之條然倍蓰之以什一為千百者亦為尤也弘治間堂承乏部屬請允英國奏條而數乃定及承乏應天身任徵發乃援例陳乞為一體蓋以民竭東南而殊陵凋弊為尤或寬一日之迫切也噫孰知受減者不以

為然而承制者每涉于畏且私何哉由是觀之則士費之大侈坊表之過崇與從之踰制毋恠乎有加而無已也區區有司恒議之末矣足云哉

貢賦議

胡世寧

三代而下取民之制莫善於唐之租庸調以其民有常產而國有常賦也至於歲貢之物出於州府所市其價視絹之上下無過五十疋有加則酌以代租賦太宗又詔當用所產克送實不許踰境外求考其所貢不過藥物食用真得古人投田制賦任土作貢之義後經離亂戶口消耗田不常授而丁賦日重人被藩鎮剝削貢賦無藝民不能堪

楊炎因而奏立兩稅之法雖一時區處節目或有未周要亦當時救弊之宜不可少也嗣是立國者不能當乎定之初復古投田之制誠為可惜若當中華民生日繁民俗既定之後而欲驟變兩稅復古投田誠非易事也但今日賦之弊江南等則多端而里行飛走之弊繁瑣難革其間有等重租官田或因前代舊額或係國初籍沒小民肆力耕種不足辨糧事窮勢迫多作民田出賣遺糧在戶陪納不敷多致逃竄舊累里甲攤稅之苦如唐李渤所言者江北近京之地則富強之家開墾田土多不認糧惟小民原額舊田始有糧稅至於畝數所在闊狹亦甚不同有此不均

致民貧者愈貧而漸致逃亡不能出賦富者愈富而日肆
兼併不肯加賦識者謂宜立權時救弊之法通行天下田
畝各以本州縣為率而均一其稅不必更分多則其田數
廣狹不均亦宜各縣丈量而均一之其若北方土曠收薄
之處及南方或有邊江沙磧山岡易旱之鄉則宜做占人
上田一夫百畝中田二百畝下田三百畝之意而量寬其
畝或令加半或令倍折亦不為過至於朝廷歲祀燕賞
服食器用之物不可缺者計每歲山澤關市之征足用外
餘則均派州縣仍照戶計資令里甲出銀而市貢之然既
當論土地出產而不可取有丁無責多於少又當論道里
遠近而不可捨近求遠捨易求難至於額外無名之科索
及中使得預因而詐害之弊又宜痛革之則貢賦有常而
民困得甦矣或以田賦舊額變更為嫌者查得宋樂十三
年勅諭許令官田拋荒無人肯佃者照依民例起科又
查得蘇州官田原額尤重宣德年間曾因知府况瑩之奏
而量為減輕是皆不以舊制為拘也况今不議減而議均
有何不可昔在五代吳越王時江南之田畝稅三斗宋太
宗後因王求之言以為稅一斗天下遍法舉人減輕故
宋民感其恩德雖以南渡衰弱之後而猶為之力耕血戰
以抗強虜而立社稷者百數十年豈有今日聖明在上

而宋太宗之事不可為耶在昔聖王行仁政必以均貧富
分井授田為急後世井田之制有難猝行而因議為均田
限田之法今均田限田亦難驟行而惟均其田賦又何不
可之有况貧戶逃竄糧累無干之里甲又孰若均派有田
之家分納為當也然此事廷臣皆知無肯言者蓋因富民
糧輕之家多係朝士親識而各人為國之心不勝其私黨
之念故也况此均派之法富民增賦無幾而貧戶得減數
多是私怨之人不勝感戴之衆亦何憚而不為之哉

黃冊疏

楊廉

初樂州知州潘齡建言欲抄後湖黃冊軍籍以便清軍兵
部轉行南京戶部令與臣及管冊官計議是蓋以版圖重
事而欲博采輿論也既而戶部議以抄冊便臣議以抄冊
不便甲可乙否訖無適從夫以為抄冊便者不過謂天下
司府州縣多無年籍一至清軍之時祇憑里胥供報甚至
輒赴後湖查冊中間不無徃復之勞豈若將後湖之冊抄
其軍籍俾在在有之而用以清軍之為便哉此則該部之
說與潘齡所見畧同也然臣以為此說若行不惟無益於
事而且有意外之患仰惟祖宗舊例藏冊後湖法禁嚴
重不許諸人窺伺其深謀遠慮固非一端至於今日各處
遠年之冊多無而軍民戶籍大勢不敢紊亂者誠懼冊籍

之獨全於後湖也今一旦其抄勝使人測知後湖之虛實則戶籍之紊亂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向使後湖之冊全則抄之猶可但見今如末樂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一二洪武年間之冊已不全十之四五如此而暴之天下使人知其弊其累之無冊則向之所懼者至是有不足懼矣將見以民為軍者得以肆其告訐而脫軍作民者往往遂其奸計百年之籍由此紛然而不定矣此臣所謂意外之患者也至若人之脫軍作民者其名字定是改換其都圖多是飛出若止據軍戶執以清軍則其人汝祖也彼將曰我自有祖名字不同也其籍汝籍也彼將曰我自有籍軍戶不同也都圖不同也若是果何以辨之辨之之術須從其民戶而查之假如人之先誠於洪武二十四年脫軍則二十四年戶為新立矣誠於末樂元年脫軍則元年戶為新立矣而又查其田糧自何而推收則或軍或民斷不失矣他而名字之不同都圖之有異不論也臣在湖管冊凡遇各處來查軍民戶籍悉以此法行之妄謂必得明白今若止抄黃冊軍籍果將何所憑而以為清軍哉此臣所謂無益者是也臣又省得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黃冊軍匠里甲根源所在實冊之祖存莫存於後湖而為天下之所必查而二年冊庫每年止有十七間其次如末樂元年

之冊亦為切要而是年冊庫止有十餘間較之末樂十年以後冊庫每年三十間大約少去一半以致數年之冊堆滿庫內每遇晒晾揭查最為不便為今之計宜添洪武等年永樂元年冊庫以足三十間之數務使數年之冊稀駕薄堆則晒晾揭查二者俱使自然可以閱歷又遠矣否則所謂冊之祖者日就損壞非臣之所忍言也

元史卷一百一十三

二

四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四



征權

軍民利病疏

孫原貞

欽惟 皇上即位以來德尚寬仁政從簡易言路以通治道任賢才以隆治功期年之間與天下相安於無事民心大悅臣以庸才亦蒙甄拔方面之寄夙夜戰兢思無補稱謹以軍民利病等事條陳自揆學本迂疎識不達於大體言雖瑣細事有切於下情少垂採擇庶補涖涖惟京邊之所需者草束也然徵收之實多出民間洪武年間每糧一石五十該草一束於附近場分交納今該八十一束

已倍其徵又多京場交納夫草束萬數動如山積舟車莫能遠運而里役徵收只得往折布絹等物赴京買納名為輕齋實則重歛及至收買或遇旱澇草必價增貨物不售無計輸納則必復還重徵多致逋負有司受遲悞之罪里役催杖併之苦積歲不完惟冀蠲免民艱若此深可憂也伏乞於河間大名二府附近水次設置馬坊草場其鄭壩等處收養馬匹量存 大馬備用之數其餘馬匹并續到進貢等馬俱送二處又於武驤左等四衛分撥官軍以為牧養量撥草束料豆河南於大名山東於河間各草場送納實為民便至若北京儲積漕運實重而水利為急然有

未嘗至其地審其勢但知利而不計其害聞其便而不悉其難者矣如金龍口接黃河水遠張秋以入運河先曾淤塞永樂年間用軍夫十有餘萬開挑遂至不淤自後一淤一濬軍夫勞役未有寧息無以歲時荒歉流徙相望今欲興此大工未免一槩動眾且河口土不堅實河底沙泥深陷難以開深黃河水勢更改不常易於淤塞况漕運河內淺處尤在濟寧一帶若踰濟寧至張秋則下流亦易達矣乞將所用軍夫只於見在數內撥取此外逃戶暫為蘇息則斯民可少甦矣然貧民固所當甦而富民亦所當重永樂年間營造北京於浙江江西直隸蘇松等府起取富戶

發順天府大興宛平三縣定安德勝二關住坐當差其有在逃物故者多行移原籍勾補夫以數千里外之人民困於科差之繁重逃亡固其所也但官吏汚濫為弊多端在逃者容隱不報而捏故回申病故者遷延不補而多方賣放以致富戶久缺勘合不完欽奉詔書但宣德十年正月初十日以後官吏人等犯罪克軍止終本身切詳此等人犯到衛不係勾丁亦克軍役人數當緣開住者有之捏故脫免者有之虛編軍伍不得實用乞 勅法司將例該克軍人犯有係官吏及糧長大戶堪克富戶者起發安定德勝二關終身克富戶辦納糧差候補富戶數足仍當依例

發遣其原僉富戶先今病故者悉免僉補庶為民便至於
商稅雖為國課所資而多方併取又不可不為之禁蓋以
各處商人及在外公差等役所帶貨物克為踞費所在如
張家灣宣課司攔稅亦不為過但巡攔生事或循私縱放
者有之或容情隨數納鈔者有之或勒令卸車搜檢箱籠
者有之或高估貨物價值多收鈔貫者有之或因而被盜
失所者有之或於小站攔稅者有之又或致無賴之徒詐
稱索勒者亦有之其在蘆溝橋亦然今復至文明等衙門
宣課司上納課程是則兩征其稅不亦重為困苦乞擬
與販商賣易者即於所在抽稅其經過進京者不得攔
阻止於文明等衙門宣課司查驗應稅者稅之則亦庶乎
柔遠之一端也若彼此交徵必欲盡得其課則臣以為古
者關市譏而不征非聖朝所宜有也

茶法議

楊士奇

茶之出入資引以照其批驗茶引所則在應天常州浙江
杭州三府今前項退引累催不繳其故蓋因批驗所不置
簿籍附寫茶商姓名貫址或不照茶商號引聽其冒名開
報或將引由賣與嗜利之徒齎赴產茶地方轉相貿易如
此欲得的確名籍追繳退引難矣况茶貨出山所經官司
既不從公盤詰又不依例批驗縱有夾帶斤重多是受財

賣放彼何畏憚而不停藏舊引影射私茶或又如南直隸
之常州廬州池州徽州浙江之湖州嚴州衢州紹興江西
之南昌饒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廣之武昌齊慶長沙荊州
四川之成都保寧重慶夔州嘉定瀘州雅州等府俱係產
茶地方相去前三批驗所遠者數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
若照引內條例聽茶商徑赴產茶府州納課買引照茶於
人為使理必樂從誰肯不買引由公犯茶禁今却令茶商
皆來此三所買引路途遠往不便款其一遵依不
作前弊亦難矣

議處鹽法利弊以裨國用疏

章懋

臣聞鹽之為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
為物雖微其利甚博然而慮夏之時不過以鹽充貢未嘗
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未嘗不同利於民自
齊相管仲而鹽筴始征漢用蔡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
夫流無所不至矣臣嘗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
者數事一曰存恤灶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亦資人力
海濱之民以前鹽為茶者謂之灶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
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卑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
辦不前課入不敷出轉輸之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
銷蝕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輕其歲

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稍可存濟其有下力衆多家
道設富為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
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即將圖內丁糧高
大者折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灶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
折戶充役照可辦課以補灶籍絕皆免雜稅均徭則差
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以掣下
餘鹽行令各縣赴司關領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
償民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
鹽鈔又改鹽糧惟市民仍舊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
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
則鄉民之困苦尤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為大
幸矣或不能即改亦宜如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
受與分之賜亦為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
險遠兵餉不克而糧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給引
垣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稟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為良
法近來每遇開辦之時權豪之家跪名請托占窩轉賣商
人不求於彼無窮申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克而國家
失利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愒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
望聖嚴前例有犯必誅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
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受鹽亦宜出外平賣利亦

厚矣乃於正數之外賄求場官任意加重煎鹽之後運入
江船復行夾帶至於經過則又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
照引截角徑自越關隨在發賣及其已賣不即繳引仍將
前引影射私鹽往復數次多取價利以致載鹽船戶亦相
效尤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豫防者也五曰禁治鹽
徒夫鹽商之夾帶影射固私鹽也其有肩挑步擔而沿街
貨賣亦私鹽也又有座缸缸水夫灶戶之屬隨其所止
擅載官員肆行收買者亦私鹽也民販既難悉禁官載不
敢盤問以此私鹽盛行官鹽阻壅然皆所得不多為害亦
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為矣惟有一種無賴之徒十五為
群出沒江上滿載私鹽沿江貨賣有不肯者則將私鹽丟
入缸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浮游之際遇有客商遭風及
孤艇無侶者即便擁眾登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
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被傷及至奪其所有乃復飄然長
逝江面闊遠頃刻之間失其所在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
有艇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艇行太早天色未明皆被劫奪
此等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
巢元末之張士誠是已不可不早為之所凡此數事皆為
國之要務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是哉

進鹽場圖詳疏

鈔詔

自古聖帝明王莫不以稼穡艱難為念忠臣賢士亦莫不以敷陳民事為先故有書函風無逸以進者有進農桑耕織圖者有獻流民圖者要之但于深宮之中寓目動心不至視民如草芥矣然庶民之中灶戶尤苦惜乎古今未有圖詠臣近履塩場始識其繁海塩煎熬全資灶戶雖有等分茶產蕩然糧食不克安息無所不克預借他人所得課餘悉還債主艱苦難以言盡小屋數椽不敵風雨粗粟糲飯不能飽餐此居食之苦也山蕩渺漫人偷物踐欲守無人守無入此苦新之苦也晒淋之時舉家登場刮泥吸海午汗如雨隆寒死骨亦必為之此淋瀝之苦也煎煮之

特燒灼薰蒸蓬頭垢面不似人形酷暑如湯亦不敢離此煎辦之苦也寒暑陰晴日有課程前者未足後者復來此徵塩之苦也客商到場無塩抵價百端逼辱舉家憂惶此陪塩之苦也疾病死喪尤不能堪逃亡則身口飄零復荼則家計蕩盡去往兩難安生無計所宜加意矜念遇事寬恤彼將感動忻慰雖困極無復恨矣臣今將兩浙塩場景物事情略分八節各繪為圖每圖各述以詩裝冊上進庶幾目擊貧灶之迹臣不勝萬幸之至

塩法疏

何孟春

臣過靈州花馬池得聞二池之塩自來不費人力煎熬

秋晴暖水面皚皚如雲如霜隨取隨足而今課仍舊額傷於狹矣又警昌府漳西二縣亦有塩池額課御史王愷要發泚河岷州折銀易馬其河西鎮番衛鎮夷所有塩池而無額課除鎮夷塩池該驛公用外鎮番境內外塩池數多獨無可資於官者乎臣愚乞勅揚一清即其已效廣為求圖前項塩池若是計引重煩不如增額為便即行計量近年給引之數斟酌時中之額於兩物乾際之間制多寡蘇縮之節大約可增至十萬引引塩既定可計課銀每一百引得銀二十五兩不問客商上著納銀二十五兩者得引百道課銀一年當不下二三萬兩如遇各邊缺馬給發買

疏議輯畧卷內

八

補鞏昌鎮番地方塩池應否照此定奪其餘河階狄道魚河等處土塩小塩各加禁約不許興販致壞課程敢有權門勢族撓越依律治罪朕國用益充邊軍可無缺馬也

請行轉般法議

丘濬

今兩京運道所經凡三運司准塩在南滄塩在北山東之塩居其中往時會通之河未開水陸分隔各自通商給民今則一水可通惟令三處之塩價值各有低昂中納各有等則而惟淮塩之價最高殆居其倍山東之塩抵河頗遠惟滄塩近河而價最廉臣請行宋人轉般之法遇有官軍運糧空船南回道經滄州每船量給與官塩每引量與脚

價俾其運至揚州河下官爲建倉於兩岸委官照數收貯原數不虧然後給與脚錢少有虧損即與折算如此則官得倍稱之息軍得順回之利積蓄既多乃令通籌累年客商所中常股存積等塩共該若干依次給與見塩不出一二年間支給完足然後行臣向所陳官給牢盆民自煎煮之策此後又乞於河間沿海一帶出塩去處不分民丁窳戶皆許其私煮既已成塩具數赴官告賣量爲定價給與見錢陰雨之時則或加或倍有私賣及買者皆抵以私塩之罪其錢乞於內帑豫借待成效之後算還年年存積歲歲轉般積之既多遇有急用即出榜定直召商於所用之

東談輯覽卷十四

九

地或出糧芻或輸金帛付以執照定以倉分俾其親詣其所即給以見塩於行塩地方發賣如此比之舊法當得倍利非惟得以足今日之用亦可以銷他日之患也

塩法議

王瓊

諸司職掌有云凡遇開中塩糧務量彼處米價貴賤及道路遠近險易具奏出榜召商中納成憲昭布不可變也天順以前惟戶部召商納糧草於邊耳成化中始有各運司納銀之例弘治元年校尉胡餘慶請如舊例議未及行厥後開賣滋甚類解銀貯之太倉雖曰備邊糴而多方之費實歛矣邊餉不預籌于時必俟空乏而後圖之雖富有銀

貨將焉用之取目前之近功忘久遠之大計遂使商人廢沿邊糴買之規守運司納銀之例及塞下有警召納米較而商人觀望多不赴中縱有至者所入亦甚微矣弘治十四年巡塩御史馮允中亦嘗建議然言之未幾旋復廢革何舊制壞之易而復之難如此也或者謂以運司開中之銀解邊備糴亦無不可殊不知官自和糴不若通商轉賣事不勞而利亦廣乞申明定制示以求久或遇各邊寧謐再執之後商人趨中自有成效此整理塩法之大要也其雲南四川等處塩課不多就於彼邊量准折納不拘兩淮之例然又必置勘合洪武中時茶塩引由契本銅板一百

東談輯覽卷十四

十

一十片俱南京戶科收貯每遇開中南京戶部印刷勘合發各邊填寫商人姓名并所中米豆塩引數目俱用印蓋不許洗改每勘合一張或填寫一萬引或三五千引不拘定數編置底簿并流通文簿發運司候商人齊到勘合比對字號相同派場支塩及刷印引回運司關領給付商人照塩發賣永樂中遷都北京塩法庶務俱行在戶部掌行惟塩糧勘合引目銅板仍於南部收貯及勘合底簿流通文簿亦南部編置轉發正統六年鑄換印信始定行在戶部曰戶部改戶部爲南京戶部而塩引勘合文簿仍掌於南京正統七年戶部因爲繳到中過塩糧勘合數目慮諸

商將勘合增添洗改無稽請於年終各邊將收過糧數填給過勘合字號各運司將客商到勘合字號納過鹽糧數目各造冊繳部比對查考又因造冊難憑正德十二年戶部又奏令南京編造勘合底簿完備送北京戶部抄騰字號轉發各邊後以往返之勞仍令南京戶部徑自編發臣到淮日稽驗南京所發勘合底簿有至十餘歲而報中未完者課積於場豈無淹沒之虞又况客商投下勘合其所收糧數有用布政司都司及衛印鈐蓋者有洗改字樣不用印蓋者有雖有印蓋印色脫落不明者有開寫中過斗頭價值倉口明白者有止混開銀錢米豆總數不明者

疏議輯覽卷四

二

二

諸弊種出豈非塩法之大害哉乞令鑄造塩糧勘合銅板一片除南京二字送戶科收貯如遇奏開塩糧戶部差官以人匠赴科印刷每塩五十引印刷號紙一張回部轉發關中去處或布政司都司衛分收掌每號紙一張填寫塩三五千引或七八千引或萬餘引不必拘定一萬引之數所填商名貫址并米豆塩引數自俱用印鈐蓋毋致脫落因而洗改如有填剩號紙年終繳送戶部塗銷仍置內外號半印勘合底簿二扇內號一扇戶部收掌外號一扇發運司收掌商人赴邊納獲勘合投到運司比對外號運司派塩完畢將勘合繳戶部比對內號又與各邊歲報錢

糧文冊磨對有無相同然後註銷又每年置流通文簿一扇用印鈐蓋發各運司收掌挨次附寫商人姓名塩數以憑年終科派各開前件派塩下場記派訖二字支塩出場記支訖二字若年終派場遇有事故明年終不支出者將原派塩課改派別場免致積滯仍乞就各司員外主事內改註一員或改員外印職銜專掌塩法冊籍計塩課高下追理通關完欠考究各邊虛實斟酌開中多寡并比對勘合查革奸弊其有暇日不防原委兼管如此則塩課肅清邊儲無缺矣

淮塩利弊議

霍翰

疏議輯覽卷四

三

切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朕又善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用淮塩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塩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塩歲收課塩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塩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塩外將煎到餘塩夾帶出場及私塩貨賣者絞然則耕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塩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塩課除正額外猶產餘塩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塩復不得私賣即三百餘塩安所消遣乎兩淮行塩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

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七十萬引糶糶安所居乎是無枉乎私鹽橫溢而鹽價貴湧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升乃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饑以死也此後來行法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升給與米一石共餘鹽二百斤竈丁得米一石仍私賣鹽既絞死可也蓋當此時令難出而米實無措故官私走挾

疏議輯略卷四

三

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益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征至薄商之獲至厚故鹽價平戢民亦受賜末樂年間每益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准開中歲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曰常股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自守場候支常年之鹽有守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今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缺仍借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存貨固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准納折色每鹽一引准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奸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得贏利州縣士民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重而盜遂大壞今兩浙鹽課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奸奏討或勲戚恩賜者給引自賣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可平賤復有各年間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稱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應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

疏議輯略卷四

四

全奏減塩價每塩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塩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塩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求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納銀柒錢五分矣權勢富後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塩勞費殆不貲矣計准塩一引盖用銀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塩價益湧乃其所也夫正塩湧貴則私塩盛行私塩愈行則正塩愈滯亦乃其所也此商人中納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策區區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則錢法均而塩

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為實利則額塩一大引給工本鈔三貫五百文餘塩一小引亦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塩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即處絞勿贖則兩淮正塩七十萬引餘塩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求樂時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亦可也若國課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折銀八分藏富於民尤可也蓋私塩行由正課重也正課輕則私塩不禁自止矣私塩塞正課流則邊儲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今日凡各商人中正額塩一百引許帶餘塩三百引正塩納邊糧二斗五升餘塩納邊

疏議輯卷六十四

三

疏議輯卷六十四

十六

糧二斗聽與竈戶價賣之嚴爲今日各商借官引影私塩竈戶不辯驗官引輒賣餘塩者照私塩律絞勿贖又嚴爲今日正塩一引只二百五斤餘塩一引亦二百五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米麥之弊革塩場稽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勦最使遇塩商納糧即與收受糧賤許納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及阻壞塩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塩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即與支塩勿得久淹凡積年爲商人害及阻壞塩法者即與革絕漕

運都御史與提督都御史塩課邊儲互相關通蓋竈文與接濟利病均爲興革邊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軍行之數年即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右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邊防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塩一引給工本鈔三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七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惟餘塩不許私賣有餘即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正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塩之利竈戶無餘鹽之弊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塩矣

乃曰挾餘塩者絞取私塩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即窮
可空腹以死行之而寬即三百萬餘塩之利盡入奸人囊
索矣汰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逃遁乃區區賑
濟區區招復千日搯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賑
徒勤通逃益甚汰之弊而窮者二也召商中塩一引銀四
錢已重矣今而復加七錢不重矣買富賣富刻取二錢邊
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
稅愈重則利愈大奸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
墜趨大利則私塩行私塩愈益正課愈墜雖絞刑治之不
可禁過况有贖刑之令有獲塩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塩

不問之令蓋開實路而示之趨矣則私塩如何不益溢正
課如何不益墜也汰之弊而窮者三也私塩盛行矣官兵
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楊子江交各海港
者高播火船千百為聚行則鳥飛止則狼戾殺人劫人不
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泰寶應州縣
民廢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
復頑狼死刑不忌箭流劫殺致天變故淮安官軍不惟
不捕私塩且受餽利而為之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
不捕私塩反向塩徒馬塩莞食鹽徒千百日挾刃徑
行刑邑官兵敢誰何矣兩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 陛

亦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
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塩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
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汰愚民罹罪咎以逃
生出不獲已激生他變將誅夷之則情可哀恤將緩縱之
則頑獷愈甚福慶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汰之弊而窮者
四也故曰無策臣愚竊以治塩利猶治河患也治塩利不
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去壅淤而愈築愈潰亦
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塩汰事例叢瑣無益塩利祇足驅
民為盜而已故今欲興准塩之利須選准安漕運及三邊
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暫
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塩利不興邊儲不實
邊民不蕃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效而坐策治安兩都御
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敢苟且任於
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效此兩淮利弊也舉准即天下
可知也

塩法疏

梁材

近該御史周相題稱洪武年間每引輸粟二斗五升官征
簿而商利厚塩價平而邊用足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七
分常股挨次照支三分存積越次給與成化以後准納折
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迄于正德漸至四錢五分雖題准

壯塩六錢但奸商投托勢要則有占中膏膏之弊塩商上納則有經紀包攬侵漁之弊管糧衙門則有例分勒借私增斗頭多收火耗之弊及搬運糧草則有合場官攬取索常例刁蹬留難之弊糧草既納則又苦於守候查盤勘合難得之弊且長蘆兩淮兼有搭配之弊勢所不及又有他商要求賤引之弊必得撫臣大整邊方以清理屯田之廢禁革報中之弊屯田廣則糧草漸充商人易於上納而不艱宿弊革則飛輓簡便商人樂於趨利而不困又思邊儲蓄聚以漸而成運司塩課以時而掣必定立年限如嘉靖十年以前報過引目姑且照舊秤掣但不為常例勿令縱

疏議輯覽卷十四

九

打大包以後各邊巡撫等官務以屯種為事清弊為先使商人有利無害推輓求便而夾帶之風自息獲利既厚而騰湧之價自平則餘塩之利可無遺矣又都給事中蔡經題稱國家開設塩課本以足邊然昔行今阻儲蓄不充議者以為答在餘塩納價以致開中無商但塩法之壞不特餘塩一事昔年士卒衆多屯田不擾屯種有收米穀價賤時或開中上納無難通者士卒多疲屯田不舉邊方米穀無所於出價值騰湧糴買甚艱加以科罰太重查勘遲延兩淮塩價增至六錢而搭配長蘆受難支給至於餘塩納價雖非舊章而因時區畫以利國家亦終有不可廢者合

將派去淮塩照原價俱令上納本色其搭配長蘆山東塩惟令折銀如遇年豐願輸本色則照依時估聽從其便乃若稱掣餘塩立為程限其數雖多無過正引中有商人若無資本或時難收買不願附帶者則竟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仍將餘塩價值查照先年巡塩御史戴金奏准事例量為輕減酌為中例若欲盡去餘塩惟開正課則必費之撫按盡復屯田之額大收屯田之利庶幾數年之後迺可議行夫以二臣之議如此自臣等觀之尤有說焉洪武年間每塩一引納銀八分永樂間每引輸米二斗五升成化間准納折色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近來浙塩增至四

疏議輯覽卷十四

十

錢淮塩增至六錢商人病矣昔年邊方屯田不失原額歲豐收成商人樂於上納今屯政廢弛累歲災歉商人告困應合量廢餘塩查照近年事例每塩二百斤淮南納銀八錢淮北納銀六錢即以官價之數定為平市之法仍勿令縱打大包餘數雖多無過正引間有商若無資或時難收買願附帶者聽其所入餘塩隨時盈縮不必拘定一例不許汰外抑勒及於未秤掣未發賣之先亦不許迫令稱價預納以足百萬兩之數多者多解少者少收淮浙正塩正價太重亦合斟酌先今而為之中制淮塩每引減一錢浙塩每引減五分至於甘肅秋遠正引之各邊尤甚各將甘肅

淮塩量減一錢五分浙塩量減一錢本鎮止開浙淮二塩
不必搭配別處邊鎮亦免搭配商自樂趨其長蘆塩價原
定二錢山東塩價原定一錢五分似難增減仍令配支夫
餘課可以無盈邊塩之價可減而輕也搭配之便亦可以
折中而處也然此不過一時救弊之法耳邊方缺乏糧草
商人難於上納既不可全改折色以失 祖宗開中召商
圖省飛輓之意則法有時而窮若待屯政備舉必須數年
之後又有如蔡經所言者然終廢而不舉可乎屯田之壞
久矣墩堡不脩武備廢弛夷虜輕犯殘我禾苗固有有可
耕之田而不敢耕種者矣糧價不時剝削不禁士卒疲憊
家無禾鋤亦有有可耕之田而坐視拋荒者矣疆界不明
冊籍不清又有為官豪勢要乘機而侵占沒入者矣今欲
大加整頓為力甚難兼以邊方事情不同腹裏急則生變
緩則長奸况有各邊災傷若復分命整理未免煩擾故其
要惟在於得人而事體重難其責尤在乎專任巡撫伏乞
令各邊巡撫督令管糧官備舉屯政選委肅所薦幹官員
專理其事備查先年近日事體斟酌區處開墾荒蕪禁革
勢占查理侵欺尤必備築屯堡嚴謹烽堠毋致擄掠使得
盡力農畝以抵秋成徵收糧草即其所入自可足邊又何
必盡資引塩之利哉夫塩利屯田均為濟邊不可偏廢臣

疏議輯略

卷一四

七三一

等今日之議減價而革勸之量地而免搭配所以寬報邊
之商使樂於趨納餘塩正數下商又免其附帶所以制餘
塩之濫使所入隨宜至於與舉屯政則又士卒衣食之本
邊方儲蓄之源足食足兵皆有攸賴不待正數引塩之利
而自有充實豐盈之效此時餘塩之數方可徐議而盡革
也臣又勘得都給事中管懷理都御史馬御史陳縉各
題稱餘塩革不如收買為利餘塩官買不如商買為便
餘塩併價不如開邊為益餘塩照票不如開引可行餘塩
的數止可與正額相等餘塩引價要當計其利害定革夾
帶以防阻壞嚴繳退引以杜影射臣熟思之切以朝廷設
塩課開中本以助邊邇來水旱頻仍邊陲多警加以通負
徵解不全供億缺乏每每告給內帑所以管懷理等博采
群議各盡所長無非恤灶通商裕邊保國之意但理無定
在隨時處中物有不齊勢難畫一國初灶丁歲給工本以
資歲用商人無本官與鈔定糶糧中納了畢還官各場灶
丁將前剩餘塩夾帶出場及私塩貨賣者今則似難行
矣正統十三年將兌剩糧米收買灶戶餘塩每二百斤為
一引給糧米一石景泰元年將長蘆引塩用遮洋運艇回
還附搭赴儀真製塩所收貯俱作存積之數以備開中弘
治二年令守支客商收買灶丁納剩餘塩以補官引今亦

疏議輯略

卷一四

七三一

俱難行矣蓋正引各有常規餘塩原無定數過私販以通官塩乃 祖宗立法之正假須課以處餘塩嘗令自救弊之宜款革餘塩則商竊困而私販必至於盛行倍收餘塩則早滂難齊而邊引不免於壅滯正塩例有引日餘塩夾帶者絞若再增制則於 祖制有違餘塩原無照票總在正塩包中若又另立則於引目相背守前守舊不若聽商隨場收買簡易可行盡數開邊竊恐天時人事不同將來難繼淮浙正塩減價無非所以利商運司徑解邊銀衆已稱其不便至於兩淮山東長蘆所議大略相同兩浙之與河東則皆款其仍舊其議嚴禁夾帶嚴繳退引占窩守

二十五斤連何索為餘塩長蘆南掣塩所銀三錢北掣塩所銀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今減七分正塩俱各照舊開邊報中兩淮兩浙俱令上納本色糧草長蘆山東俱令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願上納本色者聽餘塩不必開邊照舊運司納銀解部轉發各邊糴買客兵糧草以備支用其甘肅險遠止開淮浙二塩淮塩再減五分浙塩再減五分其餘各邊如開淮塩搭以長蘆則不必更搭山東開浙塩搭以山東亦不必更搭長蘆庶使便於掣支不致顧彼失此抑又有說為正塩既以開邊餘塩隨引納銀似亦可行但餘塩價銀惟山東畫一兩淮長蘆南北不同兩浙杭嘉紹所在亦異且以運司塩場美惡不齊行塩地方貴賤廣狹不等若一槩開邊上納銀兩商人惟利是趨各擇便利卒使下場餘塩無人收買則灶戶苦於不均運司派場支塩隨塩收買之法必至齟齬不合且每年春夏與十月為旺相其餘月分為衰閉若天時晴霽場分有產隨到隨支亦無不可設若風雨連綿數月缺煎或沙灘崩塌淋晒無地運司難以追併商人坐守無期正引耽延商灶兩困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必復通行巡塩御史今後商人到場除正引該帶餘塩照數秤掣外若餘塩缺煎時難收買許商人赴告查勘是實行令

運司止將正塩秤掣不必抑勒取盈如各場勤煎灶丁納
剩餘塩數多商人一時收買不盡悉聽御史設法或令有
本商人報數收買隨同正引秤掣發賣及將該納價銀量
其發賣月日限以程期俱赴運司上納解部以備各邊支
用則塩法不壞而國用有資矣

處置塩法事宜疏

陸深

臣近日伏見兩淮長蘆之間商賈嗷嗷怨聲載道問之皆
云勢要奪其利故也臣謹按塩課一事本因海澤自然之
利以充邊方緩急之儲於國計甚便然使朝廷墾實惠
而不下商賈與空名而不來則虧亦甚矣 祖宗時設立

聖諭輯覽卷十四

三五

各處轉運提舉等司僉寵以辦稅置倉以收塩建官以蒞
政設法以開中其要在於通商而已商益通則利益厚此
立法之本意也夫以窮邊絕塞輪轉極難之地而使商賈
挾貨負重以往隨令而足比至戶部給引派場涉歷萬里
動踰歲年又况守支存積徒冒虛名仍復買補魚貫聽掣
其辛苦如此今以勢要之人妄干 恩典動以百萬往參
其間馮陵假借支則盡支掣則便掣所經官司曲為奉承
雖憲臣亦將有投鼠忌器之嫌彼將何憚而不為乎小人
營利之心寧有厭足大率彼通一分則此塞一分自然之
數也夫能得商賈力以利驅之耳彼既以有利而來亦必

以無利而去又自然之勢也矧以彼之辛苦對此之微倖
交易之間又相懸絕坐使自然之利上不歸於朝廷中不
在於商賈下不藏於民間雖天地亦將厭棄之臣實懼焉
仰惟 皇上軫念立法之本意漸惜 恩澤不妄施與然
後其他條畫次第可舉行矣臣又按今天下推塩之地兩
淮為上兩浙次之而弊端亦於二處為多然其大壞塩法
之端有二焉其一則竈丁苦於煎并其一則今日勢要之
侵利是也然於兩浙又微不同大抵壞兩淮之塩法者多
勢要壞兩浙之塩法者多私販而竈丁之苦則一而已矣
蓋淮浙之塩出於人力非若河東天造地設不勞之利也

聖諭輯覽卷十四

三六

其法在於曬土為鹵煮鹵成塩以塩納官然而運負多而
國課損者何也夫欲晒土必有攤場欲煮鹵必有草蕩今
之場蕩悉為總催者所併而塩課又為總催者所欺竈丁
不過總催家一傭工而已煎煮之法名存實亡而總催者
下欺竈丁上負國課百計遷延以覲一赦而已伊欲處之
在於盡復竈丁之場蕩而盡懲總催之奸欺則其弊可息
矣浙中私販之徒以拒捕為常以殺人為戲驟不可剪則
比之勢要差為易處苟使出塩之地捕其買者之市家行
塩之地捕其賣者之市行而悉置於法則其黨可空矣非
若勢要之家蛇蟠卵翼不可一旦去也夫今日得侵兩淮

其壞天下之大法寧傷數人之私思必使小人之奸無所容而後已夫止之支中盡歸於商賈下之場蕩盡歸於鹽丁則商通課足而鹽法不行者未之有也課利之事君子所羞臣恐利未興而害作故得備而論之伏候進止

鹽法疏

周用

照得蘇州府太倉崇明崑山常熟南運松江浙江海鹽一帶近年沿海居民專一興販私鹽太倉又當江海之交尤易招集流亡越境私販准鹽侵占浙西行鹽地方以致松江分司虛設私鹽既行徒黨日衆盜賊隨起若先年施天

疏議輯覽卷四

二七

泰龔騰近日王班頭董琦董璉王棟顧文明顧文忠等始則圖利販鹽繼而結黨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讎殺雖旋勦除禍根終在原其所自實由聚衆販鹽失今不為之處將來禍患尤大處之之法惟在浙西塩貨流通餘塩皆有下列使塩徒解散方為有益緣各塩場俱有定額除浙江嘉興分司外松江分司塩場俱係松江府所屬地方華亭有浦東素浦清村清浦四場上海有天賜下砂等四場內除清浦天賜冊海外實該六場大約每年額課每大小三引折一大引各四百斤共五萬五千四百五十五引零每引折銀六錢每年解部課銀一萬五千一百四十餘兩

其轉解運司本色折銀一萬五千四百二十餘兩內二縣水鄉鹽丁無徵塩課銀七千五百八十餘兩俱於二縣秋糧內包補華亭縣包補四千三百二十餘兩上海縣三千二百五十餘兩前項塩課俱係鹽丁出辦餘鹽却不許變易前項無徵課銀俱係二縣民戶包補其鹽丁餘塩亦不許轉買食用餘塩既不許賣又不許買官司又不給價若不私相轉販何以存活凡議塩法者皆稱商塩宜通私塩宜塞其實商塩未嘗不塞私塩未嘗不通然商塩之塞官自塞之私塩之通官自通之蓋商塩以引目為名利在買亦夾帶及不繳退引官司以盤掣為名利在縱容夾帶又

疏議輯覽卷四

二八

不追退引所以商塩但求苟免捕獲其實淡瀾影射居多故謂商塩未嘗不塞官罰巡捕私塩一向通同作弊其實家戶俱食私塩故謂私塩未嘗不通塩法至此豈惟商塩不通併商塩亦俱變為私塩各處私販塩徒相聚為害難以處置所以置處之方專在處置餘塩且鹽丁前塩辦課即是民戶種口辦糧民戶辦糧餘米聽其變易惟鹽丁辦課餘塩却作私塩一切有禁况塩貨實出天地自然之利鹽丁不得自食其力人情物理實有不堪為今之計莫若將松江分司查照原額塩課銀兩每場各該若干本場鹽戶每戶若干又每丁若干照依徵糧排甲法則立為三限

備復松江分司衙門行令浙江運司前來住劄及時聽令商人入場收買實令總儀比併各竈依限將課銀完納限內天色晴乾雨濕逐日開紀另報運司查驗量為遲速課銀未完就於地頭嚴禁塩貨出場中間若有先自辦納課銀停塩待借者聽從其便但遇課銀一完隨即開報運司并巡塩衙門各場餘塩聽令各竈丁自行發賣或轉買陸路肩挑背負泔水踏小船各人販賣但不許挾持軍器及越過行塩地方大約每年限上半年辦課下半年開禁各竈丁既知餘塩許令自賣必肯早辦課銀商人既知餘塩許容平買必不務求夾帶其餘人等亦知餘塩不禁轉賣

疏議輯略卷一四

三九

必不冒汰聚眾與販前項越境淮塩無處發賣不禁自止日前一應私販俱可轉為商人此法若無窒礙亦可與嘉興分司一體舉行其該縣水鄉竈丁亦可因此招回復業增辦課銀漸補無徵之數如或塩貨流通價值低賤仍聽竈丁免納折色俱納本色上倉作為存積亦可漸復召商開中以實邊儲之汰或謂私塩自來有禁不知塩汰自來亦自不同如洪武年間煎塩工本在官支給隨其多少俱屬官物其後塩課立有定額其外餘塩亦有本場收貯給與米麥之例彼時禁賣私塩一是原領在官工本一是未肯送官交價罪以私塩情汰猶有可據此後煎塩工本既

不出於官竈丁餘塩又不為收買惟獨禁賣私塩之法未見處置但餘塩決無委棄之理塩徒決有聚眾之勢官私決難去通縱之弊地方決難免擾攘之患立汰之始本以惠民足國末流之弊遂至爭民施奪誠為可慮伏惟詳議早見施行則民生國計幸甚

陳言塩法疏

王朝用

兩浙轉運司查稱成化二十年以前兩浙運司額塩俱是徵納塩斤聽候客商報中彼因徵塩晉待年久走滷消折負累竈丁而御史林誠欲將成化二十年以後塩課一半折納銀兩每年十月解部亦是權宜處置非立法之本意

疏議輯略卷一四

三九

臣竊惟天下之財賦盡出于東南而塩利尤為裕民之厚資天下之兵戈多在于西北而糧芻尤為備邊之急務故以塩糧召商報中謂之飛糧輒為籌邊至計但引額原有定數而先後因革不同以臣愚見論之舊額之當復者其勢有六兩浙行塩地方浙江十一府并南直隸五府一州與江西廣信一府 國初民間戶口猶少而竈丁亦不甚充額塩尚有四十萬有奇近來民間生齒漸繁而竈丁開曠亦多不惟食之者眾而辦之者亦眾使不變而通之則民食日見其不足竈課日見其有餘欲禁其私販亦難矣此其當復者一也先年減半折價解京者以濫竈近

海易子辦鹽水鄉不諳煎燒易子辦價况辦塩者惟辦本色收貯日久易於消折折價者亦一時優恤上灶之權宜非原先設立之正法近年以來不特解京者折價而存苗在場者亦多折價聽候給客蓋以灶丁便于輸納無消耗之累商人易子關支無守候之難每年解京二十二萬二千三百有奇每引折銀三錢三分共該解銀五萬二千七百有奇若將價銀收番運司額塩盡數發邊關中就將前項一體給客收買則商人樂從竈戶稱便且每塩一引計價四錢在邊倉已滿八萬八千九百五十兩之數若并割算餘塩價銀計之每一千引三場無派又該銀一錢共增

疏議輯畧卷四

三

解價銀三萬二千二百三十有奇較之折價解京已增五萬八千四百八十兩此其當復者二也每年運司額解折色價銀到部轉運發邊未免限于定期遲以歲月一時邊報緊急豈能濟事唯此塩糧勘合人皆爭先趨赴匪徒神速如昔抑且加倍勝常驛遞免轉輸之苦道踣無剽掠之虞此其當復者三也竈丁之前辦猶農夫之耕種耕者所獲除納完稅糧之外自有通功易事之理灶塩既減半折解則納剩餘塩豈可聽其消化而不為變通之計哉當此之時商人欲收買而限于無引竈丁欲變賣而畏于犯濫此與販之徒接踵而至發運之船集而來其勢有不得

不然者大抵天下之利不歸于官必歸于私若官引不足而又于私販是禁忍淡不食塩味夫豈人情所宜一旦為人捕獲則又陷於法網夫犯法豈小民之得已哉此其當復者四也各處行塩地方近來塩價高貴一則由于上納價值之重一則由于照舊官引之少故利之所在人必趨之雖已嚴加禁治一旦遽難止息大抵源潔則流清此盛則彼衰若使引目既多則一年正商足以盡收竈戶之所獲各處官塩足以克民間之食用彼私販者何由用其力而施其謀哉不惟塩價可得而平私販亦不待禁而自止矣此其當復者五也自折價解京之後民食漸覺艱難故

疏議輯畧卷四

三

先時巡塩御史有奏開殘引餘塩者有奏開書空額引者又有傍引私囚各色而上納者亦一時補其不足之權宜但厚利所在多為勢要所有先年明詔裁革殆盡近因執法者查理過嚴由是小商皆自危矣夫以裁革勢商為名是矣究其實則有不盡然者利已歸于勢要而不可出害復及于小商而不能免財利之際易生嫌疑當事之人率多辭避孰肯加憐憫之意若使前引盡開小商何至此極此其當復者六也此額一復則民食自足私販易息邊儲克實國課不致於缺少商人得利灶丁可免於困極一事之舉可以兼數事之長矣乞除以前年分解過價銀

到部者名為空額與例有礙不開外以後年分有額課場
折納價銀存備運司者不必解京每引定價四錢蓋數後
邊開中前項價銀聽候商人齊執勘合倉鈔其對相同一
體支領買補製銷仍照例嚴加腹乘及京師不得開賣以
杜弊端則地方之幸商民之幸也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五

漕運

般運倉糧疏

劉大夏

臣惟京儲之充足固資乎漕運漕運之通塞亦由乎天時
若導泉濬渠築堤撈淺之類皆可以人力為也至若雨澤
之愆期泉脈之微細則由于天時似非人力所能為也思
得揚州一帶河道別無泉源止藉高郵邵伯等湖接濟去
年湖水消耗河道淺涸運船阻滯北到張家灣等處却值
秋雨連綿脚價高貴每銀一兩裝京糧八九石原領耗米
在脚不敷以致軍士借債賣船轉補上納至十月終方得

回還所以多在沿途守凍迄今尚有未到衛者今年揚州
地方仍前乾旱河道愈加淺涸雖已設法挑撈車水接濟
止可補其所耗豈能增其所無慮恐今年糧運又似去年
不無負累軍士訪得即今張家灣等處脚價比之去年有
兩時月頗賤所宜議處乞 勅戶部公同總督糧儲內外
官員從長計議出榜召募有車之家給與勘合起今踏乾
之時令其支運通州倉糧赴京倉倉上納管糧主事等官躬
親監臨平斛出納仍令巡倉御史禁革奸弊就與該倉支
與糧米准作脚價每十石比街市時價多加與米四五升
則人嗜利而樂為之運納運勾京倉糧數而止待糧船到

日若遇天雨却令將該運京倉米糧照斛數於通州倉上納每石仍照今次納過脚價米數令其抵斗稍加斛面交納則軍得其便而願為之出備合用墊倉薦薦等項就於該倉領用如此非惟京儲不致遲悞而軍士亦得以便息矣

國朝運法議

邵寶

國朝海運因元之故海運不給於是乎陸運以濟之陸之為勞蓋不減海之險也及會通河既浚於是乎有備運而海運乃罷然遞洋海運猶不廢焉備運之初皆支運也既而議者以為軍民不便於是乎有允運時支運纔十之四

又其後也改議歲歲因之所謂支運纔四之一而故法幾廢矣由今觀之蓋凡五變而小小損益不與焉固其勢然也當洪武之末及永樂之初蘇松浙江等處歲糧俱輸納太倉蘇州地方由海道以達直沽洪武三十年至永樂六年十二年海運糧七十萬石至北京所謂海運也永樂初肇北京江南糧海運由淮河入黃河至陽武陸運至衛輝由衛河入白河至通州所謂海陸兼運也先是永樂五年禮部會官議北京合用軍餉本處稅糧子粒并黃河漕運未能周急必籍海運然後足用即日海船數少每歲運不過五六十萬石且未設官專領事不歸一莫若於蘇州太

倉城內專設海道都漕運使司於文武官中擇公勤廉幹者以充行移布政司同各處衛所見官海船并出海軍糧俱屬提調以時點檢如汰整治奉 太宗文皇帝旨運糧的事再議來說至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 命工部尚書宋禮都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六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三百八十五里於是漕舟始達通州十年禮以海船造辦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田會通河運淮揚徐等處歲糧一百萬石以補海運一年之數十二年平江伯陳瑄等始議原坐太倉歲糧蘇州并山東交州送濟寧倉河南山東送臨清各交收浙江并直隸衛分官軍於淮安運至徐州京衛官軍於徐州運至德州各立倉厥收因山東河南官軍於德州接運至通州交收名為支運一年四次十三年增造淺船三千餘艘海運始罷乃造渡洋船每歲于河南山東小灘等水次允運糧三十萬石內六萬石于天津等衛倉收二十四萬石內十四萬石運耗折銀六錢俱從直沽入海轉運蘇州倉收所謂支運也先是東河民運多失農月永樂末始令民運於淮安瓜州補給脚價凡與軍船領運軍民兩益衛所出給通關付繳從巡撫侍郎周忱等議也宣德八年參將吳亮言江西浙江湖廣江南船各回附近水次領兌南京江北船於

瓜淮領兌其淮徐臨德諸倉仍支運十分之四浙江蘇松
等船各本同府地領兌不盡者仍於瓜淮交兌其北邊
一帶如河南彰德等府於小灘領兌山東濟南州縣於濟
寧領兌其餘水次俱各做此此所謂兌運也成化七年都
御史滕忠議罷瓜淮兌運稟河官軍雇江船於江南水次
交兌民無過江之費視遠近為差以軍船到水次前後不
齊人民難於聽候又看守故也十年議淮徐臨德四倉支
餘糧七十萬石改就水次兌與軍船每年議派多雜其數
不為例所謂改兌也是則國朝運法蓋允五變而宜民體
國之術盡於是矣

疏

四

漕例疏

俞諫

漕運糧船先年海運至京俱經文武大臣建議開濬會通
河分十二總遂罷海運其歲運糧四百萬石內蘇州遺儲
獨渡洋一總尚留南京水軍左等八衛江北淮揚等五衛
軍船俱於小灘鎮等水次兌運山東河南糧米三十萬石
仍由海道以抵薊州天津二倉上納成化間又因海道不
便姑自小直沽開通新河一道當將渡洋海船每二隻該
旗軍三十六名改造五百二十五隻旗軍六千三百名時
船隻運道雖改衛所官軍俱仍舊役雖或愛禮存乎而其
地理之遠近往來之急緩軍船之狼狽糧運之稽遲誠有

疏

五

如郎中趙戴之所言者矣至若河南一總上下兩江催饋
甚遠不免顧此失彼而趙戴又復言及皆切漕運要務查
得南京淮揚等一十三衛官軍昔因習知海道在於遞洋
今日既由新河饋運却乃空身自南趨北不惟途路艱辛
人情事體甚為不便抑且江北船多摘撥江南就兌加費
過江一二脚米而南京行糧亦又重費年復一年尤當愛
惜况遞洋近年議淮折色數多軍得減存但辦料數少食
糧則多亦應區處及查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二倉不惟
道途甚近抑且原運正耗相若人情允便所宜改撥合將
遞洋江北淮大高揚長淮五衛旗軍三千三百一十二名
照舊不動外將北直隸總下德州天津等九衛旗軍一千
七百六十四名并入本總其不足之數再於附近徐州左
泗二衛添撥旗軍一千二百二十四名通抵南京遠運共
足六千三百名原數以備歲運三十萬石舊額仍於遞洋
總處就令孫機管理遇有減存臨時酌派以蘇軍困仍將
孫機原額退與南京領駕其退下南京水軍左等八衛官
軍添入江南分為上下江二總就以程鵬二人分管旗軍
仍每船十名船不過填亦冬存與過江米六升却將原二
裁去七升各總以截上江者兌安慶池太廣德等府州
糧米多餘軍船領兌江西不盡之糧下江者兌蘇松常鎮

四府糧米多餘軍船領并浙江不盡之糧通為十二總其
南京二總每年却分浙江二處儘總撥并餘船方撥江南
至若浙江等總軍船雖有多寡亦每就近酌派事不大害
不必弊為更張其改撥遞洋行糧查照議單北直隸者仍
舊二石徐州左泗二衛俱照淮太二石八斗如此水軍
左等八衛得以就近領兌江南之糧免駕空船北行江南
一總得以分投催償亦免往來督兌之難則遠近適均水
程順便而糧運不致稽延且行糧脚米亦得以少省矣

漕例疏

王瓊

伏惟我 聖朝自永樂年間開設裏河漕運以來定撥湖

疏議其目卷十五

六

二

廣江西浙江南京江南江北并中都留守司衛所官軍一
十二萬七千八百餘名分為十二總歲運糧四百萬石於
京通天津薊州等倉交納其江西湖廣浙江南直隸都司
衛所官軍運糧由揚子大江至江北裏河由儀真揚州淮
安卸徐濟寧東昌臨清德州天津直抵通州等九衛皆隸
漕運所轄者不過款其程途接續制統聯絡便饋運也其
直隸德州天津通州等九衛又臨近京師天下根本萬一
天時亢旱邊務緩急不同稍有不繼必須北直隸官軍轉
搬至京得以一呼而集是北直隸通州九衛之官軍尤重
於迤南漕運官軍矣總北直隸一總所轄德州二衛天津

三衛通州四衛共官軍一千七百六十四員運糧米五萬
四千一百三十四石有奇係是舊制近於弘治十三年因
團營缺人暫掣正軍千名補操却連原運餘丁七百名一
驟退掣開曠其北直隸一總漕運原運糧米五萬四千餘
石摘令江南北直隸遞洋把總內折銀兩米糧減存辦料
官軍輪流代運赴京交納蓋一時權宜之法非為經久之
計合無將掣去北直隸一總通州等九衛運糧軍餘一千
七百餘名俱還原運照舊領運糧米五萬四千一百三十
四石京營操軍另於空閒衛所撥補或將通州等九衛見
操正軍一千名同原運掣迴在衛餘丁七百名照舊漕運

疏議其目卷十五

七

二

其遞洋船該運薊州折銀糧一十四萬石照舊交兌本色
運赴通倉交納却將湖廣江西浙江等處衛所內缺軍疲
弊者折運一十四萬石連加耗并兩尖共折銀七錢解
薊州交納若遞洋船內有運船少者於各衛所折銀減下
船內贖補舊規不致破壞近者運本色遠者運折色又得
禹貢納總納結之利最為利便薊州原兌粟米每石折銀
六錢今改南方糙米每石折銀七錢照依時價折色月糧
又有積餘以足軍用與利除弊莫大於此查得南京兩總
所管旗手等衛雖在江南其運糧船隻却在儀真官軍前
去浙江江西南直隸水次交兌在船裝運儀真上上船

比與江北三總官軍以南京兌糧事體一同其耗米每石只依原定則例並無加過江脚米以此南京各衛運糧官軍年年借債轉相負日見逃亡論運軍疲弊之極者必以南京各衛為言屢經議奏而曲折之情未能便達且如今年江北三總官軍船在江北不得過堤前去南直隸蘇州等府兌糧運每石止得耗米五斗六升兩處運軍同在一處兌糧船隻不過堤與在船裝運皆同而所得耗米不同其為不均較然明白蓋南京各衛運糧耗米議定在前江北三總加添過江脚米在後方議加添江北脚米之時偶未及於南京各衛非故有輕重於其間也但據事論

理兩處耗米不宜有異合乞自正德三年為始將南京兩總所管衛分酌量加添庶使事體均平運軍躉息矣

借運糧儲疏

唐龍

臣以休息軍士實今日急務選用把總不漕運要宜哀集衆聞參合三事一曰立團造竊以湖廣都司所屬武昌等一十一衛所原額設淺船一千一十二隻係杉木者十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百三兩楠木者七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九十兩五錢松木者五年一造每隻連底價銀一十三兩九錢一分以十分為率軍三分民七分每年照數出辦民料解布政司軍料解都司各收貯民料派於該省

州縣猶妨解納軍料仍派前一十一衛所各扣運軍月糧抵數於運軍窮年勞苦又取日糧為造船之用是并其食而奪之無在乎逃亡相繼也及其造船則又團造無廠管攝無官止憑旗軍領出料銀且散成造假欺剋減之弊紛然而起油少釘稀木脆板薄造不如法式運不及年限其弊有不可勝數者矣查得江北等五總造船皆出杭州蕪湖二處抽分料銀委清江廠主事監造其湖廣荆州抽分銀兩先年亦本為造船而設者也可以克用又有工部主事一員在彼可以帶管及查湖廣所產楠木及多者將前船俱作楠木七年一造以一千一十二隻分為七年每年

實造一百四十四隻五分有奇每隻用銀九十兩五錢歲共用銀一萬三千七十七兩有奇是又為畫一之道也合乞自嘉靖九年為始查照清江浦事例於荆州水次總設一廠將前武昌等一十一衛所淺船俱移在彼團造就抽分銀兩仍照清江浦事例於一十一衛所各選千百戶一員管造坐委荆州抽分主事帶管監督其原派軍三民七料價悉從除豁免其辦納水為定規則軍民既蒙休養之澤而運船尤有歸一漕務得以振舉矣二曰慎舉用天下之事後而後知中人之情有慕斯勸自古則然查得永樂宣德成化間運糧把總有缺皆以各衛運糧指揮內推舉

老成無過然知運事者推用蓋運總領年深雅為把總則有利若弊可行不可行與錢糧之盈縮軍士之苦樂河道之險易無一不知其為之斯易矣古人輕軍執諾之說正如是也况把總以都指揮行事歷歷印掛印坐營坐府皆可及焉有運總之才者亦得為之則人思奮發有明珠在前踴躍而取之矣當時運事脩舉卓有成效用此道也正德間劉瑾用事各把總皆不由運總推舉多謂生疎之人既情於軍體又忽乎軍情敗者多矣自此運總亦弛然懈怠而略其前進之心漕政日廢又何堪焉正德十二年漕運都御史張縉具題把總官有缺仍於衛總內熟知運事者推補題奉 欽依推用其為軍國之計至矣伏乞照依成例簡用則把總得練達之才事不可敗運總寓鼓舞之術人各知勸矣三曰嚴事例竊惟輕齊另正糧脚價之需行糧尤運軍食用之物舊例必須隨糧帶說隨軍而行隨船而進所以杜奸弊戒非真濟軍士之急也奈何近年輕齊之訟廢而守候之弊生非惟有違交納抑且別至侵欺至於盜賊窺伺之虞尤大有可慮者矣其行糧一節南京江西等三府俱隨正糧况與官軍各得濟用惟南直隸浙江司府十數年來分撥多非近倉催徵又違原限故軍士有卒弗獲升斗之用者因而竊取耗米盜食正糧

交納虧折掛籌借債實由於斯乞令戶部申明事例將各輕齊銀兩同正糧派徵并行直隸蘇松等府及浙江布政司以後年分行糧俱分撥附近倉分候各運船到日正糧輕齊一時充足行糧亦即給領俱眼同軍士交割在船輕齊公同看守行糧隨便食用過淮之日聽臣等查驗不許仍似往年遲悞以致先後相失緩急難濟則交納以時盜賊不足虞而軍士得沾實惠盜米借債之患亦可除矣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六

荒政

預備疏

楊士奇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其
艱之者蓋預有備也我太祖高皇帝憺憺以生民為心
允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四境設立四倉用官
鈔糴穀儲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防守以備荒
年照官籍其數欵散皆有定規又於縣之各鄉相地所
宜開浚改塘及脩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
甚便皆萬世之利自後有司雜務日繁於九便民之事率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六

無暇及戶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為文具是以一遇水旱民
無所賴官無所措况今南方官倉十處九空其者穀既全
無倉亦不存皆地之上豪大戶侵盜私用妄規逃亡虛立
簿籍其原開浚塘亦多被侵占有以為私已池塘者有以
為私田耕種者如此之弊南方為甚其濱江近河汙田隄
岸歲久坍塌一遇水漲淹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
或有損壞皆為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
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
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之及此事雖若可緩其實關係甚
切伏惟聖明留意則庶幾官有實績民不至窮

迫耕農無旱潦之虞而祖宗恤民良法不為小人所壞
矣

急簡要以活饑民疏

席書

臣竊見今歲南畿地方夏秋旱澇相仍人民饑饉殊甚初
賣牛畜繼鬻妻女老弱展轉少壯流移父老皆言今昔無
此各官已嘗具奏廷議已下賑恤但饑民甚多錢糧絕
少以此有數之錢穀給濟無限之饑民如汲壺水以洒涸
河徒有虛聲決無實補為今日計必先分別等第酌量緩
急以地言之江北鳳廬淮揚四府滁和二州為甚江南應
天太平鎮江三府次之徽寧池泰蘇常等府又次之此地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六

有三等難於一例處也以戶言之有絕饑握腹垂命旦夕
者有貧難已甚可營一食得允溝壑者有秋禾全無尚能
舉貸者此民有三等難於一槩施也今賑恤南畿宜先江
北次及江南二等三等州縣可也賑濟戶口宜先垂死次
及可緩二等三等人民可也况今江北地方前巡撫已去
後巡撫未來受饑於本土者無可依恃流徙於江南者無
為撫存臣等袖手傍觀目視其死而已竊謂君出祿以待
臣臣宜代君以養民民出賦以給官官宜竭力以為民今
民有急難坐視莫救獨何忍哉臣日夜籌計今日有司倉
庫既無儲備戶部錢糧又難遍給考求荒政於古率多有

礙於今惟作粥一法不須審戶不須防盜至簡至要可以
舉行時下可以救死目前今世俗皆謂作粥不可輕舉緣
曾有舉于一城不知散布諸縣以致四遠饑民聞風併集
生者勢力難給死者堆積無計遂謂作粥之法不宜輕舉

可痛可惜今計南畿相應作粥州縣江南宜於應天太平
鎮江分布一十二縣江北擇急要者宜布三十州縣總計
四十二州縣大約大縣設粥十六處中縣減三之一小縣
減十之五如臣賑粥事宜欵目備行各該州縣設粥廠分
約日並舉凡窮餓者不分本郡外省江南江北或軍或民
男婦老幼舉其家口但赴廠者一體給粥賑濟計自今十

一月中起至麥熟為止以四箇月為率江南十二縣約用
米五萬餘石江北三十州縣約用米十萬餘石其合用銀
米江南應天等三府除見積銀穀外再於原發淮浙鹽銀
十萬兩內支五萬兩江北各府不知見積若干亦不知該
部見發若干如未經發有銀兩乞早處發十二三萬兩內
支十萬兩通前糧米作粥餘銀各散貧戶總計用米不過
十六萬餘石計價銀不過十六萬餘兩可活二十萬餘人
所用有數未至太靡所賑有等不至虛費法簡直而效弊
難作事平易而有司能舉此法一行窮餓垂死之人晨舉
而午即受惠三四舉而即免死亡其功甚速其功甚大此

古遺法非今創舉扶顛起斃未有先於此者未有急於此
者然此法非但宜於南畿實可推於天下舍此而欲將今
在銀兩審係貧民唱名支散飽者多或竊冒餓者率至遺
亡死者仍死逃者仍逃求補尺寸萬萬決無能矣

固安邦本疏

金燕

嘗謂欲御寇者當先安平民安民者必先足其食書曰民
為邦本本固邦寧傳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蓋以此
也切照邇因胡寇深入遠近騷然加以去冬少雪今春
缺雨穀未下種麥不得生東作既遲西成難望民心驚疑
至今未定一聞有警携老負幼倉惶上道近者大車小輛

無分明夜悉入城池遠者棄家廢業結隊成郡望南奔竄
男婦混雜沿河塞路遑遑乞食甚至採掘樹皮草根拾取
螺螄蚌人之困苦實已極矣困苦既極未有不輕其生者
也竊恐此等之人進退無依饑餓切身恐復為患尤甚外
憂及聞福建延平浙江處州等處盜賊尚未勦滅邇州通
州以南及北直隸與山東河南地方密邇 釐較之各
處所係尤重盜賊今又不時生發流民轉徙不定各處官
糧恐有不敷無由賑濟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况自正統十
四年以來 朝廷寬卹之 詔屢頒而該部之催徵科派
蓋自若也賑濟之名雖有而郡邑之流移餓殍猶如昔也

近雖差委鎮守巡撫等官未敢保其決然成效兼以軍衛有司剝害軍民甚於盜賊邦本何由得安民食何由得足而賊寇亦何由得彌哉為今之計宜從權處置凡被賊經兵及災傷去處水路自通州至臨清邳州陸路自順天至真定衛輝量差在廷大臣或監察御史同戶部郎中等官分投前去其餘地方乞勅原差鎮巡等官各將在官糧米查扣該管地方貧苦流移之人并歸順賊徒先行按月量口均給賑濟及多方出榜勸諭嚴實軍民客商人等有能自備糧米送本處官倉交納者順天等州府與山東廣西福建貴州雲南四川陝西山西遼東各大米四百石或小米五百石南直隸蘇松常州浙江嘉興湖州五府各米一千五百石南直隸鎮江等府浙江杭州等府與江西湖廣廣東河南各米一千石有能運送賊發用兵處所者湖廣貴州福建四川雲南大同宣府各大米一百石或小米一百五十石者具名以聞請給冠帶以榮終身間有止能出備一半者請勅旌為義民俱復其家雜泛差徭三年或有願出麥者與大米石數相同願出穀者比大米小米加一倍各處所納米穀者除本身曾為隸卒并盜竊之人及各處所問罪囚除真犯死罪外各照依原定事例俱令納米穀在官依例均給所在流移之人多方招撫設法

疏議輯覽卷一六

五

借貸一應催徵悉與蠲免毋令失所設有嘯聚為盜及妖言惑眾者就便撫捕毋致滋蔓臣等又訪臨清去處較之各處額有儲積自今流移人民倘有將帶銅錢銀兩等物無處告糶者許於本處官倉減價糶給不許侵欺留難如或各官別有計策可以安民足食者許令便益務要各臻實効不許視為虛文臣等所言實權一時之宜非為常例伏望皇上斷自宸衷特賜施行庶幾邦本可安民食可是賊寇可彌矣

疏議輯覽卷一六

六

五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七上

禮儀

章服識

宋濂

歛儒有議章服之制者其言曰公之服龍山華蟲火宗彝五章在衣藻粉黼黻四章在裳五章則五列也四章則四列也四列之外雜以雲彖間之禮官駁之曰九章之名則是也其謂五列四列則歷代之制無有也非也自軒轅氏肇為章服有虞氏從而明之各章或一或兩而已惡取所謂五若四哉假使其言可行則天無二日天子之服當繪三辰無乃有數日乎矧三辰者成法天而成章雲亦天物

疏議輯略卷十七上

一

也設用以間之無乃又益之以一章乎蓋曲說之無據者也是未可信也宋濂曰禮官之議皆傳經而辨善則善矣至謂歷代之制無有則不能有以降其心也竊按唐制衮冕之服衣繪而裳繡自山龍而下每章一行為等每行十二夫行猶列也天子之衣既云每章分為十二則公之服似可以類而推但不知五四之分又別何所見也若自山龍而下始然則日月星者必仍其舊而無所加天子之章當有數日亦不能通矣又按宋制章服並織成間以雲彖而補其空地夫間以雲者不過藉為文章而周飾之亦非益之以一章也由是觀之歛儒其果有據乎無據乎若不

待知者而後決所可憾者好奇之過舍先王之大法而循末代之彌文耳嗚呼自先王之法壞侈靡之習迫於六代極矣至有議畫鳳於衣以示差降飾圓花於裳而云於禮無礙者況於唐宋之世哉豈惟衣為然也冠冕之制古者以米藻為旒前後邃延冕上覆也玄表纁裏後世則用龍鱗錦表綴玉為七星旁施犀旒金絲網之屬又外作翠旒使碧鳳銜之古者以旒數為降殺極於十二而後世則或增為二十四焉使歛儒舉以為言則群起搯其吭矣不觀其會通而遽斥人以曲說亦豈可哉然則將安從之曰章服當準有虞氏之制古之人有是言也宜以禮官

疏議輯略卷十七上

二

為正

大祀禮請遵故事疏

靳貴

照得本年正月十三日 皇上大祀天地於南郊初十日百官聽受誓戒十二日 聖駕晨出至壇視具省牲乃御齋宮至晚分獻并執事人等各於西門外候進是夜子時上恭詣大祀殿行禮畢還齋宮百官各先回於承天門候駕隨至奉天殿慶成稱賀此 祖宗舊制朝廷至重至大之禮蓋人君至尊無對所當敬畏者惟天地此而不用其誠何所復用其誠仰惟 皇上嗣極以來祇畏天顯率由舊章固未嘗有所違越一念之誠自能上通於天群臣將

順之不暇夫復何言但比歲駕出鑾回或至暮夜切恐姐
豆陳設不能潔潔禮樂儀容不能整備無以稱 聖明敬
天之意且慮從供事數十萬人若至暮夜則警蹕不嚴兵
衛不肅百官失趨避之容班行無等級之分甲馬或交馳
於輦道群衆或喧呼於御街非所以壯臣民之觀瞻而啓
四夷之重戴也况塵埃昏暗之中慮有不測禁門出入之
際尤難關防雖 聖德格 天百神訶護萬無他虞而臣
子之私憂過計不能不拳拳於此也伏願 皇上深思大
祀之重慎惜 至尊之體駕出回鑾悉遵故事俱在清晨
使禮官得以周旋百僚得展誠敬則天地歆鑒臣民歡悅

實 宗社萬萬年無疆之福也

請行慶成宴疏

唐阜

臣聞祭祀之禮莫重於郊丘君臣之情必通於宴享古之
帝王所以大本始之報而篤慈惠之恩於此乎在則大祀
慶成誠禮不可廢者 皇上因念災傷之故特賜罷免此
誠懼災恤民之盛心也臣竊以為郊則直祖以配天孝之
至也宴則受釐而介福仁之至也一舉而仁孝之道備此
帝王之所貴 祖宗之所詳定而垂世守也豈可偶因水
旱之故例以他宴遂廢而不舉哉自 武宗末年巡幸在
外或曠而不郊或郊而不宴神人乖隔災變頻仍可追觀

也 皇上升潛繼統百度惟新敬天事神靈既饗答今臨
御已及三年之久而君臣尚未能同一日之歡非闕典歟
前此妨於國郵今將委於歲凶議者必曰日食正朝前代
曾以受賀見災傷迭報今日當以省禮為宜夫禮有大
有小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也郊祀禮之大者慶成宴
之大者今此特從罷免損孰甚焉禮猶體也體不備君子
謂之不成人郊丘之祭欽天監擇日禮之始也光祿寺設
宴禮之終也終始具備是謂大成今損郊而廢宴有始而
罔終謂之備禮可乎臣誠寡陋無所識見考之周公制禮
尊后稷以配天而行黃帝之詩則因祭畢而宴被之聲歌是

知郊之必有宴也唐張九齡告其君有曰天者百神之君

而王者之所受命自古繼統之君敬天之君以報所受命
故郊義不可以德澤未洽年穀不登而闕其禮又知災傷
之不可廢郊也宋朝因郊肆赦廢補官資為實不貲郊禮
畢必宴紫宸廢郊則廢宴矣然景祐不以淮汴之溢澶河
之決而廢郊乾道不以一府八州軍之饑而廢郊景祐猶
夷簡柄用之時乾道則朱熹君對垂拱之後未聞其以為
非則又知災傷之不省郊而廢宴也切見江淮告災 陛
下惻然憫恤發帑遣重臣往賑濟之其為民亦至矣要
在大臣委任得人處置得宜使民沾實惠以不負簡命

况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則風雨調寒暑時而休徵應之亦轉災為祥之一端也顧可惜一日之樂而不克承百靈之貺乎伏望 皇上深惟大報之禮光昭大備之儀俯察愚言特賜俞允則數年曠典一朝載觀神人介胥悅之休而君臣慶同遊之盛矣

恭國喪禮議

彭韶

伏見祖宗以來凡親王郡王薨逝祥禫等祭各遣使臣致祭于國所以盡親親之恩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數少行之為宜今宗枝蕃衍吉凶事殷而使臣絡繹於道似乎侈矣此後藩國若有喪禮除親王外其郡王初喪遣使臣

致祭一次其祭遺本處官行禮亦不失親親之恩至若

五

祖宗以來凡王國母妃之喪俱遣內臣一員致祭于宮所以嚴內外之辨亦禮之大本也然其時藩國既少內臣又未嘗出鎮方隅宜自中遣令宗婦眾多而各省宗藩又有內臣鎮守今復遣內臣以益之不惟禮節之繁多抑恐事體之難繼故凡今後王妃之喪有鎮守處即以本官行禮亦不失內外之體近年王國夫婦合葬墳塋造換之事勢誠為簡便但初造之時或兆位未安所以遣官兼備選擇蓋得卹典之大本也及後開墳之祭事成位定不勞餘力而猶具數差遣則煩擾甚矣今後開墳之祭只令本土

之官提調於卹典固無相妨其文武大臣得蒙恩典造墳者無論夫婦先後亡故亦與兼造後遇合葬本家徑自開墳不復差官則禮有一定而事不煩矣

請定服制疏

張學敬

茲者 大行皇后崩逝喪服禮制初蒙 皇上親定下之內閣恭詳條列上請當奉欽依禮部已揭示中外頒行矣續蒙 聖諭又欲從殺令禮部更復具儀臣仰見 皇上以 兩宮皇太后在上不敢以卑加尊是以欲為降殺誠非故為恩紀之殺也臣謹按記曰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

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

六

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教故外和而國治故曰天子聽男教后聽女順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天子聽外治后聽內職教順成俗外內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故天子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陰之與陽相濟而后成者也天子脩男教父道也后脩女順母道也故曰天子之與后猶父之與母也故為天王服斬衰服父之義也為后服齊衰服母之義也又謹按春秋左氏傳昭公十五年六月乙丑周景王太子壽卒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蓋古禮

父為子夫為妻皆服報服三年故叔向以為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者此也觀此則周天子當時尚為后服三年之服中庸曰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正此之謂也後世夫為妻始制為齊衰杖期父母在則不杖夫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然特為旁期言若妻之喪本自三年報服殺為期年則固未嘗絕者也今古制不可復矣 皇上為后服期以日易月僅十二日臣子為君母服三年以日易月僅二十七日較諸古禮已至殺矣殺而又殺則至於無矣仰惟皇上講求典禮為萬世立綱常漢宋以下之陋習一洗而空之孰不以為堯舜之主不世出也伏乞俯察臣愚特勅

禮部無復更變請

皇上宜服期十二日容臣子素冠服

終二十七日不然則恩紀不明典禮有乖臣等何忍令後

日史臣書曰天子不成后服自 皇上始乎 皇上亦何

忍令後日史臣書曰臣子不終君母之服自臣等始乎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七下

律曆

進律呂元聲書疏

范永鑾

臣考之自秦焚六籍之後律呂之學已失其傳而大樂之不正也久矣治道之不及若良有以哉臣思已故教授李文利本之劉恕通鑑外紀長孫無忌隋志并呂氏春秋所載黃帝命伶倫取竹制律斷兩節間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曰含少因而詳加考証以三寸九分正司馬遷黃鐘九寸之誤以太極陰陽五行由一以生二由少以又多見黃鐘數少為極清以正宮聲為極濁之誤以左右對待各得一百二十九分正三分損益上生下生至仲宮而窮之誤以正徵循環無窮正隔八相生往而不返之誤畫圖立說照然可考初非無稽之空談實有據之定論顧編書成而天不假之年殆將泯沒不傳矣其兄知縣李元憫其志大而未遂也取而復加校補臣叔副使范輅亦嘗同臣師事文利曾聞其弊迺互為校正成帙因其舊名律呂元聲書臣竊念本以膚淺於此理茫然莫測其微與今得此帙而觀之恍若有得者大樂終不能晦故劉恕無忌呂氏存其度於煨燼之餘而臣師李文利并其兄李元臣叔范輅拳拳互相發明於大壞之後歟臣思不為之表白

焉則文利之志終不能伸而音樂之正否治道之汚隆終無以考驗矣乃騰寫上獻如蒙乞勅廷臣再加詳議如文利之所著果有裨於太樂下之所司試而行之誠十萬世之大幸而文利平生辛勤考究之功亦得以少見於天地間矣

律呂元聲書議

楊應

李文利著律呂書即其黃鐘三寸九分美之由十一月之黃鐘至十二月之太呂增六分由大呂至正月之太簇增九分由太簇至二月之夾鐘增九分由夾鐘至三月之姑洗增九分由姑洗至四月之仲呂增九分由仲呂至五月

律呂元聲書議

二

之蕤賓增九分由蕤賓至六月之林鐘減六分由林鐘至七月之夷則減九分由夷則至八月之南呂減九分由南呂至九月之無射減九分由無射至十月之應鐘減九分由應鐘復回十一月之黃鐘減九分其所增皆以九分而所減亦皆以九分惟黃鐘之於大呂蕤賓之於林鐘其所增減比之他律不同然管各有至理蓋大呂當五陰之盛一陽始生則是陽雖進而尚弱林鐘當五陽之盛一陰始生則是陽雖退而尚強大呂林鐘固宜其增減僅得三分之二也律管長短一本陰陽升降之氣所謂律曆同道於此乃見書序所謂黃鐘三寸九分升陽漸益至蕤賓而得

九寸歸陽漸損至黃鐘仍得三寸九分所謂三分損益者以對待言隔八相生者以正徵言與夫所謂喉舌齒唇之聲證宮商角徵羽之音凡書之要一一拈出以示人可謂盡其關鍵而得其三昧矣今以司馬遷黃鐘九寸上下相生損益筭之黃鐘至大呂減六分奇大呂至太簇減三分奇大簇至夾鐘減五分奇夾鐘至姑洗減三分奇姑洗至仲呂減五分奇仲呂至蕤賓減三分奇蕤賓至林鐘增二分奇林鐘至夷則增四分奇夷則至南呂增二分奇南呂至無射增四分奇無射至應鐘增二分奇應鐘至黃鐘所增四寸三分奇曆家二十四氣每氣筭之不差毫忽若

律呂元聲書議

三

一氣短二分奇又一氣短三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又一氣短五分奇又一氣短六分奇又一氣短四分奇則月之大者過於三十日月之小者不及二十九日不惟無以成歲而律管候氣亦不可用矣且陽氣自冬至後以漸而升而律反減則氣有餘而管不足陽氣自夏至後以漸而降而律反增則氣不足而管有餘其亦背馳之甚哉謂司馬遷之差處正在於此謂李書之得處正在於此至於從前宮羽之外此清濁之逆施正由黃鐘一差諸謬所必至者而不俟於言也廉嘗見欽人鮑希布著天心復要書以明曆大曆氣朔八十年一齊曆家每歲二十四氣於

時之八刻中往來無定鮑書所排節氣之交皆有定刻中
氣之交亦有定刻如冬至乃十一月之中氣定在十二時
之五刻歲歲如此餘氣之定在某刻者亦然朱子謂曆有
一定之法後人不知只是趕趁天之行度然則鮑書豈非
有一定之法而如是哉知曆者得之則亦可以推筭矣嘗
以今曆氣朔較之相去特五六時却是亘古亘今如此實
萬年曆也鮑書謂郭守敬之法未是守敬法即今曆法我
朝仍勝國之舊未嘗改也曆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審
如李書則鍾律自漢以來亦皆不得其傳而此二人者之
獨見於此謂非天授不可也方今 聖人在上必有軒表

命倫倫放勳命羲和之盛舉惜無以二書獻之闕下者其
所係豈細故哉

請改曆元事宜疏

鄭善夫

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
次月食本部劄臣前牲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着
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矣經該奏報
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曆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
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
原鮮克於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
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零九年差天運一度

數復定以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二年元許衡王
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千人歷驗千餘
年至元授時曆以為精密矣只今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
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差
之法積四期餘一日以一日分加於四期是故二至之時
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准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
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分者以氣數有不盡之數
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分二十五秒
一朔虛四百四十一分積虛盈之數以制閏是故定朔必
視四百四十一分前後為臍胸只在一分之間自古無有

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
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蓋月小日暗虛
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若日為月體所掩而
食則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
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
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
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准也如正德九
年八月朔日食曆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
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曆元時
分刻刻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

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精以歲月則躡離朧胸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宋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藻孫覺諸儒竟為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曆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戶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戶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內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幾曆元可更也

疏議輯目卷三

二

六

曆象議

丘濬

臣按洪武中刻漏博士元統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曆隨時脩改以合天道我朝承運以來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數授時曆法以元至正辛巳為曆元至今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以曆法推之得三億七千六百一十九萬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經云大約七十年而差一度每歲差十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遠數盈漸差天度擬合脩改今以洪武甲子歲前冬至為大統曆元推演得授時曆辛巳閏准分二十萬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閏准分一十八萬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時律氣准分五十

五萬六百分洪武甲子氣准分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七十五分授時曆辛巳轉准分一十三萬二百五十分洪武甲子轉准分二十萬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時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萬三千八百八十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萬五千一百五十分八秒當元統上言時歲在甲子也已云年遠數盈漸差天度矧今又歷一甲子而過其半其年愈遠其數愈多其所差者當益甚也臣愚以為曆者國家之大事所以曆在躬之數承上天之託以敬天道以授人時者端有在於此臣請詔求天下通星曆之學如郭守敬者以任考驗之責明天人之理如許衡者以任講究之方失今不為後愈差

疏議輯目卷三

七

外伏惟 聖明留神聽察

正統己巳曆議

丘正

正及第之明年頒己巳之朔禮成而觀其書書三至之畧有晝夜六十一刻之文即惟其故退而求古諸家曆法無有也時有五官司曆雅相知者因以所私問之曰天行最捷日次之月又次之以月會日以日會天天運常舒日月常縮曆家以其舒者縮者之中氣置閏以定分至後然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之日乘除之積三歲而得三十二日五十九刻者其法常活以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分南北二極日行中道冬至行極南至牽牛得四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詔令奏議類

十刻爲日短夏至行極北至東并爲日長春秋分則行南
北中東至角西至婁爲晝夜均古者以曆名家者必以其
變者立差法以權衡之則變者常通而差者得其所矣有
如今曆也者世乃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歟司曆曰如子言
誠然正曰若然者子將居其職而不與其事耶司曆愀然
笑曰能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能又何今日咎也又曰曆者
聖政之所先本也苟以私智擬之能無挫其本乎子始悟
當時用事者亦赫赫必以司曆爲忌也後果有土木之變

曆法議

楊藻

前代之曆唐虞三代無可考自漢至元四十餘年漢興四

百年更三造曆唐興三百年更七造曆宋興三百餘年更
十八造曆本朝大統曆米用元授時曆自洪武至今百
四十年未嘗更造而一一皆驗則斯曆真可以行之永久
矣授時曆乃許平仲郭守敬所造知曆數既精明暗理又
精恐古今之曆未有過之者也其法不用歷代積年日法
最爲簡易瓊臺丘氏作大學衍義補引洪武中刻漏博士
元統之言謂授時曆元年遠數盈漸差天道撮合備致致
之統所改元推步不應曆家尚仍授時之舊而丘氏復謂
今去元統時年遠數多所差益甚是亦淺論焉耳曆法疎
密驗在交食今日月之食分秒不差又何得而疑之哉

皇明疏議輯畧卷十八

陵廟

陵廟疏

商輅

臣等仰惟 太行慈懿皇太后作配 英宗皇帝正位中
宮及 皇上嗣君宸極尊爲慈懿皇太后蓋先帝全夫婦
犬倫 皇上全母子深恩天下後世無容議矣今位號彰
著於海宇數十年則壽終之後所宜奉梓宮祔於裕陵奉
神主祔於太廟此古今不易之理亦先帝與 皇上全大
倫深恩之初心也今聞聖命欲別卜葬地臣等實切疑懼
竊惟 皇上所以若是者必於今 皇太后千秋萬年之

後與先帝同等於陵廟自嫵二后並配非本朝之制然有
二太后方自今始則陵廟之制亦當自今始考諸古協諸
義以行之臣等考之前代一帝二后並祔陵廟者未易悉
數只如漢文帝尊其生母薄太后然於其嫡母呂太后雖
得罪於宗社尚且仍與父高帝並葬長陵無所更易此文
帝所以號爲孝文高也出漢諸帝之上也又如宋仁宗追尊
其所生母李宸妃爲太石然於其嫡母章獻劉太后雖本
無子尚且仍與父真宗同祭太廟無所憚忌此仁宗所以
稱爲賢君高也出宋諸帝之上也 皇上於 慈懿皇太后
昔日致其養今日盡其哀雖文帝仁宗無以加矣若陵廟



之祔稍有未合於禮則致貽後議有掩前美況千秋萬年之後今皇太后與慈懿皇太后同在陵廟不相妨礙且愈足以見二太后生存之日雍和無間永久之後並美無窮載諸史冊增我皇明之輝增我皇上孝德之名此臣等所深願也

陸廟疏

姚夔

昨臣等議得今太行慈懿皇太后梓宮宜葬於先帝之左皇太后千秋萬歲後宜於先帝之右允合天下後世至公之論獲奏未賜允納臣竊以為人主治世所以因結天下人心者唯在於禮儀而已禮義者人心本然之天禮

義亡則人心離人心離則國非其國天下可得而治乎且

山陵宗廟禮儀之大端父子君臣夫婦之道實所繫焉不可不慎也 大行慈懿皇太后正位六宮奉事先帝自始至終如樂之和未嘗有廢命則婦道全矣 皇上嗣位尊為慈懿皇太后頒詔天下與皇太后並尊同養未嘗有過舉則母道全矣今其崩逝出於考終發遣詔於天下陛下為之括髮跣足朝夕哭臨舉大喪一依孝恭皇帝禮制行事未嘗有缺典則陛下之子道全矣使在先帝時有廢命則婦道虧 皇上必不肯加慈懿之徽俾使居慈極時有過舉則母道虧 皇上必不肯舉今日之大

禮令也婦道全於前母道全於後則慈懿皇太后可謂盛德矣生則致其養死則致其哀則皇上可謂至孝矣母有盛德則於合葬祔廟之禮所當行此人心禮義之天古今不易之理天下至公之論既無毫髮之差亦無纖芥之惑今一旦無故欲以梓宮不於裕陵合葬神主不於太廟祔享人心既駭且疑 皇上天性高明孝心純懇因已洞燭禮義所在累召詢問以為臣等所言乃是正理但迫於皇太后之命未賜允斷而來言者屢屢不絕臣竊窺皇上欲順承母后之命則於義有未安欲從衆人之言則於恩有未忍展轉宵旰似難裁處臣聞昔堯應問舜為天子

子皐陶為士馨腹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以

三

天子之父殺一人宜若可容而士必執之者何不以恩掩義也禮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必欲置親於無過之地者何是以義成恩也恭惟皇太后聰明仁慈之德聞於天下自皇上即位四五年間未嘗干預外政人皆謂女中堯舜不是過也今特偶於慈懿一事竟有未盡以理開諭易為轉移耳惟皇上極其誠敬和其聲氣從容戒勸至於再三 皇太后必能感動而從之此則恩義兩盡也萬一有不能從則當斷之以義而從天下之公 皇太后脫或有怒而陛下

仁孝誠敬和顏悅色益加其孝而不敢替焉則於恩義亦不兩失矣或者曰 皇上乃 皇太后所出豈可薄於此而厚於彼乎夫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於裕陵並享於太廟無輕重之間也無大小之分也無損於此也無益於彼也設使慈懿先入裕陵而 皇太后他日失所尊慈懿先入太廟而 皇太后他日不得與則有輕重之間也則有大小之分也則有損於 皇太后而益於慈懿也今則不然慈懿在左 皇太后萬年之後在右慈懿今日祔於廟 皇太后萬年之後亦祔於廟同尊並列無分毫低昂高下於其間而謂薄於此而厚於彼可乎或者曰

聖諭輯略卷一八

四

收拾矣夫天命之歸人心是視人心一去天命不能獨留勿謂此一事未必遂失天下也天命人心之去留毫忽之間而已矣昔漢高祖為義帝發喪而得天下項羽成義帝而失天下皆由一事所召可不畏哉伏望 皇上以臣等所言及復開諭 皇太后決從衆議而不惑於他言則皇上全大孝之名母后全賢令之德 英皇敬享於上群臣慰悅於下人心鼓舞愛戴莫不尊親有光宗社有光天地而萬福攸降臣等不勝幸甚

廟制疏

楊守陳

聖諭輯略卷一八

五

慈懿無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不然恭讓在 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退處他宮未嘗別立一后豈得謂之同乎况 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莫及自笑曰此朕幼年事豈可知矣又况 皇上總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揆情度理合慈則是不合慈則非祔廟則是不祔廟則非是非之間有至公之論至公實出於禮義之天非勉强也一人之心如此千萬人之心亦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如此萬世之心亦無不如此人心同此禮義則同此向慕同此愛戴一或失此則人心解散如堤潰水決而不可

不可孔子曰祖有功宗有德此萬世不易之論也天子七廟 太祖之廟百世不遷餘皆祧毀此四代帝王之成法也夫唐虞之文祖尚矣夏之世顓頊即帝而無功故以禹為始祖殷之始祖曰契周之始祖曰稷皆有大功故稱太祖而郊祀配天其廟不遷漢及魏晉上祖無功皆以創業之君為太祖李唐上祀四世謚其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考曰元皇帝而其祖謚景皇帝有功是稱太祖趙宋亦祀四世號其高曾祖考為僖順翼宣四祖而以藝祖開國廟號太祖凡稱太祖者必以配天此皆據理以定名號已示當祧與不遷之意矣故魏晉之廟太祖以上親盡

既議禮各卷十八

六

皆祧而太祖歷世不遷時無議者唐至中宗既祧宣簡於夾室玄宗仍復宣簡而謚為獻祖并謚懿王為懿祖至肅宗并祧獻懿德宗又祧元帝於是太祖居第一室矣然至禘祫之時則獻祖居尊東向而太祖在昭穆之列當時人心猶歎議者紛然卒遷獻懿之祖於與聖廟不預禘祫而太祖正東向之位為不遷之祖終唐之世無復議者宋至神宗已祧僖祖於夾室及王安石用事仍復僖祖且定之為始祖而居累朝禘祫所虛東向之位遷順祖於夾室當時名臣若韓維司馬光孫固王介張師顏者群議力爭莫能回也哲宗既祧翼祖徽宗又祧宣祖而僖祖猶居尊位

太祖猶列昭穆人心亦歎故高宗以來如董恭王晉之倫屢嘗論列寧宗乃用趙汝愚鄭橋樓鑰陳傅良諸臣之議并祧僖宣二祖別建四廟殿以奉祧主時惟一朱熹爭之不勝於是太祖始居第一室而禘祫居東向之位終宋氏不遷無復議矣此則凡稱太祖而配天者必居尊位而百世不遷然後合乎典禮順於人心而無可議者也 國初追帝高曾祖考為 德懿僖仁四祖但以為四親廟而已初無祖功之意故郊祀配天則以 仁祖亦惟取嚴父之義耳固未嘗以 德祖擬商周之稷契而祫以配天也 太宗嗣位乃尊高皇帝為 太祖而遂以配天 仁祖亦

既議禮各卷十八

七

不得預則其意亦以四祖親盡當祧而 太祖有功不遷當如夏之以禹為始祖漢以下以創業之君為太祖者在禮太祖即始祖 高皇帝號太祖復號 德祖為始祖豈先王之禮 祖宗之義哉且古者一帝一廟廟皆南向後世同堂異室亦皆南向時享則諸帝皆南面而各等至禘祫則惟太祖東向獨尊餘則左右分向皆卑也我 朝時享之禮則惟 德祖南向獨尊餘皆東西相向而卑已如禘祫之儀矣今祧 懿祖則以 德祖為始祖而百世不遷永居南面之位而常尊 太祖永居東西向之位而常卑後世臣子瞻之孰無感悵必有博聞達禮之儒昌言正

議而群臣和之天子從之卒祧 德祖而尊 太祖然後
已耳唐宋之事是明鑑也若祧 德祖則異日三祖以次
祧盡而 太祖可居南面之尊以稱其名實此天下人心
之同願雖傳萬世必無易也別殿密邇太廟而祧祭則
德祖猶居南面之位而 太祖諸帝皆列左右不失其尊
非若唐遷獻祖於興聖廟宋遷僖祖於四祖殿而遠隔別
享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也亦何嫌哉今之議者率謂 德
祖猶宋之僖祖王安石嘗議尊僖祖為始祖其後朱熹廟
議定取之今尚敢有異議乎臣以為不然安石謂僖祖有
廟與稷契疑無以異熹亦謂莫若以僖祖為稷契而祭于
太廟之初室曰疑曰莫若則其意豈真以僖祖可同稷契
而合於禮之祖有功者哉蓋其說以為若祧僖祖不可下
祧子孫之夾室又不可別立一廟故為是不得已之辭耳
然宋亦卒祧僖祖於別廟以藝祖為太祖而後已蓋祖有
功之禮終不可泯也况時興制殊尚當執其說之不可行
於宋者而必欲行之於今乎今太廟既無夾室若執其說
雖立別廟亦不可也祧主將安真乎今既立別殿以奉祧
主則所謂下祧子孫者 德祖之祧何不可之有而必強
無功者以為始祖而使有功之 太祖乃不得如夏之禹
漢以下創業之君何哉孔子明言祖有功宗有德世無不

疏議輯略卷一八

八

二

宗之安石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以及乎孔子而朱子有
取之者其說雖多其要但如前之所云者耳今議者不察
定禮不從孔子而猶以朱子為辭廟祀不祖有功而以無
功者強擬上不當祖宗之意下不愜臣子之願名與實乖
文與情夾安可以為典常而垂世哉 陛下若姑循近制
則存九廟祧 德祖亦可矣雖從今議而每歲一祧亦無
不可蓋古禮四時皆祭三歲一祧今四時之外實多歲暮
一祭故僉議改歲暮時享為祧乃禮之從宜而延厚者亦
可從也若務遵古典則當全用臣議併祧三祖但存七廟
三歲而一祧乃協四代之典足垂萬世之法也臣請以歷
代群臣議論之是非得失有可鑑者條列於左宋神宗治
平四年以英宗將祧廟太常禮院請祧僖祖兩制若翰林
院承旨張方平等議謂合禮遂祧僖祖神主藏之兩夾室
矣至熙寧五年平章事王安石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
祖故先王廟祀之制有疎而無絕有遠而無遺商周之上
斷自稷契以下者非絕書以上遺之以其自有本統承之
也若夫尊卑之位先後之序則子雖齊聖有功不得以加
其祖考此天下萬世之通道也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
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毀廟而藏主
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祧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

疏議輯略卷一八

九

事亡如事存之義因循定禮是在聖時請下兩制詳議臣
按郊廟之禮各有其禮故孔子論郊祀而後稷以配天曰萬
物本乎天本乎祖論廟祀祖宗則曰祖有功宗有德其
言各有攸當安石引孔子論郊祀者以論廟祀故以祖宗
但論本統而不論功德可謂誤矣商周之契稷實以有功
而不遷豈徒本統所始而已宋之僖祖則以無功而祧之
乃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豈子孫以有功加其祖考而
失尊卑先後之倫哉稷之先世自帝嚳以汭黃帝譜系甚
明非以世次不可知而定為始祖也宋祀僖祖異矣益稷
之有廟也以功而立不遷僖之有廟也以親親盡斯毀矣

東坡志林卷十八

十一

烏可謂無異耶若以僖祖藏主夾室未安則豈可因此而
併廢祖功之大禮也哉當時孫固張師顏之說亦可從也
翰林學士韓維等議曰先王有天下述其基業之所起奉
之為太祖契稷是矣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遂為一
代太祖國家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
祖雖為高祖然功業未見所因世系未知所始而欲以稷
契奉之於古無考於今未安今之廟於古殊制古者每廟
異宮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似亦無嫌
天章閣待制孫固曰后稷播種萬世粒食其功大矣故為
始祖而配天今太祖皇帝削平諸難功格上天百餘年間

天下之冰生養而安樂於無事者皆其功也宜遵奉為
始祖若僖祖之德不昭見於生民不明被於後世豈可以
齊后稷之廟當始祖之禮今毀其廟而藏主於西夾室在
順祖之右固已順矣非祔於孫而祖也若猶以為不可
則特為僖祖立室凡後廟之主皆藏其中當禘祫時以僖
祖居東向之位太祖與群廟之主皆順昭穆之次從之而
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伸矣若以別室為非則周人別
廟姜嫄不可謂非禮判太常寺張師顏等曰商周稷契皆
有大功始受封國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
起不由先代則親盡迭毀身自為祖故魏祖武帝則處士

東坡志林卷十八

十一

毀唐祖景帝則弘農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稷契
之明例也僖祖雖為聖裔之先而非始封有功親盡固當
祧也今欲以有廟之始為說援而進之以為始祖固與稷
契異矣使稷契本無功德初不受封而引以為據庶或可
矣若其不然豈可據哉太祖首創洪業傳祚萬世固當為
帝者始祖若僖祖神主則宜畧倣周人守祧之制築別廟
以藏之亦禮以義起者也臣按自漢以來議此禮者衆矣
漢則常玄成等四十四人皆謂高皇帝為太祖請瘞太上
主於寢園魏則鍾繇高厚隆謂儒皆謂武皇帝為太祖請
遷虞主主於國邑晉則范宣等亦謂武皇帝為太祖

請築別殿以藏三神主唐則張齊賢謂景皇帝為太祖而弘隆及宣光之主皆當祧之陳京諸臣請築別廟以藏祧主顏真卿韓愈請藏主夾室而時出以享於祭此皆祖有功而祧無功合於古禮與宋諸賢之議如出一口韓琦見固之議而嘆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司馬光與維議同神宗亦以維言於是皆為王安石沮之惜也翰林學士元絳等議曰自古受命有天下者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商周之祖稷契皆以承其本統而非以有功與封國為輕重也諸儒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禹氏不如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

自僖祖以上世系不可得而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倘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之主皆祔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廟則祔禘之日四祖皆降而合食也情文不順莫甚於此謂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之禮意臣按絳議有述安石之言者前已辨矣餘亦未安夫祖有功宗有德此三代之典禮宣聖之格言萬世不可易者若謂祖不以功則宗亦不以德乎祖不以功則商自太甲以上周自王季以上何者非祖而獨尊契稷宗不以德則商自太甲以

宗同自王季以下何者非宗而獨尊祖也夫甲大戊武丁周獨取文武耶夏雖郊祫於一時不廟祫於百世正以無功而不可祖故但祖禹耳漢以高帝功大而為太祖文帝德盛而為太宗降歷魏晉無不以有功者為祖有德者為宗豈絳之稽古未詳歟若謂四祖降而合食為非則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祀之於始祖之廟此亦降而合食情文不順者耶先王之禮固祖有功而太祖之廟惟一既毀之廟不立也宋既無有功者為太祖矣絳乃欲以無功者立其既毀之廟而又推為太祖何太祖之多耶不知其所謂禮者合何禮也絳本傳云絳存

威名而無特操在翰林請事王安石及其諸子士論鄙之然則絳之此議其本心也哉衆議既上王安石奏曰聖王議禮固有因循至於逆順之大倫詎能遠矣而變古今或以夾室在右謂於宗祫為尊本統所承措之別室為當類皆違經背禮臣等所不敢知於是遂奉僖祖為太祖始祖臣按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然則聖王之禮固有因循亦有損益故祖功宗德歷代因循而無異祧主異藏歷代損益而不同也魯禘齊僖公春秋譏其逆祀宋禘未始有齊者惟以僖祖無功而祧之亦因循舊例非變古而違逆順之大倫也古

者太廟惟太祖有功不遷餘皆迭毀此三代因循千餘年矣自漢魏以來必推有功者為太祖不遷其無功者雖屬尊於太祖而必迭毀誠合古禮此歷代因循又千餘年矣而安石卒然以無功者強為始祖有功者虛稱太祖情文不順名實尤乖舉三代以來數千年之令典一朝而亂之敢違於古者非安石其誰與若祀主之裁則歷代因時損益故有不同夾室如韓愈所議別廟如張師顏所論亦損益之宜者也若據古禮則廟制同門異宮有毀無立所謂祖有功即指太祖太祖乃始祖之號耳張齊賢謂禮經始祖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王普謂太祖即廟之始

聖賢言行錄卷十八

古

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祖廟號已定雖更歷朝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不可居也迨至熙寧乃尊僖祖為始祖而太祖常列昭穆名實矣倘以此為是則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也二說良是安石既不能改同堂異室以復古之廟制又別奉無功者以為始祖而加於太祖之上重立其已毀之廟是亦違經悖禮矣何乃以是關群賢哉夫祖功宗德歷代因循禮之本也緣情立典萬世通行而不可變也祀主異載歷代損益禮之文也因時制宜每代各施而不可泥者也安石但泥於歷代各施之宜而輒變夫萬世通行之典可謂不知務矣以堅

志強辨力排辯議而自用此即其行新法之智力也周官法制本非后代時勢所可行而強行之般周契稷本非后王祖宗所可擬而強擬之新法之行當時被其禍始祖之議今尚踵其非可勝嘆哉高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董茶太常寺丞王普皆請祀僖祖而裕祭正太祖東向之位高宗及宰相趙鼎皆是之然未暇也暨紹興五年寧宗即位以卿曹三復言如普茶尤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以因大行祔廟之祭定宗廟萬世之禮破熙寧木經之論請祀僖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詔從之僑等文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而順翼宣之主皆祀裁焉過裕則

聖賢言行錄卷十八

十五

即廟而享於禮為稱詔有司集議諸儒若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宰相趙鼎是之乃命別建四廟殿於太祖廟之西以奉四祖祀主歲令禮官祭獻太廟以太祖正東向之位方集議時朱熹在經筵獨議狀曰今群議雖多皆有可疑如曰藏主於夾室則古未有祖考祀主藏於子孫之夾室者自太祖之初室視夾室如正殿之視別殿子孫在於正殿而以別殿居其祖考此不可之一也至於裕祭則又設帟於夾室之前而別祭既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主之背而孫後祖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則不惟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

位其棟宇儀物必不如太廟之盛是名爲尊祖而實卑之
又群廟之主洽於太廟四祖之主洽於別殿又不謂之合
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曰藏主於天與殿則宗廟原廟古
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又不合食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
之四也凡此數者議者亦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欲急奉
太祖東向洽祭之位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兩廟
威靈常若爭較強弱於冥冥之中使四祖疑於受權傍徨
躑躅不知所歸令人痛傷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當日推
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其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
敢當矣又况僖祖主於治平不過數年而神宗復奉爲

通鑑輯覽卷十八

十一

始祖以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又况所謂有其舉之而
莫敢廢者乎且孔子論武王周公之孝而曰踐其位行其
禮泰其樂愛其所親敬其所尊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孝之至也今天子既踐太祖之位行太祖之禮泰太祖之
樂矣固當愛太祖之所親敬太祖之所尊而所以事太祖
者無異生存之時乃爲至孝而議者顧欲黜其所追之尊
祖考而又未有一定之處其可謂愛敬其所尊親而事死
亡如生存之時乎蓋議者之爲此說但以太祖膺圖受命
化家爲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祖耳然自穆始封於邰而
不愆已自竄於戎狄公劉太王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

何嘗盡由於后稷取但推其本始爲出於此故不可以不
祭而祭之不可以一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大小有無哉况
周人雖以后稷爲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武王是
乃祖有功宗有德之意故自爲世室而百世不遷以冠諸
廟則亦不必東向於祫而後可以致尊崇之意矣今莫若
以僖祖擬后稷而祭於太廟之初室順翼祖俱藏其主
於西夾室太祖而下各以昭穆祭於太廟則僖祖東向如
故而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理順矣蓋尊太祖
以東向者義也天下臣子今日之願也尊僖祖以東向者
恩也太祖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屈恩以快天下臣子之

通鑑輯覽卷十八

十一

願也孰若屈義伸恩以慰太祖當日之心乎韓愈所謂祖
以孫尊孫以祖屈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爲四時各祭其廟
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屈之祭常少亦切
中事情故熹竊以爲群議皆外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
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爲順易無事也臣按群議四者雖
若不可然皆聖訓而祖無功尤不可之甚也今我朝太
廟既無夾室而祫主不敢毀之瘞之必當作別殿而不可
泥於有毀無立之文矣太廟既有廟有寢今別作殿是後
寢以藏毀廟之主前寢仍藏未毀之主廟則爲時享祫祭
通用之所無所謂藏祖考於子孫之夾室者矣廟地且廣

而別殿在正北棟宇儼然可盛於舊無所謂名為尊祖而實卑之者矣今改歲恭時享為禘祭則毀廟未毀廟之主每歲皆合祭於廟無所謂受楮別享而不得合祭者矣豈復有一如燕之所擬者乎然則所謂四不可者今皆可矣今祀 德祖而燕尚在亦或無異議即其謂兩廟威靈爭較強弱四祖疑於受楮傍徨踟躕恐未必然燕嘗言祖有功宗有德天下後世自有公論不以棟樑為嫌所以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又嘗言祖功宗德其來尚矣而程子獨以為如此則是為子孫者得擇其先祖而祭之此殊未然商之三宗周之世祖見於經典皆有明

文而功德有無之實天下後世自有公論若必以此為嫌

則秦政之惡謂子議父臣議君而除謚法者不為過矣且

程子晚年嘗論本朝廟制亦謂太祖太宗當為百世之廟以此而推則前說若非記者之誤其或出於一時之言而未必終身之定論也夫既謂公論在天下後世則非太祖所得而專之雖太祖有所不忍而不敢當如公論何若謂僖祖之為始祖已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則當時附安石者惟元絳等數人而已若韓維張師顏輩數十人皆論其背禮逆情而力爭之後世董荼王普數人亦皆謂其違經疾古而請更之文後則趙汝愚鄭僑輩數人又皆謂其不

經之論而卒正之安在其得正禮而合人心也雖燕亦自

言尊太祖則快天下臣子之願夫臣子之願即人心也尊

太祖既快天下臣子之願則尊僖祖之不合人心也明矣記曰禮非天造也非地設也人情而已矣又曰禮者順於鬼神合於人心而理萬物者也豈有不快臣子之願而可謂之合人心不合人心而可謂之正禮乎有其舉之莫敢廢也戴記是有言矣然僖祖既祀之後燕接安石故事文謂更改豈忘其上文有其廢之莫敢舉之言乎要之舉廢當揆諸義不可執也所謂中庸爰敬所學視事死亡如生存之說似矣然僖祖固太祖之所尊而敬者順翼宣三祖獨非太祖之所尊而敬者乎留僖祖而黜三祖則於所尊者有敬有不敬矣豈太祖生存之時之心哉若謂周家之興不由后稷則書言先王建邦啓土詩列生民思文而序者言文武之功起於後稷史記言古公亶父復循後稷公劉之業論語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皆虛誕耶謂祀稷但論本始而不記功德則與其前所謂祖功宗德尚矣之說何背馳也孔子言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自此歷數而以祖有功宗有德結之則所謂有功者正指太祖也祭法但言祖文王而不言文王為太祖意亦以祖有功乃為文王無乃失其旨歟况祭法之言禘郊祖宗多

有

誤今未暇辨也謂僖祖擬稷而居初室衿享東向則諸賢
群議已具前矣所定昭穆之次馬端臨亦嘗議此未能詳
也謂尊太祖為恩等僖祖為義固當然常人之情多以恩
掩義聖人制禮必以義斷恩若惟其恩不惟其義則至親
之喪其可以期斷祖考之謚其可以幽厲乎然則屈義伸
恩之說亦恐未安蓋熹一時之見偶合於安石遂主張其
說而盡排群議其於諸書衆論皆不暇顧雖孔子之言亦
不暇詳與其平昔之言抵牾而一篇之中言亦自相矛盾
此豈至當之論而可信從者哉今之議者徒以熹為大儒
其言必當竟不究其是非得失而靡然從之併為一談牢

疏議輯略卷十八

七

不可破甚者或謂桃首廟之主則為無祖然首廟既非有
功如稷則與次廟等耳桃其主而不毀不瘞乃遷居別殿
且享衿祭焉可謂無祖耶或謂皇家之祖豈可言其無功
然功德有無天下公論豈可掩實以阿世哉或謂朱子之
言敢不從然凡擇言處事惟當規理安可徇人益尺寸各
有長短知愚各有得失故先哲之論後儒或更狂夫之言
聖人猶擇熹言若未當理安可必從且熹雖大儒未及孔
子之大聖何從熹而不從孔子哉蓋皆未嘗詳考而深思
耳熹小帖曰熹既為此議續訪得元祐大儒程頤之說以
為太祖而上有僖祖翼宣先嘗桃僖矣亦以為不當桃

順以下桃可矣何者本朝推僖祖為始祖已上不可得而
推也或難僖祖無功德亦當桃以是言之則英雄已得天
下自己力為之並不係於祖德或謂靈芝無種醴泉無源
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豈得謂
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
世俗之儒竊詳頤之議論素與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
服以為高於世俗之儒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然固有
不約而同者今但以程頤之說考之則可以見議論之公
而百年不決之是非可立判矣臣按自古英雄之得天下
亦鮮有自許已功不念祖德而不記者惟繼世之君必審

疏議輯略卷十八

廿一

公論而祖有功耳且晉瑯琊王德文曰七世之廟自由德
厚流光非為太祖伸等祖之禮也亦有言哉宋之僖祖猶
商之報乙周之亞圉皆不過王者之高祖耳若以為天下
基本所出是其功業則商周但祀報乙亞圉為太祖可矣
何必祀契稷也然則復立僖之廟固非得禮而安石造聖
變古所見豈高於世俗之儒耶頤之此說不載於遺書外
書或如熹所謂若非記者之誤則出於一時之言而非其
終身之定論也夫理義之心人皆有之自孔子而下若漢
常玄成魏高堂隆晉蔡謨唐張齊賢宋司馬光等動輒數
十人更十餘代歷千餘年總數百餘人前後議論皆不約

而合者何獨以王安石程頤相合為足以見義理人心之同哉豈苟玄成以下數十人皆愚不肖而無義理之心獨安石與頤有是心耶夫議論之公必出於眾人之口故公論謂之輿論熹不考孔子之言與苟玄成等數百人之論以為公而獨考程頤一人之說以為公論以判百年不決是非顧安得而判之宜趙汝愚諸賢之不從也熹而奏劄子曰僖祖者太祖之高祖也雖歷代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聖孫順天應人以寧非庶其為功德豈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哉是以太祖首尊崇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以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德自居矣今乃以欲尊

聖朝御製卷之八

七二

太祖之故而必使之據奪僖祖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臣按熹前議已謂國家之興不由后稷但推本始而不計功德矣尋因程頤僖祖安得無功業之說又謂僖祖功德為盛何其言之不一耶且頤所謂天下之基本熹所謂篤生神孫之功德豈獨僖祖有之順翼二祖亦無不然至於宣祖則篤生聖子且鞠育教誨之至其功德不尤盛哉若僖祖當祧太祖不忍奪據其室則宣祖當祧而太祖奪據其室尤不忍也以此而推真宗以下諸帝之心亦皆不忍奪據祖考之室雖歷百代亦無一廟可毀則所謂先王之典禮後世之公論將安施耶熹

嘗作韓文考異於禘祫考下曰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獻祖之主則當遷太廟之西夾室而太祖以下次列於諸室四時之享則惟獻祖不與而獻祖太廟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為室不相降厭所謂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祫禘則惟獻祖居東向之位而獻祖太祖以下皆序昭穆南此相向於前所謂祖以孫等孫以祖屈而所屈之祭常少者也韓公禮學精深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議深得夫孝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真可謂萬世通行之道非但可施於一時而已臣按唐太宗立時即祫獻祖二祖主於夾室而遷太祖主於初

聖朝御製卷之八

七三

室禘祫則獻祖不與而太祖東向歷十有八載至德宗建中二年因顏真卿議乃以獻祖主遇祫祭則暫出居東向之位祭畢仍撤夾室歷二十年至真元十七年有言太祖百代不遷而獻祖親蓋廟遷祫居東向非是乃令百寮議之議者多以獻祖主或廢或遷而不使之合食以替太祖東向之尊故韓愈皆以為不可但欲仍舊藏主夾室而禘祫則出之以暫居東向耳非謂獻祖不當祧其主不當撤室也然則所謂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者自是熹之所見非愈之本意也且愈屈伸之說固含尊卑之意然獨為太祖發耳熹謂室自為室不相降厭則

諸廟皆尊不獨太祖而已。蓋當時時享則獻祖不預太祖，若尊是獻祖，屈而太祖伸也。祫祭則獻祖尊居東向，太祖卑列昭穆，是獻祖尊而太祖屈也。時享常舉而太祖常居初室，故愈謂常祭甚衆而太祖所伸之祭至多也。祫祭三年一行而太祖暫列昭穆，故愈謂合祭甚寡而太祖所屈之祭至少也。至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太祖居第二室，則凡常祭合祭獻祖皆居尊位，常伸無屈，太祖恒列昭穆，常屈無伸而不可謂伸多屈少矣。商周起於契，稷廟為太祖，莫有尚者，故時享祫祭無不尊之。唐興由於景帝廟，以景帝為太祖，不遷其上，更有獻懿迭毀，故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懿祖。此愈所謂事異，殷周禮從而變也。若如熹言獻祖居初室而祫祭東向，則全與商周之禮同矣。何謂事異而禮變耶？且愈又有請遷玄宗廟議，其言唐之廟制甚明，謂國朝九廟之制，法周之文，太祖景皇帝始為唐公，肇建天命，義同周之后稷，高祖神堯皇帝創祭，經始化隋為唐，義同周之文王，太宗皇帝神武應期，造有區夏，義同周之武王，其下三昭三穆，謂之親廟，與太祖而七，以是觀之，則愈之本意，何嘗以獻祖為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如熹之說，豈固謂韓公禮樂精深，諸儒所不及，其所謂可為萬世通行之典，愈之禘祫議，與遷廟議，實同一意。

疏議輯略卷六

廿四

可通行者，熹惟主王安石之說，更不詳考唐典，深究韓文而遂以己意為愈之本意，安可盡信而必從之哉？觀安石與熹之意，實以歷代聖賢之論如前所陳，則僖祖之不可議，契稷而為始祖也，較然矣。我朝德祖實與僖祖無異，固當祀也。祫祭而以太祖擬之，殷契周稷與漢景帝宋高祖是萬世通行之典也。祫主藏於後寢，祫禮行於前廟，時享則尊太祖，祫祭則尊德祖，是每代各施之宜也。得禮之本而不泥其文，豈不韙哉。

祫廟疏

倪岳

疏議輯略卷六

廿五

臣等議得禮必緣情而立義，當據古以證今，謹按成周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王武王為宗，不在數中，故為九廟。蓋以后稷為始祖，文武為世室，皆百世不遷，其餘則以次而祫。前乎周則商以契為祖，而湯與三宗百世不遷，後乎周則宋以僖祖為祖，而太祖與太宗百世不遷。彼時僖祖祫遷，雖曰迭有異議，而大儒程頤朱熹皆以奉僖祖為祖為得禮之正，而合人心之同。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之者也。國朝太祖高皇帝肇建丕圖，追祀四祖，迨至英宗睿皇帝龍馭上賓，遂備九廟。在當時則德祖尊為高祖，以上蓋無可推之親。在今日則德祖尊為始祖，以下固有可祫之主。洪惟太祖高皇帝

太宗文皇帝功德隆盛如周文武萬世不祧懿祖而下以次進遷實惟古制今伏遇 憲宗純皇帝升祔之日所有懿祖皇帝神主竊當奉祀仍於太廟寢殿之後畧倣古者夾室之意別建一殿九室以事奉藏况古有祫祭謂合祧廟與未祧之主於太祖之廟而祭之故謂之祫祭者合也今亦宜於歲暮享祭之日奉迎 懿祖皇帝神主仍居舊位以享祫祭之禮則每歲一祭視古三年一祫於禮有加也欽天監選到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內 憲宗純皇帝神主升祔太廟後殿未及營建欲暫請 懿祖皇帝神主安奉於 德祖皇帝室內以俟後殿之成此即所謂毀廟

疏議附錄卷十八

廿六

之主藏於太祖之廟於竊亦安又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歌中呂舞大濩以享先妣謂姜源也姜源帝嚳之妃后稷之母故特立廟以祭之至宋則元德懿德二皇太后俱有別廟之享章憲章懿二皇太后遂有奉慈之建每歲五享四時薦新上食並同太廟慈者恭遇 皇太后祔葬茂陵所有神主宜於奉先殿傍近宮室改為別廟以禮安奉歲時祭享悉如太廟奉先殿之儀仍乞勅奉遷官於祔葬畢日暫奉神主於茂陵獻殿以伺 憲宗純皇帝祔享太廟禮畢然後啓行文武百官各具素服出城奉迎自大明門進入就赴別廟安奉如儀以是祭稽乎情文庶幾咸合

乎典禮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九

祀典

孔子廟祀議

朱熹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為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即位于阼階東西面祝告禮成主人立于阼階西面戶出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為几筵之在西也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九

二

戶升筵主人西面立于戶內拜受尸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為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為屋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楹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博士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九

二

用魯與鬱合魯與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與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糴糴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蕪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東炬當之庸非濇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馨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義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糅而妄列甚至荀况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則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父矣故禹

不先懸湯不先焚文武不先不殺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
上祖也今一切真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
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二程之表叔也乃坐
其下津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講再定張遂居程
下顛倒晏倫其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
見師以菜為養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
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
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係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
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
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

郊祀禮卷九

三

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即
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
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濠海也
猶山嶽之祖崑崙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
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
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禘
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
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為道統之
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
公望周公暨稷契漢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乎先王天子

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
述憲章之任其為道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
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
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
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
四理成其德業者為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
法也奚為而不可也

郊祀議

丘濬

臣按分祀天地之說始見於周禮雖曰必順陰陽因高下
各從其類以求庶得其神之來享然天與地對皇天與后

郊祀禮卷九

四

土對六經言天必與地俱孔子言郊必與社對天地並祭
猶父與母同牢也豈得為瀆乎沈一年之間夏在冬前並
祭天地則以為瀆亂處雜地先天祭豈非越次先食乎虞
夏祀地之禮與其時俱不經見惟周禮祭天則用冬之日
至蓋成周以建子之月為正歲也歲正之首未遑他事首
舉上天之祭至於建午之月乃祀地耳是蓋一代之制後
世因之可也別以義起亦可也夫類于上帝經有明言舍
周而從虞又何不可哉烏可以合祭之禮起於王莽而以
為不經夫事苟合義固不當以人廢我 聖祖初得天下
即築壇為南郊冬至祀天於國丘夏至祀地於方丘一

如周禮之制行之數年風雨不時天多變異乃斷自宸
衷復為合祭之禮而以正月行禮凡所謂六宗山川群臣
皆各為壇以從祀蓋復有虞之典於四千餘載之後每正
歲之吉天子躬祀天地而以祖宗配享分命群臣各獻
二十四壇行之百年神祇享答休履屢應其克享天地之
心而徧致明靈之格者非一日矣又按先儒謂以形體而
言謂之天以主宰而言謂之帝天與帝一也周禮言祀昊
天上帝而後又言祀五帝亦如之所謂昊天上帝者兼天
與帝言之蓋以主宰乎天者其神之大有在此也所謂五
帝者言帝而不言天蓋隨時隨方而立名其神各主宰一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九

五

方之氣也漢儒不明此義附會而為六天之說既有昊天
上帝又有天皇帝又有太一感生帝之類皆非正禮也
蓋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固無二帝之禮況五六哉本朝
惟於大祀殿祀昊天上帝凡所謂天皇帝太一五天帝之類
一切革去三代以下祀典之正所僅見也

蜡祭議

立濬

大蜡之祭三代已有之在周之前夏曰嘉平殷曰清祀而
在周則曰大蜡焉秦始謂之臘尋更曰嘉平漢復曰臘季
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農大享臘臘者接也新故相
接收獵禽獸以享百神報終成之功也魏晉以後皆有其

禮古之所祭者八神而已皆有功於農事者也後世所祀
之神乃至於八十有五座一百九十有二位何也本朝
於古祀典所當舉者未嘗或廢惟於蜡祭闕焉蓋此祭與
籍田相為始終當東作方興之始既舉籍田之禮以祀先
農於春而帥先農民以興其務本之心則百穀告成之後
載舉大蜡之禮以報先嗇於冬而勞來農民以報其勤動
之皆是故舉先王莫大之禮亦以廣聖君莫大之恩也

免立五岳廟碑疏

劉珥

竊惟唐虞三代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
男至秦漢以後始有封禪或封元帥或封王或封帝崇名

皇明疏議輯略卷十九

六

美號不一至我太祖高皇帝以為岳鎮海瀆自天地開
闢英靈之氣萃而為神豈國家封號可加瀆禮不經莫此
為甚前代封號盡行革去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一洗萬
世之陋若立碑必頌神功德正詔書所謂瀆禮也非
祖宗之意况神不享非禮孔子曾有泰山不如林放之嘆
我朝祖宗不立者恐褻瀆故也今莫若每岳鎮海瀆各
頒賜一勅令有司歲時修理祠廟墻垣供具選委本處
道士四五人看守焚修仍給田百畝或五十畝為香火之
需載在勅內令永久遵行庶廣朝廷以禮奉神之意

孔子封王辯

吳沉

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不可不察也且以追謚夫子為王言之夫子聖人也生不得位沒而以南面之禮尊之其說似矣然王君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哉昔者夫子嘗有言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削而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僭名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土今而以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者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為聖人榮乎哉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

疏議輯覽卷九

七

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於今而疑之夫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夫子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夫無臣不可以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夫子之澤不被於當時而其教實垂於萬世褒之以王者之貴曷若事之以師之尊乎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與師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故曰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彼以王爵之貴為隆於稱師

者習俗之見也考之經在當時聖門高弟之稱其師有曰孔子有曰夫子其孫子思直字之曰仲尼蓋夫子既無爵謚則稱之者不曰仲尼必曰夫子觀其門人弟子之不敢過號其師則知以無實之謚加於聖人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論每病於徇同惡異而不本乎至公至當之理談夫子之封王則必相與和之以為誇大矣謂夫子不當封王則必相與咻之以為狂怪矣吁此所以行之數百年之久而未有敢議其非者彼之不敢議必曰我畏聖人也非畏聖人也畏天下之罪已也若吾之說則雖得罪於天下不憾也懼得罪於聖人而已曰今將何以尊聖人曰在明

疏議輯覽卷九

八

其道不在乎王不王

郊社議

黃潤玉

中庸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朱子註郊祭天社祭地蓋郊之禮主祀上帝而統地祇也按郊特牲篇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禮運篇夫政必本於天敬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教地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祭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又云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及按泰誓云類乎上帝宜乎象出昭誥云用牲于郊牛二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以上經傳對舉郊天祀地之文最為明白及考祭法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于泰圻祭地也用騂犢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以下六宗四坎壇之百神皆埋少牢此王者郊天而并祭地之文也周官大宗伯章祀天祀上帝祭地祀社稷獨司樂章有夏至方丘之文即祭法王為群姓立大社而王社乃宗廟之右社稷也別無北郊之名夫天包乎地天尊而地卑固不可以並言南北郊也禮云器用陶匏順天地之性也此亦郊天而并祭地也

正祀典疏

倪岳

先該禮科給事中張九功題前事臣等謹詳古制天子祭

天地祭宗廟祭社稷祭天下名山大川祭五祀凡載於祀典者皆有功德而後祀所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難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此族類不在祀典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而先儒亦曰帝王無妄祭無謂也又曰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濫以非類皆謂此也自秦以降乃多淫祠歷漢至元有因有革迨至國朝太祖高皇帝即位之三年首詔天下改正祀典列聖相承恪遵成憲間有因所感應之事而增蓋祠祭或以萬壽千秋等節而修建齋醮一時行之不察後遂襲以爲例因循莫改增置益繁吳

端之徒轉相鼓扇怪誕相乘矯誣殊甚夫非禮之祭非類之構近代帝王固不能無然絕天地之通嚴幽明之分在帝舜以爲當務之急蓋非聖明之君卓然有見必不能深禁而痛絕之此給事中張九功之言所以深有望於今日者也伏乞聖明敬事天地孝事宗廟嚴事山川百神舍此之外凡有一應齋醮構祠之類通行革罷不惟屏斥異端之姦亦可節省無益之費既可允合乎聖祖以禮事神之心而亦足致乎聖王至誠感神之妙和氣協應國祚綿長人心以明風俗以正其爲治道誠非小補也今將查到歷京各項祭祀除正大之神漢唐高禩關羽宋丞相

文天祥俱祀典應祭外其餘詳爲辨析竊加考究以正萬年志祀以解萬世之惑云夫所謂釋迦牟尼文佛三清三境天尊者謹按傳記西方有佛國曰天竺天竺有五中天竺乃釋迦所生之地後漢明帝時其法始入中國後之宗其教者遂以釋迦爲師其曰三世佛者則以釋迦之本性爲法身德業爲報身并其真身而爲三其實本一人耳今乃分爲三像而并列之失其旨矣唐儒韓愈有曰三代之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中國未有佛也明帝時始有佛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以下事佛漸謹平代尤促惟梁武帝捨身施佛其後魏死臺城事佛求福

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凡事亦可知矣至於道家以老子為師其所謂三清者蓋倣釋氏三身而為之尤為謬妄宋儒朱熹有曰王清元始天尊既非老子之法身上清太上老君又非老子之報身設有二像又非與老子為一而老子又自為上清太上老君蓋倣釋氏之失而又失者也况莊子明言老聃之死則聃亦人地耳豈可僭居昊天上帝之上哉由此言之三清三境天尊實無所據况躬親祠醮傾心崇奉如宋徽宗者可謂至矣卒之陷身虜廷遷徙宗社千載可為明戒但緣佛老異端之徒轉相模倣惑世誣民歷代因之莫之有廢是以通年以來凡遇萬壽千秋

聖諭輯略卷十九 十一

等節奉 欽依修建吉祥好事或遇喪禮七七修建薦揚好事俱先期一日遣官詣大興隆等寺祭告釋迦牟尼文佛朝天宮告三清三境天尊此皆因襲而行不合祀典所謂北極中天星主紫微大帝者謹按象緯書有曰北極五星在紫微垣中一名天極一名北辰其北第五星名天樞蓋極星之在紫微垣萬神所宗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為天文之正中又曰紫微大帝之座天子之常居也即今朝廷宮殿所在乃其象焉國朝正統初年建紫微殿一所於大德觀之東設立大帝之象每遇萬壽聖節正旦冬至俱遣大臣一員祭告夫日月星辰並隕於天故古有

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內壇已有星辰壇合祭之禮今乃像之如人稱之為帝以極星之正祠於異端之宮稽之祀典誠無所據所謂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者謹按傳記有曰凡陰氣凝聚陽氣在內而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說也雷聲普化天尊者世家以為玉霄一府總司五雷而雷部諸神皆其所主而又託以六月二十四日為天尊示現之日朝廷歲以是日遣官詣大德顯靈宮致祭夫風雲雷雨皆陰陽之妙用鬼神之感德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外壇已有合祭之禮而八月

聖諭輯略卷十九 十二

望後山川壇復有秋報之祭况自二月發聲之後無非雷霆震奮之日顧乃止於六月二十四日於義何取至於像設名稱禮亦無據所謂梓潼帝君者謹按圖誌英顯王廟在劍州即梓潼神姓張譚亞子其先越嶲人因報母仇徙居劍州之七曲山仕晉戰沒人為立廟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濟順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又按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為天之六府道家謂上帝命梓潼神掌文昌府事及人間祿籍故元加號為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宏仁帝君而天下學校亦多立祠以祀之京師之廟在北安門外景泰五年間闢而新之 勅賜文昌宮額歲以二

月初參日為帝君誕生之辰遣官致祭道家謂梓潼以孝德忠仁顯靈於蜀廟食其地於禮為宜祠之京師不合祀典至於文昌之星與梓潼無干今乃合而為一誠出傳會所謂祖師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真君者謹按傳記張道陵字輔漢光武十年生於吳之天目山書以符治病桓帝永壽元年於靈逢雲臺峯白日上升百二十歲唐天寶七年冊贈太師中和四年封三天扶教大法師宋熙宗中加封三天扶教輔玄大法師大觀二年冊號正一靖應真君子孫歷代相傳皆有封號迨入國朝仍令傳襲正一嗣教真人之封秩正二品以正月十五日為祖師示現之辰遣

既議輯略卷九

十三

官詣大德顯靈宮告祭又按宋邵伯溫聞見錄建安二十一年曹操破張魯定漢中魯祖陵順帝時客蜀學道鳴鶴山中造作符書惑百姓從其道者輒出五斗米時謂之米賊陵子衡衡子魯以法相授受自號師君其教曰鬼卒曰祭酒大抵與黃巾相類朝廷不能討就拜魯漢寧太守鎮夷中觀此則陵本非異人而道家祖陵為天師者特因天寶詔稱漢天師而然耳今正月十五日乃其生辰自宜其子孫祭於其家可也所謂大小青龍之神者謹按碑記昔有僧名盧自江南來寓西山之屍陀林秘廬殿一日二童子來拜於前盧納之鬻薪供奉雖寒暑無怠時久旱不雨二

童子白於盧能限雨期言訖即委身龍潭湏臾化青龍一大一小至期果得甘雨事聞賜盧師號曰感應禪師建寺設像立碑以紀其事又別設祠於龍潭之上春秋遣官祭青龍神國朝宣德中勅建太圓通寺二青龍出現禱之有應於是加封號至今春秋二時遣順天府官致祭及遇歲旱遣官祭告蓋因舊傳二龍能致雲雨故累朝崇奉如此然雖稱二青龍其實蛇也蛇有神蛇其名曰輪亦能致雨今此二蛇西山寺院處處有之畧無靈異近者京師連年大旱祈禱無應則此亦非輪蛇乃凡蛇耳蓋妖由人興久自衰自無足崇奉明矣昔宋祥符中天慶觀有蛇極怪異

既議輯略卷九

十四

人以為龍孔道輔以手板擊其首死之其事遂息程明道為上元主簿茅山池有小龍如蜥蜴學奉以為神物明道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後亦不聞如何則此二蛇之怪誕正此類也所謂東岳泰山之神者謹按圖誌東岳魯之泰山今在山東濟南府泰安州山下有廟自黃帝以來封禪者七十二君唐宋元皆加神以封號曰王曰帝若祀人鬼國朝洪武三年詔去封號為東岳泰山之神有司春秋致祭有事則遣廷臣祭告今京師朝陽門外亦有東嶽廟曾自元延祐中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地為宮奉祀東嶽天齊仁聖帝國朝仍而不廢歲以三月二十八日及萬壽聖節

遣官致祭夫嶽鎮海瀆以其山川靈氣有發生潤澤之功故歷代祀之而泰山在魯封內歲時已有常祭况每歲南郊大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前項祀典煩瀆無據所謂北極佑聖真君者謹按傳記北極佑聖真君者真武神也真武本玄武宋真宗尚道教避聖祖諱改玄為真玄龜也武蛇也此本北方玄武七宿虛危星形似之故因而名後乃以玄武為真聖而作龜蛇于下靖康初詔加號助順曰佑聖助順真武靈應真君及考圖誌乃云真武為靖樂王太子也生而神靈長而勇猛志除邪魔遇紫虛玄君授以道秘東遊遇天神授以寶劍入武當修煉功成白

詔議輯畧卷十九

五

日飛昇奉上帝命鎮北方披髮跣足建皂纛玄旒統攝玄之位此則道家傳會之說殊為誕妄再考國朝御製碑文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兵戈所向神陰祐為多及定鼎金陵乃於鷄鳴山建廟以崇祀事載在祀典太宗文皇帝肅靖內難以神有顯相又於京城長隅拜武當山各重建廟宇而兩京歲時春秋及京師每月朔望各遣官致祭武當山則命內外官員專一在彼提督 列聖崇奉之意可謂至矣 憲宗純皇帝在位常範金為像屢遣內官陳善齋往武當安奉蓋亦不過承先志以祈神休耳豈期陳善接引左道之人鄧常恩等上則惑感聖聽糜費帑下則接

按道路霍害生民且又奏請重修京師廟宇改號靈明顯佑宮日居其間引進邪術遂使香火之地幾為姦盜之區固非朝廷崇奉之本意使玄武有神亦豈其所樂聞哉所謂崇恩真君隆恩真君者謹按道家之言有曰崇恩真君姓薩氏諱堅西蜀人在宋徽宗時嘗從虛靖天師張繼先及王侍宸林靈素傳學道法累有靈驗而隆恩真君則玉樞天府天將王靈官也又嘗從薩真君傳授符法國朝末樂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得以靈官之法顯於京師附體降神禱之有應乃於禁城之西建天將廟及祖師殿宣德中改廟為大德觀封薩真人為崇恩真君王靈官為隆恩真

詔議輯畧卷十九

六

君又建一殿崇奉二真君左曰崇恩殿右曰隆恩殿成化初年改觀曰宮加顯陵二字通年四季更換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又復易以新製珠玉錦綺所費不皆每歲萬壽聖節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現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謂至矣今就其言議之薩真人之法因王靈官而行王靈官之法因周思得而顯其法之所自皆宋徽宗時林靈素輩之所傳一時傳會之說淺謬如此本無可信况近附體降神者乃欽發兗軍顧珏顧綸之父于其為鄙褻尤甚往往禱雨祈晴杳無應驗則其怪誕可知所謂金闕上帝玉闕上帝者謹按大明一統誌福州府閩縣

南舊有洪恩靈濟宮一所祀二徐真人即今之金闕玉闕
二真人也真人五代時徐溫子曰知証對江王知諤封饒
王常提兵平福州福父老戴之圖像以祀宋賜今額又考
之御製碑文云 太宗文皇帝臨御之十有五年適遇疾
弗豫百樂罔效或有言神靈驗者禱之輒應脫然平復於
是大新開地廟宇命有司春秋致祭歲時衣給戶洒掃
又於京師立廟以祀之加封金闕真人玉闕真人十六年
又加封金闕真君玉闕真君賜廟額名洪恩靈濟宮正統
初年重新宮宇進號金闕崇福真君玉闕隆福真君成化
二十二年重加尊號伯曰九天金闕總督魁神洪恩靈濟

洪恩靈濟宮各卷十九 十七

慈惠高明上帝仲曰九天玉闕總督聖神洪恩靈濟仁惠
弘靖上帝通年以來每月朔望拜萬壽聖節正且冬至及
二真君誕辰俱有祭祀遣官行禮及時食獻新至今不缺
四時已有皮弁冠大紅紗羅紵絲錦雲龍朝服近又加以
平天冠明世紗羅紵絲衣服其黃服五年一次更換焚化
夫神之世系年代可考如此本非有甚異也先年止因有
功於閩廟食一方後以保護 太宗文皇帝聖躬故京師
有別廟之奉但本處既有春秋二祭而京師一年之間復
有前項祭祀不無煩瀆惟皇上帝主宰于天而九弟並
稱上帝其為僭擬可知所謂神父聖帝神母元君金闕元

君玉闕元君者謹按徐仙真錄及國朝御製碑文神父神
母者即二徐真人之父母金闕玉闕元君者蓋其配也宋
理宗朝封父齊王為忠武真人母白氏仁壽仙妃配許氏
助順仁忠仙妃陶氏善助慈慈仙妃國朝永樂中加封父
翊亮真人母淑善仙妃許氏真應仙妃陶氏恭靖仙妃繼
又進封其父為真君成化二十二年神父加封高上神主
慈悲聖帝聖母加封安寧護國恭靖元君金闕妃天房衛
保節靖元君玉闕妃天房裝母顯祐元君每歲萬壽聖節
正且冬至俱遣官祭祀金闕玉闕元君又有誕辰之祭皆
因二真君一時禱應之功故推及而崇奉之如此夫神父

疏議輯略卷十九 十七

徐溫乃五代時誤國之臣專權弑主殊無功德記以報功
豈宜濫及况父母并妃竝受隆名稱帝稱君僭擬益甚所
謂城隍之神謹按易坎卦有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蓋謂
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不可陵也故設為城郭溝池以守
其國而保其民人傳記謂其制自黃帝始歷代建國必有
高城深隍上以保障宗社朝廷下以衛捍百官萬姓其所
繫甚重其為功不小故國朝之制天下府州縣皆有城隍
之祭京都城隍廟舊在順天府西南累朝皆加修葺歲以
五月十一日為神之誕辰萬壽聖節各遣官致祭夫廟祀
城隍之神本非人鬼安得誕辰可謂謬妄况每歲南郊大

祀壇八月山川壇俱有合祭之禮事體已重既與天下府州縣之祭不同今又復為煩瀆之祭不亦謬乎前項祭告俱合罷免

釐正祀典疏

馬文昇

載考帝舜紹堯之後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蓋每州必表封山之高大者以為一州之鎮如五鎮五嶽之神東封泰山為東嶽在今山東泰安州沂山為東鎮在今青州府臨朐縣南封衡山為南嶽在今湖廣衡山縣會稽山為南鎮在今浙江會稽縣西封華山為西嶽在今陝西華陰縣吾山為西鎮在今隴州北封恒山為北嶽在今大同府渾

源州醫無閭山為北鎮在今遼東廣寧衛中封嵩山為中

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霍山為中鎮在今山西霍州又封

四海為四瀆之神東海之神在今萊州府南海之神在今廣東南海縣西海之神在今蒲州北海之神在今懷慶濟源縣誌載以其濟水源通北海故祭於此淮瀆之神在今南陽府沁陽縣江瀆之神在今四川成都府河瀆之神亦在蒲州濟瀆之神亦在濟源縣三代而下歷秦漢隋唐俱有原封之山致祭至五代失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後以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府曲陽縣俗傳有飛來石之說不知祭醫無閭山於

何處蓋宋建都於汴而真定在汴京之北是亦不得已而權宜之道也迨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建都金陵視真定遠在京師之北所以因循未嘗釐正迨我太宗文皇帝遷北平而真定府在京都之南當時禮官亦未建明猶祭北岳於曲陽縣惟北鎮仍祭於北寧若以為北岳原在真定則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在正北我朝一統誌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即北岳以此觀之則北岳當在渾源州為無疑矣今本州北岳廟址猶存故老猶能相傳我朝洪武初定岳鎮海瀆之神削去歷代衰加之帝號真岳為萬世之法獨北岳猶祭於帝都之南非

源議輯畧卷十九

二十

其故封之山誠為缺典臣非禮官者據未真但係國家重事不可不為釐正伏乞勅下禮部再加詳考於渾源州恒山舊址脩蓋北岳神祠務在不侈不隘凡祭北岳之神於此行禮庶數百年之缺典得以正於今日而我朝之盛事亦可昭於後世矣

考正祀典疏

程敏政

臣聞古聖王之治天下必以祀典為重所以崇德報功而垂世教淑人心也故有功德于一時者一時祀之更代則已有功德于一方者一方祀之踰境則已然猶欲以勸一時範一方而不敢輕議焉况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

世則廟庭之間侑食之人豈可苟焉而已必得文與行兼
名與實副有功于聖門而無疵于公議者庶足以稱崇德
報功之意若侑食者非其人則豈惟先師臨之神不歡歎
將使典模範者莫知所教為弟子者莫知所學世教不明
人心不淑通於天下而施及後世其為關繫豈特一時一
方之可比哉邇者某官欲出文廟從祀諸賢之有罪者詔
禮部集議臣愚亦在預議之列疑其所言尚有未盡而議
者相持憚于改作臣考之于書揆之于心不敢妄為異同
謹陳愚見伏乞 皇上玉顯文謨主張斯道永而行之一
洗前代相習之陋永為百世可尊之典使世教有興起之

先誠輯略卷九

主

益人心得趨向之公其於治道未為無補臣嘗考之唐貞
觀三十一年始以左丘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
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存
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
得聖道之傳固矣而併及馬融等祀之何耶臣考歷代正
史馬融初應徵召為秘書監官南郡太守以貪免官
繼為梁冀草奏以殺忠臣前授生徒後列女樂而不拘儒
者之節五經為之掃地矣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方術嘗
上言黃金可成不驗下吏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其所著
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

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即不脩小節專一附會圖識以
致世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註
易尊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罪深于
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語一書黜周王魯又註風角等
書擬以正學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九江太守行多
不法先儒鄙聖為汚吏子為賊徒可為世鑒主肅以女適
司馬昭當是時昭纂魏之勢已成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
濟其惡杜預所著止於左氏集解其大節蓋無可稱如守
襄陽則數饋中書伐吳之仗而盡屠江陵凡此諸人其於
名教得罪非小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侑生孔子臣

先誠輯略卷九

三

不知其何說也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
無過然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
若五人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
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爵罷祀
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於其鄉后蒼在漢初
說禮數萬言號后氏蓋今禮記之書非后氏則不復傳于
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則偽儒免欺世之
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不特是也孔子弟子
見於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出於孔子當
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公伯寮冉雍何三人文翁

成都廟壁所畫又多遠瑗林放申張三人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殊未可據臣考宋邢昺論語註疏申張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續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人也今廟庭從祀申張封文登侯申黨封淄川侯重複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門之蝨騰而孔子稱瑗為夫子决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邢昺注疏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中張申黨者俱不可考耳臣愚以為申張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遠瑗林放五人既不識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

疏議輯畧卷十九

五

衛祀放于魯或附祭於本處鄉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於禮也臣又觀洪武年間行人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嘉納其言而行之然荀况楊雄實相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拜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大約以為僭擬聖經而不得比於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隱德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若

續經之類皆非其作然則程子豈私于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絀不及又曰韓子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中流砥柱則通固豪傑之士也今董韓並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闕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大約以為少述著而不得比於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學制

疏議輯畧卷十九

五

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學書亦備載瑗事以為百世之法臣以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欲致其與張邵並居於尊賢之堂其後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於宣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賢從祀以瑗為首若以為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似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於賢宗鄉先生歿則祭於社若通瑗二人得加封爵使與衡同列祀於學宮無乃不可乎又嘗疑焉自唐宋以來以顏子

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廡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其上父坐其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恐諸賢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杞國公謚文裕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邾國公臣愚乞下有司各處廟學如鄉賢祠之制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杞國公

顏無繇

孟

顏無繇曾點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孔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子屬掾之中薦以代之而又使二子從游朱子之父蒿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子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于閩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獻靖公朱松從祀啓聖祠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義禮不為虛文矣

楊時從祀議

程敏政

臣觀國子監博士王廷用奏將宋儒龜山楊時定議從祀孔子廟庭查得成化元年紹興知府彭宜及福建將樂縣生員何昇亦奏前事內稱宋儒朱熹張栻元儒許衡吳澄俱以有功聖門得預從祀而楊時獨不得預於人心皆有未安已經翰林院議擬外謹按諸儒從祀于孔門者非有功于斯道不可然道非後學所易知也要必取證于大儒之說斯可以合人心之公竊考程氏遺書及朱子伊洛淵源錄所載俱稱其造養深遠踐履純粹無疾言無遽色與明道程子相似方其學成而歸程氏目送之曰吾道南矣

疏議輯畧卷九

主六

然則是道也豈易言哉自兩程子嗣孔孟不傳之統及門之士得以道見許者龜山一人而已蓋龜山一傳為豫章羅氏再傳為延平李氏以授朱子號為正宗文定胡氏親承指授而春秋之傳作南軒張氏上泝淵源而太極之義關心學所漸悉本伊洛使天下之人曉然知虛寂之非道訓詁之非學詞華之非藝則龜山傳道之功不可誣矣崇宣之世京黼柄國躋王安石于配享位次孟子而頌其新經以取士尊安石為聖人不復知有孔子誦新經為聖言不復知有古訓僭聖叛經凡數十年龜山入朝首請黜其配享不令廁宣聖之廟庭廢其新經不令處學者之心術

又請罷綱運以收人心片和議以張國勢竊權臣以正邦
憲培主德以崇治本竝議謹言雖不盡爾然使天下之人
知邪說之當息設行之當距淫祠之當放則龜山衛道之
功亦不可掩或有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之功則亦
有可言者朱子謂龜山之出處惟胡文定公之言最是公
曰當時若聽用決須救得其一半而文定亦曰蔡氏焉能
免之然則以出處見疑者未考之過也龜山值洛學黨禁
之餘指示學者以太本所在體驗之功轉相授受而朱子
得聞其指訣則見于何錡之書朱子于理一分殊之論稱
其年高德盛而所見益精則見于西銘之跋要之無龜山

龜山先生年譜卷十九

二十七

則無朱子而龜山之道非知德者殆未可輕議然則以著
述見少者亦未考之過也又按元史至正間因杭州路照
磨胡瑜建言已將龜山與延平李氏文定胡氏九峯蔡氏
西山真氏俱加封爵列從祀以世變不及通行天下此殆
近於禮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然則親講于龜山若文
定私淑于朱子若蔡真遠若許吳亦在侑食獨其師有傳
道衛道之功可以繼往聖開來學抑邪崇正者及不預焉
揆之人心誠為闕典考大儒之定論參前代之故典伸弟
子從師之義慰後學向道之心以龜山躋于從祀宜合公
言

楊士奇
臣等伏奉聖諭元儒吳澄應存從祀謹按澄所著書及學
士度傳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朱熹所註大學熟
觀之即知為學之要專勤誦讀求諸中庸亦於遂太
牌力於諸經而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
其所自勵有勤謹敬和自新自脩消欲長天理克己悔
過矯輕警惰頗得理學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
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者正孝經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
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卷言及易纂
言外學制所以啓大道之堂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

龜山先生年譜卷十九

二十七

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于監司業稍進時一言
不合即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
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遭際世祖功在朝
廷澄在朝之日雖濇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
意預大議論大事成列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
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則列從祀澄既後出又卒於元衰
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元綱目類未及舉行
今澄所著諸書具在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
性理之書凡澄所著書是錄以誦學者蓋澄問學之功
朱熹以不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况下至范甯諸其

事功皆未及添今若非添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
允愜斯文之公議用昭國家之盛典矣

孔子祀典疏一

張學敬

臣切惟先師孔子有功德于天下萬世天下祀之萬世祀
之其祀典尚有未安者不可不正臣謹采今昔儒臣所議
上請 聖明垂覽仍行禮部集議一洗前代相習之陋永
為百世可遵之典臣無任願望之至一謚號臣謹按漢平
帝元年初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唐玄宗追謚為文宣
王宋真宗加至聖文宣王元武宗加大成至聖文宣王宋
姚燧曰孔子卒哀公諫之子貢以為非禮至平帝時始封

疏議輯略卷十九

十九

謚褒成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遂其姦謀也 國初
大學士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夫子之生也不獲有尺寸之
土今而以有天下之號歸之在天之靈其肯歆之書曰天
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古者治教之職不分君即師也師
即君也二帝三王盡君師之責者也若夫子則不得君而
為師者也師也者君之所不得而臣者也彼以王爵之貴
為隆於稱師者背俗之見也又前布政使寅作政監曰唐
玄宗開元既尊老子為玄元皇帝尊太公為武成王則追
謚孔子蓋有不得而闕然者也夫自漢元始初追謚孔子
以來歷魏晉隋唐各有加封然釋奠於學校止稱先聖堂

可專以開元二十七年李林甫不學無術之謬制為萬世
成式乎且宣之一字於謚法為輕當時不過以配太公武
成之號豈足以替孔子大聖人乎且歷世帝王所以尊孔
子者尊其道也道之所在師之所在也故以天子而尊匹
夫不嫌於屈使孔子無其道雖王天下豈足以當萬代帝
王之祀由是而言稱帝稱王皆未為當豈若稱先聖先師
之合禮乎又前祭酒丘濬論曰後世尊崇孔子始夫漢平
帝之世是時政出王莽姦偽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譽皇
文姦謀聖人在天之靈其不之受也必矣惟曰先師孔子
以見聖人所以為萬世尊崇者在道不在爵位名稱也又

疏議輯略卷十九

三

曰夫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為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為宣
父又謂為宣尼至開元又加文與宣為謚然文之為言謚
法有所謂經緯天地者也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
乎是謚之固亦幾矣若夫宣之為言謚去之美者不過聖
善周聞而已豈足以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
是謚之前而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之
數人者固先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為萬世道德之宗主稱
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稱汗下之
見何足為吾聖人之輕重哉又曰自古謚號必加以實字
未有用譬喻之語者成之言出於尚書大成之言出於禮

子成者樂之一終也孟子以樂之始終兼聖智之全譬喻孔子之聖兼伯夷伊尹柳下惠之清之任之和而時出之蓋假設之辭非其實之德也加此二字於至聖文宣王之上固於聖德無所增益也臣觀孔子作春秋其意切切於華夷之辨毫髮不肯假借政恐後世夷狄或至犯我中國之分防微杜漸無所不至豈意萬極之後千有八百餘年而有蒙古之禍也哉由是推之聖人之心臣恐其在天之靈必不之受也一章服臣謹按唐玄宗開元間詔追謚文宣王仍出王者袞冕之服以衣之宋真宗祥符間加先聖冕服桓圭一從上公之禮冕九旒服九章宋徽宗崇寧間

詔用冕十二旒袞服九章

世宗

大成殿聖像冠十二旒服十二章朱熹語錄曰宣聖本不當設像春秋祭時只設主祭可也及按洪武年間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今國子監有塑像者不過因前元之舊不忍毀擲以此觀之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皆因前元之舊非聖朝之制立濬論曰臣按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姚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

祀聖大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即異縣殊不守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真如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 國初洪武十四年首建太學 聖祖毅然見千古之非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百年夷教乃革嗚呼感哉夫國學廟貌非但以爲師生瞻仰之所而天子視學實於是乎致禮焉夫以冕旒之尊而臨夫俎豆之地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於下而臣坐於上可乎臣知非獨名分之乖舛而觀瞻之不雅竊恐聖賢在天之

靈亦有所不安也或者謂既已博土為之事之以為聖

賢

一旦毀之以為泥泮似乎不恭竊觀 聖祖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甲可考也矧所塑者特具人形耳豈真聖賢之遺貌哉程頤論人家祖宗影有一毫不類則非其人彼親見其人而貌之有毫髮不相似尚非其人况工人隨意信手而為之者哉臣惟文廟之在南京者固已行 聖祖之制今京師國學乃因元人之舊正統中重修廟學惜無以此止聞者倘有以聞未必不從今天下郡邑恐於勞民無俟改革惟國學乃天子臨視之所乞如 聖祖之制以垂千古之夷教如儒臣忠詢

所云者誠千萬世儒道之幸仰惟 聖祖有大功於世教
 十數此其一也發揚 祖宗之功烈亦 聖子神孫繼述
 之大者一節五樂舞臣謹按唐開元間詔祀先聖樂用宮
 縣舞用六佾宋徽宗太觀間賜禮器一副內蓮十霖全豆
 十蓋全 國朝成化十三年用禮部尚書周洪謨議詔增
 六佾舞為八佾加蓮豆為十二前祭酒章懋論曰按國學
 之祭舊有十蓮十豆故增為十二蓮豆蓋尊以天子之禮
 也郡縣之祭舊惟八蓮八豆今增二焉止為十蓮十豆而
 已而通行天下謂之十二蓮豆其說未明行禮者尚詳審
 之又夏寅曰蓮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臣當詳論奏
 疏議輯略卷十九 三

以為十二蓮豆八佾唯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
 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僭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
 於太廟郊天古之諸侯唯祀宋王者之後得用先代禮樂
 他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
 也況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
 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太廟郊天誠然矣
 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蓮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
 同於天子嘗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
 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蓮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
 乎一配享臣謹按自唐以前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

向坐至玄宗開元間始正孔子南向之位顏回唐貞觀間
 詔配享曾參孔伋俱宋咸淳間配享孟軻元豐間配享宋
 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以孔門高弟顏淵至于夏為十哲
 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
 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點乃在廡下從
 祀之列子處父上神靈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
 先父食正謂是也又姚燧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並顏孟
 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于思而
 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
 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
 疏議輯略卷十九 三

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絲點鯉於庭其失在
 於崇子而抑父夫為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
 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為訓又熊禾曰宜別設一室
 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哲孔鯉孟孫氏侑食
 西嚮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為分獻
 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
 尊而教民孝矣又謝鐸奏曰學校之設皆所以明人倫也
 人倫莫先於父子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奈何仍訛襲故以
 顏曾思三子配饗堂上而其父則皆列祀廡下冠履倒置
 有是理哉為今之計莫若別於闕里立廟祀叔梁紇而配

以顏路曾哲孔鯉諸賢如先儒能去非之論庶幾全其尊而神靈安妥也又前侍講學士程敏政奏自唐宋以來以顏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坐堂上而顏子之父顏無繇曾子之父曾點子思之父孔鯉皆坐庶下臣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為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為學者不過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于上父坐于下豈禮也哉若以為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言道者縱出於後世之尊崇非諸賢之本意臣恐於冥冥之中必有不安于心而不敢享非禮之祀者臣考之元至順三年嘗封顏無繇為

疏議輯覽卷十九

五十五

杞國公孟子之父孟孫氏亦嘗封和國公臣愚乞下有司於各處廟學別立一祠中祀啟聖王以杞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點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庶不失以禮尊奉聖賢之意臣又竊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至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太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子屬掾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將朱子之父輩齊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歿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于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祀于闕其匪官行已俱有稱述臣愚乞將永年伯程珦

獻靖公朱松從祀啟聖王使學者知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為虛文矣臣謹按 孝宗皇帝實錄載謝錕所陳三事謂叔梁紇立廟及吳澄從祀事經與學士程敏政嘗言之俱以廷議不合而止一從祀臣謹按程敏政奏曰唐貞觀三十一年始以左立明等二十二人從祀孔子廟庭蓋當是時聖學不明議者無識拘于舊註疏謂釋奠先師如詩有毛公禮有高堂生書有伏生之類遂以專門訓詁之學為得聖道之傳而并及馬融等行之至今誠不可不考其行之得失與義之可否而登正于大明有道之世也臣考歷代正史馬融初應郡薦之乃為秘書監官南

疏議輯覽卷十九

五十六

郡太守以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又不拘儒者之節前授生徒後列女樂為梁冀章奏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美冀為正直所羞即是觀之則衆醜備于一身五經為之掃地後世乃以其空言目為經師使侑坐于孔子之庭臣不知其何說也劉向初以獻賦進喜誦神仙方術嘗上言黃金可成鑄作不驗下吏當死其兄陽城侯救之獲免所著洪範五行傳最為舛駁使箕子經世之微言流為陰陽術家之小技賈逵以獻頌為即不修小節尊一附會圖識以致貴顯蓋左道亂政之人也王弼與何晏倡為清談所注易專祖老莊而范甯追究晉室之亂以為王何之

罪深于桀紂何休則止有春秋解詁一書黜周王魯又注
風角半書班之十孝經論語蓋異端邪說之流也戴聖為
九江太守治行多不法懼何武劾之而自免後為博士毀
武于朝及子宥密為盜繫獄而武平決之得不死則又造
謝不慚先儒謂聖禮家之宗而身為賊吏子為賊徒可為
世鑒王肅在魏以女適司馬昭常是時昭篡魏之勢已成
肅為世臣封蘭陵侯官至中護軍乃坐觀成敗及母丘儉
文欽起兵討賊肅又為司馬師畫策以濟其惡若好人佞
已乃其過之小者杜預所著亦止有左氏經傳集解其大
節益無可稱如守襄陽則數饋遺洛中書要給人曰懼其

疏議輯略卷九

七

為害耳非以求益也伐吳之際因所瘦之譏蓋殺江陵之
人以吏則不庶以將則不義凡此諸人其於名教得罪非
小而識者謂能守其遺經轉相授受以待後之學者不為
無功臣竊以為不然夫守其遺經若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亦之於春秋伏勝孔安國之於書毛萇之於詩高堂生之
於儀禮后蒼之於禮記杜子春之於周禮可以當之蓋秦
火之後惟易以下筮僅存而餘經非此九人則幾乎熄矣
此其功之不可泯者以之從祀可也若融等又不過訓詁
此九人所傳者耳况其書言行于唐故唐姑以備經師之數
祀之今當理學大明之際所用程朱詩用朱子書用蔡氏

春秋用胡氏又何取於漢魏以來駁而不正之人使安享
天下之祀哉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學者誦其詩讀其書
亦將識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學者習其訓詁之文於
身心未必有補而考其奸諂淫邪貪墨恠妄之迹將自甘
于效尤之地曰先賢亦若此哉其禍儒害道將有不可勝
言者矣至於鄭衆盧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雖若無過然
其所行亦未能以窺聖門所著亦未能以發聖學若五人
者得預從祀則漢唐以來當預者尚多臣愚乞將戴聖劉
向賈逵馮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八人統歸罷祀鄭衆盧
植鄭玄服虔范甯五人各祀于其鄉后倉在漢初說禮數

疏議輯略卷九

七

萬言號后氏曲臺記戴聖等皆受其業蓋今禮記之書非
后氏則不從傳於世矣乞加封爵與左丘明等一體從祀
則偽儒免欺世之名賢者受專門之祀而情文兩得矣又
曰孔子弟子見于家語自顏回而下七十六人家語之書
出于孔氏當得其實而司馬遷史記所載多公伯寮秦冉
顏何三人文翁成都廟壁所書文多遺瓊林放申張三人
先儒謂後人以所見增益殆未可據臣考宋刑房論語注
疏申張孔子弟子在家語作申繻史記作申黨其實一也
今廟庭從祀申張封文登侯在東廡申黨封淄川侯在西
廡重復無稽一至於此且公伯寮愬子路以沮孔子乃聖

門之蝨勝而孔子稱瑗為夫子次非及門之士林放雖嘗問禮然家語史記刑昷注疏朱子集註俱不載諸弟子之列秦冉顏何疑亦為字畫相近之誤如申棖申黨者但不同耳臣愚以為申棖申黨位號宜存其一公伯寮秦冉顏何蘧瑗林放五人既不載于家語七十子之數宜罷其祀若瑗放二人不可無祀則乞祀瑗于衛祀放于魯或附祭于本處御賢祠仍其舊爵以見優崇賢者之意亦庶乎名實相符而不舛于禮也又曰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砥建議請黜楊雄進董仲舒 太祖高皇帝嘉納其言而行之主張斯道以淑人心可謂大矣然荀况楊雄實相

疏議輯畧卷十九

十九

伯仲而况以性為惡以禮為偽以子思孟子為亂天下以子張子夏子游為賤儒故程子有荀卿過多楊雄過少之說今言者欲竝黜况之祀宜也然臣竊以為漢儒荀况董仲舒唐儒莫如韓愈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大中子王通是也通之言行先儒之論已多大約以為僭稱而不比于董韓云爾臣請斷之以程朱之說程子曰王通之說君子也論其粹處殆非苟揚所及若結繩之類皆非其有然則程子豈私於通哉正因其言之粹者而知其非僭經之人耳朱子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又曰韓千原道諸篇若非通所及者然終

不免文士之習利達之求若覽觀古今之變措諸事業恐未若通之精到懇惻而有條理也至於河汾師道之立出於魏晉佛老之餘迨今人以為盛則通國蒙傑之士也今董韓竝列從祀而通不預疑為缺典臣又按宋儒自周子以下九人同列從祀而尚有可議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瑗之言行先儒之論已詳大約以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爾臣亦請斷以程朱之說程子有詳學制曰宜建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張載邵雍使學者得自泰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矧程子於瑗之生也

疏議輯畧卷十九

十九

欲致其與張邵並居于尊賢之堂其後也乃不得與張邵並侑于宜聖之廟其為闕典甚矣况宋端平二年議增十年從祀以瑗為首者以謂瑗無著述之功則元之許衡亦無著述但其身教之懿與瑗相望誠有不可偏廢者臣考之禮有道有德于教于學者死則為樂祖祭于警宗卿先生歿則祭于社若通瑗兩人之師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與衡同祀於學宮最得禮意謝鐸奏曰孔廟從祀之賢實萬世瞻仰所係有若龜山先生楊時程門高弟伊洛正傳息邪放淫以承孟氏不愧南軒所稱繼往開來吾道南矣實演晦翁之派雖其晚節一出不克盡從其言而新經

之闢誠足以衛吾道而不預於祀之列臣竊惑焉又若臨川郡公吳澄著述雖不為不多行檢則不無可議生長於淳祐貢舉於咸淳受宋之恩者已如此之久而為國子司業為翰林學士歷元之官者乃如彼其榮處中國而居然夷狄忘君親而不恥仇虜昔人謂其專務取賢多學卓然進退之際不識聖賢之於進退果如是否乎如是而猶在從祀之列臣固不能以無惑况二人者皆太學之師其於廟祀黜陟之際尤不可以不正也舉人桂華議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蔡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元定平生問學皆寓朱子書集又曰朱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往與元定往復而有發焉然則後朱熹而生者於朱熹皆受罔極之恩惟元定獨為有功於朱熹死者可作朱熹之志可知也更復考其所著成書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昔我太宗編輯性理全書指要新書固已採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沉之所著者沉之所受則何自哉觀其命沉之言女宜演吾皇極數而真德秀又謂範數西山獨心得之沉之受於元定蓋不由師傳而自得之也可知矣先王制祀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而竄死與古以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臣謹詳敏政所奏

率多正論可采弘治初曾奉 旨會議率為沮格不行及按 孝宗實錄云鐸議吳澄不當從祀尚書傅瀚力詆鐸言為謬又力稱前人之請為有見不可遽拂侍郎焦芳曰所謂前人者蓋楊士奇也今天下方議其當柄用之際雖從祀大事猶能私庇其鄉人可又襲其非邪瀚竟引禮所謂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詩書所謂率由舊章監于成憲以文其說而於澄忘宋事元之大節略不及澄遂仍舊從祀而鐸議皆寢論者謂士奇之以澄欺 宣廟非特私其鄉人而措意亦有在瀚不悟此則唯溺鄉里之私而不顧君臣之大倫正道統之攸繫乃據為舊章成憲再不可議然則楊時奏黜王安石之配享當時安石豈無朝命而配享哉特其命雖出自朝廷而事實由臣下阿私所親以誤朝廷而非天下之公議所以楊之後世竟不以為過也此豈橫私意於胸中者所能與哉臣又詳桂華之議蔡元定宜列祀典以協衆論之公也臣又按歐陽修乃有宋一代人物未與從祀嘗觀其所著本論實有翊衛聖道之功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矣五百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氏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子其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故天下翕然師尊之曰歐陽子今之韓愈也夫韓愈既已從

祀歐陽修豈可闕哉

薛瑄從祀議

霍福

臣謹按歷代從祀孔庭之儒若孔門七十二賢則親炙聖化者也漢儒則蒐輯聖經者也唐儒則疏註聖經者也宋儒則闡明聖經者也再按漢若董仲舒唐若韓愈宋若程頤歐陽修於孔子之道或神會自得或深造篤詣行足以法言足以訓非區區於訓詁者也薛瑄生當聖賢道學大明之時實能誦法孔子雖不如七十二子親炙孔門原其精神心術無頃刻不師孔子之教雖不必如漢儒蒐輯遺經實自童丕至歿齒無頃刻忘聖經之言雖不如唐儒宋

聖賢傳卷十九

四三

儒註闡明遺經觀其讀書錄平坊親切非身心體驗不能及臣謂薛瑄造詣不及董仲舒而篤實似之穎悟弗及韓愈歐陽修而篤行過之粹精淵微弗及程頤而渾厚似之出處不改其操禍患不劫其節賤貧不移其介身為世師言為世訓動為世式晦而彌彰抑而彌光非其誠積累之素不能也故曰我朝從祀之儒惟薛瑄無愧自瑄而下或篤行高蹈而識度淺隘或高明超邁而造於佛老陰翊邪說明叛聖軌天資愈高陷溺愈深皆孔子中正之道未有聞故也薛瑄於孔子之道雖未造其大實遵軌轍而不敢踰故曰從祀孔廟薛瑄無愧臣願勅下禮部再

加詳議於薛瑄取其趨向純正累其造詣未至舉列從祀以端士習正道大明 聖化洋溢於風教甚非小補

請廟祀二忠疏

黃相

臣聞忠節臣子之大開崇報 帝王之盛典表章於既往所以激勸於將來若武王之封墓式閭康王之表厥宅里皆此意也我 國家以風教為本以綱常為治自 太祖高皇帝當安慶內附干戈甫定之日首命有司立余闕廟於其土及定鼎金陵又建功臣廟於鷓鴣山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前代忠烈之士無幽弗闡如漢紀信生於西克焚於滎陽唐許遠生於海寧死於睢陽宋岳飛生於湯陰

聖賢傳卷十九

四四

莖於錢塘文天祥生於廬陵卒於柴市皆其生之地而廟祀之表章之典於斯為盛若宋之陳文龍陳璘生於莆田也乃者南京大理寺評事徐元稔建言立廟致祀禮部覆奏奉 聖旨陳璘陳文龍叔姪死節忠義可嘉着有司春秋致祭臣伏而讀之 天語榮於華袞 渥恩貫于壤泉使陳璘陳文龍生前得其死所死後猶有生氣臣敢不夙夜祗承 上命切照文龍當宋季為閩廣宣慰撫使北軍入廣文龍以千百就盡之卒抗方張不測之虜有氣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及勢窮被執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

可相迫耶繫至杭州不食而死陳瞻文龍叔也元峻都收
興化壘以民義三千人禦其數萬衆及元兵登城猶率其
麾下五百人巷戰死者殆盡璿被執峻欲降之璿曰吾
家世敦忠義其肯從胡狗求活耶峻都大怒軍衆以璿
俱載宋史及郡誌璿忠言與秋霜而俱厲堂堂六節與
日月而爭光雖宋遼陽九矣運難復然足以植立天地之
正氣維持古今之人紀仗當時開門納款面縛臣虜者真
可以愧死於地下也宋三百年養士之恩此亦足以收明
效矣列之祀典允恆輿情然欲祭於其家則故君無存久
矣祭之於野又禮之所譏也乞 勅該部北照廟祀紀信

聖諭輯覽卷十九

四十五

等及近者監生裴春之奏於江萬里亦立祠本郡事例擇
興化府近城夾壇之地量立一廟共祀陳璿陳文龍於中
撥附近人戶二家歲時看守仍乞賜廟額祭文祭品永為
定禮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盼嚮之中而凡生於其鄉守
於其土仰廟貌之巍我親禮文之豐縉者剛正之氣日勃
然而生即四方之士聞之亦有所感而興矣其裨益風教
夫豈細故哉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肖

臣惟自古帝王之興天必生一代佐命之臣以爲之輔故
君當大統既成之后必隆褒臣之典非但以報其功亦所

以尊崇吾之德業以昭示萬方也我太祖高皇帝南京
功臣廟之建此開國之一大典禮令百六十九年矣天下
至今无敢改者近日武定侯郭勛無故將始祖郭英奏欲
添祀以致該部乞請多官會議不敢遽抑之者以稱伊祖
與元祀徐達等功同一時但達等物故各當廟建之時而
英獨以後死不與此可欺以方之言惑之也臣惟皇祖當
開基洪武之二年正月乙巳命立功臣廟於雞籠山六月
丙庚甫成遂論功列祀凡二十一人命塑死者之像虛生
者之位蓋是時胡大海馮國用趙德勝耿再成丁德興俞
通海張德勝等皆已死先棲神於下堂蔣子文等廟後

聖諭輯覽卷十九

四十六

復祀此所謂塑像者此也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
和沐英華高吳良吳禎曹良臣康茂才吳復孫興祖俱見
在所謂虛位者此也是當論祀之時已合死生者之功而
定之矣勛何據而爲此言哉及細讀勛奏稱英於洪武十
七年論功開國受封至末樂改元始卒享祀非功有優劣
實死有先後然後知勛乃不學少知之誤也蓋洪武十六
年雲南既平次年論功以大将穎川侯傅友德進封穎國
公而於副將已侯之藍玉仇成王弼許爵其世論及偏裨
謂陳桓胡海郭英張瑄等兵興以來屢歷勤苦今勳尤著
於是各以都督僉事封爵定侯海東川侯英武定侯翼



ZW 21181889583292

鶴慶侯子孫世襲食祿各二千五百石蓋廟之定祀至是已十六年矣而英始侯其所論者乃墨南之功而劾誤以為開國也且大明一統志天下郡縣例書人物故鳳陽志英蓋各以其地言彭昭尹直楊庶所著 皇明名臣錄俱不載英惟黃金開國功臣錄五百九十三人凡建功於國初者不論大小皆錄而英亦與蓋各以人言 皇明祖訓首章議親條下開列三公二侯五家而英以 皇妃王妃駙馬之貴其家亦與蓋專以親言俱與廟祀無干而劾皆泛引以為證又惑也又太廟配享當廖永安未除之先凡有一十三人其已死廖永安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得勝之七人於洪武二年正月丁未 太廟之享已濟在配至九年始加封號贈諡而徐達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沐英等六王則各隨其卒之年進脩皆皇祖親定即古廟爾祖從享祭於大蒸之義比之廟祀其典尤重英于廟且不祀而又欲望其配享豈不尤惑也哉前代帝王之舉此者若漢高祖唐太宗之自於其身漢明帝之於其父光武皆身當龍虎風雲之會且擊乾坤再造之真鱗翼攀附之勞素享於平君而山海排倒之機又觸於臨境其翊戴之力雖供不負於山河帶礪之盟而意氣之與則自有出於牝牡驪黃之外如西漢元功十八之位次

東漢雲臺三十二及唐凌煙二十四之圖畫烜赫宇宙歷其世代未有異議而欲參差之者至今昭朕青史然皆托發揚於位貌而我 聖祖之享祀則以血食靈爽揚其報尤重故品別尤精如六王元勳配享廟祀兩聯上俎其配享王以下今尚六人俞通海張德勝桑世傑耿再成胡大海趙德勝皆取於死事而當時茅成亦死事者惟與廟祀而不得配享廟祀六王以下十五人以多功於五百九十三人之中僅取馮國用丁德興華高吳良吳禎廖永安吳復曹良臣孫興祖九人以節功雖今配享六人之中惟胡大海趙德勝耿再成俞通海張德勝得與茅成而亡其桑世傑雖在配享而不得兼廟祀其神會豈非口舌筆墨之所能盡者故今位次參差之間尚不可輕以移易况無有之額敢得而增損乎使勳而知此縱英侯功先於開國亦當俯首欽避况後以南征而敢啓口也哉伏願皇上於英之配享廟祀且寢其議使在天之靈慰 聖祖當日之心額序之席悅諸臣素聚之魂而英平生謙讓之精爽安食家廟於百世不致怛怛於非擬之旁則勳知孝而不知學之誤亦可以洗雪以全終臣節而我 國朝之一大典禮崇隆於 聖明之世而為史籍萬萬年無疆之光矣